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二四冊目次

亦玉堂稿十卷（明）沈鯉撰　明萬曆刻本
溫恭毅公文集三十卷（缺卷二十四）（明）溫純撰　明崇禎刻清乾隆補修本

亦玉堂稿十卷

（明）沈鯉撰

明萬曆刻本

亦玉堂稾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鯉撰。鯉有文雅社約。已著錄。鯉常輯其詩文爲亦玉堂稾十卷。續稾八卷。明末版燬不存。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載其家有鯉正續兩集。三復其文。歎其經術湛深。議論正大。然士禎沒後。池北書庫所藏散佚皆盡。今亦未見其本。此本乃康熙庚午劉榛裒輯殘闕所重刊。集中有文無詩。蓋已非原稾之舊矣。鯉在神宗時。立朝侃直。稱爲名臣。晚入政府。毅然特立。與沈一貫相齟齬。一貫借妖書事以傾之。幾至不免。然天下知爲正人也。雖沮於姦邪。不獲盡究其用。而集中所載如諫止礦稅一疏。實國脈民生之所繫。其功甚偉。他如議復建文年號。改景帝實錄。停取麒麟。請並封恭妃。請宥議禮諸臣。以及正文體。阻秦王服內請封。釋詔獄官犯諸事。皆關朝廷大體。知無不言。至於封還成命。不憚再三。削牘以冀一悟。懇款惻怛之意。至今猶可想見之。文章之工拙。抑其末矣。惟亦玉堂之名。頗不可解。推求其意。蓋鯉嘗爲翰林掌院學士。館里之後。欲以廊廟山林視爲一致。若曰此亦玉堂云爾。然考沈括夢溪筆談。稱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閒。則玉堂乃宮殿之名。非私家所可稱。鯉蓋考之未審也。

相國龍江沈先生不佞某師也其
朝風節獨冠
巖廊卓然
胎代一人
綸扉中代言啓事各有存笥并其
南宮典禮之紀其嗣孫諮合鋟之以
玉堂簪筆之續來問序焉伏讀而序之
不佞辰
門墻之誼來問序焉伏讀而序之
曰吾夫子稱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言識也識者何即至
誠之前知而調燮搏捖之妙用具
焉奉無私以經邦立不朽以住世

識朗而始不惑識定而始不搖識
勁而始不游移不然是非毀譽之
交榮辱得喪之際水火玄黃之下
山川鬼蜮之變其足以驕穉而熠
燿我者多矣然則卓犖光明知無
不言者無私之石畫也綢繆忠告
遠不忘君者不朽之訏謨也先生
少游翰苑典秩宗昔在
神宗以龍德屈伸潛其權于莫測
宣麻之舉幾同轉石之蘁而特于先
生之
簡在如圜焉其首疏乞陳四方流離
疾苦不啻流民圖之繪而礦稅之請
罷也餉帑之請發也戶婚禮錢糧

南疑子汪
殤樓藏書

之請緩也一字一泪爲子遺句此
旦晚之命棘較長沙之痛哭而過之
至請釋憂言之纍臣請寬强項之
械繫事干
衮闕語涉
鱗批彼夫荒飽大官者以腰嚅養榮
蔭之福亦大甚平旦矣迨請
召見以面陳時政請免私票以防請托
其言時一行焉而泰交之道開苞
苴之門塞矣然終不便于異已者
之嫉也妖書一案以赤族効當門
之鋤邏卒之偵伺電閃雷轟讒夫
之網羅箕張錦砌先生唯一意乞
歸辭典闈辭捧冊辭票擬則又彼

之所奪者矣蓋先生業其官即精
譽榮辱得喪水火玄黃山川鬼蜮
其事而于用人憐才一念尤足貫
金石而靖獻于
先王先公典禮時如
建儲封妃之國宗藩各疏鑒鑒俱經
久無敝之計及於郡邑學政寘詳
且備而唯以育賢才爲首務然先
歸辭典闈辭捧冊辭票擬則又彼

生之所以居之者尤泊如也絕口
不言功而功之在
社稷固不貲矣堂名亦玉示不忘
君易簀遺箋居然尸諫四年未竟之
相業奕世猶新百折不挫之忠誠
里居尤礪是則先生之識從天挺
亦從學煉讀其屋漏自盟之語固

知
天王明聖總只在念影中陶鑄得來而
是集應不得以風雲月露相賞也
吾師乎不佞敢以一語阿私者當
亦九原所不受

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門生王象乾頓首拜撰

卷之一

訓錄引語一 敬天
訓錄引語二 法祖
訓錄引語三 勤聖學
太子頒講義紀事
丹衣六箴直解
宵衣箴
正服箴

罷獻箴解
納誨箴
辨邪箴
防微箴
造萬金堂以下通儉節畧直解
上箴賜帛
撤殿營居
縱囚歸獄
姦臣聚斂

寵昵飛燕
剪鬚和藥
遣歸方土
華林縱逸
親倖戮賢
引見縣令
軫念流民
縱鵲毀巢
褒奬守令

寵幸番將
上書辨誣
臨雍拜老
蒲輪徵賢
市里微行

卷之二

同請面 恩疏
請罷礦稅疏
請發內帑助邊疏

請緩催戶部婚禮錢糧疏
答聖諭問戶部不辨邊餉疏
乞聽言納諫疏
乞舉佚賢疏
請補缺官疏
請下六部大臣疏
乞補部院大寮疏
乞補吏部都察院正官疏
請釋詔獄犯官疏

乞減原任御史曹學程死罪疏
乞免咸陽知縣宋時際械繫疏一
再疏

卷之三

被論乞歸疏
被論乞休疏
乞休第六疏
乞休第七疏
恭謝宣諭疏
乞免發私宅票擬疏
辭典會試疏
覆朝鮮求援疏
請改遣捧冊疏
辭票擬揭
因災陳言疏
時政疏
考察自陳不職疏

病危遺疏 以上編扉奏稿
卷之四
請建儲第一疏
請建儲第二疏
請並封恭妃疏
乞宥議禮諸臣疏
親王之國疏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疏
廟享事宜疏 凡四款

議改北嶽疏
正文休疏
議處教職疏
學政條陳疏 凡七款
議覆育賢才明學術疏
卷之五 凡十一款
申明禮制疏
禁奢靡疏
題禁白蓮等教拆毀私創庵觀疏

進宗藩要例疏
刊布宗藩名封疏
酌議宗藩齎奏事宜疏
奈厥畹鄭成憲乞 以上典第二疏
議秦府進封疏一
議秦府進封疏二
議秦府進封疏三
議秦府進封疏四
後秦府進封疏四
議秦府服內乞封疏
議慶成王府乞封繼妃疏
題覆保 聖躬崇眞儒敦教本疏
乞停取麒麟疏
壽宮相視疏
議孔廟從祀疏
謚法疏
慎題覆疏
應詔陳時政疏
早禱 五嶽乞 勅所在撫臣以代廷遣

疏
被論辯疏
卷之六
歸德府重修儒學記
新設商丘縣學記
侍御曾公舫設學田記
東林書院記
河南歸德府義學義倉義田記
開封府修城記

亦玉堂記
巢居記
耐辱子坊記
存蠡齋記
鄰壁記爲訓武諸子娃作也
域外三槐記
醉竹樓記
愛荊山記
愛荊山後記

作山亭記
悟迷橋記
扶杏舘記
玄山記
趙公甲小記
屋漏說

卷之七

王道本乎人情
大臣慮四方論館課
安攸要務論館課
鑄錢議館課
保甲議館課
豪傑策
兵制策
進永樂大典表館課
嘉禾賦以下五十四律律並五七言律俱館課
皇極門頒曆恭述五十韻律
晚出左掖遇雨

見落葉有感
院中聞鶯
賦得浮雲起離色送友人

卷之八

送郡伯賴南壁擢天津兵憲序
送郡守郤縵泉擢粤使之官序
送郤縵泉擢廣西憲使序
贈丹渠黑君擢山東鹽運判官序
都撫吳公擢南刑部侍郎序

迎邦伯鄒公述職還郡序
贈儀部大夫張君憲夫擢山東參政序
陳令報政序
送張游東歸省序
大邦伯思泉王公述職北上序
賀大馬霽宇王公榮膺 特簡序
賀陳君六十一歲生子序
賀太僕卿襄野張老先生七十序
郡伯王思泉壽序
陳司理尊人壽序
太宰栗菴宋老先生七十序
椿庭榮壽册序
七朝恩命錄序
應天府鄉試序
毛詩序折 館課
合刻經訓註疏序
明宗錄序
陳少丘詩稿序
高存之家譜序
沈氏家訓序
曾中丞奏議序
督府楚臺奏議序
都諫田公疏草序
開天玉律序
開天玉律跋
○先人遺墨跋
大司馬霽宇王公戎政紀事

一言精義
千里面談

卷之九

明故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確菴魏公墓誌銘
贈大司徒王公墓誌銘
明故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端山陰王公偕配霍淑人李淑人墓誌銘

明故中議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元澤韓
公暨配傅孺人祔恭人合塋墓誌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都察院左
都御史贈少保謚　溫公暨元配贈一
品夫人李氏繼配贈一品夫人楊氏再
繼贈夫人宋氏合塋墓誌銘
明誥贈進階奉政大夫山東兗州府同知
默齋蔡公墓誌銘
明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謚肅敏容菴辛公

墓誌銘
贈少保湖西李公暨配吳夫人合塋墓誌
銘
明陝西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參議及
泉梁公暨配宜人常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吏部尚書謚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謚莊敏栗菴宋公墓誌銘

卷之十一

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懷古陳公墓

誌銘
明故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紫山劉公墓誌
銘
明故國子監典簿周公暨配某氏某氏合
塋墓誌銘
封安人黃母王氏墓誌銘
明故舉人劉公墓誌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

趙公祠道碑
明誥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故慶府右長
史廣平棘亭王公暨配都夫人趙夫人
合塋神道碑銘
明誥封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東萊西
垣趙公墓表
明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養庵崔公暨

配贈孺人王氏封太孺人楊氏墓表
張夙林公遺狀
閻節婦傳
孝女傳

訓錄引語一　歸德沈鯉著

敬天

臣恭閱

祖宗訓錄至所志敬天事則蹶然起而頌曰有以也夫我

國家靈承

昊眷誕受

皇邁衍無疆之大曆端在斯乎夫天之難諶自古記之矣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之聰明蓋無時不降鑒也而人主圜以故饗而孚格之耆徒增壇飾館鞮類升中鷹鞚而歌大呂之爲哉四海之司命在人主而人主之司命在天居曰大位食曰天祿賞曰天命罰曰天討慄慄焉若奉之白天而無敢豫怠夫是之謂敬天敬天云者敬諸素履之間而已我

太祖堯兢舜業以臨天下而敬最著於事
天其齋心對越儼然以誠敬儆羣臣洋洋謨訓
具載斯編中抑何嚴恪也而 臣則謂我
太祖之所爲敬
天者不在是也夫
太祖自起居食息以至發號施令顧諟
天聰
天明而寅畏之孰非以誠敬自將者乎故
聖訓有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

行乃可獲福大哉
皇言敬
天之實可覩已
列聖謹遵而光紹之勑
天之命而儆幾康法
天之時而修理道誠敬昭孚一出王游衍靡不
存焉故每圜丘大報之儀舉而
上帝居歆景福盼響有先敬之者矣至治馨香
太和充塞百嘉畢遂萬寓禔安不亦宜乎若
漢而下東封西禪奏寶鼎修天書彼方自
以爲敬天而德以滋敦烏覩其誠敬矣善乎
董仲舒曰人之所爲其美惡與天相通而往
來相應王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明萬萬世
之
嗣聖即欲永饗
天心而引雍熙於勿替其無亦
祖宗敬
天之實哉

訓錄引語二

法祖

臣伏讀我宣宗皇帝御製曹參李沆論則拜手飏言曰宏遠哉

聖謨第遡數往代守成之英辟孰有洞達治體如斯者乎往代卽有洞達治體者在臣下而昭代乃獨在主上斯其治化所以軼隆於百代也盖嘗考參

沆之相皆在漢宋一再傳之朝法已定而大行無弊之時也彼二臣者方心虔後世輕才諷說之徒起而輕亂國家之典常而身爲之則以示之故參斥去刻深吏清靜不事事沆不用浮薄之人中外言利害輒報罷豈顧以此誨怠哉其爲慮深也我

宣廟亦當

明祚一再傳與參沆之時同借參沆爲喻以爲後嗣規是卽參沆之心而示之自

主上者抱載視參沆之後武帝用公孫弘輩變漢法而漢敝神宗用王安石輩變宋法而宋衰竟驗參沆之深慮而揭國家自

宣廟以遣于茲數傳矣方冊有載章朝廷無新法賦政行令必考于故府上下咸安於矩鑿之中吏抱功修職而不敢越尺寸則以

聖聖承

宣廟之指以爲卽視參沆意出臣下者相萬也盖世所稱相條奏漢事司馬光修復宋法

皆因變法之後以其時論之固然臣以爲漢宋卽不變法其條奏修復亦烏能已何者法久而弊生焉勢耳我

太祖斟酌百王而建法善美兼該鴻纖具備乃今閱年久矣人材吏治錢穀兵戎諸如此類方之

國初時寧無有偏而不起毗而不行者乎惟

主上時時無忘相之條奏光之修復則

祖法日以昭登而治日盛藉第令參沆當漢宋

數傳之後猶清淨不事事況君臣
必不然矣

勤聖學

臣聞晉師曠之告其君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有味哉斯言臣於創守亦云夫以一世言君德則少壯異以萬世言君德則創守異然學無時乎可已等耳是故學聖王之道如日明也定興乘乾夔豐保泰疇非資學以明之者逖稽往古順天應人而創鴻業則湯武其隆已傳稱湯學于威子伯武王學于郭叔乃伊摯一德之規品望丹書之誡踐祚之後益彰彰著焉考厥守成之君若高宗之於甘盤成王之於旦奭遜志時敏殫心緝熙學皆終始如一也繇斯以觀創守兼資於學而少壯不易功商周享有道之長蓋繇此欽惟我

二祖方勛勤草昧之初即引儒紳談經史迨夫垂衣之治成而學孜孜不倦

湯武之登閎矣
列聖紹天闡繹
十葉代光自承華青禁以至
凝命紫宸旒扆不怠咨簡編不輟御遜志殫心
若代代而高宗成王也若學修於淵蜎蠖濩
之中而明獨乎陬遊留爽之外二百禩以來
昇平如一日豈非以
聖學之勤少壯一心創守一軌
君德純而治本端歟於戲法

祖宗之學於萬世斯守常爲劍之光法
祖宗之學於一世在壯勿改少之志臣不佞竊
願以此獻
丹扆之箴焉

太子頌講義紀事
隆慶壬申四月初十日
皇上御東朝講讀畢忽出擅扇二柄
命臣某與編修張秩各爲詩進呈時秩書唐人
早朝詩二首臣某書魏太子頌一篇同進呈
忽有
旨命講筵大義臣造次之頃隨意敷演頗有發
明
上改容拱聽忽又

命各書講章進呈臣某謹記其講義及太子頌
原文如左
明明太子旣席且聰博文强記聖思無雙猗猗
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傍無硜凶富不忘
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旨意異同建計立議
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於古見
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乘此
休風
頌是人有盛德而擬其形容以稱贊之也竊

一篇是魏臣卞蘭頌當時太子的說話庶是
庶知聰是聰察博聞是識見廣博強記是勉
強記誦無雙是無與比對
明明太子既庶且聰這兩句是稱太子的聰明
過人博文強記聖恩無雙是稱太子能不以
聰明自恃却肯好學好問把天下的事理世
上的書籍無不記誦這等的人天
下少有猗猗是嘆美之詞如虎如龍是形容
那賢臣美豪傑的模樣俊是英俊八俊是漢

時的八箇賢人側是坐席左右傍是身子邊
傍諫是婉諫凶是凶惡猗猗左右如虎如龍
八俊在側傍無諫凶這四句是替太子能親
賢遠姦之意大凡君身的安危君德的成敗
與天下的治亂都因所用的人有好歹這用
人最要謹慎但人之好友混珠難辨且如凶
惡的人固是該遠還容易識惟是那諂諛之
臣他一心只圖上人喜他保得他祿位長久
更不管君德如何天下如何但凡上人有所

喜怒好尚動靜言語不論可否利害只以順
從爲主諂媚爲心這等樣人據其始而順我
似若可喜及其終而誤國實爲可恨故曰諛
凶爲人上者辨之不可不早去之不可不決
所以古人說忠言逆耳夫以逆耳之言是觸
犯人主的言語何以謂之忠言蓋忠臣以愛
君愛百姓爲心他只求人主常安若德極盛
天下常治便了其於自己的得失利害皆顧
不得故其於上人之好尚喜怒動作言語之

間有一好處回護從有不是處必不肯
阿附是以古人以忠言比之良藥諛言比之
利刃蓋有見也施是加恩於人恭是持己恭
敬當不忘施是說太子雖處富盛都念百姓
有飢寒的有疾苦的有老弱的有鰥寡孤獨
的都要去施恩周濟使各得其所於此見太
子的仁慈尊而益恭是說太子雖至尊貴却
知道位越高越不可放肆所以小心翼翼極
其恭謹上而敬天敬君父下而禮賢士大夫

以至於匹夫匹婦亦不敢忽於此見太子的謙慎研是磨研研精書籍謂讀書必求其精如研物而至於爛也留意異同是書中的言語有相類者則考其所以同有相反者則究其所以異也建是建立計是計算議是商量酌是斟酌把國家各樣的事體逐一都打點得到歷練得熟由此有所謀爲極其停當譬如

人有蔽而發去之忽然耳目通達極其開豁也延頸是引領想望之意歌是作爲詩曲頌是形之稱贊德音是美名太子自前面許多好處雖當時未登大位而天下之人先已歸心以爲太子有這等盛德吾君有這等好太子實宗社萬民之幸是以延頸而望之甚切歌頌而贊之不已也聞之於古見之於今言古來書籍上有這等說話於今乃身親見之測是探水淺深度以量物長短深不可測高

不可尋言其德之至深而難以測識至高而難以量度也創是創新作出的萬載是萬年休字解做美字風是風聲人之有名如風之有聲也故謂休風此二句言太子有如是之德不但天下傳之而萬世仰之爲法矣

丹扆六箴

扆是御座後屏風丹是赤色這箴是唐宰相李德裕作之以獻敬宗者也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此六箴皆深切於治道人君負扆當宁南面臨民不可不留意於此故叫做丹扆箴

宵衣箴

宵衣是天未明時就起來着衣這一箴是說

人君當早朝勤政的意思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昧爽是天色欲明未明之時古先聖王每日聽政都是天色昧爽的時候就起來着衣盍以羣臣雞鳴而起都來候朝盈滿於殿廷之間故天子亦不敢自圖安逸常以日初出時即出而臨之這是視朝的常規伯禹大聖寸陰是一寸光陰禹是大聖人尚愛惜光陰不肯一刻放過俗語說一寸光陰一寸金亦是此意

光武至仁反支不忌

反支是曆書上的反支日漢時禁忌每遇這箇日子就停封不奏事光武說那百姓拋離農桑遠來進本陳訴若拘定這箇日子豈不悞了他的農事從此後雖反支日還受章奏不肯一日暇逸大禹光武都是勤政之主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形管記言克念前志

姜后脫簪珥諫周宣王事已見帝鑑圖說形管是赤色之筆女史所執以記言者這四句說人君當如大禹光武孜孜勤政不要起遲了使姜后得以諫諍形管所記皆古聖先王勤政的美德人君宜時時以此爲念可也

陰爲貴

寸陰是一寸光陰禹是大聖人尚愛惜光陰

正服箴

這一箴是說人君服御宜正不可從苟簡尚奇異的意思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人君服御天下觀瞻所係昔聖人制法取象都有箇意義其所服的法服不但大廷臨衆如此雖在宴閒遊息之時尚不敢圖安便而廢法度也

汲黯莊色能正其主之不冠

漢武帝嘗在便殿不曾尚冠望見汲黯來奏事自知失容避了不見使人停其奏蓋因汲黯平日正直端嚴武帝極敬憚他故不以褻服相見是汲黯能正其主之不冠也這是說人君所服不可苟簡的意思

楊阜慨然亦訊縹紈

縹是青白色紈即是綾魏明帝常着縹綾袷襖衣其臣楊阜也是箇方正的人問說這是何等法服明帝嘿然慚愧自是非法服不足

阜這是說人君所服不可尚奇異的意思

四時所御各有其宜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古時王者服御都順四時之宜各有掌管之官如今尚冠尚服之類非先王之法服不敢進御所以養德而正容也然非人君能以禮治躬未免有苟簡尚奇之失故曰惟辟所難

罷獻箴

這一箴是人說君當屏絶玩好的意思

漢文罷獻詔還騄駬轡徐驅安用千里漢文帝却千里馬事已見帝鑑圖說騄駬是良馬名

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裴旣焚筒布則毀翟是雉鷄晉武帝焚雉頭裘事已見帝鑑圖說筒布是卷筒細布梁鄱陽王恢性好節儉有人以卷筒黃潤細布來獻者立命毀之這四句說漢文帝之後亦有令德之主如晉武帝之焚裘鄱陽之毀布皆能敦尙儉朴可爲後法

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人君道隆德厚則天下瞻仰自有光輝所以爲麗彼華靡之飾不足爲麗也慈仁節儉則人心愛戴令聞昭彰所以爲美彼奇異之物不足爲美也且天道盈不可過度百凡都要撙節常留有餘之意爲國家惜福乃合至理可以長久古先哲王却珍奇而不御敦朴素以爲先意蓋如此

納誨箴

這一箴是說人君當聽納忠言的意思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

后是君中是事理恰好處人君不恃自家的聰明聽納中只爲求事理之至當故人臣言語有善的便從之如流水總能成就事功

漢鷙沉湎舉白浮鍾

鷙是漢成帝名沉湎是沉溺於酒舉白是飲乾了舉杯見底浮鍾是斟酒滿到鍾面漢成帝嘗與倖臣張放等宴飲禁中引滿舉白談笑酣醉因指御屏上畫商紂醉擁妲己故事以問侍中班伯對說古來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成帝歎爲讜言而不能改

魏叡侈狀凌霄作宮

叡是魏明帝名凌霄宮名叡好奢大修營宮室其臣高堂隆等都切諫不聽

忠雖不忤善亦不從

以上漢魏二君於其臣之忠言雖未嘗遏忤加罪然亦不能從其善而改前過也

以規爲瑱是謂塞聰

規是規誨瑱是冠上的乞耳黃王說汝之言我若濡其臣白公厲進規諫靈王說以君用臣之言故敢進諫若但寘之於耳則楚之珠玉犀象可以爲瑱者可勝用乎德洽引此事以喻漢魏二君雖知臣言之忠而不肯就如把這規誨當做乞耳徒以爲塞聰之具而已

這一箴是說人君當察讒邪以防蒙蔽的意思

君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人君居高位處深宮在下的情僞不能周知須要審察那事幾隱微萌動的去處以求得其真情則雖有讒佞邪慝千方百計來欺瞞我也遮蔽不得我的聰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

蓋既折王猷治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漢昭帝上書辨詐事已見帝鑑圖說這八句說昭帝年方十四能辨讒邪信任忠良其聰明叡智比之周成王更爲過之蓋成王雖賢猶信流言而疑周公今昭帝知上官桀與燕王蓋長公主合謀讒害霍光就能洞照其情誅了上官桀燕王蓋長公主信任霍光不墮奸臣之計故霍光得以盡忠事主漢之社稷因此安定海內翕然治平百代之後莫不稱

船數百隻裝載着四方的珍寶貨物叶陝城縣一箇縣尉名崔成惠身穿着半臂綠衫頭上裹着紅袍在前面船上唱似女百十人濃粧盛飾齊聲唱和之玄宗見了大喜就在華春樓上擺設筵宴盡日而罷王鉷又於年例之外進獻錢帛至百億萬另收在內庫專供應宮中賞賜玄宗不知韋堅王鉷原是剝削百姓的骨髓以供上用只說天下錢財這等豐富用之不盡把金帛看

得如糞土一般賞賜無有紀極自是民不聊生而海內騷然變亂矣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在官者多則在民者寡矣自古奸臣要迎合上意往往倡爲生財之說其實只是設法巧取民財橫征暴斂由是杼柚空虛閭閻蕭索以至民窮益起死解土崩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玄宗初年焚珠銷金崇尚儉德開元之治庶成三代及在位日久侈念一生奸邪承之聚財縱欲遂成安史之亂由此觀之治

防微箴

這一箴是說人君當慎起居以防禍患的意思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

王度是帝王舉動的法度天子一身係宗社重寄如輕易舉動萬一自危其身則宗社何托便是不孝了所以天子之孝須是出入起居十分謹慎遵守着帝王的法度雖居至安之時必思量到那危險處而預為之備乃得免於禍患而無意外之慮也

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

漢宣帝時有任章因他父被誅心懷怨恨適遇宣帝親祭太廟章乘夜混入廟中穿着玄色的衣服執戟立於廟門邊等待宣帝到欲行弒逆幸有人發覺誅了宣帝得免漢武帝宿林光宮有近臣莽何羅亦是江充之黨恐事發被戮一日挾了白刃直入臥內欲弒武帝偶然撞着寶瑟跌倒在地被侍中金日磾捉了這四句說世間不軌之臣猖狂肆逆有發於隱微之中出於意料之外者非可遽然一一數得出來如漢宣帝時任章玄服入廟倉卒誰能辨之武帝時莽何羅幸然觸瑟顛仆始得就誅然亦甚危矣可見亂賊之變往往生於所忽不可不防也

扣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荼斯可戒懼

漢武帝好出外私行曾一夜到柏谷地方投宿人家那主人疑他是姦盜聚衆要殺他主人的妻見武帝狀貌知他不是凡人勸止其夫不要加害其夫不聽其妻把酒與他丈夫喫醉了使他不得下手且殺雞作食以獻武帝武帝纔免於難使當時不有此婦力救則武帝危矣豈不可為戒懼乎俗語云神龍失水遂為螻蟻所制正是此意所以人君出入起居必遵王度常以居安慮危為心而後可也

造萬金堂

漢史紀靈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滿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地起店房於河間地方其貪如此夫庶人積財貨爲衣服飲食之計天子以天下爲家者也天下之民富則天下之財皆君之財矣帝不務富民而乃爲商賈之事再傳而亡不亦愚乎

上箴賜帛

唐史紀太宗即位張蘊古上大寶箴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唐史上紀太宗初登極時有一書記官張蘊古上大寶箴一篇大意不敢直說是箴規天子之非是倣戒之辭人臣不敢直說是箴規天子故以大寶名箴箴辭大畧說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

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可以天下奉一人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萬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

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周文小心詩云不
識不知書云無偏無黨衆棄而後加刑衆悅
而後行賞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
而闇勿察察而明雖鼠旉蔽日而視於無形
雖蚋繞塞耳而聽於無聲箴辭之大畧如此
蘊古之意以人君居此寶位須把這等的言
語常常放在心裏做個箴做方可以長保此
位所以名大寶箴帝覽而嘉之賜以束帛陞
蘊古爲大理丞觀太宗納善之速如此其所

以爲唐主而成貞觀之治者必得於是箴爲
多

撤殿營居

唐史紀太宗以魏徵宅無堂命輟小殿之材
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
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
爲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
唐史上記太宗時的大臣只有個魏徵能盡
忠直諫太宗也極敬重他一日閒說魏徵所
住的私宅止有旁室沒有廳堂那時正要蓋
一所小殿材料已具遂撤去與魏徵起蓋廳

堂只五日就完成了又以徵素性好儉朴復
賜以素屏褥几杖等物以遂所好徵上表
稱謝上手詔荅曰朕待卿至此蓋爲百姓與
社稷計何過謝焉夫以君之於臣有能聽其
言行其道而不能致敬盡禮者則失之薄亦
有待之厚禮之隆而不能諫行言聽者則失
之虛又有賞賜及於匪人而無益於黎元國
家者則失之濫而人不以爲重矣今觀太宗
之所以待魏徵者可謂情與文之兼至固宜

儆之書忠圖而史書之以爲美談也

縱囚歸獄

唐史上紀太宗親錄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勑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逃匿者上皆赦之

唐史上記太宗嘗親自審錄罪囚見那該死的囚犯甚憐憫他囚放他回家與他限到明年秋間自來就死囚此又勑令法官將天下死囚也都放還家去亦限至明年秋裏自來赴京及至次年秋間前時所放的罪囚共三百九十人沒人催督帥領果然都照依期限齊到朝堂聽候分沒一箇逃亡隱匿下的上因此又重其有信盡皆赦之夫死者人之所甚惡而犯死之人必天下之爲惡人也人君一施恩德遂能感激至此使其死且不避則凡人之易感可知而凡可報君之德者必無所不用其情矣然則人君之治天下其必

姦臣聚斂

唐史紀玄宗在位久用度日侈常賦不足以供於是江淮租庸使韋堅戶部郎中王鉷竟爲聚斂以悅上意韋堅引滻水爲潭以聚江淮運舡上幸望春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載四方珍貨陝城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綠衫紅帕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上喜爲之置宴竟日而罷鉷於歲貢額外進錢帛百億萬另貯於內庫以供宮中賞賜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爲糞壤實賜無極海內騷然

唐史記玄宗初年惜財儉用及在位日久荒淫無度費用日侈年例錢糧不敷使用於是江淮租庸使韋堅戶部郎中王鉷窺見朝廷上用財緊急牟去科斂民財取悅于上一日各處轉運船隻都到了京城韋堅要顯他的才幹遂引滻水爲潭把江淮一帶的運船都會集潭內請玄宗親御望春樓觀看又把新

船數百隻裝載着四方的珍寶貨物叫陝城縣一箇縣尉名崔成甫身穿着半臂綠衫頭上裹着紅袖在前面船上唱得寶歌使夷婦女百十人濃粧盛飾齊聲唱而和之玄宗見了大喜就在望春樓上擺設筵宴盡日而罷王鉷又於年例之外進獻錢帛至百億萬另收在內庫裏專供應宮中賞賜玄宗不知韋堅王鉷原是剝削百姓的骨髓以供上用只說天下錢財這等豐富用之不盡把金帛看

得如糞土一般賞賜無有紀極自是民不聊生而海內騷然變亂矣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在官者多則在民者寡矣自古奸臣要迎合上意往往倡爲生財之說其實只是設法巧取民財橫征暴斂由是杼柚空虛閭閻蕭索以至民窮盜起兎解土崩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玄宗初年焚珍銷金崇尚儉德開元之治庶成三代及在位日久侈念一生奸邪亂興亡之判只在一念奢儉之間而已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亦玉堂稿　卷一　二十五

寵昵飛燕

漢史紀成帝微行過陽阿主家見歌舞者趙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合德姿性尤濃粹亦召入披香殿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嗤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後姊弟俱立爲婕妤果譖告許皇后祝詛主上帝乃廢許后而立飛燕爲后

漢史上記成帝微行時一日到陽阿公主家有簡舞歌的女子身體最輕能爲掌上舞名叫趙飛燕成帝見了甚是喜悅就召入宮中大得寵幸飛燕有箇妹子名叫合德姿容性格更是濃艷粹美亦復召入時披香殿裏有箇博士姓淳名方成最有識見跟隨在成帝之後見了飛燕姊妹這等模樣知是不祥之兆回以口嗤之說道漢家以火德王天下此女子入宮必亂國家乃禍水也滅火必矣其後飛燕姊妹日見寵幸不久俱封爲婕妤果然在成帝面前讒譖許后說他咀呪皇上成帝信其言遂將許后廢處昭臺宮而立飛燕爲后卒以敗德亂政焉夫自古亡國非一而女色居其大半豈女子有色遂已遂爲害哉良以有色無德故耳蓋婦德必貞靜幽閑端莊雅重無邪媚輕佻之態者然後可以配至尊奉宗廟而母儀天下飛燕姊妹以倡優賤人而帝乃寵之爲后其視桀寵妺喜紂寵妲己又有甚矣漢祚之衰實自此始可歎也哉

剪鬚和藥

唐史紀太宗時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剪鬚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朕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

唐史上記太宗時有功臣李世勣得簡暴病醫方上說用人鬚燒灰可治此病太宗只要世勣的病好遂將自己的鬚剪與他合藥世勣感帝之恩叩頭出血泣涕而謝太宗說朕賴卿以安社稷卿安則社稷安矣朕剪鬚以治卿病乃是爲社稷計不爲卿一人之私也何謝之有

臣視君如腹心太宗憂世勣之病至親剪其鬚以療之誠不啻若手足之愛矣爲之臣者安得不竭忠盡力奮死以圖報哉

遣使訪方士

唐史紀太宗天竺方士婆羅門諸國採藥藥之術上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採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即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世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竟未及行而死

唐史上記太宗時西域天竺國有箇方外的道士叫做婆寐自已說他有長生不老的藥方太宗初信其言發人去往婆羅門諸國採取藥草看他製藥竟不能成乃遣他還歸本國及至高宗即位這方士又到京師以其方術見上高宗不納仍復遣還因與宰相說道自古生必有死神仙之說都是虛誕昔時秦始皇漢武帝爲求神仙費了一生心力到底沒一些效驗若後世果有長生不老之人今皆何在李勣對曰此人這一番來容貌衰

老髮盡皓白與前次不同若使他有仙方何不自家服食延年而乃衰變如此其妄誕可知矣後果不及還家而死由此觀之神仙之說原是誆誘之人干求恩寵見得天子之富貴已極無足以動其意者惟有長生一事不可必得遂託爲渺茫玄遠之說以欵動人主之意是以爲秦皇求仙藥者徐福輩入海不返爲漢武帝求仙方者有欒大等無功被誅即此二事可爲明驗然惟清心寡慾節飲

食謹於寒暑起居之間自可以完固精神增益年壽如五帝三王享國長久垂名萬古不益美乎

華林縱逸

齊史紀齊主緯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襤褸之衣行乞其間以爲樂齊史上記齊後主緯好自彈琵琶唱曲所唱的曲子音調哀慘聞者悲傷反名無愁之曲說他做天子長享快樂更無憂愁也民間相傳其事遂憑他無愁天子嘗於華林園內立貧兒村自家穿着襤褸衣服粧做乞人的模

樣行乞食以爲戲樂荒縱至此焉得不亡後爲周宇文邕所滅

雙佞斃賢

漢史紀哀帝時侍中董賢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至東園秘器無不備具又爲賢起家冢義陵旁周圍數里鄭崇諫上上怒下崇獄竟死

漢史上記哀帝時有侍中董賢容貌美麗性體和柔而便佞鄙辟以此得帝寵幸至與帝同臥起的官曰將作大匠替賢起蓋大第宅雕刻彩畫世間的技能工巧又賜以武庫兵上方的珍寶及東園中葬器皆朝廷所用俱以賜賢無一不備者又爲預先治塋地於義陵之旁周圍墻垣寬數十里義陵是哀帝的初陵也爲賢起家於此示生死不離之意其時有箇賢臣鄭崇因此諫上以爲不可上怒而下崇於獄竟死獄中夫哀帝初年躬行節儉政事皆由己出亦可以爲明主到後一寵董賢送至煎倒迷惑無復顧惜卒以促亡人君之寇狎佞俾共禍如此

引見縣令

唐史紀玄宗悉召新除縣令至殿廷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又勅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唐史上記玄宗以縣令係親民之官縣令不好則一方之人皆受其害所以每選縣令必留意焉是時又新選一番縣令上悉召至殿前親考試他理人策一道理人策是治人的計策那縣令所對的策惟有韋濟詞理都好取做第一擢爲醴泉縣令其餘二百雖不中第然亦可以做得姑令赴任又四十五人仍放回原籍學問以其不堪作令恐爲民害也此後又勅令五品以上的京官及外面的刺史各舉他所知的好縣令一人奏聞於上猶恐所舉不當又考察那縣令的政事果是賢否是賢的則舉者有賞不賢則舉者有罰

帝之慎用縣令如此所以那時縣令多是稱職而百姓皆受其惠以成開元之治也今之官知縣者便是古之縣令

軫念流民

宋史紀神宗時東北大旱詔求直言鄭俠上流民圖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明日遂命開封體訪新法不便者凡十有八事罷之民間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宋史上記神宗時行了王安石的新法擾害百姓人不聊生到熙寧七年間天又大旱年歲飢荒東北一帶百姓都流移轉徙死亡離散其艱難困苦之狀實爲可憐那一時有一箇官是光州司法參軍叫做鄭俠因考滿赴京在路上看見那流民的模樣心甚不忍說道小民這等窮苦朝廷如何得知乃照那樣子圖一本圖形叫做流民圖其中有採樹葉掘草根充飢的有衣衫破碎沿途討喫的有扶老携幼流移趁食的有餓死在溝渠的有棄兒賣女變價納官的一一都圖將出來到京之日將這圖本進在御前奏說只因新法不善致那百姓這等傷了天地的和氣所以久旱不雨如今要天降雨須是把新法革去不行纔好神宗將此圖反覆看了幾遍纔曉得新法之害與民間之苦如此甚是感傷懊悔長歎數四袖了入宮一夜不能睡着到明日傳旨着在京開封府官查那新法爲民害者共有一十八件都罷革不行當時京城內外的百姓聽說如此以爲從此得生人人讙呼相慶那日天果大雨處處田土俱各沾濡克足夫人君一去弊政便能感動天地如此可見爲民祈禱者在實政不不在虛文而祖宗舊法甚不可輕變也

縱鵲毀巢

唐史紀太宗時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皷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帝好祥瑞瑞在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唐史上記太宗時嘗有白鵲結窩巢於寢殿之上其巢兩箇合而爲一有合歡之形又兩頭大中腰小恰似那樂器中腰鼓的模樣左右侍臣都說道鵲之白者極少已是瑞物說

兩巢合而爲一形狀殊常更爲希有此實天地和氣所鍾理當稱賀太宗說不然昔隋帝不好賢人而好祥瑞至於亡國我嘗笑他以我看來只是得賢臣理政事安百姓使天下太平這纔是真正的祥瑞至於珍禽奇獸不過一物之異耳何足爲瑞而稱賀哉遂令人毀其窩巢而縱放白鵲於野外夫天地之間草木禽獸形質間有殊異者皆氣化偶結不是爲奇人主不察遂以爲瑞於是小人乘机

獻諂取悅於上至有以孔雀爲鸞鳳而誣上行私者矣人主好尚可不謹哉太宗縱雀毀巢誠爲稀世之見而瑞在得賢尤萬世人君之龜鑑也

漢史紀宣帝時極重守令常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成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漢史上記宣帝選用官員極重那知府知縣一樣官當說道各府太守最是親民之官第

一要緊若是到任不久就遷轉去百姓便不得蒙其恩惠且迎新送往見勞擾必須做得年久然後民情土俗百姓甘苦他都知道施些恩惠行些政事也都曉得頑腦那百姓也欺哄不得自然順從他的教化所以宣帝時做守吃二千石俸的都要久任若是歷任未久就有功勞也只俸秩若褒厲或就彼加陞官級或賞賜金帛或賜以關內侯的等級仍令照舊管事到做的年歲深了過三公九卿有缺即把前向旌表的好太守不次擢用如黃霸以潁川太守入爲關內侯趙廣漢以潁川太守入爲京兆尹宣帝之留心守令如此所以那時做官的人人勉厲好官甚多而天下太平中興之美後世鮮及焉夫官惟久任則上下相安極便於民日久起擢則官不淹滯亦便於官此用人保民之善法也後來利

人而已其何以治天下哉

寵幸番將

唐史紀玄宗以番將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爲御史大夫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上常指其腹曰胡兒腹中何所有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容其出入禁中上與楊貴妃同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益悅之常宴勤政樓百官列坐特爲祿山於御坐東間設金鷄帳置榻使坐其前仍令捲簾以示榮寵

唐史上記玄宗寵一箇胡人叫做安祿山用他做范陽節度使掌着一鎮的兵馬又加他以御史大夫之職那安祿山身體肥大腹垂過膝看他外面的模樣恰似箇癡蠢直遂的人而其心却狡猾黠玄宗常指着他的肚子問他胡兒你肚裏有些甚麼這等樣大安祿山對說臣腹中更無他物止有一點報國的赤心耳玄宗聽說甚喜又容他出入宮禁一日玄宗與楊貴妃同坐祿山進見先拜楊妃後拜玄宗這是祿山知道玄宗寵幸楊妃故意趨奉以悅其心及至玄宗問他何故如此他却對說我虜人的風俗先母後父故如此耳玄宗不知其詐越發喜他又一日在勤政樓上筵宴羣臣百官都南邊侍坐玄宗令於御座東間張一箇金鷄彩帳設一箇坐榻令安祿山特坐於羣臣之上還令人捲起簾子使人看見以彰其寵祿山於是能按史祿山曾犯死罪宰相張九齡請其有反相勸玄宗早除之玄宗不惟不聽反加尊寵其後祿山果反致令鑾輿播遷中原擾亂庶之天下幾於淪亡玄宗始悔之晚矣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不信哉

上書辨詐

漢史紀昭帝元鳳元年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安及桑弘羊等詐令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大將軍霍光擅調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不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下光聞說待罪於外不敢入朝帝詔光入光見帝免去所戴冠帽叩頭伏罪帝曰將軍冠朕知此書是假將軍調校尉不敬十日燕王雖此甚遠何以便就曉得你校尉這時帝年紀十四歲左右之人見帝這等明察莫不相顧驚駭那上書的果然潛虛逃走以後上官桀的黨又有譖毀霍光者上卽怒曰大將軍是箇忠臣先帝託以輔朕再有言者以其所告之罪坐之自是桀等惧怕不敢復言而霍光輔相昭帝竟爲賢主夫自古人君誰無用賢圖治的意思只是聽了讒言所以任賢不篤而天下以之不治昭帝幼年辨詐何其明也以披庭之親而不能間疎以蕃王公主之重而不能逞忿於一旦又何其至公而無私也古稱去讒貴德任賢不貳昭帝有之此霍光之所以得盡其忠而漢家之宗社有賴之矣

臨雍拜老

漢史紀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之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漢史上記明帝初登極時幸辟雍行古養老之禮辟雍即今之國子監古來養老有三老是年高有德的五更是更歷世事的明帝舉行古禮以其賢臣李躬爲三老以其師傅桓榮爲五更行禮既畢乃引桓榮等及辟雍中的生徒弟子進入堂上親與他講解經義諸弟子亦手執經書向帝坐前問所疑難其時冠帶縉紳之人羅列在辟雍橋門外觀禮聽講者有億萬多人其崇尚教化而鼓動人心如此

蒲輪徵賢

漢史紀武帝雅嚮儒術以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爲大夫舍舉邸上問以治道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漢史上記武帝素喜好儒者的學術因舉賢良諸儒以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這綰王臧又舉薦他師傅申公說他的學問年老恐其途中受勞因爲一輛安車去迎申公又用蒲草裹了車輪使其行路軟活坐的自在又用幣帛一束加上玉璧以爲聘禮申公感武帝這等盡禮隨聘到京武帝授以大夫之職安置他在舉王府裏居住問他治天下的道理何如申公對說爲治不在多言只要著實行將去便好益議論多則心志惑與其托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爲有益也夫

天下之治亂係賢人之去留是以古之明君以屈已下賢爲盛事而親枉萬乘以蓋禮於衡門韋布之賤者往往有之漢興以來雖不迫古而武帝此舉猶庶幾古人之意申公力行一語則又治天下之要道也

市里微行

漢史紀成帝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漢史上記成帝好微行是私自出外行走不使人知其爲天子也他既是私行以不乘輦輅也不要百官扈駕只悄悄地着幾箇禁衛的自門郎或常侍的僕從跟隨看或時坐一

小車或混同隨從人都一樂騎馬出入街市坊里荒郊野外遠至鄭京縣邑鬬雞走馬以爲戲樂此時侍中張放封富民侯得寵於上貴幸無比成帝乃假充做張放的家人以震服人心泯其形迹夫以天子之尊出入警蹕前後法從有和鸞鳴珮之節凡以別等威備非常肅臣下之觀望也成帝自輕其身遨遊市里又妄自貶損稱爲富平人家其玷辱宗社甚矣何以君天下而臨萬國哉

同請面　見疏

奏爲仰承

恩召共切瞻

天懇　賜燕見以抒誠悃事　臣等應

召以來伴食首輔無所事事獨念人子之於父

母久之不見則必有思慕之心而語云仕則

慕君蓋亦以君臣之義有不可解于其心者

也況臣等親近之臣乎　臣鯉　臣賡風緣天幸

既躬逢

聖作之期又適當

聖神御宇　眷念老成不時　召見實惟曠典

臣何人斯敢希此遇顧念　臣等齒髮已衰都

俞一堂雖自有時亦僅僅可指數也既幸依

日月之光猶不殊江湖之隔傾葵一念曷能已

已伏望

皇上暫假　清閒之燕少垂　晉接之榮使　臣

等同首　臣某俱得俯伏　青蒲快瞻　天

表用寫儀渴如久迷之子復戀庭闈羈旅之

臣頃承心腹將不但　上下之情可通而傳

之紀載亦足以爲美談矣　臣等不勝懇切祈

望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數年　幃幄千里召來君臣

面見都俞一堂忠愛懇切朕心嘉悅候旨行

政體機務繁重卿等還與元輔同寅協恭贊

成化理以副眷任老成之意該部知道

請罷礦稅疏 聖諭內有四安安康一語因具此疏

奏爲感時觸事少効愚忠懇乞

聖明采納以過亂萌事 臣頃以瞻仰至情疏請

面見伏蒙

聖諭令候吉行且訪以閣務繁重宜與元輔同

寅協恭 臣仰奉

綸言默自循省

皇上以腹心任 臣臣亦以腹心事

主則今日所謂協恭者寧有外乎生所學勿欺二字蓋以權宜濟之 臣當言不言與有言不盡固欺也即援拾微細與過爲激切亦欺也 臣內盟固獨仰體

聖心苟非懷 社稷深憂何敢爲激昂高論惟

皇上祖見其目前所入如此豐盈寧知其私取不貲，拋妻哭道途莭傳不聽或老臣萬一之可恕故瀝血嘔心進其愚說 臣原籍河南當中原之地人亦知如此景象必剝亂無疑乃今市井奸民猶復肆爲欺罔

皇上祖見其目前所入如此豐盈寧知其私取

先囊十得八九彼惟假公圖利豈有爲 國真心一旦生事地方直豪豕自層獨使

朝廷留百姓之怨耳夫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于民心之嗟怨腹劍愈甚結怨愈深譬之蓄

火未然乘風即熾彼愁苦無聊之衆何事不爲而不及早安輯潛消亂萌也

皇上豈將謂東征西討宜捷獻俘

神武赫赫無復可慮乎以臣愚計則亂生不同有逆而亂者有憤而亂者逆而亂者如寧夏播州彼先據不祥之名而我爲伏義之伐故人心用奮天戈所指當即芟滅若憤而亂者則所謂土裂无解者也以四海之衆而囂然皆怒一倡萬和雲合景從朝廷之號令必不可行官司之法度必不能制兵于何出餉于何資蓋

國家連歲興師行糧皆送按丁增調履畝加租癘癘未瘳呻吟未息更有徵發豈不速亂在昔唐德宗時稅間架除陌錢比涇原變起百姓操白梃逐官吏曰自今敢復稅間架除陌錢否此今日懷亂之人心所必至也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與狄戰國人曰君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此他日遭亂之人心所必至也臣不勝杞憂以爲

方今亂形雖成禍機未發必欲速弭大亂莫先收拾人心必欲收拾人心莫先停止採榷徵選中使繫治棍徒曠然與天下更新此　大聖作爲太平景象海內人心所日額天而求者也上也即不然而改弊撫按代與征輸則賦額既可無虧窮人亦得蘇息目前救弊亦其次之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夫財貨之盛珍寶之玩縱爲可欲比之千四海幅員萬邦黎獻

祖宗之所垂　金陽大業　赤縣神州孰寡孰多往中使未至則賦有常經歲有恒積矣孰非

皇上之財也而今則商旅不行貨物不聚私橐盡滿公帑盡虛朝取其三暮失其四孰損孰益曠額非取諸山澤稅額非得之貿易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賠之也有司既加之而稅使久攫之加征者有數攫取者無極一林衆蔑所餘幾何割股實腹詎能安飽曰包與賠

何以示後若反是而　君不獨當民不獨貧
上下相安公私兩利熙熙乎好義終事矣孰
利孰害泉貨木流行不滯之物若乘除消長
之數夫既拂民情而聚之又不收民心而守
之一朝有變四海困窮瓊林大盈豈能不發
及今而止猶　國之財也孰得孰失名者人
所甚愛人固有捐軀以成名有散財以博名
有讓千乘之國以徼名者孰有如堯舜之名
之振古無兩也方春二月間海內之額視

皇上而口稱堯舜者道路聲相聞臣誠不勝其
栩栩之色以爲吾　君並堯舜而三則　鴻
名與天壤無極而　福壽亦在其中焉奇貨
可居孰大于此　臣猶
皇上之亟反之也　臣老誠不知　國家大計
皇上試以今時之事而徐察當世之人心凡爲
士爲農爲工爲商與宦游　畿服內外者無
小無大有不如　臣所言者乎即道路往來之
人室廬居處之衆入而巷議出而偶語者有

不如　臣所言者乎封疆之臣介冑之士或邊
腹憂守憂戰者有不如　臣所言者乎徵獨是
即礦稅內使如浙江孫隆湖廣杜茂者彼皆
不睹其本心而稱賢者也有不如　臣所言者
乎夫以當今事勢舉天下皆知之而亦皆私
慮之其烏可以不寒心也而猶可泄泄乎雖
然此諸臣餘唾也　臣何故又言之蓋諸臣有
言責而言者憂在其耳目者也有官守而言
者憂在其肢體者也猶在外者也　臣腹心親

密之臣也則憂在內矣惟在內故分猷分念
而媚茲一人者其情爲獨切惟情切故凡
可集衆思廣忠益以仰　上者自不得不詳不必皆出諸臣口也此　臣
前所謂勿欺之指也惟
皇上裁察　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請發內帑助邊餉疏
題四月十一日蒙
發下戶部一本到閣守票臣等據其本內稱言
薊鎮軍士缺餉日久將有脫巾之變及稱各
鎮亦皆請餉甚急計該本年上半年應發主
客兵餉銀一百五十餘萬本部毫無措處請
乞
內帑給發 臣等彼時斟酌擬票止借太僕寺馬
價銀可得五十萬兩其餘百萬有餘仍聽該

部嚴催各省直拖欠錢糧及開
內工 婚禮可從節省者候
聖明裁斷那爲軍餉之用已蒙
俞允 臣等仰見 聖心體念守邊軍士之苦又
灼見軍中安危之情相與贊服 聖德以爲可
支目前之請矣今據尚書趙 復向 臣等稱
言各鎮請餉數多太僕五十萬兩未足分散
與無餉同即以催徵遲頁則事期杳茫既遠
井不救近渴其 內工 婚禮縱多可省而

本部原無此項銀兩亦是書餅不能充飢必
內帑百萬與太僕五十萬兩一時齊發始可以
救燃眉之急而消脫巾之變 臣等見其色甚
慘察其情甚苦不敢不以奏
聞伏望
皇上允其前請
特准給發以消亂萌如或需忍不決致有他虞
不但疆場不靖抑恐
內帑之財所費更多而且無濟于事也謹題請

請緩催部撥婚禮錢糧疏
題本月初八日早臣等在閣辦事該文書置
趙金手持戶部一本口傳
聖諭宁侯擬票請
大工錢糧緊急且令先行辦進次及
婚禮臣等仰見
聖心曲體該部缺乏爲之酌量緩急次第舉行
臣等不勝讃服業已遵
諭擬票隨本封
進今蒙
發票二十五本內又有戶部一本稱據薊鎮管
糧郎中胥從化揭稱該鎮軍士缺餉兩月恐
飢不過倡言欲反該部無法措處欲將臨德
等倉改折餘銀東那西湊補足十萬之數猶
恐遠井不救近渴勢在燃眉噬臍無及臣等
讀未終篇相顧駭愕失色竊計　大工　婚
禮雖俱緊要而中間浮費不無可省比之邊
疏急伏望
皇上軫念邊疆重計　容令該部先將薊鎮軍
餉作速議處以彌目前之急俟
大工　婚禮錢糧接次辦
進始得輕重緩急之序臣等待罪殷疵灼見事
體當然不敢昧其本心以致
綸言有闕伏望
聖慈曲貸臣等愚昧

答　聖諭詰問戶部不辦邊餉疏

題頃該文書官金忠持太僕寺本傳宣
聖諭謂戶部昨年已借太僕寺馬價銀一百萬
兩今又借五十萬兩該部所司何事臣等竊
自上以[illegible]之後復何辭但臣等備查該部
惟該部職司　國計
所進會計總數一歲之入原不足以當一歲
之出而又有額外之需支用不繼東那西凑
庫如懸磬至今日而無可那湊矣誠恐顧鎮

寇軍受飢不過一旦脫巾而起各鎮間厠舉
發其確有不恐言者所以臣等票擬時再三
斟度只得　請發太僕寺馬價三分之一以
激一時之急其實該部本內無一言議及馬
價也如其可以措處則以　皇上之財發爲
軍國之用自其職掌何故欲留之該部臣等
又何故欲借之罔藏即伏惟　皇上俯念邊
情最急仍諭太僕寺照數速發庶以昨所擬
票仍復隨揭封　進臣等不勝懇祈之至

乞　聽言納諫疏

奏爲恭承
殊常恩遇再瀝感激下悃以圖補報萬一事臣
一足殘廢已成痼疾非倩人扶掖寸步不能
自致乃頃再蒙
聖恩
遣官宣諭趣令即出臣敬
天之威不違咫尺義不敢不敬
主之恩等于

高厚情不忍不出今固將齋戒沐浴扶病出矣
顧又惟臣空空鄙夫耳其出不出如滄海乘
槎豈足爲有無多寡而
諭旨中之所期奚有非臣鄙劣能當者臣將何
以塞
明詔以不致隕越于下故及今欲出未出之間
而先進犬馬下情仰干
天聽　俯鑒臣愚可幸無罪蓋臣前疏中已言
矣臣老年廢疾之人而朝夕踖跽出入于大

體甚不雅觀恐　長安道中十目十手以臣
爲不顧大體也以臣爲老不知止也以臣爲
貪位慕祿也此一議也有如我
皇上假臣
餘光俾臣得隨二輔後粗有建明少賜
采納則前之議臣者必且輒更其品題而易其
月旦以爲臣雖不良于行乎而其言行矣其
志行矣其忍聉以就此者非不顧大體者也
非老不知止而貪位慕祿者也此又一議也

夫由前言之則爲虛
君命爲貢　國而臣爲具臣爲天下後世之所
輕鄙由後言之則爲良臣爲當世士林之所
君命爲體　國而臣爲良臣爲當世士林之所
孚信二者之相去懸渺矣而其機則決于
上之聽不聽而用不用也夫使諫而行言而聽
也此臣之遇也敢自謂能
天光下濟有爲之接引者也其或有不行不聽
也敢云不遇臣積誠未至而

天聽九重有不易昭格者也茲所關非細故也
往時臣辦事閣中見百司庶府應行事件有
曾奉
明旨者俱登記考成簿內逐一查考逐一銷算
益在各衙門尚如此矧　經綸之地名曰
改本則人身之有咽喉也咽喉通則百脉榮不
迴則百脉滓其所係何等重大何等緊要而
上揭　奏可集從中格乎其何以行天下又何

以考成于百司庶府也臣衰廢極矣亦曠職
最久矣所恃以舍舊圖新少酬
知遇者僅存此一線之脉非是無可以盡職盡
心矣
皇上不罷臣而留臣將徒以身乎或亦
以心乎夫惟有所以立乎其位者而後心可
安心安而身可安也身安而位可安也此其
機殊不在臣也不然則臣有尸位素餐焉爾
矣有踽踽不寧焉爾矣昔復能遵奉

諭旨身肩國事安其位而行其志哉昔唐太宗
虛懷納諫一時盡臣如魏徵諸人乃得展布
其四體以弼成貞觀之治至今猶俟爲美談
以
皇上聰明睿知
文武聖神一
虛心采納便是都俞吁咈但
二輔終温筆窮吹亦得佐下風與皇邊同列
何有唐之君臣以唐宗視

上不啻如殷壞望九霄彼惟一從諫如流故
得專美于前而至與堯爭等
皇上亦何可多讓焉書曰任賢勿貳孟子曰大
舜有大焉合是二者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信斯
言也如明主馭下無務以蓄疑爲神明也無
務以大知自賢而卑視深山野人爲無足取
也如是焉而已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蓋臣
同列二輔亦嘗以是語臣故臣今恭承
宣諭不知所以圖報乃特勤其餘唆而仰冀
理明責成臣下詢事考言自閣臣始也惟
皇上懋臣愚昧
明示以留臣
隆指使知向方臣無任趨趄待
命之至

乞舉俠賢疏

奏爲

聖政聿新需人爲急乞

勅該部及九卿科道公舉海內俠賢以備

錄用以協贊

太平景運事臣等往伏田間並蒙

非常知遇

召以弓旌而處之輔弼之地迄今四載無能有

涓埃報効私心常用爲憂已而求之古人則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而

孔子稱其爲文臧武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

與立而孔子譏其竊位乃知閣臣之所爲盡

職者不在乎自賢自能而在舉天下之賢以

爲賢舉天下之能以爲能而以人事君然後

爲大不但以一身區區也臣等于是始交相

勸勉乃各以盈尺之幅揖爲手簡納之懷袖

凡有聞四方之賢者能者輒濡毫而識之用

比于昔人之夾帶以備遺忘積之既久遂以

盈幅方相擬譔若瘝沐具奏以

聞用比于芹曝之　獻淳又思臣等各兩耳兩

目爾今

主上方且　明四目達四聰曩節幽隱無不畢

照卷阿車馬無不具陳何當此道聽塗說爲

乃遂削其牘而不敢　奏而但　請命于

上勅下該部及九卿科道各舉所知亦各務以

人事君如所舉而與臣等之所私擬者無不

符合也則　臣等之言已行矣雖削牘可也或

後有雲蒸豹變如斯之盛向惟其用之不早而使之沉淪于山阿海澨蓬門蓽巷之中乃多化爲異物而不得其半臂之力今之存而未泯者十之二三耳若更不及時賜環漸以澌滅於作養人才之謂何益樹人猶樹木當種樹之初其殷勤撫摩培灌者拱把柔條也何望之甚殷也豈既成參天之材而棄爲薪中之所乎亦殊覺前勞之可念矣故臣等爲是惜何言乎遺大投艱之不易也一榱一桷可隨地而求之亦可以隨手而得之彼巍乎隆棟如今遺　三殿之材者其安可驟得乎蓋必其陰阻艱難無不閱歷而後能增益其德慧此在千百中之不易也然此猶論其常也自古及今事變之高高下下驚心駭目者安有定形其茫茫荆榛蕩滌邪穢廓陰霾而耀光明者亦何代蔑有也故在唐則狄仁傑焉五王在宋則王旦薦寇準乃卒能定難呼吸成旋乾轉坤之

其不然者則書曰賢才徧野將百世而下有遺議矣夫由前三事則關係當時由後一說則是非在來世皆臣等遠慮也故不敢不盡焉雖然此對

君公言也尤竊有私願于會舉諸臣者亦不敢不盡其愚忱

人主之大柄也人臣其誰敢干之苟當會舉時而稍着一意涇汰不公則其所舉者即爲市恩市恩與作福一意也科道官得指名紹劾

以防冒濫亦更宜仰體
聖心與
天地同廣大與父母同恩勤即先年放逐諸臣
有偶觸註誤而困衡已深者自不妨從衆公
舉一體敘錄于以昭　王道蕩平無作好惡
亦卓絕古今一事也蓋昔人有舉其弊而不
爲諱者齊桓公霸主也猶能忘射鉤之耻而
授管仲以國政人至今頌之不衰矧
當今堯舜之主乎其慎勿疑有將迎也臣等不

請補缺官疏

題頃臣等以南京內外各該衙門缺官甚多
具揭　請補雖蒙
聖鑒然未能一一指數也敢具述
國家之所以備官之意以見其餘蓋治貴法
祖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因事建官有一官則有
一職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各自爲用
不相假也如列宿之拱辰極一不備則不可

成天象也故設有文武二選而著爲一代宏
規
聖神繼作無不率由者匪但前事之不忘實惟
成憲之當守也我
皇上聰明睿知事皆法
祖豈立政任人第一首務可任其廢闕若此乎
君之令而致之民將
夫內而府部卿寺行
九重德意而布之方國天下茲所謂本源之地
也源塞則其流不行缺一可乎外而都布按

三司或主甲兵或主民社或主刑名各爲一職猶恐不徧又設爲守巡兵備分行各道使衆擎易舉幽隱皆徧亦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也缺一可乎夫自守巡等官晝地而守則三道之萃于一身已極鞅掌及其有缺　乃又使兼領別道或至連數百里之外以相遥制即兼才詎能不顧此失彼乎且各省封疆率常踰千里之外而守巡各道分布彈壓者多不過十餘人尤復有入　覲行者入　賀行者入　覲

者或更有新舊交代日久不至者其見在五六人已耳地方千里而五六人尤復不備即彈壓可得而遍乎監司而下尤稱緊要者則太守專制一面督察屬吏稱口師帥其望重故能使列城守長衆指畏威稟受約束無恭司牧攝以佐貳能舉其職乎矧非其境土而攝者既傳舍視其官能視人之事如已事乎撫人之子如已子乎爲人守藏能惜其財如已之財乎其圖易以寒責者不任其難其取

辨于曰前者不顧其後其事繁則耳目難遍而吏得緣以爲奸其地闊則控馭難周而盜且因而竊發故國有廢官者小人之幸非社稷之福也因循苟且者之所樂爲而綜覈名實者之所不便也不但此也今海内承平日久人心思亂倘亦有斬木揭竿緣間而起者而所在無官執與簡兵執與儲偫執與繕城隍圖戰守以備不虞險雨至而後爲計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矣語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今　朝廷每遣使必設副置貳以行彼一時一事猶兢兢若此也矧其有常職有常事以稱代　天工凝厥績者可若是草草乎如以爲官可省也儻亦可省則歷年來裁冗員者不遺餘力矣寧復有可省者乎富人之家田廬稍斥猶多者誠獲廣招游佃以爲已分理于下誠恐其家之不治而地有遺利也非好爲是紛紛也豈治天下國家而可惜此小費乎昔孟軻有言曰不信

仁賢則國空虛國無政事則亂夫官廢則國
無仁賢矣無仁賢則無政事亂且滋起所憂
方大可視爲小小者哉
皇上法
祖建官舉逸修廢俾仁賢濟濟在列則臣任其
勞　君享其逸天下可無爲而治矣臣等不
勝懇切祈望之至

請下六部大臣疏
謹題昨該臣等具揭條列三款皆
國家至大至急之事未蒙
允發自知淺陋不足以當
聖意而一念朴忠終不能自已今且就六部堂
官一款爲
皇上復陳之
皇上之有六部猶元首之有股肱缺一不可者
也署吏部侍郎楊時喬戶部尚書趙世卿署
禮部侍郎李廷機兵部尚書蕭大亨先後被
論待罪不出更無一人可代者析而言之似
不過四人合而言之則已廢四部事矣乎居
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何時哉臣等先後被
大選之期有推陞有急選有大選又有不時
會推與內外給由等事此月不完則後月益
壅而選法壞矣可令時喬一日不出乎戶部
爲錢糧之司在今日最苦難調劑若邊餉若
國課若催徵若蠲免又若內供錢糧與外解

官吏錙銖一爽則奸弊叢生而
國計匱矣可令世卿一日不出乎禮部典禮之
官也時下有 國封有考官之題差有貢生
之考試以及日講諸章一春未進皆責之李
廷機可令束裝待去進退維谷乎至于今日
之兵部尤有大可慮者虜情反側挾賞寒盟
烽火戒嚴戎馬四集而軍政考察尚未處分
要害將官尚未推補至于鎮守必須會推秋
防即宜申飭皆責之大亨可令跼蹐待 命
坐失機宜乎此四臣者以身名爲重必不樂
臣等之留而臣等以 國事爲重不忍見
朝宁空虛如無人之境庶事叢脞有不測之虞
故請
皇上悉發四臣之疏
嚴諭早出即有偶疾欲暫調理者亦宜各舉其
職不得因私廢公以壞 國事實今日新政
之一急務也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乞補部院大察疏
臣等昨同文武百官齊赴 文華門外恭候
聖駕見得二品班內止有戶部尚書趙世卿一員各部都察院止兵部尚書蕭大亨在告其餘正官皆缺而左右侍郎員缺更多竊惟
先朝時六部除掌印尚書外仍有以左侍郎帶尚書銜者在吏部亦有以別部尚書職銜管本部左侍郎事者蓋不但無缺員而員且臨于額之外茲所以官無廢事而吏治以修民

乞補吏部都察院正官疏

臣在閣辦事蒙

發下各衙門本章擬票見得吏部都察院皆缺正官其列銜皆有署部事署院事等字因私計吏部缺尚書將二年都察院缺左都御史亦數月夫吏部尚書世稱家宰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也都御史總持憲紀振肅百僚俱爲要職其可久缺乎蓋吏治關民生休戚地方理亂而二官整飭吏治爲之綱領茲所以不

可久缺也伏望

皇上特發一諭將此兩缺已經會推者就中各點一員使各率屬供職蓋當官臨久曠之餘而兩大僚一時俱備則人皆改觀易聽亦新政煥然一端也臣等因事納忠義不容默何勝懇切祈望之至

請釋詔獄官犯疏

題臣等于本月二十一日具揭爲鎮撫司見監諸犯請命伏候數日未蒙

允發　恩威出于

主上臣等安敢隨衆激聒但念諸人死者十之三四病者十之八九中有一二老病者危在旦夕秋氣寒烈黑獄如冰繼此而冬勢必相繼斃盡是諸人本無可死之罪而立受不待時之決也匹婦含寃猶足以干天地之和而

況諸人皆

皇上甄陶辟舉之士類能不避權璫爲

皇上保赤子而乃以區區財貨使之駢首就斃

皇上其忍之乎

皇上視此數人之命不過草菅而不知傳之四方士心因而解體書之史冊

聖德不無少虧所關孰不小也臣等備員輔臣與有匡救之責安忍坐視不言昨各衙門大

小諸臣皆來責備臣等謂臣一貫夫年親承
綸音釋放復官而不能執泰以成
主德之美又謂臣鯉臣廣敷千里召來何等
恩遇而不能竭忠盡言愛臣等聞之惟
有跼天蹐地惶恐流汗垂首伏罪而已爲此
不避斧鉞再瀆
天聽伏望
皇上擴天覆地容之量 弘赦過宥罪之仁早
渙

德音卽與疎釋或付法司酌量重輕擬罪上
請則 恩威總出于
宸斷而福壽永歸于
一人臣等不勝顒仰待
命之至

乞減原任御史曹學程死罪疏

臣等竊照刑部見監罪犯曹學程自作之孽
致干
天憲卽死固固有何足惜獨念
皇上臨御以來疏通言路未嘗處一言官至死
乃今忽有此事傳之天下後世不無有妨
聖德輔弼之臣知而不言豈拾遺補過愛戴
君父之意哉矧今 恩詔兩頒普天
畢赦中間豈無罪浮于學程而亦幸及于

寬政者獨學程向隅而泣是終有幽繫至死之
迹也如蒙減等充戍使得荷戈而死則學程
得死所而上不失 國體下不拂人情斯其
所全者多矣臣等與學程素不識面祇一念
朴忠純心爲 國遂不覺頻瀆至此伏惟
聖明垂察臣等不勝幸甚

乞免咸陽知縣宋時際械繫揭帖

今日臣等在閣直票見

發下批紅本有督理陝西稅務御馬監太監梁

永一本奉

御批停礦分稅已有論旨有司何不仰體朝廷

德意乃敢抗違狂悖出示土唆奸徒劫去稅

銀擅將奉差校尉混拏酷刑監禁邦又打傷

士民協隨以致地方百姓不寧好生可惡奏

內咸陽知縣宋時際并有名奸惡都着撫按

官嚴行拏解來京究問咸寧知縣滿朝薦既

任未久姑降一級調用其拘禁見監人役即

行釋放毋得連累無辜務安地方該部院知

道欽此臣等不勝駭愕夫停礦分稅由民于

水火之中此

皇上好生之德洽于四海太平景象已在目前

地方有司自宜仰體

德意與民擊壤謳歌以樂太和之盛可也乃至

如梁永所奏土唆奸民劫去稅銀混拏校役

打傷參隨等情有人心者不應狂悖如是

皇上怒而治之良不爲過但梁永膺受之恩出

于一面之詞或以此過激

亦未可知

皇上方調停礦稅以行仁政而又以礦稅之故

械逮有司竊恐株連無辜激生事變且與

前旨若不相合未免有傷

聖德臣等一念忠

愛之誠不敢不一匡救也伏望

皇上且停拏解之旨令臣等另行票擬

勅下撫按官從公查勘有無主唆劫奪酷打等

情據實奏聞然後議處未晚臣等非敢惜

此二縣官但恐此

旨一傳天下人心舉皆騷動頓使一時頌聲轉

爲嗟怨臣等職司輔弼魂夢何安爲此瀝誠

懇請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

又疏

頃該陝西榷稅內監梁永劾奏咸陽縣知縣滿
宋時際致于
聖怒下彼處撫按官械繫來京咸寧縣知縣滿
朝薦降一級調用俱
旨從中出徑卽祭行　臣等叨在輔弼恭遇
皇上加意小民詔停礦稅而忽有此事旣不能
將順　德意使陽春之候反而飛霜又不能
彌補　衰闕致

日月之明暫而晦食徒相視神沮色喪頓足掷
膺雖曾具題未蒙　俞允伏自思念數年以
來海內百姓困于征榷在在滩心處處盜起
有識者方爲　社稷隱憂幸　天啟　聖聰
仁恩一數頒聲大作今又復繫繫其父母其子
弟有不疾首蹙額而胥怨以咸乎竊恐民心
一散不可復收後有仁言亦不復信天下且
從此多事矣列
皇上方恭上

聖母徽號

至孝尊親正宜宣揚和氣萃天下之歡心以薦
吉典而乃叅之以向隅之泣于　聖心得無有
未慊者乎伏望　垂亮　臣等區區一念止知
愛戴

若父非有市恩于素不相知之人如其不然何
肯爲一二小　臣而輕忤
聖意自甘不測倘蒙
特霈俞允其逮繫或容令彼處撫按提問具

奏其滿朝薦應否降調奏到之日一併議處
　臣等幸甚

宗社幸甚

乞免逮咸陽知縣宋時際第三疏

前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臣等爲咸陽縣知縣宋時際奉

旨被逮雨具揭帖爲之申救到今兩旬未奉

明旨遂已不敢凟奏頓見前景象頓覺不同臣等都下人情爲此一事比前心殊不能自安敢復擬叨備股肱義關休戚心殊不能自安敢復擬拾前語以瀆

天聽蓋一國之人心可以覘天下之人心今

都內人心如此若以傳之天下有不人人解體者乎誠恐爲有司者必皆以宋時際爲戒而不肯護庇小民爲監司者亦皆惡禍之及身而不敢約束下吏則今茲之舉祇爲關茸罷軟者樹赤幟耳況此風一倡各處稅監無不效梁永之所爲而參官參吏其爲稅監牙爪者亦無不效梁永之牙爪而如虎如狼儻復有臨清之變湖廣之變梅將何及夫自罷礦分稅以來海宇清明神人恢懌

朝端方宴然無事止爲永有此疏遂多一番章奏一番搖撼若不及今早

賜區處誠恐言者愈多而

聖意且非清靜寧一之體矣惕然聚訟不免有煩

德如其父母故平居而好義終事臨難而出力報効不愛其死此事一行忠義之民不其催

皇上明言之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禮云三諫不聽則號泣而從之蓋忠臣事君孝子事親義當如此臣等惟知有忠孝之理而已不知其他伏乞我

皇上俯鑒愚衷　毅然收回　成命特免宋時際械繫則普天之下皆仰　大聖人之作爲與成湯之改過不吝者今同一盛事而頃繫逮一言不足爲

聖德累及足爲轉圜納諫之一美談也不然則恩詔在途而械繫者亦在途南來北往道路喧

傳人將謂何古有云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
熱中臣等豈獨遠于人情哉惟揆之心瞢之
義大有不安故不得不煩瀆至此實非敢沽
名市恩也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亦玉堂正稿卷二一終

亦玉堂稿卷三

鰲峯 朴 紘 事中 權夢皐 令 編
歸德沈鯤著

被諭乞歸疏 刑曹參議

奏爲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全晚節事臣年逾七十而有
胃痛疝氣眼目瞤動之疾自知不堪驅策惟
爲
主上特知欲効鉛刀一割向來行至 國門傾
跌傷足遂以成跛及自入 京復形神過勞

以致胃氣等証狎而相侵每入 筵則霑人
扶掖于體貌甚不雅觀每被閫則參詳未周
于票擬多有不當臣之懷歸念久矣止緣首
輔在告臣方代庖遽難啓齒而臣益心血虛
耗突有驚悸健忘之疾朝聞言夕忘夕聞事
朝忘有票擬已 進未奉 批紅而遂忘之
不以復 請者如頊 楚府事是也乃疑臣
者不知其由謂臣爲模稜兩可模稜不決不知臣健忘
非模稜也亦不獨 楚府一事也 容勿何

地代言何官而可以衰殘病廢昏愚乾瞷之
人泰預其間以自取覆餗之
爲大恐也伏望
皇上鑒臣素心憐臣此愚不勝幸甚奉
特允罷歸以全晚節臣愚無私朕所鑒信楚府事
聖旨卿忠實任事守正無
會單公議屢旨已明候旨處斷於卿何干爰
可以人言疑惑遽求引退宜體朕召用旨頒
之意即出贊理愼勿再陳吏部知道

被論乞休疏
奏爲病榻忽聞被論指爲奸黨根因遽驚成
癉懇乞
天恩褫官放歸或仍
勑下法司會官 廷鞫務得眞情以釋
聖懷以開言路事臣頃以足疾奏
准給假調理尚未痊可因念
皇上方爲妖書日昃不遑而臣備員 寄勿養
病私寓心所不安隨擬時下報名見 朝入
直辦事以爲 君父分憂忽于本月二十七
日接得刑科給事中錢夢皐揭帖指臣數日
以前恭 上 起居揭內止言震驚人心不
及 國本一字又稱揭內以緝奸爲震動以
發奸爲虧體掩又言奸書始發舉朝以爲大變
獨臣以爲小事舉朝以爲當捕獨臣以爲當
容臣讀未終篇不覺暈倒在地良久始蘇自
是即左手左足頓成痿痺且口角反張痰涎
自出語言蹇澁居然廢人矣及至次日再讀

終篇則知揭內又稱中城兵馬司指揮劉文藻捕獲遊醫沈令譽書揭本稿大有踪跡國內三尺童子無不舉手加額因臣轉求央託遂寢其事又稱郭正域係臣衣鉢門徒與臣同謀傾陷　楚府又言正域自前山　京之後曾乘小轎私至臣家一連三次其他不公不法及諸兇攬黷貨之事尤復不止一端應罷官者臣俱不敢置辯至於奸書逆黨以及宗社所謂　宗社即指　國本也何謂不言其言震驚人心掩　聖德之光明者指妖書也何曾以緝獲爲震動發覺爲虧掩今臣所進揭帖似應稍在　御前

嚴旨督責臣下人人戰栗文藻小官獨不希延世之賞畏閻門之誅姑爲臣隱忍作情乎既云緝有書札本稿通國三尺童子無不舉手加額則形迹亦已大露何廠衛城捕衙門顧猶未知豈其俱爲臣諱耶臣所託央免者何人見知者何人其始不有可指矣府同知胡化教官阮明卿及達觀　皇上試取覆按可知臣之本情不如夢龍所言　貴山等臣俱不知爲誰梁夢龍之　鄒與　託惠安伯張元善爲誠意伯劉世延保舉入　朝以爲當捕臣獨以爲當

朝臣俱不知何謂夢想不及皆可無辯若其他
飛攬黷貨等事臣直任之而已伏乞
聖慈憫臣衰廢革職放歸或更以妖書事情關
係重大仍乞
勅下法司會官 廷鞫備將科臣奏內有名人
犯通提前來逐一研審臣與面質則罪人可
得
聖懷可釋言路亦可大闢矣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舊學重望純誠體國時進讜言具昭忠
悃屢旨催卿入直方切佇望何爲忽有此浮
言見及朕自明晰卿不必致辭卿宜即出爲
國任事切勿介懷吏部知道

乞休第六疏

奏爲仰怙
洪恩直陳衰殘病苦萬難供職之狀以祈
聖慈垂憐

特允罷歸事臣前月二十日奏乞致仕伏奉
聖旨朕召卿遠來正資輔理屢有溫綸延望即
出如何頻章求去至不忍聞卿宜強起視事
以副眷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本月初
四日奏辭圭考復奉

聖旨卿固辭典試朕體諒至情已有旨改命三
輔了卿宜倍加愛攝佐以賢醫藥早出贊理以
副眷懷該部知道欽此臣雨奉
綸言藹然春溫不啻如家人父子臣豈獨無人
心而忍諼諼言去顧臣年近八旬庇羸殘疾
已成廢人足跛目昏怔忡健忘已同廢物假
令無他患苦姑且碌碌伴食以圖寒責猶可
強也乃今則又有胃脘疼痛與痂氣之症狎
而爲祟若不可言每常仰 天呼號以得速

死爲幸故今玆送終永訣已無不備臣所以
久曠職業者爲此故也始臣應
召北來原未携家旣入　都門亦無定寓兩年
旅邸骨肉蕭然儻一息不續其安望首丘乎
宜不無可憐者已伏乞
皇上垂念朽曾侍　春宮講讀而親見
飛龍九五三十年間所承　恩禮不可勝紀祇
今得一生還便可保全終始不然則身隕道
路不足惜而委　君覛于草莽也臣不瞑矣

夫　君臣大義臣豈不知惟義之于君臣也
非以備位欲有所効其馳驅也馳驅則臣已
不能備位則心有不甘計惟一去爲可塞責
僭禁　賜玦使之得謝則　聖恩之所全多
矣先是臣辭疏中曾歷引九列大臣物故在
京者
聖諭謂不忍聞乃今則又有講官曾朝節之事
矣
聖心爲往者發慈悲得無爲未者防來然乎死
生之際人所難言不祥之語人所深諱苟非
情事迫切誰肯輕以自擬又何敢輕瀆
天聽以惻　君父之心也昔
皇祖朝勉嗇大臣多不過三五次少惟一次故
其時嗇行多寡人視以爲重輕而　朝廷之
體不卑則嗇亦名器也臣不應數承之
也
皇上毋事法
祖閣臣進退取自

上裁伏乞
宁論俞音使二輔有所稟承遵奉行事無徒爲
同列引嫌數數擬嗇有妨大體臣不勝懇切
祈望之至奉
聖旨朕近允卿典試之辭欲卿安心調攝早出
佐理何爲又有此奏卿旣念春官講讀當全
大義終始勉遵屢言入閣辯事以慰眷懷至
意吏部知道

奏爲足病增劇趨直甚難敬陳乞歸苦情以
祈
鑒允以全晚節事臣當衰殘之候而有篤癈之
疾遷月以來乞休辭俸俱未蒙
允
聖恩高厚何忍固辭獨念臣足已廢矣猶尸位
素餐臣寧忍乎名已虧矣猶覬覦就列臣寧
忍乎臣爲是殊日夜不安所一向不敢聲言

者以奸書一事臣曾被竊鈇之疑而事猶未
結不敢冒規避之嫌也今旣屢經勘審泰
昔裁決與臣無干臣固可以言矣請敬陳之臣
非有經濟學術可爲世用惟恃此一念朴忠
或可結 主知取信于一二寮友及百執事
以相與戮力同心輸誠報 國此臣所挾以
爲質者僅有此區區而已也祇緣臣生乎閒
望不能乎人又兼老病昏迷不善涉世故
頃奸書事起遂以波及伏荷

聖慈以臣明備輔弼重惜 國體深 詔執事
勿過搜索臣乃得掩其瑕疵不啻 斧鉞及
至廊部等衙門會審之時取具招由亦首開
輔臣沈鯉已奉
明旨無容再議臣益得逃于法比不坐深文雖
留有巡徼避卒陰環臣寫偵伺譏察迄兩月
而後解嚴而臣首鼠深藏卒亦無所發覺雖
臣原籍地方喧然騰播謂臣已坐奸黨臣舉
家驚怖欲死而久亦流言漸息保有室家蓋

有悔而拾瀋終難欲收之西檢而已敗之鮮不可以登

君俎矣顧猶可泰鼎足弼　聖主處　密勿巖瞻之地耶臣生性懦弱又迺跛一足如要師德卽吐面自乾不見爲難惟士君子立身行已繩矩有定人品係焉臣雖不才不敢屑越蓋持已與待人異度量欲弘弘則宜章義貞志不宜不可偏廢者也度量欲弘弘則宜含垢納汚犯而不校節槩欲方方則宜介至而怨責已重以周道各有攸當也昔宋臣呂蒙正不問朝士訕已者名及論事帝前辯析可否至補牘覆奏而終不變而帝亦言其太執魚截然兩人亦惟義所在耳臣非曰能之願學焉不務爲休休之度而遂忘礪礫之節也假令臣徒見人不見已一幸及　寬政卽昂首伸眉日整薜裔足前挽後推入　長安門每晨焉如是每夕焉如是無論臣自顧其形影堪憐抑道傍觀者寧無指目臣竊笑而曰夫也老若此病廢若此又曾擬奸黨而厠名法司獄案矣乃猶揚揚焉于于焉不自知止足若此也耶　赤墀金馬之榮有縈之維之者耶居表儀之地而以集訥無恥者張赤幟則士風詭寔臣倡之臣不應自菲薄至此故臣今病廢乞歸非止爲一身進退而實爲世道有深長之慮也伏

望

皇上憐臣苦情特允休致保全朽骨不令臣老耄日益再有掛誤以至于不可救原臣不勝感荷　天恩之至初一日奉

聖旨卿純忠亮節簡在朕心在告以來屢旨以不准信之意至詳悉矣何猶以奸書爲言違犯已誅公道大顯卿休休雅量比益昭著正宜身肩國事表儀朝端豈得志朕求去着潟職寺堂上官宣諭卽出贊理慎勿再陳吏部知道

恭謝宣諭疏

謹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前月二十九日爲足病增劇邇直甚
難敬陳乞苦情以祈
鑒允以全晚節事伏奉
聖旨卿純忠亮節簡在朕心在告以來屢旨以
示眷信之意至詳悉矣何猶以奸書爲言遽
犯已逐公道大顯卿休休雅量比益昭著正
宜身肩國事表儀朝端豈得忘朕求去若鴻

臚寺堂上官宣諭卽出贊理愼勿再陳吏部
知道欽此欽遵隨該鴻臚寺堂上張棟等到
臣私寓臣恭設香案力疾跪聽宣讀望闕叩
頭謝
恩訖伏念臣疑事已明猶能衛足殘息未泯尚
可乞身乃屢陳病廢之情期不違止足之戒
實出萬不得已詎共心所能安不虞
綸音之褒嘉 特重禮官之臨遣情同怙恃
恩益高深至今累月猶淹病榻尚未趨朝面

聖言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卽出以付眷懷
禮部知道
臚典再逢 姝恩涔錫蓋 聖主之眷注更
僕難窮而愚臣之罪愆擢髮不盡矣銘勒無
已圖報何能倘徼寵靈尚可效邯鄲之步以
奉奔走寧敢怠踞踖之心臣無任感謝之至
奉

乞免發私宅擬票疏以防漏洩以尊
題爲乞復擬票舊規以防漏洩以尊
朝廷事竊惟內閣之爲
事運籌惟慥機宜密勿者益不以軍國大
先朝懸榜閣門一應官員閒雜人等不許擅入
是名乎
逸者治罪不饒欽此夫外者固不可擅入也
內者其獨可擅出乎臣鯉於嘉靖年間改庶
吉士臣蔡於隆慶年間改庶吉士先後中秘

肆業稍及見內閣輔臣反入申出辦事閣中
擬票
旨意所得預聞者獨寫票中書而已其於諸司
章奏誰敢擅之以出而越閣門一步者後不
知起自何年內閣輔臣偶然患病不能進閣
遂將本　發其私寓權一擬票自是以後乃
遂相沿爲常一往一來十手十目始不能無漏
洩矣夫公事而議於私室
大政而決於委巷罔已非　朝廷之體矣機事

不密而有害豈不於體統太褻乎且臣等亦
因是有不能盡職者何以故中使臨門斷
命守催則不得從容審處以竭其心思二三
寮友各自爲寓復不得湊集商確以資其謀
斷故率有進呈甫畢而旋即後悔以爲不當
者茲所爲不能盡職也夫首輔乎章軍國臣
等同平章事耳首輔於天下國家之事無不
燭照數計臣等今始爲首輔代庖耳乃遂亦
因循故事擬票私家寬之則見謂苟且急之

幸今中書皆共循謹守法可保無他者安知
異日後無不肖之人與意外之事由其間乎
臣等亦不得不爲
皇上深惟遠慮仍復
先朝舊規　發本閣中公同擬票以
上尊
朝廷之體統下盡臣子之職分劣寨窺伺之孔
隙亦革故鼎新之一事也臣等不勝懇切祈
望之至

請乞　改遣捧冊疏
奏爲欽奉
聖旨事臣前月初八日奏
准給假調理尚未痊可復于本月初四日奏乞
致仕隨該禮部題于十二月十三日
福王婚禮納徵發冊奉
聖旨正使遣公張惟賢副使大學士沈鯉持節
捧冊各行禮欽此臣叨承
恩命躬逢
盛典至爲榮遇焉敢控辭緣臣動履木便委的
不能行禮誠恐臨時誤事伏乞
允臣辭免別
遣大臣一員前去捧冊行禮臣不勝懇祈顒望
之至奉
聖旨改命大學士朱賡捧冊行禮

奏辭典試疏

奏爲衰年屢疾懇
恩預辭典試事該禮部爲科舉事題稱本年二
月初九日會試天下舉人合用主考官二員
例該 內閣題
請首臣擬注臣添同事得以與聞乃知首輔一
員欲以臣愚充數臣方患病乞休未奉
俞旨復于前月二十九日偶中痰厥竟日昏迷
不省人事延醫調治良久始蘇隨向首輔預

辭首輔竟不肯從欲待
命下疏辭又恐時日已迫致妨大典爲罪滋甚
展轉思惟萬不得已輒敢冒昧陳情臣年七
十有四兩目昏花精神短少怔忡健忘雖當
白晝看字猶苦不真豈能燃藜校閱晝間展
卷不過數行便已目眵淚下困頓不堪豈能
焚膏繼晷以窮日夜之力如其品校不精去
取顛倒或更草草完事以致燕石見收和賓
見遺何以襄 大典而副

聖上求賢之盛心耶矧今時日甚迫臣猶病在
牀禑痊可無期 菁莪樸棫
廢之人與疾而入人將謂何伏望
聖慈鑒臣
准容辭免使得免于罪戾臣愚不勝幸甚爲此
具本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文場選士國家重典如卿股肱良臣正堪

主考何必預辭所奏朕知道了還候旨行該
部知道

覆朝鮮搗

照得朝鮮國王奏言日本國屢以先聲恐嚇
彼國欲俟一二年後統領精兵入寇其境自
度勢不能支乞
勅該部仍照前歲故事整兵救援抑強扶弱以
卒大惠等因及下廷臣議覆有言竭力事小
不可常繼棄之便有言治亂持危業已成功
不可中棄救之便臣以爲二者之論皆非也
夫棄之則自撤藩籬救之則力不能繼不若

勅諭該國臥薪嘗膽修德自強一以成光先之
孝一以盡事大之忠而後可以圖存然非
降勅嚴諭考其成功亦終於望梅止渴畫餅
充饑而已合無
勅下兵部議覆具奏行令本國遵照
勅諭事理限以三年之後　遣官查考要見得
三年以內儲餉若干練兵若干曾否遵奉
勅旨有無虛應故事如果積弱大振可應勅敵
該部請

勅獎諭其不然者聽其苟安而已必不可再發
一兵輦一運以弊中國而累內地百姓也臣
部見如此乞下禮兵二部議覆施行

昨蒙
發下票本二十本內有首輔一貫謝
宣諭疏臣謹一同擬票其餘章奏似
進訖伏念首輔謝疏臣自當擬票封
當仍
發首輔始不越次亦可以催首輔速出不然臣
一代庖首輔出未有期矣況今臣亦被論待
罪而又兩目昏花本章細字茫然不辨亦方
以疾在告蓋與首輔事體無不同者獨有一
定之序不敢僭越也伏乞
聖明裁奪以後本章仍
發首輔擬票臣謹具題以聞奉
聖旨朕覽卿奏前被貽論已有明旨了何必引
嫌且內閣贊襄客勿票擬協恭乃
祖宗制度非自今創始耸可推避致誤政幾已
知道了可遵慶旨即入辦事以體朕延佇之
意諭卿知之

因災陳言疏
題伏自
祖陵災變諸臣以憂時言事者既章滿公车矣
臣何敢復贅惟諸臣言人人殊臣恐勞
御覽且未易徹也謹參詳衆論撮其大指申以
一言惟幸
詧察臣仰惟
皇上尊
祖敬
宗盡倫盡制所崇奉則
列聖陵寢也所
尊親則
慈聖太后也所
詔誥璽冊則
太子
諸王也所欲傳萬世者
大寶也所欲與堯舜比隆者
令名也所欲使薄海內外盡入版圖者土地也
所欲隆堂構者
三殿也所欲使充牣露積者
內帑也宜皆可
必得必遂矣顧所與共國之
誰乎則在乎民心之無失而
意諭卿知之

耶也而不得丘民不可爲天子亦至蠢蠢也而不得其心者不可以得民故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又曰君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總是以觀則君之于民也龍憑雲水載舟不得則不可行也今天下人心何如哉盖白礦稅興而中使遍天下中使出而四方無藉之徒隨以爲瓜牙耳目者或分布鄉村城市或把持關津渡口或武斷于商賈湊泊所在乃無不樹黃旂揭

聖旨都與從張氣燄以稱名內監者而內監不能盡知也其吮人之血吸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者如蠶集牛蟻附膻內監亦不能別眞僞而使不假借也又非徒如此而已也前方征後復權既征權復告討或誣爲斷截皇撫或誣執容隱罪人或以爲曾發古塚而得奇珍或以爲曾開古宅害而致鉅富或云某宅有礦也壞其宅某墓有礦也掘其墓其毒惡如鴞鏡其吞噬如虎狼在不聊其生人人

莫必其命一林之內而縱數百鷹犬以蒐之不盡其卵殺不止也一池之中而汎十數網罟以漁之不盡其鮫鰕不止也故總計天下之財十分爲率

皇上之所得十二內監之所得十三羣小之所得十五利分入于衆手然孰歸于一人民安得不窮而心安得不離也夫百民一體也割股實腹詎能安飽虎豹之不存毛將安附君門萬里如斯景象何由得知

皇上第一覽

祖陵松栢爲重所食若彼濯濯者卽可知民間剝削之苦矣夫民心離散所謂土崩其勢必反反則必至于用兵　國家當用兵之時而

祖陵得無震驚乎

聖母得無妨燕喜乎

九重得無旰食乎　令名得無少虧損乎

諸王之分茅胙土者得無屏翰乎土宇得無有礦也壞其宅某墓有礦也掘其墓其毒惡如鴞鏡其吞噬如虎狼在不聊其生人人

有離析乎　三殿落成得無後時乎　內帑

集124-075

累年之積得無且發爲軍興之用乎欲益而反損何如知止而知足猶可爲善守一策也夫燕雀處堂未可謂安也臣不能見遠處遊將來惟據臣原籍一隅則大河以南長江以北方數百里之內僅六七月之間已擒獲巨寇孥大衆廖萬楊思敬等數十輩又安知四海之廣九州之衆無伺釁觀變而起者特相視莫敢先發耳一發則四方響應臣懼其撲滅之難也何也民間苦征榷久矣父老子弟之流亡轉徙者衆矣尺籍半虛誰與爲兵郡邑之府庫皆空閭閻之囊橐如洗公私俱困孰與爲餉地方官自撫按以下知府而上十缺其九孰與爲料理之人即有兵有餉而又有人也當衆口嗥嗥之時兵家勝負亦尚有難必者何也昔寧夏之變播州之變彼爲寇我除寇也爲除其所以害已也故人皆用命師有成功今所虞蠢動者良民也非有意欲反也以逼之脫削也而反以驅之水火也而

反則反者之與捕反者固一體之人而一丘之貉也兎死狐悲物傷其類臣恐其彎弓內向反戈而助之攻矣額首爲慶而盡忠于其所厲已者哉臣故曰勝負猶未可知也 朝廷之決可行于發難而成于持重 上之人不可必行于疾首蹙額之衆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即是以觀則一朝之忿發于顏面者易釋積時之怨鍥于心骨者難平也故民心不可失而尤不可久失也今民心之失已久矣故其收之也宜亟蓋天下大物也亦有脚能運之物也在人主之所以馭之而以其安靜不擾者鎮定之得其道也則常爲我有常爲我用自吾之身以至于子子孫孫不必操一箕囊一錢而薄海內外林林總總者皆我供帳東西南北皆吾外府舉四海九州難致之物皆吾衣食皆吾享用不求自富苟失其馭雖桓靈西邸唐

德宗之瓊林大盈於我何有哉臣稽覽載籍
則自漢以後元以前失馭之君何可勝數也
有衆叛而孤立于上者有宗祧不守而倉猝
出奔者有蒙塵于荊棘霜露而不得息踵者
有三軍擁衆不行而口出餘語怨懟者有日
中嘗膳不供而野人獻麥飯豆粥者有皇子
皇孫手掬粗糲而一霎已盡者有分天下爲
江南江北者有身陷虜庭窘辱備至者諸如
此類俱堪令人扼腕當彼其時豈財不足用
哉惟其失人心至此也
皇上覽前史鑒往事幡然改圖必以鎮定者而
馭之必不肯以天下大物易阿堵無用之物
貽 社稷莫大之憂也方今稅監中亦自有
廉靜不擾謹戢其下者臣安敢盡誣以無人
惟礦稅不止必舐糠及米且至于盡民何以
蘇故必須停礦稅盡徵還中使乃可臣三十
年前備員 講幃曾 進講外本內末爭民
施奪與發財發身之義悖入悖出之理而終

以生財大道
皇上未嘗不虛已以聽也今豈遽忘之耶人皆
知一飽一暖外爲長物皆知多積財于子孫
爲貽害皆知泉貨流行無居而不散之理豈
聰明靡知之 神聖乃見不及此耶始臣應
召北來年七十有二矣所不憚風中之燭不恤
止足之戒與閭閻跋涉之苦者惟眼見礦稅
害人欲以爲百姓 請命措天下于泰山之
安也豈猶有富貴之心哉乃今書笏待 命

者兩朞矣猶未窺 青瀟一席之地有納約
自牖之益徒日見 天災民怨紛紜滿眼中
夜攬衣徬徨步屋如芒刺在背肝顱頸發赤
撫膺自語此來謂何危而不持焉用彼相乃
託之隱諫以冀倖一入蓋少年英銳義形于
色或有爲危言激論者臣老矣又 密勿近
臣也何忍以煩言憂
君父惟與衰理亂近在眉睫有不得不被髮纓
冠垂涕而道者實出于無可奈何也臣無任

時政疏

臣屢疏乞休未蒙
俞允柴然一軀偃伏病榻感時觸事前思後想
不勝憂
國之念將終蘊而不言則恐一旦長畢目且不
瞑故敢昧死一言然猶囁嚅累日而後敢出
諸口也何以故臣老臣也事在可緩必不敢
輕易進言以自取周章之議又　惟幄親密
之臣也言在可已尤不敢激昂立論以輕撓

君父之心惟恐今所處之地乃關係民生休戚
國家理亂而又適中流急渡之時夫是以寧逆
人主之顏而不敢緘默取容為燕雀處堂之安
也請敬陳之臣聞治天下者貴審勢今天下
時勢何如哉　天變于上人離于下駸駸乎
有亂之形矣不及今尚可為之時而　主臣
一意百倍勵精將　朝廷號令政事大加整
頓一番必不可易危而為安轉亂而為治譬
諸醫之治病而遇十分虛損之人非以十全

大補之劑不能有起死回生之效也乃今猶
泄泄然視之而徐徐焉圖之者豈以天下本
無事而臣言不足信乎臣老尹誠不足與慮
天下事其言誠無足采取也不尚有天下之
人乎其在　朝則尚有文武百官亦必有懷
杞人漆室之憂者不但如臣之區區而已也
在　國則尚有農工商賈與庠序學校之士
亦各欲安家樂業而出議于巷入議于室者
不止于文武百官也即在採權中使亦尚有
五六老成不忍見民間疾苦者茲所謂左右
近臣不比于外廷疎遠也在勳貴戚畹與
國同休其憂　國當比于常人更切也在
藩服則又有　天潢之派以山河帶礪之盟
而欲傳百千萬世與　天壤無極者茲所謂
同姓一家不比于勳戚異姓也
皇上試以其兼聽並觀之心而倣古設鐸建鞀
之意或顯　詔以求直言或密察以觀輿論
詎不皆憂臣之憂道臣之辭乎即口語不能

海內賢才一一皆老死林下而見謂無仁賢
之國乎猶可不照常行取補足闕諫以自廣
大其聰明乎猶可不亟爲天下怨民調停賦
役而　徵選採權中使以寧其倒懸之苦安
反側之心乎猶可使　天地不交股肱失職
如日行陰霧中而不見陽光如常處嚴冬時
而不行春令乎蓋自古憂國之臣未亂而言
無其形也常苦于言之不聽既亂而言形已
成矣又苦于聽之無及夫與其聽而無及也

則寧備而不用乎昔唐德宗代宗時海內殷
富天下宴然過今遠甚一朝變起遂至于乘
輿播遷幾不保其宗社此建中四年十月幸
奉天事及廣德元年十月幸陜州事也一展
卷可知矣唐以前宋以後輒相尋有甚于
此者臣不敢歷歷言之矣夫天下皆知其將
亂而

至尊居　九重之上有不見不聞臣真有不忍
者故輒敢盡言之語云賜不幸言而中臣惟

願所言之不中不願其多言而偶中也蓋臣
既不能借　青蒲一牘之地以吐其一腔忠
赤又不能剖心自明而所憑惟紙上陳言倘
其終不可回臣終亦無日可瞑矣臣不勝仰
天瀝血戰慄恐懼之至

考察自陳不職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清政本事該吏部題奉
欽依京官考察四品以上倒當自陳臣待罪輔
弼敢不具列其不職之狀以俟幽黜而彰
明主之紀法除六年以前者不敢瀆陳外惟自
萬曆三十年七月奉
召至京備員　密勿諸所爲曠官溺職而扞考
功之文網者則已有三事臣不敢不明言蓋

閣臣之職有在正
君心弼　主德澄化源于　穆清之上者有在
備　顧問擬　批荅視草　誥勑代宣
綸綍爲　國家政教號令之所從出者其大端
若此矣然非學術足以備
徵　宮吳幹旋轉移有足回　下濟之光而
成　泰交者不能辦此也又非夫才優經濟
而發謀出慮適中乎機宜學有淵源而揆藻
揚辭深得乎體要者不能辦此也臣竊其人

乎豈曾有一于是乎不惟是閣臣雖不有相名實默有相道焉則上而節宣寒燠以不累三光之明下而調適酸鹹以不咈萬民之性者亦自其本業而非可他諉也臣在事以來不能識大體及此顧徒見閭閻之苦征求者無虛日四方之報水旱者無虛月星官之陳災變者無虛時潢池之弄兵革者無虛歲海內舉紛紛憂亂焉此非臣溺職而誰也夫鼎足三列而公餗不覆鼇極四柱而方隅以奠天下之事類非一人之所能為也故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今二臣倶克振舉其職矣臣不能有所助而二臣復為臣彌補其闕失此臣之溺職者一也而律之以考功之法為不及臣額蒙人也居之以斗筲之器既不能有蘊藉及遇事有不可輒不勝紛紜倉卒而不知主之以深沉出之以鎮定以求其委曲濟事即臣亦自知為褊心為浮氣于藥物臭味中為佐使之材不可以當國老之任也此

臣之溺職者二也而律之以考功之法為浮躁淺露且臣既老憊若此矣又時有陰陽之患狗馬之疾以耳目則不聰不明以行動則為顛為蹶以心思知慮則朝聞夕忘夕見朝忘過此以往將崦嵫日以迫瞽目日以深伐檀荷戈之譏且日有招延之者矣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胡為乎役役之弗休營營而不知止乎此臣之溺職者三也而律之以考功之法為老疾夫 國家懸 功令以澄肅在 廷之臣催疏為六事而臣已有三焉此即在銅墨之吏管鑰之司不可倖免也矧其膺股肱心膂之寄乎矧其處巖廳之地為士林表儀乎矧復以帷蓋蒙 恩弓旌赴 召為千古希遘遇乎易一棟不若易一棟察乎遯乃能見乎遠

皇上如欲為山藪藏納以寬庶察乎則臣不敢知必且徹 旒蘧審 衡鑑使 朝無倖冒國有紀綱大臣法而小臣廉非先罷免臣不可

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贊襄政幾忠誠端亮朕茲澄清百職正
資弼成化理倚毗方切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赤玉堂稿卷之四

南京圖書館藏書

歸德沈鯉著

請建儲第一疏

禮部謹題爲懇乞
聖明早建　儲宮以重　國本事臣等竊惟自
古帝王之治天下欲茂隆大統以圖萬世之
安必早建儲閫以繫四海之望蓋國本定而
人心有歸斯宗廟尊而社稷益重此古今之
通誼聖哲之宏圖也恭惟我
皇上仁孝格天
聖神御世協氣烝于萬類　洪恩洽于八埏是
以
九廟儲祥三靈薦祉篤生
元子岐嶷夙成蓋自
詔命渙頒萬方欣戴固已仰
主器之得人矣迄今深宮傅養已踰六齡而
鶴禁猶虛鴻名未正上而
兩宮聖母必厪裕後之懷下而四海臣民咸切

承祧之望 臣等備員邦禮職掌攸關夙夜惶
惟不容少緩謹查得 本朝舊例 宣宗之
立 東宮時年二歲 憲宗之立 東宮時
年六歲 孝宗之立 東宮尚未週歲蓋皆
早建元良以定天下之本亦欲及時蒙養以
端萬化之原 成法昭然俱有深意今 元
子齒齡漸長 聖質益開諭導滋培正在今
日必須
冊立之禮及早允行然後輔翼之方乘時可舉
宸嚴伏望
皇上仰遵 成憲俯順羣情容令文武百官照
例表請或卽
勑下 臣等擇日擧行以開本支百世之祥以衍
宗社萬年之祚天下幸甚 臣等幸甚奉
聖旨冊立前屢有明旨候行你每如何又瀆奏
知道了還候旨行

況今靑陽布令蒼震發祥擧敬
儲宮昌辰允協是用披竭愚悃卜瀆
宸嚴伏望
皇上仰遵 成憲俯順羣情容令文武百官照
例表請或卽
勑下 臣等擇日擧行以開本支百世之祥以衍
宗社萬年之祚天下幸甚 臣等幸甚奉
聖旨冊立前屢有明旨候行你每如何又瀆奏
知道了還候旨行

請建儲第二疏
謹題爲恭遇萬邦入
賀具知海內人心顒望
建儲甚切懇乞
聖明早議 冊立鉅典以對羣情以昭 大信
事查得萬曆十四年二月初三日該大學士
申時行等一本爲懇乞
宸斷冊 東宮以重 國本事奉
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二三
年擧行欽此 臣等仰惟 大
皇上旣 留心 宗社之大計自 宸衷亦旣明示
之大禮 訏謨定命斷自 睿慮慎重 國家
之期矣 臣等愚不及此乃於昨年正月復有
瀆陳伏奉
聖旨還候旨行欽此 臣等屏息待命又復數月
矣竊以管窺仰惟
聖意似欲不爽其三年之約而姑徐徐以至于
今者凡以重

綸言而示大信于天下也今計明歲巳丑巳逾
三年　元子千秋亦且八歲以　聖功則正
當蒙養之候以膺姿則非復嬰弱之期
皇上之所以慎重大禮而有待舉行者此其時
矣臣等備位禮官職掌攸係方擬遵奉
明旨諏吉上請乃今兩直十三省大小文武衙
門及天下　王府藩國四夷朝貢之使凡以
入賀
萬壽聖節到京者俱言共境內臣民亦皆延頸

舉踵以望　冊立之日久矣蓋
皇上以深仁厚澤感結天下之心天下之仰
戴吾　君者亦各欲快覩盛典爲
宗社萬年之慶固宜有如是共切者乃臣等猶
膠執
前旨以待三年之期拘尼舊聞以避聞餘之歲
者不已迂乎且過此則履端將屆適萬國述
職之辰盛德在木又三陽啟泰之日　震宮
肇建允謂元吉　與命渙頒禮宜預定臣等

敢因四方入賀人員鱗集
闕下而具述華夷中外同情以申前請蓋以爲
天下請也伏望
皇上循　累朝之令典承
二聖之歡心重　大號之已敷順羣情之同欲
特需命音容臣等將　冊立舊儀查議上　請
預行各該衙門整飭備辦以待擇日舉行則

天休普施慶澤下康兆庶者端在茲矣臣等不
勝懇切祈望瞻仰歡忭之至奉
聖旨知道了還候旨行

請並封　恭妃疏
謹題爲折衷典禮恭獻一得之愚以備
采納以息羣議事近該閣臣及朴道等官相繼
上疏
冊皇長子正位儲宮未蒙　俞允隨奉
聖諭進　貴妃爲　皇貴妃　臣等竊意我
皇上之爲此舉也不過以　宮闈之慶加數示
優非有他意也乃不意一時人心妄相忖度
爭欲獻議或以爲建儲宜早或以爲　恭妃

位號不可不因子之貴並陞寧稱而議者紛
然矣　臣等屬在禮官預有職掌不及此庭議
紛紜之時而稍爲折衷之論恐自是以後建
議益繁不免瀆
天聽而傷　國體也夫立子以嫡立庶以齒自
古已然今者　皇長子既稱　元子則主鬯
有歸而天下之人心繫屬久矣卽使母妃位
號無所增益其孰能違之者而豈其靳此以
重耶但　臣等之愚則以爲舉　大慶者貴和

豫交通稽典禮者宜徵諸故實而帝王之化
始開壺以御家邦有不可不慎其微者查得
嘉靖十九年貴妃王氏沈氏同日進封爲
皇貴妃此其已事可徵在
世宗皇帝之時固協諸典禮而協也今中外人
心旣以係屬　元子者欲崇其　母妃之號
　臣等亦伏望
　皇上俯詢輿議率由舊章因遂以　元子之貴
貴其所生而並錫渙號以重　國本似亦禮

制之中而人心之所企望者也如使勞羞之
見或可當
　聖心萬一伏乞　勿下　臣等一併具儀上請以
俟冊封則聘使分定言順事成而協氣普于
宮闈浮議息于道路矣　臣等不勝懇切顒望之
至　萬曆十四年二月初九日具題初十日
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固是但子顯母貴是封庶其兩當
朕豈不知待元子冊立特加是封不必再瀆
令若加封其後子立與甚名遵前旨行欽此

乞宥議禮諸臣疏

謹題爲議禮未明致啓言官相繼貶謫懇
恩賜罷不職並
錄忠讜以彰懲勸事先該閣臣及科道等官請
冊皇長子爲
太子隨又欽奉
聖諭進 貴妃爲 皇貴妃惟時大小臣工僉
然望 陛下建元良以定
國本並封 恭妃以正名分而 臣等叨爲禮官

顧不能明正典禮有晝一之議以厭衆心而
致姜應麟沈璟孫如法先後以言得罪且至
今紛然未已也夫禮官而不能正禮則曠官
以其所不能者而貽之于人以代已受譴則
不恕
皇上方日隆唐虞三代之德爲是舉也而使人
有疑于 天地之量此
明旨所謂致
君於有過之地也則不忠如是而不與三臣同

罰

釋而道路之言有不敢以達
天聽者此其故何也蓋 元子天下之所繫心
也而爲 元子以 上封事者則動有貶謫
之罰 恭妃 元子之所自出也而爲 恭
妃以祈並封者則不豫
俞允之命故人心易疑而訛言相煽如此耳 臣
等前以並封請令兹爲三臣請也正有鑒于
此而欲以弭之于將來也伏望
聖明裁察焉蓋 臣等悃此疏久矣緣貢舉方殷

不敢以自陳求寵今三臣之悔悟已深
天威已霽矣故敢取歷述其不職之狀而為三臣
者明之臣等不勝戰兢惶懇切祈望之至
奉
聖旨建儲定序朕志屢已明示有何蓄疑詭言
各官自因妄意揣摩姑從薄處你每為大臣
的也要仰體朕心為國任怨如何只庇救小
臣歸過于上全失君臣之體

親王之國舊例以明職掌事近該工科左給事
謹題為敬陳
中陳與郊禋建道試監察御史張天德戶科
給事中陳尚象相繼上疏請　命潞王之
國臣等不知其疏中之所云如何乃外議徒
見其疏久不下意其詞旨若委咎于臣等之
不先請者臣等不得不
裁定且以為他日持守之據焉益凡　親王之
國一切擇日具儀雖係禮官掌行皆由傳奉
特旨無敢輒便題請者歷年事例除年遠文
卷無存及禮應避諱者不敢票擬外查得成
化三年正月內本部傳奉　憲宗皇帝聖旨
朕弟德王之國凡諸合行事宜所司詳具以
聞欽此自是以後傳　旨之國者　秀王係
成化六年七月　榮王係成化九年十一月
吉王係成化十三年八月
年十二月　益王係弘治八年六月　岐王係弘治七
年六月　壽王

係弘治十一年六月　衡王係弘治十一年
十二月　汝王係弘治十四年四月　溆
王係弘治十五年二月　榮王係弘治十六
年六月其時傳奉太監懷恩韋泰蕭敬陳寬
也　臣等猶恐不的復從史館恭奉　累朝實
錄歷歷查考凡各　親王之國亦止開載儀
注不見有本部題請之疏嘉靖三十九年雖
曾具題一次亦緣內閣輔臣奉有
御札傳示所司非敢輒便具題也夫樹屏建藩
國家盛典孰不有欣然趨事之心乃自　累朝
以來　親王之國俱由
上命舊規相沿已二百年其中必有精意等
職在守法不敢不闕其所疑以存典故此所
以不先題請也若以時事而論即使例所當
請亦須待秋成以後始于擇日爲便焉益凡
親王之國俱水陸二路驗從齊發所經之處勞
費不可勝言適今　畿南諸郡河南山東與
衛輝封國所在連歲饑荒繼之災疫

皇上當多方賑濟之若非稍待秋成閒有豐稔
　報而
明旨已下便當擇期遠近緩急何以斟酌此亦
　事體之不可不慮者也夫論舊例則不敢擅
請論時事則不敢輕請總之皆職掌關心反
復思惟遂成迂緩若言官於天下之事無不
得言之國之請據理而論乃其職也伏乞查
照　累朝事例早賜
裁斷以襄　盛典　臣等不勝幸甚奉
聖旨親王之國既有累朝事例且地方閒已豐
稔朕當奏知
聖母于明春擇日舉行一應事宜着該衙門預
行措辦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疏

謹題爲循史職修缺典以昭

祖宗心事以隆　繼述大孝事祠祭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國子監司業王祖嫡

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等看得國子監司業王

祖嫡奏稱建文年號已奉革除景泰事蹟仍

爲附錄均於信史失眞要乞

聖衷裁斷復建文位號仍將四年事蹟修輯爲

錄景泰則自爲一錄削去郤戾舊名各一節

竊惟

人君有位號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實錄此春

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無有以與亾隆替而

因革予奪其間者我　朝自

太祖開基　列聖相承　金匱石室之藏具在

乃建文以革除而槩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

英宗則皆爲我　朝闕典矣所據司業王祖嫡

因在史館纂修知其始末所以有此建議臣

等請先述二事大畧而後及所以當正之故

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在位　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三

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建文之

太祖之嫡孫也在位四年

成祖文皇帝靖難　登極乃削去建文年號仍

以洪武紀年及重修

高廟實錄遂將四年實曆附作洪武虛數此則

革除之大略也正統十四年北虜入犯

英宗睿皇帝時爲郤王奉

景皇帝命監國旋正大位次年八月恭遇

皇太后命監國旋正大位次年八月恭遇

英廟迴鑾後七年　復辟是爲天順元年其時

好臣石亨輩奏將　景皇帝廢爲郤王加謚

曰戾成化元年修

英廟實錄遂以景泰七年事蹟附于正統之後

天順之前注曰廟祏附至成化十一年十二月
憲宗純皇帝追體英宗本意始　勅廷臣復　景帝位號上　恭仁康定尊謚改修　陵寢無所不用其情景泰七年事蹟原附
英廟實錄者仍稱郕戾王附此則附錄之大畧也嗣是以來　朝野公議非不昭然而修遺舉墜獨未之聞者則有由矣蓋郕戾附錄纂

修在成化元年位號之復在成化十一年也當時惟以復位號爲重而　實錄之改與不改以爲往事歷數十年竟無與言及之者乃因循以至于今非爲其不可而遂已之也夫
憲廟追尊之舉爲
帝王盛德之冠乃獨于附錄一節不行釐正於推廣　德意毋乃有闕乎不知位號既復則
實錄自當改正許其大不許其細是未體夫
憲廟之心而已矣建文年號在
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爲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是在
成祖親親之心亦必有不忍絕者而一時宜力歸命諸臣或務張功伐苟存形迹送賛成
華除之事其亦未達夫
成祖之心耳夫
成祖奉　天靖難再造邦家　駿烈宏功賛承
高廟正使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爲掩諱若此且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稱官野

史各有紀載安可盡革此不但無益于事適足示人以疑耳故議復
華除者非爲
成祖也議更附錄者非爲
英宗也茲皆所不必辨者也
聖明在上修遺舉墜以弘　先德正此其時予等不敢爲更張之議惟以附錄改正不改將
英廟實錄於正統以後天順以前摘中間七年事蹟名曰　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錄無相混淆如斯而已至于建文位號　詔書中原無

降創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惟于
高廟實錄中摘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
事蹟復稱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
年號傳信萬世如斯而已夫以我
太祖甫定天下即首　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
謚其主爲順帝淵哉　聖心至公至厚矣
成祖　英宗之心同符
太祖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也元主
可謚何忍沒其號于建文元史且修何可闕

其錄於景泰且　景帝之位號既可復則建
文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諸臣且蒙我
皇上之卹錄而況其君乎況其爲
太祖之胤乎慰
祖宗在天之靈伸褒海久抑之意彰微顯闡幽
之烈寓興滅繼絕之仁斯舉也實
聖德聖政之第一事也獨可稱
昭代之信史而已耶惟鉅典湮於　累朝而一
旦頓復公論關乎萬世而傳信無窮豈出自

人主獨斷非　臣等所敢擅擬伏候
聖明裁定惟復
勑下多官虛心會議另行題　請定奪奉
聖旨景皇帝位號已復實錄候纂修改正建文
年號罷

廟享事宜疏

謹題爲循職掌獻愚衷懇乞
聖明俯賜採議以重　祀典事祠祭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太常寺卿裴應章等
題爲照得帝王宗廟陵寢之禮至大禮也古
人極爲嚴重所以考覈精詳隨時變易必協
情理而無弗協斯可以肇禋祀而仁祖考矣
我　國家開創之初建立　陵廟盡制盡倫
詎不欲垂之萬世而無弊哉第相沿二百年
餘中間因革損益不無可議者益先是諸臣
已曾建議及之竟以議論不同而止　臣等待
罪禮曹乃其職掌心所未安而該寺復
有此議誠于紀典有裨　臣等謹將所陳四事
逐一議擬開立前件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　臣等欽遵施行謹題請
旨

一曰
太廟侑享之禮　臣等謹查得　國初建　四親
廟歲凡五享以　親王從祀于東廡功臣配
享于西廡各　遣官分獻洪武九年進　親
王于　殿內東壁功臣西壁嘉靖間仍序列
東西兩廡二十四年新建
太廟成復進列東西兩壁罷分獻及考儀禮諸
書與前代故事無親王祔享之儀我
太祖高皇帝特以義起之意若以展親報功皆
至情之不容已者通該寺則據禮而論謂
諸王本從　祖祔食令　四祖之廟已祧而
諸王無所于祔則議罷禮也但欲祔之　祧
廟似猶有未安焉蓋祧以藏毀廟之主爲祖
也非爲孫也禮有祧不聞有配祧者也當
諸王之侑享于　廟也故事特以紙爲位祭
畢而焚之而已矣必且祧而祔之于　遷祖
之廟將更爲設主乎不乎不爲之主何據而
祧爲之主是本無而反益之也無乃非故乎

宗廟之享祫爲重故禮稱彌遠而彌尊矣既以
時享不可預而顧以
有爲該寺之說者此臣
等之所以爲未安也
蓋據禮則當以墳墓之近
皇陵者祔享于　皇陵之廟近　祖陵者祔享
于　祖陵之廟而後于禮爲無嫌亦可以不
失
太祖之遺意但考洪武元年初享十五王之文
則有曰朕念親親之道無間存歿凡我伯考

兄姪悉追封爲王伯姒先姨皆爲王夫人列
祀家廟著爲常典臣等莊誦　聖謨而深惟
太祖之意以酌于情禮之間有不敢輕議罷享
者無已則仍遵初制序列東廡猶爲近禮乎
至於功臣配享　奠章具在而該寺復爲此
議者謂廟中有　列后在上則異姓之臣禮
當別嫌而　至尊拜俯于下於諸臣之靈亦
必有蹙然不寧者宜照舊于西廡配享仍各
于東西兩廡　遣官分獻始爲合禮伏乞
聖裁
一曰
內殿祭告之規臣等看得
朝廷建　奉先殿于　大內凡車駕巡告反面
日月上膳薦新及　册封朔望諸禮皆于是
行之蓋於
太廟五享之外又以是而廣其如在之思也夫
曰　大內則非外廷可得而與者以故祭品
辦自光祿寺告文及執事人員俱取自　內

庭太常寺雖職專祀事而此實不與焉及至
嘉靖以來　册封諸藩有遣官例於時始用
該寺人員執事而祭品祝文則仍舊取之于
內也萬曆元年該寺照例以遣官請復奉
　　吉親自行禮二年又申明舊例以執事人員
請則奉　　吉仍自　內庭供事自是該寺止
先期以册封祭告題請而已而其他無與也
乃近年以來斯稱有不同者遇
上位親行則照例于　內庭供事或奉　　吉遣

官則凡執事人員及祀典祭品俱取辦該寺矣然猶可先期預備于遵守亦未嘗不便也惟近者 皇貴妃册封祭告 奉先殿祝文執事皆出 內庭而祭品又取之該寺於是始事體不一遵守未便倘或有奉 旨親行忽臨期而遣代者則事出倉卒備辦猶難故該寺復有此議委宜酌爲定規以便遵守臣等謹議得該寺職掌專主祀事而光祿則掌王膳羞之官其 內殿祭告則猶取象于生

時上食之義也且 大內禁地容外人出入有干 明禁合無查照舊例凡遇祭告 內殿無論

上位親行及先期臨時奉 旨遣官其祭品俱由光祿寺備辦惟告文及執事人員遇

上位親行則辦之 內庭或奉 旨遣官則暫用該寺庶內外各官無推諉悞事之弊而奉遣行禮者亦無備用內執事之嫌禮得中而可行事盡一而易守矣伏乞

聖裁

一曰

諸妃祔陵之祭 臣等看得陵寢之祭與 宗廟之制不同后而 陵寢之祭則諸后妃皆與焉先是長 獻 景 裕 茂 康葬者祭于 陵寢而葬 金山諸處者祭于本墳迨嘉靖十七年秋 六陵妃俱配享各陵殿罷本墳祭所以明尊渙之義篤宮闈之親

者真可爲萬世法程矣乃 世廟諸妃墳于 金山等處者至今已二十餘年曾無一寺欲比照前例奉 世廟諸妃安厝并之 永陵之殿一體配享而罷其本墳之祭深爲有見相應依擬一併舉行庶乎事體歸一而善制之遵行可久矣 臣等又查得每歲清明霜降各遣官五員行禮其中有專祀一陵者有一人而兼祀二三陵者各衙門陪

祀諸臣亦各隨遣官行禮據初意豈不以
陵寢相近則禮可攝行而不必專官予廼其
中殊多有未便者蓋諸臣既至　陵所必候
長陵舉事方敢行禮今專祀者行禮已畢而兼
祀者尚在趨蹌昏夜茂林疾馳山徑卒遇風
雨猶屬倉皇故有主祭已至而陪祭未至者
有行禮將半而至者亦有卒不及至者即有
監禮諸臣時當昏夜何從認識蓋不但繼以
倦怠而已合無自今以後除遣官行禮仍舊
五員其陪祀諸臣則各照　陵所一一專派
寧少無兼斯可以竭誠將事而感格　神明
矣伏乞
聖裁

一曰
陵祭品物之式臣等查得各
陵寢歲時之祭祝文牲帛無弗同者元旦爲歲
時之首禮宜加隆焉可也顧　九陵　恭讓
恭仁之陵止于酒果而　越靖等及諸王妃則

又有牲帛祝文反從其厚此該寺所以有謹
一之議也然以臣等度之似亦有謂蓋元旦
歲除之次日也先是　九陵帝后歲暮已祫
祭于　廟矣旬日內且復有孟春之享故元
旦之祭在　陵殿止用酒果者非儉也禮也
若　諸王諸妃則祫享春祭既皆不與若元
日一祭更復從簡不幾于疏乎其特用牲帛
祝文者非過爲豐也亦禮也稱情立文在當
時議禮之意原自有在所未譔者特

今用之得無有不宜乎祭后吳氏之文曰
惟靈仙逝日月不居　英妃魏氏曰惟靈仙
逝冬至倏臨諸如此類難以枚舉總之皆初
時祝告之詞也今年運而往矣尚猶可不變
勅下太常寺通查各項祝文凡有未妥如此類
者俱開送翰林院改撰通用祭文一道只直
敘歲時遵官之意蓋削去傷悼餘詞仍分別
王妃夫人各從其類共爲一祝後有增入者除
掩壙之初特撰一次其以後節序之祭不必
別撰庶乎情順禮安祝告之餘神居然歆之
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這俗享禮儀既議停當俱依擬行祝文着
改正

議改北嶽祀
謹題爲仰承　德意請正祀典以隆
聖治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胡來貢題奉
聖旨恒嶽祀典著禮部查明定議來說欽此臣
等謹查得渾源州志內開恒山在州南二十
里古北嶽也上有嶽廟唐氏所建舜時北
巡狩至于北嶽值大雪遂祀之忽飛一石隆
帝前名曰安王石乃建廟于大茂山又五載
再巡狩其石又飛于曲陽復建廟于曲陽今
州之恒山有觀乃唐武德中道士高明素所
建也又有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嶽廟碑文
內載渾源恒山爲古北嶽自有虞氏歲十二
月北巡狩躬行望祀後飛石東遷卒建祠于
曲陽歷代因之而恒山之祠廢不復葺是則
北嶽之紀于渾源州志者如此及考得尚書
禹貢冀州恒衛既從註云恒水出常山郡上

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恒山註云在上曲陽縣益職方之幷州即禹貢冀州所分也史記趙簡子藏寶符于恒山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註又云在上曲陽西北木杜通與及文獻通考皆云定州曲陽縣北嶽常山在焉而通鑑地理通釋亦云常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常水出焉蓋漢置恒山郡避文帝諱改曰常山皆今真定也宜帝神爵元年詔太常寺祀五嶽四瀆而北嶽在常山之陽即常山郡之屬縣也唐武德貞觀之制祭北嶽恒山于定州蓋至唐復置恒山郡宋初緣舊制亦祭北嶽于定州漢碑不存無所考唐宋碑刻具載北嶽祠事録則曲陽之祀北嶽不始于五代之際明矣元起朔漠正宜祀北嶽于渾源乃代祀碑記仍在曲陽迨至

國朝洪武二年二月首奉

太祖高皇帝之命肇祀北嶽及三年六月　降詔正名定爲常典　列聖繼統遵行無數是則北嶽之祭于曲陽縣者如此及考曲陽縣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在隋爲恒陽縣恒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恒山曰從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曰皆指恒山而名未可知也後魏立五嶽四瀆廟于桑乾水之陰考之北史蓋其時建都平城因總祭嶽瀆于此非因北嶽所在而專祀也又查得弘治六年七月内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昇題爲釐正祀典事該本部覆題北嶽恒山之神祀于曲陽自漢唐宋以至

國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聞碑志無考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一旦廢此舉彼恐有宻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來貢題請

改祀北嶽于渾源州恒山卽
命大臣出關祭告各一節除今次祭告已經趨
奉　欽依無容別議外照得改嶽事體關係
重大據今所查反覆參詳竊謂雖博必
折衷于經傳典禮至重難輕信乎傳聞今據
本官所請固非無據第其引虞書魏史之文
亦止言祭于恒山而未見恒山所在至禹貢
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卽今定
州曲陽縣則恒山之在曲陽旣已明著于經

文而漢神爵元年祠北嶽上曲陽唐武德貞
觀祀北嶽定州則曲陽之祀恒山又非創始
于五代益歷二千餘年而明禋如一日誠考
據精確非漫然沿襲也其謂五代之後祭于
曲陽者蓋因宋失幽并遙祭北鎮醫巫閭山
于定州北嶽祠中遂誤以爲望祭北嶽耳至
于渾源之稱北嶽止見于州志碑文而揆之
經傳茫無可考想其紀載之辭亦出傳聞之
誤卽志內飛石等語在本官亦謂其不經矣
而可據其文以改祀乎大抵恒山自太行東
來綿亘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取名
卽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于陰者終不若祀
于陽者之爲正也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
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力言其不可而止
則改嶽之事自昔重之而先臣尙書倪岳所
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誠千古之確論矣
況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極重祀典當時山川地

里無不圖上而曲陽之祀仍舊卽今
大明集禮所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
陽與史俱合可見當時考核已自精詳二百
餘年
國有大事必行遣官望祭刻林立祠下則今
恒山實爲畿內重鎮孕靈已久一旦毀廟貌
廢碑刻舉而改建于邊微之地窃恐未可輕
易也而況在彼無稽在此有據又彰彰如是
乎臣等再三酌議　北嶽恒山之神在集下

依
憲典仍祀于曲陽縣其渾源州恒山旣有洪武
年間重修廟宇合無查照弘治中原題行該
鎮巡撫衙門轉行彼處官司量加修葺用存
古跡庶爲兩全但事關典禮　臣等未敢擅便
伏候
聖裁

正文體第一疏

謹題爲士風隨文體一壞制清吏司案呈照
聖明嚴禁約以正人心事儀得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
刻及各處士子之所肄集者更益恠異不經
致誤初學轉相視效及今子不爲嚴禁恐益灌
漬人心浸尋世道其爲洪水甚于異端蓋人
惟一心方其科舉之時旣可用之以詭遇獲
貪速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
不爲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于世
道人心大有關係相應題　請申飭以遏狂
瀾等因案呈到部　臣　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
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
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
反是是文章之有驗于性術也如此唐初尚
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鈎棘而人習險譎
是文章之有關于世教也又如此洪武二年
詔頒取士條格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

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限一千字以上
惟務直述不尚文藻　仁宗朝命廷臣更奏
准科目取士務求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
之　憲宗論詹事黎淳曰出題刊文務依經
按傳文理純正者爲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
文必曰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
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爲文式乎不式乎臣自
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六經
爲濫套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以左國

爲常談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漢窮而用六
子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
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朴散淳離經叛道文章
之流弊至是極矣乃文體則恥循矩矱喜創
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爲妙以艱澁不可讀爲
工用眼底不實見之字謂爲博聞道人間不
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
矣趣不必合斷聖賢語脉以就已之鈍敎出
自已意見以亂道之經常及一一細與解明

則語語都無深識白日青天之下爲杳冥魍
魎之談此世間一怪異事也夫出險僻奇怪
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虛浮蔓
之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也可乎如謂
人自人而言自言也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
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
政者豈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爲重而爲
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謂古今書籍有益
于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

真德秀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
文獻通考諸書已經　頒行學宮及著在
令甲皆諸生所宜講誦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徧
讀者臣等不能強博雅之士涉獵舉書者臣
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廸提學所課試鄉
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
等會同翰林院掌印官將弘治正德及嘉靖
初年一二三場中式文字取其純正典雅者
或百餘篇或十數篇刊布學宮以爲準則使

官師所訓廸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濫取焉除鄉會試已經臣等題奉欽依遇場屋揭曉後各該提調官即將中式硃卷盡數解部逐一參閱有犯前項禁約者隨即指名參處外其各省直提學官各持一方文衡手所高下人皆嚮風轉移士習尤爲緊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爲險僻奇怪之文而開科取士之時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臣等竊知其無是理也乃往時止于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省直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合無恭候

命下容臣等咨都察院行兩直隸提學御史及各省巡按御史轉行各該提學憲臣務仰體

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世道爲已任而不以厭常喜新標奇攬異取快于口耳聲名爲諸士倡始平時訓論師生惟將前項經書史籍隨其所習考校講究務令貫通

卷數多寡題　請問治本生行提學道點退除名仍乞　勅下吏部今後考課提調學校官員一視其能正文體與否以爲殿最其解部考察容臣等閱畢咨送吏部一體考驗施行伏乞

聖裁萬曆十五年二月初六日具題初九日奉

聖旨是近來文體輕浮險怪大壞士習依擬着各該提學官痛革前弊仍將考取優卷送部備查如有故違的仰部裏摘出開送內閣從

重叅治科場後叅閱硃卷節年題有定例今後也要着實舉行毋事空言欽此

議處教職疏

謹題爲議處教職以勵學政事竊惟教職以佽親士與有司之親民一也今天下有牧民之官而無教士之官恭所謂教授學正等職者徒取備員實於弟子無分毫授受之益雖亦三年大比每歲貢士未嘗乏人而求其成德達材以著作人之效者則杳乎其未之聞也夫人材風俗由學校爲治忽理亂所係可任其廢壞不修至此乎臣等職專風化責有攸歸竊欲稍爲振扳使知自奮無所容其督責之法惟慎其選除優其遷轉以示鼓舞作興之意使由科目出身者不盡地以自限庶幾師道立而學政之修舉有日矣請自萬曆十七年爲始新科進士有願就教職者免其自行陳乞止具呈辦事衙門移文吏部代與題准即與除府學教授教授三年查果稱職原係二甲者陞各部主事係三甲者陞推官知縣俟其歷俸

三年將前教職舊俸准折有司年半與初選推官知縣歷俸四年半者一體推陞行取其三甲進士有願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于就選之日具呈案候待其六年徑陞各部主事三年者陸國子監博士等官如有推意作人如塾師之于子弟日課月程多所造就及能贊助有司修明教化有移風易俗之效者遇該內轉與相應部分過該行取則通論功績所以優進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共

守選未及者得免了淹滯之苦而政體未諳者可習見有司之事或遇該鄉試之年則聽取同考不患乏人斯其所以優之者又不在遷轉之間而已矣會試副榜舉人及下第乞恩就教者本爲貧而仕者居多乃當臨選之期猶持兩端不決者何也蓋年長而願就教職者本利于推陞之速年青而有志進取者又惟恐推陞之速此其情之不同有若是相反者不可不兩從其便也請自今以後凡舉人就教者俱經會試一次方與推陞有司如施教之後會試不第而仍願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其呈案候准其再一會試方與推陞惟已經三次者不准其餘仍照常推用若有造就人材修明教化如前項所稱功績者三年以上陞司務博士知州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者陸各部主事大理寺評事府同知所以優舉人教職者似應如此夫進士舉人就教者多則教授學正可悉得科目出身者而用之縣學教諭雖不盡然亦宜選訓導之有賢聲者以充其任蓋掌教得人則一方學政有爲之綱維者故尤宜慎選矣貢士教職視科目出身者常多數倍乃近年以來則一任分教再任掌教槩從劣轉彼既無可欲之勢以誘其前而又有患失之心以隨其後未有不甘心自棄者故學政之壞由貢途居多而鼓舞作興亦宜于此輩加意也今無貢士教官查有稱職者除春秋兩季照常序轉學

職外其雙月大選遇該推陞之時亦仍其年力精壯考語特優者與一體推陞有可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而著有前項功績者堪知州助教其各該撫按薦舉教職者亦特許寬其人數仍于薦本中以其資格分爲三段示不相掩如云某以上係進士出身某以上係舉人出身某以上係貢士出身斯不得偏右科目致枉公論以消阻貢行之氣所以優貢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庶夫待之優則人知自奮而

師道可立學政不患其不修矣至于有司改教近年事例猶有可議者蓋凡撫按官論劾有司而欲存一線之路者必曰操守猶未大壞學問尚爲可師夫曰守未大壞非果不壞特惜其履任之淺也曰學爲可師非真有學特借此以爲之名也審如是則教士以貪而已矣何重民而輕士如此也合無自今以後論材力則姑准改教犯操守則降調閑散不許紊與教職以混學宮亦補偏救弊一事也

伏乞

勑下吏部覆議上請 俯賜施行 臣等幸甚奉

聖旨這教職選任陞遷等項俱依擬行以後撫按論劾有司但操守有議的不許擬改教職欽此

學政條陳疏

謹題爲申飭學政以作養人材修明教化事理未敢擅便逕題請
旨

一曰明大義以覺人心夫爲學不知大義而徒以條教約束之猶之行道之人不知其所適之處而責之遵往無益也臣等將倣舉學政科條乞　賜申飭請先舉大義以明之夫小也臣等叨典風教不敢不身任其責謹以學政科條所當修舉者列爲八事除議處教

職事冗已經題奉
明旨無容別議其餘七款謹開坐上
請如蒙
俯賜采納伏乞容令臣等將奉
旨意及題請緣由刊成書冊咨都察院轉行各
省直巡按御史及兩直隸提學御史通行所
屬合干衙門一體刊布施行內有干係吏部
職掌者仍乞
勅下該部另行議覆以責實效其於世道民風

未必無小補也緣係申飭學政以作養人材
修明教化事理未敢擅便逕題請
旨

一曰明大義以覺人心夫爲學不知大義而徒以條教約束之猶之行道之人不知其所適之處而責之遵往無益也臣等將倣舉學政科條乞　賜申飭請先舉大義以明之夫國家養士以學校而取士以科目者何爲乎蓋鄉舉里選之制既不可復而不得已而覩人于

言語文字之間以求其賢與才者爲　國家用其大義本如是也今之士不復知此義久矣童而習之惟曰吾勤學取科第可以榮吾身榮吾家也父兄之教其子弟師友之相爲勸勉者亦曰惟勤學取科第可以榮爾身爾家也必且明體適用修已治人以畢吾性分能事如古人之所謂學者其誰乎夫出處行藏本無二道世未有窮之所養惟專以身家爲念而造之所施能卓以民社爲憂者故吏

治之不飭不在其服官之日而自其藏修已豫矣頃者我
皇上軫念民艱綜核吏治至于再三臣等因是以深求弊源欲倣舉
　國家養賢之意及古人爲學之指申告多士使知向方然不能家喻戶曉也合無容令臣等咨都察院轉行兩京十三省提學衙門各將所奉
　勅諭謄發所屬各提調官刊布學宮以一新士子之耳目而啟其久迷之心志仍以
　勅內條款緊切士習者與卧碑一並刻石使士子朝夕諷詠訓大義以明而學政科條可漸次修舉矣
　臣等又伏讀嘉靖年間提學
　勅諭首開三令
欵於士習最爲緊切今查照增入即以刻石則
勅不載似屬缺典伏乞查照
大義照如日星以寤人心無切于此者伏乞
聖裁

二曰頒　制書以儲藏

務者雖多識前言往行終不免有生今反古之失故博古通今二者蓋兼重之矣
　臣等伏覩
　國朝制書皆
列聖之精神心術政教紀綱所寓於宦學最爲親切者也惟其籍在
　天府士鮮睹者彼遐方遠裔株守章句安所得通今之士而用之伏乞
　勅下本部轉行各省直提學衙門查照先年頒降
　制書除見已刻行者不論外其餘或一向未刻或刊布未廣或已刻中廢者各酌量工費大小行令所屬府州縣衙門分工刊布以資士習如

大明律　大明令　大誥三編諸司職掌洪武正韻宜刻于各府
皇明祖訓　孝慈錄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務古定制資世通訓教民榜文學校格式憲綱事宜等書則所在州縣俱宜刻之至于先臣丘濬所進大學衍義補及
　國朝名臣有纂其行實爲錄者雖不敢與
　制書比亦

昭代文獻可爲士子矜式而衍義補一書已曾
奉
旨刊行於講求時務甚便似宜此照前件以其
工費稍多者刻之藩司費簡者刻之各府使
人知景師先哲以明習當世之務亦儲養眞
材一事也伏乞
聖裁
三曰嚴保結以崇行誼編惟
國家以辭章取士未嘗以辭章盡人也蓋于科
舉之中寓里選之意里選者何今之保結是
已夫保者甘與同罪結者要以終身式曰依
奉奉事例也曰實保得某人身家並無違礙
如虛甘罪示連坐也夫違者違悖於禮法礙
者曾入於過犯不獨此身無違礙也而曰身
家並無如此乎責士之詳也始以里老隣佑
之甘結聞居相近者知之必真繼以師生之
互結謂學同庠者信之必審又繼以司府州
縣官吏之印結明于係重者勘之必嚴如此
乎責保之密也
祖宗取士亦何嘗專重辭章哉而今也失之矣
駁實者久無其人與結者不知所謂雖有行
不齒於家邪人可投之豺虎一試高等衆皆
刮目苟工鉛槧即謂賢才保結故紙耳夫舉
士不尙行士何慕而修行哉臣等爲今之計
不敢遠引古人鄉舉里選之法以附益今時
之制惟責其有保結之實而已亦不敢遽求
諸士以六德六行之詳惟望之無大過而已

夫大過有十其一曰奉養有缺語言忤逆爲
不孝之過二曰凌侮尊長殘薄骨肉爲不友
之過三曰酗酒敗德攜妓宣淫爲不耻之過
四曰強買田宅私債准折爲不睦之過五曰
出入公門爲人請託爲不守之過六曰賭博
營利唆訟害人爲不端之過七曰結黨挾官
恃才慢長爲不遜之過八曰營私舉惡挾讎
阻善爲不恭之過九曰攪包差糧武斷鄉曲
爲不謹之過十曰雜處下流卑汚苟賤爲不

重之過此十過者品藥與交
焉而況於士乎臣等請立爲條格刊布學宮
徧及閭巷以爲保結之式使士子平日因此
警省知所自重凡有童生入學生員科舉考
貢舉人會試及舉監起選者本提調官俱取
里老隣佑及本學廩增附生員各連名結狀
一紙務遵照條格從公指名於各欵項下填
註有無字親筆僉名其保結有礙與無人保
結者童生不許送考舉監生員人等不許起

送保結無礙者提調官研審是否真的方許
親筆僉名即印結送府府官亦如前審實印
結類送布政司各予不許虛應故事而數行之
中則科舉生員左不可不嚴加查核者蓋生
員應試一得中式即與計偕遠到之途此實
發軔故其人品有高下進取有得失乃蒼生
禍福所係其稽考更宜加詳且人數不多於

行各提調官公同本學師生將取中科舉生
員遵照前項條格逐一再加評品如有犯入
十過者即據實指名開報當即革退勿得故
容應試以致僥倖出身爲他日民祉之憂蓋
科場考試本選賢與才爲　國家用也夫既
知其不賢不才矣則亦何試之有乎有如吾
姑試之而彼得文君子之詞以混入賢才之
彌是爲　國家榮寇讎而爲生民聚螟螣矣
人臣不忠無大於此此各提學官之所當留

心者也至於各省巡按御史職在監臨激濁
揚清當自此始宜於場屋以前預飭所屬提
學將前項事件着實舉行而監臨御史亦不
時另加體訪以見提學提調及各儒學教官
有無曲庇情由蓋一省應試生員多至四千
餘人少亦不下二千中間豈無行檢不修之
士何得以俱無違礙借口也如有具結生員
及隣佑人等扶同隱匿或佻脫裝誣以圖報
復或無過有德之士家貧交寡因而被其阻

抑者或被人告訐或本生事發連坐係于職
役者革黜爲民無職者重治枷號若提調官
教官有徇情避怨容隱匿人虛應故事者各
該上司查訪得出舉劾與註劣考情重者呈直隸
提學御史各省聽撫按官指實參奏如此則
有司之闌涉也重所以察士者不得不詳士
之科條也嚴所以律身者不敢不慎以之布
列有位知其不爲明害矣伏乞
聖裁

四曰議考校以變士風查得近年提學僉舉
士類未嘗不諄諄以德行爲言而考稅論業
亦未嘗不孳孳于窮經明理敦本尚實之務
乃士習卒不可變而尚德之風未有自學校
先之者則真意所在有不能喻之于人人亦
以文具應之也夫天下之事言不能喻者則
在以真意轉移之據今提學官按臨地方考
試士子必先校稅畢而賞罰行焉士子
知知是之爲榮辱如是之足勸戒而已矣彼

其心志耳目已有定向而吾始舉其行優行
劣者或一二人或三五人以示勸懲終不過
舉行故事未見爲尚行何如者而徒諄諄命
之曰校士先行檢而後文稅其誰能信之矧
當校稅之時士即有行如棄跖者倘其文在
高等一與刮目便已視如拱璧不忍釋手萬
不得已薄罰示懲亦不過舉行故事未見爲
尚行何如者而徒諄諄命之曰校士先行檢
而後文稅其誰能信之此真意所在有不能
喻之于人而人亦以文具應之者也合無自
今以後凡提學出巡一到地方即將所訪行
優行劣生員公同提調等官多訪參問於闔
學諸生舉其與公論符合毫無可疑者各量
其善惡輕重分別賞罰務俾羣情快愜的然
可示勸懲不得虛應故事使人以爲口實如
是已畢方另日考校文稅蓋一先後之間而
意指輕重已昭然明示于人人皆知　朝廷
之作養人材不專在詞章記誦之末必且爭

自濯磨以求劘于公論似亦激勸鼓舞之一機也如賞過行優生員以文秩考居劣等者免其陞黜罰過行劣生員有年未弱冠姑容肄業者雖文字考居優等止許給賞不准補廩幫增如是以低昂行秩則吾之眞意可以明示于人人庶幾不以文具應之也至于考較批文亦自有敦本尚實之道不專在詞章記誦之末者惟遴來士子雖皆以經書爲本業而務明理淹貫者鮮矣高者工藻繢下者

習剽竊巧者務摘題拙者專記誦即有擘肌劈理命題使其知古矻矻以至窮年鈌鈌爭爭以稱儁才者猶或家不蓄史鑑口不談性理而已裒然與計偕預　廷對及問以他事則堵墻之外有不能知焉益直至登第以後始幡然有意遠覽矣故士自科舉以前固一學問也釋褐以後又一學問也幼學壯行截然兩事豈古人明體適用之意哉　臣等有慨于斯欲稍于成法之內矯其故習竊謂考童生者除經書一義外必試以論論必以通鑑性理命題使其知古人行事與爲學之法此外仍默寫小學或曲禮一段以責其蒙養非俱能通曉者不得取充附肄業生員除經書二義史性一論外必加策一道策必以時務發問此外仍于朱熹家禮內命題一道使默寫大意非俱能通曉者不得寘高等蓋禮爲立身之大閑不學禮無以立禮明則德性堅定而忠孝節義胥此以出故學無大小皆當以爲首務若有于本

經之外能默寫別經起止四條者是爲有本之學即經書文論未必過人亦與優敘又或有條答時務可備采擇者是爲有用之學即經書文論未必過人尤宜亟與優敘蓋

國家設科取士本欲得其實用非徒取其空文而五經在人如飲食有五味繪事有五色聲律有五音皆缺一不可者也今士子各占一經雖其專門之業若能移其記誦時文者以誦讀別經正文通曉大義三年之內不可卒

業乎卽以資舉業之用兢與誦時文爲多乎乃士方伊吾占畢之初卽以其一鼓之氣而倣之于小學章句之間殫其平生之力而僅爲一日芻狗之用唇腐齒脫終于面墻亦可惜也矧今文體已正無雕刻組繪之勞若以專治本經該曰未遑臣等不信矣故士專一經則學有餘力而記誦時文者日多兼誦別經則不遑他及而記誦時文者自少此不但廣聞見亦可正士習焉故臣等欲懸徙木之賞以誘其進惟不爲一切之法以強人之所不能也科擧而試之五策也蓋設之以事使謀而行之欲其通當世之務也乃今中式者第主經書義七篇五策疣贅耳時務一策以居最後則又疣贅中之疣贅矣果如是亦奚以策爲窮意策場而欲得眞材必首發時務之又輕而棄之使師道不立人材鮮育此不可不爲深計也查得歷年歲貢生員除願就教職者移資吏部聽選外餘該分送兩京國子監肄業乃諸生俱自以年老爲辭不願入監率紛紛告援不已及驗其年貌果已衰頹夫論行旣如彼而挍秩又如此則考校科場乃士方伊吾占畢之初卽以其一鼓之氣而倣之于小學章句之間殫其平生之力而僅爲一日芻狗之用唇腐齒脫終于面墻亦可惜也矧今文體已正無雕刻組繪之勞若以專治本經該曰未遑臣等不信矣故士專一經則學有餘力而記誦時文者日多兼誦別經則不遑他及而記誦時文者自少此不但廣聞見亦可正士習焉故臣等欲懸徙木之賞以誘其進惟不爲一切之法以強人之所不能也科擧而試之五策也蓋設之以事使謀而行之欲其通當世之務也乃今中式者第主經書義七篇五策疣贅耳時務一策以居最後則又疣贅中之疣贅矣果如是亦奚以策爲窮意策場而欲得眞材必首發時務之又輕而棄之使師道不立人材鮮育此不可不爲深計也查得歷年歲貢生員除願就教職者移資吏部聽選外餘該分送兩京國子監肄業乃諸生俱自以年老爲辭不願入監率紛紛告援不已及驗其年貌果已衰頹

五曰議歲貢以儲教職夫貢士之除授教職者十常八九蓋

朝廷旣專藉此途以修明學政長養人材爲

國家用則其所關係者亦重矣乃今旣輕而與之又輕而棄之使師道不立人材鮮育此不可不爲深計也查得歷年歲貢生員除願就教職者移資吏部聽選外餘該分送兩京國子監肄業乃諸生俱自以年老爲辭不願入監率紛紛告援不已及驗其年貌果已衰頹

考其學業委多荒廢者夫以旦暮之人而強之鼓篋以待用于十年之後則河清難俟其不近人情也甚矣于荒廢之餘而使爲師模以望其作人之功則無藍求青其不堪適用也審矣知其不堪而猶復以是官畀之者蓋彼既持牒遠來跋涉山川廷試之時槩准合式其視鳴鐸一方乃其固有之物耳　朝廷亦安得不曲狥其情而姑以畀之也夫以教化之官而姑以狥人之情亦既于人情得矣至於日暮途勞甘心自棄使師道不立而人材無所成就教化日以陵夷者孰孰其咎此不可不變而通之也查得萬曆五年該大學士張居正題　准生員考貢一正五陪從優選取一時起貢到部者多年富力強文理成章之士乃人情不安而行之未久旋復報罷則廢棄者衆而仁厚之意鮮也　臣等就中斟酌竊惟　國家之養士以厚故於其出身之路稍宜從寬

朝廷之用人以才故於其任職之時自宜加慎今既題復舊例取食糧年深者一貢一陪固已寬矣若復於考貢之時不論其文理通否年齒老少一槩起送赴部則又非　國家用人之意也合無行令各省直提學官凡遇該貢年分預行各提調官將起送應貢生員各進學補廩年月除造冊外仍明開卷面用印鈐蓋類集會城嚴加考試凡文理不通者徑給與儒官劄付優免終身其文理未荒而年齒衰邁及廢疾不堪任職者止准以貢士出身行令有司照常禮待其當年起貢公費亦准盡數給與但不給公據赴部各省由布政司總造一冊兩直隸由各府造冊類申本部與題訓導職銜咨過吏部各給劄付致仕其貢缺不必再補如臨當考貢之時正貢偶有事故不及預考者即以陪貢爲正品校如前共到部而　廷試文理不通者亦准照前例與題訓導職銜致仕不必更發學肄業再行

起送以滋煩擾如就中有博古通今奇才異
能之士翰林院題准送過本部轉送吏部再
加考驗得實即除兩京國子監相應職任以
示鼓舞但初次　廷試舊規止經書義各一
篇判一道即有異才無從脫頴合無照　廷
試教職例加策論二道而　廷試之日宜申
明舊規
勑下巡視御史及錦衣巡綽官校嚴加防範
凡交卷未畢兩　掖門不許容人往來以絶
奸弊夫人皆有所成就則　國家養士常不
失仁厚之意官不至于侔月則　朝廷用人
又特極遴選之公似與人情相安而法行可
久也伏乞
聖裁
六曰明職掌以督提調篇聞循良之政教養
爲先故曰守令者民之師率也今之守令留
心學政雅意作人者固多有之而視爲末務
漫不講求者比比矣上爲考選門生厚加

作養以植日後之恩私苟且者到任下學約
口聽講一次而已通學諸生勤惰任其升沉
善惡任其行止風化作其興陵夷紀綱任其頹
壞安所責提調之責哉而兩院不以此爲舉
劾提學不以此問修廢無怪乎學政頹弊而
風化日流一至此極也　臣等嘗莊誦
太祖高皇帝聖諭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
教化教化行則閭閻可以爲君子教化廢則
中材或墜於小人又查得洪武九年有莒州
日照縣知縣馬完考滿吏部據本州考語奏
本官長于督進
高皇帝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
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
務末豈任職者宜黜降之便有所懲蓋　國
家之重教化不但于諸司職掌開載甚明乃
聖謨洋洋昭如日星固臣子之所宜奉爲章程
者也奈何獨役役于簿書期會而於聖賢之
所謂必不可去者反弁髦視之耶　臣等請申

倣唐州縣掌印正官凡提調諸生宜設置善惡勤惰簿四易除訪察十過有無已紀于善惡二簿外至于　國朝制書切于士習凡體儀節切于日用及當代名臣事蹟可爲士子矜式者如蒙刊布學宮使士子朝夕諷誦各提調官宜于朔望下學之日舉以問難諸生驗其勤惰以行賞罰且因而分別登記待歲終之日類申提學衙門按其註勤獨多者再加奬賞累惰不悛者候按臨之日另行開報

其文課則聽從諸生取便立會有司惟據其會所若干編爲名號不時吊取會課按其有進者量與作興因以正其文體使合　頒降程式不得更爲險僻奇怪以壞士習至如文廟學宮不宜汚穢垣墻簷瓦有損缺先賢祠塚不宜樵採荒廢道釋庵院不宜私加增修教民榜文宜舉其飾要以揭示于通衢

聖諭六言宜設爲木鐸以日徇于道路鄉飲酒禮本貴德而尙齒也不宜虛應故事且濫及罷閑有過之人旌表節義本微顯而闡幽也不宜久爲沈抑且畀于寒賤孤微之輩社學宜隨在布設教讀宜加意遴選申明旌善之亭不宜以年少者爲老人下流者爲有德名宦鄉賢之祠不宜以爵位而掩公評因子孫而及祖父山谷有懷才隱逸之人宜加禮遇先賢有衰微不振之裔宜與恤錄服舍違式婚喪踰制者宜一裁正左道惑人淫祠亂經者宜一禁止俗尙奢靡宜矯之以趨于儉朴風俗浇漓宜挽之以歸于淳厚諸如此類皆關係世道隆汙民生休戚其得之而釀爲福也如日之加長而人不知也其失之而種爲亂也如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及其勢之已成機之已會則或爲太山之安或爲累卵之危蓋皆有漸以致之而不可止也而人乃聽之以爲迂視之以爲緩罹非以日前之事爲吾擧而蝕日之利害吾可以不預其責乎天

帝王之治天下也不過治教養三事臣子行
君令而致之民將承流宣化以盡其職者也顧
獨可舉此廢彼以爲盡職哉今無行令撫按
提學官將前項事件著爲條格嚴行所屬有
司加意修舉即以治教養三事及操守一節
分爲四項以注屬官考語而各府州縣官仍
將行過事件有關風化者每歲終造冊申提
學道如鄉飲酒禮要見得所敦請賓价爲誰
名宦鄉賢爲誰生員則明開奬賞過行優者
幾名黜罰過行劣者幾名境內社學幾所署
教讀幾人考子順孫義夫節婦除已經旌
表外中間有無沉滯各逐款指事登答務簡
明易見提學官仍不時設法查訪如有所報
不實及虛文搪塞不協輿論者即與注劣考
申呈撫按雖有別項政蹟不得一槩薦舉伏
乞
聖裁
七曰重提學以便責成夫提調學校之官乃

一方風化所繫今之提學所嘗自任者第學
校一事而已矣豈學政之外凡一切風俗紀
綱禮樂教化之務俱非其所當身任者乎所
謂稱職者亦不過校文不爽考試無私而已
矣豈于校秩之外凡
勿
書卧碑及近年之所申飭者俱非其所當究
心者乎先　朝提學山東薛瑄南畿陳選江
西邵寶諸臣率能身先德化訓迪生儒一省
翕然向風當時號稱多士今士不與行化不

及民未必皆士之罪也請自今會推提學務
求文行兼優之士的然可爲師表者不許浮
慕文名一槩推用其提學職任除校士一節
已備陳前款不敢瀆奏外至于學政風化凡
係于提調職掌者宜遵照前項款目於校士
事畢將提調各官一一考察要見某項曾否
舉行某項是否合式有廢墜則與議修復有
差違則與之裁正某留意教化雅稱賢能某
怠廢職業應該議處各開註賢否候巡歷一

府已週則類送撫按一省已週及陞轉離任則開送吏部

朝覲之年則揭送吏部都察院以備考察其餘俱遵照　勅書便宜行事以稗風紀之任斯益提學之督課有司當如此敎官之於文秩雖不必皆賢于弟子若以身範物先矯輕傲惰主持清議彰善瘅惡則人皆可勉而能也今宜以所能者求之一論其行誼優劣二論

其職業勤惰三論其舉報公私四論其才力長短蓋儒官祿雖薄而其所與者皆天下之英才其胸襟宜富位雖卑而其所膺者乃師模之重任其體貌宜莊若其濡足于有司之門輕身于富民之家送私忿而謾罵諸生修小嫌而傲忤寮友或舉放子錢以求息或日臨之日宜先令儒學訓導各開註本齋生員有累大德不堪型範宜耽麴蘗而忘返斯皆有司按察司問革輕者戒飭即遵照　勅書揆送按察司再加評覈密封類送如各官所開與其所訪者或此由彼跖一可一否以論分數多寡奬戒如前此所以考驗其勤惰者也近年提學凡考校生員行誼者率不由教官舉報則以其徇情好惡而毀譽失真也臣等竊以爲欲考驗教官賢否者正在于此顧猶可因噎而廢食哉今後提學官遇將案臨之日宜先令儒學訓導各開註本齋生員有指據實跡不得含糊漫應掌教官再加評覈密封類送如各官所開與其所訪者或此由彼跖一可一否以考驗其職業者也以職業言之宜專

參問學生員必有歸一之論則各官之有無徇情是否毀譽固亦不得而掩也而賢否據此可知矣如於鄉飲酒禮鄉賢名宦及飾義旌表之類舉報不公致干物議者亦查其有無他故分別不謹不及與註劣考此所以考驗其公私者也至於閭巷小民與儒學教官雖無統理之責亦宜協贊有可分行教化如縣學訓導二人則一任治城之東自某里以至某里一任治城之西自某里以至某里每月循行一次其間社學師生則驗其肄業之當否民間鄉約則驗其舉行之得失而與之講說校正此不但職分之當然亦可以觀其才幹之優劣蓋提學之督課教官者當如此夫有司教職俱能分理于下而提督憲臣又能總率于上猶曰學政不舉而教不行者無是理也伏乞

聖裁

議覆育賢才明學術疏

謹題爲感時修省竭瀝忠悃敷政務切要以

聖明採擇事該南京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王

鏐奏前事奉

聖旨這本內說的多有可采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查酌原題事理開列前件議擬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

勑下臣等遵奉施行

一曰育賢才爲照育賢才以需世用

國家之務無急于此者主事王鏐首爲議及因欲止納監之例復選貢之法簡師儒之任嚴課士之條重督學之選各一節俱于育才之道有相發明所宜條議恭

聖裁 國初惟科貢二途及勳胄蔭敘選入成均儲以待用至慎重也嗣後開納之例興則育梁子弟濫厠賢關賈販庸流託名俊秀失也遠矣查得萬曆四

年祭酒孫應鼇題將鼎選生員及俊秀子弟納銀入監事例永爲停止一時稱便而本部未及議覆不免有妨於菁莪棫樸之化委宜查照原題申明停止顧亦有不可不議者蓋大工肇舉公私匱乏戶工二部方日夜持籌以佐 國家之急而吾欲奉其所利以伸吾之說而不爲之計則見此而不見彼矣 臣等謂宜與戶工二部先計其足用與否而後議罷益注者已盈則挹者自止不可不兼議者也

雖然例之開也以興 大工今此例之開已一年矣 大內之工已報竣矣獨 壽宮尙在經始宜計其費可若干開例之後帑藏所入者見存若干所不敷者尙有若干扣其足用爲之議罷是納監之例以缺用而開足用而止也不亦可乎兩部開納事例總計四十六條雖納監一條比之別項輸貲爲多然亦不過四十之一若罷此一節姑從其餘獨不可以濟 大工乎生員納監與民生納監雖

爲兩途實則一事若干民間子弟先議停止而生員上納姑容照舊是于納監一條特去其半也豈遠于 國用有妨乎縱有之 國家之精神命脈未爲無補也 臣等以爲罷之便古者諸侯貢士適有閒實不適有罰今郡縣學宮歲所貢士殊多有行年逾艾之人其爲不適無甚于此者故錙有選貢之議及查萬曆十一年已奉有題 准事例取食餼年深者一貢一陪今始二年遽難議更

合無行令提學憲臣於貢士考中之後廉其衰老之甚不堪任職者開名到部與起訓導職銜轉咨吏部題給劄付致仕免其赴部其一切應得公費仍照例給與不復補貢似亦于人情爲近選法無礙也會試舉人登乙榜者授之教職已載 令甲願其中有年方弱冠未可爲師初與計偕不忍棄業者又或有需次待選者似俱宜聽從其便其餘則悉署教職仍准其會試二次遇當陞轉仍稱破常

格俾有上進之路斯其自待不輕而於學校之教可責之督學憲臣徐議修復矣蓋督學程與鄉校師儒磨礪人才共興教化如王鏊所稱德行文藝治事者分爲等則用以課士行之既久必有作人之功此惟在力行何如耳可以口吻取效者也伏乞

聖裁

一曰明學術爲照

國初人心醇朴趨向端方成弘之際士風學術猶然近古數年以來則漓敗漸不可支信有如主事王鏊所言者顧學術之實效在行篤正派在六經倡導在師儒轉移在督學憲臣而令行禁止則在乎當罰進退乃今上之所課不過爲詞章記誦之習而士之所趨復喜爲莊列佛老之語故學政遂益大壞而起敝維風督學憲臣不可不身任其責也伏望

勑下吏部遇各提學有缺必加意選務得文行俱優堪爲士林表儀者以充其任督學憲臣必進卧碑及

勑諭事理嚴督各學教職申明教化首重行檢課以經學實問進退必此爲準有崇尚莊列佛老之語與徒攻詞章記誦之習者寘之下等則士知上之所向確然在此自將相率而趨之而經書有不明士風有不端者未之有也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開納且照工部近題事例行欽

申明禮制疏

南疑子汪
鴛梁藏書
歸德沈鯉著

謹題爲申明禮制以一法守以奉宣
德意事近該吏科給事中楊文舉具奏奉
聖旨近來習尚踰侈冠服詭異着都察院出榜
禁約還着經事衙門并五城御史不時訪拏
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明旨森然固宜朝令夕改月異而日不同矣乃

數日以來察諸衢肆驗諸士民縉衣華履之
輩尚爾優遊鏤金刻玉之工居然布列此非
法禁之不嚴亦由禮教之不明耳蓋帝王之
所以整齊天下者不過禮刑二端顧刑惟治
之于已然之後而禮則防之于未然之前故
聖王不遽用刑而必有禮以先之所以納民
于軌物止惡于微耻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
知也我
國家稽古立法品式具備如 大明會典諸書
備載官民服色官帶房舍鞍馬等項貴賤各
有品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嚴矣柰緣風
會久而易流人心習而多玩兼之方冊所載
申布不常 典制諸書市肆罕蓄士生斯世
尚有懵然不知者而況崽崽之氓乎有財者
以爲吾力所能爲有位者以爲吾勢所得用
好異者以矜奇詭之習射利者以窮其心
思之巧 憲典雖在而尊信罔聞則有由矣
及今若不稍爲申飭而槩以法令繩之恐無

知抵禁所傷必多非
聖天子先禮後刑之意也臣等忝竊禮官敬循
職掌仰遵 大明律令洪武禮制諸書及
累朝事例參酌互考摘其緊關日用者數條
即以令之違式越制如
聖諭所諭修詭異之類者附列其下上塵
睿覽伏望
聖明采納
勅下本部刊刻榜文張掛都邑勒成書冊傳布

民間然後責成御史省直撫按嚴加緝
訪緩
令下半月後又到一月之後敢有仍前偕違即
係明知故犯定行依律問罪財物入官者工
匠技藝違作濫織錢
在着實禁行不得虛應故事夫先有禮以防
之而後有刑以驅之庶乎陷溺之人心或可
挽奢靡之風俗或可移不至令之不從而禁
之不止矣抑臣等又伏思之物之相勍之謂

風民之從好捷于令填者我
皇上一
御布袍而百辟景從萬姓歡呼轉移之效亦可
睹已至于
赤衆庶之所觀倣而法行之所自始者伏望
特布
綸音更爲申飭俾其
一人以儉德先庶民而會
皇極
都邑之中轉相視效寖成習俗當自

一玄黃紫三色及龍鳳紋綵非臣下所得用
今士民不知有慢用此色與鳳形紋飾者
或以茶褐拿爲黃拿俱屬違僭首宜禁約
一冠服庶民止許用紬絹素紗農民之家用
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冠不許

用金線粧飾嘉靖七年有忠靖冠制止許
在京七品以上及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
八品以下與在外方面官府州縣正官儒
學教官武官都督以上者得用其餘不許
萬曆二年曾申明禁約今猶一槩濫用至
有稱晉巾唐巾者尤爲詭異之甚且非時
制所宜其餘如貂皮暖耳鑲嵌雲肩袍段
紗羅吏承用儒服之類俱宜禁約
一首飾職官妻一品至三品用金玉珠寶四

一品五品妻用金玉珠六品至九品用金玉
衣服得通用綵繡庶民妻止許用紵絲綾
羅綃絹素紗不得用綵繡首飾用銀鍍金
成化十年正德元年俱禁約官民婦女人
等不得用渾金衣服寶石首飾今乃有雲
肩通袖灑線刻絲麟鳳粧花納織銷幅首
飾如累絲鑲玉猫睛異寶金線女冠之類
俱應禁約
一傘蓋一品二品用銀浮屠頂茶褐羅表紅
絹裡三簷二品用四品紅浮屠頂茶褐羅表
紅絹裡三簷五品紅浮屠頂青羅表紅絹
裡兩簷六品至九品紅浮屠頂青絹表紅
絹裡兩簷庶民止許用油帝雨傘不得用
羅絹涼傘今品官散蓋于簷數浮屠多不
能辨而士民有張打青藍布絹傘及乾持
大扇者俱應禁約
一車輿一品至九品俱青幔庶民皂幔並不
許用雲頭其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老疾

者乘之今之雕花嵌牙等轎銷金刺繡蓋
幃及職官乘八人轎士民乘帷轎者俱應
禁約
一鞍轡公侯伯一品二品銀鍍鐵事件靴用
描銀三品至五品銀鍍鐵事件靴用油畫庶民
六品至九品擺錫鐵事件靴用油畫庶民
不得描畫惟用銅鐵粧飾今乃有朱纓金
鍍天青硃紅之類俱應禁約
一房屋不許歇山轉角重簷重拱綵畫漆井

上銅飾黑門鐵環庶民房屋不過三間五
架不許用斗栱及彩色粧飾今之房屋如
雕梁畫棟曲房穿廊泥金遍金堆青堆綠
八角亭臺捆廂卷殿雕花影壁龜背錦造
之類俱應禁約

一器皿並不許用誅紅金飾及雕刻古帝王
后妃聖賢故事與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
象等形今乃有嵌寶執壺雕玉盤蓋檀桌
金爐鈿非石屏水晶坡璨之類俱應禁約

一妥會宜遵照　典制酌量備辦成禮而止
今乃有像生飛走剪綵貼金異饌珍羞窮
極海陸且用大盤碟壘堆品味一日之費
可度一月一人之用可食百人暴殄天物
多戕生命爲士夫者實啓其端所宜禁約

一書札品式雖　令典不載據本章惟
白紙一幅則私相交際亦無貴繁飾矣今
乃有大紅摺柬銷金禮單損費甚多分毫
無益甚至有稱謂之間不論崇卑槩云仁

誌令一槩僭用石獸廣築垣墻擅竪豐碑
筆表無有限制者俱應禁約

一寺觀除殿宇神龕外僧道自住房不許起
造斗栱彩畫棟梁及僭用紅色什物其神
佛龍鳳等像塑繪不許再造今之寺
觀增修甚於僧人俱應禁
約

一庶民服色器皿等物除官應用之家許令
織造外其私下買不應用之物製造者工

匠依律治罪仍行令工匠潘奇精巧日盛用
服俱應禁約
一教坊樂妓帶戴角冠皂褙子不許與庶民
妻妾令之樂妓披錦曳綺插玉冠金俱應
禁約
萬曆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具題六月初一
日奉
聖旨這冠服等項既有規制定式依擬申明禁
約有違犯的在內厥衛五城御史在外撫按
官參究治罪欽此欽遵
本部覆奉
聖明采擇以仰禆治安事內正風俗一款已該
本部題為申明禁約事本年五月二十七日
內該陝西道御史楊四知題為幸際
聖明采擇以仰禆治安事內正風俗一款已該
本部覆奉
聖旨是近來京城士庶服制僭越俗尚特甚依擬嚴
行禁約有違犯者着五城御史并緝事衙門
捕拿枷號治罪欽此又查得萬曆十二年五
月內該河南道監察御史盧明誥題為恭逢
明恥崇端愚衷陳時政以裨治安事內惇俗尚
一款已經本部議覆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萬曆十三年五月內該本
部題為申明禮制以一法守以奉宣
德意事臣等議得我

國家稽古立法品式俱備如
大明會典諸書備載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
等項貴賤各有定制仰遵　大明律令洪武
禮制諸書及　累朝事例參酌互考摘其緊
關日用者條列上
請等因奉
聖旨這冠服等項既有規制定式依擬申明禁
約有違犯的在內廠衛五城御史在外撫按
官着實訪拿重治京師爲四方表率大小臣

工都要崇儉務實痛懲奢侈虛浮之習以挽
敝風欽此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臣
等謹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吳　等看得南
京戶科給事中吳之鵬條陳戒侈靡一款大
要謂宮室輿馬服飾婚喪等項各有　定制
遵末人心玩惕無分貴賤上下競相奢靡耗
財招盜悉由于此乞
勅兩京各省諸臣先遵令式所載着實舉行以
俱素聞　君令臣從之義者亦忍同閭巷小
民膠守故轍牢不可破伸玩

紗帽形製者有飾以金線珠玉者有方在童
年即爲披服者許形異狀乞滿街衢辛烝遇
之如夷貊雜沓制度參差如戲場搬演百出
變態方今文軌大同之世豈宜紛然若是哉
益即此一節猶然犯禁則其他奢靡僭踰俱
無改于舊可知矣夫以　輦轂之下　綸綍
之章三令五申何其切至乃諸紳紳士大夫
俱素聞　君令臣從之義者亦忍同閭巷小
民膠守故轍牢不可破伸玩

明旨若罔聞知此其所係于紀綱甚重又不止
風俗之奢儉美惡云爾矣臣等爲是誠疾首
疢心已備將題奉
欽依出示曉諭令該科復建議前來相應再行
申飭合無恭候
命下兩京行五城巡視御史各嚴督所屬兵馬
司在外行撫按衙門及提學官各嚴督所屬
有司備查先遵令題
准事理一體遵奉施行如各兵馬司地方有違

犯條約不行舉治者該巡視御史即將本司
官參究在外各府州縣官有教化不明禁令
不肅致民俗奢靡僭踰者各該撫按官亦不
得以其他長槩例薦舉蓋治教養乃爲民父
母之道原非有輕重其間也即如　憲綱所
載及官員到任須知者何嘗不學學于移風
易俗之事乃俗吏率忘本逐末視教化爲不
急之務而上官復采華忘實使循良無可見
之功故民俗之日以澆漓者厥有所自亦非

不得徧摸他長輕擬上考夫然後法禁嚴而
人不敢犯教化明而人知向方矣奉
聖旨是

題禁白蓮等教拆毀私創庵觀疏

謹題爲內帑匱詘民生困敝恭陳

祖制懇乞

聖明特賜俞允以保萬世治安事看得户部尚書王遴條議要將近日私創寺觀庵院盡數拆毀僧尼遣祀不經者悉行拆毀入官以後再不許新立增置違者依律問遣僧道曾經給有度牒年四十以上者照舊存留聽其梳修外若係近日私創庵院招集僧尼遣祀不經者悉行拆毀入官以後再不許新立增置違者依律問遣僧道曾經給有度牒年四十以下未經給度牒者查果戒行無碍姑准查照見行事例申送納給度牒如不

明未有不蠲于稻田利益之說者在昔已然其風猶未甚也邇來遊手遊食之輩布滿中外此倡彼和莫可收拾以致梵宇琳宮星列棋布而無知之民約會進香建幟號佛者日充斥于道途甚且民財糜費上虧惟正之供抑且風俗漸偷醲成地方之禍臣等昌擊該部尚書王遴條奏及此深得移風易俗足　國裕民至計相應酌議題請恭候

命下移咨兩京都察院轉行五城內外及天下司府州縣地方大小寺觀庵院除係古刹及奉有

欽依建置照舊存留聽其梳修外若係近日私創庵院招集僧尼遣祀不經者悉行拆毀入官以後再不許新立增置違者依律問遣僧道曾經給有度牒年四十以上者照舊存留其年四十以下未經給度牒者查果戒行無碍姑准查照見行事例申送納給度牒如不

本部議覆不啻三令五申矣而齋醮施捨愈倡愈熾俾異端者益安坐而享富厚豈盡左道之愚人抑亦崇尚者之自愚耳崇之於彼而欲禁之於此猶聚羶而去蠅增薪而止沸也其將能乎今宜於禁令之外仍以禮教隄防之乞

勅各撫按嚴督各該守令毋專以簿書期會爲急而亦以移風易俗爲要申明

聖諭勸化愚民敎以君臣父子之常道示以農桑衣食之恒業曉以惠迪從逆之實理喪葬必依家禮有擅作佛事者必罰祈年必于方社有揭榜消禳者必罪大經既正邪慝漸消行之既久果於風化有裨不爲俗吏部開著上考脫有奉行未至亦且罰治以示創懲庶幾敎化與法制並行民風與世道咸賴矣

奉

聖旨各處寺觀庵院除古刹及勅建有名的照舊存留其餘私創無名蠲祀不經的兩京着

五城御史在外撫按官嚴行稽查應改應毀酌量區處具奏餘依擬

進　宗藩要例疏
謹題爲恭進宗藩要例以備
御覽事臣等伏覩四方題奏惟關係宗藩者最
多
皇上日有萬幾　躬親覽閱已爲至勞若於此
項裁答不有一定章程實之　座右以備參
考則凡可否予奪必且隨事斟酌益勞
聖斷臣子之心實有未安者查得萬曆十年本
部尚書等官徐學謨等曾以宗藩見行事例

列爲四十一款繕寫
聖裁　賜名宗藩要例
但據先年所進尚屬本部擬稿及奉
欽定之後更有刻本向未　進呈伏蒙
板重加整校裝印成冊恭進
御覽伏乞　俯賜鑒納留覽　左右如遇各處
宗藩有以名封等項具奏陳乞者但一展卷
之間則其所請是非居然可見而臣等之所
題覆果否合例亦莫逃于　聖鑑之下矣夫

放勳之盛始自敦睦我
皇上篤惠親親真與帝堯同揆臣等仰承　德
意於　宗藩之事偏主裁抑之說者實掩
耳而不願聞也但　恩施無節則後將難繼
事例不定則人易爲奸又恐其始之感者終
或至于成怨而義之廢者仁亦有所不行矣
伏願
皇上念此例本出自
欽定斟酌損益至爲詳妥於　宗藩請乞一
皆以例爲准則　聖心可以不勞而
所及公平廣大斯可稱仁至義盡垂憲萬世
矣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要例留覽今後各王奏請例
內應得的你部理查據明確即與題覆如有
未合的還奏請定奪務體朕敦睦至意毋容
下人作弊留難欽此

刊布宗藩名封疏

謹題爲仰體 聖明惇睦至意乞刊布 宗藩名封以遏奸源及省行勘煩擾事據儀制清吏司案呈查得 宗藩條例各 王府親郡王將軍中尉之子不分嫡庶俱限以年歲奏請名封并選婚配本部隨批到日即將王冊堂稿備查其父母封位生年奏報及母妾內助奏選緣由比對相同按季題覆但 天潢派衍冊籍浩繁架閣日久不無淹爛失落吏胥舞弊孔日多而 宗

遺漏差訛兼之舞文者有洗改補綴之姦奸請者有朦朧欺捏之弊以故歷年以來有父母查無封位者有本身查無奏報者有妾媵食無行選者種種情弊不可枚舉欲一條題 請則 宗室受抑於是不得明例有礙欲遂與立案則不與之行勘或一事而駁勘數次或勘而動經數年中間靡費多端貧宗困苦殊甚至有無賴之徒投充枝附誘騙 諸宗如往年張同臣假捏

宗室坐困矣臣等近爲恭進 御覽事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要例留覽今後各王奏請例內應得的仰部裏查據明確即與題覆如有未合的還奏請定奪務體朕惇睦至意毋容下人作弊留難欽此臣等仰奉

明旨嚴切敢不益加詳慎所有題過名封正宜及時嚴行稽覈以絕他日奸弊今據該司查呈前因相應題 請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

每遇題　請名封婚禮奉
旨俞允每于終卽將
位照依原題位數移文工部關取匠役木料
工食盡付刊刻年終則將四季總彙一冊用
本部印信鈐蓋除本部收貯備查外先于在
京相關各衙門如　宗人府之查對　王
牒翰林院之撰　賜名號吏部之關給　誥
命戶部之支給祿糧禮科之稽查章奏各送
一冊仍於天下　王府及各布政司亦各布

一冊凡遇本部勘合務要比對前冊是否相
同蓋刊刻既定可無洗改補綴之姦而　頒
布既廣亦無散失遺漏之患且一展卷之間
而所　請事情居然可見數年之後不惟本
部行勘之繁可以盡省諸宗勒索之苦可以
盡釋而諸無籍之徒亦莫由施其攖假之計
若奉
旨以後本部接管官員有聽信吏書舞文自知
不便因架言欄阻不復接續舉行者聽該科
查明參劾庶乎法行可久而　宗藩弼之
盟可垂之萬年無弊矣緣係仰體
聖明惇睦至意乞刊布　宗藩名封以遏弊源
及省行勘煩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酌議　宗藩齋奏事宜疏

謹題爲因事納忠酌議　宗藩齋奏事宜以
釐風弊事近該禮科部給事中萬象奏爲
王府內役潛跡營幹乞
賜查究以防奸詭事大學士臣周延儒等
朝奏賄前來營幹改封世子事伏奉
明旨着該城御史根究隨該中城御史譚燿等
將市棍王四余綱並部科吏書周有科許朝
相等逮擊到官再四嚴審取具供由題下法
司審無的據覆奏
明旨發落釋放訖臣等因竊私念該科參究止
于崇府一事蓋就風聞所及者而言其潛跡
營幹漏網不發者不知凡幾該城訪拏市棍
吏書此事雖無的據其平昔串通爲奸指稱
騙詐不知凡幾此皆流弊相沿爲日已久
雖慈父不能禁之于子而臣等能得之于
信而此輩又復巧于爲奸例所應行本部題
請者則以爲打點所得例所當止本部寢格者
則以爲使用未敷彼本易欺此復善幻每一
要例一書刊布各宗其間事制曲防法嚴令
具雖欲毫髮之間不可復得似宜人心振刷
舒泰不生而此輩之詭騙各宗與各宗之傾
信此輩迄今猶未盡無皆緣各宗坐守封
域別無聞見即　朝廷之上三令五申惓惓
爲其節省財費未必盡知即知之亦未必盡
信而此輩又復巧于爲奸例所應行本部題
請者則以爲打點所得例所當止本部寢格者
則以爲使用未敷彼本易欺此復善幻每一

奏遣務求饜足其行裝一至　京師即以乾没之資恣意濫賭甚者買屋買妾遷延不歸而　王府亦以爲實已用費漫不加察是以不貲之費委之無務君之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則諸藩坐困之弊也然此猶曰差人幹事之人爾事成猶得稍口事敗易以亡非衆所指名也又有一等棍徒如昨歲該司郎中趙世卿告示所開黃毛李秀等四五十人俱係四方流民潛住都城投靠吏書之家假玄家

與其事爲防範而弊端不可勝窮執若治其本源而弊孔無所從出會得各　王府親郡王襲封選婚喪禮管理府事奏報宗支奏討眷贍請封生母旌表孝行保陞內官參處犯宗奏辯冤抑請給內使冠帶等項例該　親王並管理府事者單本具奏名封等項例該按季類本差人賫奏合無自今以後凡遇親郡正名封婚禮喪禮及管理府事參處犯宗奏辯冤抑等項例該單本者長史教授等

官結勘明白不時申呈撫按衙門具本代奏本部仰爲查覆俱發勘合給付原差賫回其將軍以下名封等項長史教授等官結勘明白仍將應奏位數備造青冊一樣二本逐一分別來歷填寫各立前件揭帖量留空行同各結狀封固一併申呈巡撫衙門每季仲月以前分別事情代奏一次應賫部者差人類賫本部一一查覆明白仰將應趨應勘應立案前項緣由開註原冊前件之下給付原差賫回

轉發該府諭令明知如上季到遲查覈不及者原差不必守候俟下次給發至于奏報宗支奏請養贍請封生母旌表孝行類報喪禮葬埋內官請給內使冠帶等項若照舊例一一具奏不無煩瀆合無亦令按季並　玉牒奏聞等冊布政司勘回文給一並申呈撫按覈實似不可廢相應仍令長史等官查覈明確照前啓　王具本實封開造青冊一樣二本並結狀改送巡撫衙門巡撫官即同覈實本差人賫奏庶為歸一此非臣等臆說也

先是萬曆六年尚書潘晟萬曆二年刑科給事中秦耀俱有此議今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議亦及此尚在會議題覆臣等重愚極陋見不到此徒爾備撫臺言兼附己意一以成請臣未就之志一以祛積習極弊之風故不敢避煩瀆冒昧陳請伏望

皇上俯察宗室之重困而體其欲省之心鑒積弊之

勅下臣等轉行各該衙門一體欽遵施行則積弊頗蠲不惟諸藩不至困累而臣等亦自無嫌可避無奸可防有不必洗心滌慮而法令一新矣再照　王府每遇三大節　兩宮聖旦中宮千秋例有慶賀表箋馬匹禮物勢必差人賫捧往往散住歇家似亦可以滋弊查得　會典內開凡有王府差人到京俱送會同館安頓光祿寺支待酒飯下程合無將

本部提調主事關防不許仍前任其自便民
間敢有安放王府員役及寄頓財物者罔擬
邊衛充軍仍照近例枷號本部門首其有指
稱衙門吏書交通王府人役貪緣爲奸者除
臣等訪實參奏外許諸人捉獲送赴本部睚
財盡數給賞各王府員役敢有營求差遣潛
赴　京師者許五城御史及厰衛緝事衙門
導官參究重處則弊源益清人心愈肅其于
聖明併賜俯允施行　宗藩幸甚臣等謹奉
聖旨王府奏請事宜你部裡原議定有要例只
照舊行不必又行更改欽此

參戚畹鄭承憲乞
謹題爲懇乞
聖明愼
恩卹以重典禮事近該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
鄭承憲爲父鄭福奏乞
邸與內　論祭一節係該臣等職掌已于本月
十六日擬例駁奏伏蒙
聖斷　特賜停寢但給與塋價銀五千兩臣等
知
聖意之所重在禮而不以財則財之多寡爲重輕
矣然與之以直或非其分及與而過多亦自
有不合于禮者臣等請據禮而論之蓋禮莫
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故凡臣子乞恩有所比
例必求其職事脗合情理至當者方敢
上聞誠愼之也承憲以帶俸都指揮使而引永
年伯以爲例可謂禮乎蓋即據彼所奏已云
名分之不一而又妄自援比以爲事體之相
同臣等不知其解矣此而可與乾不可與承

憲欲之人孰不欲竊恐後有効尤者皆將
心于非望之福而僭乞覃引僥倖滋一不至
于潰禮之坊不止也豈藏有限厭無窮人
人而遂其欲不知將何以給之過今
大役所費不貲爲承憲計宜受少以塞
君上之賜而辭多以明廉讓之節則　君恩臣
禮庶乎兩盡而人且傳爲盛事矣不亦美乎
臣等待罪儀曹項見河南撫按官奏稱本省
貧宗值歲大荒不給半救方請議賑臣等亦
方議題覆計無所出承憲能來而輸之于
國則可活宗室之貧者千餘人是能體
朝廷睦族之意而以
上德于萬一也請
之患當傷于寵使
皇上之有以全之臣等無任懇切所望之至奉
聖旨鄭等說的是但鄭承憲身後增價已不許
再乞還遵前旨行

議　秦府進封蹏一

謹題爲仰遵　制典裁抄出　秦王一本奉
天恩俯全封爵以廣
聖澤以正名分事內府抄出　秦王一本奉
聖旨泰宜王既例前進封這所奏禮部看議了
來說欽此案查嘉靖二十三年　泰定王薨
逝嗣以再從姪鎮國中尉懷瑽進封爲宜
王庶一子敬鎔於萬曆三年襲封是　靖王
其庶四子敬鉋萬曆二年　請封該本部查

得　宗藩例例內開　郡王入繼　親王所
以重　親王之統也以後　世子世襲　親
王次嫡庶子每位止照原封世次本等官職
不得進封已經題奉
世宗皇帝欽依欽遵外夫　郡王入繼　親王
尚不得加恩于次子則將軍而下自可類推
今敬鎔已襲王爵是與世子世襲之例得矣
宜王懷瑽原係鎮國中尉又係再從姪進封
其弟敬鉋相應止照　宣王原職世次授封

難以濫希郡爵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續于萬曆五年敬鋤授封爲輔國
中尉乾又查得萬曆八年該　泰世子誼潞
奏父靖王嫡第三子奉國中尉誼漷
中尉之女例不授封已經立案外又查得萬
曆九年　泰王誼潞奏父　靖王庶第二子
誼潗嫡第三誼漷各要　請封本部查照
宣王原封庶次俱封爲奉國中尉乾及查萬
曆十年三月內該本部題　宗藩要例內

親王封典一款　親王薨逝絕嗣許親弟親
侄進封爲　親王如無親弟親侄以次推及
倫序相應者進封一位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
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之後俱依世次授職不
准加封如嘉靖四十四年制前加封者姑准
照常傳襲例後加封者查照世次改正等因
節奉
聖旨這宗藩事例既將前後議奏刪訂盡一依
擬刊刻頒布永爲遵守欽此又查得萬曆十
一年十二月內　泰王誼潞奏稱祖　泰宣
王第四子輔國中尉萬曆五年敬鋤授封爲輔國
中尉乾又查得萬曆八年該　泰世子誼潞
奏父靖王嫡第三子奉國中尉誼漷
中尉之女例不授封已經立案外又查得萬
曆九年　泰王誼潞奏父　靖王庶第二子
誼潗嫡第三誼漷各要　請封本部查照
宣王原封庶次俱封爲奉國中尉乾及查萬
曆十年三月內該本部題　宗藩要例內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該本部查得敬鋤等俱在
嘉靖四十四年條例之後俱依世次授職不
准加封正與條例相合在本王何得復有此
請封爵至重條例甚嚴是以　鄭藩肅裏諸府
其進封與　泰府同而不敢爲兄弟子女違
例　請封者依于制也今若從　泰王之請
則歷年　欽定之例皆不足遵而宗藩妄乞
之私亦不可止矣等因奉
聖旨是以後各王府再不許越例陳乞欽此欽

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秦王誼
溍奏稱乞將臣弟誼潾誼澮誼濾授封郡爵仍給
中尉之祿一應民枝等項及合干錢糧俱不
敢妄祈並臣妹　賜郡主封號祿米免給各
朝之待　宗藩　恩至義盡然獨嚴于封爵之
例者所以垂不刊之典絶覬覦之私也即如
旁支進封　親王世子例應世襲孰得而禁
之其次嫡庶子則應照原封世次授以本等

爵職不准加封條例　頒行已非一日所以
敬鋤于萬曆五年授封輔國中尉皆以　宣
王原封鎮國中尉世次而遞降之其　靖王
第一女亦照中尉之女聽其白行婚配蓋例
之所在難以私意遵也至萬曆十一年該
秦王具奏陳乞加封幸蒙　聖明洞察並禁
各　王府不許越例陳乞
明旨森嚴自宜恪守今又附會例商之說再行
瀆

請不知所謂四十四年例後加封者正指次嫡
庶子而言非例前繼統之云也其例後加封
者猶當查明改正而況已受本等封者可復
濫加乎至于比援　肅王緒燇　榮王庶二
子常準事例全不相蒙此而可請就不可請
有如　鄭藩肅襄等府俱由旁支進封紛紛
援例陳乞何以待之是條例可無定而
明旨可遵也伏乞
皇上軫念封爵重典法守畫一

勅令本藩遵守明例不得妄有希覬其輔導官
不行諫止行巡按御史究問如律庶冒請者
無以容其私而一代之章程行之萬年而無
弊矣奉
聖旨近因宗祿不繼立例其嚴但王以例前爲
嗣屢奏懇切朕特念首藩將軍仍支中尉祿
准封郡爵庶弟誼潾誼澮親王嫡弟誼濾
以後子孫只照世次各王府亦不許援例女
封罷

議 秦府進封疏二

謹題爲懇乞
聖明遵成憲恤封爵以
十月內 秦王誼溍奏稱將弟奉國中尉誼
溍誼漮加封郡爵及將 靖王一女 賜郡
主封號等因奉
聖旨秦宜王既倒前進封這所奏禮部看了來
說欽此 臣等謹遵節次
欽定事例及我

皇上不許越例陳乞
明旨與分剖例前例後之說覆議
上請仍乞
勅諭本藩遵守 明例以後不得妄有希冀等
因覆題奉
聖旨近因宗祿不繼立例甚嚴但王以例前爲
詞屢奏懇切朕特念首藩懿親王嫡弟誼漮誼
准封郡爵庶弟誼溍鎮國將軍仍支中尉祿
以後子孫只照世次各王府亦不許援例文

封罷欽此 臣等恭誦
綸音仰惟我
皇上日月之明固已洞燭其違例之非矣然猶
特念首藩懿親不忍直拒其
請 臣等雖至愚豈不知承
聞重大而 臣等之職守係焉有不容不披瀝
直陳者蓋例之立也惟 宗藩爲最難及其
已定而相與守之使不敢千隳犯禁亦無如
宗藩之難者我 世宗皇帝以
天潢之派日增而四方之干 請無極也始大
集廷議定爲約束曰 宗藩條例垂示不刊
逮我
皇上又更定要例纂入 會典而加封之禁視
昔益嚴 宗藩始無敢違 制干請者乃其
心未嘗無非分之覬覦立例之難如此也若
一旦而潰堤決坊滔滔不止將繇今以後欲
以廻既倒之瀾而使無四溢也其將能乎誼
溍誼漮之爲中尉也以萬曆九年十年此

皇上所親授封也今輒加之以　郡王將軍之
爵其不許益封也尤近在萬曆十一年亦奉
我
皇上明旨也今又輒從其邊例之請雖　睦族
宜厚而　詔旨屢易益所以示信於天下乎
且　郡王之進封　親藩也猶不得以嗣其
原爵以中尉進封而加又加焉是卑而可以
踰尊也敬鑰之先是請封也亦不過中尉再
傳及姪反得以越次加封焉是疎而可以踰

戚也借曰祿仍中尉於　國用不加益乃條
例所陳犂然具備不容有毫髮僭越者豈皆
以祿乎抑亦以名器之重有不可假人者乎
秦爲首藩論分封之序則然耳若以世次之
久近而辨親疎　宗藩之爲　泰者豈必乎
微獨　王卽自將軍以下欲有所請而非其
分之所當得也將無曰彼郡爵猶可假曾是
區區者而不余畀乎開前此未聞之例加前
此未加之　恩倖端一啓衆皆效尤人人欲

遂其私事事欲更其制　朝廷之所以布大
信而立紀綱者何所恃諸司之所以慎覺鑰
而服人心者何所守乎在
明旨固不許援例而日後陳乞者則又不以例
爲例而以不爲例者爲例也茲所關豈細故
而其漸可復長乎伏望
皇上以大道爲公以轉圜納諫始雖
念懿親當重而欲施法外之
恩已又思

祖制難更而裁以應得之分收回
成命示不得已仍
諭本藩無復瀆奉此
大聖人之作爲出于非常萬萬也惟
聖明裁察焉　臣　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奏
聖旨覽奏知道了特恩原不爲例着遵前旨行

嵗 泰府進封謹擬三
謹題爲懇乞
聖明慎 特恩以溥惠
誼澤爲弟中尉誼潾及
軍及女封郡主各一級誼濃乞加封 郡王將
極言其不可加封之狀仰
聖慈念首蕃懿親
特允所 請續該臣 等覆擬例執奏伏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特恩原不爲例着進前旨行
欽此 臣 等竊惟
君有成命則 臣 下宜欽承又何敢再三瀆
以奏輕犯
天威惟人 臣 以守官爲義亦以盡言爲忠攷之
前代固亦有牽裾殿陛卒以得請者傳之後
世以爲
明主盛節 臣 等幸逢極盛之
朝冀此風之復見于今日也故敢申三諫之義
望上垂察焉竊聞王者有至仁無私恩如
懿親之意不論功不論德徒 念其請求之
懇重拂其情而姑破格以徇之雖 特恩亦
私恩也雖不爲例亦一例也古昔帝王敦睦
九族豈不欲恩施無窮顧見夫人情之不可
厭而度吾恩之必有所竭也于是不得不限
之法制以平其不一之情而示以各足之分
使衆皆有定尺寸不踰上曰有法在吾不受
私下亦曰有法在不敢言私上下相維以法
而子孫保之世世無極此所謂至仁無恩恩
之至也我 國家 宗藩條例實倣于此君
盡一之法而所可議者亦得以高下其手
議不與則曰 特恩不爲例議與則曰生事
有事例益均一 帝派則均一 懿親被
請此亦可請與則恩不與則怨是今日之
特恩爲他日徵怨之端也不可也此猶其
者也故尤者 進犯者多及抵于禁戒

裁之以一切之法使　王宰諒親有欲曲全之而不可得者是今日之　特恩爲諸宗劃奪之囿也不可也此猶其或然者也今　宗人窮困甚多而蔵祿不繼猶能安分循理保其所有猶不貽主計之憂如　恩可俾矛則奸徒之誑惑愚宗者謂非分之福必屢徼而後可得也于是使人絡繹于道途裹糧輸于廛肆吏胥之貪緣爲奸者亦得以肆其漁獵則諸藩之窮困日益而東平之爲善蓋鮮

者亦自此始也茲　特恩之所宜慎施也臣等非不知再三之　賚無所逃罪顧謂　聖明在上不斬轉圜倘俾掌　采納特賜停止使臣等得守其官以不廢　祖宗之法而益以彰　皇上從諫如流之美傳之萬世豈不有光于前

史哉臣等無任席藁待罪懇切祈望之至奉　聖旨特恩出自朝廷原不爲例你部裡知道了還着遵前旨行不必再三瀆

復　秦府進封疏四

謹題爲仰遵　制典懇乞　天恩俯全封爵以廣　聖澤以正名分事儀制清吏司案呈　案呈到部看得　秦府奉國中尉宗封一節臣等既奉有　明旨及該司查案前來不敢不具例題請至其與　宗藩條例原自不合臣等亦不敢中變其說益　君有成命而臣子必委曲承順以爲恭敬者此臣等之本心也知其不可而又爲隱忍恕題覆以附益　秦王之說則內自欺其本心而上于　祖宗之良法美意可乎不刑者一旦而有所不行是臣之謬爲恭敬以亂法也不敢也頃者　魯王願坦之爲子壽銷　請封也似與例合　皇上猶恐其庶封之濫而下部議覆移檄查覈終不以　懿親之故而廢法益

主上之德意如此臣等顧不能于例所不合者
而明正其罪以將順　德意於職掌謂何且
恩由於例則人以爲正而法紀歸一　恩出
於倖則人以爲疑而蹊徑浸貳此亦其漸之
不可長者惟
聖明酌量施行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謹題　泰府服內乞封疏
謹題爲遵奉
勑旨懇乞
天恩照例
請封襲爵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　泰靖王妃吳氏奏奉
聖旨這宗藩事例既將前後議奏刪訂畫一依
擬刊刻頒布永爲遵守欽此欽遵外今該前
因案呈到部看得　泰靖王妃吳氏奏稱嫡

第一子泰敬王誼澞襲故無嗣嫡第三子
紫陽王誼澤係　敬王親弟扣至萬曆十五
年四月十八日服滿恐傳　制不及難以鎮
護藩邦乞將誼澤　賜封泰王安人韓氏爲
泰王妃照例遣官
冊封一節爲照　宗藩要例襲封王爵者必於
免喪之日而又有服內陳乞之禁無非嚴典
禮之防示畫一之法也今查　敬王誼澞故
於萬曆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誼澤扣至十五

年四月十八日服制方滿乃于三月內遂已請封而計其具請之日則又早矣謂不爲服內陳乞可乎倫理之重名教所關數月之間轉眼可至有何不得已而汲汲若是也卽據所奏不過謂地臨邊境難以鎭護竊計奏之封國去邊尙遠昨年已奉

勑管理府事矣 綸言有赫自足以懾服內外亦有何鎭護之難乎 臣等向曾以 宗藩要例 進呈

御覽已蒙 嘉納頃之又簒入 會典屢奉 明旨不許紛更今楮墨猶新而阻撓若是竊恐此風一啓人皆效尤如 紫陽王者其喪之喪者矣猶可言也自是必有以服滿襲封而服內陳乞猶可言也久之又必有襲封于服制之內者矣 臣等慮其所終不敢不虔其始伏望

皇上暫收前

旨仍 令諭潞侯服制滿日另行具奏 臣等與

照例題

請如以宮眷衆多養贍不敷合無且預給常祿一年以充歲用亦無不可何至圖一日之便以亂 朝廷之法早數月之封而蹈終身之悔乎 臣等職掌所在義不容默輒敢不避繁瑣以瀆

天聽倘蒙

俯賜允納不但法紀可一亦或於禮教有裨也

臣等不勝戰兢懇祈之至奉

聖旨各王府服制未滿的自不許越例乞封誼應非服滿日在每歲冊封之先扣查明白于例無礙止因路遠預奏已有准封了你每如何不論理體一槩執拘且不究着便遵前

旨行毋使下人刁難得計

議　慶成王府乞封繼妃疏

謹題爲比例乞
恩冊封繼妃以正名分以便承祧事儀制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
鍾奏前事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案呈到部　臣等看得　慶成王愼鍾始爲長
孫該先王代奏選張氏爲內助承受祖命已
正妃貳之名繼襲郡爵該本王自奏進張氏

爲次妃荷蒙
聖恩復有畫一之議本部當時題覆明白詳悉
似有預爲之防者已經奉有
欽依昭如日月誰敢假捏欺隱且次妃進封繼
妃原來未有此例若以萬曆七年之例則得
受次妃已屬厚幸乃　本王不知感
恩輒敢隱下內助詐稱繼室妄援選繼要例及
異事乎況　郡王諸子嫡庶長次封爵懸絕
必其恪遵定制庶幾不生亂階語云千人逐
兎一人先得貪者自止分定故也使張氏止

于妾妃敏溱定於庶次則王者無失其王將
軍中尉無失其將軍中尉兄弟安而妃妾和
慶澤之及于苗裔者何窮不然僭嫡不祥犯
長不順骨肉自相殘害其禍不知所終矣彼
奸人撥置止以俾一時之寵利而危于人國
害于人家有如此者恐亦非　本王之福也
且同一嗣子鳩鳩之愛何分彼此特未之深
思耳　臣等欽奉　明旨再四看議質之法例
揆之天倫酌之事理無一可者所據張氏進

封繼妃斷斷乎其不可從也伏望
皇上洞察奸欺　嚴加戒諭將張氏仍舊次妃
名號子女仍稱嫡出不許恣逞私邪乖亂理
法其　本王違側妄干隱情誑奏委應罰治
用儆將來但係宗親曾　等未敢定議至于
該府教授等官平時不能以禮啓迪臨事不
能據法諫阻輔導之職誠爲曠缺合候　命
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山西巡按御史將各官
行提到官問以應得罪名徑自發落再照各

虎　宗室生長不諳法體奸人乘機誘引寔
繁有徒或爲代草奏章或爲赴京打點即如
慶成王府之事萬曆十二年十四年兩次具
奏今復奏到皆此輩所爲也亦不知有法矣
合無會行山西巡按御史將屢次資本總旗
羅放姚太玉李賢嚴行提挈根究明確照例
發遣招由回部查考仍行五城兵馬司嚴行
緝訪如尚潛住京城挐獲遍解以憑究問庶
奸徒知銅璽之儆而

宗室有槃石之安

題薇保 聖躬萬福與常人之取快目前不顧其後者爲不同也夫庶民之家惟患其無以養之人主之崇高富貴諸凡可願畢陳于前恒患其無以制之無制則過過則伏隱憂于適意之中而不免噬臍之悔此聖哲之所以貴謹保養也我

謹題爲恭遇

聖上敬天勤民進賢納善謹獻臣愚以贊

盛治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禮部尚書袁洪愈奏前事內有保

聖躬崇眞儒敦教本三事相應開列前件議擬上請恭候

命下臣等遵奉施行

一曰保

聖躬

臣等竊惟

人主一身膺 祖宗付托之重爲 天地臣民之主一舉動不宜愼所養豈可不愼哉故常戒於方盛之時而尤豫蓋聖哲之慮遠故常戒於方盛之時而尤致謹于飲食起居喜樂好尚之節用能彌性保和永綏多福與常人之取快目前不顧其後者爲不同也夫庶民之家惟患其無以養之人主之崇高富貴諸凡可願畢陳于前恒患其無以制之無制則過過則伏隱憂于適意之中而不免噬臍之悔此聖哲之所以貴謹保養也我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豈其是慮惟臣子愛君當不容已此尚書袁洪愈所以首陳隙

聖躬之說而又以晏安比之鴆毒酒色譬于斧斤斤其言益深切懇至有可俯採擇者

伏望

皇上清閒之燕時踈覽觀用比于盤盂戶牖之銘使自凡嗜好務從撙節則醫論之所謂精氣神爲身三寶者自當長旺有餘而億萬斯年其樂無疆

宗社臣民不勝幸甚伏乞

聖裁

一曰崇眞儒

臣等竊惟古之儒者出於一而後世雜之以

儻於是有真儻之名辯之不可不早也夫天下非無儻之惠禮有儻行之篇傳稱君子小人之儻則品藻之太較可覩已去古益遠此道鮮聞乃旌之典式不見于山澤癯谷久矣今敬[臣]學本身心躬行孝弟之類似皆歷歷有據及查先年奏則本生曾以孝行旌表亦可知其爲人但禮賢盛典出自　朝廷將以風化天下未經查看明的遠難擅擬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將歲貢生王敬[臣]平生學行再加體訪果否如本官奏薦及所造詣可當何等品格備細開具前來以憑查倒題　請如使實不副名亦不許朦朧推舉致干公議伏乞

聖裁

一曰敦教本

[時]等竊惟學校所以作育人才而養正之功則自社學始　國初閭巷皆有學而師儒之

教首先德行當時人才盛而習俗美者教化明通通來舊章習盛而提徑成風豈獨失蒙養之功意且并其社學而淪廢之無惑乎士習之不古今該尚書袁洪愈建議前因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通行各省直儻查各州縣止學有無見存子弟有無習學通行修舉仍慎選有學行者以充教讀之任凡進退應對之節孝弟忠信之行悉以責成其中俊秀者令學憲[臣]一體考校收學每年終聽縣官查覈果教有成效仰與申請合于上司量給衣巾免其雜差以示獎勸庶敦本尚行之中未必無孝廉者出而淳厖之治可復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事關朕躬的知道了其餘俱依擬行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文到臣

謹題爲傳奉事本年九月二十六日該文書

聖旨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着禮
部傳與他上緊進來欽此臣等伏惟我
皇上之意不過以麟爲異物世所未見欲取而
觀之以知夫麟之所以爲麟者之狀如何非
有貴奇異之意也爲臣子者承
君之命奔
走不遑昏暇有言以及他事惟麟產河南光
山縣而臣鯉河南人也知之頗詳不及今預
言其狀或
奏進之後無所可觀則臣爲欺
默取容而

陛下有誤棄之悔臣等竊九死不足以贖罪故
敢冒賣爲
皇上言之蓋麟之生本自于牛故其形猶在乎
麟與牛之間初生雖有鱗甲不甚顯者非如
圖畫所傳出于好事者之手而楚楚可觀也
踰日而斃至于今又復數月竊意其形已枯
稿必不如其初之猶有麟之狀也
陛下軫念元元整飭吏治曰　勤思于三皇
五帝之業如將不及天下皆同歸　明聖忽
濱之大號布于下國以徵一既稿之麟雖於
事體無妨無乃駭人觀聽乎夫人主之有所
好尚舉動以昭示于天下也其端甚微而及
其樹之風聲傳播于四海九州之郊使天下
皆耳而目之則其究有不可勝窮者故物有
一異而責以不奏則四方之奏奇異者且紛
至焉督以速進則四方之爲進獻者且紛至
焉此衛當之所謂無妨而登五遵三如我
皇上則一舉一動有不可不慎焉者也夫物固
有以祥稱者迨其斃也則已爲不祥之物所
宜用桃茢以祓除之不敢以達于
至尊之前臣等竊意撫按官者之不敢奏
進及臣等之不敢遽有徵取者亦惟以慎重其
事而非敢距違也惟
陛下俯鑒臣愚特賜停止少寬
斧鉞之誅臣
等不勝幸甚謹　題請
旨奉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但麒麟瑞獸所異物

而比他瑞不同朕于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
見耳還着彼處撫按官上緊進來
附回內閣公移
禮部爲傳奉事本年年七月十二日內閣傳
示
御前發下麒麟圖一幅該文書房口傳聞光州
產麒麟已久其皮尚存可取來看欽此隨
該內閣回稱傳示差人查取等因爲照麟
爲盡物世不常有

皇上欲取而觀之非過也本部問
命以來細加體訪似亦有因但回話所傳多出
于閭巷小民爲之附益殊不可以上千
天聽若遽因而查取似于事體非宜且其中亦
多有不便者蓋差人一至地方則撫按必
移文本道道移之府府移之州而本州又
拘集產麟之家及里老隣佑審實其結會
派解戶科取盤費不免煩擾逮其發行則
蒙以黃袱導以赤杖沿途遞送觀者如堵

又不免駭人耳目且傳聞易誤風聲易遠
達之四方必更有好事之人因此以神異
其說張大其事不曰本部差人而曰
朝廷之上專遣一使以徵一既稿之麟殊有千
金買馬骨之意也本部既不敢不
君命又不忍虧損
聖德徒倚數日竟不得已乞寢其事煩爲擾實
轉奏懇乞
聖明容令停止不勝幸甚爲此差辦官汪綬齎
赴翰林院查照施行

壽宮相視疏

謹題爲傳奉本事本年八月二十一日內閣傳
奉該文書房口傳
聖旨大峪山開究玄宮處所據張邦垣進圖西
北角微有石塊欲往前火那着禮部帶同張
邦垣等審定可否來說欽此傳奉到部隨該
本部具題乞與預事諸臣會同前去二十三
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着公徐文璧大學士申時行司禮監
太監張誠同去欽此臣等祇奉
明旨謹於二十七日前往大峪山會同國公
徐文璧大學士申時行司禮監太監張誠及
總理工程太監張禎工科給事中王敬民等
並原相擇工部主事閻邦及各預事諸臣恭
詣
壽宮處所備細審閱參之衆論爲照
壽宮規制已經本部議擬上
請山向土色已經張邦垣等節次進呈

御覽俱各奉有
明旨無容再議惟據處所稱有石處所有無相礙
應否那移係關緊要所在查閱明白隨據張
邦垣等具呈到臣等即於是日恭詣大
峪山督率刑祭清吏司署印主事盧洪春及
于玄宮極中之處引繩四周度以尋丈看得
有石之處橫亘頗長不止西北一隅微有石
塊但玄宮後界至石前邊相離頗遠其中
隔一丈三尺左角隔三丈三尺右角無石俱
于作用無妨似以不移爲便若寶城方墻
規制之外似應從其所擬但太祭一移則前
薄窮徑而後漸遠于主山恐于來脈稍脫規
制不易展布也此據該管所官爲之折衷有
如此者以臣等據禮而論則禮有曰卜其
宅兆夫曰卜之爲云誠慎之矣豈其不擇顧
禮之所貴于擇者惟曰幽遠開曠無有他處
草木藩殖無有渴鹵大勢巖正無有傾欹風
氣完淑無有粗惡如是而已豈如術家所言

因是以規福利耶盖術之難憑不若德之可
恃土有五色不若民無二心我
皇上之愛民深而格天至矣天保萬年時敘
五福自當有在皆在土壤故臣等于張邦垣
之所稱引不能深究其義惟擬質以聞如
聖明裁定施行奉
聖旨知道了

議孔廟從祀疏
題爲議從祀以崇
聖道以勉來學事先該河南道監察御史詹事
謹題奉
旨將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從祀
孔廟緣由該部覆奉
聖旨從祀重典著各備臣及九卿科道官從公
品陪議奏務期允論欽此又該雲南道監察
御史黃顯頗翀祭酒蔡清布衣胡居仁陳
真晟修撰羅倫尚書章懋會議事黃仲昭議奏
從祀戶科左給事中田大年題要將諭德費
與弼修撰羅倫尚書章懋祭酒蔡清布衣胡居仁王艮陳真晟併議從祀等因題奉
欽依已經通行詹事府左春坊司經局翰林院
國子文監學諸臣及九卿科道各自議奏去
後隨該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周子義題王守仁陳獻章從祀
蔡清呂柟胡居仁章懋以漸議祀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徐顯卿等右春坊右諭

德乘翰林院侍講韓世能等刑部左侍郎舒
化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趙鎗戶科都
給事中蕭彥禮科給事中苗朝陽等河南道
監察御史許子良等南京兵科給事中鍾宇
淳各題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司經局洗馬翰
林院修撰陳于陛題陳獻章王守仁胡居仁
蔡清從祀國子監祭酒張位等題胡居仁王
守仁獻章從祀刑科右科給事中葉遵題王
守仁從祀工部員外郎蕭景訓奏尚書羅欽

順贊善羅洪先從祀主事唐鶴徵奏陳獻章
從祀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等題從祀之議
當知所重俟尚謀僉同然後舉行若汲汲觀
美利於速舉恐非　聖明從公品隲務協輿
論初意且恐紛紛後言不止如王用汲李禎
二人豈惟道術有淆兼於政體未便各等因
節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湖廣道監察御

先吳與弼陳真晟時祀於鄉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大理寺右少卿王用
汲題王守仁倡學不宜從祀等因奉
聖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
曾因此廢彼禮部知道欽此又該光祿寺寺
丞李禎題學正曹端布衣胡居仁尚書吕柟
羅欽順修撰羅倫從祀等因奉
聖旨從祀重典日久不決以致議論滋多這本
又別舉曹端繁詞瀆奏李楨姑且不究禮部

上緊定議來說欽此又該翰林院掌院事詹
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沈一貫題王守仁
陳獻章胡居仁蔡清一併從祀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兵科都給事中
萬彥等題王守仁陳獻章從祀等因奉
聖旨這本着禮部看了便會九卿科道偏臣廷
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具奏徒滋煩擾欽此
欽遵通抄到部臣等節奉
綸言心惟口誦不勝悚服伏惟

皇上以聰明睿智之資膺治教君師之任於茲
從祀一事虛懷茹納博采羣議眞合已從人
之度而聖不自聖之心也臣等亦何敢不仰
承 德意爰於聚別以少
皇上右文之治謹遵奉
明旨於本月十五日會同九卿科道臣等衙
門吏部尚書楊巍等齊赴 闕下謹已來公
逐一評品親筆填註隨該吏部尚書楊巍戶
部尚書王遴左侍郎宋纁總督倉場左侍郎
傅希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學顏俱議胡
居仁從祀協理京營戎政左侍郎辛應乾議
胡居仁陳獻章從祀刑部尚書舒化太子少
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趙錦工部左侍郎即管通
政使事倪光薦通政使司右通政陳壎大理
寺卿曹同亨左少卿何源右春坊右諭德兼
翰林院侍講吳中行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
福建道掌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喻文偉湖
廣道掌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龔一清山東

道監察御史陳邁文俱議陳獻章王守仁胡
居仁從祀太子少保工部尚書錫兆議胡居
仁呂柟從祀通政使司左參議杜其篤議蔡
清羅倫從祀大理寺右寺丞羅應鶴議王守
仁羅倫薄獻章胡居仁從祀吏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掌管詹事府事周子義可
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陳于陛俱議王守
仁陳獻章胡居仁蔡清從祀兵科右給事中
王三餘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俱議胡居仁
蔡清從祀刑科都給事中顧問議胡居仁王
守仁從祀都察院左都御史耿定向左春坊
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徐顯卿右春坊右諭
德兼翰林院侍講韓世能戶科都給事中蕭
彥河南道監察御史許子良各註有原疏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于慎行右春坊右諭德
兼翰林院侍講張一桂各具有公疏不敢再
議工部右侍郎王友賢浙江道監察御史王
曉俱未敢輕議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已經

具疏未敢輕議兵部右侍郎石星議王守仁
陳獻章不宜立門戶講學刑部左侍郎丘橓
議胡居仁宜從祀王守仁文章功業尚矣然
以致知爲致良知朱子已先言之以格物爲
去外物無乃禪家之宗肯乎然則八條目無
復讀書窮理之事矣臣等衰集衆論較量其
間頗　廷議者共四十一人除註有原疏外
內註胡居仁從祀者二十五人註王守仁陳
獻章者俱十五人蔡清五人羅倫一人呂柟

一人惟居仁則仍有專舉且無疵議在石星
則議二臣不宜立門戶講學在丘橓則議守
仁乃禪家宗旨在吏部右侍郎王家屏則又
謂從祀重典非真能信今傳後者未可輕議
非真見其能信今傳後者亦未可輕議若使
今日議入他日議黜恐及爲　盛典之累故
未敢遽擬其次也臣等及復參詳看得從祀
一事持久不決必煩
臣可以盡天下之公議而衆言僉同人品自

定所以要之於歸一之論也今頒議諸臣舉
從祀者莫不以胡居仁第一卽有次及居仁
與其不舉者亦毫無異議及
臣等考其平生
與其論著亦大都淵源孔孟純粹篤實一時
名士如羅倫張吉婁統周瑛高明賀欽羅欽
順張元禎之類皆極口稱下比於薛瑄而以
其論著與瑄之讀書錄金傳焉斯其爲孔子
之徒已彰明較著有歸一之論矣如蒙俯賜
采納　容令臣等以居仁行實撰議上覽特

允從祀自足以仰承　德意增重儒林豈必
求備益我　明道化翔洽人文輩出二百年
間侑食
孔廟者僅薛瑄一人誠慎之矣今距祀瑄之後
未二十年而又得居仁與之金祀亦所謂旦
暮遇之北扃而立者雖一人不可謂少也至
如守仁之學在致良知獻章之學在於主靜
皆所謂豪傑之士但預議諸臣與之者僅十
三四不與者已十六七甲可乙否殊未有歸

一之論以稱
上意指臣等亦何敢輕議查得嘉靖十九年亦
曾　廷議薛瑄彼其時固毫無間言也而厥
子童承叙養善浦應麒犹以爲事體重大莫
若少緩竟以報罷至隆慶元年復下　廷議
則在議諸臣或挽引惟恐其不預於濯宮
尸祝者何人心之同也夫惟人無異議故
盛典一舉至今爲烈豈之光今守仁獻章既
不能毫無間言又一時與議之臣亦多有者

舊老成直亮方間之士而不皆爲二臣左袒
者是與論未協而事久論定尚非其時也　臣
等有感於承叙應麒之言故輒敢效其愚亦
請暫緩之以少俟公論之定而徐議於後似
亦未晚益事可垂千萬年而不朽者即遲遲
數載而不爲逾時禮有喪千百世而示法者
即詳審再三而不爲過慎與其祀也而有議
毫者議定而後祀乎益可祀不祀者其失怠
忽猶可補於將來未可祀而祀者其失誣誣

則貽譏於後世拾潘反汗勢豈能及是不可
不爲深計也昔者孟軻氏之告其君曰國君
進賢如不得已將至於左右皆曰賢諸大夫
皆曰賢而犹未敢信必至國人皆賢也而後
察又親見其賢也而後用彼國一人之進退
一時之是非耳而犹然若是矧是舉也在
朝廷則象賢崇德見道擾法紀之公在天下則
輦轂作人爲俗易風移之漸所關甚鉅可嘗
試而漫爲之耶如
皇上以我朝人文遠軼前代不宜寥寥焉若是
臣等謂居仁而祀不可謂寥寥益隆古以
還士之以行誼道德令聞長世者非託之於
顯位則托之於門閥非託之於文章則託之
於勳業順風疾呼聲聞易達所藉然耳如居
仁者固深山窮谷之士而布衣韋帶之夫自
非其德有過人負一代之斗山於當世雖擇
地而趨嗟心而語其誰爲傾耳而聽正目而
視者惟

皇上超然遠覽核之於儒伍之中榮之以宗祀之位則日月之光貴及鄉鄙雖在齊民無不興起比於祀瑄元爲盛事茲臣等之所謂一不爲少也至如蔡清羅倫章懋黃仲昭陳真晟呂柟羅欽順鄒守益中間或未有專祀者乃望推廣德意專祀於鄉通侯論定之日另議從祀則仁至義盡真可爲天下萬世之法而新猷之道以光頻蘂之禮不濫一舉而二物具矣再照講學爲致知之事聖門之所謂

條理之始也夫學亦安可不講也顧臣等之所謂講學者殊無甚高論益六經孔孟之道既昭如日星而漢宋諸儒之書又發明殆盡後雖有述何以復加所貴乎學者亦守其師說愼思明辨如何爲格致誠正如何爲齊治均平隨事精察敦行不怠雖暗室無媿必白首一節如是焉而已世之學者不務爲平易而厭薄古訓欲自名家至爲續鳧頸以見長添蛇足以工畫於子臣弟友日用常行之道反視爲弁髦不講焉其又有奇者則片言單詞樹之赤幟而天下之喜爲名高者亦苟見前輩之所在遂靡然麇趨之口耳一言反復論辯至窮年不能definite其說其流之弊將有內棄其事而外棄其主之事以釀成清談之俗者此不可不爲蚤辨也伏願

皇上既愼簡可祀之人又遴發德音使天下知朝廷之所以崇祀者意在此不在彼則世道人心不勝幸甚謹題請

旨

謚法疏

謹題爲循職掌議謚法以崇臣工以光
聖化事臣聞帝王之所以勸懲天下者莫大乎
爵賞刑威帝王之所以不賞而勸不威而懲
者莫大乎謚法是謚也又不得以私其子
君不得以私其臣者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
雖以褒貶既往實以激勸將來是以自古重
之也　國朝稽古右文尤嚴斯典　祖宗時
文臣得謚者不過數人雖以中書省之尊六

卿之貴文章功德有可紀者亦不得輒謚無
他重之也宣正成弘之間文　臣　雖往往得謚
然名義甚美者或不輕畀以文學直內閣者
不皆謚文則愼重之意猶有存者淩遲自正
嘉以來以至于今則濫觴甚矣夫京堂三品
以上子孫得自陳乞例也而人有醇疵行有
巨細乃一切加以美名則是皆善而無惡也
生前有未盡之善則改而更謚厚也而行玷
縉紳名汚青史者獨因仍而不易則是有進

而無退也此皆臣之所未解也背我
太祖之謚其子也于魯王而曰薦于伊王而曰
荒夫荒薦之非美謚亦明矣我
太祖豈不愛其子哉示天下公也不以父子之
情而廢國家之法也又不得以佞其子而君
乃以諛其臣竊以爲過矣　臣　又嘗考李唐時
許敬宗謚繆萇瑀謚褊繆與褊之爲謚人所
惡也不敢貸也又嘗考趙宋時司馬光斥夏
竦之邪不許文正韓維定陳執中之議必謚
榮靈光與維之在當日仕同朝也不敢私也
今日諸臣之謚豈無許敬宗萇瑀其人者在
乎當其時能爲司馬光韓維之直者誰乎
國朝人物之盛遠邁唐宋而謚法乎奪及太卤
葬何以垂訓將來光照前古似不可不亟正
也至于文之一字所係尤重其大者道德學
問其小者忠信惠禮必庶幾無愧即不能然亦必其一節
朱熹始可賤幾無愧即不能然亦必其一節
足以當之今不目其善狀不耳其風聲一經

翰苑莫不識文然彼其無文者既無以表其賢而不文者又有所混其不肖是于勅與慫恿失之也且如先臣禮部尚書崔韜新建伯王守仁非文學職也而得文之一飾與之誠是也如吏部尚書　兵部尚書劉大夏不以文名也而有文之實用獨靳之何也可文則文何嫌于百僚不可文則不文何擇于文學蓋古者生無爵則效無謚　國朝有謚亦限爵是故凡有爵者皆得謚惟其當而已矣其

人誠當豈必爵高文並必文學凡輿論之所推皆可以義起也此隆古近隆古之所以望上遠法隆古近隆唐宋念褒貶之旨不可偏廢思名義之重不可輕假慨然獨斷特下所司一洗冒濫之風永胡清平之治　臣愚幸甚

世教幸甚

慎題覆疏

謹題爲　會典新成乞
勅大小臣工監　成憲重紛更以尊
朝廷以定民志事禍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禮科抄出南京兵科給事中杜棨奏前事等
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臣等竊惟

國家之致治莫要於守法而人臣之守法惟在於同心稽諸往牒若尚書王恕之在吏部倪岳之在禮部凡題覆諸司章奏其可行者但云所言有理相應准從無過稱也其不可行者直曰事體窒礙難以允行不遷就也當是時在　廷之臣同心一德而無猜嫌期於共濟　國事而已邇年人心不古好勝喜逞建議者以必覆爲榮主議者以不覆爲歉故一人而條陳數事咸謂可行一事而數經條陳不厭重復不曰誠爲有見則曰深探弊源甲可乙否朝令夕更

國體人情所屬未便今南京兵科給事中杜麼
因 會典新成欲乞
皇上常置左右有所施設一以是書爲準更乞
勑大小 臣工恪修職業祇遵 成憲所言似爲
有理相應覆 請伏望我
皇上於清閑之燕將 會典一書時加
省覽凡遇臣下建白題奏必隨事檢閱查於舊
例有無異同而諸臣之所爲 朝廷守法與
否亦可槩見仍乞

大誥下寧戒諭臣工自
會與頒行之後務要同心遵守有所條奏必明
白正大不得輒言變法有所題覆必斟酌劑
量不得過於狗情務臻清靜寧一之風共登
熙皞蕩平之治恭候
命下 臣等移文在京部院等衙門會咨南京禮
部轉行南京各衙門一體遵奉施行奉
聖旨會典朕當省覽你部裡上緊刊刻頒行以
後各衙門題覆章奏務查據典制明白毋

應　詔陳時政疏

謹題爲恭奉
明詔陳時政以備采擇事臣等待罪禮官例得以災異上聞乃頃者風霾異常未及疏請而
皇上已低嚴
天威懇切民隱深詔執事虛已聽言茲所謂五
帝神聖其臣莫及者臣等何敢不畢述道路
所聞以仰酬千載一時之遇夫
朝廷之上朝出一令則夕及于民我

皇上之愛民一念靡日不切勤民之　詔無歲
不下乃民瘼未瘳太平未洽者其咎何在蓋
以屯政廢而鹽法壞邊餉虧而稅之折納太多歟
獄訟繁而括取贖鍰以輸　京師者未已歟
抑又有額外之征與非時之役歟夫邊屯之
原額日減則　內帑之年例歲增鹽法之如
制不復則輦運之相及爲累此公私之所以
交受其弊而至今爲甚也然猶可諉曰此其
來久矣臣等亦可不具論至如

國初兩稅皆用本色里甲均徭皆從民便未嘗
以救荒錢穀相拘也何也五穀之產于地者
可隨時而用隨用而足而金幣則易竭者也
其自里甲改爲會銀均徭改爲條鞭溥粮漸
減折色則金貴穀賤而民有征輸之困矣夫
既賤鬻以輸官而又貴買以資用民窮財匱
不亦宜乎獄訟不可不爲民平之也治之而
爭奪息也惟繁矣則吏得以侵牟其民而民
亦舍其本業以棲于衙門圄圄之間而舉其

室之所藏者可一夕而盡此王道之所以貴
無訟而俗吏之欲見其長而故繁之也有司
之科取贖鍰也最爲民害而曩時司計者又
括之以輸于　京師亦未嘗無涓滴之益也
顧有司之所以佐其經費與應其上官之費
者不得不益增其贖則是昔之贖者取其一
而今之贖者取其二也民胡以堪也且
京師腹心也外郡國四肢百體也腹心誠不可
不實今惟正之供歲有常額則既已實之矣

即有不給而奉例開納亦足以濟之矣彼其貯之四方以待不虞者固血脉之流灌于肢體者也胡可缺也必且割之以實腹重內而輕外脫遇水旱之災胡以相恤兵革之事胡以相救乎既曰粟貨則烏可聚而不散乎任土作貢民非苦費也費常在于額之外蓋天下不過此土此民也今日加一賦而曰爲某項明日加一賦而曰爲某事賦而益者事已而其賦不休隨時而增者時過而其額如故一林而三軍蒐之一池而衆畜濫之遂使終歲勤動者曾不得以饜其半飢可哀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乃有不時之役大都以一家計其服役在官者十常六七以一身論其服役在官者亦十常六七釋耒耜而負畚鍤舍南畝而逐遠道祁寒則手足皸裂烈暘而奔走喘汗載飢載渴靡室靡家此其狀亦甚可憫矣夫欲本折之適中則酌乎人情欲獄訟之不繁則在登安靜之吏欲贖

鍰之停解則不過損太倉之一粒此未爲難者惟額外之征與不時之役待不虞者固血脉之流灌于肢體者也胡可缺也必且割之以實腹重內而輕外脫遇水旱之災胡以相恤兵革之事胡以相救乎既曰粟貨則烏可聚而不散乎任土作貢民非苦費也費常在于額之外蓋天下不過此土此民也今日加一賦而曰爲某項明日加一賦而曰爲某事賦而益者事已而其賦不休隨時而增者時過而其額如土墻惡衣非食一玉杯象箸輒以爲不可乎亦舉其後者節之耳夫大官有常奉而踰額則後籩豆有常供而增添則後器用有常式而加造則後奇巧則後禮　神有常經而不與則後養子有常度而濫施則後土木有常役而過壯與欲速則後夫使後而有益于吾君之身也何不可無益于民也何不可今者額外加一銖畧吏之緣以爲奸者且至于兩何也當額者民所知也濫

乎額之外而吏得高下其手者民不可得而
知也惟不可知則任其漁獵莫敢誰何於是
有棰楚之慘有徵捕之煩有鬻產破家流離
轉徙之累此仁人之所甚隱也而墨吏乃得
以飽其囊橐夫非其有害于民乎遂其輸之
而不可勝用也則目有所不及見也耳有所
不及聞也或至于暴殄狼籍不無可惜此非
夫無益于 君乎以其無益之物而弛以便
民使民得保其軀命全其室家安享于

天地之賜於下有益於上無損此非夫不費之
惠乎昔者漢文帝集尚書裘以爲帷罷露臺
以惜百金之費益至今傳之而孝文之時家
給人足風移俗易實在于此 臣 等所望于
皇上非止如漢文而已也倘勿堯之見或可備
采納萬一伏乞
勅下各該衙門覆議上請以俟
宸斷可蠲者蠲之可禁者禁之不得已而猶可
緩者緩之則民生樂業而災沴可消

聖慮可紓矣 臣 等狂瞽無知冒干
天德不勝戰兢陳越之至奉
聖旨卿所奏深有裨國計民生事屬各部酌還
會同查議停當具奏定奪

旱禱　五嶽乞　勅所在撫臣以代廷遣

疏

謹題爲傳奉事萬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內閣遞出揭帖該文書房官李浚口傳

聖旨天旱遣大臣祭五嶽之神欽此欽遵傳奉到部臣等竊惟江北各省荒歉異常入夏至今尚乏市雪今年之首種未施來歲之粒食何望見今所在地方道殣相藉赤地千里真可爲隕憂痛心也我

皇上不俟廷臣之請輒　渙德音　遣大臣禱于五嶽一念之敬　天勤民雖古帝王不加于此矣臣等叨司典禮仰承　德意曷敢不力替　明禋用圖昭格謹按　嵩嶽在河南境內　恒嶽在眞定　泰嶽在山東於道頗近而　華嶽在陝西則正當飢饉之衝　衡嶽在湖廣極南距京六千里之外今擬分遣

祉稷神祇壇各衙門官各青服角帶　朝參辦事在內祭告行欽天監擇日翰林院撰文吉日祭文亦行翰林院撰述香帛行太常寺辦祭品在外聽各省撫臣自擇行禮備辦祭品行所在官司動支官錢照例備用仍各差太常寺道官一員齎捧香帛祝文前去交與各巡撫都御史行禮務率同該道及附近有司官員竭虔將事斯我

皇上之精誠仁愛雖遠在　方嶽無不感格而

而一時氛祲轉爲太和矣所在內行禮大
臣四員伏乞　欽命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被論辯疏

奏爲自陳居官無狀既歸猶被論列懇乞
聖明查覈實跡顯加褫奪以厲士風事伏念臣
一介草莽謬膺　知遇曩緣吏隱駿與秋宗
而臣行能謭劣宦埃未效尸位素餐曷寻四
載
皇上不即討臣之罪明正典刑猶於臣乞骸之
日隆以　恩禮逾踰常格臣愚罪狀明白已
甚此在臣猶曰知之況職司　朝廷之耳目

者乎頃乃聞監察御史蔡系周與吏部員外
郎趙南星奏辯疏內直指臣于
建儲大典三年內訖無一字言及邦交結司禮
監太監張鯨以閹人閣辦事此實臣之不職
所自取者何敢尤人亦何敢置辯惟臣曾備
員禮官日侍　講讀爲啓沃論思之臣有移
風易俗之任夫既官常有曠則當從漏網之
誅如使言者得實則宜有加等之罪若猶復
佯爲不知閣然自是不應棄以待斧鉞豈臣

子之所宜自處裁除所指
建儲一節臣已曾專請二次以他事言及三次
俱曾奉有
明旨不敢渠瀆外至如文結中貴以閹進取則
大丁 明禁不有詰士風不止云曠官而已伏
望
皇上普施離照詰問張鯨臣自萬曆九年十二
月行取到京給與鯨一帖在京七年曾否以一
體以來力雖已殫而曠
聖心亦其礪礪成性不可以轉而之他也系
周不顯攻于彼而曲言于此豈亦有忠厚之
意乎顧臣嘗聞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故欲善者必落于中審以致察也結纓易
簀得正而斃也臣既不敢以稱謝辭當
續之曰猶潛竊
朝廷之名器以偷其汙辱之身非所謂得正而
斃者於今歸謂何篤是為不得已輒敢括生
平以待捜驅展四體以承
斧鉞臣無任

歸德府重修儒學記

歸德故宋地宋自昔以愚稱天下如所謂守株待兎襲石爲玉皆是也夫豈不愚而可笑哉即或有寓言無當而事不盡核者意亦彷彿其近似爲之名而俗尚顓蒙與其人硜硜也其病乎及讀列國史記則固謂宋俗近古而多其有溫中篤厚君子者此何以說也輓近以來人習巧慧尚棼華蓋有兢而逐鹿也不聞守株待兎也有餙櫝衒珠也不聞燕石十襲也抑之矣何所謂溫中篤厚不可見而俗益寖瀛不古也豈知愚固若是相反耶茲益增吾一愚矣蓋聞莊生云黃帝遺珠於赤水之津使知求之知弗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夫象罔固世之所謂極愚也而何以得之而知反不如噫嘻乎異哉玆可以覩矣我

歸德沈鯉著

知之矣蓋道俗貴樸而忌巧彼有生而煌煌者上知也次致誠以求明次雖愚而不失其故而惟巧慧棼華者始雕而染焉而下矣乃世俗則固以爲知沾沾也豈君子所貴也君子不得其上也思其次不得其次也則與其知也寧愚愚雖不可以儕乎上知而抱樸守白不失其故猶然赤子矣嗚呼使人人而可爲赤子也豈不一赫胥大庭之世而天下無事愚亦奚不可者而笑且病之故曰古之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乖詐哉斯言是在人上者風之矣自爲士始矣頃祠部大夫鄒公之守吾宋也蓋雅識此意思一挽習俗之弊也而篤古以爲諸士倡已又睹學宮不修也而曰新以居士蓋曰士不見異物而遷焉則其業精專而士習可與俗化可幾而理矣懿哉乎鄒公諸所謂上知類如此惟士亦何以承公此意哉夫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貴稱也

然非以盡倣也蓋學宮弊則庇舊以爲新士習弊則反新而之舊其事同而其所蹤殊路也諸君子誠有意弹冠振衣乎蓋上知無論其次則吾願復古之愚也不願有今之知也寧守株無獲也無兢而得鹿也寧握石爲固也無倣橫售欺也寧硜硜渾渾而蒙世姍笑無巧慧焚華而沽沽自喜也何以故則抱樸守白不失吾所以爲赤子者也夫士而不失其所以爲赤子則固於學也無猱舉於言也無拙詞於行也無倣貌於人無旡令於利無攫取於患無計避而仕無速化其處也鶉居而鷇食其出也則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無所如而不愚人者而後誠可明俗亦可化久之且浸漸上知而隣之而向之硜硜渾渾者乃所蹤迹道善俗之路也奚溫中篤厚云爾也故曰愚亦奚不可也而笑且病之昔孔子謂古有三疾而嘗今不然蓋愚者一焉豈謂其終愚卽余之所望於諸君子可知也然有難者樸者一人而雕者十人吾不能獨是其樸也素者一人而衣紫者十人吾安能使人不紫也夫士處今而不波斯亦已不易而又欲舉世之焚華巧慧者使皆淳吾之耳目而駭之斯豈不愚公移山哉亦愚而已矣愚公移山而期之子復子孫復孫迭卒能感山神而役之夫士患無其志苟有志亦奚不可者勉之乎諸君其務獲赤水之珠使士習民俗自我復古也斯無負鄉公之所以風屬之意與

宮煥然哉亦可以解吾愚人之心矣鄉公諱學柱字圃村浙東人戊辰進士以已卯八月興是役明年春正月告成而賛公斯舉者則郡丞馬侯相別駕周邦爵司理陳璧商丘尹邑侯乾健也又明年辛巳而學博牛君文道齊君淑曾君上良李君惟修屬予紀宋人也安所得知者之言而述之亦爲之述其愚如此

新設商丘縣學記

嘉靖乙巳歸德既升州爲府於是設商丘縣爲郡首邑而未遑建學也萬曆癸酉中丞朱公直指豬公採學使周楊二公議請設商丘縣儒學

制曰可後學使喪公來始布功令置學官弟子明年郡守鄭公邑侯何公築郡城之乾定址矣已賴公繼鄭公爲守以乙亥八月工竣爲文廟五楹堂三楹別爲文昌閣三楹廡無廡舍

皆具後五載庚辰鄒公繼賴守郡雅與文治加意裒餙而其像別爲周公殷公司理陳公及邑邑侯始落成焉故茲學也蓋閱歷多人而其勞均不可無紀於是學博張君許君乃徵余言記之余觀

國家久道成化所在廣廣學官師儒弟子俎豆規條雍容都雅即如我庠創始經營設官備物羣多士而教且養之嗚呼盛矣豈不謂文敎翔洽視昔屯蒙之風氣日益開而儲材之途所以科名官閥爲軒輊而以實有益於天下國家爲足稱昔者平原君嘗慕養士之名而門下客三千人比於諸公子矣及使楚而可與俱者止十九人則十九人之外三千人皆可無養者也毛遂自言處囊中卒以定從而十九人且碌碌無所短長則一遂之外十九人皆可無養者也士之所以爲盈衍而豈以人數之多寡較論乎上之重士與士之可爲重亦豈在多寡乎何世不察乃不深覈於名實徒見夫科第比肩躡仕接踵則僉云人材人材而多之不知科第之不肖者乘之以恣其不肖人得之終不失其爲庸人則養士羅才之意正在彼不在此故曰志於道德考功名不足動其心志於道德猶爲有道所薄況區區之科第躡仕

苟爲富貴者耶嘗聞父老言成弘時民閒子
爺不樂爲諸生學使者至有司趣其能通章
句者披之儒衣冠之時能爲文以中甲乙之
科者絶少也然而居鄉鄉重
在國國重固不乏人我不敢以爲詘也成弘
而後人文日勝咕嗶呫嗶吾者過東西家青衿
濟濟登賢書第南宮者鱗集轂出然居善修
出適用未必人人皆然而或有蓋當世而笑
士林者我安敢遂謂盈也然則士品固有在

矣淡泊寧靜不染於世氛即布素可稱也而
又濟之以旂常之代鳴絃之榮得一士且修
爲名世而況其多也苟其跳巧浮薄徒志於
榮利而鮮克終即九遷五等不足數也況其
闢捷於繁觴快意於葬華者藉令項背相望
祈見謂奈無人耳何足多也諸士其相與講
於聖賢道德之學而一洗夫後世媒青紫之
陋習處則爲珪璋出則爲霖雨使士不虛養
而

聖世實收得士之效庶有以酬諸大夫今日之
勞哉

侍御曾公創設學田記

侍御曾公以直指之節來按吾豫州八郡未匝期而風清紀肅吏畏民懷四境元戚登莅席養民之効章明較著矣顧猶念養民于平日非難也而養之荒歲之爲難自坝水旱頻仍奉

旨行賑而主藏之吏不知所出乃頓令明主德意壅閼不流茲豈細故自今宜深懲往事積穀備荒亦猶爲求牧與芻而亡羊補牢

一計也顧猶念往之積穀者或先事而加懲或臨期而勸助雖以爲民總猶民之私稱也取諸其懷而還以與之則雖與而未嘗與也吾欲求其所以無預于民而可備荒賑者計將安出公爲是莅極苦心焉久之而後有贖鍰之一議蓋此贖鍰者乃直指巡行聽訟而酌之用而上民不得沾丐其餘馥可惜已自公建此議而後悉領于庾人專以爲荒賑庶支而一時按劾諸吏亦無不望公前茅各有積貯以佐

國家之急者而所積不可勝計矣語云一夫先發百夫決捨信然哉而公猶以爲未廣也乃奏乞通行宇內著爲

令甲一體遵行其大公無我蓋若此公猶恐行之不久也乃時以語人曰語有云一年之計樹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蓋以評養道之久近若此也吾欲擴養民之意而用之養士倘亦有文梓杞楠夔雲干霄者而藉手獻

天子之廷布列有位康義兆人不更爲可久之業乎徒取具目前何渺也乃移檄督學使者葉公與同料豫州之八郡一州幅員廣狹士額多寡而以其所儲賑士者以輕重分布之而無不寤彼其在吾宋州者尤綽有餘裕焉宋故有文正公讀院世所稱先憂後樂者是

也兵燹之後煙沒于莽蕩榛荆者有年矣自公建此議而後士之鄉恒爲士士不見異物而遷而居肄成事以學焉而致其道者賴此也公猶曰士得無以貧故廢業乎則又爲置常稔之田若干畝以周贍諸士不給者自是乃絃誦之聲不絕于耳向所期文梓杞楠凌雲干霄者其庶幾在斯乎其庶幾在斯乎昔之養士者有三老五更爲天子之所體貌而尊禮之者士林傳以爲盛事而相與艷言之彼猶與吾殊壤也而吾豫則固有伊洛淵源天民先覺以及他名世諸公鴻名鉅伐亘欲等嵩嶽洪河而軼出其上者諸士夙浸其遺風而養之有素今得時而駕以酬公知遇豈居其殿耶蓋聞古人有投醪于河而飲于下流者靡不心醉解裘挾纊焉彼直有其意非人人偏之也公飲之食之既無不偏又以身爲教式穀似之士酬公知遇必有意文正諸公矣余方欲以是

諸士過郡伯鄭公憲軾過余曰斯道之不明久矣幸公破天荒諸所爲養士養民者俱可爲世鵠傳之無斁不及今一言後將何述余日然詩蓋有伐柯四言焉諸士欲能自得師乎第相與歌于師余不言可也其他有不得不書者仍序列如左

海陽縣人辛丑進士　曾公　廣東潮州府

東林書院記

宋儒楊龜山先生罷蕭山令而依鄒忠公於
晉陵李忠定公於梁溪者十八年梁溪故嘗
有東林書院龜山先生嘗聚徒講學其中歲
久而廢爲蕭寺明正德中邵二泉先生修復
之尋復廢及是而顧公叔時崛起晉陵慨然
以興復絶學爲已任乃爰卽東林故址再鳴
新焉而更顏其堂曰依庸云依庸之開講有
期而備仰今昔不能無興廢離合之感也則

又相與約言曰茲域之有興有廢吾道之晦
明所關也顧安可無述乃介余友人高存之
徵記于余余惟聖人之道一中爲盡之矣中
庸之道有由粗而精由微之顯者一貫爲盡
之矣譬之樹自根本以達於枝幹其生理一
也聖人之道由洒掃應對以至於窮神知化
亦一也此不必遠擬也第觀之言行可知矣
夫人將有言而心擬之曰如之何而當如之
何不當亦必有恰當者在焉恰當處卽吾心同然處同然處卽天
命之自然處也彼務畸行以求道與薄擬議
爲粗迹者均之不知道者也叔時揭依庸以
示人豈亦有鑒於斯乎蓋昔聖人之言道也
不聞有庸之說也至吾夫子始言之乃知庸
者中之著而爲的也猶室之有户而發軔有
向往之途也故處廷之言中也但本心以應
事而孔門之言庸也則卽事以見心其義一

也聖人蓋惟恐天下後世有遺事而言心者
故言中又言庸言庸言而必歸本於言行斯吾
道之所謂中者始皆有依循而不可僞爲亦
不可躐等而驟進故曰道一而已矣存之曰
道一則旣已間命矣世之求道者得無有多
岐乎曰有之宋之名節嘗出於理學之中今
之理學乃出乎名節之外此其所以多岐也
其多岐何也士方致力於學問兢兢焉惟恐
失之也故能不畔於名節而理學在其中迨

稍有所得而志意高曠遂不免馳騖於虛遠而屑越切近精實者以爲不足爲以無用此拘拘者庸詎知聖人之道愈大而其心愈小愈約而其施愈博其由修得悟者以有事之功夫而徹常凝之本體也其由悟得修者以無事之本體而踐有事之實際也總之皆一理爲之也中庸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三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至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者有二理乎哉乃今岐路中又有岐

路而道術遂爲天下裂謂非斯道之一晦不可也叔時繼前賢修復之又特以依庸講明之龜山先生之後其再揭日月而行矣余不佞株守章句老而無聞何足以發明斯義惟攄存之所嘗爲余言而知叔時之講論槩若此故即以其所聞於存之者而次第爲篇還以塞叔時之請蓋述而不作矣其何能贅一詞是役也經始於萬曆某年春落成於庚戌月凡爲屋若干楹左爲祠祀龜山先生重始

也依庸則環列於後蓋皆有精義云其仍義捐地者爲顧侍御其諸一切經營之費悉取足於贍學之公田及所在守令助義者已次第刻碑因不贅具而董其事以成茲舉者則叔時之兄仲時也

河南歸德府擬義學義倉義田記

歸德爲俗故稱長厚矣頃歲以來齊民鮮蓋藏幼學子弟則多以貧故廢業者而飭躬力行之夫亦或坐窮困以不卒所志俗乃視古皆稍間焉夫多以貧故廢業者而飭躬力郡邑守長自吏事外固宜有補苴勸相之法以助流理化而予所睹記未數數然也屬者漢南郡公以詔起于家來守茲郡其論治尚體要而後聲華緩法比而右文教其它所作人者無具論乃其修祉約敷

帝訓絃歌澤類貞別嬴良一時人士則旣喁喁向風矣已乃廉郡俗暗前者狀爲慨然嘆曰夫治人猶治兵也欲兵之揚在其氣而鼓舞不可不先欲人興行在感其心而體恤不可不至吾旣以興學爲事而民有貧廢學行不能自植立者吾弗知是猶欲驅兵而格之腹安所得衆庶勸也大人君子民物度內固忍

令一夫爲棄人耶於是謀別駕何君潘君司理劉君商丘令王君相郡城西北隅隙地起義學一區待子弟之貧不能自植于學者而公爲義田千畝以敦賢禮善扶窮給孤與婚喪之不克襄事者各有差學面坎位陽其前講堂一齋所二折而東入則爲祠爲寢爲庖室及諸凡器用者皆具而禮聘生一人爲之師學茲稱備先是郡有在官田七百畝公爲義田也益益之畝三百至是又置田二百畝佐義學者費而學之左畔竪義倉九楹貯郡人以穀來耘者而縣之常格以待之益義學同區而其戶西向也夫義倉實則義田當益無不繼而又三事者具舉以耘流理化道實相宜矣歲八月甲子公以郡幕陳九成縣簿張廷植始董厥役事再閱月而工乃告成何君而下不乃問言沈子沈子曰吁嗟古道哉足以風矣夫人情衆用耳則飭

財指相高往往于米塩毛瑣簿書期會之間
炫赫赫名獵大爵位焉以去至 語及教化則
聯焉弁髦咸掩耳不願聽也乃公獨雅意文
教及補苴勸相者如此將所謂民物爲念卑
俗尚而隆古道者非耶昔大將以簞醪投河
俾師衆潮飲之衆則如辭楚子巡師不恐其
寒也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此兩者豈人人
偏之哉義氣之所爲感也公之以義倡此也
無啻衣食公賜者得恃以卒德不爲廢即其

他衆不醉心挾纊以復古長庚俗乎語曰人
之從好也捷于令自足以貴雄里中者矩無
從所好而甚焉者乎予文詎之

冢天子不最公之理以風示當世以爲今守令
者樹赤幟乎審爾則公所錫予在一方而道
且沛寓內有餘也故曰足以風也公起家進
士歷臺史出知延陵所至咸有聲績甚而拂
衣高蹈者數年焉人謂公出處古道矣乃今
跡所掾設則皭然不滓斤乎衡丈自共身

出也公茲義舉者有本哉有本哉鄧之人士
誠寃意于公宜自有餘師有餘田穀而徒以
三事藉公者淺鮮矣公嘗惟中洲嵺縣人滇
來乃共今藉也兵來爲歸德守也未匝期而
斐弊興宜紹浮劃費在在有口碑可攷茲所
紀特一事云

開封修城記

吾豫省撫院李公按院曾公履任以來俱各務緩輯元元固結人心已自有無形之險矣已又惟萬曆初年各督撫簡書中俱增有軍馬城池之任則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詎非吾緩輯之一事乎乃今城垣樓櫓或多有廢壞不修者於緩輯元元之謂何於是始計功庀材屬都戎君領其事而大加修葺焉甫竣吾開封一郡既屬在省城內亦猶大廈中之一棟一楠也享其利而不知紀德後之記事者何進焉於是託介紹而屬余爲記余惟地利人和雖自有本末輕重然不可偏廢也而況有簡書在其安可弗飭蓋容民蓄衆必藉有金湯之險在易象已明而春秋於列國之城城或善或否或予或譏無不合并載二公之於斯舉也俱已於易象無不合而與事建功必通政人和必定之方中必委任得人必我稼既同之日必命官飭平劖疆

而守振栻相聞皆豫之道皆春秋之所深予者而無形之險與金湯合而爲一矣豫州於天下爲腹心於神京爲屏蔽腹心固則四體孰不效其職屏蔽周而宅中圖大者豈復有南顧之憂哉故子夔城鄢而春秋嘉其忠楚克三都而左氏嗇其無備故曰吾不憚征繕以固圉也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也吾歷觀往事而可以知今矣蓋豫州在海內猶開封之在全豫也今開封知倚豫爲重矣假令畿內諸郡或以征輸乏而民勞思怨吾一豫豈能安枕哉故墨子備城門之章不但城修器具又系以粟足蓋粟足則榮衛實而腹果然焉脣指相使何憂弗固而所以得此者宜必有道矣故余尤遠有所望焉昔人恐馬逸而踐共圃葵以虞不飽者意亦如此蓋余宋人也知墨子守宋事故推廣其說以附於簡末云

亦玉堂記

俗菴翰翰林公署爲玉堂云雖沿襲前代故事實謂其職主文翰不事事其堂宇清閟如玉也予往曾歷官此署二十餘年大都率累月一至至亦不公座判署惟從容與二三寮友登瀛洲亭流連光景語笑移日策馬而歸耳以千劣病簡懶不諳世故非幸而竊吹於此足容吾拙殆也久矣敢望其他乎每念及此未嘗不含戴

伸以爲常而予以多病支離感於老氏有被褐懷玉之說不但不語及世事抑備焉無輒跡至門履聲及户非副墨之子洛誦之孫無得有朴吾之堂入吾室者蓋往時二三寮友從容語笑雖已忘形以今視之猶覺煩矣莊生云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逍遥其下予所遊豈即其處耶閒嘗於花晨月夕取瀛洲明歸去來辭及仲統樂志論朗吟一闋以佐浮白而向者文翰之事無所關心牖下一榻隨意偃仰人莫予議處時忽覺猶疑此身遽然在瀛洲之亭不知其爲吾蝸角也豈亦有自得者乎抑吾居之使然而

上以使我至此耶昔人有對揚君賜者每託之居處器用以識不忘予既嘗承乏玉署含戴上德今罷官而歸卜築小隱一時情景猶頗相類蓋雖已不在其位而其德爲清閟如玉者則上以賜我於家矣吾詎可忘乎乃竊倣昔人之

意而大書顏於其窗曰亦玉堂用紀吾今茲
所遭遘亦不異往昔若此嗚呼玉堂之爲玉
昭昭也惟人可玷瑕瑕瑕亦可進退則逆旅之舍
也吾安得終有之亦玉堂之爲玉似之也而
非其真也乃蔽帝自享不忮不求可終老焉
由斯以談則天池非廣榆枋匪陋意所逍遥
即爲吾玉顧在人自處何如耳夫真似亦何
嘗之有哉予既名吾堂又竊有感焉爲漫書
數語於下顧猶恐襲名爲玉不免竊笑何敢
望世俗見稱也

巢居記

余西圃石假山下植巨槐四本於新闢蓬逕
左右兩兩相對方時之茂清樾四合如幕斯
張可避微雨其中間旁出老幹越道相及如
伸肱援手者狀余命圃人揉而曲之約之以
繩可容人臥起其上而其下可通行往來與
樓居之狀彷彿也余時或有所厭苦欲逃去
之則即此攀援而上凝眸跌坐習爲養生家
吐納引導熊顧鳥伸之術常至移刻乃罷罷而
呼童子進茗茗既薦鵝鵝至則自酌自飲自
歌自侑無所與賓客酬酢獨時有雜鳥百許
翼繞相飛鳴如舞如和其名稱不可悉辨余
時爲引滿浮白而鳥不昔余或睨余伸縮吐
納然有瞿然攀起而去者余默自愧豈吾德
有闕乎至人所居鳥不驚不亂攀吾今乃見疑若
此於是益習爲養性之術墮體黜聰比於木
雞鳥至是始不驚散余時復以所啖餘籩散
擲樹枝而嘆酒招之鳥乃滋狎有攫余豆中

之矣以去者久之且來巢吾樹高高下下比余而鄰殆將遍焉而余柴處其中央以羣茲羽族共稱有巢氏之民而倏然身世兩忘也無所羨富人樓居突夫始吾未有斯巢也惟卽田中廬以居而牢牛者蹊吾田已遊城而灑掃庭內遨賓客或醉而睡過之入室而室人交徧請我音所爲厭苦而欲逃之也今去而遊方外棲此巢而羽族與處若共同類敢自謂習養所得可希至人頡盛孚至此乎抑煉性衆形玄同物我之理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余求之不得其說也姑爲文記之

耐辱子坊記

余涉世不謹旣謝事歸猶有以惡聲加余者或謂予宜辯予曰唯生不云乎呼我牛也謂之牛呼我馬也謂之馬丈夫宜自處若此矣何必辨竟止不辯人謂余耐辱也則呼余耐辱子余自稱亦耐辱子云耐辱子老矣顧善樂又不但能樂也且好爲兒戲居嘗植花竹成叢所居宮不二畝而山池臺館隨宜布列者居强半焉復於其堂前建坊坊題曰天民

遨豫自署曰總理穀孰鎭等處農事兼提督本宗學校

詔賜還上鷹三品服耐辱子自題諸與耐辱子遊者入其坊睹其所陳列知其真逸且豫也顧所署總理提督者不知其云何必異之以同耐辱子前解曰吾假此一戲耳曩吾備位秩宗

國有大役奉

冒事以行間嘗稱總理提督俺尊矣今歸在田

亦不知吾之不尊也則擬此發一粲益余不
腆之田二曰穀熟鎮者其一也余方春課耕
夏課耘秋督收入合千畝之衆披蓑戴笠埒
鏝植耔耆無慮數百手皆惟吾顧指是視左
左右右無敢有不共吾命者吾賞罰時行焉
或時駕小車循行阡陌吾具吾上農服當軸
處中無與吾分庶而坐者有所號召問不禦
凜惟吾得專制之不可謂總理乎比事竣而
歸則我倉既盈我囷斯積臨我池館以逆以

豫時復有暇則進我家塾子弟小大大各
隨其蒙師執經而前而吾據上坐看叩則鳴
裒然先覺其諸子弟進退秩如也無敢有弛
吾閑馭者吾綱紀之矣非提督而何古人云
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柰少不自量竊吹仕路
欲勉竭不肖之力以富教兩言效鋸刀一割
而卒不能令歸在田以爲家督使蒸嘗有備
頫仰可資一門之內父父子子長長幼幼各
安其所亦少盡此心耳然既歸在田而猶假

通人之號以屈驅逢支之問者益道苟可行
則天池揄枋各自有適而性真無不可樂也
豈有所慕哉故曰直假此一戲耳客聞而笑
曰有是哉吾子之好戲如此也古之人有行
之者矣其殆東方生之流乎雖然人生幻夢
何榮何辱亦直戲焉耳矣作柰辱子坊記

鄰壁記　爲訓戒諸子姓作也

予甲戌八月請告歸里先君子爲予買莊田二所其一在城北四十里而與吾鄰壤者爲諸生管渭渭死遺一孤學林猶襁抱嫠氏則遣使以田來鬻予初不知其意謂有所不贍也而渭故有常稔田二所稱饒富何爲其然已探其微意則曰予爲窒彼龐然嫠也墻覆壁境詎能安業不如早見幾爲愈耳予聞之恠然乃進其使者語之曰歸語而母若果爲門祚衰不能多有田則鬻其他田而留其與吾鄰壤者吾力能庇若非是則先人遺業豈可輕棄若恐吾佃者之或軼汝也則吾當束以法使不敢捨汝一遺穗惟而母自擇嫠聽予果鬻其他田數百畝以安鄰壤至今而學林亦壯而受室矣予田卒無改於舊越十有五年戊子余謝宗伯事歸田而先君久厭世吾無廬可居也則假家爺之門宅以居凡五丈即今亦玉堂是也惟家指甚夥率多有

倣居於外者鄰嫠盛氏年逾六旬矣且撫嗣亦時以鬻居爲言予知其意亦管之意也爲引子罪處鄰人之事慫止之盛至今安堵予居亦無改於舊然自鄰管氏至今垂二十年未嘗一日不拥安飽也余即東拓宅西斥畝何益即不拓不斥亦何損嗚呼昔人有躬耕獻畝恥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及世用世卒能使鰥寡孤獨皆各得所而予乃無當於用今歸在田扶此兩嫠使皆無恙或稍存此意於萬分一乎抑有愧昔人多矣惟吾諸昆季子姓有曠然知足閔然以振窮恤孤爲事而演予此意以傳無窮者是予志大行也予乃爲述意於鄰人之壁

愛荊山記

予性極好山而環邑四境無山也乃老且病乃欲於宅畔起山爲朝夕遊覽之便而所居過隘無隙地可山者適家仲體予意乃撤其藩籬資予以隣壤牛畝使予得壘石爲山焉予自是有山之適矣山成而題曰愛荊云愛荊在亦玉堂東南痞巽位高僅可丈餘腰之廣不及高三分之二而峯巒甚夥其居中儼然特起者予名曰巖巖直巖巖之下諸峯羅列若子孫環拱而聽者鑾斯也客於予蓋有所祝也故名而稱曲鑾斯上夾巖兩掖如翼斯張者曰鳳者取境內名山與吾山諸峯而自三峯外則各取境內名山與吾山諸峯有相彷彿者皆借名之如鹿門箕潁崆峒砥柱五臺三島之類無不有也特各加小字以別其非真所不敢僭擬者五嶽耳語云不出戶見天下豈吾山謂耶蓋總計山峯三十二池一岩洞九關隘二橋梁視關隘加一其石

蹬縈廻與路徑之或樵或漁或耕或牧或攜而行或騎而趨或別人物禽獸浮屠樓閣瓊枝珠果之類以取像仙家景物列諸岩洞者紛紛綸綸莫可勝舉矣而中峯極巔孤松之下有綸巾鶴氅振衣而立者則若爲此山隱者也予不能名焉蓋吾山大致若此矣夫吾仲其孰與成之昔人謂山不在高有仙則靈言地以人勝也故首陽以伯夷叔齊重廬山以匡氏兄弟重彼所謂山皆天造地設以形

勝擅名宇內者猶不能不因人以爲重而況於墨石爲之乎惟吾仲於天倫至篤獨能毀其宮以適予所好又日以壺觴偕吾季舉飲吾於斯班荊而坐其樂融融能予忘老與病也不可爲此山重乎即令異代後豈遽委沒於烟沙草莽不知其處乎夫人惟無所重於世故其事不傳而其蹟亦易朽此無暇遠引即如漢梁孝之西山則與吾愛荊同壤也而吾日窮其足力以尋幽吊古竟不能得其遺

之物力以壘石爲此山而其後之人靡得而傳焉亦何論山之大小矣今吾仲之友于兄弟以增重此山者俱可垂法後之人而吾中峯下之環爲多蟲斯者居然賢子孫之象也苟爲吾後人者能無忘愛荆之意而瞻彼巖巖則念爾祖若多蟲斯環拱而聽也若夙翦軒然遠舉也夫安之今之壘石者不遂爲吾家首陽匡廬乎吾爲文記之義斯有在非徒以流連示法也亦不徒借名山以爲重也已重名

鱗濟其字

愛荆山後記

予壘石爲愛荆之山既卒事而餘石尚紛然狼藉皆微小者也欲棄之不忍乃卒命工人各以其形質所宜雜綴於諸峯之下左左右右凡更置數四而後定而就中得名者有三有奮勢西來蜷蜷而飲於山下之池者其形如蛺可遂名之也而經云尺蠖之詘以求伸也予惡其以退而爲進也則矯而名之善卷石有斕然五色者爲補天餘石有可錯可礪者蓋友石此其石皆不可爲峯也而皆有奇狀故予皆錫以佳名焉不以其微小遺之也工人告予曰吾爲公壘石爲山也大者爲峯若以眇小者爲石若以承大小大之用各有所宜亦各有深意此物醜類意足以觀乎抑此三石者之遇吾亦幸矣何也使吾爲營建而求也則取其博厚者直大以方者奚取於蜷蜷爲清廟罍牲而求也則取其純然一色者以示其慎重奚取於五色之錯雜柳

或爲雕琢篆刻而求也則又非文墨容緻無
取也奚取於麤礪而吾今所取則固以蟭螟
也五色也與爲錯爲礪也而弗之棄也夫非
遇而何予聞言而善之惜猶知其一不知其
二也夫石天下之至堅者也而此三石者遇
則誠遇矣顧不免隨人手脫左右鮮克
自持物固有然人豈如是詩不云乎我心匪
石不可轉也吾人與子躬約異世後即或有
非我族類欣慕吾愛荊山石者一任其取去

無恡惟硜硜方寸所承之先世以來者尚慎
守之哉寧不遇毋使人誘而往是爲吾佳子
矧也已吾爲愛荊山再記蓋以致丁寧之意
云

伴山亭記

予愛荊山成勢頗崔兀乃直山以北皆開曠
也若無與愛荊爲侶者予意不甚愜欲別有
經營依附之則稍梭故事爲人物形布滿岩
洞亦畧可觀已審視之山景耳山孤聳如故
已而植之樹樹可成林蹊以泉泉可灌溉則
稍增意氣乎乃直山北望猶復奔然也山孤
聳如故於是始爲屋兩楹與山節峙旣成而
名曰伴山亭云蓋山峙其南亭起其北若爲

侶然者而子亦日臥其中以簡以咏子與亭
亭與山若皆足然相參而友也不啻山與亭
之爲侶而已矣雨君於此豈亦有歲寒之意
乎顧念山與亭塊然者也其何能舍我去而
吾猶有足可行有耳目可視可聽有紛然南
北之途可使人驟而迷惑而不覺趨附奔走
者日招延接引予外其易去宜莫如予者予
不去山與亭其人何孤觀往事可知已往有
構草堂於鍾山之陽與相參而處者猶吾今

之有斯亭也彼其指陂日誓白水超然域外
狎主齊盟若交一臂豈獨相伴哉乃鳴騶入
隴突爾神喪裂荷焚芟如棄遺跡遠使北山
草堂自恨爲塊然之貨而不能攀挽隨其後
而託之移文而讓之今嘗其詞至高寄孤映
明月獨舉令人悚然也直可爲隱者一鑒已
予今與二君約其毋相忘不啻此生凌寒相倚永不
畔去山之英堂之盧其庶無移文讓我乎有
如不信則予有佯山亭記揭之簷端聊可當
東牲載書也時萬曆戊子北風初戒寒之日

悟迷橋記

余亦玉堂西直杏花館前面地稍下過陰雨
則行者褰裳顧爲不便於是始運甓爲橋以
通往來且借爲遊觀之資橋三孔上可布二
廣環四周飾以欄楯後徑直可尋惟由前出
入者道迂曲不易辨故往來於此者多迷焉
必徘徊審視之良久而後悟而余乃題其前
坊曰悟迷云夫迷一也其有不同者則自外
及內迷於入而由內達外迷於出也宁數年
來奔走世路問津問渡冗無虛日迷蓋又矣
今幸得歸而臥頗遂荀安回憶襄時岡津問渡日
既歸而臥頗遂荀安回憶襄時岡津問渡日
寄命長年三老之手而不敢自必其身吾直
欲裹足於斯不復循是橋出也則犹利於迷
迷　悟各有互也可執一論哉昔之論邏者
有言家有言國其內外出入不同也獨迷於
國者貿貿矣彼其遇九達之道紛然多岐可
安之乎九峽之坂曲如羊腸可終避乎縱不

其然得無有載飢載渴靡室靡家乎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羝羊觸藩勢難退遂思深哉此尼父所爲深慨於東西南北之人也夫安可迷而不返也而迷於家者則坐而飽食聚族而語無悲歡離合之感無飢渴寒暑之患其居于于其行徐徐身日游巔頊盤古與鴻蒙混沌爲友也迷何爲不可者今而後一覺足此橋宜辨其出入矣不睹諸忘者乎夫迷與忘之迹相似也昔有善忘者朝聞言夕

忘夕睹事朝忘久之而親識骨肉無不忘也何不可者乃其子憂之而爲求善方已之忘者頓悟舉數十年可憂之事一旦而捐其心智曾不若昔者之忘之適也則怒而杖其子然不可復得矣吾今之迷得無類之乎苟愛我者慎無以治忘之方治予迷也予今且忘之矣

扶杏館記

余市纏五丈中爲亦玉堂三間兩旁隙地則各建小樓一所覆之以茅若兩翼然曰醉竹樓者其一也其西爲扶杏館云扶杏者何館前有杏樹二株其一居左畔者兩幹駢起糾纏而上若相爲扶也故名焉而直館之前爲悟迷橋時方春和升橋北望花開如錦龍館其中若有若無隱隱一杏花村也昔人有詩云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余每哦

此句於扶杏館中意有所慕則假爲酒肆時以款客其諸凡器用及詩歌圖畫之類亦無不模倣市肆者前後兩楹書聯句各一皆市肆酒帘所書故余皆襲書焉而更取里巷歌謠庸工繪畫裱綴壁間以資捧腹而所儲款客具則當室正中衡長桌一張可左右坐坐以發發俱可容數人而桌上所實則僅柴竹箸一箇瓦器數事長頸大眼壺數把客至而飲進山蔬野飯而已間或招道童備酒擊

漁鼓歌方外曲使人欲翩翩蓮舉也詩所咏杏花村者余不知何狀豈即此景象哉抑又有金勒馬嘶玉樓人醉者益他所非吾館也然可望望去矣余老且病足不及瓊塔外於吾童子時所嘗見杏村酒家者欲一至其地不可得今倣而爲之於吾廬得日與親識兄弟酣暢於此情意綢繆依然扶杏其賤幾償吾夙志乎若更有盜飲甕下而至大醉者亦增吾杏林景色也館人亟延之客坐忽使盡興無恔　馬時已丑清明日記

玄山記

邑有爲石假山者而余爲假石山有辨乎曰有之石假山者以邑無山也石而壘石以爲山假石山者乃邑無石也而取其似石者以爲石爲山其大致不同若此也然一曰石假山而一曰假石山亦一字之抑揚而已非有甚相懸也其所以相懸者別有在在何石假山之石必取諸數百里之外非強有力者莫之能致也其更有豪奢者益廣求四方之奇異

如錦川靈壁花斑昆玉之類者以炫飾其山即越數千里外費金錢累鉅萬以窮年累月殫敝精力亦所不辭惟以盈厭其意欲而已余還里以來亦竊有石假山之興而才力兩詘徒日懸此念於方寸而已何山之能爲忽一日行郭外見陶家有出窑渣者堆積殆所居宅北縱橫狼戾黯然一色人往來其間者曾不一正眼視余過而一覩則見此窑渣中亦有具峯巒之狀如石之形者則喟然嘆曰

天下無無用之物也豈獨此窪渣而遽爲棄物乎乃謀諸工人之嘗爲石假山者俾爲余傚爲之工人之嘗爲石假山者俾爲余成事而相率辭不能余强而後可及浹旬告目四顧黯然一色而是日適陰雲瀰漫煙霧浮空如陶家縱火燒窪狀余不覺捧腹一笑工人亦燦然皆笑且從容謂余曰相君昔致位丞弼朝玉堂而夕金馬門亦倦云貴重矣今致相事歸即無廬可居也奈何遁中居乎昔人有以舟爲家者不聞以窪爲家也而有之自君始余笑曰不然彼爲石假山而余爲假石山亦各行其志焉而已而詡余若此者何也夫人之所惡於窪渣者爲形質之粗惡而不雅觀也余嘗有一處法乃聚吾甸人數百手俾各具畚鍤遍窪山上下覆以佳壤盈一尺有咫向黯然一色者倏變而黃矣一雨之後草木怒生其黃者復轉爲東方之色祇今二載餘而窪渣土木融結膠固中所生殖

日益繁廡人過而見之者不知爲窪渣山也而反謂此中有佳趣莊生云化臭腐爲神奇向以爲寓言也而今乃真有乎余喜甚自是乃招致賢客與相燕賞酒後耳熱且欲摩錫以佳名客舉杯問余曰名之將若何余曰名之者實之賓君子舉事必從其朔者重始也余此山本窪渣爲之其色玄今欲從其實而不忘本始也將名以玄山乎客曰玄之一字假借太多矣余以爲不然夫君子所惡於假者爲其恣無已之欲而廣求四方之奇異以汨沒吾真也故空其惡之也余今之爲此也第取足於人所棄餘而且欲修之以佳名則以衛吾真耳何以故昔孔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說者以爲不盡美累心老氏亦云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亦猶吾夫子遺意也吾今惟隨遇而安不願乎外則檢柙非近天池非遥負日之暄而可以獻君君子之所以無入而不自得者且在此故以此而終身壟上則純白

不緇以此而游神物表則天真不蕩卽予以嘉名乎何不可獨不聞西方至人之所談鉄陷世界乎人世間圓滿可意之處盡東西南北能幾何吾欲之人孰不欲一得一失之間物我相競之際也吾惟能知白守黑無猶物足以移人則鶴鶏一枝既可適興而又無昔人醒酒之石與今人錦川之類者以自費牖壁之罪此其玄豈獨自有之卽吾異世後有守吾家法蒙吾遺蔭而玄之又玄者且在此或更有聞風興起而景慕嚮臻以歸如流水乎亦未可知也嗚乎吾向叅大政致覆鴈陳以未能調適人情未知處法耳今歸壟上使耕傭牧豎皆與吾分庭而坐吾無所市於色蓋以處吾山之法而用之吾鄉也乃無適不可是亦爲政奚其爲政

趙公甲小記趙公甲猶云趙甲錢乙也諱其名不名耳

史館在弘政門外東西對列余昔濫竽史職與趙公甲同處一館每血日簪修事竣必相約同歸趙公在朝內行時恒與余錦川之類者以自費牖壁之罪此其玄豈獨自有之卽吾異世後有守吾家法蒙吾遺蔭而玄之又玄者且在此

行且嘆益心艷朝宁中金碧輝煌嗟羨不已也因向余言如斯所在真仙境哉卽趨走終身當亦不厭而公有勞色有倦遊之意者何也余難於置對第答曰簿命之人精力不繼固宜若此後二年適當京察而趙公削籍余約同館諸友偕送之春明門外既卒事而容左太息曰惜哉趙公古今故實靡不滙貫一揮毫輒爛然奪目今不復有此才筆猶恐其不久於人世也諸友曰子何以知之余難以明言第託爲星家言支吾以對後二年而趙公得迷悶之疾遂以不祿諸與余同餞趙公者皆謂諸星命而不知以其情事度之也夫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士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則蓬累而行百年光景一霎可盡竟與

生俱生哉而欣艷骨急於飲食安得不奴其性命世即有精於推筭與相人之術百中者不過皮膚未必如余言之得其神情也於是乎記

屋漏說

余服之東室題額屋漏而附言其下以見意焉其詞曰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之慎獨宜爾矣顧以觀人者論之屋漏弗能言者也愧與否人何能知焉余屋漏則固能言矣何以故僕從日侍吾左右者也妻孥日與吾押遝者也吾一言一動彼曾有弗見弗聞乎吾至微至隱彼曾有弗習弗察乎吾即欲捨不善以著其善彼不亦如見其肺肝乎故曰妻孥僕從者吾屋漏之能言者也於此不愧乃真能不愧屋漏已士君子爲慎獨之學與觀人能慎與否者其將在斯乎余乃附述於扁額之次以朝夕目在之而又約其意爲二偈語以書於室左右檻曰紀動紀言僕御口中傳信史知微知隱妻孥服下起公評

王道本乎人情

王道之所以爲大者在因人心之自然而無所自用於天下所謂人心之自然者何也則天下之情是也夫天下之人亦豈矣離而聽之棼乎芒乎若難盡狥其欲者是一人之私也非其合而公者也其合而公者則至平也而同乎天至渙也而統乎道愚不可欺弱不

可攖久遠循習而不可易此以明其出於自然也聖人知其然其爲道也不任已之情而常本於人之情不本一人之情而本天下之人之情天下之所欲吾爲導達節制其間而未始以已逆之天下所不欲吾爲區處禁禦遠其患害而未始以已彊之如是則天下之情得而天下之心通其久也上下交相凝固莫知其然此謂純王之道非伯者可及也然則聖人者道德粹清一出于公竝其才智之

本所從來久蓋二帝三王不能易也且夫帝王者履太上制六合姑無論天下之人頻首以聽吾所欲爲苟出其獨智求治于天下而縱橫操切之亦奚不可乃孜孜俯狥天下惟恐一夫不獲其情者此曷故哉蓋天之與人亦遠矣天生聖人宅之君師予之聰明睿知使之通乎天與人之間以達其情而代天以司乎天下其道固若懸衡虛至之中付之羞權者進退焉但不令爽一銖不以指撥加

輕重如是焉耳矣然五權之變不可勝窮低
昂俯仰日有百變天下之情之難平也亦若
是耳是故奠九宇以爲安錯之在覆盂焉而
抵杭反側羅其中矣環四海以爲帶保之在
襁屬焉而闇暗點垢汶數其間矣包萬彙以爲
家寧之在堂奔焉而棼拏瑣劇宅其所矣生
殊稟則殊心土殊風則殊氣謠俗嗜好被服
器械殊宜則殊習均是人也九譯不能通焉
而聖人者欲以力寸而周環海以宅容而灼

豐蔀以暭息而垂永世其智必有不周其勢
必有不徧則天下之情曷由以盡而聖人之
治或幾乎窮夫使聖人者果煦煦焉日求天
下之情而狥之而悅之誠有所不可繼然而
聖人之所謂本人情者不然也一人之情億
兆人之情是也億兆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
瞑吾之目而天下之共見在焉傾吾之耳而
天下之共聞通焉潛吾之思而天下之是非
欲惡無不偏焉人情有公是非根于秉彝之
正而不可以勢奪也人情有同欲惡起于生
養之際而不可以力強也聖人者將有動乎
其慮必觀天下之同欲惡必察天下之同欲惡
而無敢以已之愛憎參之本其公是而是之
莫與之將有加乎其民必察天下之同欲惡
而無敢以已之愛憎參之本其公是而是之
天下莫不與焉本其公非而非之天下莫能
違焉本其同欲而趨之鼓舞者不終日焉本
其同惡而避之欣戴者不階時焉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莫之召而人爭趨之者得其必至

之情故也羣騖之歸茂林也羣游之歸深瀨
也鳥聚王之世聞天統而治人情若素耜衣裳
者黃帝堯舜之屬乾坤六爻八政五教九伐
所宜而創爲之而五禮六樂因世而推移殊時而不相襲
五刑之屬又皆因世而加切防之加密處之加簡亦莫不因人情之
則以後世之情實日開日巧聖人代作教之
自然若各有處置于天下而一慶賞一誅罰

一明揚一顯黜與夫一興華動止靡弗觀人情而出之故安之者固情也有所勞而逸之者亦情也養之者固情也有所節而愛之者亦情也順之者固情也有所禁而衛之者亦情也生之者固情也有所殺而全之者之情也聖人者操予奪生殺于萬民之上必順人情之自然而應之聖人固曰吾何情哉吾司平于天下猶牧者本牛之情御者本馬之情樹者本木之情舟者本水之情然則治人者

不本人之情而何也嗟乎天下之情之不可勝窮也所求遂於聖人者至殷繁也聖人所以本人之情者豈易言哉其虛中以求之是慈母之撫嬰子扣以心而不以言也其致忠愛悉聰明以察之是扶傷拯溺詔聾而導瞽弗盡誠弗止也其順而導之也是注物于流水之源其變而通之也是曦曜于寒林之谷其優游以俟之是浸潤沃灌溫乎不以旦夕迫也聖人者端拱穆清神動天隨不煩指而自喻不戒令而自肅勞民而民忘死戴之如日月拱之如北辰豈待發徵期會哉天下熙熙欲得其情而來天下蕩蕩各厭其情而往天下之人各得其情而民已治矣化理畢矣故人情者聖人治天下之大本也蓋其始也緣法以順人之情其中也經綸以盡人之情其終也纏綿固結乎人情上下相忘遊于大庭之天如野鹿標枝同歸無情而已故曰心莫萬物而無心不自用其心

之抑何愛人之深而本人情之周乎維時品式詳明精意流貫所爲聯絡一世者出其一身間師嘗正以歲時鄉射讀法握手而告語之朝覲會同集天下卿士大夫宴樂綢繆以盡其懽揚旌搖鼓徇鐸振鞀自士民興轅廢不得陳所懷來悉所欲言天下之情既已無不遂矣而約已裕人之念尤不弛銘于几席觀風采謠之吏尤不絕迹于海濱慮天下或有難吐之情必使宣密於兩間無復壅淤而後已其間雍容款曲上下訢合自有愛卹保養之深意人人心而人不知者一切束縛刻核懲膚及體之政惻然有所不忍施故論其詩者嘆曰先王以人道使人曰太和在成周宇宙則周之道一本于人情故也及周之衰而伯圖興王道幾乎熄矣民生其時有情而不得伸鬱而後發天下遂一散而不收則秦之季是已蓋嘗論之伯之術尚詭責所不知不見籠罩一世而自專利焉王道則否皎

如白日朗朗洞洞人情而已伯之術尚巧逶迤宛轉與時上下風于所甚屑伸于所甚伸王道則否直如引墨正正平平人情而已伯之術尚捷令行禁止急於駭電王道則否舒如遲日容容徐徐人情而已世未有患人情而人不知拂人情而人不怨人情和而不安人情怨而不危者而俗乃謂王道迂遲伯圖敏速則何不引周秦之故觀之乎故曰誠心而王則至矣假之而伯則伯矣吁本人情言王道乃其所謂本于誠意者歟雖然人之情每奮於作新靡於無事約於始造泰於末流是以亂伏於治危倚於安則以持情無道履盛而不知戒也聖人既本人情以治天下而又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常申之以教學以節制人情使之不至於極如田工有畔一日不敢忘鋤治焉乃能久于其道而天下之治成故曰人情者聖王之

田地是王道之極也諱論

大臣慮四方論

大臣調忠元化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朝堂之外非所事事也而記曰大臣慮四方者豈干侵百司之務而一一爲之節制哉吾知其不然蓋人各有任任有輕重亦各有量量有巨細千金之家而與之論萬金之事非所與知也一隅之夫而與之論天下之事非所與知也何也任與量爲之限也人君者天之宗子而大臣者宗子之家相夫以所全覆者而付之人君亦以天之所全覆者而付之家相則凡四海九州之廣殫綸黼贊之業舉皆以身任之而其量安得不宏其慮又安得不遠也且如錢穀幾何決獄幾何非大臣宜知也而人民未安邊塵未靖亂且滋起能無慮乎無慮乎軍旅之事有司之事非大臣宜知也而人民未安邊塵未靖亂且滋起能無慮乎故曰晉千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三言者大臣有焉而薄

海內外一夫不獲鳥獸草木有不得所者皆其任之所在而其慮自不得不汲汲矣昔者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者猶已飢之伊尹思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之而納之溝中此其心何心也天地之心人君之心而亦大臣之心也故曰任之者重則其量不得不弘而慮之不能不遠也或曰大臣慮四方信乎其弘且遠矣然一人之耳目知慮固足以徧天下乎曰不然大臣之所爲慮者有體焉而不失之衰有要焉而不至於泛也且如四方之本任乎君心大臣而格君心之非是爲四方格之也庶流宣化在於庶位大臣而推賢讓能使錢穀甲兵之偶任之而各得其人者是爲四方任之也昔者唐虞皆臣舜以人心道心之說相爲儆戒而舜之相堯水土未平則以舉禹稼穡教化則又舉稷舉契而天下大治大臣之用心固如此矣是故小臣以身任一方而大臣以心運天下小臣主奔走以才以藝大臣主參納以度以量故曰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嗚呼知乎此

夫自有天地以來凡身任天下事者孰肯不殫思極慮爲宗社無疆計最比其終也而喪亂之迹成敗得失之故有訚然而天淵者未必其謀爲之臧否頓殊抑亦精神命脉之所在有實與不實致之也且舟楫設周則蓋海之患忽然而不知其廣也淵然而肖其形迹錯以文其雖或深也如或假之而肖其形迹錯以文其雖或叵測於溝瀆之間而江淮河漢吾知其不可

濟矣實與不實所由致固相遠也唐虞而下語有道之長與治法之備者莫如成周觀其以天保治內采薇治外者非徒頌設于經綸之迹而事事皆實卓有明效則固有如食之必飽衣之必温而無復後寒之足以戚其衷者此成周之所以號稱至治而古今之論安衰者恒多其有上策也其在於今則中國夷狄之上日盡月等亦非不有

有名寔叵孚有甚數者人力之至與不至也治天下皆猶是也而今之言治者乃曰時有古今勢有難易不可以比而同也居今之時而慕古之治是欲復井田之制以足民以干戚之舞而退虜也愚竊謂之不識治者蓋治天下者猶家務實于國者無間於古今而務實于家者無分於窮富理千金之産而實有不至則其富有時而虛矣中人之家而計其衣食確然爲終歲之備葺其蕃垣不使有蹊

徑之迹則家之老幼可熙熙而樂天下之善爲盜者不得以窺其室中之有矣此安攘之存乎一家者善也惟其實也治天下者其亦以一家之心爲心哉嗚呼成周之爲天下烈者用此道

鑄錢議

錢貨者大子之利權所恃以奔走天下之具也乃匹夫得而私鑄之則是以下而奸上之權故其漸不可長今欲復漢五銖唐開元之制使假僞者不得售此其法未嘗不行而盜鑄者不息是天下之奚端非假僞能盡也說者曰不爰銅不惜工則費鉅而利寡可以寢私鑄之風此固一說也又曰令郡國得以銅贖罪以僞錢首官則銅不四散而僞者日微此又一說也或曰鑄錢之盜本以濟燃眉之急一年爲之而二三年始用之彼且謂迂而不切也如其下令於民錢惟古色者得用而新鑄者嚴爲之禁焉則盜者不利雖賞之而有所不爲也此又一說也雖然鼓鑄之盜與劫奪之盜事雖不同其實一也今彌盜者有按捕之法有告訐之賞有連坐之條則奸無所舍而盜將自息曾謂三尺之法施之此者不可以通之彼乎今鑄者所資非一人一辈

而敲鐙之處亦不必皆窮山大谷則其迹誰
得而掩之也乃告訐者不至於公庭按捕者
不以為急務得非懸賞之格徒有其名而報
賞之令不信於下乎無已則有司酌以為緩
而犯法者不坐耳古明科察不精無所發覺
請以猾盜之術施之此策則朝廷之法未有
不可行者

保甲議

孟子曰鄉田同井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而
百姓親睦保甲之法固井田遺意乎舉而行
之將不獨弭盜安民而修尚隆洽人興禮讓
實相表裏頃行者何如耳往宋時一二大儒
嘗施治郡邑漸有明驗而今之行此法者乃
視為泛常無足尺効竝時勢遂有逕庭而人
情紛不可治哉愚竊謂不然夫天下之難一
者孰如婦人女子而孫武以之習陣則法行

如流團閭善之至謂保甲之法不可取效齊
民者否也衛鞅治秦使秦民自為什伍互相
收司連坐而其時且夜啟戶不閉道罔拾遺彼
以慘酷狙詐行法猶法行若是而況以真實
和惠之心有行之不效者否也故曰顧行者
何如也然法之難行也往往以怠者勉之而
其易廢也又憂之者壞之也故欲法無怠莫
若以嚴欲法不壞在鎮以靜二者之理得而
天下無難事矣愚請先以今之所為獎法者

談之而後整綜振舉之策可得而議夫保之制雖民自爲之而操縱申飭之柄則在有司者身之羣然而就吾牧也惟其不擾也擾之而法之始計其戶口比其閭閻而竪之標準使甲有長保有正視之疑較然備矣而爲之上者則憑在刑名勞在簿書之間可不勞而晏然無事也奈何民行有臧否而上無考見之實奉法者宜於各保之內擇有道者一人顯而禮之使陳說聖訓身先矣不知此法果行而刑名簿書之勞可免愚聞孔子曰不教而殺謂虐今之行是法者宜於各保之內擇有道者一人顯而禮之使陳說聖訓身先如是而行法亦徒有存羊之意而已矣夫不令而行不賞而勸而民威民勸是辟猶戰不教之民而俾有紀律也未有能濟焉者也愚故曰法之制也然法之制也以之民而俾有紀律也未有能濟焉者也愚故曰法之制也然法之制也以曰法之難行急之者弛之也急之者弛之也盜可彌民可安於法畢矣奈何今之法之多事也置長本以爲民乃責之以公家之役設法本以禁亂民或因以開告訐之門又甚甚也則土木之勞緝捕之務送往迎來之煩悉使以身任之以故保甲無

看之期而訟獄有繁興之漸彼其爲之長者方以得免爲佯安望其能爲之統也夫牛羊之羣然而就吾牧也惟其不擾也擾之而欲不亂雖寧戚五羖之賢會不足以終牧事而欲以行法得乎愚故曰法之易廢也擾之者壞之也今欲反其怠而飭之以嚴祛其擾而鎮之以靜宜如何而可愚聞孔子曰不教而殺謂虐今之行是法者宜於各保之內擇有道者一人顯而禮之使陳說聖訓身先物表以鳴鐸於比閭之間而爲有司者則以其保甲之迹著爲圖籍使其里之遠邇人之名氏可按其圖披其籍而考見焉而吾乃時爲體訪參之輿論某爲善某甲保之長能抵奉吾法不吾欺也吾且揚之某弗率某甲保之長匿作奸者不吾聞蔽作德者不吾告也吾併法之舉措施於不測賞罰行而必信上所激勸下所景從人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罰者也至於所事之外則必使各事其

事各食其力足不困於公門力不疲於奔命賞罰可行而不以來讒邪之口容隱可坐而不以成羅織之冤行之既久將上習而下安之宜不至擾且怠矣安在爲難行而易廢哉或者曰都鄙郊野之間異宜貫族之與細民異等而流移寄寓之民烏合萍散去住不常蹤跡難見又易以飢吾法者此不可不爲之處也如得賢守令者舉而行之視爲先務不役役於刑名簿書之間則一保甲之法可不

下堂階而王道在四郊之內矣井田雖不行而孟氏之所云云可復視也有治平之志宜無視爲細故焉謹議

令法廢則所以整齊約束之者失其茲所係非輕拋矣或乃云法僅馭中材下豪傑之上不專藉以此其言將有所據歟往古亾論已三代以來有以征伐托重誥誓至盟儀弗覩者有以權指寄心捐金恣所出弗問者有矯制發粟不惟不罪反以爲賢者有堅意留田即三遵嚮書不顧卒能成功者此宜非令甲所有矣而昉之數千果皆豪傑其人歟惟我

國家當經綸創造之初風烈響臻魁奇泉湧乖鴻熙而樹駿茂者彪炳鬯蔇無不人人豪傑也乃其時

上下一心推誠屬任鼓舞之道亦有出繩約之外而遠軼前代者歟方今

聖明在御瑩精太平文武吏士奮炎揚總率斤斤職惟謹毋敢跲寸趾於檢押之外斯亦誠濟之盛際已然稍遇緩急輒稱乏人何以

故或謂奉法於外者未熟悉
德意致縮結太嚴使懷儁韜美議欲收寬文法
間舉漢魏故事倘一行之不識可當於事機
否夫法與人固交用以治也偏任人則上失
其御其弊也肆偏任法則人無以展其能其
弊也拘茲欲以人行法不以法圈人而人又
不敢肆於法何道而可諸士脫顏在茲其尚
評閱品倫銓裁要極悉者於篇以補直用材
之缺即他日所自用可知也

天下之材不同而上之所以任之者亦異夫
世有中材有豪傑豪傑之性安於善則無務
以法繩之法太急則英鋭萎索而約結之弊
起中材之性善惡混則必務以法閑之法太
弛則精器厭倦而競勸之意微二者雖殊其
不足以得人均也夫何以稱之曰豪傑也蓋
其哉慮足以理糾棼強忍足以投艱大應卒
則談笑指麾而跡不勝居成則收名敏筴而
善不伐猋乎有拯溺噓枯之仁浩乎有俯包

裹括之量此品之上已下此則畜德未深嘶
機未朗工於爲謀而或拙於立斷明於記憶
而或暗於設施守一寄則有餘兼衆委則不
足持文墨則雍容運韜鈐則鹵莽斯則性有
所偏才有所滯善用之可以成不善用可以
敗成則展其能以見於世而上之法成敗則
壞其能以棄於世而下之情阻故馭中材與
豪傑異而用人者不可不察也古之陶冶人
羣者以所當加之法而嚴之於術常襲故之
流以所不必加之意而寬之瓌瑋卓犖之士
其用之也豪卜師相屠販公卿一切思佻踈
咸不芥蔕於中非簡節也以非法之所能撓
撓也其核之也辨以八法正以六叙使百司
庶府彌耳抑心鰓鰓然奉上之奔走而不敢
肆非厚防也以非法不足以綰結之也故天
下有法內之材廢法不可也有法外之材徒
法不可也而操縱張弛之權吾因人以酌之
而已夫三代以前遐哉邈乎無容贅矣姑以

晚近言之則漢魏數君不犹可考而鏡乎昔樂羊爲魏文侯將三年始拔中山文侯封之靈壽樂羊跪而辭曰臣攻中山有謗臣於大王者謗書盈篋大王終不信故臣得拔中山此乃大王之功也若文侯者可謂能信賢矣陳平事漢於傾側援攘之際請捐黃金行反間高祖乃出四萬斤與之恣所爲不問出入後果數設秘計斃范亾項走狄會韓佐勃誅呂爲漢伊周若高祖者可謂能用

帝者可謂能任計矣夫積毀至危機也捐金不計出入至難明也矯制涉於擅至抗上也罷田疑於憍至玩敵也向使四臣無深知之主而據迹者復以三尺隨其後安知玩敵不從李法抗上不下廷尉乎捐數萬金不疑乾沒積毀不中奇禍乎蓋古人謀必裨之於國而不計一身之安危治必要之於終而不恤一時之謗議故形迹可疑而嫌察常畧也豪傑之士所以名成而不墮功立而不碍者大智矣汲黯在武帝時爲謁者上使往視河內火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若武帝者可謂能行義矣趙充國受宣帝命亟擊先零充國計在招降令諸豪毛解遂罷騎兵上留田十二事即墾書二問堅持不顧廷議皆以後將軍言是可用卒之羌虜破壞坐收全勝之功若宣

都若此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一旅渡江而闢乾坤於再位
成祖文皇帝以偏師南指而滌日月於重明當
是時英彥景從異能雲集將經百戰之餘士
奇千載之遇而
三祖又能綜鑒人倫區較材品於茶別於嘗試
利鈍審於剸裁破拘牽之綱而奬奇儁批雕
簧之口而表樸推解牽制之紲而掖跅弛樹
勳駕之幟而旌嚮往以故良弩不亟鶩勇夫

不混繫而得人之盛馭士之法信有非漢魏
數君所能彷彿其萬一者矣然歷世旣久操
用人之柄者間或有乏才之嘆又何以故哉
愚念此至熟已蓋
國步初夷則規劃必審令甲已定則事體素安
迨其孳也
朝廷守積常之勢而厭更官司狃苟且之風
而習寖惰人窮於法而屁訶粃事者興矣決
東其才而厄全羣謖者出矣由是上之用下

多擬趨舍以任見聞下之罔上每狗耳目以
匿形迹衆遣而獨從之輒嫌懼忮而忌喙衆
可而獨否之率思娟嫉而引躬期會苟失螻
吏設穽待之矣得無惴乎端緒方成簧口從
旁議之矣能無撓乎顯瑩不可以屢遊人將
吹洗其瘢疵而排之孰與寧失譽而全身肩
功不可以屢奏人又枝蔓其細瑣而蔽之孰
與寧棄功而免患無惑乎宵人負青而營窟
局士信節以守株盲者處暗而諱離婁之明

覽者端坐而矜許少之捷貌羔質以虎皮飾
鴟鳴以鳳采本體愈不可識沉痼益以眩人
上下相貿豪傑何由而顯乎所謂草昧之初
恒多賢麾洽之後常乏才者語不誣也
明興
列聖重光治化汪濊我
皇上以冲虔繼統用人行政毓意與修
二祖之軌埙憂士習稍媮治理踳駁特申禁令
飭學校嚴評決復久任精覈之政瑩然烈於

於人至寥鮮也使庸人御之卽騏驥亦困不前已惟王良則整齊其御勒而馳適其步趨雖駑劣下乘將不化而騏驥哉當其驥而困也尾湛肤潰負棘悲號抑何鈍也及其駑而化也行安性得一息千里又何捷也此無他蓋良能正法以馳驟之而他人不然耳繇斯以談馭中材之法惡容以無講乎是故度才德之品究聲舉之實削身格之限塞告訐之門行激勸之典此五者法之所貴也何以明

之夫湛盧不可以刈禾犀象不可以棄耜言殊用也今程事者兼數職於一人任鴻鉅於委瑣譬之負棄以山試蛙以轍也受之者不自量是拳而舂黍躄而踰嶮也均失其當矣誠能錄長棄短取瑜掩瑕河渠之使不責以米鹽法比之家不勞以兵革則人必爭襮其所能而無隱賢敝善之失此才德之品所宜度也驪牛之黃肖虎幽莠之生類穀似惑之也夫人才亦猶是耳今日蕩檢爲恢弘虛憍

爲豪傑調咎爲高明騷屑爲果敢將何以經方致遠甄物成化乎誠能敦純慤則要軼斂容重沉潛則衡霍頫首卽凡昏經綸於唇吻迷本眞於面目者亦皆攄怳畢愫而不忍欺矣此聲華之實所以究也蛟龍獲制於螻蟻鯨鱷取困於牛涔限於地也旃

國家所選士自三途外故無增耳假令魁人喆士一屈於詞場則終身不薦於縉紳故博士以頹齡喪守而持券規財黜世弗恤矣掾史以下局摧心而舞文府利溷湲足羞矣不古有皓首而爲帝師以文無害而登閣相業左驗甚明也而可拘諭以域才乎此身格之限所宜削也語云衆喣漂山衆輕折軸兒物偏積則勢自移所以喻讒也故夫市之無虎井之無人非孺子所明邪慕然倡之輒聞然信之往往因形吠聲以一成百不至於改易睹聽不止今謫佽者以養交猶畧則其實必浮樸茂者以忤俗招尤則其毀必誕此朝廷

暮夷貝錦易俊甲清乙濁蒼蠅易汗而隻字之縗一夫之頰顧安足以爲攄乎此告訐之門所宜塞也傳有之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何者令之所驅固民之所向也是故越淵谷者奔千金之利則先趍畏猛虎之逼則後至閭里素封崔肉布縛役貧拔窘則厭與爲之用烏合白徒怒齦瞋目喑嗚咄嗟則草澤爲之傾矧操黜陟之柄握生殺之權者誠能懸不測之賞使天下有所

跂焉而時動其慷慨奮厲之懷施不測之罰使天下有所懾焉而陰耗其私邪嗷囂之氣庶被實者愈砥節首公悉謀力以自効而榮罰者益懲尤寡悔競濯磨以自新矣此激勸之典所宜行也夫五法舉則中材質行在上者皆銓別而器使之得以揚著所長補重

國家起沮傷之風振僄嫖之吏是馭才之要機而興賢之至術也又安有挾僻飾文試身目法甘庶弗類而不化爲豪傑者乎愚往聞

皇上臨御之初密大計來朝之吏而援其治效異等者召見於庭寵錫勞勉遷倉暴之尤者以法斯所謂不測之賞罰也即今文武諸臣及以事展覲者或紹舉茲典時一召問別其材品雷霆雨露人豈能測乎蓋五法之中此爲至要忘生所惓惓引領者也雖然

是耶噫法内法也法之外而能鼓舞豪傑亦法也蓋法之内固與法之外交相資焉耳天下豈有廢法而登諸理者哉此又用豪傑者不可不察也

兵制

武之不能偃也自盛世難之不能振也自盛世患之夫天生民而使之相安即荷蠆且爲之況驅天下之民而用其命乎居教之禮讓即睚眦且有禁焉況聚天下之衆而養其怒此非聖王意也勢不可已也夫籍四海而兵之固四民而食之處之不盡其宜馭之不繇其道教之不當於法戰不可賴以克守不特以固此治平之隱憂也宜乎厘執事之問

也愚聞之天下無事則王者寧言外侮之禦非聖人得已也所以安天下也王者無爭則天下寧言四荒之征非聖人急務也徒以敝中國也故耀德以止戈是謂崇化觀兵以止戈是謂遏劉均謂之寧民之兵威加於四海不爲黷滅醜虜而後朝食不爲虐講武胡可已也夫肩大任者無惰力動大衆者無苟閒聚數萬之衆付之一將而委之不俱生之勍敵不一之則不用命不簡之則不精不作其

氣則見虜而慴不習則應變而數窮論武劄
可以已也書稱誓師奮也所謂戢而時動也
詩美車攻聿脩洛貴豫也所謂用戒不虞也乃
大戎之征太原之料則失之矣西戎樹惇不
廢世見穆王喜功好大而觀之兵講武乎黷
武乎謀父之諫也非以怠戰惡窮兵也南國
之師已謂無名且當救災扶傷而又籍其數
寧民乎動民乎仲山甫救之諫也非以弛備以
安內也稱兵制者謂莫備於成周然稽戈孔

未民無養兵之煩農隙講武將無屯聚之衆
出師振旅戎無愆期之役當是時也民不苦
兵國不知費而教閱之法歲講焉四時有
獮苗蒐狩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
載大閱車徒法井井詳也故有備無戰有戰
無敗則教閱者之善經耳漢初則以十月天
子出長安會五營士觀八陣法武帝時又行
大獮肆兵習戰然其令亟其法繁其籍民也
衆終武帝之世雖不被四夷兵海內之蕭騷

已甚矣唐玄宗之閱武驪山奮揚之氣震憧
百壑逮府兵三變而外重內輕驅虎豹於九
關以噬人也而不虞其反噬也可鑒也宋真
宗大閱諸軍於東郊儀文最備追乎其後則
西北養山壓之寇而堂與是防渡江非不幸
也我
國家定鼎燕畿虜人庭戶環九邊而戍之萬世
之至要也禁兵則肆之西內三大營兵則肆
之近郊戍兵則肆之諸鎮天下城守則肆之

各衛所鄉兵則肆之里社保萬世之至計也
頃
皇上當至治郅隆之際而演爲桑土之圖於文
敎熙洽之餘而克謹戎兵之詰乃
親屆萬乘大簡六師程將卒之能明賞罰之格
材武雲集聲震震赫一時盛事則侍從諸臣
既對揚而歌頌之矣然愚竊有獻焉兵者驅
民於死者也能使之死而後可生昔者穰苴
孫武蒞晉勒兵試之矣五申之後從不用命

者以法夫然後衆齊一而可用今之練兵無乃乎則法之未嚴而振作之未盡其實在教射射必能勉強破的而後可用也在教鬬鬬必能投石超距而後可用也在使衆素飽素飽則士氣奮揚如李牧備邊軍中皆蹋鞠爲戲而後可用也在使衆知義知義則人懷敵愾如采薇之戍稱王事靡盬我行不來而後可用也在時序將貳別其功能而誅賞不測如齊烹阿封卽墨人無敢飾非而後可用也今也兵田於雜役氣委於枵腹馬敝於玄黃法格於忌器令慢於反汗將不識部之賢愚部不識士之勇怯三軍人自爲心偏裨坐爲嘯諾語坐作進退夫豈不燦然以遇大敵而能奮平陰一鳴與成都八克者恐其無多也夫射與鬬技也鸛鶴魚麗者法也技非日肆之不精法惟旬習之可熟今也不專習技而專習法雖稱有制之兵而無敢死之士其誰敵於軍之前行也是故戰之勝

也無多寡在奪人之氣狂夫持梃大譟一市辟易徐而與之角力則十人縛之然而辟易者敢前之氣奪之也夫能使三軍之如狂夫則何向不克故曰怒戰無衆樂戰無工拙義戰無勇怯惟在上之人作之以求其實之可用也豈在火石之聲震遠近旌旗之色耀原野哉執事所謂振因循之積弱者此也乃九邊之兵則又不止此也蓋法之當通者四將之不盡得人非世胄紈袴則依籍緣寅也今草澤耕釣中寧無臥龍鷹揚者流乎懸重賞以購之許便宜以任之解文網以寬之而責之成功則萬里有長城矣粟之不足於用非屯種失額則飛輓不繼也輸金告身者與積諸太倉不可改之塞垣乎募民輸粟於邊而詔之爵諭欲爵者非是弗予俾與閒中之倒槩而行之則九邊無珠桂矣馬市諸郡邑而養之近郊以待置也然自始市以至給軍費不百金不止也敵之繁冗民之困需儻無

論矣令一切改爲募古畫內之太僕京邊需馬則開市近郊或分年起解擇其可用者用之不善其直就其應給者給之無與於民是一馬而寬五馬之累也軍稽於所生而補之所戍以實伍也然自下令以至還撥費不百金不止也孤族之者廢風土之習不無論已令一切徵爲募資發之所戍所戍之人則募之壯著募者皆壯而習邊則無逋逃之憂居者得安於不擾則恣供億之苦是一軍而省十軍之費也執事所謂達通變之微權者此也夫天下之事有可以文具應者或幸於不敗乃責實莫甚於兵不則膠舟之滯也有可以紓徐待者或幸於不敵乃振刷莫急於兵不則輸載之號也有可以因仍守者不嫌於襲故乃通變莫先於兵不則夏裘之固也執事欲爲耳目之玩與則近日文而習者得之矣如投以緩急而責之成敗則愚言誠無當也願以備餘籌焉

擬進　永樂大典表

伏以

文謨啓後書燕翼於讀編堯德膺圖績鴻猷於往訓成先皇可大之業爲昭代不刊之規叙述甫成對揚莫既謹齋心而進

御爰稽首以颺言竊惟天地之經以繼存爲大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故欲考古以証今必由洽聞而博物恭惟成祖文皇帝崇儒重道猶古右文發天祿石室之藏開金馬玉堂之署凡典籍所載悉萃編摩從宇宙以來蓋人紀錄羣分類聚如江海之會百川提領挈綱有奇先謂全書稱名大典頗簡帙浩汗刋布未遍而歲月滋多修輯安重屬

先皇之有命付臣等以重編正其溫媼之疑訂
厥豕魚之謬既拂塵而掃葉亦華故以圖新
方懷獻曝之忱遽軫遺弓之痛時如有待道
豈無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受命溥將
配天廣大維人維后應五百載之昌期
作君作師會千萬年之景運
訪于落止紹陟降於家庭

肆其靖之殫緝熙於夙夜
懋昭湯敬
煥乎堯文而是典告成之餘適
大寶初登之候上副延納之神
日月之明下代勞羞用補涓涘之報數年鉛
槧一旦遭逢儻重儒林輝騰簡冊西崑東觀
光連奎璧之墟錦軸牙籤彩映雲霞之色
永矣孝思
玉哉承顯
累朝之志作同光
三聖之授守一道於
今爲盛振古稀聞臣等識小窶天才專襪線
有愧於國手祗輸忠赤欲信汗青伏願
能自得師
與治同道
聞亦式諫亦入邁周文有造之風
明庶物察人倫成虞舜無爲之治

嘉禾賦

惟帝籍之千畝接宸極之宮墻翕垓埏之瑞煒穆元辰於孟陽率
坤靈而厚載卓扶輿以發祥錯龍鱗於原隰布鏤刻於堨疆沁玉河之沃潤浥金露之香
滾拓周臺之靈圃陋漢苑之朱堂咸奉香於
禦寓闓融澤於扶桑藹祥於地后宸瀚憤
於天房益
聖朝之所以先稼穡惟我
一人之孝思而闓
社稷之靈長者也粤惟我
皇踐祚闡坤握乾仁育義洽
聖恩廣淵契七月之精蘊領無逸之真詮振天
明而育德躬豐服於明禋覆桑林而簡器望
三素以祈年當東作之平秩舉大典於籍田
親秉耒以三推御葱轅於青疇
命后稷以播穀簡伯禹以蹏泉班保介而終

勞百辟於肆筵布陽和於九有暢
聖澤於八埏爾乃精忱上達協氣旁通瑞祉駢
臻靈貺雲從殄氛神禦實露時融宜暑宜寒
十雨五風將及我私先急我公我黍翼翼我
稷芃芃既庭且碩實大以豐乃有嘉禾秀擢
蓂葉繁嘉禾之仁舟實曠古之莫京有一本
而多岐或數穗而同莖引琁風以幻質濯玉
潦而凝精陸離以綴常燁采采以含英溶
丹樨之芳潔燦瓊蕊之晶熒秉五七之恒德
挺九穗之奇禎纍纍連珠而合頴奩金玉而木
生霜休符於井雨衙液於璇星氤氳祥柯以
五變耀泰運於九莖天施雨而匪瑞日淪地
而有徵豐禋義之多富猶龍鳳之異名軼幽
谷之蘭荂揜玄圃之松苓彼紫麻綠筦豈嘉
禾之與埒而堪友靈菌詎葥蔚而爭榮若大
粟雨炎帝塙發軒轅陶唐與稷魯史書年咸
同合穗唐舜命篇字成雨於蒼頡頴頌著於
鄭玄卷野產之而名邑赤烏因之以改元外

此而朱蔓唇於堯陛紫蕙苗於太原秀騰濟殷之境旅生建武之年稻孫揚粃於金斗祥麟集食於武川敬仲乃啓封禪之所致汾陽極稱天瑞之可傳此皆帝不貴乎金玉而寶夫衣食之源故其政必詢於函夏而時省斂於秋田之所致也乃有連蕚合隴七穗五峻三苗四熟珍綺紛披或北里之稱盛或玄山之讓奇不周或呈其異種帝庭或獻自外夷或光照九阿之謠或香聞五里之滋是以繁

瓌侈稱於前代而昌符踵應於来茲孰若
聖世之休禎炳靈淑於神祇實
皇裒之淵塞特示象於疇畜既登八極於安和仍跻萬國於咸熙允皐澤之潛通羌弘化之寵綏於是田畯至喜穡夫載欣僉曰異哉世所稀聞溥言采之以獻吾
君於惟
皇上勳華淑轨方且秉冲白下遜美弗居謂嘉穀之呈象豈涼德之克符實

先聖之顯烈膺
上帝之瑶圖也於是降明詔涓吉辰徵太卿之九奏舉宗伯之十倫飭豆登而命薦裸樽俎以俱陳信曾孫之有道企
皇祖之居歆於是大禮告成億兆歡欣東漸海隅西暨汝墳具瞻上瑞雷動風傳凡在庭之臣工咸稽首以颺言謂
聖皇治天下以孝而五穀爲王政之先茲者
聖德廣運格於重玄一人有慶兆民賴焉將使

望極門頒曆恭述五言排律
鳳曆
頒新歲千官拜
紫宸堯天傳正朔舜日轉洪鈞七政齊處典三
時舉夏辰律端方建亥干柄已回寅宇宙開
胄運乾坤溥
至仁
庭燎增瑞色禁柳覺先春撫卷瞻黃道垂紳佩
御綸

晚出左掖遇雨
奏賦明光晚優游出鳳城密雲連絳闕疎雨散
宛旌官井增寒色天河急暮聲歸來馳馬處塵
盡九衢清
見落葉有感
朔風一夜度燕關無奈芳菱葉葉殘幾處飛黃
盈玉砌那將嫩綠映朱闌疎林遠遠霜橙綴窮
巷蕭蕭雨過鴈寒獨有庭前雙翠桐還留晚節主
人看
院中聞鶯
氛爽天高秋宇清瀛洲樹杪忽啼鶯嬌簧不減
力春調巧哢猶疑故國聲繞樹穿林時近遠碧
空晴漢自飛鳴豈無樂意相關處可奈看雲一
動情
賦得浮雲起離色送友人
送子臨岐路相看雲起時路從別處遠雲入望
中移鴈影愁天色風聲故慘吹征人不愁見莫

送郡伯賴南璧擢天津兵憲序

項主爵者上言歸德守治效異等請以爲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天津

制曰可守益敦江頼公南璧也及公戒僕夫以赴天津之道而歸德之父老子弟競攀臥轅轍下以留之弗得其在諸州邑長吏更切也乃問言邑人史惟公德政在去思口碑在道路備矣抑余又何言即有言則惟爲父老子弟代言也以爲史言無當請言其當者言曰今州縣置守宰以惠養元元有監司督其上斯已於法制至詳而官聯至備矣乃又有郡太守以處乎監司守宰之間者何以故益守宰初釋鉛槧而一旦畀劇要猶學製然裁成組紃非有所師授安所措手故有郡太守以臨諸守宰之上而樹之表儀益其勢於監司爲親而其事可視而師也故古稱太守爲師師晚近以來此義微矣務綜覈者役役於簿書期會日見詘能費檢飭者束濕操下而從容長養之意緻矣其甚者奪之治非朝廷設置郡太守之意也惟公以高世之識治先體要於下吏則開誠布公同人與善油油如也意益曰守令親民而吾親守令吾盡其所以親之者而事爲之師以布之於民斯理效庶幾可覩也故其爲守吾郡則淵渟嶽峙以樹威儀羔羊素絲以敦廉儉撫嬰拔雛以

布威懷猷評如駛以童明斷善矯撲械以右人文仁經義緯以兼弘毅枹鼓皷稀鳴道宿遺劍以令行禁止凡若此者公備有之後自謂能皆所以表儀下吏使之見也以教之學爲製也而公且達能振滯讓美匿瑕觀守令如撫弱植日夕濉溉而望材具且夕之間也謂成組紃非有所師授安所措手故有郡太守之者異也歐冶之鈞鏌不犀利鑄之者殊也親之師之者非耶夫河濱之器未有不良陶公表儀如彼即不言而飲人以和人且心醉

矧陶鑄若此耶是宜語守令多賢而霈公之霖以徧所部以赫然成治效若此也昔薛宣守馮翊而屬邑以治也惟曰吾不欲奪賢令長名黃霸爲潁川太守以馭下吏必安全成就之斯二者亦何與萌事乃史稱循吏必三致意焉斯其指宏達矣公之賢當犹出馮翊潁川右而事有相類余特爲表出之見諸守宰之所爲德公而不忍與別者意在此惟論其有當也若攜此之道以治天津則三軍佽流挾纊而將吏爭先報德者此亦其已事可徵已余何言

送郡守邵縷泉擢與元觀察之宜序

縷泉邵公者諱永昌人也昔守常州時多惠政常之人歌之頃守我歸德未匝朞而諸所興除輒纍纍百餘事人歌之猶常之人也公且欲永其惠傳諸久遠乃參列二郡中治狀刻爲書曰專城事畧以告後之人而又以出處大凡著履歷于往讀專城事畧則每讀每嘆以公者治世才其助名準度若斯也已得公履歷卒讀之乃知公事業有本哉有本哉

上悉爲嘉納公遂益大有聞於時方是時江上
諸大郡苦倭患創殘甚其貴游在京者爭爲
其鄉得賢守以故公出守常州湊擢廣東副
憲使公勛名駸駸乎上矣向火須郎峻階可
立致公徒以與時枘鑿遂揚揚拂衣去會今
上在宥始拜有歸德之命益已浸尋仕籍者餘
二十年矣茲公大節載故余
履歷畧而知公事業有本也夫世之躋崛峻
塗勛庸稱赫然顯盛者非一也然大較出才

指居多而嶷然節槩者曾十不一二譬之不
築而構畫綵而舟也其始即楚楚可觀而其
究鮮幸矣若公者固松柏不言節而金石不
爲堅也公所謂行能兼茂者非耶裒徒以才
指赫視公淺之乎知公矣居頃之有司薦公
賢如予指始擢公粤憲使且行望中諸君子
以予習公也乃屬予使言予惟曰
聖主眞知人善任哉往予見大匠操斧斤而環
視山中也徒擧者弗取材不巨弗取材巨而

梼散弗取所取而材用之者非其有備然之
幹則其有確然之節也
上起公林麓畀聚城不踰時而遂有茲命亦大
匠取材之意眞卓哉
聖筭超然遠覽矣公今往所報稱知遇者宜有
在其勛所至亟二都治蹟云爾哉諸君子然
予言遂書爲公贈益以見
聖王之簡任有許謨而備人事業自大節始也

送邵纓泉擢廣西憲使

歸德隸州縣九商丘則附府而邑號稱難治自纓泉邵公守歸德九州縣之守令各能其官而商丘令王君尤一時稱最於公且相得懽甚也史有沈子者告在里黨詣王君賀王君曰匪余之能有以貽之者矣沈子曰何以故曰子知夫匠氏乎匠氏受人直而爲之作室也葳葳焉務底於成也假而爲匠氏師者枉其尋引而敗其材用驅使指授靡協於當爲邑者得肖沽餘潤或適遇盤根錯節不易辦治且或有利害當前公直引之爲已任而令惟受成事如作室引公輸之繩墨而令得鮮蔽政夫上有松栢則芝苓以繁月光在天而蚌乃生珠物固有居上而益下者此類是也以予簉仕而得以寡過茲士不見其難也非公之貽而誰貽哉沈子聞若語歎曰嗟守哉嗟守哉可以觀度抑可謂識治體者已夫

兒令之難爲也公天性雅恬澹不喜爲繁文縟節尤不喜媕婀態以故待命下吏者志紓氣展無所拂抑得一意理萌事而令茲有餘力令所不可公容其憨而罔窘於事令有一善亟爲奬借而使畢其愚視令之能猶在已也而令茲有餘長郡屬新造諸宜堪廢蓋什罔六七焉公至則植綱陳紀苴罅補漏廉民所利不利大者種種百餘事罷行之而附府爲邑者得首活餘潤或適遇盤根錯節不易

辦治且或有利害當前公直引之爲已任而令惟受成事如作室引公輸之繩墨而令得鮮蔽政夫上有松栢則芝苓以繁月光在天而蚌乃生珠物固有居上而益下者此類是也以予簉仕而得以寡過茲士不見其難也非公之貽而誰貽哉沈子聞若語歎曰嗟守哉嗟守哉可以觀度抑可謂識治體者已夫

國家之張官置吏也小者職事而大者督焉州

縣親民郡太守課焉故守能一州稱賢守令
能一邑稱賢令郡太守以守令之贊爲賢者
也不能使守令皆賢而惟取米鹽毛瑣之技
以稍稍補綴之是增州縣吏一聲麗耳奚取
於邦伯之重哉公簡易恢廓不難下吏而能
使守爲賢守令爲能令以無貪
國家任使之意此其度真可吞雲夢八九矣謂
非識治體者能爾耶不獨爲王君賀而且
爲邵公賀矣無何

天子聞公名果擢公粤憲使監桂林路且行王
君餞於城之郊問贈言沈子沈子童祖之
曰予何言予何言君前所云者足以贈公
矣率此道即公孫卿寺驛駛有餘也獨粤憲
使裴王君然予言是之遂撥前所具語者屬
予次爲篇以贈公祖道

贈丹渠黑君擢山東鹽運判官序

黑君之先以武起家而世官於鄧至君用儒
顯君少爲諸生有奇負顧數舉弗第已乃遊
本學除上林署丞徙光祿所至職謹辦以幹
濟稱當途者器之擢判山東鹽運事鄉之士
大夫闔所爲贈君者而授簡於予予聞管子
相齊謹正鹽筴齊以富強至冠帶衣履天下
君今所履域非畺昔齊地耶齊以煮海致饒
今東海固在齊渠展六七猶故也何以國不

益富當事者日握算以商度材用而猶苦弗
給耶竊嘗求之益今之通商馭吏非國初法
已國初中鹽之商歲惟輸粟匈奴塞下亦至微
鮮耳其時國不輸鞾而楔糒有餘商之利即
吾利也後人見不出此以爲商專國利遂擾
瞽而仍之額增未已更以納鍰夫是以塞下
不屯國疲於餉士始有脫巾待哺者益商既
告困而國家亦繇茲多事矣此與剖股實腹
者豈異耶故曰今之通商之法非法也國初

置都轉運鹽使司貴之金紫秩亞上大夫隆顯矣即其下俾貳亦各專印綬假之事權詎非以職屬劇要任之特重事後之迂濶不違者至比之參乳之權集諮言之而持衡於上者亦視爲椅散諮其遷次以故仕宦至此者即紆金拖紫猶惻惻有不樂之色乃其下俾貳何說也此何以鼓舞人心而使之盡力也故曰今之馭吏之法非法也夫國有鹽利猶富人之有良田也商猶農也主權之吏家督是也農之弗恤斯田有汙萊矣家督弗任斯農有惰髓矣比其不熟始四出稱貸而營營求足食之策亦何貴有良田哉今之通商馭吏之法久而不更其流弊固將至此也君往矣意亦循管子之迹與國初之令試以予區區之見謀之其長以爲何如如可聞之當事稍一變通于斯說也不直告熏君爾矣

都撫吳公權南刑部侍郎序

夫天下事亦甚難言矣先事則逆覩之難當機則立斷之難時適其變而後可靚覘於方萌難故惟有高世之識者而後可決策於倉卒茲兩者有濟變之畧者而後可以故仕宦至此者雖得而兼也以余所見則吳公韜蓄其人焉公以中丞之節來撫吾豫兩歲於茲其諸樹表儀定經制振紀綱厚風俗旌廉墨縮浮冗平獄訟詰戎兵種種德意載人耳目者余不能窮以辭諸所爲仁漸義摩舉大河南北百二十城邑之人民而厝之衽席以游於壽壤者余不能臬其狀惟項定軍變一事則亦可覩公之槩而知其才與識堪天下大受也其始隙實吏不能以恩信撫士士脫巾鼓譟者數百人勢固已炎炎矣公時在會城中一聞變不知其何所運籌決策乃不踰旬日間已逮其渠魁與其激變者殷制若咸次第伏法而解其餘黨鳥獸散其事遂平夫數百人至

衆也自陳距會城非遥也稱亂者之形狀公
未嘗身親見之也而不動聲色以遏其方張
之勢於指顧之間使不至燎原不可嚮邇一
何其從容暇豫而朗斷若此也余知公才與
識兼過人遠矣

國家自嘉靖以來士脆巾鼓譟凡數四其始則
大同有變白下有變已又有浙郎之變與安
慶進化之變彼其初亦僅僅萌蘖耳惟睹之
不早而處之不能當其機乃卒至老師殫費

暴骨原野始盪平之其甚者則外假招安之
名而内實陰中其所挾以苟幸目前無事而
卒至傷威損重使荷戈守壘之戍頓蔑覩
朝廷之紀法而至今猶踵爲厲階相尋不已誠
者太息焉公此舉蓋以
天子之威靈於天下以陰聾驕卒悍兵之氣而
永遏不靖之萌爲
國家久遠計甚盛何止
大河南北也謂公堪大受者非耶頃之

天子知公名則以擢
留都司寇貳余竊窺
廟堂意豈不以
留都爲根本重地而司寇掌邦禁明紀法寀武
銷萌奠舊京而典呂之者且是畀公大受也獨
吾豫已耶抑或以疆場多事行
召公置左右余
廟謨而制勝千里之外以益大所受於天下者
質自此托足也獨舊京已耶語云觀故歩識

前踏公繇斯以往所著績簡册旂常者余安
可預知然已事可徵已故知公堪天下大受
無疑也於是豫藩臬閫司諸大夫將爲公祖
道贈而合詞謂余曰請遂言已事嗟乎余不
嫻於詞者又安能道公之詳乎惟頃寧夏有
軍變其始與陳事適相類余因是歲爲具
述所寧戡亂者如此益聊舉目前一事也其
他則自有輿人之誦焉

奉迎邦伯鄒公述職還郡序

兆江鄒公以祠部大夫出守歸德無何嘗述職請

闕下公瞿然曰吾始新發刃於硎吾何職之述以獻

天子吾日夕飲氷馬及公行而環視四境則茸棠棘及述職大計則一時理效又無不推敦歸德者何速也昔虞廷以三載考績漢建元元光間諸所稱良二千石洵至烈烈乃其時則居官爲姓氏而爲吏者長子孫益熾澤非積久不流功能之不易睹見若此也以今觀歸德特易易者此遵何道哉始公初至郡則廉民利不利大者十餘事列爲條教進父老子弟與約曰太守益夙聞實涛之說者今且益揣本澄源先爾衆庶所不如太守約而仍踵舊風毋筆健訟者罰無赦隷卒爲姦利倍之吾史而高下手者又倍之益自是訟者

不知曾在供億者公設施大都類若此至其誠信心孚於士人而易直允宜如璞在函出其天性即童孺可望而知也公之爲理若有本哉至誠可以貫金石格豚魚故李廣射石一發伏羽海鱷遠徙詩文論斯益非積誠之至而桴鼓之相應召乎在不必積久致然者何獨於公者

天子既署公上考固宜待之以不次之位適時

方以久任奬吏治又適郡大饑故還公於郡以究厥施亦從人望也公既言旋將次郡境郡父老子弟咸相率而逆之境上林林總總載色載笑若河内藉寇公而竹馬迎細侯者一時創覩以爲盛事郡侈諸公謂余領史職而又邑人也盍代父老子弟措一詞顧余非能言者第聞諸父老子弟曰吾儕小人既幸承君侯之賜以定吾室家乃不幸而值歲大侵併日一食猶半菽弗厭所待命洞轍至乘以弗欣欣也始君侯之爲理未數月已綽綽有惠政矧今久在事又以其至誠滲漉之亦安所弗貫弗格者吾意令而後吾室廬可日完田畝可日易四野之耘棠且日益蕃茂也吾安得以弗欣欣也於乎信斯言也父老子弟知其一而已而弗知其二今

天子方以實効綜吏治而不爲建元元光者即有援故事如潁川太守霸以

召公弼左右公復以此道理天下豈詎遺宋人哉亦安用以去來欣戚也是父老子弟未及者而余爲併及之

贈儀部大夫張君憲夫擢山東參政序

今秩宗四子部惟儀部稱劇子部云劇子部積有勞悶輒用內遷次則外補均曰陟余考記牒自正德以前蓋內外半至嘉靖中多內遷隆慶迄今率多外補外補率副臬十有一少藩至郡守則成詫爲怪事頗獨不輕授大參授大參於他子部多有之儀部獨否今一旦授憲夫吾以天曹爲重憲夫矣吾與憲夫處凡兩年憲夫一坤蓋我吾遵遵而以思而亦以悶而亦以悶吾索故輒授據而請吾更端輒繹而俟斤斤尺寸恐失所當古之勤力臣星以出星以入古之慎密惧詠古之勤力臣星以出星以入古之慎密臣及禁廷熟視不對及溫室亂以他辭斯皆習偏僂之執弘瑕垢之納視漫事若墜淵行坦途若觸蠆跡其似希不失恒恬名卒之收悠遠之笑而享綿邈之祉古之人皆然是故事無叢脞吏無奸閨憲夫無譴罰而吾亦免於詘病故投憲夫大參不獨以其資故曰天曹重憲夫也頗吾與憲夫規修部中所可所不可委遵就之不得曰滯今棘矣東土之人憲夫獨奈何無恫於若躬也吾不暇爲曼衍之談今憲夫所職者賦也東土歲賦粟大較四十萬歲金大較不滿六十萬何堇堇也即樂歲不乏供亦旦暮計耳非有素畜積爲歲備也今夏旱曠盡焦六郡之土及秋隕霜大殺三郡之禾東人嗷嗷浚徐邳淮陽之間率咨如蜩夫飢寒迫其前而溝壑驅其後羣不呈一旦甘心其失如水就下往日者師尚詔之事此亦憲夫之憂也頃

上大閔東人命諸臣之請蠲賑具如議下有差

顧思不可廢徵非惟雨之或以爲霧霧或以爲霽霽或立稿而不收涸然安得悟然獨下咽也然則未得卒今歲也明年土脉動民將益病農功與民將益罔即有

秋也誰能栲栳而待之夫前所云歲賦大較
兩者直輸度支者耳更所上武庫及玄武署
凡幾聞歲繼常供借將作以充於吳越有之夫
極民墊厄何帝比於歲繼此謂議假問寺頗
富即不敢減歲直胡嚴若此假如皮盡毛將
安附請勿亟何傷五場之草折也宜或可然
此謂議緩閑雜之說義夫所恥猶既大役青
海之禾而又以輸諸遼海遼人曰吾斬耳不
幾饑人之子以哺宜議而不敢議也大而議
蔕鹽稅之外微而議茵香稅之內又大而議
條絹又微而議蠟又若蠟等盡爲貧民罷之
明年倘可賴乎古之人牧時閵其急遑於他
恤事係其大遑於他恤聞東土之故有不顧
文網直行一意若開倉而賑流人閵郡而罷
黨人脫械而縱囚人其風義耿烈重施至今
憲夫其往吾所指陳究圖之毋泄泄自寬曰
歲實爲之吾誠擯絀勝完爲綸即吾事畢矣

陳令報政序

唐山陳君以進士高第試令於鄢鄢人士德之如出一口而其能文者則采摭民謠屬之篇什遂以成帙焉今年　月陳君當報政鄉先生梁君對之劉君　圖所爲贈君謂無如此帙者因斬余一言以籍而先之余不詳陳君而雅善二君者熟知其爲人梁介而恬劉任而達咸非阿所好而事游揚者乃致聲若此亦可觀陳君矣夫古者宦遇合始揣聲舉謂在上非在下也今陳君循籍甚其載在藨劉者亦既徹

蕭宁聞寫內矣鄢人之口似不足華君而余獨嘉此者徵民情耳語有之曰獲上易得民難故南國脉棠東山歌衮類皆以途歌色頌至足爲旦奭重胣陳君弗德於鄢而徒以善宦遇合致聲若此則鄢人曾獨無直道哉矧有二君在卽無問揩注於鄢者何似而能任者壯其才介者高其守達者快其適恬者服其度君之政亦可以觀矣夫大塊噫氣吹萬不同聞蜩知夏聞蟋蟀知秋者知其有爲之者也余觀謹於鄢而識其他而嬉遊自鳴天籟益渾渾乎且情有眞好大都與脉棠歌衮者如出一口孔子謂斯民三代則此亦一驗耶是不獨政亦可以觀風矣夫古者益陳詩以觀民風陳君今報政

天子天子宜嘉乃丕績置君於侍從耳目使得行志於天下而觀風之吏復有采鄢謠以貢民俗者豈不有被之管弦與南國東山之什盒傳無已乎余乃知異日考之歌陳君者佟於鄢矣

送張滌東歸省序

張公宰高平治行稱當時第一已徵拜給諫歷奉常典納言之司諸所表樹益炳炳麟麟載人睹聽矣一夕以暨嚮雲動念歎歎而嘆曰嗟乎自某辭吾好大人宦京師也心未嘗不時時在側徒以

上恩未有報故忍而逮今也今幸依日月殚不肖之力者既六年於茲幾哉少稱塞

陛下而倚門懷我者獨奈何不一慰乎於是卽

日上書乞歸覲詞甚懇士大夫之爲公里人天子嘉其意許之行之日都門之外而沈子言者若干人相率而觴之酒三行而公前對曰始兒爲給諫曰嘻孳哉公此行人子之辭親而遊也親望其來猶望能所事而來睠其歸也爲親者悅而又能所事則大悅人情大抵皆然也故夫以賈遊者攜貲而歸而其親悅矣以儒遊者揚術而歸而其親悅矣仕者辭親而起家齎勩而舉主其所爲事與親之所望其子者固

宜何如也公今入里門拜太夫人堂下酒三行夫人宜有問而公且前對曰始兒爲給諫遇國有大事輒以言言嘗批逆鱗忤貴近弗恤也而他所歷官亦勉自夙夜以慰賢母大人之辱兒六年於外者益如此於時太夫人閒公說必大喜且爲公加一觴如良賈之出其所藏學士之譚其所得卽其嫗未有不洒然快之也公所謂榮親之舅不以組繡腴親之口不以珍旨者非耶故曰籌華鼓公行矣子

儕覽往籍綜古人出處之概大抵急進取者不遑內顧而愛日歲微重綠居者薄倪勛名而國罔攸賴君子所爲嘆完德之難也公之行也如彼而其爲親也若此益一行而二物具矣固難哉卽難哉予益以華公之行矣雖然

主上殊渥乎臣子其何能忘之也詩送山甫曰式遄其歸此其念深矣語又曰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信斯言也吾知公之不獲戀戀於親側也

大邦伯思泉王公述職北上序

歸德汴左輔劇御東蔽江淮西衿帶河洛關陝南北當齊衆燕趙吳越閩嶺之衝蓋中州腹心重地也然靡有闕隳扼塞山河表裏可恃爲固將無以人和萬形勝與即人和豈非司牧者之責與郡所轄一州八邑有守有令皆牧人者也而郡太守總率於上將無亦樹表列城俾各象指以分任太守而治而太守整齊約束之已與故曰太守民之師帥也蓋

知體已余每論期語咨咨三嘆而深有當於吾郡王公公自綰郡符以來適桑孔諸人競進言利境內之人心稍雜矣豈獨嵎險可恃公仰觀俯察深圖遠慮求所爲中州形勝者一意以人和爲上而和民之責一委之各州邑長使各自爲治而不以其不襲肘所日用毛舉細故不枉其材質所宜不拘其拘繩向所號稱識大體非耶

夫凡事不閱歷不精不得其體要何執故鄙人運斤成風而庖丁游刃中窾者其見之審也公自讀中秘書爲名御史出觀察汴西一路已復由解守入佐大司農領
留都度支始出而太守吾郡益閱歷審矣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安往不得其體要所在余每從草莽中覘公爲治大都以羔羊素絲立節以鸞鳳鷹鸇迭施馭下以風駛聽訟以矜宥詳刑以拔薙嚮佑者抑強扶弱以闢市緩征惠商旅以菁莪樸棫宥賢能以蒐狩簡練飭武備以撤去旒蔽防近習以三九之積貯備水旱以築濬緒城隍以隄堰蹶淪治宣房匏子爲百姓保禾稼其樹表列城而整齊約束者益如此故今都境內雖不免奉
詔征榷而民無大東小東之困雖無當險可恃而人心翕然愈山河表裏之也汴州入州八郡公豈不治行第一哉茲公且述職北上夫述職者述所職也由前所言公可述不易更樣矣有如
聖天子軫腹心重地進公爲廷問歸德治狀公遽能一一條之哉亦姑稍述大畧而已也昔龔遂治渤海將入對客爲遂擬辭即上有問第云皆主上神靈威武變化也遂如其言乃卒見稱賞咨嘆長者無已益知體故耳公今有述其亦曰上靡有他長惟慎宜
明主德分布各州邑守長以醞釀民和樹形勝已爭渤海歸功於上公讓德於下意各有攸當也余竊意
聖天子必謂公知體嘉獎如遂且駿騄異鉅絲此矣會公且命駕諸州邑大圖所爲祖道贈言者以受簡余余則何能惟稍徵遂客餘指爲公擬述職大畧者如此

奉賀大司馬霽宇王公榮膺　特簡亭
新城王公既膺大司馬之
命余猶子墀以從公世講後欲贈以言而奉簡
於余余許之及臨文而伸簡濡毫沉吟良久
乃不知所以屬詞也則進墀與議曰凡贈人
以言者得無欲自輸其情款而不欲襲人口
吻拾其餘嘯乎若爲斯以言也則吾當自立
一議論而言人所未嘗言及者以見有獨知
之契是乃爲贈言於知已者也吾試歷舉吾

所欲贈公者以問子公曰者以部卿考績
上嘉乃勛錫予蕃庶稽古之榮無逾之者將以
斯贈公其可乎墀曰已先有言者矣公往在
播州代前總督者爲事宜善後而畢力竭知
無分人我此先民長者之遺意而大道爲公
之心也吾嘉之已得其所謂事宜者一讀焉
川經制大備威行而市之以恩乃頓令荒服
之域有聲名文物禮樂絃誦而反側以安疆
域以闢此不世之功也將以斯贈公其可乎

墀又云亦先有言及者公自西徂東建節總
密雲四鎮而內護
陵京外密邇強虜之巢穴其時勢難爲何如者
公一蒞轅門即設險增陴嚴師講武作久玩
之人心而振起其積衰之勢且悉與峙勿餽
使士皆宿飽皆可以投石超鉅於是乎甲胄
有不髒之色而幕南無王庭在西西重在東

社稷之鎮臣也將以斯贈公其可乎墀默而沉
思若云庶幾者吾以爲猶未也乃述所欲爲
贈者列於篇則謂公有德也而又爲世德之
臣也益昔成周之盛時周公治內召公治外
惟一德之爲兢兢也故能凝天命固人心贊
其君爲文武成康與宜王中興焉有道之長
厥有由已公自釋褐至於今班已列槐棘之
下而翼翼其心休休其度有盡瘁匪躬之節
有羔羊素絲之風內符其外終如其初詎非
踵周召之遺躅而步其後塵者耶而又且家

世一德諸父兄子弟無不在顯位亦無不祇
一德不直以圭組閥閱誇耀人耳目云爾已
非世德之臣何三槐堂之銘曰歸視其家槐
陰滿庭公公今日之謂矣其簡在帝心欲畀
以樞要而授之魁柄者非一日之積矣故頃
主爵者方薦公大司農而
上特違衆議
詔公以原秩大司馬遷署視事此
聖神特出之見非臣下所能彷彿其萬一也詩

有云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其
上之所以知公乎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其
上之所以任公之意乎故吾欲以是摛詞焉而
知其不襲人口吻也惟余老耄不能文故終
有不慊於心者則奈何墀曰吉不文行不遠
大人以倦勤不能文則何不以已意而述之
能文者使代爲摛詞亦未爲拾人餘唾也余
以爲不然若不見農家乎夫農家之有田
也亦何嘗能文也乃其談農桑肯綮與宜原
宜隰宜寒宜暑宜蚤宜暮暨一切耕耘收穫
之事風角占候之法則津津有味其言哉即
令學士家能鼓吳箏瑞極其變化者終莫能
難之也吾今贈公言亦若此而已矩必求斧
藻其文詞而後可爲贈與墀再拜稽首曰謹
受教遂書以贈公焉

賀陳君六十一歲生子序

世俗生子不賀乃舉子如陳君奇者有宜賀三古稱六十曰耆而陳君舉子以今年六十有一歲奇矣又始有子則又大奇也於是諸嘗與陳君游者靡不奇陳君亦靡不人人喜也乃相與偕吉爾幣介三觴於陳君之庭而陳君亦引觴觴客賓主交錯其樂融融焉陶陶焉有充悶之慶矣客有沈子者則起而嘆曰嗟陳君人言有子萬事足如陳君者及老而子足更甚焉較今所得彼榮華富厚何淺鮮也是不一奇乎是宜賀始陳君無子時則人人惜陳君以爲陳君長者也而不以其後又私念陳君老不能措隊君能子也而沈子獨時時道陳君有子且時以告人曰諸君知乎夫樹之爲道也瘠鹵不生崎嶇不生天固溥之也豐壤夷塗即蚤莫異而實則不蕃栽培傾覆理固然耳夫人第患不長者如陳君天且昌其後安忍固嗇之耆者商瞿長無

子其毋憂之孔子曰無憂瞿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則陳君似之矣自余言始是說告之人人且駭不信乃今時陳君竟有子如余言則栽培之理此其可徵而余與陳君見天與人之嘗應不啻如影響甚速也是不又奇乎是宜賀賀之日客有爲陳君壽且諗於衆曰今者之賀直以陳君之有子足多乎夫蘭茁其芽晚而彌芳老蚌之珠形神獨異何者所庸者厚而鍾靈毓秀者固遠也天之介陳君而畀之萬事足如陳君者及老

曰夫自世曆彌降人不知德往往後金玉美田廬爲子孫地而或長不能舉子者亦止廣駿婢爲長計莫有及陰德之說者乃今覩陳君則後嗣之昌固在此不在彼而後有相率而務於德者謂不自陳君始乎項者之賀匪直美有子之奇又以嘉陳君之能錫類也

賀太僕卿襄野張老先生七十序

隆慶末張公爲行省參政督賦蘇松時蘇松憲使方尼其境內之黨爲宰執者若將爲執政釋憾云而執政弗知也已又欲引公爲已助公怫然起曰吾終不爲一官以廿負不義若此遂即日移疾歸益其時履任甫三月年適服官政時也公自丙辰舉進士歷中外所至有聲大節又凜若是及歸臥睢陽十有三年睢陽之人無不稱爲鄉先生故一時譽

望隆起海內人心翕然爲蒼生引領矣萬曆甲申

上以廷臣薦起公爲山西參政又三轉而至浙江左方伯時與公同西丙辰舉者俱纍纍登大位諸藩臬友寮及監督於上者則皆後進也公孤立行一意不能與時俗俯仰以籍其推挽之力巨璫之在浙中者則又以內供機杼倚辦藩司亦節縮浮冗與相忤而公遂移疾乞歸矣已竟得太僕卿職銜致仕其

時亦履任甫八月云夫公當盛年義不苟仕而斂其鋒鍔以至於老及其再起則深培厚積如刃發硎正宜及時大用且因以風厲士節廉頑起懦爲世道無疆之福乃銖銖寸寸如積薪然俟河之清而不究其用以歸也於強起謂何兹其故余不得而知矣公歸後二年爲歲己丑始春秋七十里中士大夫皆登公之堂稱觴爲壽而余以姻黨與事酌而與辭竊覩公髮猶黑顏如渥丹與客飲大嚼一食兼兩人之饌殊私心異之謂公操何術致是及賅其歷履乃知公之壽益得之不用爲多也養生家不云乎無勞爾形無搖爾精無使爾思慮繁乃可長生公雖不習爲彭鏗之術而閑其平生則十九居內十一居外無世俗之軫轕紛擾以煽其天和而見素抱朴少思寡營已暗符養生之旨故曰以不用而

稍一露頴輒拭而藏之非不亦韜光含彩保其爲千百年神異之物乃所謂剸蔑斷兕者弗得一試則安所見奇余爲是感焉故既述公之所以壽者爲公賀而又以海內之所以待壽於公而不可得者爲世道三嘆息云

郡伯王思泉壽序

金臺王公以進士甲科讀中秘書冠柱後惠文歷臺泉中外咸有聲籍甚已乃由陪京司徒郎擢太守來守吾睢陽郡郡當東南諸孔道冠蓋旁午而西蔽江淮中襟帶齊魯荆郢濠梁豐碭間諸仜命駕輻輳者出沒常莫可踪跡又新增稅額幾巨萬蓋豫州八郡此最稱劇孌難理者公履任未匝棘而萑蒲不驚候人無勤問閭安堵如故何取效若斯之亟也

余越在草莽竊聞諸道路則大都有五美焉五者何持大體一有恒度二明敏三秉公四具先事之識五而敭以一言則中和是已何以故國家既衆建州邑寘長吏又設之郡太守以介乎藩臬守令之間與親民吏而近莅其增州縣一龐費哉樹表列城象指觀化守令故稱曰師帥唐刺史令親民郡太守親守令故稱曰師帥唐刺史主六察其五咸紏督下吏民僅居一意可睹已公羔羊素絲率先倡道布條教與之更始則梓人操尋引居中而羣工靡不效職也不侵官不毛舉細故謂持大體者非耶郡處盤錯地不爲之恒度而使前可輕後可軒是不權之衡也人孰與守公立準懸衆較然盡一皇上久庭空無人委蛇退食益豫州八郡此最稱照而遊刃中窾運斤成風乎何明敏若此與人處不爲崖異而至持三尺則毫不可假卽頃者較士一役自屠寒賤俱爲伸眉他可知已其誰敢千以私始中使權稅者欲置邸郡中以私人臨較之公曰此醸亂之道也爲請諸臺使者飭郡佐董其事而自爲輸納開邸議遂格不行抑又睹時事長慮邦顧建威銷萌諸可周爲鑰徹桑土備陰雨者靡不具飭何見之蚤也是五者皆公美政也余所述大畧爾他不易更僕焉夫二氣襍揉高明沉潛人各得一以成其偏是烏治化不能醇一

故取效常緩公體備中和剛柔迭運不匝月而讴吟遍境內有以哉玄鳥之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游百祿是遒由斯以談中和之效不啻得民且得天矣茲中春十日實公初度諸在公宇下稱長吏者凡一州八邑圖所爲稱觥致祝而相率問言於余余謝不敏蓋今俗爲壽言相贈者率自六十後至百歲間十年一舉公春秋方壯如日未中攄揆之慶歲有之也輒贈言不已細乎諸君曰

否否禮有慶有祝以德以年公所計年也慶之也而今茲所頌者德也祝之也詩南山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則頌且祝矣然生於愛愛生於感之深感深而舉手加額咨嗟咏嘆即移日矣 胜待豈必以六十之後哉夫九州邑之民心可知矣吾爲若長吏各採攬風謹儉陳諸吾子以綴集成童庶幾乎曲人神兒之意見天人感應之理非祇效世俗區區也而公以爲細乎若

自六十後至百歲間十年一舉則我公卿相以後事不專在一郡也於戲諸君則論其大矣余雖欲謝不敏其何以問執諸君哉乃述其所相與語者爲論著於篇以載農南山之什

陳司理尊人壽序

士釋褐爲封疆之吏者大不過佐郡次一州一邑而止其有所惠及也亦不過其州郡若邑不得越樽俎而代庖人也而惟司理佐御史行部得以其三尺通可否他郡邑之事之在御史部中者至百十有餘而其生與否惟其手高下之其所及曷顧止其郡也吾郡理懷安陳公始弱冠釋褐以才顯其爲理則以寬輔法而行一時稱明允無害仰天籲德以

崗陵致祝一口也益即吾一郡而御史所部凡百十郡邑可知已夫司理之殿最視三尺世誠欲鼓竽以希遇合乎則固宜以深文巧詆能束濕操下以見強有力取赫赫之譽誰肯言道德而徒瑟之工者乃公固在此不在彼其難乎其難乎且少年多盛氣用寬和難負才者喜察見淵魚遇文法輒取有縱舍難吾不知司理獨何以能此也一日公寅長鄒公謂余曰司理之能於其官也益得之尊人之

之教居多云君尊人翁之在其里中也卓有先太丘之烈而好生特甚其就養司理也每司理視事及出佐御史行部也必諄諄誡之曰慎之哉刑一成不變吾嘗誦斯語念之若而兢兢奉天子之法故能有德在百十郡邑稱明允能其官益得之尊人之教居多也於乎此何但能官哉如鄒公言則陳翁之貽穀與司理之介其尊人者亦交可知也夫孝子

聚百順以事親無先乎養志天之所助者順也則好生大焉司理以陰德之在百十郡邑者而釀爲太和以順適其尊人之意其尊人有厚享矣即百十郡邑之民有仰天籲德籲陵致祝者昭昭之表且聽從之以大其作德之報亦豈不自陳翁始乎詩云君子有穀貽孫子禮之美報也必後海而先河益人心天道如此矣故余於鄒公言而知陳翁之貽穀與司理之介其尊人交至也亦何但能官而

已也居頃之幸已翁春秋六裘矣五月
日實惟初度鄒公將偕其寮友聚觴焉因徵
言不佞且曰向與子云云者即以爲崗陵之
頌靡百十郡邑致祝也則可乎曰可奚止是
崗陵之末什不
北之月恒而日升意若於崗陵有進者斯其
吉宏遠矣陳公即自此爲天子之耳目侍從
益可否天下郡邑又晉而執斗柄以司理天
下其所及不徧爲爾德哉其所以益適其尊

人之意而得人與天者庸詎可量耶益今者
之祝適稱觴伊始耳諸公曰固也予姑述今
事其餘則以俟他日亦自有磨晉致祝者遂
書以爲贈

太宰粟菴宋老先生七十序

余往游都下得稍習當世之賢豪長者而私
品騭之何鑿鑿盛也然大都各因其性之所
近而或以明方或以忠賢或以參伍爲者所謂
不剛不柔而彌中和者則不能自一揆之何
寥寥也乃吾邑則有今冢宰宋公其賦質也惟據其容宇其
聰學問深至余不易貴量也惟據其容宇其
議論其持已接人與其審試於天下國家者
則固溫如也介如也而亦不苟同不虐異煖

然似春不示人幸也嘗乎似秋不使人畏也
公爲人大較若此矣謂中和者非耶夫中和者
德之至事業之所繇根抵然爾德哉其所以益往
往艷言之顧少戾則偏偏則小準由之則全
全則大夫所謂大臣者不借爲其大者耶公
生乎事業與其爲厥躬而大展者余不
能悉記已獨記爲大司憲伯四方水旱連五
六載道殣相枕犍彌望而公持節奠居中內
度支軍國外究宣主上之澤賑溝中之瘠遍

漆之卒能使國計不詘民不知病疆場蘊如焉而史且大書曰是歲也飢而不害何備也大學論絜矩平天下不越乎用人理財之所為用之理之一者亦不過同民心公好惡則居然中和軌轍也公為大司農而為國理財既童童若彼只施於用人豈異耶計公今冢宰甫匝朞猶未睹大全也乃其當後甲三日諸修舉廢墜已較然臚列矣諸九流中與夫考功訓勳氏所掌者已皆揭日月而行矣諸才賢之沉下察者若籩者已漸登九逵之途矣諸幸實則已盡塞矣其他如子部諸郎吏唯唯受成事而已諸胥史無敢為高下手者矣諸一切為交際彌文以問實政者無敢窺左足而坌都門矣是皆於好惡而能公者也又何備如之昔早陶陳謨謂知人難而采在九德存翕受敷施今考其九德者皆五行相錯剛柔不偏一中和之析而九也國家方懸此為品鏡而為國持衡者苟不其然於取人以

身何亦何以能哲能采能翕受敷施也而公既身有之又何所不饒也謨之卒章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底績其凝於都哉吾為公次第待之矣吾最謂大臣之貴於為大者不其在茲乎不其在茲乎益不佞之持此以槩公久矣而未敢言之人會公以今年登七衮適中亟奚公直指林公觀風河洛求境內之為大人者導禮焉而公方在褊揆之位又齒德隆茂若斯也則屬余贈言且因而祝之於乎余與公既生同里閈睹記之頗詳顧安能舍此而更為說哉則仍理前語以復二公曰語有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又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益德之至也亦生生之本也公既嘗推此於天下國家措之仁壽之域盍其歛之一身而不有餘地乎則持是以贈公可矣二公曰然哉宜何以為祝余曰詩天保備矣蒸民則哲其人矣何謂備天保之稱引山阜崗陵與川之

方至也非徒以常永貞固之謂也謂夫山之剛而能蒸雲雨以潤八紘也水之柔而湍激湖湃以百折不回至海也則皆有中和之象之至顯者也故能與天地長存而詩人以爲喻其善頌善禱哉故曰備蒸民之誦山甫也而曰式百辟保王躬即今大冢宰之任也其稱述降生之異以及其學問德業至鏗鉤較備矣而總之柔不茹剛不吐之兩言非即吾中和之謂乎益彼雖不言壽而其曰明哲保

身則其壽可知也甚矣宋公之似山甫也二公之爲是祝也將取諸物乎則天保之三言可也儗其人賦蓼民可也余舍是無以復二公矣二公曰然余乃綴緝之爲序

椿庭榮壽册序

今天子嗣位加恩臣僚而通政李公得冊錫誥命晉封其尊人爲通議大夫榮顯矣通年通議翁適春秋七袠吾鄉士大夫暨嘗與李公游者榮其事則競爲歌詠介李公囙以爲通議翁壽益藥囊敷百章富矣公裒而爲帙持視史鯉覽既太息曰嗟備矣予榮觀人世雜揉不齊大都壽不必榮而榮不必壽夫

非造物所靳備者難耶通如翁備之矣因題曰椿庭榮壽而李公又屬予序之予惟椿之說它弗經見而見於莊生其云八千歲爲春秋遐遐矣人即榮且壽詎能與倫匹哉及讀詩三百五篇見其時有碩人君子爲鄉之望其鄉人輒相與歌咏祝頌之而觀風攷俗者且采之以獻於天子被之管絃垂芳無極如鳴鳩南山可覩已予今頌其詩則揖讓其人而日睇其行事也斯何論八千春秋哉今諸

公之歌詠翁者溢乎三百而颯颯乎有鴈鳩
南山之致安知觀風者不采之以獻
天子續風雅與三百篇金傳乎夫父有盛美而
不能必之於子者是弗彰也子有聖善而不
能得之其父者弗可傳也如翁者身有令名
而子復賛之固宜諸公之詠翁者擬鴈鳩萬
年與南山之無疆為祝而軒冕述榮茜髮徵
壽筮誕哉李公持是以歸開堂布筵為尊人
壽必且命工人歌之而先以予言引其端也
翁持笏而聽若出金石聲滿天地則益知予
言非誕已

七朝恩命錄序
御史大夫襄城辛公裒次其先世以來所
蒙
天子策命而恭題其端曰
七朝恩命錄志寵也則以屬不佞某序某拜手
稽首
謹序曰
國朝重廣屬臣工在考功令諸能自祓濯其職
者有
綸言褒予之又推恩以逮其所親至榮矣乃仕
者於此亦自有遭遇焉其在內非滿考無害
及有大慶需不得與在外非治行異等有露
章以達於
天子不得與其它奉
奭旨行者非
特遭不與益遭遇之難有如此若有遇而世世
復數
遇至尊藏

繪繆爛然如雲者則見謂喬木故家焉環宇內不數遘覩也辛氏自司農公崛起冊傳爲籩使公起柱史駁歷中外六傳今御史大夫其被

命及推迫其親者凡七世謂喬木故家焉環宇內宜宗章皇帝至

今凡七朝其所受

策命或爲

誥或爲

勑或專奉

勑諭凡二十有六遍亦代有遭遇矣謂喬木故家者非耶夫紆金拖紫士不言貴而得人主之片言以爲榮乃三代以來自老官外不聞有服冕士不言榮而馳及祖父以爲榮乃三代以來自老官外不聞有命服之逮其親者自君臣唯諾誥諭外不聞有命詞之逮其親者益遭遇不易即自古已然乃辛氏世承之此詎云天幸亦必有致此矣御史大夫以才德望當世以忠誠結

主知錫與繁廡方未可窮竟乃朝而受

命久而稟稟焉若將弗及是編也益徒以張大寵靈而震耀其家聲已哉益明德之後似續爲難門有喬木則行者徊翔焉所以屬望其弓裘者甚備故周人之箴命其臣曰召公是似意深遠矣大夫之稟命是編也益亦有江漢之意乎爲辛氏子姓者能代循斯指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其繼今而受命於

朝者亦何止七世矣是爲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上萬曆十年秋八月應天府復當鄉試士士棟於提學御史臣某暨諸曹六館者總四千五百有奇而府尹臣某府丞臣某職在提調先期以請

上命贊善臣某修撰臣某往持衡涖之臣某惟

國家豐鎬建

首善其人士嫺於文文所好尚而四方操觚之士影慕嚮臻體爲一變蓋天下所視爲前茅也臣且爲天下樹之郛何敢不辨乃今之爲文者則辨之難矣當嘉靖末李文尚繁縟繁縟之不爲先進易省也今之文簡簡固所以從先進也而乃託之乎奇詭空幻者以飾其所不能蓋襲先進之似求售也而非其眞也夫淄渑合而雅鄭之音雜陳之一簠夫魯不難辨哉茲臣之所爲兢兢也臣初秋拜

扈期抵晉都入闈則與臣某集諸同事者爲教授臣某歃血而盟務力汰文之似以求其眞者而御史臣某臣某亦肅將乃役防檢閱內外惟謹既三試遵制拔百三十有五人次第其名里與其文以獻臣某竊自幸文體可繇茲一變庶幾有先進之遺乎眞也而非其似乎迺臣所望於諸士者不惟文體之變而止也蓋天下之習而爲似也詎惟文即人亦有之何者人道正正爲爾矣惻惻款款焉爾今之人固有謂蕩蕩平平爲不足見長取舉而鑿鉤鑱曜以炫人耳目者乃其中實不然非向之爲文而奇詭者乎抑又有藍綵爲舟不可以濟苴土爲轅不可以駕者非向之爲文而空幻者乎習此於文而文稱先進習此於人而人稱賢人君子也皆假似以亂眞者也臣故曰天下之習而爲似者不獨文即人亦有之也夫文之難辨不若人難辨之甚也不正人之爲害不若似人者之甚也何也射干鳥喙足以基人人

遲而投之耳鈎吻黃精質雅相肖一爲所誤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孔子惡似是而非其品士卽小人硜硜猶取也而忠信廉察有其似之者則謂爲賊德焉而不列於士何外之深也他日君子之貴玉賤礫也非多寡之謂也謂玉眞而礫似也臣爲是懼故欲諸士之爲賢人君子也爲其眞無爲其似也夫所謂爲眞者非必盡瑚璉爲快也璧之器爲玉玉爲石石非玉也而可砥可錯未爲無益惟不爲礫而似玉也卽玉也而世不我以寧被禍懷之以待有用無艷彼礫而玉者之嘗有幸也而爲彼礫而似玉也礫而似玉者曾不可爲砥錯而詎能混玉乎淄渑合不能欺易牙雅俗陳不能混師曠鈎吻黃精迹雖相肖世豈無俞扁之鑒哉故臣願諸士爲其眞毋爲其似也今諸士之於文不礫矣異日以其人爲

國家用能銷其奇詭空幻者而正正而惘惘款款而力去其似求眞也其所樹前茅稱首善天下者獨文焉爾哉抑士習世道廓然一變自諸士始也則臣之競競非徒矣

毛詩序折衷

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亦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覩之也而以吾心之臆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爲直爲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執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之餘其錯亂逸失啓人之疑而不能自決者曾何啻一毛詩也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曷疑而二戴之禮詞多繁複或足以漢儒之附會雖有據豈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如今之詞賦先以名篇而後有詞賦之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爲傅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詞爲喻如栢舟清人等篇皆散見列傳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詩既萌芽有齊魯毛韓四家後乃三家廢而毛詩獨傳當其時去古未遠而碩儒鉅卿傳古通經之士皆籍籍傳誦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豈亦人心之公是有不得而終

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好尚亦可也而奚其疑不決哉或曰朱子之註詩也深闢小序之說而去取其間則毛詩之序朱子亦既嘗折衷矣然則信毛氏而疑朱子也可乎愚曰不然朱子之說據經文而推之與諸經例論也詩之爲經多民間閭巷之辭含蓄諷詠之義非有所指受固不得以已意懸斷之如他經比耳且如聽人之言而知其曲直凡明者能之至其人之名氏非嘗有聞說於

人必不可以想像測度而知也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又曰放鄭聲是夫子刪取之意亦可於二說推之也而滏奔諸詩毛詩以爲刺淫朱子以爲淫者之自作判之以夫子之吉則得失將孰歸乎故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雖然詩之本然者在吾心善讀詩者取其可以爲性情之助觀感之資而序非所泥也如其讀之而有得於心也雖徵詩序而不以爲累得其章句而無益於身心則秦火未焚

而三百篇已亾矣序雖詩也奚禆焉孔子引詩諸說皆斷章取義而其許商賜可與言詩亦未嘗拘拘小序之說也讀詩者又何必深辨焉

合刻經訓註疏序

經訓註疏二書中山蔡翰檢余年友蔡默齋先生季子當其在史垣時憂殲秘繁興日取

祖訓二事類錄成編分章解註表於前復贅於後於

二祖八宗採摭之由封罷之旨明備指掌期以回　天且居謙讓美送閣代　進當事者用其言以密揭開採報罷向余亦稱其賢然忌

者諮其附溫三原以黨余夫三原兵備汝南時觀風按翰檢於青衿中伊自師弟端入何黨乙巳竟以考功法逐之追念往事可勝言哉翰檢歸山八載閉門頌讀至壬子

召還使署乃自

進孝經集註其辨今文古文之同異辨孔註鄭註之廢興折衷考究宏暢備當足發千古遺經之憾正今日

東宮講讀之書也雖書上不報其經已在

御前俱藏諸秘閣矣時輸檢以符卿奉
命存問鯉余送之郊原十里外歸見邸報以輸
檢陪推司業喜而不寐未幾有言若推不當
者矣輸檢不當此官誰爲當者今其門人徐
司訓榛之輯綸携其合刻經訓過余問岸傀
余病老不足爲輸檢知然後世必有知揚子
雲者豈惟後日當今之世欲龍椎採表道經
恐不能舍輸檢二書云

明宗錄序

聖學無宗有宗其與吾儒異乎尼父之生好古
敏求而已祖述憲章畢於此非其自道也後世異
端與吾儒角始有辨而吾儒又與吾儒角亦
復有辨夫辨以明自得時也辨而標勝以
與天下之從已或不能也卽小夫薄伎精悟
之極隨入輒解故解牛可以得養生舞劒可
以得筆法匪矣哉然得之者無來徑傳之者
無定門其有神焉假令窒養生學書之士而

本之訓盎盎不倦夫人參三才止有此身修身之外復有何事公所謂修身者蓋修之而後言者也非言之而始修者也其於明親至善之理終身以之有餘不足矣若不窮其流而不息之神而但以疆域町畦爲向背不幾爲海若所笑乎故余以爲敬得於敬靜良知者也夫江淮河漢亦既朝宗聖而有得亦猶昔人之靜良知皆修身也修身皆聖學也水到渠成

視其造詣不視其言說有欲明徐公所宗者亦務得公之所自得而已矣此嚮者精悟之說亦或敏求遺意也

陳少丘詩稿序

詩三百五篇大指主溫柔敦厚夫豈非詩家平準哉後之爲詩者蓋乃務爲昂之故有窮嵁險以鈎奇也賈餘勇以張吾軍也其氣乃不能平焉益昂之而反失之也夫瞋目撫劒桓桓武也笭不意氣以視彼博衣緩帶雍容廊廟者不同室語矣此豈其養之不足無其質者耶吾友杞陳君子齡溫然長者也其爲文學博士而振鐸於虞以道其博士弟子者類如其爲人抒之辭亦如其所以誨人者若何養而粹然如是無乃有得於詩教者深耶詩固即此焉其矣一日出所爲詩若干卷來視予篋笥且靳予一言弁諸梓予非能言詩者竊聞諸道路詩貴有其質質者何溫柔敦厚焉是也聲而爲文焉以附質也然有下筆在益昂之弗可益卑之弗可損也語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君所養如是詩有其質矣抑何有於文文也何有乎弗似詩三百固曰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勉之哉陳君他時有以詩
擁旗鼓升大將之壇使人誦而啸然曰善哉
詩乃溫柔敦厚有慱衣緩帶雍容廊廟者風
也固得其平準哉則繇斯以進矣惟陳君嚮
往之

高存之家譜序

余友高存之閉出其家世譜視余且屬為序
余三復譜中立論大都以創業艱難佾後之
嗣守先業者惟勿怠荒怠荒一念而已夫兢兢
者敬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為本而修身之要舍敬奚以哉自存之淺言
之不過曰兢兢極其至則自廣庭而下所相
傳之惟精惟一總不出此故兢兢一念天子
之所以保其國士庶人之所以保其身家者

總在此矣益敬則不怠怠則諸欲皆得以乘
間而入豈但一身之子孫不能檢束即先人之垂
創艱難者且一敗塗地是傳世之有永有墜
者其事不同而難易二字則當代得失之林
也余今為存之序即欲殫厥心無一遺慮然
自邇陟遐者有之是已躋乎絕域而猶癸軔
之途使之托足者是知近而不知遠身已陟
乎絕頂而猶以一簣之功使覆吾往者是知
下而不知高也平章有曰繼序不怠永世克

沈氏家訓序

前代勸學詩文如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黃金屋等篇皆出自明主御製流傳至久比戶吟哦信如著龜凡父兄之教其子弟師友之相爲勸勉者率不外是以故後學小生當其蒙養未雕未琢已先以富貴利達榮身飽家之計薰漬其心胸肺腑錄斯以往何所不至吾固知吾家子弟亦必有受其鴆毒者已今欲

澌此美疢亦不必爲一切高論惟以士君子立身大閒關係緊切者反而攻之各着爲訓語一篇以示之君臣子弟之間所不及聞睹亦不必則古昔稱先王談耳目所不及聞睹之事使後生小子無徵不信惟舉吾祖父以來日用常行可爲家範者每篇之中各舉數事其所無者不求備焉於乎凡人之情語之以他人之善行則有聽有不聽語吾祖則聽之及吾父則頗耳而聽之蓋其情愈切故其

言尤易入也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夫古今明王哲后所稱引修身之要無不以法祖爲急者矧士庶之家乎吾今玆庭訓不敢舍祖父而言他亦不敢爲餙說以誣吾祖父惟求吾子弟之可信而已訓語凡七篇一曰嚴二曰孝三曰弟四曰睦五曰義六曰廉七曰慈其猶有不盡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也

曾中丞奏議序

臨汝曾公以中丞節鉞來撫吾豫三載於茲諸所嘗規畫便利莫不奏聞者亦莫不咨存之嘗記觀察袁公慮其久而散逸或欲鋟已事無孫也乃謀諸梓人且屬余序余嘗聞楊子云言淨物也筆其然乎夫不有字之以實者爲眞意而爵之於言蘄有用不屑屑副聖子爲政也安可誣淨物視之也吾於是於中丞公知言焉夫中丞秉節鉞出鎮一方跨壤千里環境內無所不問其仔肩鉅重即豫與諸藩皆與也若以論腹心要壤三輔屏翰內拱護神京外管樞天下者則無如豫爲最其衆建親藩

天潢浩衍與冠益之使相望於道而供億日不假給者豫爲最其民俗鮮蓋藏嬉者靡歲一不登當事者雖善日而憂之而無可委潤鮒轍者豫爲最其人情輕嬈易動如異時脫巾

於陳美兵於佑者豫爲最其以權採之役妄意中州樂土而移家者豫爲最故其政聲藉藉以魚肉我民者豫爲甚故共政聲雖卓有當式乎仰爾詩倚任非一幅帳錯乎諸路五方之遊民幅帳錯乎諸路五方之遊民而紛乎不可窮詰者豫爲最由斯以談則撫豫於諸藩尤重已嗟夫以如斯重任而一旦簡

九閽爲千里封內所福者第僅憑盈尺之牘而止夫豈不藐藐難事哉豈其若文人墨士變化筆端足腴人口吻云爾哉而可容浮譽妄也公惟以淵塞之衷運之規畫而當其草奏驛

開不啻丁憂疾切虐俯青蒲而九頓乞哀者故其言如庖丁解牛幷命中也其照照如化日之長也其演迤周徧如淵涵藪納無不有也其感人如陽燧於日方諸於月精通而幽阻弗隔也嗚乎兹可以定公言品已夫寓內以

敷奏稱言者何限然不皆達民應問天聽不繫繫可行不斤斤有措置不宏濟艱難不傳遠不能使讀吾言者見吾之心而吾言可當於人心者豈繫乎文繫鮮實也則副墨之子爲政也公惟宰之以眞意而人得飲其醴覈之乎眞境而人得遊其藩故於茲所云皆僥之於諸所稱難者皆易之而皆總萃於是書則斯梓也固言言皆心也匪浮也可以傳矣夫田畯笠叟聚觀亂而話桑麻談歲時

雨暘厲禽占候即學士騷不解願太玄準易河汾沫泗人終不典豈顧出彼下哉眞與似相遘也吾豫是以衛言而知公立言別有在爲申著其微指若此倘亦以吾言存掌記又何但已事可考焉

督府楚臺奏公議序

楚方伯劉君以所輯督府楚臺奏議一編寄余山中曰此中丞李公爲楚人盡便利而建議者也方今梓以傳願得知公者一言序諸首余受而卒業則諸公已序述備矣不具論而論公爲人與其爲立言有本者以著其大畧公以侍御左官司理吾郡郡人相組豆至今即太宰宋莊敏公極愼許可乃其爲郡志志官師賢者必以公并簡公爲

人可知也既公去吾郡爲儀郎歷尚寶光祿又遷徊數年不一調人爲公有積薪之嘆公固且忘之余知公於世俗榮進澹如也廼太宰楊公故余同寮亦時爲余言不佞昔巡撫關內李公優儻然儒生也然已談性命道德與當世之務若數一二焉而孝廉閭里中已籍甚不佞當是時則已嘗聿禮而顯之以風示衆庶余乃益知公爲人益修之家者豫也不自今始也於乎茲固其本與余往爲禮官

議覆諸建言封事手腕欲脫即諸司無不盡然者夫豈不蘄藥也大要可傳者固多而朝下諸郡國多已宜度閣者亦間有一二此何故豈無本固然與立言之士不窮極理道則不徹不夙蘊經濟則不豫不超然富貴利達之外則不能直已而陳德盡學以正言不槩已孝親而使民組豆之則不能體實際皆所謂無本也無本之言即辯口傾策士連章滿公車人且求多於其人而棄置不省也安望

其可傳若公此刻者益惟其有之是以弥之也詎傳焉已乎楚幅幀輪廣數千里其間有血氣心知能是非可否者不知幾千億計皆恬公便利如天也今一旦彼大子尺一遷內臺楚人欲借公信宿不可得必舉其所嘗規畫者勒之於金石紫之以鍾簴與當世之務若數一二焉而孝廉閭里中已廟貌而封殖其所樹如吾郡組豆與官師志籍甚不佞當是時則已嘗聿禮而顯之以風示衆庶余乃益知公爲人益修之家者豫也不自今始也於乎茲固其本與余往爲禮官

國史又採而特書之則公所傳者人人掌記也

而是刻爲細矣故余下具論而論次其大者
以復於二君云

都陳田公疏草序

往余備員史局預修
國史檢諸司章奏而知有貴竹田公云公當
庸皇帝朝給事掖垣所條上
國家便利連篇累牘多不可勝紀載乃今感時
事恒焉傷心則憶公曾陳言闕礦非便言諸
路鎮守中官宜罷歸各監局供乃常役俱見
采納其餘余不能悉記也夫自
庸皇帝至今歷三朝且七十餘年公所陳前二

事垂休於蒼生社稷者人得無忘所自乃今
寰宇內權采之使交騖於道而閭閻雞犬不
寧焉則公言如在目前已夫言有出口吻可
聽而奉以奔走則迂當事能補隙匡漏事過
爲已陳芻狗者其言非訐謨至計也公隨事
納忠如俞扁發藥應手輒起歷事滋久而所
遺方書人猶得循襲而用之而無有不售亦
庶乎立言不朽已始公釋褐真定理以平允
著稱及徵歷諫垣適

蕭皇帝建南北郊議徙置民冢數百叢斥郊壝
餘壤公諫言不可月令聞掩骼薶胔周表
人之丘壟事乃罷余往讀公疏至此而知公
仁心爲質閔然起白骨肉之也公立言有本
哉有本哉項者公魯孫坰之司理吾郡亦大
有真定聲余始不知其所從及讀公諸疏而
知公於乎治而良司理於其裘而善者俱脉
脉在此也立言已哉司理君輯公諫垣草
爲上下二卷屬余爲序若忧恨散逸居多者

余解曰不然公三疏修矣其餘則
國具在而嗣是絕祖武增諫垣疏草蓋修者則
又有司理在何散逸之與有

開天玉律序

總督京東北肘腋郡縣而秉節密雲三鎮者
爲今任王司馬既申明功令以宣布
聖天子神武而肆張撻伐之威顧猶以天保治
內采薇治外其施設當自有緩急次第也則
又仰稽我
太祖高皇帝所開創一代宏業而著爲千萬世
之章程者曰開天玉律十有三章進呈
御覽上覽既卽深詔執事

明示以繼序不忘而督臣猶慮及海內臣民無
徵不信欲寡過無由也乃復請梓行當世而
以序屬臣鯉謹稽首腼言曰於戲我
聖祖締造之精意備是已明萬世
聖子神孫之所爲作求世德而永言配命者亦
舍是無繇已臣不敢遺引爲喻姑就今開天
玉律之所爲稱名者而尋繹其義可以見隆
指焉益聞律也者法也所以載德義而行之
以陳爲蘄極而使人可見可守與共由之也

然名曰玉律則極其貴重矣而又曰開天地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矣不啻
考國初已事乘日羲胡穢夏務撥三猜固
乾坤一大混沌也我
聖祖親提三尺而驅除盪滌之經緯玄黃則七
曜而擴九圍駿烈鴻功直與混茫初闢者比
隆焉而又以締造艱難發之
宸翰聖謨洋洋億萬載基隆之左券在斯矣督
臣 謂率而循之則治且安棼而更之則危且
亂其爲開天爲玉曆也豈有以也夫天一陽
始生以肇啓十二月之躔舞臣嗣歲一小閏天
也彼占候緹幅者僅以一朞管爲律而累黍
飛灰已斤斤不爽秒忽矧其爲開天爲玉曆
乎其更益彰明較著可知已而承此王猷以
繼序
宗祊之勿替者所更宜恭敬奉持又可知已孔
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
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意若曰堯之所以則天者以洪水
未平五穀未登而五教未修渾渾一洪荒之
世也而堯能開物成務以著其巍然煥然之
烈故以稱則天焉乃其時之難爲未有如勝
國之甚者益羯胡穢夏所在腥膻習俗且淪

於禽獸向非我
皇祖盪滌之而又竭心思經緯之何能遷斯世
於禮樂教化聲名文物之域以斯較論則其
難有倍於當年矣
知矣 臣愚昧誠不能以管窺天顧嘗從博士
家誦詩讀書日講求二帝三王之道如所謂
天保采薇之類者大都與玉律明訓若合符
節而又嘗珥筆史局以採討
金匱石室之藏而仰見

聖祖之治定功成垂此卞律者又大都與緝熙
占候如出一律今茲爲序雖不能覩天地之
大全也或亦近似乎乃特槩括其
大義而約爲數語以較於簡之卒章曰赫赫
乎截截乎舜典堯章文謨武烈與天地相爲
昭揭者已悉萃於斯矣此 臣所稱爲昭茲來
許繩其祖武者矣 臣何幸躬逢其盛

開天玉律俾 臣恭序

開天玉律俾海內 臣民捧讀
宸翰一展卷而具知大義特
太祖高皇帝之建極垂訓言言
勿替以日底昌大休明而永終此 聖者則後
賢後王之事也於詩言可鑑焉益維清之詩
曰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我將之詩曰儀
式刑文王之典曰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

之此何以說也前王以藏靈爲深仁後王以
繼述爲達孝其事相須弗可以岐而二之也
故肇禋則原其始矣曰有成則要其終矣有
始有卒其惟聖人乎我將之詩曰儀式刑文
王之典曰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夫儀
式刑皆法也乃言之不一而足者則意以
聖子神孫道在守法不可有
是故能日清乎四方若曰四
靖則法祖之心終有所遺而

文祖在天之靈終有怨恫黍稷雖馨豈能格乎臣讀此二詩及復吟咏而嘆其指歸則佑啓之仁繼述之孝可交見焉故既已頌述如前復致其祝望之意於千萬世後所稱爲昭茲來許繩其祖武者臣某謹再拜稽首

先君遊墾跋

先府君少嗜岫書習之十載頗窺堂閫已復好蓄山水山水不經師匠亦滿瀘閉曠有自得者維時不肖尚幼未解收藏旋爲旋逸及後稍習人事先君亦春秋漸邁候苦舊業爲醉鄉之遊而書畫屢奏甲戌八月予告還里中聽先君誦蓋因具筆楮晚請曰大人書畫勢若有年即不求名世以遺後人亦吾家寶也可送狀乎已即先君曰諾當爲女爲之顧筆硯茫然盡火待待未決旬而先君感未疾竟以不起嗟乎痛哉一楮一墨遺之後人有數存焉未可強得他尚可說也與言及斯泣數行下日者窮搜廣徵猶僅得墨君一緘於覆瓿中潰有土痕益先君率意之筆昔所屑越今十襲之矣夫物當其所不用則夜光或委於泥汝時有所需而千金一瓠低昂顯晦有常價哉因攬涕而付之工人爲予理之以存手澤傳來裔而草書尚未可得也

大司馬霽宇王公戎政紀事

霽宇王公以辛未釋褐余其時忝分校頗効推轂見謂得人而公由縣令歷藩臬撫鎮以至今大司馬無一不樹有奇勛有嘉猷余不易更僕矣祇掖今之爲司馬者蓋無不磊磊犖犖出尋常意見數千仞在大司馬之所職戎事也公即欲能於其官乎則自有孫吳穰苴之倫武經七書之畧可日究心公廼俱舍是不談而日談宋儒周程張朱所相與講明理學之事格致誠正之說以淑其身心而施於政事蓋不但人不知所謂即不肖與公稱一臂之交亦以爲越俎代庖南轅而北其轍也而公廼謂余曰近每見學者讀書與做官皆不務本領而枝幹是尋故所樹皆卑卑而不能鼇柱四極南滇萬里故竊欲以文事佐武備而又欲以一仁義爲惟精惟一焉余喟然嘆曰卓哉君此見即余泰一臂猶且弗知也而況其踈遠乎余因爲表出之以告於慕

下之爲偏裨者行且見三軍之士不挾纊而溫不投醪下流而俱可心醉矣

一言槁義

余益聞古之人主有所遊幸不能具秘書以從而特簡方正之士以隨驂乘曰行秘書大司馬雖貴重力未能辨此也因偶閱小說家言書中蠶魚蝕神仙二字可得長生此或亦寓言也公不遺遠言亦取其遺意爲讀書法而日談周程張朱諸大儒之講明理學者爲文事第一以奮揚威武亦蠶魚蝕神仙二字乎余適爲題其簡端曰一言精義而發明其大指如此

千里面談

公居官與余甚暱及丙午歲余歸臥河干公日居大司馬署中相距益千有餘里即公意不余忘安可得一見因偶思今人有相念之極而無可奈何者則奮然自解曰安得縮地一相見夫東西南北方域各殊自古及今雖神仙家何曾有縮地從遊者而比物醜類不泥其迹其大義亦可深思矣盍以其遺書所

會心之處如一言槁義等語者一一而標之簡册寄余山中使得一覽且曰此不佞之精神命脉也公展卷一玩即不佞之意態言貌可畢見於此矣余如其言展卷一誦公真有如在目前者而余亦有手書在公側公豈不

贈大司徒王公墓誌銘

司徒王公立朝念餘年伉直不阿遇事必殫
竭赤悃惟悉惟慎天下服其忠既以姑太夫
人春秋高陳情乞歸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
天下稱其孝家食二十年登于太耋天下優
咨嗟嘆惜以爲詩不滿其德而位不究其才
卒聞

天子震悼贈大司徒
賜諭祭者三

命將作治兆以二品禮于生榮死哀備矣是宜
表之隧道以誌來者葢王氏纓簪責相望以
人文甲海岱閒其由諸城徙新城也自公高
祖諱貴始其樂施好義陰行德以亢其宗也
自曾祖善人諱伍始以明經起家自祖潁川
教授諱麟始逮公考贈州參議公諱重光益
昌以熾參議公六子皆貴公其仲也諱之垣
字爾式別號見峰母劉氏安人之舉公也有
異兆教授公奇之曰是必大吾家嘉靖戊午
舉于鄉晏之曰心忡忡如有憂則參議公以
是月卒貴陽也參議公故名士吏又以勤事瘏
于官倒當優恤公從伯兄伏
闕請適袁州相公子徵賄公語伯兄曰
王恩也而賄干乎遂默默歸參議公僅得
予一丞贈太僕寺少卿壬戌公成進士後竟以
公階贈太僕公及教授公爲戶部侍郎贈祖
母沈廬爲淑人母劉安人封太淑人又以伯
子象乾

恩太僕公再贈右都御史劉太淑人加贈夫人
葢向所徵賄不答者今皆以
君命饒得之以無貽宗祊之辱公可謂識其大
者已公釋褐爲荆州李以明名著稱郡無冤
獄至其抑遽之橫械其黨惡者十四人麗重
法遽潛欲遂甘心焉弗顧也爲給諫疏保國
先安民備邊先貢賞
天子嘉之尋以言切直奪俸者再不爲沮
天子亦更思其忠于所進

革命錄皆宣付史館劾誠意伯世延不法執政
者爲緩頰不得言宣其以罪摘戍執政欲還
之格于公又不得當國者修郤故相人不敢
出一語公毅然獄立且言
朝廷待大臣自有體事遂寢御史大夫葛端肅
公恒咨咨嘉歎不絕口諸如此類執政者積
不堪思報公未有隙也第循資遷太僕少卿
未三月又遷鴻臚卿着益險抑之也而公犹然
無慍色

上新御大寶公條議典禮俱酌于故實而當于
人心迄今爲畫一之法尋歷大理寺左右少
卿序當開府則格採珠之令清中官之匿市
租者以寬平民又數年始擢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湖廣吏治一新民懷其惠不動聲
色而法行如流
景王故宫火守者承當道風旨誣及府寮爲昭
雪之

詔捕妖人曾先監司察其疑似者煆煉成獄以
自爲功公劾去監司而他省卒得白巳卯報
政受三代
恩陞庚辰晉戶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明年轉左
提督倉場壬午再滿考再受三代
命乃改部衙如今稱云時
上勵精圖治倚注方殷公念諸昆季俱宦游四
方太夫人時倚閭而望乃陳情省親
上慮席以待者六月比再
詔又予假三月三
詔准病瘥起用自是而撫按薦牘交于公車竟
堅臥不出或曰公性至恪而世紛不嬰其念
位逼台司箸笏相望而獨耽菜子之斑循老
氏止足之戒常若有以下人者其見公之心
與在子舍日娛侍太夫人太夫人嘉爲加七
箸壽九十有一乃終又修忠勤祠祀太僕公
以祀田之餘贍姻婭周閭里其他振窘鰥孤
繕橋梁施藥餌歲以爲常位極尊膴而出入

里閈恂恂如也晚娶宋疾始勉乘筍輿然猶過里門必下諸子姓率其訓布衣疏屨綽有
萬石君之風焉益自戊午壬戌後諸子弟擢
巍科者十餘人布列于史館臺諫方伯監司
部郎守令者所在以能官著稱而伯子司馬
象乾西征播北總師雲中上黨勛名猋著益
稟公成畫居多焉公幼而病瘠已病痘將絕
閻雷而蘇卒之日絕無他恙忽蹉坐儼然而
逝海內俱傳以爲奇生嘉靖丁亥卒萬曆甲

辰得年七十有八元配于夫人繼路夫人子
男三皆于夫人出長卽象乾總督川湖貴軍
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次象晉甲辰進士中書
戶部廣西司員外郎次象賁甲辰進士中書
科中書舍人女三　　士瞻士勳官生士懋
公之佐象坤與余同舉進士而司馬象乾爲
余辛未分校所取士故知公最悉往余備員
史局公勳名爛焉海內方瞻其注措而遽引
疾以退晚近世可多覩睹哉夫以公勳業若

彼節槩若此而居里逸逸退讓如不能道雖
者何也余讀公所著百壑爿柄燭攝生等諸篇
以槩公生平事行忠孝大節則時云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者其爲公賦也與乃系以銘曰
天胡
皇明覽德碩輔燦爲駿猷棐則鴻羽洗寃七澤
排閶九閽嫉薄悍虎決其踏四歷諫垣五
更卿寺逆鱗廑嬰鞅掌罔避匪艱拾級夷猋
處錞兩讓制閫異彼斷斷翼翼畿輔公來作

明故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端
山陰王公偕配霍淑人李淑人墓誌銘
萬曆三十一年歲在癸卯十二月二十一日
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對南王公卒于家訃
聞
上震悼輟朝賜祭葬視一品禮特贈少保蔭一
子尚寶丞子益文端天下人方望公復起聞
其沒無不咨嗟太息惜用之未究公家子孝
廉濤初以余與公同官祠林同侍

講幄先後政地有臭味之好持狀乞銘按狀公
諱某字忠伯號對南先世太原人徙鳳翔
國初有長眉王者以龍江衛士從
文皇帝北征留屯塞上遂卽大用之山陰家焉
七世祖顯生文秀文秀生得林得林生冲朝
邑尉冲生縉臨邑令有循聲縉生黃坡公朝
用黃坡公生石溪公某舉明經不仕與黃坡
公皆以公貴贈吏部左侍郎東閣大學士石
溪公娶韓淑人以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日

生公其夜夢仙仗擁玉童自雲中下覺而心
異之公幼卽警敏氣度踔絕七歲失韓淑人
繼妣梁再繼景皆子公如所出十三補弟子
員甲子舉於鄉明年失石溪公以隆慶戊辰
成進士
廷試擬一甲第二
莊皇帝偶有所錯綜置二甲第二改庶吉士授
翰林院編修教內書堂分校禮闈修
世穆二廟實錄甲戌陞修撰乙亥直起居注充

日講官今
上方向學公善于開陳每進講輒
霽顏傾聽常語左右王講官端士也親書責難
陳善字以賜益有意用公矣其明年予告
賜金幣給驛歸已卯
召還日講仍故秩同修會典與又三年壬午陞洗
馬踰月陞庶子明年與武試進少詹事兼侍
讀學士掌院纂明年解院篆教習庶吉士隨
陞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踰月以吏左兼東閣

太學士與太倉王公同入閣辦事
上眷倚公特甚數與同官
召對煖閣贊決章奏常從容
賜坐
壽宮賜飛魚服以風雹條上寬卹四事大旱扈
從
步禱賜對俱蒙
嘉納丙戌景淑人沒賻賜甚厚今墓石溪公墓
誥命仍虛位待公甫襲
給三代

行人趙還內閣公三疏辭不允踰年至值
上御朝疎公入數月未得面乃具疏言
朝講久輟
郊廟久代典禮久稽帝泰久留似于
聖德朝常關係不細請以
聖節臨御畢發諸疏慰天下望
上爲感動遣中官諭旨曰已悉卿忠愛異日乃
御門延見公時
儲位未建廷臣疏請建立有期乃
上意稍稍解趣視事旋還中使孛淩諭公大禮
期在明年廷臣宜靜聽不者過十五歲乃舉
私第公從中調劑
上慰留公強起視事已復與同官請
冊立而大宗伯東阿于公亦合九卿請者三
上讓讓至奪禮官秩于是三閣臣皆引疾歸臥

中外仍請秘十五歲語勿洩又恐未必下乃
馳報省部各具疏如公指

上諭公頃諭惟令卿知耳禮臣科臣何爲者而
其言乃爾意殊不懌而儲試自是定其明年
工部郎張有德以營辦請公恐激
上怒事且中變而是時太倉公已歸省長洲公
在告公與新安公具揭槩署閣臣名引
諭旨從吏甚力
上果怒讓閣臣奈何與曹郎比長洲公徵自理
遂以人言去有
詔大禮緩三年而新安公策免矣公引罪言臣

實不密以誤諸臣臣宜罷
上不聽爲益罷相相蔺弊公而太倉公亦以公
請趙還朝未幾科臣李獻可以豫教請
嚴旨降罰公封還
御批力請覽宥不報延臣之
有申救者皆得罪甚
者杖
闕下于是公門之罷諸臣和解之而延臣之
救皆不宜得罪而徒杖亦不
詔故多所株累臣之罪乃大于諸臣而隱忍不

去將從諉承意陷主不義有如漢臣汲黯所
云天下萬世以爲僇臣安可一日留章三上
皆極懇切
上終不允而遣中官諭令洗沐少須之勉爲朕
出乃公去意益決會
廷試當讀卷公堅臥辭免
上度不能留乃許歸給傳以行公復疏論時政
得失中外大計備盡惘欵至於建儲之際尤
三致意讀者無不感動或詰公大臣不可則

止謂止而不諫耳漏忍就事古之人有行之
者公決去何也公艴然曰大臣持祿小臣畏
罪則人主輕下輕下則無所顧憚夫欲濟大
事而使人主重非毋持祿畏罪其道無繇矣
人皆以爲確論蓋公去未幾
元子出閣講學又數年而大禮行公喜不自勝
喬泳表賀
上亦益思公遣行人存公於家一子中書舍
人公疏謝猶多及時事而入奏者稱爲刺劘

之公大以爲恨病中委頓纔語悉軍國事夢
同馬文莊應制詠獻芹獻瞻詩覺而犹能舉
其詞也公體貌魁岸氣色寬和平居恬然不
見同異至臨是非利害則凜不可奪嘗纂修
時適新鄭當國見所書其兄中丞事志其諷
改之公卒不應江陵相國病朝臣多隨衆醮
禱公卒不往江陵相國沒禍且不測公約余申救
會有
旨未戮乃已蒲坂公秉政公以里閈故規益尤

多少年輩覬絃憖方更欲激亢取聲與當
事相持公佩佩諤諤兩解其紛卒亦兩服也
公在閣日衛官以負少卿乾寧掌上書譏切
武弁群遞其兄尚書公于朝欲甘心焉公亟
戒諭之乃散事下兵部欲置不問公引元魏
張熹事卒正其罪其勁正識體多此類生平
慎取與一介不苟而周恤知交親故不遺餘
力嘗言學貴躬行何事標榜故其提躬砥節
斤斤如也於骨肉倫常尤篤至自謝政里居

時與故舊姻游郊墅客至擇人而見宗族奴
僕遵公教令無敢私借者沒之日囊無餘錢
幾不能辦喪不佞嘗論公文學行誼與立朝
大節夐絕超卓固不待言乃其庭大禮紛紜
之日何砉然乎夫自古大臣當此際者留侯
婉鄒侯諍公燕幾兼之宜素定之神謨卒以
公一言而決也公大指以毋畏罪持祿爲
上所取重此爲得其窾矣公去而國事日紛海
內患者望公拯之不啻如洛下君實而公乃

不起也惜哉公元配霍氏封兵部主事宗嶽
女未廟見卒累贈淑人繼配李氏處士松女
累封淑人孝敬儉勤與公入德既貴猶蔡縞
如故公督弟甥或過嚴淑人輒從傍辟解之
課諸子則不少寬假遇霍氏極有恩而不私
外家一錢既沒公念輒泣下霍生嘉靖丙申
七月十三日卒嘉靖庚寅五月二十五日李
生嘉靖己亥閏七月二十八日卒萬曆癸巳
十一月初一日子男八濬初乙酉鄉試第一

人娶大理評事翟廷楠女湛初中書舍人娶
兵部主事孫訓女繼娶按察使李楠女沛初
廩生娶布政使安嘉善女俱李淑人出渝初
庠生娶某女側室林出演初聘副使薛鑰女
灝初未聘俱側室徐氏出洞初幼側室門出
女二長李淑人出適國子生郭煥然早卒次
徐出適庠生李昌時孫男六濬初出者泰庚
娶戶部主事焦承光女泰筵娶舉人鄧應元
女泰符聘張進爾基女泰籥聘郭文學鄭女

沛初出者劉寄尚幼孫女七濬初出二一適
施應圻一適郭震祥湛初汲初各出一淪初
出二魯孫男一泰庚出以某年月日葬桑乾
之陽銘曰
公昔紅雲侍玉皇下衰濁世浩茫茫挾雲乘
風降朔荒一鳴鼙世鳳朝陽研精六籍掃粃
糠昭回星漢燦文章徘徊侍從直明光經帷
啟沃
帝所莊白麻重拜坐嘉廊炎天霖雨巨川航迫

琢稷契鑄虞唐丹蒲泣仗排閶闔要扶日轂
上扶桑衮衣赤舄返故鄉神龍難豢驥難韁
天佑
皇家慶綿長銅龍曉閥紛趍蹌萬國歡呼答彼
蒼惟公爲泌亦爲良衡山歸隱赤松藏洛下
勳業未可量紛然豺虎滿八方望公不來思
徬徨

大需人豪回帝傍百身莫贖群悲涼桑乾水深
土燥剛溫明陴逵歸黃腸河洲比翼雙翱翔
飛鳴宰木棲玄堂龍章燭天責熒煌佳城合
璧永無疆

明故中議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元澤韓公
暨配傅孺人祔葬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楫字伯通余乙丑同年進士也同年惟
同館皆稱字故余今猶謂伯通云伯通上世
本楊人
國初有鎮西衛百戶曰傑者實生旭旭擢蒲州
守御所副千戶生鑑鑑擢蘭州衛指揮僉事
生清遂世襲指揮僉事守蒲州以官爲家蓋
君清以上俱用武功顯清弟澤始爲郡諸生
兼有文事亢閱馬澤之子曰靈靈二子長曰
玻贈徵仕郎工科右給事中配薛贈孺人季
曰璵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配王贈孺人伯
通季出也後于長故長季並得蔭
恩一贈一封蓋異數也年舞象即能屬古文
詞五易師各治一經故能于五經皆徧又五
年爲郡庠諸生與同里張文敎公並有才名
嘗共讀道旁碑一過日輒互相復誦無遺人
傳異之嘉靖壬子以禮經魁鄉薦乙丑舉南
宮會試以春秋掄魁選翰林庶吉士時高文
端公爲館師授業伯通不屑屑文藝自見惟
日討古今典制掛酌異同期可爲當世大用
文端公深器重之隆慶丁卯授刑科給事中
上君道三箚曰勵志勤政弘知大畧謂
聖明新政宜上法隆古懸象魏綜覈吏治時
宜召大臣
面賜咨訪用恢張
聖德
上皆嘉納自是每
視朝獨早伯通益感奮
知遇再請復
午朝召對儀且數白執政公論道經邦之臣也
宜自在
人主左右責難陳善旨簿籍第小補
綴興廢官同當事者不能罷冗秩虛
破石汾上防禦七罷曰遴才重權體士修守
懲玩勤功招携俱有裨邊務而招携則專主

用間諜豐賞犒佯降虜以誘我逋逃尤切中肯綮未幾虜酋俺答果縛我判人款塞上督撫王襄毅公以封貢請則又條八議贊行之力排諸異議者封議始定時施靖土司亦互相讐殺撫鎮官馳檄請勘又請勦則曰此不可以制虜之法制之也夷自相攻殺乃其常我坐收漁人之功而可矣何可輕爲彼開邊釁乃隨奏隨駁之若弗聞也者久之而夷亦自定入服其職戊辰轉工科右給事中送封

翁還里尋請告庚午以原官起兵科改吏科轉左旋擢爲都給事中時六科隸胥惟吏垣受餼獨豐則借以偵調外事也伯通笑語其寮友曰言官欲張膽明目發摠正論第僅憑若輩舌吻耶爲卽名罷之已又曰春秋先自治而後治人今六科隆轉太驟則人懷苟且之心司屬改科道太頻則人趨奔競之路未可云先自治也因建言論資論望人服其公

言乃遂使老成閱歷之士棄置爲溝中之斷者往往而是不無可惜伯通請酌量其間苟親者已物故卽屬籍可去矣自是乃苛禁漸寬人服其任事之勇辛未同校士南宮得劉臺爲巢首以直諫著節又首舉薛公瑄從祀孔廟皆有關世風擧者吏垣雖領袖六科而計使乃其專責也伯通曰吏治修而天下無事矣乃當大計畢卽請振治效異等者增秩賜金以章有德又劾一按察使當分宜柄

國時爲北部鄧曾阻遏楊忠愍藥餌欲瘐死獄中暴白其罪士論快之又言問刑官擊斷之慘浮于今墨請懲酷與徵貪並重因著爲令又請勑銓部于大臣請告乞休者必酌量年力議覆其留不宜衰朽兒位撫按官薦舉失實者罰有中道改節者許首發原免皆有關吏治最切者其他因事納忠侃侃正論不茹不吐總歸于扶陽抑陰顯忠遂良于人才臧否隆汙民生理亂之寖若燭照數計矣

人又稱伯逼爲動思憂職識治體要伯逼亦何負言責哉惟伯逼性亢直不喜爲諧世之術每封事一上人人惴恐不能不以此徵怨而又當是時相國者三人俱以才自負頗不相能伯逼顧兩有所師事見稱爲高座弟子未幾而一罷一沒其一當事則視其所師二感也倘不能忘舊怨得無有及其餘將者耶由是伯逼雖循例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又稍遷膳黃右逼政未幾遂出爲陝西布政司右參議又旋即以考功法署不謹落職夫伯逼未履任則未一臨民治事也其不謹謂何或又言伯逼在事日留駐寢玉田伯襲爵事見謂執法當事者亦甚器重之犹欲籠致爲已用而伯逼浩然歸不一言報謝當事者始大恚欲乘勘病疏文致以罪賴解救得免而竟寘外察錮之伯逼素潔清自好不輕取予在科時曾有爲巨璫當死者致重賂居間伯逼不一正目視既罷歸家徒四壁貌自腴牧當事者聞而笑之曰韓生薄參議不爲乃二貧至此耶蓋犹以不受籠致銜之也伯逼性亢直不喜爲諧世之術每封事一上人人惴恐不能不以此徵怨而又當是時相國者三人俱以才自負頗不相能伯逼顧兩有所師事見稱爲高座弟子未幾而一罷一沒其一當事則視其所師二感也倘不能忘舊怨得無有及其餘將者耶由是伯逼雖循例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又稍遷膳黃右逼政未幾遂出爲陝西布政

牧當事者聞而笑之曰韓生薄參議不爲乃二貧至此耶蓋犹以不受籠致銜之也伯逼性亢直不喜爲諧世之術每封事一上人人惴恐不能不以此徵怨而又當是時相國者三人俱以才自負頗不相能伯逼顧兩有所師事見稱爲高座弟子未幾而一罷一沒其一當事則視其所師二感也倘不能忘舊怨得無有及其餘將者耶由是伯逼雖循例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又稍遷膳黃右逼政未幾遂出爲陝西布政

孝爲忠親
君如父當
穆皇不豫憂形于色聞稍間則不勝色喜居家
朝政善否亦復如是門無雜賓案無冗牘惟歲
歲二十一史必匝于上下數十年興替得失
有味乎其言之也其遇有忠賢論蹟權貴鴈
張者輒憤悱不能平爲抗案大叫或勸覽二
氏書及黃庭等經可攝生蓋性用以自廣亦

皆弗屑尤篤於友愛睦宗族拯人于厄爲德
內外莫可詳紀萬曆丙申子
國史編修燔滿考得
議大夫乙巳中秋
捐館奚詩所謂眉
戊子八月三日年七十有八所著有宦學初
稿諫垣奏議諫垣紀事立朝紀事凡若干卷
論事摘詞俱爾雅疏悤讀之可想見其人元
配徂俱傅贈孺人早世繼邢封孺人晉封恭人

以勤儉佐內政始伯通都諫時有弄官詬謝
者恭人曰君任德執與任怨有加訕排撓者
人爲不堪則又曰直道難容自古已然何足
介意此皆其內德表表者已悉具爺太史誌
中不具論距生嘉靖癸卯十二月二十八日
卒萬曆己亥三月十九日年五十有九子二
煥貢生娶于楊次卽編修燔初聘張後兩娶
皆楊氏女二適千戶張廉州學生王弘謨孫
男四陛廒馮繼魏奎娶王俱庠生璧聘范璧

聘恆舉孫一子宣舉孫六一字張延先是傅
孺人祁恭人之葬也伯通已先自爲誌納壙
中及是編修燔商兄弟卜以丁未歲月
日奉其尊人柩合葬于南山之阡因函狀千
里外請余爲誌與銘余與伯通俱兩高先生
門人也又同館相周旋之日久故獨知伯通
深而亮於形骸之外犹惜其用之不究也其
何忍無言乃誌而銘之曰

世有偉人流行坎止進欲有爲退不失已我
思其人尚克見之矯矯韓公始其庶幾著名
斗魁揚芬天祿拜職掖垣維后克艱匪臣沽
直罪蹉蹌顯式答忠勤方依日月俄失風雲
含之則藏不容何病施于有家是亦爲政貽
穀哲徽　恩貢褒綸而藏幾不謂不辰卒
歲優游僊然觀化儻從良儔相從剛舍惇史
有述家乘足徵九原可作不愧斯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
御史贈少保謚恭襄温公暨元配贈一品
夫人李氏繼配贈一品夫人楊氏再繼贈
夫人宋氏合葬墓誌銘
明萬曆丁未閏六月初三日故都察院掌院
事左都御史温公考終于三原里第訃
聞
上悼失良弼輟朝一日
詔太宗伯議卹典特加祭至九壇大冢宰議贈

官官少保太司空議營葬遣光祿少卿余啟
元往蓋事竣易名於生榮死衰備具矣公之
孤子知狀以爲隧道之石不可無誌與銘也
而不惜重繭千里從外郎余謀余與公同乙丑
進士而生平石交也烏可辭按狀温以邑爲
氏世傳温公造之裔而譜牒無可考公修譜
人勤儉而厚其風俗往民閒諭賦者邑令恒
則斷自元興齋公爲始祖興齋公後有諱敬
先者有諱思敬生二子伯曰顏仲曰
良公顏之派裔也顏生公高祖昌原配安生

公曾祖勉勉配劉生公祖淮淮配曹生朝鳳
配王公之父母也自曾祖以下俱以公貴贈
一品曾祖母以下俱贈一品夫人
子浩命公諱純字希文初號一齋尋改一爲亦

公生有異質方齠即凝重寡言笑稍長知讀
書即頴悟絕倫手不釋卷歷下李于鱗先生
副中督學一試大奇之淮海孫文恭公繼于
鱗至復拔冠多士以猶一貫之學與爲仁
之言傳其衣鉢曰吾道在茲矣年二十六歲

舉三秦鄉試第一明年乙丑舉進士釋褐壽
光令壽光山東巨邑也俗才悍難治又適有
巨寇馬天保等躁踐其邑人莫敢誰何公至
密設計擒之不煩一鏃境内以寧民大悅公
乃復闢草萊勸畊織定冠婚喪祭儀式道邑
人勤儉而厚其風俗往民閒諭賦者邑令恒
厭其冗雜而付之里書苟且完事弊孔滋多
公握其綱于已而以甘節目使各自報第求
與吾總相合乃不一計算而各役無敢爲高

下手者鄰邑皆視以爲法獄久滯不決者集兩造庭下讞決如流幾乎無訟總皆以經術閎通治而衷情與法行之也邑並河通漕故司空鎮山朱公脩葺其淤塞費金錢不可校而言者遂劾其有疏所在撫按勘明其事諸一時屬吏皆首鼠觀望莫敢承委而公獨毅然請行悉心計度諸經費賦斯如指掌于是朱公之意茂得自緣河儲郡且復爲朱公刻石頌功焉人以是覘公

科都給事中凡三載所建白多不可勝計而諫草所存者則有修實政以熙庶績通章奏以隆泰交議

京營文武提督以贊廟謨裁決皆亦遂爲永制非厘厘補綴塞責也

大司禮陳洪爲所生乞

思公幼其非法中外皆肅然憚之邊鎮總督有無處而饋者公直發其事而昭雪故司諫沈鍊獄士林尤洒然解快且將有

大受矣丁卯預分校棘闈所得多齊魯知名士壽光當永樂年間公遠祖之弟曰良者舉爲其邑長邑人方歌舞案下求一見其人不可得公至益封殖灌溉之蓋相距二百年之間若有爲論謀繼武者人至今稱爲未幾以建儲覃恩授文林郎

京卿之擢適奄答納款求邊開馬市時首揆爲高文襄公以爲可乘此閒暇以修吾邊備且將許之而公爲高公之門人獨抗疏言以堂堂中國與虜爲搆徒徼一時之安之習必不可許與高公之議大相反乃出宰保安多有爲公不平者公獨無幾微見顏面惟曰患不能盡職耳官內外何擇焉公一至楚藩署司篆數月積羨金無慮千兩毫不肯私取爲用

楚武岡王謀繼大宗而使人假交際以行賄公
峻却之乃不敢復言文襄公聞公所歷歷若
此則對人言吾當年以溫生外補雖爲公亦
處之太遽吾至今悔之時公已請告得歸矣
文襄公既謝事公復起河南布政司參政分
守南陽南陽爲
唐王封國其護衛官校與民間繇賦相雜往分
守其地者或姑寘不問或各有偏主處之多
不得其平公與立成規使各相成無相侵
而又脫長吏衰福徵于難雪孝廉劉黃裳寃
獄南陽縣令有爲宗人齮齕者公折以大義
宗人皆唯唯而退諄諄計禽大盜段武等散其
餘黨境內以寧或更攝他道公不以爲假以
爲真也其捐俸與南陽無異古蓋有一夕之
居所至必飭者公之謂矣甲戌陞大僕少卿
提督東路馬政事修
慶成宴丁丑以星變自陳著賜職四月改
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十一月陞大理左少
卿十二月陞光祿卿光祿錢穀惟干涉
內庭供億者多不可磨算公與定日折常規俾
四署皆得有章程可守諸歷監局欲假公餘利
不可得即
今上大婚禮所節省無名之費亦不可數計大
婚禮成授中大夫
予誥命封贈祖父以下如其官配封贈俱淑人
巳卯陞太常卿適江陵相公不欲爲三年之
喪公與諸部寺規以大義江陵公不說及公

覃恩加通議大夫
予誥命封贈祖父以下如其官爵俱仍叙人咨
子予知爲恩生詩又嗟兵部右侍郎巡撫浙
江浙天下首藩往巡撫其地者開則折柬則
廢擱職爲難而公又當兵民雨變之後其難
則又有倍之者公至著寮民娶書獎忠義褒
孝廉禁淫祀與諸弊俗相沿者以導民歸向
而又改漕折減織造修陂塘興利除其積弊

人情率欣然翻優焉獨冠軍圖操會城者距
防汛所在既相遠而將官往來奔走兵民雜
處其中尤多有不便乃悍卒之安此久矣將
稍有更易汰其老弱則怒曰而起不得不慮
有激變公語以防汛爲
國家舊制如防邊然今無事居會城而有事煩
徵調於若等殊不便故今欲若等以防汛爲
家不煩于往來奔走以安汝也非有他也冠
軍乃遂以相安其老弱不堪及日久而虛糜
公帑者終不以明示裁減祇默爲設法惟待
其有疾病物故與前久故者俱不更僉補自
是乃九營併而爲七而兵亦不知其汰也公
于茲蓋苦心至極矣然猶曰此治人而已非
自治之道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
未之有也乃相約諸直指使者于諸凡交際
禮文俱之一切從省如禮不可廢而有先施者
必彷佛古人還贄之遺意各貯于公所以待
有酬酢而答之蓋禮既不費而諸屬亦不見

其搜具俱以象指焉至如撫按期會各遣使
一往來所需于郵遞幾何公亦曰不免有需
索騷擾之爲害也自是止發付亭長遞報蓋
曰省一事則即有一事之益日計不足月計
有餘爲可謂小善不爲也浙故有揚任諸姓
者其先以方公孝孺相與有連坐累及今人
情爲積憤久矣公疏
請開釋士林稱快丁亥改戶部右侍郎轉左戶
子

上閱定

壽宮奉
勅守崇文門
賜綵幣已丑陞右都御史總督倉場則
請停新增供應劾監督主事王某不職諸屬吏
皆肅然奉法未幾丁内艱
予馳驛
賜祭葬如制公居廬哀毀逾禮既設縣而色養
太翁旣逾艾矣优日侍奠每當退食必設席侍奠
以娛太翁太翁爲欣然加爵邑故有得峪河
貫城中其橋以木邑令欲易木爲石而力不
能繼公慨然曰此吾家大人未畢之緒也予
小子其何敢讓焉自是乃積貲累年盡輸爲
橋橋成而可方六軌如履康莊四方往來者
欣欣稱便因遂以溫公名橋刻石林立其他
所濟人利物者皆此類壬辰劉哮反西夏公
從千里外建坐囲火攻二策密救于督府

公中丞葉公以戡亂人莫之知也益先是劉
哮之逆節已萌當事者犹不知所出惟一意
裁損不虞激變公知其不可則寓書執政急
宜易西夏開府以安反側而執政不能聽及
有變始服公先見云公禪除未久輒奉
詔起南京吏部尚書主癸巳京察人服其公與
明近所創見未樂陞工部尚書乞終養得
請太翁殁
賜祭葬如制母王淑人亦并祭公居廬三年朝
一溫米夕一溫米不群立不旅行鄉人之覩
其容色者或至泣下蓋公天性至孝當少時
太翁商蜀公勑勿往太翁不從繼之以泣必
得請乃已母性嚴或偶有不悅必率其妻子
跪而請荆不得其笑不起戊戌起都察院掌
院事左都御史兼
國成者爲四明沈公公雖每事不倚阿及有所
諮訪必殚竭忠赤惟恐不盡如揣酋亂則勸

天討勿養寇殃民至不可制復以所製火器與
利器解納之師中以助一臂人莫知也已而
勦遼東關堡被圍急居民數萬家哭聲震天
公大器適至兩發而虜皆辟易東圍得安堵
如故遼撫當事者欲上其功公力辭乃止已
又主巳亥京察心悅服與癸巳無異及
請下考選命不報又
請停礦稅
請寬釋被逮諸臣疏十餘上俱不報乃約諸大

臣叩
閽待
命
上震怒欲加罪首事者以懲後諸大臣皆曰無
太激遂不敢與同往公毅然請行有罪則不
肖當之衆乃隨行至則大哭自巳及
申
上遣中官怒詰曰誰爲之純也
爲

社稷生靈計不敢愛死
上知其無他亦稍霽威嚴
宣旨慰諭曰徐當檢發公等
萬歲辛丑當考核入
覲外寮當事者密有所授指公不肯從人頌服
公與明視癸巳京察如出一口尋二品三年
考績
予誥命贈祖父以下如其官配俱贈夫人
道中官賜寶鈔羊酒改予知爲官生公雖以直

諫忤
上意而
上獨知公若此三月克殿試績卷官時
建儲之命久不下公抗疏屢請每語必痛宿露
時弊有感格或至出涕人間吉牡稷臣如公
近之公初秉臺憲即著紀績布諸司各
循職掌與其由蒲之法行自近
于御史巡道考察及有差遣先秉公加嚴人
皆悚栗而莅衙躍冶者不便乃詹詹訛訛乘

之矣是年
皇太子冊封禮成又
四王寇禮成公奉
旨宣戒
四王壬寅閏二月
王偶違和公率衆問安俄
賜銀幣忽有
旨罷礦稅釋幽係下行取考選之命中外欣然
謂太平可計日待也公慮有中變則與大司
農陳公演大冢宰公戴謀宜即日
上體安粟收回成命獨私喜云 可寇而深怒素
頒詔天下趣行取諸臣到 任辦
恩而大司寇蕭鳧峰公則約與同志者共捐俸
日
上體安粟收回成命獨私喜云 可寇而深怒素
行而臣乃罷大司農爲民其不悅公與太宰
可卻也公每當冬寒則約與同志者共捐俸
濟饑或自公有暇又相約蕭寺中共講說精
一一貫與爲仁之肯或相和詩歌以適性情

臺長與大輔同年太宰與大輔同鄉此舉欲
推轂大輔爲首相而少宗伯郭公正域尤大
輔臺長密交也于是當事者疑公不可解而
大難從此燎原矣始公糾臺省于某姚某疏

上皆不報臺省二君亦假辭劾公公畧不與較
惟閉戶吟嘯俟得請歸耳乃自春徂冬疏二
十餘
上皆不報以故公論大不平而湯御史兆京喬

御史應甲等俱爲公白心事而並糾二君
上乃以御史調外任給事中姑策勵供職仍勉
公亟出視事公不得不出及出而臺諫遂蓋
沒人矣未幾乃遂有妖書四布以動搖
國本爲言甚嘗發之夜半先此內外各衙門無一不
密布始徧而省臣爲當事腹心者遂抗疏激
上怒益大發動搖
國本之意如波浪滔天當事者亦乘此票擬至
數十百言有使

朕父子相抱而哭等語公讀而慨然太息曰古
社稷臣固多有晏治世而危明主者今當事
太老日擊天變民災不可勝窮曾不開一言
半詞有所匡救獨奮拳雞肋不遺餘力豈欲
以一鳴驚人乎當事者聞之益大怒而妖書
旨意下乃大懸賞罰有隱匿罪人者族訐報者
賞千金侯萬戶遠邇騷動人人皆不寒而栗
公與余獨恃
高皇帝在天有靈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日飽食
穩臥自如耳或謂當事者初意欲嚇公與余
皆恐懼自裁已見事不成則此說終不可無
歸着乃以向年憂危玆議有被黜生員皦生
光者魯與其事又曾得罪于戚畹鄭君可因
爲鄭君釋憾以致慇懃而生光夜被逮逮至
乃論意生光俾誣揆都督周嘉慶以自解脫
而嘉慶與太宰桑梓有連太宰遂因之去國
矣公心知太宰無罪欲上疏請留當事者力
沮之未幾

楚藩假王事起連及少宗伯郭公而腹心當事
者極論郭遂欲以妖書歸并焉公奮然謂當
事者曰天下後世謂公何論者愈甚及郭公
出
國門去論者猶謂郭潛余舍密授
陳汝忠發健卒密圍之數層及五城兵馬指
揮劉文藻等亦各有兵番圍繞夜而聚及曉
而散處余寫之左右余亦并知之上疏請
與九卿科道會議又上言激賊自當死第不

應服上刑
楚宗實未嘗謀反蓋當事者受
楚王重賄欲爲出力而文致其罪耳俱不報是
冬復力疾求去歷數月不奉
旨時吏部缺冢宰總憲復不出甲辰大計乃無
與主筆者及除夕
命忽下以公主大計蓋以難公也公茫然無所
措不得已而拮据襄事人亦甚心服三月
廷試進士公監試已復克讀卷官四月以二品

再考
上褒公資深勞多
特恩加太子太保階光祿大夫柱國
予諡命贈曾祖以下如其官配封黙俱一品夫
人
遣中官賜寶鈔羊酒四月[illegible]議政[illegible]卿[illegible]楚獄弗
蠲如公請公復閣[illegible]請尙藥醫[illegible]不報時乙
巳京察屆期訪重[illegible]在[illegible]事者以給事侯君
慶遠掌吏科事條陳六款咸震一時人莫敢
議凡所欲擯處者俱業布定評矣乃期前三
日
命始下使疾雷不及掩耳且託公知友喻指曰
此番大計凡舊嫌風怨一切姑怨蓋假公以
庇其所私也公口察與簡不肯以黙惡天日
在上疇得而私當事者怒知所私不得免而
緩頰少宰楊公時喬曰凡各屬俱各長自主
之閣臣與部院皆不得侵越職事聽
明主裁奪卽爲至公公竊歎此所謂挾天子以
令諸侯也乃復捋去就與爭余猶望公與少
宰貴錢夢皐勿黙俾得改過自新公曰雖君
子長者之道非三代直道而行也亦付之公
論而已乃力與吏科爭所謂夢皐不黙可黙者
執爲魁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
察也于是黙夢皐等數人而又黙夢皐所不
悅而素有物議者以安其意且以示公蓋其
時河南被黙者[illegible]餘人[illegible]秘賁郎而
已非公與部院之意也[illegible]平甚及疏

旨出自內閣復特詔夢[illegible]與張儀張等一時益
不勝咤異詢自有察典以來不問此事公去
志乃益決而言者復論公左袒楚犯宗廟
聖明深知公不報公乃乞休當事者曰此騎虎
之勢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票擬致仕去
公出春明門行李蕭然諸士紳餞送者皆咨
嗟太息贈詩歌盈懷袖皆舉二疏以相況歸
里以

聖母微號顧恩詔歲給夫廩公北面稽首曰臣
無以報
陛下惟昌率諸子弟講明聖學俾有德有造爲
社稷作福而已暇則約里中高年爲耆英會而
公弟游擊將軍編有才識亦使預會公友愛
篤至有司馬兄弟之風焉族屬之待公舉火
者數十人婚嫁者數十人迎于滇南者紀母
子二人設義田百畝立大宗小宗廟以時致
祭著雅樂爲後學宗式三原之俗爲之一變

創建尊經文昌二閣于學宮內外重修李衛
公祠于邑城西門內各爲詩紀其事其他尤
不可勝紀也公惻隱滿腔胸次悠然超乎物
外宜享箕不可計而僅僅若此豈平治天下
之志鬱抑不遂而一旦及此耶不然何生平
無恙而疽忽發尻以卒也臨終與家人訣無
一語及家事獨諄諄言境內旱荒宜畢力拯
救以終予篤念鄉曲之情每畢而輒於予余
邇公自縣令以至爲總憲諸所設施覩知其
經濟宏猷手其揑然孤立屢凌風浪而意
氣安閒百折不回者覩知其節槩於其無恩
怨報復者覩知其氣量若其他內行醇備溫
潤而栗則皆公緒餘耳豈無本哉是益公生
平學問所致力於精一一貫與爲仁之旨者
余不能盡知惟據其傳授門人者曰孔之一
貫孟之踐行正見精處一則不二在大學自
身心意知以至慎獨絜矩開誠而一之矣在
中庸自性情飲食夫婦以至祖述則精而一

之矣若以人心爲私心欲絕而求道心則二
矣故欲知學庸微旨必識人心道心而後可
又論知行曰學庸就行以言知知行必不可
分陽明致良知之說本孔子言致知孟子言
良知但大學致知必曰格物孟子良知必曰
親親長長說得無內無外無滲漏則宋儒之
所未發也其論仁則曰凡橫逆之來報者受
不報者不受余三復斯語益孔孟忠恕與自
反眞傳其廓落舊聞獨有一見而行一索鍊

勘業根抵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夫江河之水
發源崑崙第僅可濫觴耳極而灌九河浮百
川滔滔東注以至於尾閭洩之不能盡則仲
尼川上之歎而子輿之所謂有本者其是乎
觀公之學者而欲窮其源茲亦可窺見一斑
矣當事者亦能抑阻公而使之不遇乎公不
留意于詩文亦未嘗不工于詩文步趨馬
遷詩模倣少陵各得其精意今其書所傳者
除歷官疏牘學一堂全集則又有少陵一得

大婚禮隸紀其他所考證如天文地理風角
占候諸家亦皆有精詣谷衛師友有不知者
或就公請益焉公不以爲貴也公生于嘉靖
己亥六月二十五日寅時距其終享年六十
有九元配李氏邑處士李公鏞女生嘉靖辛
丑十月二十六日有姊德事舅姑以孝聞當
窮約時親操井臼至貴封孺人進淑人兩面
恩
皇太后

皇后而不自知其貴蔬布甘苦如故也公常勤
母自苦曰知君清約節縮爲兒女婚嫁計耳
故公一切交際俱倚辦於夫人不宰春秋方
四十遘殁爲萬曆庚辰十一月十六日晡一
品夫人繼配楊氏臨逾文學楊公淺女生嘉
靖甲子正月十五日亦善事公父母甫逾年
而殁時方二十歲爲萬曆癸未二月初三日
亦贈一品夫人再繼配宋氏羅州壽官宋公
昌女生隆慶戊辰正月二十六日性嚴介聰

集124-284

慧歸十二年乙而終爲萬曆甲午九月初五日
得年僅二十七歲贈夫人俱已隨太翁塟母
先後
[illegible]葬西郊舊塋小
塋俱泰
勅建者其合塋以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十二月
二十九日午時子山午向其副配趙有母德
涇陽處士向子女公生丈夫子三長卽宮生
子知取塋長涇陽李敏肅公世達女副安書

宮寵女又副靳處士思敬女李出次知聘太
宰富平孫立山公丕揚女殤繼取同邑王儒
宮雲鴻女又次自知娶馬寄理正守元女俱
趙出女六婿諸生仇汝宥儒士段可成諸生
張孟綵監生秦訣廩生辛志嘐俱李出婿馬
復初者趙出孫男樹璦聘南京戶部雲南司
主事王光乾洪灝女尹知出餘曰
西嶽降神篤生甫申聞道淮南精一傳真知
行劭合良躬實踐忠清正直溫而能斷三犯

時宰拂袖歸田斑衣舞綵樂而忘年二起田
閭南北總憲秉正嫉邪秋霜日鑑定策
國本羽翼商山功成身退鴻漸九天得正而歸
爲寢樂塋斯文在茲有傳無語馬鬣崇封麟
趾來游子孫千億永奠

蔡公墓誌銘

余諸生時則聞當世有默齋蔡公九賢之裔近在浮先已而同已酉賢書相得驩甚頗數謁南宮數罷歸即初場擬冠多士讀至五策愕然不敢錄

肅皇帝乙丑余婣公如劉黃維時相國者雅相器重公蓋拂衣郤彌于之請也余益重公能屬曾閔之行克倡先世之學云戊辰奉母命

由令江華以經術潤吏治建言裁駐華通判及參巡庚午署永州府兼零陵江華二邑事壬申考湖南治平第一癸酉兩臺交疏卓異擬擢右秩以江陵抑加靖州守衡調令寧遠是年冬入覲上安邊四事及學博倉巡除本省十事乞終養部覆不允丙子丁內艱已卯補海州子毅中太史始領鄉薦公偕計喬寓寘居寺入都城則藉沐陽令舍令竊笑之江陵客徐某諷

使乞內曰余垂橐而來一切問遺不能具乃爲此駟驒行邪且余蚤爲客所欲爲寧尚淹於此客衙之而去還海擢亮州寺調臨洮遣子孝廉乞休天官部有鴻漸羽儀砥柱頹波之弊丁亥始稱老飲於鄉海剛峰李漸菴諸君子賦勇退難老卷自南都門祝已丑季秋六日考終正寢享年七旬又二預卜地臨仙河上且曰銘我者必沈宗伯也太史卜以辛卯孟冬十有一日襄事遵公命具狀謁請

余善病遂逡巡迄今茲癸卯公以太史貴進階奉政大夫將歸焚黃墓頂持狀復請前銘余以五十年莫逆交敘狀不能讀讀亦不能竟嗚呼余何以銘公哉公名光宇汝謙默齋其別號也世本光州人唐乾寧中有公爐者從王潮入閩爲建陽令篤生九賢公文肅公裔也勝國至元中避地蟠饒之華年文昭公還閒舘南軒公居饒南軒生庠生有隱德遁不仕元英生正原原生越篤志力行修先世之

業天順中司光山教鐸光上鄉學門斌始遂
仍籍光以季子鳳翔貴贈承德郎鳳翔翹卿中
玄相國所傳顯德先生者公父也季宜人以
毅皇帝戊寅孟冬十有三日誕公于光故以名
甫三齡問何物大明若是顯德曰日也曰日
係何處顯德奇之長年授孝經曰人生惟此
而已顯德與文成論良知力行不合從旁贊
之曰能行孰不是知文成異之侍顯德在華
亭坐華亭曰兒心何處曰天上地下皆我心
也華亭詫歎顯德生此寧馨兒
大禮議起顯德以亭兆節判抗疏廷杖係獄隸
貧先生入省閱月者三展視彌勤十有五補
博士弟子員卽篤志正學從淮川王公遊比
以孝廉卒業南雍日與耿天臺友弟子從者
日益衆顯當署蒲以故楊太宰夙知公卽以
邊才除江華華當瑤僮盤踞夷船固不敢近稍近
倍殫撫招而民浸聚勒助而地浸闢葺補而
廬浸增節嗇而儲浸裕鼓舞而士浸馴顧歎

然曰未也華所急兵耳裁省役食募若干清
軍餉侯漁募若干報撥運羨金歲千有五百
募若干且請於上不追罪隱羨者建五丈樓
頻七十營而督指使之八陣六花以時簡閱
居然湖南一保障而撫化徭夷以互市來者
爲嚴剽敓之禁峒中稱曰公心天老夷俗祭
蘘會病疫召巫峰神峒中諸徭大懇亟易以
服率千餘戶來歸治以戎索而不賦其田成
二故事舉糧折色半于邑公條議曉易之通省

公躬援桴而鼓之賊渠魁潘汝洞等餘孽
制府上其功
天子賜金幣風示邊吏比調寧以計典在都華
大錫洞復亂集諸路兵駐寒陵啊疑虛喝制
府日三檄趙公至則走使十輩促入晝便宜
公曰若屬無遠志易與耳不足缺谷戕請單
騎往諭衆咸危趹咋縮公遣客某開示禍福
徐禓裘躍馬詣賊營賊熟視曰公至矣夜援
營遁先聲後實與破趙下燕何異大端公自

十五志學以及考終慨然以斯文爲已任所
至以闡道明德爲事功而經濟之才運之如
在掌上建濂溪書院改古佛菴爲崇正書院在海改
爲申義書院改古佛菴爲崇正書院在海改
元林寺爲孔望書院皆日群諸生而教之以
身心性命之旨故循良之政甲冠一時也既
得請賦歸田避俗東河婁凡琴書朋儕文酒
泊如也非公事不至郡守相賢者無不
人人造廬請益生平交游如文成存齋廬山

鶴川所則大會旬有閒方罷若天壑伯仲近
在麻城閒約會於楚豫之交則歲月其相切
劇然其至性孝友居父喪三載不延賓迫母
命遠宦不及飯含終食以爲憾昆季四人異
母愛逾同產嘗設科曲巷教徒後鄰婦負姿
闖入公正色訶之督學廉而旌焉從顯德步
於市禮酬酒少年少年慚感卒爲善士居恒
寡嗜善導引乙酉一病劇甚太史移齡虔禱
七月夜公夢至人飲以玉琖覺而名苏襲吻

又五年夢真雲竦之舍曰殺兒移齡期已屆
余於閒世已矣死不可復生然生生者不死
治其別子姓姻婭束帶酹家廟朗吟曰九月
霜寒厥未歸諸子輩環侍問以家政笑而不
答徐曰山頭一片白雲飛端坐而逝諸生旅
請祀於鄉耆老嘉許祀於社有司導祠邑東
門外者自邑而郡而學使者莫不減峴山
墮淚去淮樂湖絃誦事業著有以論民夷詩申

頌不咸論書院三志寧遠新志光山新志行于世配胡氏參卒贈宜人繼何氏封宜人前公七年卒另有志子七敬中雲南府判一元貢生毅中翰林院檢討亨中以諸生鎮撫信陽衛五六參卒俱何宜人出則中邑學生側室郭氏出女五婿胡生從明羅生四教夏生九功程生自新耿孝廉汝恵孫二十璐璘璜珙璇璟瑞珠琯珣玲琮珽瑗瑾珮瑤璿璠孫女七　史鯉曰先生觀九疑祀舜陵探紫霞洞吞雲夢八九晚登孔望山涉東海喟然歎曰洋洋聖道乎庶幾得其門而入者尊祖訪衡疏卓卞有三淹抑郡邑從容引退人莫窺其喜慍焉世傳郝賈海慕金三千蔽江華令獄二事有伯起孺文風徘無以一班縣豹邪益公之學以孔孟爲宗以致知爲入門以孝弟爲實功以無欲爲神化其經濟川世顯晦不同大端與文成以矯矯武臣在頻獻馘則文成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則先生哉是

宜銘銘曰

伊洛淪漣接汝濆波搖雲漢偉爲章瀉乘冷道儼河陽長鯨授首小弧降單騎入營寇角崩兼金燁燁出尚方靈泉留汎忠東海康民肥橐空舉忽涌於菟藏淮陰幽芳顧果不留衆何望先生之風未渠央山嵫帶嶧今水淼淼

明太子少傅工
誌銘
襄城辛公當萬曆
歷南北臺稱紀望
去去六歲壬辰
詔起南刑部尚書俄又改北工部公疏辭再四
俱未得請忽遘疾卒里第益癸巳二月二十
六日也明年甲午
十三日本公安厝因請余請銘圖不朽余惟
公受
上深知許聞特考稽群議
予嘉謚謚肅敏足不朽矣又安可不腆之詞爲
倘謂余與公同鄉舉業素習知公乎則總其
生平行事疏所謂
亦未爲賛辭也按狀公諱自修字吉別號
愼軒晚更號容菴
國初有仲良公者自
友敬友敬生至善至善生濂濂生訪訪生泚
泚生繼先公父也世
戶部主事謙贈監察御史訪景泰辛未進士
歷官福建按察司副使泚繼先俱贈兵部右
侍郎而繼先先是以
貴顯邑稱望族繼州公配李氏前淑人以嘉
靖壬辰十月初六日
有異質甫三歲繼州
曰授數百言第一過輒成誦越數月舉以問
復誦如初於是邑人爭喧傳爲奇至

會在軒過焉而見其體貌則已若成人者益
欽容歎曰此寧渠文士且當爲
有二年游邑校每試輒冠邑諸生又二年已
酉舉於鄉未弁也明年與計偕始三加又六
年丙辰成進士釋褐
州公之喪補渝之海寧二邑俱疲劇難治而
陽曲附會省海寧並
劑治威惠大行人至
高第

徵拜吏科給事中歷右轉左乙丑晉禮科都給
事所擘畫糾舉俱
國家大政與大姦慝有力者而所條
宗藩名封婿禮議尤多見
肅皇帝采納著爲令丙寅遷太僕少卿請假扶
母張還里寺居貧憂及
禫復以疾請告益里
居凡數載中外推轂者聲相和戊寅起應天
府丞庚辰遷大理少卿歷光祿卿尋陞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畿以南諸郡所至俱奸剔奫細紀肅然而三
輔捐衿尤極意恤民
圍卓有實效閱邊者以聞
入爲大理寺卿每獄訊多所平反其時大司
冦與其屬見謂形已
癸未陞兵部右侍郎轉左左右司馬故無所
事事公督武學署京營協理清戎知貼黃俱
閱事振刷佐大司馬倚公如左
右手尋復以邊提履聞論功掘貲復蒙賚金
幣數四甲申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堂院
事時南都法紀久壞俗
不可校公至則首發一
遽論戍人自是不寒而栗
與市豪龍斷亦漸衰止跡
都御史缺
上意在公而廷論兩推皆不及
上亦雨黜其所推者而問曰向執法南臺者豈
上知遇益銳意振紀綱庸吏治起弊維風如在
南室端頓寢生色會六載大計吏屆期中
一二榮黜者自知爲公論不容夜欵公求庇
公辭意不溫其人恚遂北
都城乃遂有蜚語聞
上上不得已竟
俞公請告予乘傳歸時丁亥三月也公歸隱具
茨之山築一面讀書其中足鮮及城市塵

三畝田中所入足餬口而已終不一來益獨
語及濟世利物移風易俗事則踴躍而趍之
若湯也居嘗哀先民遺行可銖艾末俗若爲
一鄉雅言導鄉人崇儉又指背新學宮創尊
經閣出所得海内之典籍陳其中使諸生繇
博者有攷焉歲旱則日倡里中士大夫雩禱
禱有應則捐貲輸粟脯邑人飢餓
者歲指稱振宗族與諸生之貧者及婚葬不
能自給者以爲常他義舉皆此類性嚴重事
令下執政者喜速效爲一切約期最之諸路
皆爭先報竣公獨不可故
畿南時適均田
畿内履畝獨稱許翼而民不知擾爲諸路最其
肅敏槩若此
上以賜益民稱其實哉始公病且革猶強起
與辛公雅識治體從政所先立綱陳紀自厥
庭往以至廟卿如弦之直如石之貞秉憲南
臺一慫佥罷狐兎宵藏豹虎晝匿
以膺游太學娶盛氏次養元先公卒娶張氏
遺一孤成才方九歲女三適井陘劉源清姚
祇適其仲亦先公卒葬在城西二里祖營大
上措公不盡用既
予謚復
遣官致爵予法膊龍寔贈太子少保卿公備
禮冊終始焉嗚呼語有云善治者不視天下
之理亂視紀綱斯言也豈爲今設乎余往監
狄宗綱時事嘗奏振紀綱謹名分禁奢靡諸

疏其說頗具而助余行之者絕少時公掌臺
憲獨慨然謂余是誠在我遂移檄内外諸司
督趣實效人莫敢後焉假令公不去去且復
來余所言豈終置度上飽蠹魚已耶今公殁
吾無與爲質矣姑酒淚爲銘曰
人有神氣周石紀綱不振神氣不揚猗
與辛公雅識治體從政所先立綱陳紀自厥
庭往以至廟卿如弦之直如石之貞秉憲南
臺一慫佥罷狐兎宵藏豹虎晝匿

帝鑒忠鯁有
詔歸朝握符環視無以踰尭公咸
上知矢心不貳臺栢霜嚴風裁日熾余時典禮
誤有疏陳公助行之三令五申羊腸中起而
射會沙磧志於
國爲政於家惟
帝賜環將畀大七迓以蒲輪乘以箕尾公業未
究公事可師後式公者視此銘辭

贈少保湖西李公配吳夫人合塋墓誌銘

大名李公起家總河政之明年而母吳夫人
卒宮邸會
天子論平播功審李公第一持進秩兵部尚書
加少保階光祿大夫予誥四世而少保公之
尊人湖西公加增如子秩吳夫人亦進封一
品夫人云先是湖西公之卒也已特給三品
祭葬葬之日巢江王公爲志其墓矣及是吳
夫人卜新兆啟湖西公之柩與合也則又以
特恩加祭法曰葬而圖書詣余曰願一言
銘之余惟少保公於吾鄉有遺愛乃即王公
所爲誌與少保公之所爲吳夫人狀者合紀
之公諱棟字良材湖西其號其先世自蒲徙
長垣遂世爲長垣人六世祖瑋瑾生公度度
生鐸鐸生蓁蓁之季子誠旺貽丞生贈公繼
古是爲公父母曰張夫人張夫人之冊末亡
人而撫公孑然一孤迺甫七歲及長爲擇配
而得吳夫人吳邑中望族夫人父道南公國

學名士也張夫人因遣使就學吳公所而公
性倜儻不屑屑舉子業尋又家中落不能竟
業張夫人常撫公而泣公跪曰母豈爲憂乎
有兒在貧未足爲憂也自是乃舍策而躬耕
隴上而公有心計能操勝筭夫人以勤嗇佐
之蓋季年已不貧又數年而家以寖大張夫
人亦歸以節孝表閭人皆稱贈公有子已而
少保公兒弟當受業公白母問業張夫人曰
而家嗷傭也今二子骨相自奇天尤爾宗其

在此乎舍傭何業公受教乃力督二子學以
成已未畢之志而身與夫人不時從田間奉
甘毳以供張夫人朝夕或歲時稱觴爲壽爲
菜彩取歡至語及三十年前撫孤狀未嘗不
淚下沾襟也始夫人未結縭而母坳已吳公
又坳止一第尚幼其家頗温吳氏諸宗人日
環而睥睨之夫人以女兄持門戶門外內雍
如井如也諸宗人竟不能有所逞人謂吳公
之生女乃男也豈偶與李氏之家蓋吳公舉
子坿於夫人憐愛之特甚常口授經書大義
與彤管女史若教子然者故夫人以女士見
稱而少保公亦時爲余言孤幼所誦凡經母
夫人口授者至今猶成誦不忘而他不盡爾
也非女士而何公學業雖未究其行事每多
與大義合出其天性當少保公舉進士釋褐
嵩縣令公夫人扬其少不習爲吏而相與往
視之及得其治邑狀則大喜以爲兒饒辦此
邑矣吾南人無須溷爾也遂趣駕歸其後少

保公歷南北曹郎參藩皋皆不復往視亦絕
口不問其祿入幾何一日少保公以常稼奇
訊而曰佐朝夕之膳公夫人輒止之爲言吾
既篋笥不潔而第能潔已愛民吾南人温飽
自倍何所藉此少保公唯唯受教已由太僕
卿領中丞之節開府燕薊左遷遷不欲行公
夫人趣之曰
王上爲龍事畀余擁境此內屬孤子奈何以庭闈
之故忘

國家之急乎少保公謹受命未幾卽破虜鎭武
定行首功西百餘級
天子嘉焉錄功茂賞公夫人之以也又逾年搶
人反復卽家授總制之節少保公一辭未已
且將再辭公夫人仍具述前語趣使就道尋
亦奏膚功磨
茂賞軼遼左遠甚方搶事初起也賊張甚公日
以爲憂少保公每因書寬慰之爲具述賊不
足剪滅狀公稍一釋顏而意終不能無怳悽
尋疾作竟不起時萬曆庚子四月二十三日
也公性莊寡色笑而飲人以和惟恐傷之朋
舊濫集雍雍如也至爲德賊屬井里間各潚
其欲惟力是視夫人亦曲徇其意每從中貨
給之卽聲稱不辭且焚券棄債多至二千緡
以是播貶乎有大帥困重賂壽夫人於家夫
人峻却之卽貽書少保公發其事其執義不
惑類若此尤至孝其居張夫人之喪與公皆
衰毀踰禮人以爲難少保公之總河防也十
九在外比聞夫人病急馳省未及
慰之勉令爲縣官盡力及疾革則屬公以葬
篋所貯貽某親某繕錢分某黨各有輕重不
及他時萬曆甲辰七月八日也公生嘉靖壬
辰六月二十九日距卒年六十有九夫人生
嘉靖辛卯九月十六日年七十有四合葬以
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子二長雲龍太學生
先公一年卒娶邢氏繼王氏夫郎少保公化
龍娶王氏累封淑人贈一品夫人繼沈氏封
一品夫人女二一適唐志雅一適張一驥俱
衛鎭撫孫男四不矜聘御史崔君邦亮女不
伐聘崔景福女不溢俱雲龍出不矜爲化龍
後而化龍復舉子不盈聘通參王君永光女
孫女六雲龍出者字秦兆琳田景新王鈇鈇
卽逼參子化龍出者字成其杰崔胤茂其杰
亦鎭撫胤茂御史崔君景榮子一未字墓在
城南魏村之原卽今卜新兆也銘曰
柱下之裔延陵之系惟德則儷德儷自天玉

梁公暨配宜人常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乙丑吾中州以進士釋褐者二十七人而余與梁君對之初得謁甚君嘗僚邸陵人對之字始試政工部逾年而寅授營繕主事時

第五百四十八

爲灾萬曆甲戌君又計最蜀中諸郡中外注目而君念二尊人老矣且王母孫年逾高孳以二千石易一日之養於是復陳情請告歸休林下垂二十年竟得視王母兩尊人含飴如禮頃之主爵者議更置頻海諸郡守以備倭而君適外除中州部使者亦交薦君君奉詔起家登州守其時益癸巳秋也登州雖不至成都繁亦適會飢疫又適備倭大將軍亦徵餉數萬石輸遼君拊髀嘆數曰吾得無遂疫倀

子耶何先後所遭一轍也益昔爲平九緜以徵餉則餉急而今需飢民以餉遂則賑急與民飢不能餉無寧姑假此數萬石予郡中啜者而徐補遼餉猶俱無乏乎乃力請部使者俱報可是歲也餓而不害寢亦良已遼餉率輸輓無闕焉若事執大體類若此頗猶善發奸摘伏郡黠豪某某羅織人巨奩成獄及誣冤平民爲成以白聲解君俱於立項一訊得情坐誣者法人不敢犯又有晉憑於妖語

惟惑人至轉隣境君假諸城隍鎮定之妖術以息其事有方客皆此類人謂君駭駭大用矣而君自兩尊人含飲後六載如淡益積弱焉及是乃不良於食而尚游吳逾年甲午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兼右參議分守關內乃再疏乞休致竟得請歸歸逾年卒識者益惜其有未盡之業焉悲哉君先世晉人

明興有大亨公者始徙鄖生善生用生文學臣臣生散官時萬時萬生金配鄖氏君父

母也君在娠僅七月而神采倍群兒始配配即知慕黃香爲人曰長跪額天爲父母祝薦及卯則已涉羣籍有文藻大司馬刑臺趙公者故鄖陵令也嘗試君大奇之而手循其顱曰是兒可傳吾衣鉢者吾別號玉泉若及泉予人自是稱及泉子而餘姚翁司寇先生故督學中州亦特見賞異君果以乙卯鷹鄉書成進士有樹立若此君內行淳備其始諜鄖署最而父金封主事晉鄖中母安人亦晉封宜

人及歸自成都則曰晦隨兩尊人上食王母所
旋率諸子姓上食兩尊人非視徹不食視寢
不寢或視藥不及復不朔一門之內雍雍如
也人謂有禮郎中公性卞急猶好與俠客飲
君不忍逆意第委曲調顏色而進之亦不啻
郎中公於非義君子則以爲尤難其庇兩尊
人寔多也日晡負春鍾千自封樹且行且哭
常若馬繞之飛號以百數益如是六年乃已
邑主今稱梁孝子梁孝子云而尤事伯仲父

如父母如母族黨有貧而老病者無歸者日
與之秩膳有差或可自食力者各隨其材器
資給之俾各於四民中占一業或旁及陰陽
醫卜名法者流惟所能爲不恡援手人謂君
不但周人之急也又綜理若此丁酉戊子邑
雨歲大侵君歲輸若干石助賑又爲粥予飢
若爲備不予寒者爲義家予貧民安厝用比
於掩骼埋胥尚有頊乃夢見一老人語君曰
不祿陰處主產怨也今君無所敢卽君謀及

旦而勵地得石則大業元年志而恕故兆也
君爲文祭之更爲封樹益仁心爲質徹泉扃
哉人於何有哂市徑賦以修條鞭爲便而不便
巨室君極力貫成之

文廟北爲耶費更新之里塾子弟有弗克執贄
者爲置師成就之他義舉多此類君內行醇

備可知已節云修之家行之國其是哉其是
哉配常氏邑庠生選之女母曰胡亦授井安
人晉宜人宜人總家政大都亦如君在官慈

惠明斷君爲儕內外稚種若斯多其力也故
既殁而君無二敝亦不置賸益所感深哉君
生於嘉靖壬辰三月十九日卒萬曆乙未九
月十九日年六十有四宜人生辛卯十二月
二十三日先君卒八年則萬曆丁亥元日也
得年僅五十有七子男三長太學生可賓娶
於劉次諸生可勉娶陳可繼娶杜女二適太
學生常希尚諸生郭國興孫男女各五人男
二龍似龍五龍六龍舜龍女適常惠民徐良

臣一許宇孫廷諫餘幼未字可勉可繼及女
適常氏鄂氏者俱早卒嗚呼世艷捌對之居
官強毅有執處中貴百折不回何伉直卓犖
哉乃其貌癯然不勝衣聲衆下俚可入耳又
何其溫厚篤君子也若萬石君醇謹有餘而
趙廣漢尹翁歸諸人疑太察蓋二氣之難兼
久矣君固其人乎宜人一聞閫者流而較然
與儷德媲美則又難也夫鈞戈十四月生明
生君七月爲名臣二五儲和合之眙蒂果貴
少抑貴多哉茲其故余莫能原之矣先是常
宜人已安厝邑南孝子岡祖塋之次及是可
葬將以次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君附合焉
而以狀詣余曰先宜人幸有述令茲之舉敢
累執事嗚呼云乙丑三十七人中君表表者
也復與余相得驩甚也則何忍無述哉乃爲
之誌與銘銘曰

爲風教敝耶而君與宜人兼孝弟也謂物理
非相期有意耶而孝子真宅曰孝子岡則名
實胎合無二也篤異者自鄞表
異者誰有太史紀述永爲緻于茲阡

明故資政大夫吏部尚書諡贈榮祿大夫太
子太保謚莊敏栗菴宋公墓誌銘
公以萬曆辛卯四月十有三日卒京邸同官
以聞
天子震悼曰嗚呼宰惟朕股肱翊弼盡瘁靡不
懋遺以輔余一人所司其各考應得卹典具
奏奏上乃
賜祭一壇贈太子太保謚莊敏遣官護喪以中
書科舍人典葬事陰一子入胄監稱備物矣

公之子治泯將以某年月日葬於其山之麓
奉少司寇呂公狀請余誌而銘之余與公生
同里閈相得甚驩仕於朝同爲八座人皆謂
吾邑有人乃公棄我長往也幕中片石非余
銘而誰按狀公諱纁字伯敬世歸德人徵子
之裔也曾王父處士貴公配李王父瑾公配
劉考寬公配靳繼郭一世俱以隱德聞
王父以下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戶部尚
書配皆太夫人公昆仲三皆靳出而公其季

也以嘉靖壬午正月五日生幼即頴敏異凡
兒六歲就外傅勤誦習不好弄總角事靳太
夫人至孝侍疾昕夕不離側閭党咸嘖嘖
人識者奇之十七補州諸生名籍甚壬子舉
於鄉游南太學試扳異等丙辰第南宮以劉
訃奔歸已未服闋入對成進士給事宗伯署
中壁仕永平府推官以平允稱管攝遵化邑
篆捐俸有方流亡復業邑人思之召入爲山
東道監察御史出按西關抗疏論中貴人不

法事中貴人啣然憚之相戒飲遊曰毋恩通
公爲乙丑按應天巡節抵部即召吏民諭曰
余茲奉命來實寧謐汝匪東歛新揚拂戾汝今
與父老約毋武斷猾賊毋作奸毋持吏短
長怙終故縱者毋宥其有一生一死貞偶屬吾綱者
吾靦而解之已而法行惠覃吏民肅且愧焉
隆慶改元按山西虜屠石州三晉戒嚴閹吏
捕生虜七十七人奏當斬公諫曰
爲虜所掠者三十有三人具列其冤狀得釋

不大發孥九經擁衆千餘艘據山中出沒抄
掠村甿莫敢問公召賊酋撫寤其意悉遣歸籍
焉庚午擢順天府丞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
保定畿南長安孔道冠蓋旁午公示浚脊以
稱過客送迎饋問如禮而止蒞秋雨防嚴飭
守備邊圉晏然開度軍需量思通融省可
三萬及裁罷冗兵亦歲省數萬司農爲之稍
寬會江陵相在事意多相左公引疾歸詔疾
痊起用家居十年兩臺累薦於朝癸未以原

官起仍保定巡撫時值大荒先賑貸而後上
聞淳雒淮南京戶部右侍郎改北轉左總督倉
場平免浹法冗費鉏豪例嚴稽查儲餉之弊
爲之一清

官命守朝陽賜金幣者再丙戌陞
戶部尚書其年江北數省方數千里旱潦相
仍死者枕藉或議開礦公曰是利府亦弊府也疏請發
帑或議罷商公曰是利竭亦禍竭
不爲虛恢而深識遠見非淺謀可及部政精
肉帑金遣使行賑留漕糈減糴以平市價及

他條陳優卹都城事宜皆中款幸
上虛心允納所拯救爲多尋以屢從上
陵賜麒麟衣一襲已丑殿試充讀卷官是年以
二品考績寧三世恩典廕一子入胄監庚寅
改吏部尚書先是大司馬缺推公者再
上猶豫久之若欲留公虛席者至是乃知
上意云公掌銓承寬博之後勵精任事大要塞
倖途絕請託嬪宿竄清選法慎名器卽姻族
里閈不少假以私郎中史澤澤奉行毋敢以

輕擾覆得大臣體請明告家居鍵關卻掃足迹不及公門日惟種種植花竹及畜法書圖繪朝夕披覽容有私干者又輒飲之醉酒不得言至里人士有極冤無告者又密爲白吏不使其知也商丘故缺邑長吏請公纂之稱爲信史里先進徐潘二公爲

國朝名臣後嗣裒徵里門無表適部使爲公及余各樹坊即與同讓二公迹其仁心纂義里子弟雖服澤有餘思焉配朱氏贈夫人丈夫子二長適祈州守胡子田子郡諸生允廸

孫男五治出者枏枋淇出者杭枰娶郡諸生武建極女孫女二長適侯封君瑀子邑諸生執中次適劉孝廉應卜子郡諸生敏學

吁嗟公乎進而矢節奉公有大臣之略退而惇德化俗有先進之風豈非天所篤生以應

國家之運與余雖與北后事

聞

國政顧篤與比事君也詎能無羊舌之悲哉乃著其大都而系之銘曰

闕伯之土氏以國分嚮食舊德歷世有聞逸矣太宰允武允文以敏成政以莊事君三朝元德式應風雲天胡不憖俾集厥勳大河之滸歸然斯墳掩珠埋璧其光有煴史銘爾坎

孤人守節狀

詔表宅里公諱又拮據新三節坊祠與吳湯二母竝祀蓋公孝思永矣公家固貧頗好行義至解衣醵田以振人之急然不責於人嘗言曰凡爲德者盡在我耳縱德往怨來於我何有公始與異母叔某同學舍叔侵公至不能堪最後叔以汰蕩產公輒衣食之歿而撫其孤爲娶婦納貲無失所絶不以往事芥蔕溧人周坐誣繫獄公怵然傾橐出之比周貧以身償竟焚券謝去有售士婦娶且改適公僕爲媒所紿幾然焉公廉知亟遣去不問直也公雅意作人而在族黨尤無所靳當侍御始知學公躬誨之暨與侍御偕者公從弟今學副君一教公撫而教之不異侍御也掌學副讀書城闉寺餐館人公度所授餐不足果王孫腹每攜之他所更市果餅啖之以爲常已學副授室於曹不能具羊膚公憚心力爲成禮亦不減爲兄娶婦也然公實逝覩兩人非

老青衿者一日謂曰若兩人一名早舉顧且晚成一無赫赫名其售不後也已兩人後先取進士去卒如公言初公力學績文淪落弗售侍御爲前喜可知也曰吾穉裘兒逢年其吾母孤負報耶侍御令光山中州人無弗稱廉平者公義方爲多公之教曰潔已曰愛民時時提耳也問所讞決詰之故則稱善問所平反語之故亦稱善蓋公意在持平侍御先志侯矣已侍御徵入居臺中公貽書曰汝起白屋今執殿中法矣上恩甚厚毋激毋阿務所以報比聞御史所首媒所紿幾然焉公廉知亟遣去不問直也公雅意作人而在族黨尤無所靳當侍御始知學公躬誨之暨與侍御偕者公從弟今學副君一教公撫而教之不異侍御也掌學副讀書城闉寺餐館人公度所授餐不足果王孫腹每攜之他所更市果餅啖之以爲常已學副授室於曹不能具羊膚公憚心力爲成禮亦不減爲兄娶婦也然公實逝覩兩人非拜公喜曰見不負天子亦不負吾母矣蓋公厄數奇即不獲自表見而啓廸後人棟我王國世實有陰受其賜者侍御始拜河東命展覲公時七箸無恙迫使就道御史告竣事且南公疾作矣侍御侍公湯藥三上疏乞骸乞養皆不報踰月公竟不起比葦呼諸子語曰吾生平不爲後人吾寧斃於正寢兒爲我

徙席已前徙席坐乃瞑神志不亂真得正而
斃者矣公爲人城府空洞接之者心醉居常
垂訓曰修陰德曰體物情曰孝弟忠信不爲
高論而踐履純固不逐時波靡始居約意致
灑如也及膺
奉命顯重矣布衣徒步舁跡公府日與故交優
游衡泌終其身毋貶操晚年營建玄宮祠宇
不留餘也公笑謝曰乃公非戀戀觸者又安
取餘吾少時神實兒憂吾血不負初心耳噫
嘻豈公誠心質行有與神合契者耶是皆可
志也公生於嘉靖庚子四月念八日卒於萬
曆辛亥六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二以侍御
貴始封文林郎光山知縣已遇
覃恩加封福建道監察御史配雷氏封孺人先
公十有二年卒有丈夫子三長卽于庭娶懷
川張公懌女封孺人次于明增例生娶忍齋
吳公懋謹女次于晟太學生娶庠彥建虛杜
公赤女女一適思菴杜公黔子衡孫男六長
貞賁邑庠生娶黎知藻畦路公雲龍孫女庠
彥觀畦公文輗女次貞裕聘吏科給事中瀛
嶼吳公道行女次貞慧聘河南道監察御史質齋
公振先女次貞達聘禮部主事太初鄭
湯公兆京女于庭出于明出者貞元于宸出
者貞禧俱未聘孫女六一字刑部主事徹如
吳公正志子一字太學生琊玕曹公福孫子
方伯儀山公司勳孫一字湖廣道監察御史
嚴所吳公亮子于庭出一字鄉進士九雲萬
公德鵬子一字庠彥羽先路公文範子卽參
知公孫于明出于宸出者一未字外孫女一
參失怙侍御鞫而女之適光祿丞西雲吳公
達德子正心其壻在某所余既志而復銘
銘曰是惟貞臣之父貞母之子母孰與顯而
子孰與啓則惟爾之以疇謂爾修域於閭里
錫命自天滋至伊始我爲爾銘實惟惇始百

明故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紫山劉公墓誌銘

萬曆癸未冬十二月十五日南京戶部尚書紫山劉公卒河陽里第撫臣以聞上念公九列臣勛勞特著

詔予祭三壇金錢若干緡營塋如制其子承遇等卜以乙酉某月日葬其邑某山之原而預持公門人都諫蔣若所爲狀乞余誌而銘之余義不可辭按狀公諱思問字汝知別號紫山其先世河陽人祖有諱玉者力田自給邑中稱長者是爲公王父娶某氏生子武僩儻有豪氣居恆快快以丈夫不得致身於青雲亡所發舒其意氣則逆之丘壑以自放日彈笙擊筑引滿長嘯意豁如也是爲公父娶某氏生公公貴而王父並累贈戶部左侍郎王母某氏封張氏繼母某氏並累贈淑人始張淑人之娠於侍郎公也數歲夾而不孕王父母以爲憂一夕淑人夢空中以赤繩繫一兒鼓吹導送於寢室既覺猶聞有餘音在耳

逆而孕以正德己卯十一月十六日生公公少與羣兒戲沉水中忽若有掖之而上者得不死既就塾師即迥異里中兒十四試有司有司輒大加嗟賞既爲諸生試輒高等以嘉靖丙午領鄉薦又十年丙辰成進士司理蘇州當是時張淑人久已謝棓棰獨迎侍郎公就養亡何而侍郎公亦殁服闋補潞安其兩爲理官也執三尺恒凜凜而持議常依於寬厚每從部使者出按獄多所平反潞安部界多貴人與宗室號稱難治民復苦納行徵索至折閱不足以更費公私稍稍引繩於宗室之左右用事者數人寘之法而均節納箕由是編戶免豪敓而市價逐什一有奇贏乃無不額視劉公者公既徵拜湖廣道監察御史會京師繕外城公當巡視役鉅費穰滛蠹叢生中貴人且巢窟其中虛目名將作籍中糜廩傷氣莫敢誰何稽核之稍嚴輒持短長以蜚語中之公不顧獨按籍稽覈非實受功者不

予直中貴人皆逡逡斂迹所省水衡錢至二十餘萬城成進俸二級尋奉
命按演演遹鳳繼祖翻亂數年未平公至設間走其黨高欽王一心而疏請蜀郡邑與演接壤者俱受節制以遮截賊所必逸路卒會繼祖演平公之功爲多丙寅詔告里居者三年復庚午入京復出按江西當比士而公負人倫鑒所薦拔多一時知名士辛未陞大理寺左寺丞晉左右少卿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南贛汀韶等處贛閩之交茂林深箐互相糾結宿兵聚如蜂蟻方施公惟拊循以恩信而懼之以威武寅服閔起撫閩閩西連贛而東瀕海是時賊林道乾窟海島中肆劫掠爲閭廣患公先是居贛時　謀勦會憂去不果至是則賊主則召閩將呼良朋王尚文相遞以任子爲太學生娶太醫院吏目張納女大常明邑庠生娶戶部員外郎歸三接女俱連出次承進娶黎安州判官張銳女李山次

陞計未幾乃
召還協理院事轉刑部左侍郎改户部總督倉場癸未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甲申入賀改南京戶部尚書公讀老子有名八月入賀改南京戶部尚書公讀老子有名遂身退之語乃慨然太息曰幸
上德而造物佚我以老吾猶不知止於出處大義何乃即引上疏乞骸骨
上初猶不許陛三上乃許之比歸河陽而邑里故人來相問訊者公出其俸入與之歡飲無所吝先是母存稍覺昏耄至是乃覺益朗然方以爲大年之兆忽一日感微疾不數日而逝距生年僅六十有五縣卑僅三閱月也元配牛氏蚤卒累贈淑人繼王氏連氏封孺人贈恭人陳氏封淑人側室李氏子男六人長承

承遠聘商州守寧翁女次承建爲弟潞安府
通判某君後次承達来聘俱陳出女三人長
適光祿寺署丞陳天秩子庠生愚見連出次
許山東運使蕭守身子某陳出次許德安府
同知張鏞子某李出孫男二人善克善養某
出孫女二一適良鄉縣丞錢科子某一未
字公爲人簡易無城府與人傾盖悟輒盡其
肝膈居喪毀瘠撫其弟別駕君以孝友聞締
婚授室推產讓僕終身無間有河東關右之
風焉而天性沈泊亡故未嘗割鮮棄饌布衣
蔬食蕭然諸生時也頗貴施好貧之待以
舉火者常若干人堪輿家謂學宮不利輒倡
議損資改建他所余既紀其事復爲之銘銘
曰

冑有羔裘而鮮完璧公也始終洵美無擇有
隆其封有鬱其柏我其銘之勿圯勿柞於百
千年永綏公魄

明故國子監典簿周公孺配某氏某氏合葬
墓誌銘

萬曆甲申十二月五日國子監典簿周公卒
燕郊厥家嗣某暨弟璿扶柩歸里閱十有一
載爲萬曆甲午將啟母氏窀穸焉乃三肅余
門持狀拜手曰先子不幸以客死願得公一
銘垂不朽余念周沈兩姓世朱陳之好卽不
敏何忍固辭按狀公諱琰字子玉其先東平
州臼沙社人

而爵受取亍一介不苟居常事王母田母畢時具杯棬伺顏色而進之嘉靖某年柘城寇師尚詔夜半入城邑人如魚遊釜中坐以待斃而公獨負母以逃行百餘里深林茂菁不知疲之人以爲孝感之助母卒則哀毀過禮攻苦食淡及禫除終始如一弟瑭幼孤月相與拊摩嘔嘘長而授室相友愛以至於老里中賦役有不均平者遇上官行部輒患其鄉里百姓極力盡言且曰吾輩周以一青矜守

臥碑之禁不敢輕啟齒者等白爲計以脫於湯火之厄其誰能禁之蓋里中賦役頻重而卒得以漸寬減者公之力居多簿仕得蒙陰訓導擢商水教諭兩蒞師席雖極清淡而自處泰然若不知廣文之爲寒官者士經所陶鑄俱擴然一變而升名從此不之人謂以公爲破天荒云學使者高其誼謂可若錢穀之司薦之銓曹擢國子監典簿以旌其廉而公處脂膏不以自潤人謂典簿公家世必饒於財者不知其天性若此夫古今重孝弟力田謂人倫節操爲士子用世根本也公兩事俱備極其所至一典簿豈能囿之耶而所就僅若此真可謂世道太息已配盛氏劉氏滿氏俱先公早世有懿德詎生正德丙子得年僅六十有九配盛氏繼配田氏卒再繼劉生應奇娶沈氏爲禮部儒士滿生子有炎娶陳氏爲縣諸生女一適邑庠生王家璠孫男二一名自郤一乳名潤兒孫女五皆擇配名族卜以

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安厝小坝集祖塋之次余既爲之誌復系之銘曰

尺有短寸有長公之德殊未償公所居號墨莊垂後世其未央公雖逝猶未亾卜黃壤開青烏夫婦合永吉康

封安人黃母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者封承德郎吏部文選司主事黃翁載之之配通政司左通政克念之母也以萬曆巳丑九月十三日辛於家先是通政君方嘲命使西蜀

册石泉王甫事竣即請告急歸歸無何而安人疾作竟得覩含斂如禮君子謂通政君能子矣通政君卜兆城東五里許擬明年腊月十六日庀窀窆之事而以太史全君狀謁余銘余游黃氏贄子聞至暱即不文胡可辭按狀安人寧陵人父壽官栢母崔媼蚤年極賢知其女大奇之而黃翁總角時亦奇甚遂許之委禽而安人歸也獨遘事姑楊姑性嚴辭所當意安人能左右承順得其歡心尤善處婦娣間得其心皆稱曰賢黃翁少有諸生名籍甚每都試輒擬冣上第已卒不第安人解之

已歲貢南宮不樂仕而隱則又以考槃之碩人勸之隱益儼然門內益友也且凡事識大義諸黃氏子弟有孤而貧者安人躬舉火餉之而曰非孺子之以惟茲廟中祏不虞其子孫寒餒也其篤念如此通政君兄弟纔稍知佔畢輒稱引古人忠孝事以爲訓已而通政君成進士尹內黃迎養官舍每退食必問所行事若何央獄日平反幾何及爲郎考功文選則問所號品天下士於輿論謂何必諄諄以廉訓無以老人豐腴故萌後節其明哲大義類若此蓋安人幼習聞父訓長而佐夫子績學頗習聞古今烈女事且時爲諸子婦頌言之以相爲箴佩故多有合焉晚乃益毓嗜淸寂奉釋教戒葷止殺蕭然一室目不屑紛華綺麗之器即命服僅一再服之不以其富貴驕人彌留時猶泣語諸子曰而大母以栢舟終其身而不及表門閭使吾一見吾目不瞑惟若等勉之言訖而逝卜生正德巳卯九

月初十日閱七十有一年子二長卯通政君
克念娶張氏繼李繼邵各贈封安人次克疑
鴻臚寺序班娶王氏孫男四女三通政君出
者維城聘於李維封未聘女許聘張舜俞鴻
臚君出者維某聘於楊維垣聘於王女許聘
胡文煇郭天祐子孫稱盛始通政以內黃考
績得

馳封父母如其階已遇
皇嗣生
覃恩而黃翁晉承德安人亦晉有今號云承德
翁名卷載志字銘曰
余髮脩秩宗采攬內則以風當世未畢事也
今假彤管以化鄉人成斯志也惟沙隄東鄙
有丘墓如有事可徵惟此邦之人欲考覽內
德者其昧余斯銘

明故舉人劉公墓誌銘
劉之先有諱顯者
國初以武功授歸德衛千戶族始大益至君五
世矣君諱延宇天祚初號
公卜兆獲壤在環河之閒也又別號環河云
環河幼開敏嗜學始從里師習句讀已日誦
數十百言隊諸同輩兒於地下稍長治毛詩
習爲舉子業郡中諸生以毛詩舉了業名家
者輒身往師事之又輒能盡其師學師屢易

君不以爲煩以爲適也嘉靖內子年十有七
歲是錄爲博士弟子文日有名乙卯賓興社
舉士督學使者按君爲首其年有東谷公之
憂不果赴大比越三年戊午舉河南鄉試第
四十四人自此益三上春宮不第而君益發
憤下帷文采蓄起隆慶丁卯方治行偕計吏
乃忽感疾以卒是爲十一月十六日也君深
沉溫厚居不見喜戚之色與人處即所不好
亦欣然遇之不以失睚眦於人而內蘊陽秋

諸所軒輊錙銖弗爽其始以禍子當家襲先
人遺業故厚四顧無依呻呢者衆矣君能內
以禮自樹外不棄惡聲堂構日益視昔增鉅
可不謂難乎乃君妹意氣安閒若無所事此
非獨持守之能彼其中蓋亦有奇也吁嗟剝
卜兆一事卽其他皆稱是父姊有貧者君爲
割田畝振給之其善承先志類如此東谷公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趙公
神道碑
余故與文懿趙公同館相厘今公已矣余繼
公而濫
睿勿蕭規具在彷彿乎如見其人也而公嗣尚
實君某等卜以某月之吉葬公于
賜兆某山之原以神道碑文屬余義不可辭按
狀公諱某字某別號澈陽系出宋清獻公主
某世祖自衢遷金華之蘭谿代有顯者傳至
公曾祖年咸化乙未進士除行人爲水部郎
以忤中貴棄官年生晨邑主簿晨生賢娶張
氏賢生公自水部至賢凡三世皆以公貴累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人公之生也
夫人夢日華統室始能伊吾童句即負大志
期之登己酉鄉薦己雷公入爲大司空而公
猶困公車每相見必曰大器晚成第勉之公
肆力學問爲孝廉二十年下幃苦學有司罕
得覩其面戊辰舉南宮會試
莊皇帝臨軒手拔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已已
修 世廟實錄辛未分校禮闈尋 冊封吉
藩癸酉充 經筵展書官教習內書堂仍預
修 穆廟實錄陞侍讀令
上即位江陵相頗尊恣公疏言紀綵自史臣職
掌詔罷政府總裁以防專擅江陵相咄之公
何奪情事疏論江陵江陵公所舉綱常大義
廷杖謫戍而編修吳趙二公疏語尤峻公罹不
測科同舍者七人詣江陵公所容身至欲引佩刀自裁而
反覆譬解江陵無所容身至欲引佩刀自裁而
二公亦下 廷杖時公直起居乃復詣政府
請諸疏付史局存萬世公議江陵相益怒甚
竟以星變考察出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公被
命即行抵任捐泉篆隨事盡職會不以遷客
生督學雷公負人倫之鑒得公文即以公補

介意而江陵憾未釋尋又以辛巳京察再謫
公閑住公歸而結廬於靈洞山下榜曰六虛
而自稱六虛主人會江陵敗南北臺省交章
薦公起解州同知擢南太僕寺丞尋改南國
子司業甲申轉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復
轉左諭德回坊修
[illegible]丙戌再校禮闈擢南京國子監祭酒戊子
轉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府事已丑
擢南京吏部侍郎公感

上知遇首上保
聖躬疏要在屏酒色戒逸豫臨講幄接大臣清
心寡慾以承
天眷語甚切至無何改史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辛卯首揆申公致政
上特旨簡公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
機務時太倉王公歸覲公與山陰王公同心
輔政壬辰春山陰公亦抗疏去國適新建張
公召未至公獨肩擾兢以精白醇謹
上英明之治其大者西平劉峙東復朝鮮歸王
子皆以片言折盈庭之議成不世之功時
上久不視朝乃因獻西夏捷請 御門受俘
上從之是日 賜召對稱先生不名退而進孫
思邈真德秀衛生二歌以申保
聖躬疏指 上嘉納癸巳春太倉王公應召至
會羣臣請 冊立愈急 上密問王公 中
宮尚宜子 三皇子姑並封以待若何羣臣
皆力爭以爲不可公乘間疏言

皇上既有待嫡之意請爲 中宮修交泰之禮
以祈高媒自當叶應必時下並封則當優異
皇長子以明定分不報越數月復請乘來歲春
命元子出閣講學行 冊立冠婚禮 上覽奏
不言然心固韙之未幾乃遂有出閣之
命中外欣然公之力也先是每 廷推大察銓
部必先詣政府詢所欲用公曰此天官冢宰
之職也吾何敢預焉自是乃絕不預聞公仍
大書二銘於政事堂一曰以威福歸主上以

事權還六卿以請托爵親友以公論付臺諫一曰積誠以事主澈已以風厥官折節以下忠賢黜私以絶憸徼後壁夫公相業在此矣

上用壹與拔諸吳重者自是乃旂學生色未幾有鎮武之捷幼首虜至五百餘級獲鑄重無算　上嘉大將功欲裂地封之公復執不可　上乃止初朝鮮爲日本請封朝廷議未一　上怒言者阻撓形勢難遏下詳議臣公從容上言彼中情形豫難遏下詳議臣議樞臣覆議取自　上裁　上從之於是議者與覆議者皆謂封事壞言者及公公乞骸歸田而日本反覆封事壞言者及公公乞骸歸　上降手札　遣中使諭公公感泣未幾仁聖皇太后崩扶病強起成禮歸遂痛孤七上皆蒙　溫旨慰留尋再　遣鴻臚寺官諭政府傳諭不得已乃出然非其志矣蓋公處心觀時直已守道無固兼我王辰以前事

其間事定復堅卧不起蓋自戊戌至辛丑凡四年乞身之疏九十餘上　上勉留彌篤　賜金幣酒米　遣御醫診視及鴻臚中使宣諭月常再四公感　上隆恩每對客未嘗不簪簪欷歔下曰臣病且死即未死敢忘　國事以負　主眷乃力疾草疏請罷權務請用旨允　册立東宮請簡輔臣不一而足尋又以曹侍御直諫坐死屢疏申救已亥冬扈當扈從中外爲侍御懼不

免二公頗力解言甚切至
上寤特爲停刑益公以狗誠朴忠受知於
上每覲奏無不動容雖或有不得已而姑聽者
有逾年不盡聽而曲賜優答者終不至默默
遂已也癸巳敉寧夏功進太子太保庶一子
中書舍人丙申敉甘肅功加少保改吏部尚
書進武英殿大學士丁酉敉延綏功晉少傅
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壻
承恩賜銀幣最後歷敉甘肅功日本功府江
雲南功特敕申極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壻
支二俸各廕一子賜銀幣公五疏懇辭
上不允公不得已第勉承雲南一庶餘皆辭免
而丙申以一考　賜宴於禮部庶一子尚
寶司丞及六年九年秩滿皆不敢上聞突其
讌畏若此辛丑九月十二日夜大星墮西南
遠近震駭明日公薨若與日華之兆相終始
應者訃聞
上驚悼降手詔若曰天乎胡奪我良弼之速也

爲輟朝一日　賜葬銀二百兩紵絲二表裏
及布木香燭又月莊賜太傅謚文毅論祭
壇遣行人護襯歸其官庀窀窆問及朝事則徐以
舊典有加公襟度疎雅不立畛域與人處
他亡亂之人莫窺其喜怒之色其爲文汪洋
爾雅類其爲人雖卧病猶吟咏不輟所著有
四游稿有伏枕越吟寄懷八咏讀者想見其
高雅而悲其志焉嘗築臺清獻公祠傍梅曰
告天示不忘本益公歷官三十餘年所積俸
盡出爲買田之費於田廬無所益其後士聞
聞再爲園子監司業一祭酒一時士出公門
下者甚衆公第與莊言德業絕不以借援曲
芘煦煦爲恩士多顧化至於矯者欲借公爲
名巧者欲排公貞廉或至有操戈入室者公
閒閒恩過而已若當路人曰無心立心無事
行事無權處權乃聖賢作用嗟夫公所以上
結　主知下鎮物情處機弭戈鋋之衝而室

能保明其身者有以也病且革猶力疾草
疏請行　册立禮請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
三事蓋彌留之際猶日送疏發而後屬纊蓋
古稱尸諫者已公生嘉靖甲申三月十三日
距辛丑爲七十八年配方氏贈一品夫人生
四子長即尚寶丞鳳梧次鳳翀刑部陝西司
郎中次鳳威兩淮運副皆方出次鳳閣側室
沈出女四系男十九人餘詳誌狀中不具載
銘曰

趙自清獻始篤爰徒澈水累葉集瘴篤
生太傅應期明世射策天人唱名雲飛載筆
韻林正笏朝端身荷綱常秉義擢奸既斥崩
表復黨邊際公憂則遠丘園是貴陰噩既消
衆正彙征　詔起東山公樂則行再陟詞垣
洊歷華貴　帝曰直臣作予說旦初攝端揆
集思陳謨三韓興滅西夏獻俘既專樞筦彌
廣忠益內明外順已正物格權歸一人職還
六卿爲霖爲楫何功名門可設羅心則如

水毀不爲摧舉不爲喜荆棘漸繁讒言高張
公思避路百疏不怠發而後屬纊蓋
寢兵詔慰諭中使絡繹牢醴無數曰無下棄
曰惟汝爲天語彌溫公志靡移感激涕零何
以報
上一息尚存有懷必吐所忠遺奏吏直尸諫
帝爲動容　隆恩靡間極厥恩維何豈賻是隆
建本置輔獨鑒公忠生順死安哀榮終始公神
在天公業在史坊如斧如

明詰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故慶府右長史
廣平棘亭王公暨配都夫人趙夫人合葬
神道碑銘

王氏自珊瑚太原兩望之後散布於天下代
興地著咸有聞人鉅族顯庸於世廣平之有
王氏益北宗之支自河東而徙者也廣平之
滋大自尚書懷棘之淵源建樹自封尚書棘
亭公始棘亭公諱允武字德毅幼端敏能屬
文補邑弟子員試輒褒首而行誼惇謹有度
諸生嚴事以爲模楷是時公名重河北文月
益奇而亦屢是不偶明經入太學士慕之如
廣平庚戌謁選天官太宰蜀夏公異之除江
西南康府通判南康地瘠而通判總一郡之
儲累歲所負十七公內絕直外無所假借相
緩急而時其催科一年賦乃盡起部使者奏
最褒異會閩浙連劄優廣西狼兵奉
詔往援所至驛騷道出南康人情恟懼公時攝
守諭衆曰狼兵即悍寧無師帥寧無畏法耶
乃檄與帥約曰天子以爾兵勝固微不哉
孰謂勝也成師以出而亡以不哉持此欲安
歸乎且兵譁以犒耳吾犒豐且時而譁者弗
息何帥之爲譁以法閘
上矣帥雅憚公名檄至戒其下曰清直翁果不
可犯也已而公所治犒師具無不僥辦狼兵
大喜滿意而去市里晏然機兵以月糧缺訟
萬年令於臺臺使下獄者不能平兵遂鼓衆
謀亂郡城晝閉公適以他事至直指徐公喜

變庚申陞雨淮都轉鹽運副使淮巖風號利
藪從官者多以衆指致累公持已益峻舉而
秋毫無所與揚州監生某家世素封以事逮
獄死長子懿駿少子楫黠甚矯父命遍殺長
者而據其室長子婿薛訟之楫大出金錢賂
解獄反坐薛薛請就公獻公竟得楫殺兄狀
論死揚人以爲神明時都御史某倚分宜相
毀天下鹽政所至責賂無算淮商釀金數萬
以待其來公聞怒曰諸商賂卽王某賂天下

寧有媚人王某哉禁一無所餽都御史大恚
署翁左官遷慶府長史竟中以老疾罷時年
五十七耳公歸家中蕭然抵舍田里不加於
舊布衣蔬食足跡不入城市課子明農之外
一無所問居二年以疾卒於家得年五十有
九以尚書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先
配都氏同邑都公郛女有婦德少佐公爲名
儒嘉靖壬寅從太學卒累贈夫人繼配超氏
丘縣趙公奇女癸卯歸於公時公卒業太
學薪桂不充朝夕夫人爲紡績自給姑張夫
人性嚴重委曲承志得其歡心公官南康久
夫人以勤儉綜內政故公盡心公事盈成其廉及沒家
赤貧夫人每撫尚書公曰吾聞廉吏之後必
大而父賴爾而大耳吾爲爾績宵燭費耳宜
自力慰先人地下尚書公連舉進士初仕爲
行人卽舉先公清白之操以訓尚書公服膺
終身其歷中外身都將相而始終氷蘗一
飾大抵得毋儀多也夫人既貴充不忘君約
常以盛滿爲懼戒驕戒侈不容口家務自玄
黃以至重樑靡不經紀尚書公垂白無內顧
顓精勤勤亦夫人以全力貽之耳自督雲中
入掌兵柄正大司馬位封母至太夫人年踰
七衰每歲一入京師冬杪輒歸入坐迎送親
導板輿下遠近以爲榮庚子忽得風痺病尚
書疏請覲不得本
旨迎養至京甲辰五月病增劇復疏乞假不得
以次三聘代送歸里又數月卒得歲七十有

八子二女一孫男四孫女二婿娶皆名族詳
誌狀中公天性孝友內行純備居官清介乃
其獨操持凜不可犯而存心平恕事有干
重辟及士類罹訟者必詳審三四惟恐失入
及臨大事關地方興廢民間利病則毅然任
之卽忤上官遺身累不爲動也前宗伯余馮
二公表誌其墓已悉之陳公又採公行事
入邑乘中益不具載讀誌識其大者其曰公廉
而有才異夫世之徒以廉稱者之敝車羸馬曲謹自守者言
無以踰此矣銘曰

華胄不億奕世彌昌與于歙甸在衛之陽鴻
儒洵美金玉其相含華耀前蹈員轂方絶調
知希長才位下戢志賢閣策名別駕惠謨如
春明兼照夜赤子乂安神姦頓化賢媛協德
克儉克勤嘉偶君子敬儘如賓采蘩式穀宜
厥家人發祥哲嗣流慶無垠三命崇階九京
殊錫汗青有光彤管丕式淮水作楨原阡用
卽追琢磐香乘之罔極

明詔封奉直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郎
次泉李公合葬神道碑銘

封戶部員外郎次泉李公者今總漕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道甫父也公葬踰十有四年而
道甫至今官法得樹石神道乃自淮上緘書
來徵言按公諱其字德潤次泉其別號也生
不好弄初業儒不就乃棄去業賈然卉其奸
也嘗入市市布四得八歸知其人誤也不及
飯走還之又道拾遺金五匕諸門以待遺者
毫無所隱是時公正貧尤人所難云無何道
甫成進士授戶部主事部商多里人不無望
事侵撓政禔且不測時道甫部俸滿再考且
莫遷矣乃發憤上書救之得俱謫或迺公慰
公怡然曰侍御不負
朝廷若不負作御余亦能不負若已迎侍御勞
之曰行矣自愛不意兒曹得附君子之後也
觀常謂爲道甫易爲其尊人難蓋於公心服

云道甫以是聲益大起累遷觀察巳改督學
三晉公益匿跡燕市蔬食布袍依然寒素時
時步行里巷中人莫識其爲封君也居恒喜
談古今忠臣義士賢豪磊達之致晚讀宋儒
語錄欣然有合嘗語道甫曰吾生平兢兢不
敢爲虧心事以求不得罪於天今益有味
乎先儒之言也益其所契悟深矣方道甫督
學時一日念公心動卽棄官歸歸甫三月而
公捐館舍屬纊語不及家事第云母厚葬我
骨毋以貴人之辭諉我墓其見超世俗類如
此又孝友篤至事伯父母如父母伯兄妹如
兄妹終身猶一日云而又好行其德周者周之
死者楹之殊不易更僕數也余初以道甫知
公今益以公知道甫是父是子所從來矣褒
朱宜人有孝德雅稱公配生子三長卽道甫
鷹庭中丞鼎用未已　圖有重臣公訓是式
名三才矯矯直節露於救魏侍御而著於總
漕數年以來力制權寺身衛商民江南北實
嘉賴之而又危言激論數嬰逆鱗

上俱改容受焉或陽拒而陰用其言或始拂而
卒行其說皆關部積誠補牘所不能得者而
道甫獨得之非其忠誠素孚何以得此古稱
社稷臣道甫當之矣有子如是是謂不死公
固不喜諛如九原可作當亦信余言非諛也
誌表碑傳載家世與生辛月日已詳茲不贅
銘曰

李白秦遷爵燕軍閥世無顯人有俊而發伊
何中丞道甫暢其啟之曰有賢父洵美封公
賢能市義返布歸金棟枕世利或謂公痴公
聞途喜終窶且貧我道荅是嚮慕稱說惟孝
與忠道甫敬承步武能逢慷慨抗疏以救言
者得　吉左官公無慍也謂以祿養無寧以
善而行而忘毋我顧戀道甫泰然直聲蔚起
薦庭中丞鼎用未已　圖有重臣公訓是式
霖雨天下公之遺德亦有　褒封
聖恩來艾三命九錫跨領　帝賚載德於躬食
報於子刻詩穹碑垂千萬紀

明誥封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東萊西垣
趙公墓表
誥封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西垣趙翁封樹
有期其伯子中丞公燿仲太宰公煥合詞抵
余徵不腆之言表於墓道益中丞舊讀書中
秘與余同寅而太宰同乙丑釋褐又俱管以
使節蒞中州有甘棠遺愛則余於西垣翁固
通家子也乞言宜矣乃即日投牒歸歸東萊
之明年太宰公成進士試烏程令迎翁之官
官政必告而後行課績爲列城稱最今既由

系不可尋其在掖稱宗者曰禮禮生秀秀生
義官惠以太宰公貴贈如其官配吳氏贈夫
人有丈夫子二長教諭公魏翁其仲也翁偉
幹豐髯望之翩翩蒨書一過目成誦舞象時
補郡諸生與兄教諭公齊名東海而久不得
志於有司翁處之若忘嘉靖辛亥用歲貢授
禹州訓導州故多才督學每行部至郡雜諸
生入試獨翁額出已直指顏公鯨觀風掖郡
翁意乃安尋倚郭闈小墅日從教諭公及二
手翁文大奇之謂有才如此豈終與一校即

顧兩應中州舉又不第時兩公兄弟已能文
翁迭進禹士與同執經受業禹士俱彬彬有
造無何遷洧川教諭洧故僻邑久不發科第
翁至課諸生如禹自是乃科第蟬聯人謂翁
爲洧破荒至今兩地人士頌翁師模與作人
之效若比河汾蘇湖云歲甲子太宰公領鄉
薦翁慨然曰吾休矣乃即日投牒歸歸東萊
之明年太宰公成進士試烏程令迎翁之官
官政必告而後行課績爲列城稱最今既由

烏程郎水部改監察御史時中丞已掄材中
秘季燦舉鄉試高等門閥之盛甲於東海翁
訓式愈謹諸子咸競競不敢失尺寸已季子
中道無祿公委運大造引吳季札自解有吊
者曰世寧有居盈而惡損乎及後以太宰公
貴封如其官中丞欲疏請歸養翁丞止之自
是兩兄弟乃迭相出入於家於國相代不乏
翁意乃安尋倚郭闈小墅日從教諭公及二
三故舊往來談讌非是則閉關却掃琴書自

娛門無雜客八十時猶對燭展卷伊吾不輟
尤喜易常推衍至忘食寢郡大夫與高軒貴
人執謁及門者翁避不與見第通名報謝而
已郡邑舉鄉飲酒禮須藉翁名德爲重徵學
官弟子叩楊再三翁強爲一出終不再至蓋
翁天性孝友廉而好施每舉兩尊人封樹必
伏地嗚咽猶慕不休事伯兄至老彌篤親族
有不能婚葬者不舉火者咸取給若寄鄰高
年鼎貴而延接寒畯後生皆與均稠獨不喜
與人居間有欲以公事請託者輒引滿亡他
事其人竟不得開口亦不悻悻去教諸子必
忠孝大節至語及
國恩難報位彌高不易稱必連物引類切切諰
諰有味乎其言之也尤諄諄脫滿爲戒一蔬
一布不異處青疸之目僮僕無敢有譁於
市者門以內肅如也東海皆則而象之九褒
大凡表之墓道以俟觀風者宋焉知世之則
而象之者不獨在東海之濱與茲一時已其
家世始末銘誌中已詳者不復具
時伯仲二公皆得請侍於家又　年乃躬侍
含飲夫兩公皆名世重臣係天下蒼生之望
特辱復蒙
法賜示卹
遣官致爵稱備典云余既題翁墓又舉其出處
大凡表之墓道以俟觀風者宋焉知世之則
而象之者不獨在東海之濱與茲一時已其
家世始末銘誌中已詳者不復具

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養廉崔公暨配
贈孺人王氏封太孺人楊氏墓表

京兆丞崔君奉母楊太孺人柩與父贈御史
公前母王孺人之兆合而乞余一言表墓道
余謝不敏已思數年前吾豫適採榷中使衙
余而出一時百姓若駭鹿然向不有京兆君以
直指之節與柱後惠文力折其角吾桑梓不
化爲蒿萊乎此舊德之鋘吾心矜者也詮烏
可終辭按狀贈公名世祿字國賜別號養廉

本山西洪洞人永樂初高祖友才公徙開州
懷良村弘治中東明復舊縣割懷良村隸焉
是爲東明人友才公生敬敬生文昶文昶公
生紀紀公性好施嘗飯僧至千餘邑人呼佛
地崔家配某氏生五丈夫子贈公其季也公
生而顖異授之書輒解顧不苟竟學亦雅好
浮屠言母死即燃燈長跪誦梵唄不休且私
慕朱家季次之爲人遇人有急難輒出力死
生存亡之顧不肯見德族嘗有兩人訟一郡

諸生一富於財富人欲中生以法而騰謗書
於郡博士弟恐其自及也欲已之乃因公行
金爲解公爲之居間得釋而金無所費富人
曰此金已不爲我有矣公勞苦可卽以勞公
公擲金睨視曰子謂吾不能爲魯仲連陳太
丘其人乎何視子之淺也自是以節俠聞里
中里人來造公質成者願得公一語勝公案
其見信若此歲己巳公遘病病革屬楊太孺
人曰吾生平不執役公門不甫責公賦不掛

名爰書不見訾門且死復何憾惟是二三豎
諸孤以累女孤而才惟女之任其不才惟女
之弗任太孺人敬諾公初聘王孺人先贈公
卒其爲人婉嫕淑慎一如太孺人而太孺人
楊母者京兆君之所自出也十七歲歸贈公
於內政卽若素諳者其時王孺人母尚在太
孺人迎而母事之如已母性恬素不喜爲繁
飾而督課京兆君與諸子婦亦皆以恬素風
焉京兆君在渭南及徵拜侍御史太孺人俱

隨養亦各隨所居官訓惕之嘗曰今民父母也吾欲爾爲冬日之日不欲爲夏日之日也及擢侍御史則又曰御史代
天子巡狩當攬澄清姦慝超超放轅下駒也京兆君謹受教自是爲循令爲名御史實皆稟義方云太孺人生嘉靖壬辰五月初四日即甲辰年矣郡人欲以其桁舟之節自覲風使者聞朝孺人力拒之以爲恩不可屢徼寵不可太極之

開者謂知大義初受渭南封以報政再受命
以
冊立覃恩京兆君必製章服而獻之太孺人一展視即納置笥中意若有深思者其執義堅若此性好施視人不給如儀溺由已有不能棺斂者則施槥而助之以爲常雖晚年偶失明而京兆朝夕視寢膳意甚適殊靡他羨也乃一夕咸異夢若神使招邀者謂而居在四方胡緣此不去太孺人瞿然曰吾去矣吾去矣遄坐而逝蓋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距贈公見背時爲三十六年云贈公生嘉靖甲申二月初六日卒隆慶乙巳八月初九日年四十有七王孺人生某年某月某日年幾十有幾太孺人生嘉靖壬辰五月初四日即甲辰得年七十三歲其殁兆而合也以某年某月某日在城某方幾里許而狀又有云贈公與太孺人之嫠子俱嚴甚始京兆童子時以除夕他游贈公怒揮帚而擊之頂至今有遺痕太孺人自承乩孤命恒舉以示誡言必稱贈公云其爲京兆君擇師必里人穆考功石大司馬一何其明然卓識也故特爲表出之見是又是母益天作之合已子五人俱太孺人出長仰京兆君其娶於張受封如孺人之階而先一年卒次邦采娶徐次邦奇娶某次邦瑞湯臘寺庠班娶孫次邦佐國子生娶周女二長適翟次適王孫男十二人女二十人世彌得全全俱者非與是宜銘銘曰

天道何親視其後人雖喬於歲亦豐其惡人之無良寄暀四方拯溺修慝是大功德景行高山見彼牛眠惠風耿耿傳世有永

張鳳林公遺狀

鳳林公名秩字以敬江西安福縣人嘉靖乙丑科進士巳酉科舉人父名鑒山魯大文名敷華俱國朝名臣亦各有事業載名臣錄而鳳林能世其家學一言一動俱有儀式其所學以其鄉先達羅念菴爲宗諸嘗爲念菴門下者無出其右念菴嘗時以評語人曰吾衰鉢賴此君傳矣益意其年僅若此乎公見人有善親暱之如手足見不善亦不能強包涵而遊形於色其爲文春容大雅不屑屑模仿刻削而自有意致其時教館者爲杭城高南宇先生內閣爲華亭徐存齋先生俱一時宿儒每試俱以公前列已而張太岳先生繼存齋居客勿自負其才眼空一世及聞公訃亦太息良久以爲方望公遠到乃天奪之速而遽止此世恒言包待制笑比黃河清而公獨當其意諸所謨議與其著述俱降心相從豈亦待制一笑耶所著有鳳林存稿與諸公論學

書稿俱未梓行方蒐輯未備耳乃弟程不知幾子不肖欲以一爲公後亦不朽一事而未得其詳也姑俟之異日今姑爲祈有道一言則其他小小耳故爲此遺肤以備采擇如更有聞自不妨續請也

閻節婦傳

節婦沈氏吾仲弟鱗女也母朱氏以嘉靖甲子十月二十五日生生九年而朱卒繼朱者陳氏節婦十四歲歸同邑閻芝子惟德未廟見而芝卒又八年而惟德亦早卒遺一男數月命名有章又一女甫　歲祇姑張氏在惟德雖有弟惟行不同出其母張與嫡姑朱氏乃各自立門戶惟德始執業從蒙師家道式微岌岌

乎朝不及夕矣節婦佐其姑理家政第一意勤儉晨昏啟閉鍵鑰甚嚴非至親罕得覩其面亦絕不以其貴驕人蓋閻氏中衰方倚恃吾家爲重而姑張性嚴峻乃時出辭語節婦恒笑而受之曾不曰爾實賴我以生而顧辭我也即歸寧亦不以曰父母其旦夕進甘澹於姑所閒寒燠殷勤備至姑稍不適則躬侍藥餌頃刻不離或躬浣腧厠無難色張每語人惟德雖吾兒孝不如婦其起居嫡姑朱與

惟行之母張亦絕無町畦處娣姒皆得其歡
心頃之姑染瘵殁節婦執其喪哀毀踰禮一
切送終事俱竭辦無譁人以爲難性聰警即
農家耕穫事與民間繇役亦俱知大畧以分
布藏獲使受事諸藏獲不敢有飾說門以內
肅如也
令甲三十歲守節而至五十者得奏
聞旌表節婦今四十有一歲觀風者以爲格於
例未即
例未即

上聞姑檄下有司禮其廬以示風勸夫節婦十
四歲已結縭不數載而稱未亡人建今閱二
十春秋矣其栢舟之節矢死不渝豈必待五
十而後可知哉女早殁男有卓娶周氏生二
子嗟夫吾家有不幸之事三而在不幸中則
又有大幸者余言之哽咽蓋節婦其一也始
麟仲子埰爲吾後娶尹氏亦以十六歲守節
至今已而二十三年而吾長女適生員張德
新亦早卒嫠其自誓亦如聞如尹每歸寧相

見如壁鼎立瑩然相映且徧知賢孝大義凡
一切服飾舉動俱恂恂雅飾絕不爲世俗容
即或內客至亦不過家常衣飾悉屏去鉛華
不用余往讀劉向列女傳私歎其難謂算黛
者流胡遽知大義乃爾乃吾家三殮志行大
端多與相類豈天性哉非聞見得之矣余所
謂不幸中之有大幸者以此

孝女傳

孝女沈姓余氏之長女也母周氏以嘉靖丙寅六月廿五日生京邸時余爲翰林庶吉士女生五六歲卽好陳織紡烹飪之具爲兒戲衣獨喜故枭或與之新麗則不啻若芙加身必釋去乃已余撫而笑曰本措大子女固終宜披蒿簪荊耳女自喜顧益甚及笄許字張方伯之長子德新吾歸德所轄睢州諸生也其時爲萬曆辛巳又明年癸未之臘月德新來堂交老無嗣雖死固不得其所於心忍乎女無可奈何則仰天慟哭而誓所不與同歸泉

君之齒漸長矣猶未有一胤吾侍婢若而人惟君所擇如以君之靈有藐然一孤可水階昨吾與君實不朽乃虛費精神寘之無用終當謂何德新謂女言良是方將與共罔之忽瘡毒發治之太急遂以捐館其時益辛丑七月十有三日也女年甫逾三十既無嗣復無女可守則慨然欲以身殉人言姑垂白在堂父老無嗣雖死固不得其所於心忍乎女無可奈何則仰天慟哭而誓所不與同歸泉

京邸委禽於余余處之賓館女時方十八歲卽克執婦道婉婉聽從德新雅好客與治具一呼可辦其故交款客率常至丙夜非親視德新寢不先寢理家政卽米鹽細碎罔不經心亦罔不井井德新受成事而已然不知立業之艱難喜追隨里中諸貴介公子以與馬僕從相隨長女曰非保家之道也恒脫簪珥呫口鍼艾之德新寤始相與諸貴介公子折節爲儉家以不顯顯猶多外嫁女尋又從容與言曰

室者有如日誓已復伏地大哭哭且欲絕者良久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女素性喜幽僻及稱未亡人益裹足一室卽兩姓內親有治具招邀者亦槩以疾辭人罕得覩其面其歸寧往來百二十里必擁蔽而後登車人無得聞其聲音者益自稱未亡人以至屬纊一處子之在深閨也先是河以南婦女衣飾爭務奇巧日新月盛其式不卒歲而一更余女獨敦尚古朴終守一式曾不少隨俗變化里人

亦多有聞而效之者德新獨詡其太鄙而以
謾吾女曰吾鄉醬粉黛爲業者皆突而致富
子知其故乎女莞然無以應則曰爲子之貿
易頻而多得直也女笑曰非不好繁華誠爲
家道薄福量有限欲減祿延壽不得不爾意
蓋有所諷也德新口不以爲然而心實嚴重
之蓋女方于歸時余與治奩具頗豐女終身
有不饜者故亦終其身不知有盛服盛飾
也而孝友則篤至其奉事庭闈與宗祊之應

必躬親嚮事不假之人新味未嘗薦與先奉
尊者不入口方伯公老無齒恒嚼食女多
方滫瀡務極柔脆方伯公每食既則手摩其
腹曰吾非此孝婦不飽且不能生恒對客稱
譽不容口方伯公既謝世余亦夫婿地還里
中年且八十形影相弔張夫人憐之則召女
與計曰吾自爾以下尚有三子婦更侍救水
繄爾父獨一身爾易以歸寧之義往侍而父
月餘一歸而省我兩不相妨不亦可乎女承
命侍余不減於事方伯公也將臥則勘余寢
思慮慮多不成寐而傷神輒起燃燈秉筆將食則以余旛杖
置前而引言食不語將行則扶掖有人當筵
而爲主爲客必丁寧左右防余沉湎皆以余
所嘗不足者而致其諄諄也余有時臆下咿
唔與代人筆札之役女聞之輒憮然不樂而
謂年老人宜歡笑取適何苦自兀兀若此豈
猶欲爲博士弟子乎其他如鍼黹勞佚寒暄
暑濕及喜怒哀樂之節則亦無一事不關心

不敢肩隨扶則起女弟適同郡魯光祿伯玉
者生素薄多病女顧復憐愛如手足然亦體
余憂季女之心而善養志也鄉人稱孝友屈
指焉且其才與識亦多可術者余家自先世
相傳斤斤以分別內外爲第一養女俱能心
識之洎于歸則以莠夫子設爲家令一如余
僅五六歲亦不得入內寢外來姊女非關親
所以政家者臧穫十二歲以上俱以門之中
爲限外不得闖入內不得闖出家僕之子雖
不與見其有來問候者必暫止中門外傳報
將命入云則入無得擅入者若他師來邪
術媒氏女優之類俱踪跡不及門門內外猶
如肅如也雖好施獨子不及僧道若內屬有治
具招邀爲節令游宴慶賞者俱謝辭不往以
爲此自男子事非婦人宜有也其歸寧吾家
也諸父來省問者延入其室與之款坐諸兄
弟子往來輒趨出閾外爲禮而別不延之入
也姑聞有鄰嫂夜哭者聲達牖詰旦以追問
使人覘咸興起夫必非移風易俗之一前矛
也忽一旦奄然以逝所亡僅五耶吾是
以悲不自禁也女得疾以戊申二九十四日
醫所稱血崩漏下不起也歷累日不愈及篤
醫求一診視不可已又言病且薄膏肓不及
今一切脉藥不對症益難奏功女終執一見
不從醫言竟以不起此其意尤可深悲也幸
之前一日則叩余榻上且泣且言曰本圖代
半子侍父百年乃不幸及此胎憂吾父目

不瞑願言自愛無諼諼以兒爲念兒既爲漢氏婦當及此一息尚存舁歸吾家與姑一見而後與夫子同窀以不寒疇昔之盟死且不悔余如女之言亟以二笥輿載歸南入門叩姑榻上悉獻其生平所積佐七箸費若以爲遺養云爾者而後息絕蓋是年十一月十有一日也明年己酉四月初十日德新諸弟啟其兄之兆而奉嫂與令子成其尸天而誓者於終事虛禮亦友于一云飞在兴州西南五

里許鳴門入生無後天一戕厥心令女之弗成往數男俱相繼夭折未嘗不成也亦不過三號而止顧以一寡女而不勝其痛豈若是顛倒哉爲風化有關耳抑更有不能爲情者則余蓋難言之何以故蓋女子生高明之家而以有以栢舟之節者爲門閭惜也世自不乏人顧惟女子之爲性有靜也亦有躁有好質有好華善始易善終難也惟如是故爲其父母者每不能無他慮卽幸而不躁不

無一可慮矣而居恒戚戚焉以憂鬱鬱爲樂彼爲之父母者將無亦戚戚鬱鬱也耶不能爲情乎此何以能出諸口也故以爲難言焉今女之於其夫子雖每當春秋霜露追遠不忘而居恒義命自安絕不以頻頼見眉容嗟由其生性質朴沉靜又若此余覩而且喜且悲以爲不幸中一幸也故與立此傳必求相肖不爲飾語庶幾無愧云 展卷之吾女春日前亦以之事師者 體士 安之心使

溫恭毅公文集三十卷（缺卷二十四）

（明）溫純撰

明崇禎刻清乾隆補修本

溫恭毅公集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溫純撰。純字希文、三原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謚恭毅。事蹟具明史本傳。純在隆萬之際、正色立朝。初忤張居正罷官。再起、又與中使爭礦稅。卒以忤沈一貫致仕。可謂毅然自立、不負君國。雖厄於羣小、無一日安於其位。而日久論定、究稱名臣。其奏疏皆切中情事、字句或失之太質。而明白曉暢、易於觀覽。蓋期於指陳利弊、初不以文字爲工。其他序記銘傳諸體、則多雅飭可誦。詩凡八卷、大抵沿溯七子之派、而稍失之麤。尺牘五卷、亦多關時政。末一卷爲理學六十一則、皆論學語錄、大旨以程朱爲本、不宗姚江、而亦不甚駁姚江。蓋純一生惟以固國是爲己任、所爭者不在此也。言以人重、其此集之謂歟。

温恭毅公文集序

繫自伊尹周公俎而雅儒之學術名卿之功業不合而一人者已二千年而遥遥日月筆上之風雷不合而胸中之丘壑已三阨於政府遥孟子荀卿還而胸中之風雷不合而一人者亦已二千年而遥是豈陽九百六之阨與抑遘火會洪運之未遭豈愚生為道德文章奉二園先生而事之其蚤歲功業之準而於直養粲乎濤

晏而雲歛盖自其諫士以顯領言官而天下士猶恨其上籌之弗園之中其一邊圍屋而相井其荒涼之央以待洗然無可洗其一邊圍藉草總不遠十畝之閒天下之閒二園有三椽茅以為御史大之名者將無以為向来之両為夫之所築其名者將無向来之両為司空太宰者夫即不華或

之蕭蕭乃至不
司馬獨樂之一坏一井具
幾無可關之柴即堵平蕪
之郊傘憶同天下之彦陟
其門讀自著錄如廓大招
讀雅約編如布法交豈翅
援漢幟而傾宋巢屏然總
六藝於一操厥四十載天
下安危之身信密蓋為獨
勞耶功貳則諫草孅墨言
文思之堯訓羊鞭笞群
殿爭以納虜攘逸者獻馬

奈何長計發邊
積弊沮巨璫贈
杖鈹出鎮於越
門瀕茶畏列
之言洶擊天突
八綱程盡五日
儲不時則議冊
大禮之宜序而
一臣夫亦奚其
之在朝表儀神
魁八遐耀其華
曹誠瀘關之欲
試而無
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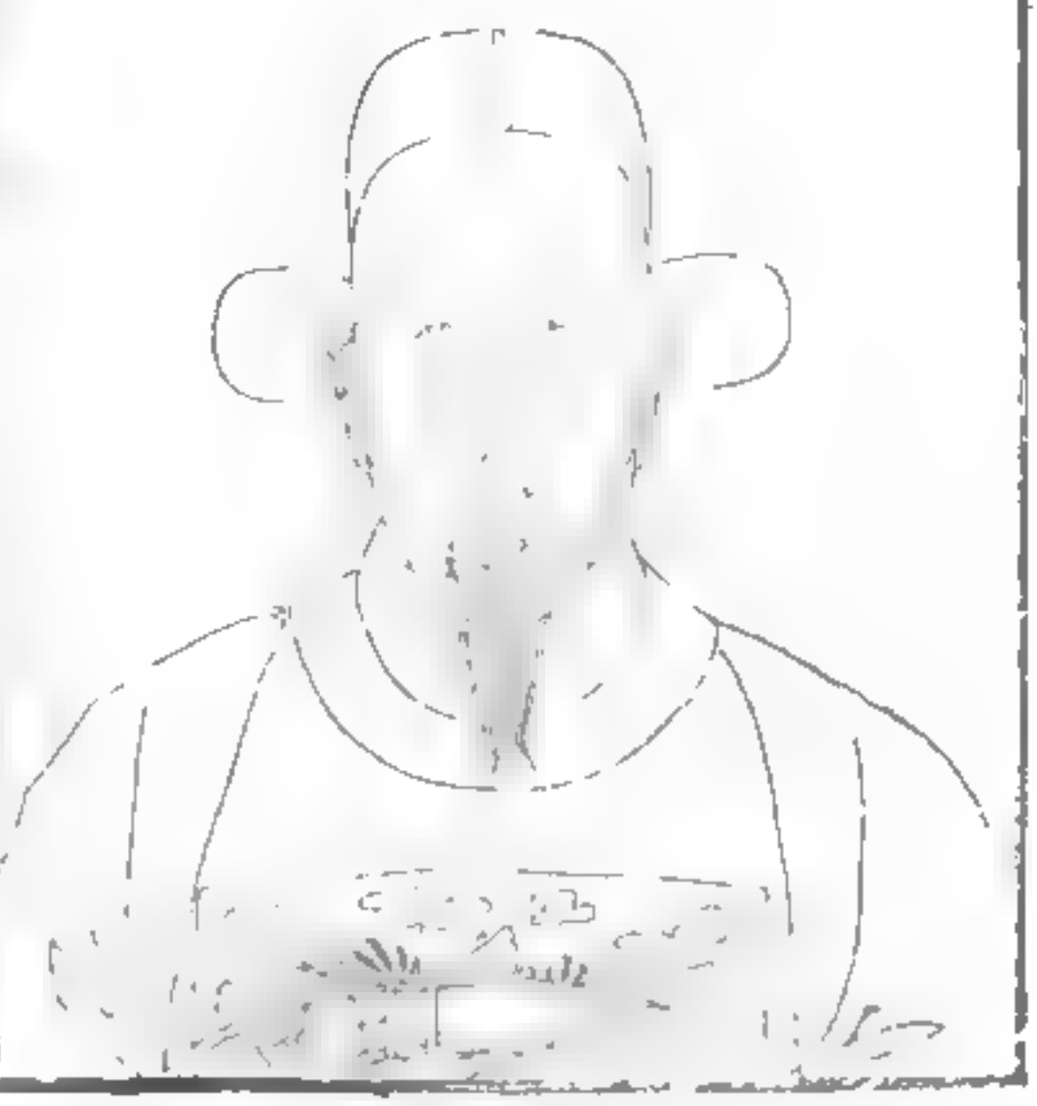
記之却塵而失豪者也
三國詩既半天台雁蕩太
易蕭見然文翬與元美酬和
詩海岱雄五言古體豐
前標領無雌雄此
君親問者道
廿五章之文章而身之而
三朝次頌雅矣近定周雅
續特奉以為接武之前茅
厥傳記厥銘序厥尺牘厥
講學文傳道益尊中閒吐

乃超謬翹昨於曩昔體獨
匹夫斗杓即焦之有端緒
天下皆稱玉三原晚有說
易蕭見然文翬與不槩見豁
四勳鄉文峯冥國又皐比
齒關中四先生括囊而素業寥
文章而身之而道德功業
證以歸直養聖宗抗手騶
孟之座又王馬而公卿不
敢應手驂者小子鼈枝不
堪收諸絳帷方寤礫以琛瑤
三十年而世未歇有忘厥

自南遷哀德不見獨共道
念耿耿不滅則須彌之靡
野火燒也寶劒副墨至論嵩
大訓赤刀終期副其嘉言
以茲報投桃乎公之少兒
自知請孝友大體而以藝

聞接踵伯仲表著公之德
公之功逸世以昭又鐫公
之言不脛而走八極也匪
僅以翬號令是以有歲寒
可共應予汝之謠矣

崇禎丙子夏仲南光祿少
卿前山西視學使者南勳
部郎門人文翔鳳頓首撰



處在之中尼山之一悟斯萬情指理味則
今言若悉鑑以靜始水以止明原無容駐
曷超將迎維吾師像之為真偽為元老融
嘗我超死生弟子數問道之論親侍綿
慨之言淵淵存存忽靈道依知鬼氣在曰
前而精一之不可測者常住乾坤也

弟子卓來後式

乾隆四年七月總裁官經筵講官少保
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
六級張廷玉等奉

温純字景文原大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壺關知
縣徵為戶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穆宗既即位不與
大臣接純疏遵祖制延訪舉王親大臣參政聞慶遂
兵科給事中俊陳海衛大殺掠而去總督劉燾
明史列傳

沒亂部閻純幼善畏時方召為兵部侍郎督京營遭值不問
點閱公水部淘自畢命許其子襲閻純事未竟不
當襲中官陳洪請計其家貲純不可言官參已
有星變連疏救之初趙皇后更磐制三宮各統一大
將以奉門侯陳與在鎮而都督襲正集澤典神
機神機營制班與同劍固譯帝為龍二大監易以勳
臣純請廣求將才時拘世襲不納已復命文臣三人
督之時號共提督純以政令多門極陳不便遂復舊
制俺答請貢市高拱定議允為勉遵備非中
國利但為湖廣蔡政引疾歸萬曆初用薦起參河南

[illegible]方官吏擅至太常卿何[illegible]
正忠政政歸君正政起守舊官十二年遣大理卿[illegible]
政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勢行儉素
以風前後所下教行入爲戶部左
侍郎進右都御史督倉[illegible]起南京吏部尚書
召拜吏部尚書安老乞[illegible]十六年爲
左都御史時礦稅使[illegible]純極論其
害請罷釋之不報已[illegible]
四方無賴奸人[illegible]好事劉奇汙人婦女
或又言海外呂宋南掌處女有[illegible]
五十萬帝并欣然詞之遣[illegible]純亟論之四力爭罷乃謫永清
貴井一間宮[illegible]必起余[illegible]
而欲得五十萬金將安取之最爲山作海計必無[illegible]
地金銀作人作坂不過假借[illegible]
市易利歸羣小官[illegible]

[illegible]沈一貫一貫等疏辭帝爲下永清文爵二疏而純
幼疏[illegible]
純遂與一貫怦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皆一貫私人
先後幼純御史湯兆京不[illegible]
十上杜門九閱月帝雅重純論[illegible]
視事及妖書事起力爲沈鯉[illegible]
殺撫臣純復言無反狀一貫怨益深[illegible]
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王之一貫所欲庶者
伏闕泣請帝震怒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純帝爲
[illegible]科道官面察疏仍不下純求去益力慶[illegible]

六斗門往門圖迎養事事純曲庇叔大日誣以納賄延臣大駭事幼夔與爭夔亦再疏劾純求勝俱留中已南京給事中陳蕃訓等極論二人陰有所恃朋比作奸當誣左之而體帝竟批夔奉等前疏下純按住夔兆斗亦罷歸純自奉公左右北者深忮惡當肅乃傳扳風紀時稱名臣卒賜火保大校初追謚恭毅

乾隆十五年八月望日

不肖元孫祿綬敬刊

先公文集凡例

之內詮次繕寫成帙今歲那移副刷時瓊印祖牘

永之民部亦前後助梓焉

一先公穆清以

世廟諫以

穆廟劾時璽疎堪以

神廟末居蘭臺請建　儲請婚冠請止礦停稅前蒙

神廟采納先後疏稿具在實有本之學問無之報

國之赤心乃能如是共六卷今

君父之言宜居前列耳

一先公歷官外九四十年德立功人所欽聞

至於仕優則學未釋卷詩追杜陵文趨左馬不
以暇息小年慶子秋大事嘗與元美李滄溟修當
君子倡和有西京大雅之稱時文其作有日者自
能鑒之

一序記銘傳論多其六卷往雅渾穆不作細響當
與吾鄉北地武功平下段稱君子推傳大埃行
畧一卷原述先世多謂志而君恩助發不容於此
槩見讓及稱者悉文其間卷或修飾過防或紀載
大政或悲悼賢良無一濫語

一詩七卷繇唐府五言古選真漢魏二十五章之近
先公文集凡例

君親閒者患孝大御繫之矣若七言律步趨子美可
謂詩史

一尺牘備有五卷逸者十八存者十二長篇短札
皆以忠

君行道爲言其洞析邊事房備切中當宁諭火器
至情至細即在今日亦終對症之藥家書數則無
求田問舍語家庭勉讀作聖閒道之言善觀者
自能得之

一先公雅愛二園詩集作信宗伯撫兩浙稿發民要
嘗雅約利弊節次指陳文集共三十卷其

二

煩

一先公之爺子將先知先覺之責可
系之誤大有力焉

孫枝瑻

樹琴

當歲在己卯仲冬上浣男白知恭述

樹珍敬録

三

先公文集凡例終

卷之一

疏十二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慎選將帥疏
定南設防疏
戰勝獻俘疏
宣員差役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恪遵　明詔陳末議以
清容積廣言五公川銀礦疏
重災賜以撫恤仍請施行大臣以正人心以本　四
懇乞　聖明俯賜體恤施行疏
白陳乞斥以弾劾事疏

忠臣已褒外親未宥懇乞　聖恩推廣　明
詔大慰忠魂以培　聖代綱常疏
社幼方面官員以備考察疏
懇乞　大恩俯賜以重海防疏
採長事疏
地方興常災傷疏
府佐官攝究竣已及額乞　聖明亟賜
陞解限迫工料難湊乞　賜議留仍銀酌定
限期以便織造疏
酌議調劑順令以安民生疏
社幼有司官員以備考察疏

疏二十首
仰承　德意敬進御苑懇乞　聖明采納以
隆泰運疏
大臣病故疏
欽奉　聖諭采擇未議以廣　德意以消災
疏
縣官馭下太嚴致招干咎乞　賜議以餘
東省疏
懇乞　聖明亟賜採擇施行以安民生
浚船積欠數多地方米價甚貴懇乞　天恩
俯　賜破格從權許改折糧以濟　國運

以備上山疏
恪遵 恩旨敷奏謹繕摺恭乞 聖鑒事
飭以昭 慎重
疏

海潮突侵衙署在官塘慮乞及時修築以保安
全疏

溫泰毅公文集 目錄 六

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公考察疏
遵 旨奏報大臣薦舉乞 賜及時彙集用疏
循例懇乞 天恩准令開缺以光景壞疏
萬壑方面官員以備更治疏
舉劾武職官員以昭慎重疏
萬壑地方人材以備採用疏
薦舉教職官員疏
薦舉佐貳領官員疏
舉劾武職官員以昭慎重疏
卷之五
疏三十首
乞 恩將免回任以安邑分疏
請仍留任疏
舉劾文任賢能府正官員
舉劾不職官員疏
因母久病懇乞 賜放歸以便侍養
謝理疏
遵例陳情為母壽乞 御賜匾額疏
為親老身病乞 恩賜免重任以便侍親疏
考察已竣開首自愧謬乞 賜及時彙用疏
大典疏
乞容休臣疏
遵例懇乞 天恩准令開缺以光景壞疏
庸劣不堪重任懇乞 天恩將賜別簡以重
風紀疏

薛桐未愈新疾復增再乞　天恩准令在籍調理以免久曠重任疏
中途疾劇趕命親前懇乞　聖明准令回籍以便調治疏
懇將父母骸骨遷葬回籍以便守墓疏
遵免管理安徽坊工疏
遵查明辦理要務懇乞　聖明俯賜准予在籍調理疏
感荷恩慈懇乞　聖明俯賜准予在籍調理疏
以重差銷假事
遵查明辦理要務懇乞　聖明俯賜准予在籍調理疏
謹以酌減釐捐以蘇商困仰祈
西匪危急難支此間防軍不能不
考選未奉　諭旨差委且在三年之
明亟賜　允行以蘇民困疏
臺民負欠太多實力難分不足懇乞　聖明
速賜考選以全國體疏
古典方新　皇仁宜溥懇乞　聖慈矜罪
犯以蔡和氣以培　國脈疏
臺差曲處無計各官供億經年懇乞　聖明
速賜考選以濟急用以全　國體疏

疏五十首
大禮屆期舉行難於親祀 乞斷及春免舉
以昭 大信疏
亟勑正法以平襲怨以維危疏
遵奉 聖諭停礦稅退禁使 停發港商臣以遵亂萌疏
仰體 聖明 軫恤 民生意額乞 恩俸被進微
匡以光 聖德疏
天變非常不敢不上承 惟 皇慶之恩力修挽回之
懇乞 皇上 聖恩俯允臨朝 聖恩御施衰瑣益孤
政以收人心以保泰運疏
慶典在即舉行難於親祀 乞斷及春免舉疏
召和氣以祛 聖躬疏
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疏
外臺門禁雖嚴事關 聖明咨詢臣以真
甘疆以資 聖明咨詢疏
懇乞 聖明 聖恩俯准解任疏
安疏
乞處貧親俸 賜以重風紀疏
衰疾難堪重任 聖恩俯允歸籍疏

衰疾日增懇 賜歸籍疏
疏
衰病增劇懇乞 聖恩早允歸籍疏
衰病難痊扶櫬 聖恩早允歸籍疏
父病臟腑六櫬 聖恩賜允歸葬疏
父病遵例陳情七懇 聖恩賜允歸葬疏
父喪印俸疏
病癒官父憂非宜乞 允歸籍併 允辭
印俸疏
父病臟腑懇乞 聖明俯允歸籍併乞 允
辭印俸疏
病劇難痊予懇 聖明俯允歸籍疏
病癒臨官父十一懇前 聖恩憐允歸籍
疏
父病臟腑十二懇前 聖恩憐允歸田疏
父病久廣十三懇前 聖恩憐准解任疏
父病久廣十四懇前 聖恩憐准解任疏
父病久廣十五懇前 聖恩憐准解任疏
病篤難堪重任十六懇祈 聖恩憐准歸籍
疏

襄事 聖恩憐不忍久苦劇疾調理不效
懇乞 聖恩憐允休致以便生還疏
奏爲病劇已纏十八懇新 聖明憐允歸籍
以保殘喘疏
病勢危重乞 聖恩憐允歸籍以奠
萬一仕溫泉
久病襄事爲三十懇乞 聖恩憐允歸籍
疏
奏爲乞 恩辭免 特旨以安愚分疏
天心仁愛有加 聖仁廣大祈 聖明

勵亟圖急務以保殘喘疏
國儲日亟 天恩廣大祈 聖明
慶興舉行宜暫 允愚分疏
裁回前以安愚分疏
恭陳愼重嗣位之人懇祈 聖明
疏
申嚴禁制之典以安愚分疏
爲衰病懇賜 允歸治疏
爲久病懇賜 允歸籍疏
爲病勢日篤乞 聖恩憐允歸

京寓自陳疏
衰病不職懇乞 聖恩憐允歸籍
再乞休致疏
人言再至義難姑留三乞 聖恩早賜罷歸疏
以杜禍端疏
四乞罷斥疏
五乞休致疏
六乞休致仍申務疏
七懇罷斥仍乞 允歸籍疏 十二
天心仁愛有加罪臣情迫大祈 聖明
大加憫恤俯允歸籍疏
感時悚懼不勝私悃 聖恩養賜罷歸
以安愚分疏
罪臣情迫增羞十懇 聖恩早賜罷歸
國是疏
總憲歸田辭朝疏

序十九首
大丞相襄紀序

經序
子史餘珍序
詞致録序
續文獻通考序
乙丑進士同年録序
教泰録序
島衆漫存序
泰氏族譜序
趙郡縣來學録序
楊文忠公三録序
温恭毅公文集 目録 十三
送司馬中丞次溪李公奉 召入理京儲序
贈大司馬徐公總督陝西三邊序
送右司空文軒姚公還 朝序
送大中丞盡宇趙公還朝序
送大司空蔡邱吕公還 朝序
送御史中丞鹿門公之任撫序
送直指使君武衡泰 命按楚序
贈藩垣西公擢臬浙序
卷之八
序二十四首
送郡大夫楚石鄭君之任楚序
送郡大夫仰南楊君還水部序
送陳侯入 覲序
贈陳侯之任户部序
贈思侯文溪張侯考績 赴封序
贈張侯壽序二首
贈張侯入 覲序
贈朔庵李侯述職入 覲序
王氏三榜巽數序
贈尚將軍三考承 恩序
送右司空文軒姚公還 朝序
贈周參將代序
贈李君晨卿鄉序
壽老汇圖序
壽張君七十序
贈前溪楊仙峯七袠序
壽文學喬君七十序
壽段次君七十序
贈雷公偕壽序
壽張禎人七十序
壽武太翁序
温恭毅公文集 目録 十四

靜樂太福人七十序
靜樂太福人序
壽逸齋太福人六十有一序
卷之九
記九首
燕賢樂圃記
游塘勾山書院記
鄧金館記
浙江平湖縣湖建學宮文廟記
臨漳縣文廟學宮記
修真武廟記
相天閣君堂記
城隍廟碑陰記
仁和錢塘二縣衆圃記
卷之十
墓誌銘十七首
明戶部郎中維陽任公暨元配安人墓誌銘
明孝慶王季子暨配合葬墓誌銘
段伯子暨配溫氏壙誌銘
明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靜菴孟君墓誌銘
明封承林郎給事中橋王公墓誌銘
明封膳部員外郎平橋張公墓誌銘
明刑科都給事中郭莊張公墓誌銘
明奉直大夫山東青州府同知蟠山李君墓誌銘
明河南道監察御史郭若墓誌銘
明段涉君墓誌銘
明壽官胡公墓誌銘
胡伯子合葬墓誌銘
明梁母周孺人墓誌銘
明張母李孺人墓誌銘
明壽官王翥暨配墓誌銘
卷之十一
墓誌銘十五首
明承德郎兵科給事中封文楓公墓誌銘
明文學徵仕郎王馬公暨配顧人墓誌銘

明文學士孔仲子墓誌銘
明陽陵鄭孝子墓誌銘
明貢士孔仲子墓誌銘
明員伯子墓誌銘
明壽官張君墓誌銘
明壽官師君墓誌銘
明福州知州何公墓誌銘
明封孺人宜人墓誌銘
明太孺人陳氏墓誌銘
明誥贈淑人古妻李氏暨楊氏墓誌銘
明誥封淑人古妻宋氏墓誌銘
溫恭毅公文集 目錄 十七
卷之十二
傳二首
中憲大夫李君傳
御史大夫朝公傳
卷之十三
行略四首
先妣行略
先妣行狀
卷之十四
議四首
中原議
撫治鄖陽議
施行後議
制舉策議
卷之十五
溫恭毅公文集 目錄
雜著十一首
修橋緣疏
救荒募糶疏
樂建來先賢
戕東廂先賢告引
襄陵王孝公墓表
建陝西督察告諸卿賢章
李氏慶餘堂賦有引
共學編引
刻齊民要術引

重刻陝西同年祭跋
懷淨土詩跋
卷之十六
祭文十三首
祭冢宰陳玉泉公文
同祭冢宰陳心齋公文
祭宮保大司空華鼎湖公文
祭宮保中丞孝渚老公文
同年合祭司馬伯承趙寧宇公文
祭大司空海孫文恭先師文
合祭劉南嵐先伯文
祭司農郎雒陽崔先生文
祭來望之職方君文
祭劉太翁南嵐先生父季太夫人文
祭大宗伯馮用韞公文
祭王仲山年伯文
卷之十七
祭文十一首
祭張楓麓先生文

祭徵君王承庵先生文
督撫兩浙諸有祭祠堂文
祭王康僖公夫人文
祭溫陽李夫人文
祭申永維運使公文
祭憲副楊晴川公文
同祭憲大夫湯明川公文
耆英社同祭鳥程溪兄文
祭安丘宰表兄文
晉南兵憲石峯先生文
卷之十八
古樂府十三首
艾如張
五雜俎 卜當夏紀事
白君之出矣曰首
卷之十九
五言古詩二十八首
紀懷二十五首有引
送劉行甫宗伯還朝同思

温州大学桃花岛

題李太僕看雲池卷　江村夜渡
信陽道中四首　次楊使君韻
同通泉李明府子儀開我兵後舊園
登金山寺　同孫楓相李二柱史宴集次蘇
宿報恩寺同修劉諸君柱過次韻
虎跑泉寺同修劉諸君柱過有作次韻二首
送簡可發直指還　朝　題新築華經閣成
遊靈谷寺
夏日邀徐侍御子儀觀水陸大齋
夏日同遊李氏園
再遊李氏園
五日同使君明府貢侍御
舟中憶舍弟二首
送少司農梁公北上　二首　贈別

立春前二日雪中謝　賜元旦宴致齋歲庚子兩立春也
立春次日朝參　賜春帖子二首
九日　聖駕幸南苑　命同豐城李侯守
崇文門牛欄經之
又同經觀棗墅
送元開僚歸
謝　賜慶成宴具後公
南司寇韻
閱蔡弘甫僚叔文德任試南宮之文喜賦

送来仲詔之令銅梁　送秦和甫僉淮西
送來望之司馬出守山海關
送李本寧左遷安豐二首
再申謝　陽和次諸公韻二首
五鳳樓前祝　聖壽修千餘年曠典也時刀
望于十六日祝當其生志慶
先是秦　命十七日早合華夷諸臣下　五
鳳樓前祝釐次韻
秋日懷孟朝二首
中秋前四日集維益宋檜館得幾字
中秋前四日集維益宋檜館時久坐方得月合退祝使
之橫于楚者又途　聖壽憲萬山字
西墅漫考謝　賜羊酒鈔錠
重陽二首　十七
閒谷中橋成落　送劉君時之蔡州
改予知兒和泰作時兒
與崔同試順天　送周元暉之任吳淞有序
送朱左使歸行　送周元暉之任吳淞有序
送祝將軍伯良之任吳淞有序
秋日同董維益弘甫內翰集宋次
偕何翰竹館得開字　次秋字
送秦給事使齊　送賈奉常使趙
寄懷雒君廣師　與張羽王言別
送秦二使君之蜀　寄思泰園
宜川舟次有感　送幸甥省親
宜川過劉太公墓有感　送幸甥省親
贈安肅鄭公　次洛觀梅
丙午上元門上觀燈登城樓次日橋上看龍
燈同孔治雨薛龍卓胡舍泰梁君旭來陽
伯暇仲家兒希孔得同字
送李次溪御臺奉　召入理京營四首
蕭伯玉道服張宅周杜過草廬
七夕集朱次修修竹館分身字
仲春陪祀　先師　過保定許侍御墓
送王將軍北征　贈張甥
送馬叔温馬子重破之河汝信張學曾李
岡住王惠伯胡周元張聚五張獨文陳維
則安日信諸君會
送文仲子應舉　望龍有感
送薛允執來湯伯昌六允常修之在復科階

卷之二十三
五言絕句十五首
老笛嚴二首
餞韋武昌庭前有芍藥四各題以名繼益
汝終益南欣然良宵命飲各得一首
孟卿石二首　送月嚴　花石嶺
浮光八景
大山　淮水春申宅　雪霽
玉笥山　五龍宮　到黃　聚仙閣
七星泉
過昌公洞
卷之二十四
七言絕句十七首
望溫嶺溫泉二首　同官姜女遮篇山
送遠卿之幕濮濵三首　郊望
山行
題銅簧舊行地
送左金部夏伯之河西務
憶弟
靜業禪林二首　送唐山人歸關中
通明觀物堂成

初秋同友集井閣
說經盡興兼及漁言歸山之遊
卷之二十五
五言二十五首
報陳行
答友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宜春嘉安次洌水
[illegible]
報陳行庵
報譚二華論邊事
報嚴石汀
報見松劉中丞
二十八
與李鼇軒學賈
與弟十首
卷之二十六
五言三十一首
與申瑞泉相國條議甚詳浙事宜八首
與王洲石相國二首
與許頴陽相國三首
與凌二洲
與楊二山太宰二首
答劉少嵐太守
寄閣部諸公論功
寄政府

寄政府
寄部科救荒諸君二首
報王懷東總憲
與沈文定
與張心齋
寄李漸庵總憲
與黃思軒
卷之二十七
尺牘二十一首
與[illegible]
與[illegible]
與[illegible]

與沈仲化論班次　寄兒子知六首
與省中　與沈仲化政府
與沈尉　與沈尉論政府二首
與沈尉　與沈仲化宋金壇三相國
與秦汝倫　與內閣沈仲化　與內閣沈仲化二首
與秦汝倫御
卷之三十　六十一則
理學許

西京溫純喬文父撰

疏

修實政圖治安疏　隆慶庚辰年任戶科給事中

臣竊惟天下事不患不可爲而患不必爲故任天下事不得曰不可爲也而使其事必可爲治乃安者乃爲善治我　皇上嗣登寶極蓋三年於今矣視天下爲治且安耶抑以爲不可爲而不必於爲耶夫病者求三年之艾而不得必爲之蓄今天下病矣而艾猶不蓄於爲耶抑以爲不可爲而不必於爲耶夫病者求三

是可戚也已臣觀今日之所最急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有三一人材缺而無計能振一財用匱而無計能理一武備弛而無計能整積弊深而無計能革之而不爲之面不力也臣爲此懼恐因循之風日長一日將來之變竟若之何是以冒死披瀝其近陳披瀝裹爲　皇上畫計幸　留神采納焉臣聞天生一代人材自足一代之用天何遽來一過貧缺動再之又復不可又復試試之可則已不可則別圖豈未有得人如吉甫盛時者此其故何也臣以爲責成泛資格拘文備養之無素也蓋歷觀二代興禮興

樂司馬司寇始終俱一人堂之而今之時則今日
民牧明日改兵衛今日計穀明日理刑名甚至以
一人之身而各司庶務罔不歷焉儻以錢穀壞即長
於刑名弗計矣儻以吏治壞即長於文學弗計矣漢
縣令可入爲太傅令即有卓茂之賢誰其超遷之乎
即超遷誰不駭疑而指議之乎是以循階而進雖左
右先後亦不敢越次且蒙其名也一人曰可衆唯
唯而退襲公舉之虛名 卷之一 二
人可用而曰資格未及資格老將至矣 國家
之樹人猶樹木有罷折無長養材未有能成者今天
下方面有司如故而舉刺衙門日多有一人焉或曰
爲賄或曰爲夫倘其時不相值則以賂曰者誰是之
而以夫曰者誰非之乎即今各省之方面兩京之有
司不足以應其刺矣至於各州縣佐貳領盡天下
無慮數千百人不親爲上院以庶民視彼安
得不虐民乎縣不足以養廉不可以達到而以廉
望之已難矣況廉未必即愛民乎縣不足以養廉
爲廢哉臣願 皇上特 勅吏部通行內外九卿撫
按衙門或年終或考滿將各人分別所長開送該部
責其一不責其二凡 [illegible] 吏治文學各照

必誅之刑則無威可畏世特無陵首亞夫日有之而
亦若是臣知其必無功也古之善用兵者莫如高
竟終其身不遷尚無全功今督撫之臣一叛門寵既
寵又起悲今日所起者多前日所寵今日所寵者未
必非後日所起矣是以爲督撫者一心以靜邊又一
心以圖歸寧以一歸寧以靜邊之故而總督陳其學者
何啻哉縱邊之兵實督撫之兵實非赤子而
今則腹我之不已者皆邊方之不職者朝廷極
矣今之以客氣待人以因循自處者何其多也故論

孟森教公文集 卷之一

人才則以愛憎爲黜陟事則執已見而拂衆論
或陽爲諮而陰肆詆訾或身在一堂而心如千里
又其甚者則以君子攻小人以小人攻君子又以君
子而攻君子至於自處回任而猶有安可留其貪
戕臣願 皇上特 勅該部將湯克寬正其刑陳
紀礪奪其職涂澤民院經論勒必難指布別選才望
素著如侍郎吳百朋者代之令其到部赴任仍申明
舟而不可爲以此與人成見其堪留而不相入矣此
可以爲善處喜和同而陰孤直以此臨事祇見其掣
臣之所大慮也伏乞 皇上申勅吏部通行內外大
小臣工各洗風習無事爲同心一德之學有事切同
舟共濟之念在已者不必盡人者不必盡非與
其攻人不如自攻是非必待

臣竊以至於任事者不以求全之毀而去避事者不以媚時之態而苟又當事者隨意為非如是則　國是可定實政可舉而為治安之效在是矣又何患天下事不可為哉

懇乞　聖明鑒察施行

右史科給事中

臣竊以至泰而上乾下坤否而上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下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古　帝明王以及我　朝或寤寐或乞言或順問或形諸夢寐未有不交而能治者我

皇上御極以來朝夕勤勞於　聖躬者有切于民瘼遠邇者有切于　聖躬者有切于民瘼遠邇者有切于

之所當徑行者於此辭之不移晷而衆口覽也顧問非必于天下事理而決之間之也歷代何系而興衰君德何繇而進退申韓以政務勞天官新陳有三年不言之益乎又豈拱以政務勞天官新陳服於此審之不終日而問對可悉也伏乞　皇上乘欲　皇上一一而問之將淺於勞而無其要乎今　先帝三紀故事俱在我　皇上我　皇上尚宗遵而成王訪洛故事俱在我　皇上我　皇上無忘有以答臣工之望者臣于各切務則莫如覽本朝而已何者往哲在前　皇上於講筵之

聖明切於民瘼遊騎者另開節要進呈 答
之即時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我 皇上一有疑難即
發召問臣隨召隨對 天顏俯賜詳問
必使臣代達之迅速如此臣雖微賤用敢臣負
之今欲取九萬甲兵謹待之三二勦臣自擇所用者
盡皆其才臣猶恐後之遲遲者亦拘制而難繼矣
況諸勦臣自擇 嚴陛前村耳有之則勦臣可也流官亦可也
逃 皇上日月之明燭照萬物以不得已而用之自繼
得而下者將以爲得已而用之乎方今營務庶弛疆
場多故所賴整飭 天兵駐我 國威任亦重矣而
流官數公文集 卷之一 十一
不則豈惟勦臣雖流官亦有不可盡使者矣通當分
營選將之時議用勦臣與繼調流官袁正等雖一時
就近推補亦必盡愜人望然用人不於其類臣竊見
之今欲取九萬甲兵謹待之三二勦臣自擇所用者
盡皆其才臣猶恐後之遲遲者亦拘制而難繼矣
況諸勦臣自侍

力部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合無將京營三大將
不拘公侯伯及流官等職惟擇韜畧論罪爲中不欺
者使充其任庶將領可得其人而練兵之實務爲不
虛倘諸勳臣念切敵愾 同心休戚之義能養成爲人之敵
雖三大將俱用勳臣臣等且爲我 國家慶矣
定廟謨仍避防疏 兵部
近據宣大總督陳其學塘報 本等因到臣等看
得自俺答歸巢以來忘其宿讐以求 中華當此薫
和漸著之候深入虜庭然僨事者寔爲一遂彼敝謀
逐我疆場則在我得其之利一失而今歲秋防始有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一 十三
畧往歲爲尤難者況宣大晉撫將領諸臣在陳其學
則當同籌在方逢時則當新任在王遵則方內轉在
爲多題奇則始事更置急急督尚候代於參地繼撫
臣者始聞 命於落日加以尚習郭乾尚在 面部
致本兵之經畫無入夫臨敵紗將兵家所忌雖諸邊
臣久荷 淳恩不以去就易志必不以難易回心
但恐士卒之視聽未一行伍之紀律未正醜 聞之
無有不乘際生心者所有一切防禦之事伏乞 申
勅宣大總督鎮巡等官各要同心防備相機堵截應
去任者當思一日不去其職則已之身猶 朝廷之
身 朝廷之事猶已之事不得推曰推委以貽他日
追論誤事之愆仍乞 勅該部馬上差人速催經督
王崇古巡撫孟重早夜前來赴鎮以紓 國家北顧
之憂如或躭延誤事責有攸歸再照原任吏部尚書
楊博久歷邊鎮素抱忠猷兵戎重寄委用實于得人起
邊材懇乞 皇上軫念兵戎重寄委用實于得人起
博以司本兵則 廟堂之謨畧自有定算而 皇上
欲爲封疆計當不出此矣
賊勢猖獗據城殺 民乞 賜究處失事官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一 十四
員并議勦滅事情以安地方以救生靈事 兩廣總督
昨十三日據總督兩廣侍郎吳桂芳右都御史劉燾揭報爲
防守疎虞縱賊越城乞
得百越地孤懸海畔愚頑不化俊亦不在察忙救民便
於賊不便於民則爲兵者上諸臣既不能布
德揚威以消未萌之侵又不能整飭振肅以遏方張
之勢以故民從賊則海濱之患不以難易回心
廣州以至潮州沿海千餘里有兵亦賊賊亦民之語
往臣純皆爲我 皇上賊職官 劫人財據城
搴賊才四百餘徒耳一見我兵故則曰姦徒內應我兵四
自衛若屬無人之地宛其故則曰姦徒內應我兵四

昨二十二日據宣大總督陳其學塘報據大同總兵官馬芳塘報據西路參將張剛塘報已監解一清塘報　中途回男子一名猛圪太供係山西人原充平　參將下家丁隆慶三年七月內蒙差哨探被　捉去在俺時聽得衆賊將河西并山後調知每家殺牛二隻羊二隻三月十三日營旗要從東自大同門至老營堡一帶俱在本月一齊入攻困城管遣墩等情據此看得自俵以來　傳調攻困之舉已非一日今既殺牛祭旗入犯似在旦夕除行

三鎮聲巡道近題事理督各遵為哨探加謹慎防但有警跡消息務要同心戮力相機邀勦期保無虞等因又據薊遼總督譚綸塘報據署管古北口事原任遊擊張延實揭報據提調潘一麟等稟據尖哨張廷甫報哨至地名無礙莊遇三百五十餘里入屬夾湯卜賴妹子北濟營住探至三月初八日有首辛愛家貴　卜兒孩等二騎到營說　首安灘把都兒惡兒都只弔愛五箇頭兒傳調　趕著有奶牛馬說在地名撾淡腦兒聚兵齊了等着高了要犯大同宣府獨石地方備報到職看得插

…見二間房地方今胡在彼聚兵在…
…府則彼巢穴空虛…若在薊鎮則黃花鎮石塘嶺古北…
口瀋子嶺馮垕…東則有十餘一枝…
諜報若西…至相應一體防兵…
報　情則有不可不過為預防者…
在我兵往往以無…意雖蠢蘭　亦未嘗不習用其說況
以宋朝　首設合…温於教公文集…
都司元帥擬腰…一帶俺答永邵卜…
堡落土蠻欲犯大同一帶坤的黃台吉欲犯寧遠等又欲犯…
一帶今安撫把都兒…
庸大同獨石…
豈欲分我之力令…
東令我顧此失彼…
祭旗意在必勝無…
則數月傳調攻困之…
嚴慢多故事處…
臣等待罪…

我守備泰將各堡信地或整兵埋伺或據…
城不得乘隙而入其總兵遊擊尤要預探彼…
之地相機赴援如…
其鋒如分兵…
歸其進止執守一…
普地各…
令華之　命難執…
大語叮嚀寬大顛…
在事安寧…
盛恭毅公文集…
勉邊防其士…
如能令所計慳者…
貢老營孤懸一隅實　入胥孔道往歲三…
尚遑協石之官是…
新命猶任斗瓚之…
去任推陞致…
茂華星夜前去…
延萬一三關多事…

邊腹多故事處任人事宜以事責成疏　兵科

臣等待罪…

國家門戶各省直則爲　國家腹心而我　朝廷
北平去　宍又僅數百里自保定以南東至齊魯有
鹽礦徒四至泰山崔廣遠始發也兵備之而有山鬼土盜土舍東南至閩
廣有林道乾寄以後嘯聚也田獵獲田金陵
以北江洋有江賊海洋之鄉焉出沒無
時徐邳淮揚之鹽盜總委巨汝南襄鄧故多險
易以伺隙肆志而後動食鹽由兵備
本以懾慨習成機宜
心濟河一線之路爲　國家命脈帥臣以有重任便
成坐困矣此　國初有宋超武人往往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一　十八
不寒心二百年來設官分職非
撫兵備又於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臣相轉
運前統領管軍一十二萬有餘蒼巳馭鶩拴把之勢
何自去歲以來不惟邊報絡繹海夷內訌而中原之
地一遭水旱如江洋如徐邳如汝南如山東川陝等
處聚衆劫殺人奪財者日相聞焉又其甚則　都
門之外自昌平而行爲
徒自遵奉敎者將爲
北北時臣不知計所出矣今日則有可預防
者臣聞之天下事固
久雖中材足以自辦任不專
聞上智不能俄頃而奏効今
四易矣大同延撫則五易矣廣東監軍兵備則四易
矣臣無論北虜內廣蠻始發也兵備窮之而有山鬼土盜土舍東南至閩
廣有林道乾寄以後嘯聚也田獵獲田金陵
以北江洋有江賊海洋之鄉焉出沒無
時徐邳淮揚之鹽盜總委巨汝南襄鄧故多險
易以伺隙肆志而後動食鹽由兵備
本以懾慨習成機宜
心濟河一線之路爲　國家命脈帥臣以有重任便
成坐困矣此　國初有宋超武人往往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一　十八
不寒心二百年來設官分職非
撫兵備又於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臣相轉
運前統領管軍一十二萬有餘蒼巳馭鶩拴把之勢
何自去歲以來不惟邊報絡繹海夷內訌而中原之
地一遭水旱如江洋如徐邳如汝南如山東川陝等
處聚衆劫殺人奪財者日相聞焉又其甚則　都
門之外自昌平而行爲
徒自遵奉敎者將爲
北北時臣不知計所出矣今日則有可預防
者臣聞之天下事固
久雖中材足以自辦任不專
聞上智不能俄頃而奏効今
四易矣大同延撫則五易矣廣東監軍兵備則四易
矣臣無論北虜內廣蠻始發也兵備窮之而有山鬼土盜土舍東南至閩
廣有林道乾寄以後嘯聚也田獵獲田金陵
以北江洋有江賊海洋之鄉焉出沒無
時徐邳淮揚之鹽盜總委巨汝南襄鄧故多險
易以伺隙肆志而後動食鹽由兵備
本以懾慨習成機宜
心濟河一線之路爲　國家命脈帥臣以有重任便
成坐困矣此　國初有宋超武人往往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一　十九
不寒心二百年來設官分職非
撫兵備又於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臣相轉
運前統領管軍一十二萬有餘蒼巳馭鶩拴把之勢
何自去歲以來不惟邊報絡繹海夷內訌而中原之
地一遭水旱如江洋如徐邳如汝南如山東川陝等
處聚衆劫殺人奪財者日相聞焉又其甚則　都
門之外自昌平而行爲
徒自遵奉敎者將爲
北北時臣不知計所出矣今日則有可預防
者臣聞之天下事固
久雖中材足以自辦任不專

防可無一帥之地又得重臣以鎮撫之庶以消禍萌臣聞濟寧既當三省通衢節制兵道添設參將以固軍原而總理漕務職在督運官軍既有統屬又設兵備道以總理之相成加以總理漕務職兼主將無能統子貪功致損軍威事內稱其畧詳臣奉　欽依調集土漕官兵撫剿土舍安國亨該總兵官大朝過戶部侍郎王瓊題為自劾不職事內一開欽此欽遵備行到臣據此看得安國亨所有糧賊萬四千餘徒乃潛蓄異謀糾集土舍安銓等倡亂攻劫地方殺傷官軍及至陸廣河而阿傑兵止五百餘人今復調集土漕官兵數萬四面合圍勢在必獲不出旬日可以盡滅其黨即今把總等官監押糧船沿河催趲不得因而妄生事端擾害地方及臣等將安銓等解京發落安國亨該

一開欽此欽遵備行到臣據此看得安國亨自幼不務正業專一糾集人眾攻劫地方殺傷官軍及至陸廣河而阿傑兵止五百餘人今復調集土漕官兵數萬四面合圍勢在必獲不出旬日可以盡滅其黨即今把總等官監押糧船沿河催趲不得因而妄生事端擾害地方及臣等將安銓等解京發落安國亨該

兩科官如前奏奉聖旨安銓既已解京安國亨該部再加詳議如果情罪所當可採期令著實舉行即

經多官會鷹官職軍民果堪大將果堪副將果堪參按不論大小官職果堪作先鋒果勇敢可赴行伍而又能遊管職某等力可任先鋒果勇敢可赴行伍而又能其細過如漢用陳平故事或不次推陞或量授職級而謂天下盡無人者臣不信也均乞　勑下吏兵二部知道欽此又

欽遵到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瓊題為自劾不職事內稱其畧有糧賊萬四千餘徒乃潛蓄異謀糾集土舍安銓等倡亂攻劫地方殺傷官軍及至陸廣河而阿傑兵止五百餘人今復調集土漕官兵數萬四面合圍勢在必獲不出旬日可以盡滅其黨即今把總等官監押糧船沿河催趲不得因而妄生事端擾害地方及臣等將安銓等解京發落安國亨該

兩科官如前奏奉聖旨安銓既已解京安國亨該部再加詳議如果情罪所當可採期令著實舉行即

將臣輕率失律撫臣部處太監致損軍兵乞賜

餘延臣言恢拓邊境雖免延臣言安大朝軍兵無紀律掠財物二十六也寨墓木不留殺人民所在老幼俱無噍類道路積骸不忍聞安業之民盡成流離所殘者猶且如此為天理之報及戶口減耗十去六七也剩設官吏守此空虛之地終無益於國家一也邊民怨讐之心至於彼兵無故來侵自有讎可知其勢將應襲安業千戶里延勳百戶庶春秋耕種如律巡撫王諄晝行夜治等因本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到臣等不勝駭異因

恨當事臣工不知遠方之計 國家撫安遠夷之道不可復見信於遐方總於退方宜當撫王諄久目老練兵安大朝雖正刑章是以畔巡撫王諄久目老練兵安大朝雖正刑章是以畔巡撫王諄久目老練兵安大朝雖正刑章是以畔巡

上帝當即賜以一之策令徐撫加慎安插之址繫
于　國家神氣正臣所謂因其跋扈而方事姑息者
也欲剿則彼　遣器攻城之具蓄謀已久我非調集
官兵相機慎重則又不格明矣伏乞　勅下該部將
安大朝王章或即令戴罪立功通令戴罪殺
賊候有奇功議處應襲安榮千戶世襲百戶應承
陽先行巡撫御史提問正罪如果應勅其應調官兵
該部速議上　請務令刻期濟事但我軍大剿之後
彼方乘勝非萬全不得輕舉而經兵養銳以徐興問
罪之師以不可勝制彼之可勝者在今日鎮巡諸臣
加之意焉耳

進邊乞　嚴飭當事臣工亟圖防禦以保

萬全疏　八月

本日該鎮守山西總兵官郭琥火牌報稱偏
斜衆聲言攻圍老營本職親兵於初八日申時至老
營保當將奇遊老家官軍分布龍等城垣關防門禁
正兵列營內外嚴防初九日大衆　果從阻　柏
楊領號家山賈家傑等處進入約有三四萬餘徑來
本堡攻圍營內到本又先遣官大總管陳其學堪報
三月二十六日地名兎毛河　營帳滿川俺答在

之職在相機調度將領之職在衝鋒破敵通蔽以來
威則衆自其功敗則分任其罪而將得以戴罪立功
將如之何不懈況既已立功必其臨陣當鋒或擒斬
或堵截的有實數而後可以言功可以贖罪乃往往
戴罪者不鳴斬安　以張功則託名搗巢以殺降不
掇拾漢級以充數則收買牢功爲已力督撫將領方
欲成就其人已矣何暇爲　國計也通劄寶田世
威荷　皇上不深之任用然於　朝廷
必罰之威亦甚損矣如又仍舊改參取賸不明之
級皇焉爲撫飾已罪之計是罪又不在失事下矣

臣謂當此　狐狼之秋正二犯立功之會果當犯
邊攻城時能奮勇爭先戕迎甲　首級以遏其鋒
據守某隘口使　不敢南下然後准入議功之列
至於鳴斬矣　止宜給賞務在殺降買功捨漢級
等項尤當重致其罪者賊已犯邊一籌莫展即便擊
狱處決毋赦蓋才可當法尤可惜夫下不思無才而
思無法法有所必不可赦則人知進則生退則從而
勇敢之氣自倍法可捷就肯甘心自刎而不思退避
爲僥倖萬一之計哉故臣謂御將之道寧失一才不

可失吾法亦以才可求而法不可復撓也伏乞　皇
上勑下本兵速議　上請　申飭宣大山西當事諸
臣著實防禦施行蒲塌幸甚

一　慮可疑營務久廢乞　重事權以專責成疏

兵科

頃者　皇上軫念京營重務總督務提督改協理
爲閱視真轉弱爲強之一大機括未幾三營提督
泰順侯吳繼爵奏稱臣等才力綿薄識膚淺須
得部院大臣資望素孚共濟欲與文臣一同提
督等因奉　聖旨文臣一同提督兵部知道欽此又
經提督左都御史曹琥輔題　請分別職掌等因奉

欽此臣等反覆參詳不謂世受　國恩如繼爵等乃
敢裝飾巧詞蔑視　成命大抵以四至於此蓋文
臣如李靖武弁皆當屬麾下武臣如程嘉遯文職不得
仍牽制此自古人君用將之大較也惟今日京營之
將不得不問其人之能勝與否但取紀綱倫貝以爲故事
不得不假知兵文臣以司督理閱視之責此我　皇
上一時將之微權在臣等私憂過計猶謂任將之
道必破格慎選方可得人乃繼爵等慣謀身圖罔思
國計誰居調度之間假以權威之辭一則淵邪輔

於[illegible]不使紛紜其一則懼管[illegible]重任或可分任其責此其用計亦甚疏矣不知人臣思君但求利
國家安 社稷之心其[illegible]社稷之安雖[illegible]何利 國家安
力綿薄知識庸淺者是以服衆志乎我 皇上試一
閱之而彼當無詞也且 國初勲臣[illegible]日矣有凡軍
旅之事皆所管習即使專任其責[illegible]不可令二勲
臣中有[illegible]出 都城日不識一丁足矣便宜鑰者
萬一 南下雖令[illegible]不可欲使[illegible]
[illegible]恭敬公文集 卷之一 二十八
[illegible]泰不亂不敢者能乎哉 皇上試一[illegible]
多寵貴子孫衙不躍馬軒眉攘臂以攻戰自許及臨
大敵憂怖交[illegible]雖[illegible]氣一朝[illegible]臣不意今日衆
象即蹈此故[illegible]敵[illegible]然猶[illegible]練兵事不[illegible]紛紛焉於禮度
儀文間爭上下臣竊[illegible]臣[illegible]軍 [illegible]大計者必此
輩也與言至此臣實寒心伏乞 勅下該部從長[illegible]
議邦輔既改提督凡各營之[illegible]悍[illegible]實[illegible]一應練兵
事宜務要不時督率[illegible]不許推諉以貽 朝廷委
任之意仍乞 嚴飭總督及[illegible]陳王謨等既欲督
邦輔資助即[illegible]虛心聽從如[illegible]甲佑祖壽貴之聽人
折衝奏成名將乃無愧與
滋奚說 國[illegible]聽巡視科道及臣等參究罰治以後推
補將臣尤望 皇上博選才[illegible]勲臣流官之例不必
盡拘應貢成[illegible]面視紀有[illegible]定任用當[illegible]管務可振矣
有詳參廣[illegible]滋[illegible]
聖明大[illegible]乞[illegible]
生[illegible]

憑也今和平新反逆城徐仁器等僭號虎王糾集流
徒各稱將帥去年攻破土城殺妖把總余大邦生員
徐星民葉彬等二千餘命今正月內又殺妖首許
約等三百餘命海寇許瑞林道乾等數萬充滿海島
必與山寇通同將使惠潮人民掃蕩殆盡乞行兵勦
真招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接到兩廣總
督劉燾題為仰仗　天威克復衛城救黎失事大員
事大多留廣海失陷調參同知郭文通把總焦紹領
兵五千餘名前往剿捕各賊聞風押帶彼　於二月
初十日夜逃至海安場屯聚守巡二道親臨新會督
追其計廣寇何時而滅盡賊既入城必大掠軍威
益振恐姑息釀成　朝廷紀綱而避事養亂者
皆不恐姑息釀成　朝廷紀綱而避事養亂者
皆不免矣等因到臣准此隨即嚴行海道副使惠潮
兵備僉事鄧雲霄督同參將陳蕙總兵官張元勳
領兵一千名前往會剿去後隨據報稱賊船已到
程鄉縣境內上岸劫掠人民財物臣即差人星馳
前去催令各官兵協心效命隨處勦殺務要將失
事官員戴罪圖功去後隨據報稱賊船已到興寧縣
境內上岸劫掠人民財物臣即差人星馳前去催
令各官兵協心效命隨處勦殺務要將失事官員
戴罪圖功去後隨據報稱賊船已到興寧縣境內
上岸劫掠人民財物臣即差人星馳前去催令各
官兵協心效命隨處勦殺務要將失事官員戴罪
圖功去後隨據報稱賊船已到興寧縣境內上岸
劫掠人民財物臣即差人星馳前去催令各官兵
協心效命隨處勦殺務要將失事官員戴罪圖功
去後隨據報稱賊船已到興寧縣境內上岸劫掠
人民財物臣即差人星馳前去催令各官兵協心
效命隨處勦殺務要將失事官員戴罪圖功去後
隨據報稱賊船已到興寧縣境內上岸劫掠人民
財物臣即差人星馳前去催令各官兵協心效命
隨處勦殺務要將失事官員戴罪圖功去後隨據
報稱賊船已到興寧縣境內上岸劫掠人民財物
臣即差人星馳前去催令各官兵協心效命隨處
勦殺務要將失事官員戴罪圖功去後隨據報稱
賊船已到興寧縣境內上岸劫掠人民財物臣即
差人星馳前去催令各官兵協心效命隨處勦殺
務要將失事官員戴罪圖功去後隨據報稱賊船
已到興寧縣境內上岸劫掠人民財物臣即差人
星馳前去催令各官兵協心效命隨處勦殺務要
將失事官員戴罪圖功去後隨據報稱賊船已到
興寧縣境內上岸劫掠人民財物臣即差人星馳
前去催令各官兵協心效命隨處勦殺務要將失
事官員戴罪圖功去後隨據報稱賊船已到興寧
縣境內上岸劫掠人民財物臣即差人星馳前去
催令各官兵協心效命隨處勦殺務要將失事官
員戴罪圖功去後隨據報稱賊船已到興寧縣境
內上岸劫掠人民財物臣即差人星馳前去催令
各官兵協心效命隨處勦殺務要將失事官員戴
罪圖功去後隨據報稱賊船已到興寧縣境內上
岸劫掠人民財物臣即差人星馳前去催令各官
兵協心效命隨處勦殺務要將失事官員戴罪圖
功去後隨據報稱賊船已到興寧縣境內上岸劫
掠人民財物臣即差人星馳前去催令各官兵協
心效命隨處勦殺務要將失事官員戴罪圖功去
後隨據報稱賊船已到興寧縣境內上岸劫掠人
民財物臣即差人星馳前去催令各官兵協心效
命隨處勦殺務要將失事官員戴罪圖功去後隨
據報稱賊船已到興寧縣境內上岸劫掠人民財
物臣即差人星馳前去催令各官兵協心效命隨
處勦殺務要將失事官員戴罪圖功去後隨據報
稱賊船已到興寧縣境內上岸劫掠人民財物臣
即差人星馳前去催令各官兵協心效命隨處勦
殺務要將失事官員戴罪圖功去後隨據報稱賊
船已到興寧縣境內上岸劫掠人民財物臣即差
人星馳前去催令各官兵協心效命隨處勦殺務
要將失事官員戴罪圖功去後隨據報稱賊船已
到興寧縣境內上岸劫掠人民財物臣即差人星
馳前去催令各官兵協心效命隨處勦殺務要將
失事官員戴罪圖功去後隨據報稱賊船已到興
寧縣境內上岸劫掠人民財物臣即差人星馳前
去催令各官兵協心效命隨處勦殺務要將失事

舜臣既有守土之責自當均任其罪在舜臣乃欲以
去任免死不知　朝廷設官分職果可以見任去任別乎
廣海不靖一隊洋以其不是重輕將必待攻陷省
會而後行吾法乎臣亦知不是重輕將必待攻陷省
一面爲十有餘則非十有餘面爲一面官儲許以欺督撫
督撫襲以欺　朝廷十五年來寇平除則日海開
晏然矣未幾而曾一本之模行如故曾一本擒則又
曰兩省寧靖矣未幾而許瑞林道乾之背遊如故今
督臣曰隨處剿捕無不城功按臣曰山海俊鬼殺隔
數萬督臣曰攻擊追勦計日可殄按臣曰將來事勢
出於簡牢聞報之外者不知當以督臣之言爲真乎

且不可知至於民奏各山海賊首動以數萬計又有
抑以按臣及民所奏爲真今盡悉將前月餘間能
平曾賊方張之勢曰　朝廷性命之憂頃終其年而
不能除已平之餘孽而不知曾賊之功可屬之誰
而養今日之寇當屬之誰此其故由總督巡撫互相
推諉以故巧於避難者苟可延捕而去斯已矣孰肯
慢奮不顧身之念爲　國家靖萬里妖氛也伏乞
皇上惻念東南赤子慎擇通于於西古城等處野
敵血戰十數餘陣狀
御史先將縉紳傑黠提問如律具餘飾次奏報各官
功罪一併覈實奏　聞果如臣言賊既自去蕩無以
使作復城爲各官贖罪之理及賊勢猖獗是否真僞
會而後行吾法乎臣亦知不是重輕將必待攻陷省
亦要明白聲說庶將臣欺罔之罪自不可逃姚世熙
周鳳岳既有作俑之　命御史循許以欺督撫
行於一時似於　國體有礙合無循資陞遷是賞罰並
職改調以示實罰至於督撫二臣應否革去一員止
以總督移駐廣州兼住巡撫之背遊如故今
商定參則地方幸甚

將官賠　出邊地方難保無虞乞　賜究勘以

懲玩弊振　國威疏兵科
臣等節據督理軍務都御史大同巡撫方逢時山西
巡撫靳學顏各報　選流大舉同巡撫方逢時本年四月初九日
倭各大衆從寧遠入犯老營堡該正副總兵郭
虎錢棟及各寨遊守邊按官軍李汝華等射打敗
賊人賊馬數多斬獲首級一顆賊遂逃去分犯威平
北兒正副總兵馬芳麻錦及各寨遊兵形類露轉向
永頭兒一帶圍聚馬步擁擠通于於西古城等處野
敵血戰十數餘陣狀
合營一處隨有圍圍凡三重者重重圍圍凡三重者

…勇衛敵各賊潛東從天城偷林口拆墻進入又
…鎮及坐營王進等官丁生擒一名斬級
三顆奪馬二十一匹其賊敗去在山西則欲查有無
失事與各官功罪作大同則調城堡保合賊有實功
等因俱奉 聖旨張剛因到伊所管地方懇用
揭帖訪得牛 參將張剛因到伊所管地方懇用
黃傘二柄肉帶一束膝棍二副金牌一百兩
潞紬十疋撥布四百疋定銀一百兩
又稱大 入犯雖未南下所至地方難保無處將領
勇怯不無有異 嬰將張剛賄 并地方失事重輕及

…異法偵事人員通行查勘明實因到臣等竊念
各邊自嘉靖辛丑之變大同總兵王唯納賄俺 嫁
禍於晉人至有孫猴移讓欵之說自是宣大諸鎮
遂特此以爲苟且自全之計在大同西北二路邊備
老等處尤甚今 入犯若聲墜平虜威遠以至大
城共計二十餘里俱係極衝而天城既已伐彼狂謀不敢南下壕口持久又不開
堂堂一陣即彼 忽褒忽貶之旨臣等已不能無疑
今參將張剛果有通 嫁禍之謀則諸臣奏稱古西
城等處對陣十數陣可證信乎乎 既以納賄而免
不加處置老營天城果皆不戰而歸人之兵乎當此
之時天氣漸寒 最弱東西弁馳曾無一滴散之
時乘勝遠來望無一騎惰歸之會是牧夜宿營無一可
營擾之機彼之散不過千百人而我以其全力制勝
則可戮彼視我兵無復敢戰而我出其所不意銅可
城彼往來無常居而我攻其所必救彼何其便則可戰
何諸將計不出此且各鎮貢求免如治水者以勝國
爲警但當其出境遠扼其衝未其者擇兵自衛臨賊違
避以張虛聲即爲上計此其故臣知其不敢戰有三
而其所可恨亦有三蓋諸將素不習練兵所恃者數
百十家丁耳家丁蓄則三軍之氣懾陛不能以畜
家丁責三軍又安能使三軍盡若家丁此其不敢
戰一也 小挫即爲失利一失利即恐有報復之計
豈知 失利亦來不失利亦來耶此其不敢戰二也
各鎮僅輔車相成緩急聲援何不可戰今信地之外
如泰遮然失事之罪在不管而不在隣境衆應於彼
又恐移禍於此此其不敢南下壕口三也合面遮截幾
不可爲矣臣故以爲可恨一根前未有當此炎夏之
時敢於大舉入犯者今一犯不待城而貨物銀兩供
手以獻比秋高馬壯又不知何以應之今以往防夏

之兵漸不可滅矣一恨今盛　天朝不能悉旅而至以中國而貢夷狄即正張剛之罪然首足倒懸之趾其何以贖一恨貨物銀兩豈出將官已貲其罪此剩削於軍者恐不止此即此而凡可贖守外以求脫罪僥功者何不爲也巡撫方逢時上陳刻各將戰功其於張剛賄　之罪固知非所與聞但撫臣不言而督臣之其一切　過地方盡保全又於督臣所言是所有該鎮及山西諸臣功罪與地方有無拯救之處一一明白開具以憑查覈庶爲下思不移欽待各事結的有所據法之意另　請定奪其于

勑下該部先將參將張剛枉鎖來京從重問擬仍行宣大山西巡按御史嚴查戰各堡寨利落有無搶掠擒獲馬芳胡鋐等曾否交割明白應允臣等行罪該科職司糾正斬賊級是否眞正及　

奏　聞定奪俟勘明之日再乞　通俯諸邊督撫將領敢有通　如張剛者即便擒獲以憑重治其相隣鎮堡務要協力驅賊分攻此而失併擊之義毋畏報復而失可乘之機毋以家丁而沮三軍之氣如仍前縱玩妨事　罔大計遵　

旨欽依及二十三日又接到吏部題覆兵科都給事中張一桂條陳大玩之風漸宜革而邊事宜飭等因奉　

聖旨吏部申飭各該撫鎮官員務要遵守舊規不許輕易改變致啓邊釁欽此欽遵通行去後今據各該撫鎮官員各將遵守舊規緣由具呈到臣看得邊將玩法之弊固宜嚴飭但邊情變態不一有時而可守有時而不可守有時而可戰有時而不可戰　

皇上既以大權付之總督則凡事之可否應變者宜聽其便宜行事庶不致誤事　

皇上之命令惟　國家之法紀惟益

疏

西京温純希文父撰

仰遵　成命糾正　

本月初九等日昆等接到兵部題覆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翀各參原任總兵官公沐朝弼疏其始謂朝弼既經勘明欲容吏部議沐昌祚職其後又據撫按參劾謂朝弼其罪重大不宜寬宥昌祚罪止革職其後又據欽待各事結的有所據法之意另　請定奪其于沐昌祚罪比無長亦容吏部行事結之日議擬施行

隨已奉有　欽依及二十三日又接到吏部題覆兵部前咨謂朝弼既經撫按勘明其于沐昌祚自應照例參奪又蒙　皇上念其曾經征討姑從寬宥不能不爲我　皇上之命令惜　國家之法紀惜益自沐朝弼革職以來其子昌祚固難以父故而靳祖職然所以遲遲其參者固以朝弼之罪一日未明則朝廷之法一日未正　朝廷之法一日未正則昌祚之襲自難輕議且節年科部諸臣之所與該鎮爭者法耳豈特爲彼母嫂計哉故三者而一法舍棄遷就則　朝廷之法即蕩然矣今按朝弼母嫂

雖願留漢莊田雖經處分在於罪犯將旭等乃係撫
按緝獲則朝弼撫抵之罪猶在將鑑既尚未獲則朝
弼占惜之罪如故是朝弼不貴舍一二罪犯以尊
王命　朝廷乃重犯而輕
吾雖不足爲重特以
停襲之命前下而
臣即容吏部覆同
我昌盛已遂向侍
移容安會議而又
不亟容又不與會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　二
就該鎮昌襲之意其
者莫大於使　命數
不能行　命數
典也違道重罪也
而復反其所繫
變其說有一
默挽脫臣等不
命令不一若此
思　明命所在必
送將鑑正身另奏
前首候該鎮事結之日方許酌議施行庶法與明
而　主勢尊　命令信而
秋防屆期時事可慮
以預圖安攘疏　具
臣等竊計　自元年東犯
去秋雖入雲中旋即
論此豈我之兵力果
養威正諸　不測之謀
便張皇坐困而兒
應之故今歲秋防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　三
往者　惠獨陝西三
扇內地自庚戌以
鬼而猶守在邊境
且所謂守者土兵
法之勢一可慮
長驅深入其則
二可慮也往
兒消耗無論
何將隨將
不敢言戰
送將鑑正身另奏　都門緊守皆
集124 376

枝俱弱之勢二可慮也宜大偏老近以
失耕穫之利慮四不來亦恐坐困況偏老人心素無
固志大同故套推恃通斯今幸明正其罪會商
必且以公利爲恨非我猶將大振申威將來事勢尚
有不可知者至於陝西套　遼東土蠻各懷報復之
心此其無所不窺之勢四可慮也故臣等
以爲今歲秋防較往歲尤不可不嚴幸賴　皇上軫
念邊圉凡督撫將領來已更置戰守機宜業已申飭
但臣等私憂過計編據目前時事益有不可盡恃者
一如前鎮臣論練編練光練兵以來所費錢糧亦云

不貲若一旦以瓜期而去不惟盡棄前功使不
得目覩其成以報　天子而後之繼者爲一直見不
同又另作一格局則今日安邊之計祇爲　國家北
堵之地而邊事終不可爲矣臣等以此前後之累
諸臣既擇焉而後用之果才矣不但今歲秋防不得
輕易雖不拘年限但求爲　國家坐鎮一方則就任
酌賞未有不可以酬其勞者如其不才則各路兵馬
已分布矣即任論劾凡罪犯深重者固難輕貸其應
降調等項如督撫總兵則先就彼降調發遣以下則
先處以軍法通候秋防畢日另行議奏至於發遣守

備果有異能既難輒棄一爲此置徒費往返望
其破論擊重即於不任降級慫戒　殿飭軍門勒令
改圖如半年之內仍舊不悛經
費以應官邊商量移近地開之橫移今邊臣之朝東
暮西實與此類臣等願該部凡用邊臣慎勿橫移如
費所云也一京營練兵今幸二三副將計皆將所著
聞者集澤與袁正耳嘗具充總兵也固以諸將之才
皆出二將下今正鎰老矣澤猶壯健乃置散地而諸
副將中反多以怯懦者充之率然應變何所特賴且
各營副將上先屬於提督下復同於參遊紀律不明

未有甚於此者不知有營之時亦用其衝鋒破敵吾
乎如其必用是不屑無統御之權時受折衝之寄
以柔不服習之卒而驅之使戰其不悖明矣臣等開
自提督而視諸將則提督固爲大將自副將而視諸
將則副將即爲大將假令其權以使飾制至於
各營之兵僅所調戰守事宜即係征之數即
今是否精壯應否堪戰作何整頓務要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應臨
秋防在邇作何整頓務要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應臨
時不致參差又查各年防秋之始預取各處驍勇名
將致之　閣下以備務參其可已乎一實不遺小

則寔一人而千萬人勦甲者老營堡之獲保全　朝
廷之所寶貴者鎮巡正
派使非明探者先得其情則該堡之危尚未可知則
此明探者固曲突徙薪之見也夫近年以來各邊
率直作　諜在大同太邊尤甚每賊欲入犯先遣精
騎絕我明探名曰巡邊以故賊已入境尚無煙火及
有傳報如老營者又不掌　朝廷分寸之恩此何以
勵人心而殺諜者之氣今何不查前老營明探官軍
厚加賞資以後各邊如
報疏內明敘其功以便陞賞至於巡邊哨賊作何捉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　六
滅大邊墩卒有無閃擊在各該總督軍門隨宜裁酌
施行亦伐　諜客彼已之定計也一勘報邊臣功罪
責在臺臣行不待勘報先已通　請嘗罰及勘報
至又多與同如曾藏通建之事使　王言既出而復
返固非事體必候勘報乃又延至三五月或一二年
而後覈冊到者又非賞不踰時罰不後事之義臣等
謂以後各邊小有烽煙
地洋毀各將進止虛實地方有無殘破俟城既退限
半月之內即便具實　奏聞應該部查此以便題覆
朝廷據此以行賞罰不淹歲月而有功

兵科

經世文編 卷之二 九

集124-379

以二三之見遂成擊肘之勢即日寇氛
相龑譁不開一體相關之義苟之人有先國家之急
而後私讐者況無上事而相持相沮萬一 近郊
號令不一臣且不能爲諸臣曲說矣外而前鋒數年
訓練之功全在此舉一試今虛聲已傳寨外而諸
逗遛不發固欲厚集其勢以抗我師使我徒有虛聲
而無實用則臨陣交鋒之際尚有不可必者伏乞
嚴飭宗營提督前遣總督鎮巡諸臣務要嚴加防禦
同心體 國毋懈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在京營
務廣集衆思懷同舟共濟之念如立營於外則互相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
犄角或以我爲正而以彼爲奇或以彼爲正而以我
爲奇其併力於彼非爲彼也彼之營固則我之營益
以爲 衆入犯薊鎮則據險堵截責在本鎮就急赴
援責在宣大山保昌遼鎮犀 豪輔責在京營相機
調度責在本兵臣等職司糾正其於諸臣一有功則
請行賞一失機宜則 請行罰似亦不必襲故套
再行申明以滋紛議但俺答諸 自秋以來結聚邊
外蓋謀曰久既稱欲拾糧路城子又稱欲犯古北等
處在我當事諸臣自當萬分戒嚴窮兒內面京營諸

有可容緩攻城者使廣軍無所資糧
則不得已暫於攻自成俟困宜　飭順天撫按速行
各該部縣如數上緊趕造堅牢守城堡俟水軍功
畢賞其法鳴無誤攻有失陷者聽撫按據實參究至
於有可入築者公事畢宜令速回陞遷有新官至方
許離任不許回而推避自取罪責宜大山保諸臣已
奉　入援之　命自當以　京　陵爲重然南房既垂滅
與背則撫臣以下宜亦嚴加偵探毋令虜遂分道并
擊之謀果虜止東犯使力能搗其巢穴聽便宜揚威
以攻彼所必救至於分日急務尤莫切於賞罰二事

然有師終之賞罰有臨時之賞罰師終之賞罰所以
論既往之功鼓方張之鋭氣除
臨時之賞罰是以鼓方張之鋭氣除
終賞罰臨臨臣等本社及各該巡按候事定之日分
副查究外其臨時如各該督撫自宜便宜行事
外而入援兵馬約計一萬以上者即令部臣計算在　京
備犒賞銀兩在通州者即令通州倉場支放真實之下必有勇敢至於不
城者另委官員收集
用命者俱照軍法行事已畢　欽命在當事諸臣看
實舉行之耳臣等不敢再
邊報日急再陳防禦事宜以保萬全疏　兵部

杞人之憂者誰以防禦未盡事宜爲　皇上陳之幸
　俯賜采納倘一慎擇衆護以止搖亂近邊報來北
各臣子人人切齒矣上封章俱蒙　皇上采納無非
先事預防之意而各該官民即滴滴驚擾萬一寇至
而甲可乙否上下震動一則使本兵罔無定見一則
使官軍漫無定守是非安內攘外之計伏望　皇上
軫念薊鎮軍士發銀支月糧以鼓軍心伏覩　皇上軫念薊鎮軍士發銀
犒賞內外軍民人有不感激泣下以爲　皇上優恤
之恩如此則　不足平也今後
臨時　請行外至於月糧頻過期支領此在無事則
可即日併撥既無緣別營生計一赴營壘不惟多內

河道提督軍務都御史及該管司道郡縣官各照所
部之地嚴行防範燕邪謀寇而內變不作至於二省
撥兵已本入援之　命即勒赴援不許遲遲自取罪責一併力　重城以固外
防臣等竊以　京師惟
各鎮地防守官兵又視　重城為虛異萬一難守關
係非細請　飭該部量添兵力仍乞　乘委文
武大臣預先料理務使不內賊之勢在我而後　京
師可保　國家勝算之未拔為諸

敢緘默伏惟　裁酌施行奉旨

管制屬吏統帥不一愚乞　聖明亟賜裁定以

正事權疏　兵科

臣等竊惟京營之制舊以偏裨仗義以為收兵權佛
戎務在分營選將既其人則合之為六提督時升道官固
三大將已又益三文臣合之為六提督之官六提督時升副將
力爭之乃以秋期會選將領漸緩將領
僅統親臣不得不竟其事則之垛失在於不擇
將而添將不增帥而增帥紛紛有

之不亟亟耳今兵部尚未程順以為難擬
當見立至今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輔
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
此六人皆才且賢然十羊九牧之害臣等猶不能無
慮況入秋以來一分布兵馬帳肆胸臆擇便利歷旬
餘熟能定驻惟文與武不相為用而文臣中亦自相
矛盾矣下把總號頭愛參遊令修焉而副將之令至
又候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候焉而武提督之令至
多前亂視令旨亂聽即無事日不可見欲以臨敵乎
營衛所管軍維盟三營中則此六提督者能無各衛

祖宗時不啻十之三四乃曰進祿曰添將曰取
中貪如兒戲者終歲無成就其於兵政有分毫裨哉
伏乞　勅下兵部詳議上　請毋拘成說毋循私見
果大將太多即革去四員遵照　先帝　文　武以
可總愉其職則將各仍近統分統以後推用將臣不
拘某類但求知兵老練者充之毋於有伍統兵事宜
俟　定更留　皇上厭倦行當事臣工大破常套從實
振舉使數十年積弱之勢轉而爲強臣等不勝願望
之至

奏乞　聖明鑒　前事賜　典以重名器疏

畢後禮部題覆可總監太監陳洪乞　恩疏蒙　堅
旨　陛下之言朕悉知矣欽此欽遵　欽遵抄出到
臣溫泰毅公文集　卷之二　十九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二
何忍以私己之面壞　國家二百年之制　陛下又
何忍以寵宦故而施此二百年未有之　恩耶且此
典果出　陛下意乎抑因洪曲請而後與乎又因閣
臣票議而後與乎果出洪曲請　陛下直以　祖宗
之制問彼自當無以對　陛下意則閣臣當
救正部臣當　執不知當知當閣臣票
擬則其責不以　上　
和中外計事大　陛下之情不　祖述不得已爲開
行其道而便不得已而廢　祖制壞名器
而不顧臣等爲　國家計事體不可伏惟　聖明裁察

虞并議處降　以全　國體疏　兵科

據宣大總督王崇古揭報本月十二日　黃台吉等率衆一萬餘騎自左衛馳赴narrow應靜堡原叫宣府副總兵官趙岢自宏賜堡石彦莊溝進入隨官總兵官劉國東路參將馬孔英西赴聚落擄賊迎剿本日晚　至城東二里東坡下管黃台吉進一騎近城答話索要原降那言等又口四更時原任總兵胡鎮等將本職連日傳示叫答那吉不當擄掠人畜邊衆答話世威備將　朝廷恩威示各官牧養伊孫之恩責令還擄　人口就令一帶撤本官報稱老　差前來審一名已帶原係大同鎮守總兵官周尚文差人至衆往大同與把漢那吉說話是真已令管領把漢那吉送許為養贖　天恩不

許　二酋當令胡大順等活捉解京仍行走俱不開營又稱馬方先西下朔州不及報回鎮回防適與　遇其翻國馬孔英之兵陝與血戰鎮兵馬累與連營開城終夜鏖擾若　十五日果犯該城地方廼昔已至自能退峰必回陽和天城大川北避已調蔡將賈周忠楊鎮丁并標兵二枝及劉國馬孔英之兵在天城等處伺候邀截　連日野無所掠人馬無奈或回擾　復攻西關原遣立功官田世威帶通丁鮑宗德等赴城迎入至邊答話世威備將孫之恩責令還擄　人口就令一帶撤本官報稱老　差朝廷恩威示各官牧養伊人　管親見在答一一承認凡俱當依從且欲不生心以伊孫貴諸酋對天發誓若與我孫小厮一般天下安有還馬之理永不犯邊又稱　素降順　之情本國衆虛擄掠二鎮兵馬雲集　亦知懼即時起營且戰大砲打死　賊人馬甚衆　素強悍必使見兵還生方可折其驕氣堅其衰求又據宣府巡撫孟重塘報總兵官趙岢報稱十五日賊撲來各官督發官兵打敗神火奮敵打敗　數多就圍堡地名擺田催促賊衆在許家莊東南陣奪獲鋼杆一十二根十五日賊仍在許家莊東南

臣等惟自那吉投降以來俺答也亦甚矣且強索門後
內地一欲乘間搶掠一欲強索降 據稱我兵集集
大挫賊鋒聚如所言則狂 強索之謀既沒其謂勢
必北遁是矣但地方有無殺虜未經勘驗 情叵測
且又尚在境內萬一東西共犯或揚兵眾外使我重
東奔西馳無時休息或託言哀求使我緩備而陰爲
攻困之計其該鎮將撫將領自當乘勝振威嚴爲意
外之防一有疎虞不可辭矣于於俺答哀求納款應否貢令
款一節此 中國威信之常外夷觀望之機俱在此

一舉罪該兵部通查處置降 事宜案 查明以官
服且令該鎮官加意綏養候 貢期照舊准貢其應否納款應否貢令
在邊臣當聽彼服仍行該鎮巡按御史 事宜
以襲 國威近聞避居亦曰以堅執不貢爲非而又
俺 哀祈退求則在我或予或否自當詳議益 中
國之於外夷來則有備去則不追師諸 之信長駕
亦不過厚加賞賚以還其意不惟不可用而亦無久
養之理況那吉一小豎子 今之倡開於勝衰我得
之不足爲有無在俺答則必欲生還在 中國則必
欲養用臣無論那吉久則必思風其自建諸 以密

然以爲奇貨而質之其自小數
與同示弱而失于查之權衰衰
廣大之體但 既入邊須令收
於後犯邊猶然後宜布 朝廷不加之罪令那
吉生還其應否納款應否貢令 該鎮議
自 不失乃爲可耳至
合行確議必使晉 中國威信之常外夷觀望之機俱在此
日每歲賞三百則 中國威信之常外夷觀望之機俱在此
之馬爲哉伏乞 勅下兵部通查處置降 事宜案 查明以官
晉撫鎮等官既未出邊務大舍軍威刻期迷剿以

靖地方果 衰求降 方許遵照 欽依行其
過地方有無殺虜及各官功罪仍行該鎮巡按御史
嚴勘從 奉則邊方不擾而
恪遵 明旨查止公用錢
近該吏部會同戶部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自方揚方抗王廷卿所
奉雖出私下然錢
何理法以前且不查究今後
清查有相沿積弊者
行離正及首壞不盡自有
欽

此欽遵為照本寺供應　上用鹽及內外供食筵
宴除正項外一應雜色搬運扛夫有禮部新補厨役足充搬運
查刷揭帖修補房屋等項頭緒甚多俱於庫貯麻連
蒲包房租等銀內預赴朴道掛號支用猶慮價及年
久遞未與各署仲到物料等銀向收廳庫歷年約二
百兩不等陸續開具清單送部查照後開款目並未
等項相沿支用雖係公費未有　欽依終屬未安今
蒙　皇上諭各衙門首崇節正臣等逐一清查盡數
首正凡屬帑完已革過及今次應存數目相應開立
前件上　請恭候　命下本寺查照後開款目並未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　十四
牌懸于堂壁仍置立文簿二扇一存本寺掌印官備
照一付與鑪廳查照運行其糟價修理　悉照不
論多寡同原連等銀俱收入官庫　九項用盡　悉照
後開額數赴部視科道衙門號房支取　文用如有　公盡入
庫及額外冒支私用者　照
聖裁
計開
一各署官員搬運扛夫每年掛號用銀四百兩
一查刷道書手工食每年掛號用銀五十兩四錢
前件臣等查得扛役銀兩百兩每年俱支庫貯麻連
等銀今前項銀兩庫貯不多臣等自本年正月以來
裁減冗役八十餘名又有禮部新補厨役足充搬運
扛役今應已終止支銀僅免似應立為定規以後
不許再支所有歷次今節
御史于本關稱不遵照者亦既係食糧厨役又相沿支
領工食其屬冗費所有公食銀五十兩四錢相應裁
革以上二項歷年節省銀四百五十兩四錢伏乞　聖
裁
一本堂官到任領作宴衣公宴筆墨印硃青儀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　十五
鑾陪肥四事上　陛見時應用衣帽靴襪及朴道進寺收放
錢糧擺飯各衙支移紙劄丁憂病故官吏奠儀棺木
等項每年共掛號額支銀二百兩
一廳署官三十八員到任離任每年掛號支銀約六
十兩
一查刷道造　御覽揭帖每月各役食用銀三兩寫
帖工費及裝綾殼等項共掛號銀五兩八錢五分
前件臣等本堂公費銀二百兩今歲已終止用過一
百五十兩尚餘五十兩相應扣減四十兩每年議留
銀一百六十兩應去二十五兩止留三
十五兩以充前項費用副本寺湖廣道唐御

錢五分每月工費減銀二兩五分每年共減銀二十兩六錢伏乞 聖進呈 御覽工費每月八兩一每月成造進呈脚本內銀鈔等項并修補本寺房垣爐罐每年未曾題銷約用銀六十兩不等前件除本寺及器皿運柴各廠每遇大修俱題請行工部修理其各廠不時修補原赴科道掛號該一萬件今大官珍羞長壽三宴各有餘賸今會萬歷七年分器皿通應量減大官宴見在器皿三千三百件合量會工部四百件會量會工部二千二百件南京一百件珍羞署見在器皿三千三百九十五件南京四百件長壽宴見在器皿三千三百七十五件合量會工部二千二百件南京一百件珍羞署及各倉坊不時修補及每年共四千五百二十四件仍應照舊通融量減其各廠不容已相沿成例外有見在二千六百八十三件南京造一千件又查得黃紙紙張除留湖廣呈文紙銀一萬四千六百五十四條外見在及追回各一條黃綿紙七十六百四十條鈔器見在及追回各處侵占共一萬九千六百八十八斤十兩通年常例

卵出卵寺丞到任離任公宴桌表及用具雇傘更換坐褥齋宿油燭燃點惟以預定以上各項每年共用號額支銀二百兩

清理供應器皿酌處成造以節財用疏 孔 緑

據大官等署署正林及副方儀蘇大生楊銑等申稱宋本寺清理各廠器皿著于合行造辦若干遂一開報以憑酌處成造等因查得本寺供應器皿處所派于會萬張天相王堯卿等成材造酒器具每年例用銀器皿共該一萬件今大官珍羞長壽三宴各有餘賸今會萬歷七年分器皿通應量減大官宴見在器皿三千三

温泰殿公文集

十件合量會工部四百件南京一百件珍羞署見在器皿共四千五百二十四件仍應照舊通融量減其各廠不容已相沿成例外有見在二千六百八十三件南京造一千件又查得黃紙紙張除留湖廣呈文紙銀一萬四千六百五十四條外見在及追回各一條黃綿紙七十六百四十條鈔器見在及追回各處侵占共一萬九千六百八十八斤十兩通年常例

并給添等項但應每歲約用錫料若干
條今以庫貯見在并新收數目之數計之可供
六年之用其銀器內每年 四朝成造隨用錫湯鍍奏
歷年以來並無支用銀數 進奏做筵宴合用器皿又將
錫鍍改造用畢還庫往歷年以來亦無支用見今堆積
隨盒小狀又貢絨絶歷年以來亦無支用見今堆積
相應酌處各等因具申到臣等查得前歷七年分
各項供應器皿既經各官減其應用六千九百七
十八件合照例成造至於工部廠廒盒小狀及貢絨
絶與兩京改鑄錫湯鍍既不支用本寺以後會計俱
停止俟三年後如恐不敷預行題 請錫器見在及
追回各處侵占一萬九千斤有餘若歲清查即有
折損能費幾何萬一數年之後果不足用再行會計
錫料送寺隨宜成造應用器皿應免重復工費或于
財用未必無少省矣

重寶以撫遠人疏

近該禮部題處給賜夷人本 聖旨併及宴賞酒飯
着臣等本寺遵委署官清查管理臣等仰見 皇上
體念遠人恩至渥矣除即遵委廉幹署官逐一清查

凡筵宴下程務令鮮潔足數外但夷人嗜好不同內
多不食猪米等物斟給下程多求折價或求換給生
羊臣等以來 欽依不敢擅折開易以羊口色臺
詔徵買用而所得本色下程又託鋪戶人等轉易別
物既難如原價又難保鮮美徒潤狡
猾滋弊情未便合無比照
例凡各夷到京令通事譯審
舊於沿海果非產除願本色照
照依時估改給至于 午門
本寺收送光祿寺係各遵依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
作數為已物非本寺所得
宴各員役干預其餘如
朝鮮等國職官每員一
館夫報名填寫差送如有
衛責令護送校尉驅逐
朝廷恩禮不為虛文
之誠矣

題乞 聖明勉留大臣以正大心以全 國體

疏甲申南任大理寺卿

近該吏部尚書楊巍題為乞留大臣以正大心以全
體疏于此呂疏其前稱

以致給事中王士性御史江東之等交章論劾且及
輔臣申時行與趙累疏求去輔臣許國侍郎陸光祖
等亦有激求去一時在　廷諸臣人人駭異幸賴
皇上洞燭廑下　溫旨慰留全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爰心供職二輔臣素與臣子參身大義必不忍再萌
去志諸臣間之色言謂我　皇上知人之明真同日
月猶執求去之念未已臣竊以大義罔之　上以大義留之辭
大臣與庶官不同臣子參身大義必不忍再萌
國之日長也大臣受　[illegible]陳言該吏部郤
選係賢不肖關望其剋建欽復報　恩無縁而以一

二人年之言爲潔身自全之計非大臣所宜爾也魏
之居家孝謹立　朝公正　皇上知之中外之臣知
之即論魏者無他過可指亦心知之而必欲罷魏因
使諸大臣不安其位揆合言官受一網打盡之惡名
亦非言官所宜拘也臣無論言官用意公私窃念吏
部以進退百官爲職掌請　言謝一御史而必求罷
職是懼使乞　勅下該部將臣前後原疏及停俸者
去而仕路以清其於　天縱或可少弭矣

西京温純務文文集

疏

忠臣已喪外親水皆忘乞　恩推廣　明詔

大慰忠靈以培　國脈事

浙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一

臣竊先准兵部咨該直隸廣東道監察御史唐叔方題前

事本部覆奉　欽依咨行各撫按官通行所屬衛

衛所官取前年軍册備查除年開被罪諸臣除存

亡外其存逃外其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無從開報各具

印結繳覆在卷又據嘉興府申稱平湖崇德海鹽嘉

善四縣海寧嘉興二衛所並無前項累遣親故止據

海寧衛申開軍人帥阿添等事亦因查除年開被罪諸臣除存

亡外親累遣楊住外親郭鄉

孺林建楊任外親齊泉發遣俱各有據均應一體申

欽絕遵奉　明旨務在世代遵守永垂來歷明白的

確所係無前項累遣親故外親

孺仁內有族黨親戚墳宅實

屬累遣軍人唐叔保并戶絕軍人楊佛童等建合

轉申諮免等因又據台州府申稱嚴大台二縣并

台州衛左右中前永寧等屬公

等所海門衛外屬前項

斷沒太平仙居寧海門

海門衛左右中等所各遵思

累遣軍人陳景原等文册到

又據温州府申稱永樂平泰四縣温金盤三衛海瑞

未報該臣接管催據該司呈稱依奉行據杭湖紹金

衢嚴處七府各回稱所屬州縣衛所並無革除年間

被罪諸臣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無從開報各具

印結繳覆在卷又據嘉興府申稱平湖崇德海鹽嘉

善四縣海寧嘉興二衛所並無前項累遣親故止據

海寧衛申開軍人帥阿添等事亦因查除年開被罪諸臣除存

亡外親累遣楊住外親郭鄉

孺林建楊任外親齊泉發遣俱各有據均應一體申

平等所各無前項累遣應行軍人止據臨安縣申開
忠臣旌敬累遣軍人徐岳生等到府合行轉申遵例
矜豁等因及准清軍守巡海兵等道咨發到司該
本司左布政使裘員昌右布政使余 龍查得原題
止稱革除年間被罪諸臣乃孝孺守道未開有諸臣
細名今據各府造到冊內有忠臣戚德輿王叔英鄭
恕卓敬累遣親故隨查得先為仰遵 明部會錄遣
忠以彰 聖政事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蕭 具
題革除年間被罪諸臣乃孝孺守道未開有諸臣
劉璟鄭恕鄭華王叔英程本立盧原質黃鎮成廣一

人俱經禮部覆查遵永 欽依襲來俯行撫按
二院轉行本司於各城總建一祠春秋致祭乞為照
戴德輿等既與方孝孺俱係已襲忠臣則凡累遣親
故通應一體推 恩矜省但有祖充軍役繼復累遣
而調併一衛者雖應有其後衛軍役而原係軍籍隨
衛安居多年似不必更張生擾如原籍有丁盡而
戶存及丁盡戶絕者均應遵例開豁再照嘉興府
申送嘉善縣冊開有方孝孺株連忠臣楊任致累
伊外親范小孫等遠戍雖范小孫等非方孝孺親故
而遣戍實繫方孝孺波及亦應俯免今將各府縣衛
所查過累遣軍人姓名來歷分款造冊見在呈乞本
部院再加查覆俯賜會議題 請施行等因到臣據
此該臣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范 議照指揮盧
鼎人臣死 國之思襲行勤來 聖王矜世之典革
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守道未開有諸臣
所以振綱常表節義者誠千載之一時矣伊等臣外
親屬連累發遣者尚未給復假猶未足以昭 聖
澤而慰忠魂也茲蒙仰荷
特旨查給給前 下臣部院諸臣之
論得更生之幸而凡幸上臣莫不舉手加額感激

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審議　請將陰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與之昭雪故見在者伍旻阿喜孛八十二名連累杨任外親泥小孫等十一名併丁盡戶存戶絕家阿宪等九百九十一名通行本省各該府縣衛所盡行　省免帖仍在戍所附入民籍當差該衛倒除軍名不給免帖仍在戍所附入民籍當差該衛倒除軍名許從行勾追仍督令守直衛所遵照但有如前逋者一體查明豁免開除施行庶　聖恩廣施惠覃亦且扶萬世綱常之重矣

議處緊要將官以重海防疏 丁未

臣近接郎報見兵部推分守寧紹參將盧鏈調四川松潘鎮中路遊擊朱先仍在前鎮中路推中路遊擊朱先陞補寧紹參將又接邸報該本部　題前來仍在前鎮中路遊擊朱先陞補寧紹參將盧鏈調四川松潘原非陞轉其後代者萬一海波未習再議更調非惟人心失望抑恐地方有處置管理之可道察之行間輿論近日海上傳言倭情甚以習參將盧鏈為便輒敢冒昧具　題伏乞　皇上俯念邊海重地汛期正臨　勅下兵部查議將盧鏈照舊留任或念任久暫加副總兵職銜照管事地方而苞直無梁遇警報率領本官憂士率如嬰兒非倫素如兵罪胡宪等俱稱本官

臣在　先帝時叨任戶科給事中條陳各省直州縣
佐貳官令暫署者仍令回任其有與地方相安不能盡職者仍
山東撫按疏舉堪署運部擬奉　欽依其後
省亦相繼遵行領官屢一時破格之
過未必無成效但臣竊有為例各佐貳領官屢一時破格之
外倘真堪承流宣化之人愚原為科貢之
之能豹名知府者亦復不為善也且以佐貳領所管
清單水利徵糧巡捕等務但不與相關得其人則
閭閻皆蒙其福不得其人則尚須需求仍視錢貨

多寡為處分輕重其受害者更係貧弱小民故臣嘗
時有此論刻今行之既久多以各官難保其終即有
與民相安者亦不敢輒舉一省中佐貳領何止二
三百人乃所舉寥寥二三人耳各官即難與二三
人中也始其心敗矣下官既非心于敗上官不得不
戒與逐夫戒與逐而可以風勵各官使改心易慮乎
祇見戒逐愈頻敗者愈衆是戒逐止足以速其貪而
無此法可以久行是於既近還轉之中寓久任責成
之意化有且見小之益寬威激圖報之忠使閭閻小
民盡受其澤亦　聖朝一盛事也伏乞　勅下吏部
酌議施行

　　恩乞　天恩俯　賜議處施行緣係浙江布政使司督理糧儲兼管驛務道官缺政事繁多又
　　民困疏苦懇

是舟本省浙船歲派民七料銀三萬一千餘兩去年造船六百五十七隻該工料銀二萬七千六百餘兩餘兩除歲派外餘欠尚多若明年全運本色再造新船必如前數方足額用船料萬分無措乞賜議處改折免致缺船臨期誤事等因該臣批行該司查議通詳間又爲懇恩永蠲民困事准戶部咨開據杭州府新城於潛昌化三縣申稱三縣山僻長童通茂等狀稱三縣山僻小溪去水次甚遠糧舟非人背不能運納乞解司給領買米孚保前來故敢剴款具陳乞　勅下該部查議改折爲便既經該司查議通融准改折銀數解浙抵補漕糧等因到臣查三縣額糧米一萬二百石每年全運該淺船一百餘隻每隻水腳銀一十兩共該銀一千餘兩三縣共該銀三千餘兩歲久積弊不啻百倍其間山路崎嶇溪流淺澀大小船隻俱不能通達僅可用小船裝運至於新城於潛昌化委係山僻小溪去水次甚遠糧運衆多爲民累尤以

自江南米價視往時大不相若也雖往時米不甚賤今兵荒微銀朋騙一切差徭亦以折銀則用銀多矣用銀多則米不得不賤米賤則農家困當此米賤農困之時而折銀仍照舊數無怪乎改折之法行之昔日則便也今日則不便也除將差傜應免微銀者行令給票免支外倘蒙將萬歷十三年漕糧 乞改十分之三每石通融扣減折銀六錢改兌五錢以抵得其半年而其利乃在 國用其省乃在本省免船料行糧之費也況米貯過五年則腐爛不可食即多改數年不為害若以後倉米果不足五六年用即令全運本色亦未晚也

伏候 聖裁

一議免微改折行糧臣等查得漕糧單側艙淺船一隻運正米三十石用旗軍一十一名給行糧三石三斗改折十分之三計米一十八萬九千石該折銀五萬六千七百石有奇合無准於本省本色內照數永令改派折約省運軍六千二百名行糧一萬八千九百石往返改折復徵行糧解部以是小民蓋稱不便今查行糧原為運軍遠出於三府州縣徵解本色派徵備糧發折

仍將本年減存運軍行糧免令徵解是三府改折之銀雖止令時值平價而行糧之免每石可省銀五分則蒙賞恩灸東南賦重役繁之地我 皇上或不吝此五分之利使百姓不蒙覓一分之 賜也伏候

聖裁

一議山陽全淮改折臣等看得杭州府屬新城於潛昌化三縣僻居山谷舟楫不通轉運甚難向係徵銀解司臨期給令買米交兌市河牙保難免索勒且無倉厰租囤民居多致浥爛委為民累所捉糧里童通茂等告詞稟由通縣公議作各役欲將本縣正米通改全折抵減嘉湖二府隨糧三六銀兩二府代運三縣糧米一節在三縣固為利益遇荒歉嘉湖未必樂從恐難經久查新城縣正兌米一千九百五十石於潛縣一千六百石昌化縣一千一百石總僅四千六百有奇合無准於本省本色內照數永令改派折色十三年分仍照前議正兌一石折銀六錢改兌一石折銀五錢以後年分正兌一石七錢改兌六錢者為定規其減存運軍行糧永免徵解應山解小民蒙免轉運之苦永荷更生之慶奚伏候 聖裁

一議改折臨時酌 請臣等看得歲時有豐歉而米

價之貴賤因之成豐荒來歲則輸米易銀難者須令
折色則求爲本色而不可得歲荒來貴則輸米難辦
銀易若預定本色則求爲折色而不可得以　國家
大計生民育命所係而不求一通融便計恐民病而
　國亦不能不病今當如查太倉米果確足用誠難
輕議如有贏餘於十分中以七分爲不易本色以三
分行各有滯糧省直除豐熟仍運本色外如遇水旱
災傷及別項事故即於本年八月以前　奏報準三
分改折照時價　請定倘有糧應存免徵則災傷
事故在本年覓恤亦在本年不必發倉不損　國計

小民即蒙實惠若應再行覓恤不妨續議計無便於
此者伏候　聖裁

地方異常水災疏　督撫

據浙江布政使司呈稱奉臣批據杭州府申據富陽
縣申稱本縣城歸大江自五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一
日止霈雨如注江水漲溢入城內官民衙舍盡皆淹沒分水
縣申稱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晚雨不止洪水驟
發本縣六鄉兩邊俱山場相連居民廬舍悉
皆漂溺悲號滿路預備倉穀俱被浸沒新城縣申據
本縣太平等鄉民周玲等庵居港口田地沿江一帶
極低土宜旱禾害力種植正麥何期連久霪雨洪水
氾濫半月勢極滔天樓房衝壞老幼悲號近見水退

雷水災田廬漂沒不堪命已經題
行守巡該道勘議但今六月上旬若候勘至日轉
報恐致愆期乞本部院先行　奏報仍行該府
道委官再加勘議分數的確具呈施行是否仍
與府屬六縣或僻阻山谷或逼臨江
湖地窄民稀生理艱難必得兩縣者應變收成可
全民生狹鄙不敢越俎代庖　年歲五月十六日二十三日潦
雨連霈不止上而山源洪水之漲下而江海潮汐衝

激以致城垣官廨多被漂湯未前漫水日久盡皆塌
敗即今遠地求秧不可多得即又恐烈日難成今
歲秋成終屬失望項者　皇上徒
步所臨布仁膏心前後頒
及歲荒有司實心愛民得宜地方捐賑流正與
各屬協勵遵行以求御副　皇上畏　天保民之治
乃三府各縣復遭此異常大災實屬奉職無狀所致
除痛自修省及督行布政司會同守巡道將被災各
縣委官踏勘分別其田地若干被災幾分查
勘的確另議蠲豁外伏乞　勅下戶部照例行令倒

應科之告則應科之刁而以頑梗逆民以屈章經東亦本官自有以取之也翥再三行勘委無人已之賦能因人言遽使終棄不惟本官之抱屈可憫將使該縣頑梗之習益長亦非所以爲一縣計也臣竊以爲官體民風似當從重乞　勅吏部查議覆　請將程子架照不及例降用惟復念其守未踰年姑以原官調照牛民之休戚守令之賢否而表率令長以保安民生者郡守之責尤重嘉興統屬七縣賦重訟繁流爲劇郡惟往時知府楊繼宗以廉明聞而民至今

德之以繼宗在郡九年故也今在知府龔勉前令嘉興已協士民之望繼守茲郡若能究所歸與革無遺教養並舉益輕車得熟路之便而來暮歸去後之思即令步繼宗之芳蹤何難今若循資遷官而去則地方既難以遽備冤之牧民之官亦無以竟牧民之願矣方今　聖明在上拳拳以驟加意考察除物議等撫按官臣等敢不仰體大著者已行糾舉外實如龔勉安能不爲一方乞留盡不行者去之惟恐其不速賢者留之惟恐其不久一郡守去留之間而吏治民生之利賴得此加服俸久任以爲屬縣長率等因各到司該左布政

和多舰部奉　欽依五分前数尚少候俾民情允服
相應准從及查改折行粮近衆　聖慮免徵前項原
出三分今改折數逾八釐四毫其應徵行糧數亦不
多若仍派徵不惟民騒累同亦非所以厲　皇上一
視之仁候經司議呈前來合行具　題伏乞　勅
下該部查議施　行等因奉此查得本省
前項原折銀米每石該徵銀三兩三錢五分
今議仁和倉塘倉臨平倉海寧倉海鹽倉平湖倉
倉陽陽安倉統共額徵新城於潛昌
化仝折安吉州德清武康四縣改折五分
嘉興秀水嘉禾海鹽桐鄉崇德海寧七縣改折三分
縣改折一分通計六縣改折三分共與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三　十五
八釐四毫行令照原折銀米數免徵每石遞減一石折銀
七錢改兌一石折銀六錢遞年收納倉內徵
完依限解部庶　國計有裨而民運亦稍蘇矣
　　奏依限解部庶　國計有裨而民運亦稍蘇矣
　　為催征錢糧事
　　四川建昌以屬夷地方
據浙江按察司按察使馬峰呈據
招年四十四歲編
遵貢歷俸浙江金
到任至萬歷十一年
印本年六月內因本

言轉行已間計
到官實民趙三四等
出銀共十二兩四錢
私放及有間結在官
江恩道參如後因
前項原折銀米每石該徵銀三兩三錢五分
今議仁和倉塘倉臨平倉海寧倉海鹽倉平湖倉
倉陽陽安倉統共額徵新城於潛昌
化仝折安吉州德清武康四縣改折五分
嘉興秀水嘉禾海鹽桐鄉崇德海寧七縣改折三分共與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三　十四
年八月十四日萬言將印
至萬歷十二年六月
家仍奏萬曆實用黑冊已到
奏為憲臣水原
奏為憲臣水原
倒食其二千兩入已以
侵用官銀但已總計
十二兩七錢二分
上發邊衛充軍事例
朝佑四十七兩六錢
已比有在官者十七
故與通言標注
集124 402

收受人已該縣春秋二祭用鹿二隻比已到官原書
潘佳等不合向以羊代萬言將各責治坐追給狂等
各下二季鹿價銀八兩作爲公用又不合乾沒入已
本年八月內該萬言取帶生有未到官鄭佩吳
大樂各不合行求其備銀十二兩萬言又不合接收
納取類送後有未到官林應寥入學隨帶長慶銀十
二兩送謝萬言亦又不合收受入已及有已到官應
千嘉與問結應六五採摘扣予給互相糾打各具
狀赴訴萬言准差未到官問行扣不合嚇索應
千嘉銀十二兩過送萬言又不合收受入已擬各不

應納贖鍰千嘉俱明查係重如縣有行仍追應千嘉
出銀五兩併罪外科斷犯命朝忠銀十二兩
李浩九銀六兩俱送鍾知縣助葬乾萬言嘗印問過
犯人金四等各起紙贖其銀一十八兩三錢七分
俟收入已併各贓私多係翁朝佑吕邦本過送萬言
十三年四月內蒙金衛守巡二道劄將萬言前項贓
私實跡併各役玩法情由情具揭通行查報巡撫
温都御史巡按王御史行據金衛守巡問擬萬言徒
杭州府致蒙金衛守巡二道劄將萬言又不合將追
金四等紙贖各銀兩俱不係已取供問擬萬言徒

劄朝佑等引例充軍萬言一四
審得楊萬言仗
追解不如作
金得萬言問
沒隱匿不供
余知府再加
出復蒙具招
言村管龍鍾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三 二十六
臭之流作姦
犯十貫招結
財入已及
索翁朝佑
罪俱不坐
人守掌使
斬係雜犯
應得爲而
大誥減等各杖七十楊萬

段解限迫工料難湊乞　賜展限覆勘議罰銀酌定限期以便繼造疏　超撫

工部咨該　內承運庫大臣孔成等題稱坐派段工急需應用銀兩已經題覆不能接濟乞　勅撫按已定尋供　御前賞用限覆不能接濟

十一兩四分零分爲十運每年一運解二千五百疋
扣至萬歷二十年止初運限萬歷十一年七月爲改
限十年十二月解進又奉敕催二運三運即織完四
千疋解訖又敕催四運五運復織完八千八百二十
四疋及原派[illegible]一百四十八疋解訖以原限計之
已是萬曆十六年五運三分之數原派
民間機戶自辦工料織造銀四萬有奇尚未
完給今該撫欲將未織段一萬一千八百餘疋限八
月內解完事方纔進　祝[illegible]織造銀
因奉蠲免愈少限期愈迫難以措處乞會議其
題限期照原議候[illegible]
温泰敎公文集　卷之三　二十九
年始每年織解二千五百疋淨工部見開事例銀需
一萬六千餘兩或織解數多盡於事例銀內支用等
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世揚
查得浙省坐派　[illegible]
萬歷二十年解完乃未幾復催二運三運又未幾再
催四運五運今又併催六運七運八運十運是
先以二年而完其數而完於一年該[illegible]
其預解者較浙省必多[illegible]
梁仁解門令預解稽得來給民已滿[illegible]
起撫從[illegible]民代織查新
減　[illegible]　[illegible]　皇
亦減二分之一如蒙　聖慈俯念祖服雖減而織
造銀以備兌自少難以湊織　實陞節縮實發[illegible]
陞數庶公私不致大累[illegible]
乞　勅下工部查各省未
上請事例銀准[illegible]
小民不致狼[illegible]
用亦無誤矣
温太毅公文集　卷之三　二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才許過於用兩浙鹽[illegible]
稱難治爲八邑[illegible]
自知縣簿閒近物故邑事[illegible]
補尚未有期即除補悉仍[illegible]
相宜奏查先准吏部咨該[illegible]
本部議覆各行撫按官通[illegible]
查訪應[illegible]
通行欽遵外該臣會同巡按浙江監[illegible]

斟斟外伏乞　勅下戶部照例轉行巡撫衙門
具奏施行

科劾方面官以備考察疏　督撫

臣叨撫兩浙適當三年考察之期例有科劾於方面
官員尤加意懼方除豁當堅遵舊冊揭咨送部院
查考外連接原任浙江按察司僉事陳
潤紹澤永嘉民性
怨實有煩言臣到
入任意但較處徐
買絹稍惡縱數十
溫法止笞責
政散宥福月指一
仲紳因以倚
受害者鋪戶王
儀其
嫁賊脈於李如滸
歸地此一臣
照不能
事周密愚才本
而拂衆學亦足
招尤理詘不
兵不怪行之
洛陽防致
欽遵
昆明
有司惡心懼
考外連接
免消江心
各縣之
吉亦不
十全致生
之恩而
無乃薄已厚人以同

小民應差等誣告重罪發民約屬問刑追究
會要重大成等已編保伍民戶又有於發落原問
編附稍力者在老幼廢疾及糧急玩經管吏部與
者已許其收放倒銀私收兩
貧窮之家夜之令
心無窮而答
訴者不分
各皂之當
父母門子棄一
皇太祖文集
之太醫士戶仕經
徒與同挾把總
以人命姦情收
本官未必知情
牌匿脫被遣用
未必即受而政
甚多縣驛
安得不生原
志充會部
全濟民而受

粮嘉興通
二兩方
少矣而
囊進
鋪行以
重然
佛誡恭中
上卖以
已以敏斷多

集124-409

銀牛入私囊而承牌人正朝遞回乘機詐騙貢冊
則假官紙私取鋪價未見支銷查稅契則以匿稅論
驛宮民竟無下落造座船面縱老人胡猶勢過橋
墳木視民則何寔沙泥搶山河面委巡節手淌嚴刑
凍死役夫輕人命如草芥印紐足則於解戶券童
生則於具籍額則於毫銀事有據求之勿與
夫望以橋木金手鹿致告訐秀以人命人有
逼斯之苦之地不知已大失百姓
之心吾輩不與
原任宜平縣知縣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玩寇養寇之高閣錄入私橐且賦亦應追
有徵兄支銷則任在濫費思本以便民也而犯
人徐應雷等姦拐重情亦受賄徇縱本以鞫盜
也而里民金三紹等偽供證斷本以懲惡不薛二
役已扣除工食矣而偽稱等銀亦應追
累之銀前官被害已極而繼官恩賠
送倭儀奏念實恭之文官偽稱實人盜使銀交通
路而不知贓藏何處開開伏分扒平而竟脫
靜寇長百姓實賊生
性雖急於懲奸才短
宜雖只長民理訟而罪犯之

銀百餘兩致上下心協
民飼蒲江縣知縣
祥雖於修建功名
復行鉤牘悉
雖左右營門
橫行騙詐
以門役在
裹致求建
之海
長沙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三
肇之排封政司
鬼舖長工食
亦酌各何
公豁免
霜力開墾
而多送
六員內
尤多富
歲終
各開

照不及例降用蔣鄂現不做民牧當照不
[illegible]照閩陵陳九敘才疲作養曾榮賢性躁才強
[illegible]經驚姑惡終侮當照不及例調簡係俘才短而科
[illegible]及荒當照不及例改教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揭察施行
[illegible]院再加查訪照例考察施行

溫恭毅公文集卷之四

西京溫純希文父撰

疏

仰承　德意陛辭疏

恭進姑惡終侮當照不及例調簡係俘才短而科

吏部尚書臣陸光祖等謹題爲欽奉
[illegible]本部議得閩稅督係額之中[illegible]行定例差衆各處
[illegible]有新立添設者先年少而後增多者往往不一
[illegible]恭候　命下後各省[illegible]的[illegible]
[illegible]逐一清查的議停當去處[illegible]
[illegible]的行電稅改回商民等[illegible]
[illegible]容到臣准此就[illegible]
[illegible]後今據該司呈稱[illegible]
[illegible]手本回稱本關[illegible]
[illegible]十兩逐月發[illegible]
[illegible]杉板料銀[illegible]
[illegible]必至受代扣算[illegible]
[illegible]兩規[illegible]
[illegible]竹木板枋其民間日用柴[illegible]
[illegible]無重稅等因又准北關[illegible]

同治本關政紀宏治七年稅料正額各止數千以後
漸增逐令乃至四萬揆其所自皆當事者嬴於不及
論任事者不得已而為之增也今商賈之貨物稅及鋪垛各商
本關之各項貨物稅銀具　題禁革等因到
臣據此該臣看得古之關市譏而不征以廣惠商之
仁今　國家取諸山澤貨財之餘利以佐軍實工作
之正供則立關抽稅誠不可廢然有定例非期於
盡利以病民也但當事者處增之地嫌於自潤始
入人思增稅額以博名尚於是有一切例外之征而
為商民病矣夫浙省南北二關
南關竹木板枋無分正額各止數千近乃增至四萬柵去太
其北關稅銀原額各止數千近乃增至四萬柵去太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四

遠便非商取何以得此據關吏稱歲增銀二萬兩
徵益杭城貧民浮居無產業此貿易以為糊口計者
是於例既不應稅即稅亦不宜多而任吏民實苦剝
削難堪該司議量減一節無非仰體　皇上不盡
民利之意相應準從除兩關例應抽分者難以議裁
各處小關不係新添俱令照舊承委吏書雖稱龍無
可難仍令嚴加防禁如有攙越所稅不
敷　請將前卷輔等三十款其物甚
分永為遵守施行

撫浙江布政使司參政事加俸一級兼理糧儲
據本縣十七都里老劉越等呈稱本都鄉官原任南
京刑部尚書孫植於萬歷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在
家病故等情到縣申乞 奏聞給布政司
查報隨該本司行據該府申據該縣申查得原任南
京刑部尚書孫植乙未進士初授南京刑部
主事丁艱服闋補北部主事又處起復補吏部
正主事陞光祿寺卿本寺少卿陞南京太僕寺少
卿陞南京鴻臚寺卿陞南京光祿寺卿改光祿寺卿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陞南京大理寺卿陞南京工
部右侍郎改刑部右侍郎本部左侍郎陞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陞南京刑部尚書六年考滿進階資
德大夫正治上卿降廣西布政使司參政十二年六月
內該吏部會推起補南京吏部尚書隨本官衰老辭榮而杜門養重
乞休該建部覆奏 奉
欽遵今本官於十二年十一月病故生年七十六歲
緣本官立 朝有鄉黨有行義鄉評有公論 請賜部
典等因到府申覆到司該本司掌印右布政使余一
照有得已故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忠誠大節廉介特

生歿歷部院疏揚兵符北伸遠戚留都之功南北神道
賴光廓 寵命而特起司空爲老辭榮而杜門養重
勳勞風隆於仕服罷官於家鄉官原任南
京刑部尚書孫植於萬歷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在
家病故等情到縣申乞 奏聞給布政司
查報隨該本司行據該府申據該縣申查得原任南
京刑部尚書孫植乙未進士初授南京刑部
主事丁艱服闋補北部主事又處起復補吏部
正主事陞光祿寺卿本寺少卿陞南京太僕寺少
卿陞南京鴻臚寺卿陞南京光祿寺卿改光祿寺卿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陞南京大理寺卿陞南京工
部右侍郎改刑部右侍郎本部左侍郎陞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陞南京刑部尚書六年考滿進階資
德大夫正治上卿降廣西布政使司參政十二年六月
內該吏部會推起補南京吏部尚書隨本官衰老辭榮而杜門養重
乞休該建部覆奏 奉
欽遵今本官於十二年十一月病故生年七十六歲
緣本官立 朝有鄉黨有行義鄉評有公論 請賜部
典等因到府申覆到司該本司掌印右布政使余一
照有得已故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忠誠大節廉介特

淺船積欠銀兩請分年帶徵以蘇民困疏

為淺船積欠銀兩請分年帶徵以蘇民困事竊照江南蘇松常鎮四府太倉州額設淺船共一千一百三十隻每隻每年例該修銀一兩五錢共該銀一千六百九十五兩內除裁減淺船一百三十隻每年該銀一百九十五兩外實該銀一千五百兩每隻每年該銀一兩五錢共該銀一千六百九十五兩內除裁減淺船一百三十隻每年該銀一百九十五兩外實該銀一千五百兩每隻每年該銀一兩五錢共該銀一千六百九十五兩內除裁減淺船一百三十隻每年該銀一百九十五兩外實該銀一千五百兩

應破格從事北京倉放糧每石折銀五錢并行糧盡免水蘇民困其損缺船隻限十四五二年通行造完等因到臣據此案查先爲司農官匠年甚一年敎遵　明詔陳末議以從事臣等具　題爲歷十三年分本省漕糧改折三分八釐四毫并免改折行糧共三分之內改折二分八釐四毫并免改折行糧共三分之內改折一分二釐五毫折銀照依浙江臨清德州府屬地方每石折銀五錢正免六錢改折一錢二分正改折銀五錢正免六錢改折一錢二分正改折銀五錢正免六錢改折一錢二分正改

集124-418

餘姚縣申台州府同知周繼來安居州知州
王旭德嘉興縣知縣今陞任湖廣布政司右參議
達錢塘縣知縣今陞任南京禮部主事
維楨海寧縣知縣今行取
知縣今行取給事中
陽縣知縣今行取監察御史
今陞在工思
慈谿縣知縣今行取江西道
鄞縣知縣
山陰縣知縣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四 十四

查改正田擾文冊定
門一體遵奉仍將各管
迎海要都懸
安民生路
該臣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世揚
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怨嗟悲嘆之聲者惟長二
王石況温州府勝海
區兵防供餉措辦爲難龍風水患歲有之
難苟非其守誠心殫力將
惟恐去之不速矣昔年惟知府
雖黃不過詢之則以文淵
承考據心制行無愧古人
考清則註以逢養虛譽
示燭利獎而幽隱不遺之
何如也比臣等先後巡歷
閭閻安樂則又感之而流
等爲地方開此呼鴈承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四 十五
取違信出小民真意也
使察近臣查訪則云自本
皇皇惟恐遷去失我慈母
擾人役對導人犯則猶本
民之實處事之確率屬之
老之情真矣守巡二道之
方乞敕使繼文淵之美以
勅下該部查議覆 詔各無將知府衛承芳或先加
服俸留任供職或俟再歷三年政績益著破格陞擢
地方幸甚

浙江布政使司呈據寧波府申據鄞縣申據按例
光祿寺署丞范大沖告文友范欽由嘉靖十一年
進士授湖廣隨州[illegible]工部員外郎郎中江西
泉州府知府[illegible]九江兵備廣西參政江
西按察使[illegible]雲南右布政使陝西左
布政使丁憂[illegible]行[illegible]都御史巡撫[illegible]地方按督軍務嘉靖三
十九年九月內欽奉[illegible]部右侍郎被論回籍聽勘屢蒙
撫按衙門先後勘明無干准致仕於萬歷十三年
九月二十八日病故中間恩文任三品京堂裏有南贛
軍功例有 卿典呈乞轉達等情到縣據此就經行
准府縣二學攢據鄉官[illegible]相同又據該縣里老[illegible]
達等因到府[illegible]侍郎實歷三品被論
勘明奉 旨致仕[illegible]例應得 卿典
請定奪施行

准奉 欽依[illegible]
錄用[illegible]
據浙江布政使司呈[illegible]縣周子文申[illegible]
縣[illegible]

丁母憂大人捐民壹百名修理修可至十二年三月初三日
丁母憂大人捐民壹百名修理修可至十二年三月初三日
滿日本官修守備該司勘報前來臣等
滿日本官修守備該司勘報前來臣等
竹據其而捐永歸里於地方頗有振紀綱而正色立朝
竹據其而捐永歸里於地方頗有振紀綱而正色立朝
實切廟堂之念老隱惟治世之變旌獻猷
實切廟堂之念老隱惟治世之變旌獻猷
祖之孫於文恪公實有肖貌之子年力正強經綸蓋猶
祖之孫於文恪公實有肖貌之子年力正強經綸蓋猶
伏乞轉達等因奉批仰布政司查該本司遵奉行
伏乞轉達等因奉批仰布政司查該本司遵奉行
據該府知府蕭良誠查得本官養病回籍調理已痊
據該府知府蕭良誠查得本官養病回籍調理已痊
適丁內艱該當服闋經行勘結別無違礙相應
適丁內艱該當服闋經行勘結別無違礙相應
轉呈等因到司據此卷查先為公務事承准吏部劾
轉呈等因到司據此卷查先為公務事承准吏部劾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四 十八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四 十八
合考功司劄付照得養病官員光祿寺卿孫鏞為歷
合考功司劄付照得養病官員光祿寺卿孫鏞為歷
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題 准回籍調理俟可之日
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題 准回籍調理俟可之日
撫按官具奏起用備行到司已經行原籍知會在
撫按官具奏起用備行到司已經行原籍知會在
卷今奉批發前因該本回籍養病原任光祿寺卿
卷今奉批發前因該本回籍養病原任光祿寺卿
孫鏞忠貞世篤孝友家傳恒德操履夙著烈丈夫之
孫鏞忠貞世篤孝友家傳恒德操履夙著烈丈夫之
槩閭門養重早有古君子之風即今病體久疼服制
槩閭門養重早有古君子之風即今病體久疼服制
已闋旱乞 恩起用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
已闋旱乞 恩起用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
按浙江監察御史王世揚議照原任光祿寺卿孫鏞
按浙江監察御史王世揚議照原任光祿寺卿孫鏞
忠孝承家清白傳世嶠邦憂 國節槩風有祖風守
忠孝承家清白傳世嶠邦憂 國節槩風有祖風守
靜杜門行誼允孚月旦品藻不欲出才歟實未竟
靜杜門行誼允孚月旦品藻不欲出才歟實未竟
有志全忠兒宜及時起用既經該司勘報前來臣等
有志全忠兒宜及時起用既經該司勘報前來臣等
遵奉 欽依上 請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將鏞亟
遵奉 欽依上 請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將鏞亟
為推用施行
為推用施行
災異頻仍乞 罷免敦政體伤武備以除隱
災異頻仍乞 罷免敦政體伤武備以除隱
准兵部咨該本部尚書石星等題為
准兵部咨該本部尚書石星等題為
本部堂上官缺正通會舉將才緣由
本部堂上官缺正通會舉將才緣由
堪為大帥某也堪備偏裨某也堪守提某也堪充
堪為大帥某也堪備偏裨某也堪守提某也堪充
戰將以至隶廢棄之士接走謀之人紀效材官備養
戰將以至隶廢棄之士接走謀之人紀效材官備養
將品益亦勒懇周至矣合無移文兩京九卿科道衙
將品益亦勒懇周至矣合無移文兩京九卿科道衙
門加意諮訪公同確處於凡賢否是非之中徇其名
門加意諮訪公同確處於凡賢否是非之中徇其名
必責其實務使真殷弗濫擢用有據庶推舉出於至
必責其實務使真殷弗濫擢用有據庶推舉出於至
公而武備有所利賴等因題奉 聖旨將材難得非
公而武備有所利賴等因題奉 聖旨將材難得非
曾經戰陣試有成效的何緊職別只着各該總督撫
曾經戰陣試有成效的何緊職別只着各該總督撫
按官加意訪求據實推薦果有異才許於例薦外特
按官加意訪求據實推薦果有異才許於例薦外特
舉破格擢用各衙門會議具奏欽此欽遵
舉破格擢用各衙門會議具奏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准此就經案行浙江布按二司并守巡海
備咨到臣准此就經案行浙江布按二司并守巡海
兵各道逐一查訪的確具報去後今據開報前來該
兵各道逐一查訪的確具報去後今據開報前來該
臣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世揚加查訪除見

集124-422

欽三百三十丈比外量少八十丈併開三項修築計工料文冊到府查得冊開工料數目如依舊基築砌該銀五萬九千七百四十一兩一錢依附岸築砌石塘該銀一萬六千一百六十八兩二分併依附岸止用椿篩修築該銀九百三十六兩六錢據查前塘舊基已坍深淘底土盡行浮虛不惟費石爲多抑且填土無資銀何由並能有成若依附岸止用椿篩修築工費亦近千金徒支目前集能耐久是又爲撙費也惟依附舊土新築石塘費用雖多較之僅築附土者實爲堅固且土石填築爲

九尚易爲利百久本職就計此爲宜但查堪動官銀該縣止有三百餘兩及查本府庫貯止有陸拾餘兩銀共七百餘兩其餘各縣共計本湏自金本敢擅用其預備倉穀本府併八縣查共八萬一千石零此中地濕積久多至腐爛議將瀋山縣穀四千五百一十石六斗一合全借本府各縣量借一半合之可得穀四萬三千一百五十四石四升仕時納穀價銀二錢五分今歲豐穀賤石僅可二錢本府八縣共得穀價八千六百三十兩八錢八分八釐四毫總計該縣與本府堪動前銀併各穀價約計銀九千七百

二十兩內尚欠銀六千四百四十八兩容再行酌處協濟借用倉穀俟降雜處秫米收仕還倉外其餘工料文冊開工料數目如依舊基築砌該銀五萬四千四十一兩一錢依附岸築砌石塘該銀一萬六千一百六十八兩二分併依附岸止用椿篩修築該銀九百三十六兩六錢據查前塘舊基已坍深淘底土盡行浮虛不惟費石爲多抑且填土無資銀何由並能有成若依附岸止用椿篩修築工費亦近千金徒支目前集能耐久是又爲撙費也惟依附舊土新築石塘費用雖多較之僅築附土者實爲堅固且土石填築爲

久圖相見俟附土舊塘石塘次第興修築工費不及千金經久有限之費容與查支日前陳珠非協濟借用倉穀俟降雜處秫米收仕還倉外其餘工料文冊開工料數目如依舊基築砌該銀五萬九千七百四十一兩一錢依附岸築砌石塘該銀一萬六千一百六十八兩二分併依附岸止用椿篩修築該銀九百三十六兩六錢據查前塘舊基已坍深淘底土盡行浮虛不惟費石爲多抑且填土無資銀何由並能有成若依附岸止用椿篩修築工費亦近千金徒支目前集能耐久是又爲撙費也惟依附舊土新築石塘費用雖多較之僅築附土者實爲堅固且土石填築爲

九尚易爲利百久本職就計此爲宜但查堪動官銀該縣止有三百餘兩及查本府庫貯止有陸拾餘兩銀共七百餘兩其餘各縣共計本湏自金本敢擅用其預備倉穀本府併八縣查共八萬一千石零此中地濕積久多至腐爛議將瀋山縣穀四千五百一十石六斗一合全借本府各縣量借一半合之可得穀四萬三千一百五十四石四升仕時納穀價銀二錢五分今歲豐穀賤石僅可二錢本府八縣共得穀價八千六百三十兩八錢八分八釐四毫總計該縣與本府堪動前銀併各穀價約計銀九千七百

臣稽覈

白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公考察疏

工部尚書陸光祖學廣增附生員趙邦程等起稱原任南京
士民景式萬歷十三年患病三疏懇　奏回籍調理
今已病瘵伏乞轉達等因到縣該本縣傳訪本官前
疾果瘵杜門者逾元載炯炯　累朝廊廟之忠理學
淵淵　一代山斗之望經濟正宜於大用屬望尤切
於養生理應申請等因到府該本府知府龔勉查得
本官今已病瘵年力正強經綸素裕允宜及時起用
等因奉批御布政司查報奉此卷查先為養病官員
事承准吏部咨為查功司劄付照得萬歷十三年七

月內南京工部尚書陸光祖患病具奏奉　聖旨陸
光祖素有清望酌任卿寄屢以疾懇辭准回籍調
理瘵可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吏部知道欽此備行
到司已經轉行原籍知會在卷今奉批發前因該本
司看得養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陸光祖天挺孤忠
入推遺直德業具　三朝之重望風采為百辟之具
聰卽今宿疾已瘳興情共慶合無乞　聖恩俯賜
等因到臣擬此該臣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
議照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今養病陸光祖學有淵
源才優經濟興銓以衡鑑品陟雅負眞吏部之稱宜
朝有寧諫風猷不愧古遺直之烈其為德於鄉右
不是盡其素行其見用於世者尚未竟其緒餘卽今
舊病旣痊允宜及時起用旣經該司勘報前來臣等
遵奉　明旨上　請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將陸光
祖亟為推用施行
　　卽蒙憲牌陳來議以求少神治理蹺督撫將
　　卽任時為屬丁亥年陞吏部右侍郎陞戶
　　部左侍郎
臣樸檄下材無可比數往伏思開言與草木同朽仰
荷　皇上錄用畀以督撫浙江需兵民重任時浙江需兵民
二變之後撫服化導綏勦兼施不獨浙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四　三十
地轉移鼓舞為雖微輸之繁慰梓之費兵們之善獨
倍他省且多係他省所未有若欲洗免雖而措辦維
艱尤難況以臣薄德鳥方當之而在事又僅二年多
七月卽蒙飭鈐卸補篤念　聖恩俾建戶部未
殺又蚤在衙臣感　九重感之恩則莫知為報思
數年曠廢之罪則無以自容是以夜思有可以少神
治理為臣所不及經行者謹會同巡按浙江御史備
劄為七款目睞臣　請伏乞　聖明俯賜採行
臣不勝悚懼懇切之至
計開

二而好尚臣聞人之好尚貝貴而遍於文也與[illegible]
[illegible]之質也難今天下吏治不振者文案之也即浙
[illegible]省區區多紙[illegible]然三年中無論冗散小官其方而
有可以極論者已三十餘員而平屑貪污不謹者
[illegible]人仕不稱任者有幾院僅又或見不定不能
[illegible]之際之實悉不立不能脫身家之念而總之皆習
[illegible]而後也上修則下效今吳越之民雖家無撫石之儲
者亦衣帛不衣布即衣布人輒掩口笑笑此可駭也
修則勝心詐僞心[illegible]奪心俱於此乎生一過因荒誠

事變稍處置失宜而禍起矣前歲之兵民二變是也
此可慮也比年大荒在[illegible]晉通[illegible]魯耳若在吳越
臣等不知其作何狀矣欲移風易俗使民漸歸於質
當自重淳朴務實之吏始欲禁商修之吏當自未仕
之時始甲科甫通籍而[illegible]晉於流也今日為民鄉梁
里居而尚[illegible]毛戚廣食濟實以約償於官也亦今日
為甚不可嚴禁以預成之乎臣所[illegible]如原任布政可
有布政使今陞山西左布政使王象坤廉明持正民
依懷於離任之時原任武康縣知縣今陞潮州府同
知王懋中節愛根心民愛久去之後正臣所謂

泉寧波分巡凡糾察官邪禁治豪右聽理詞訟均平賦役等事俱聽管理其寧紹兵備仍屬本道二道 勅書均乞 請賜換給以便欽遵行事庶事擅歸一名實不悖不但道府官民省往返之費已也

一重守令臣惟民生之休戚係於守令守令得人則民安得人而久於任則民愈安浙自得罷免久於瘴癘之地方受數易之苦故爲四縣留合而榮以榮行承芳久於溫州而兩郡之民翕然稱便矣然臣又思之法固貴久而後久任之法可行也苟不能以久任而徒久於其官則雖久而不可也古今稱朝發而夕可至者惟今然也臣所屬如縣如瑞安皆有城之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四 三一

及乎民者惟令尤急古今稱朝發而夕可至者惟今然也臣所屬如縣如瑞安皆有城之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四 三一

一正事權臣惟宰相名之曰兵部議題浙下先是設坐省部司參管東營兵務而管兵務屬遊擊管理時遊擊駐永嘉之平架而又皆以重擾參兵事者往往領兵過會期後重擾之職掌遊擊領兵過會期後重擾之職掌永嘉遂相沿有過重管坐管東營左遊擊管西營左西右東過合坐同參於中軍號令已不一顧重北擇下及南北擇官似以坐管爲主而左遊擊從之過 慶賀公座則左先於右過路臣入管則右先於左縱任事不在形迹亦宜有尊卑之序禮也序順而相和其濟樂也今各遊擊以不互爭而色多忸怩萬一有剛愎拘泥者必猜疏忿爭安望

一兩京之雜流加捐始給 勅命若再考稱職何經 奏留亦無愧合格始給 勅命若再考稱職何經 奏留亦無愧亦可加服加俸今則加州銜或服俸可也縣令必薦即選御史仍准實授已過九年六年即陞半事仍與優敘卽御史仍准實授已過九年六年即陞半事仍與優敘

同心於營務關係不小臣愚欲改左遊擊係下准
令兼東營右遊擊管西營原領　勅書剿　勅諭
令其欽遵行事則事權與名分相副亦杜嫌隙而
務之一端也
一酌礦防臣惟浙故無防視他行之自嘉靖四十
四年始其時江浙道試武舉取四出劫掠而金
衢嚴三府實當礦山之脈溢設必鉅之地設將
尤甚既副率先撫按請陞題奉　欽依特設總捕都
司防剿衢州等處兵二總設官色把總二員遇秋
末冬初水涸七閉即以二營官兵分布三府通礦等

礦要害巡哨不惟二十年來礦盜絕跡即開礦
江西亦借彈壓鎮戒不宜以一時無事遽裁撤但
來該府告置兵備不敷已行兵備道議裁二衙
共減官兵二百餘員名內省留銀二千餘兩給
足兵心已安無容別設在兵備道亦且管官兵八百
餘員名不及各上備道總之半兵數雖少而一應
從役廩餼悉如舊則且名列三司交際難已
居是官者往往自陞尊官之將在能不在秋高
兵貴精不貴數多今兵以備足易練可選精壯若裁
革都司改設　欽依守備一員領前營兵務屯額

咨送南贛廵撫衙門督理征剿右參政王龍門督理征剿右僉政王
併勦惠州倭賊斬獲有功俱經部臣題覆在
恩例相合但接武未久例已先納級前已推用未
再照例　奏接續時
又分守浙西參將
時處置頗中機宜
臣以爲此在外可徑行者不敢奏　聞以故兵部無
從詳知臣以納級龍華兒本官文武兼優才志過異
當離任時官兵泣留士民嗟嘆益遠近所共聞者臣
數年既賴其力又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四　三四
　請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將王接武照例准用授
職仍通行各省直倣此則佑計員單票送部臣驗發未
科武舉效有勞績才堪救援者一體推用若白丁無
能策勵進者仍遵
城將材出焉以爲
一復閣政臣惟
務也先該臣題免
正俸銀兩因而與
南京戶部主事浦
各閣當嘉靖時節
議無從生後監委司府首領官
是部官始不得不親理然財貨
託不行則經紀
恐亦不能自計
票發與銀同
制使之體等因
督理誠欲其興利
以委官不得人
後府佐監收
係先年舊規相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議今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四　三五
後兩關商稅
過一應船貨到
官仍委廉佐或
兩京貯庫如二
收過貨物銀兩
御門過季終將
干餘稅若干分
俸查各部臣供
俱查照舊規於
佐等官聽臣等

二兩來湖州府屬共船四十八隻共該銀六百五十
三兩來查　祖宗定制凡民間互市俱免稅鈔
白糧乃　朝廷惟正之供豈與商糧四百萬石事體
相同均應免稅今聞
解者船稅免給船價自輸官船戶即所以寬擾解而
恤民艱也且白糧為東南第一重役乃徒遇奸吏不得與商船同免事
破家宮身情甚可憫合無查照
祖宗定例凡民間互市俱免稅鈔白糧
准將前項關津鈔稅俱
蠲免以紓民
運之苦等因到臣據此查得先為民運艱難乞賜酌
處以裕　國儲以救民命事該戶部覆該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題奉
欽依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及管糧官員一體遵照今後凡民運
糧船隻俱免收稅鈔其附帶土宜貨物亦不許
船裝載順帶土宜四十石免其納稅如果土宜過鈔數目
四十石免其納稅又不許
私貨不行納稅又不容該關攔阻留難如數外夾帶
以一半入官如巡
清領
勘合內開應照
祖宗舊例及近年
題准事例行浙江監察御
史傳好禮議照　國家之制五般過閘例免鈔凡
以重民食也況白糧係　上供重務本與商糧一體

漕糧官船官運民間止以裝免解者船稅免給船價自輸官船戶即所以寬擾解而
糧告糧戶自備民船是理中間道途輸輓之勞衙門
上納之費為分賜甚免所費與商糧四百萬石事體
東南第一重役乃徒遇奸吏不得與商船同免事
屢不均情尤可憫先經
題行通查議不
明肯已准免故
甚非所以恤民瘼
來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
行令各關遵照今後凡民運
果土宜止於四十石免其納稅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四　二十九
如有奸商私貨者依例究處其關
倘吏等索詐留難
復添設於額外
臣奉　命督理漕運及三年
題考滿
據實為
皇上陛之臣當復浙江
嘉湖道左參政張延登奉
旨嚴才識英毅法紀明

而軍民聳服武威振而山海肅清分守紹台道左
參政朱文科精鑒破讒粹白貞操解紛糾機妙轉圜
裁冗濫恩推挾續分守温處道右參政胡將抱負素
多經濟區畫悉中機宜以悟雅健躬以清貞表倡拔
察司按察使吳曰新局量恢宏才猷博大往議倘有
先見之明今總憲臺之經兵巡嘉湖道副使梁
用寶誠心直道剛介絕私潔己之操兵巡寧紹道副使梁
肇而起繇鹽商長於欺詐兵防而紀律森嚴署泉
篆

況當強壯之年尚有優賜之日庶照不及倒澤用以
壽後效者也再照　新例薦舉限數甚嚴文章不愧斗山德望久孚中
將非他大省可比各府正佐州縣正官即科貢事自
久任法行前舉後舉亦與往年連連者迥異臣今次
薦舉三十七人到指浮於額數然查舊例舉官以曾能捕賊
及清理錢糧水利等項事務著有成績者方許舉用行
取俱係久任果著政績久任果著清廉今次薦舉將佘直倫等俱係
原任南京
皇上可盡知勸懲而東
南人士亦有傳矣
欽奉
敎旨是
欽此

欽奉敎旨文集　卷之四百　四十五

萬曆地方人才以備
任用疏
臣惟浙爲人士門戶在
國家甘肥山林遺佚亦
所稱儲蓋臣叨陪
末班行將衰老除原任南京工部尚
書陸光祖已經
部尚書張瀚
奏　欽奉
聖旨是原任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
原任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
臣王
崇古
奏　欽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臣又面
奏退
隱原任南京禮部尚書
臣申
時行
奏　欽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臣又面
奏退
隱原任南京禮部尚書
臣許
國
奏　欽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臣又面
奏退
隱原任南京禮部尚書
臣趙
志皐
奏　欽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臣又面
奏退
隱原任南京禮部尚書
臣沈
鯉
奏　欽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臣又面
奏退
隱原任南京禮部尚書
臣馮
琦
奏　欽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臣又面
奏退
隱原任南京禮部尚書
臣于
慎行
奏　欽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臣又面
奏退
隱原任南京禮部尚書
臣馮
夢禎
奏　欽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臣又面
奏退
隱原任南京禮部尚書
臣王
錫爵
奏　欽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臣又面
奏退
隱原任南京禮部尚書
臣王
衡
奏　欽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臣又面
奏退
隱原任南京禮部尚書
臣王
圖
奏　欽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臣又面
奏退
隱原任南京禮部尚書
臣王
世貞

之旦即獨言原任四川布政使司右參政
入孝出弟志行卓擢修撰尚書起獨抱流弟
原任廣東按察使司副使泰毅之名績有制義之用臨安
獨遵之才壯年孟備文學淹洽立教雅教
布政使司右參政温公論德之風裁倚重
容澈石帆范氏家傳行狀
桑梓于勑命
城闉絕跡著書之
或才可以效用　明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四　四十七
不同均之爲
伏乞　勑下吏部再加
治化未必無小補矣

薦舉教職官員疏

臣奉　命撫浙爲訪求乡人材所自出之地無於
教職悉心咨訪其
雲德縣儒學教諭劉長春文章未原理窟操履迥出
風塵澤畊益堅清修可待
被百家之芳潤學士有於
東陽縣儒學教諭陸學本家傳行狀尚未
雲之志不徒振鐸有聲蒲山
原任廣東按察
宏深辭意典麗無泰毅之名績有制義之用臨安
縣儒學教諭沈大復學淹古立教雅教
行誼高風擢才名著山縣儒學教諭
有著聞學能文三戰太學
府儒學教諭
署邑篆文雅淡士
縣儒學教諭
扮倫學有師承廸人妃
縣儒學教諭
士服再著邑而民
雅度深思良撫
縣儒學訓導
以行分教一
縣儒學訓導
世務互志通

職之良俱堪六館有司之任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誣將劉良泰雷震陞六館龍德讓等量陞有司庶人材益勉而學政有裨矣

薦舉佐貳官員疏　督撫

先該臣查得佐領各官所管職務與民相關甚切貴在得人往因薦舉數少孤以示勸已經題奉　欽依但賢能不凡者類得疏薦多不妨盡舉其次資部超敘見在遵行臣所屬佐領庶職以此頗多自應除食殘不自者不時訪查外今當陞任所有賢能佐領相應遵例薦舉以廣示風勸臣訪得臨海縣縣丞屠以欽檢東身名不失儒雅疏通世務大得民心德清縣縣丞陳士秀專管清廉純優幹濟救援邦暨印宜民海寧縣縣丞徐徽爽練之才雅能集事清約之守即可長民龍泉縣縣丞劉先久詩書舊族事有條理兩署縣符人人詩頌蕭山縣縣丞王宜性木誠篤才能應變忠公通明郡邑倘志堅篤亦通才習練得民心捕息盜禾嘉縣主簿年銳志潔守道不阿臣可備剛褒廷擊江桂馥潔已服人承委集事几勤民隱不類走墜抗州前衛經歷劉世傑才優盤錯志耻紛華愈久愈廉隨試隨效觀海衛經歷吳劍幕衛稱長署昌不苟正

值壯年大超流輩金華府知事李宅昌律例長論剖決中綏撫符饰苦可捐民安以上諸臣皆時佐領之良所當薦舉以備擢用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誣將劉良泰雷震陞六館龍德讓等量陞有司庶人材益勉而學政有裨矣

薦舉武職官員以昭激勸疏　督撫

臣惟浙為山海輿區屢年不靖所需將材視各省尤急臣蒞　命以來留心物色凡遇地方有事隨時陞任倘有果勇可錄材技出眾不拘資格以備選將隸兵其專職應遵例薦舉以廣示風勸臣訪得臨海縣縣丞屠以欽檢東身名不失儒雅疏通世務大得民心德清縣縣丞陳士秀專管清廉純優幹濟救援邦暨印宜民海寧縣縣丞徐徽爽練之才雅能集事清約之守即可長民龍泉縣縣丞劉先久詩書舊族事有條理兩署縣符人人詩頌蕭山縣縣丞王宜性木誠篤才能應變忠公通明郡邑倘志堅篤亦通才習練得民心捕息盜禾嘉縣主簿年銳志潔守道不阿臣可備剛褒廷擊江桂馥潔已服人承委集事几勤民隱不類走墜抗州前衛經歷劉世傑才優盤錯志耻紛華愈久愈廉隨試隨效觀海衛經歷吳劍幕衛稱長署昌不苟正

可使前[illegible]
切尚緩不仁乘土如[illegible]
備御司之迎者[illegible]
陸之長麥光[illegible]
到日安葉[illegible]
日大營中[illegible]
之智[illegible]
把總游等所[illegible]
大之敢且敦[illegible]
在所正千戶陳九思武德三把才服兩營[illegible]
之風鳴劍祇掌之[illegible]
戶王嘉錫才歌[illegible]
足資綏急[illegible]
條屬敬懼[illegible]
知彭紹賢[illegible]
按圖生吞[illegible]
行視簽鋼[illegible]
如錦早[illegible]
大心吉州[illegible]

可備把總守備之選者也又請得分守寧紹參將某[illegible]
某此一臣者所當亟行舉任[illegible]
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illegible]
用某某舉任庶勘戒書[illegible]
温奏敦公文集 卷之四

疏

乞　恩矜免

臣陳西寧等四十四年道士緊
臣今官[illegible]
[illegible]

請停解金花銀

臣照得本部八月初二日題進金花銀拾萬兩買辦
[illegible]伍萬兩令解到金花銀止辦
[illegible]二萬兩中外全缺支用
[illegible]

請停解金花銀

臣照得本部八月初二日題進金花銀拾萬兩買辦
[illegible]伍萬兩令解到金花銀止辦
兩及買辦伍萬兩行太倉銀庫查
臨清管庫主事楊應宿呈稱本
四萬餘兩尚不足由[illegible]
因到臣臣係守[illegible]
皇上臣查得自　祖宗朝以來
壹百萬兩坐派蘇松江浙[illegible]
買辦應用布色每季加買辦銀
極之大年始計每增進銀式拾
銀內那借應　俞以來　皇上

吾日望佐命不即延至於今計已踰月紛紛道塗
貳百餘萬即使發藏銀不計　聖明
在上不宜重困閭閻從權計　聖明
陸年以前山陝河南
為常以故數年起運
江淮廣南
秧苗未蔚和且斷流
鄰井者不可勝計仍令百姓獻升供賦稅難矣
盡數年南北之民遊
幸又為數百年所未有
與天通有出一善
間閭之狀何如也
急之務宜
戈之服而
務末命之道
各此伍萬
是大倉新
而牢充實辦用
早軍旅何以應

益公文集　卷七十五

恩仁愛吉梅夫人感
家部繼臣受千戶何文
已告銀六十六兩又
部繼臣實銀三十
十餘石為歸倉內使
八分移怒於淳令
纔死等因臣初受事
稍恐未真今
為盜跖之行
霍賀恐本官有
湖綢其各衛所管
國也臣日夜

臣緣泰昌四十四年進士歷陞今官歲載 皇上高厚之恩粉骨碎身不足以報萬一但念臣父封大理寺卿臣八十五歲入玉氏年七十有四往歲臣撫浙江臣父駐臣於浙臣不敢言歸北以臣父遠養臣力官奮臣里大疫遠近交染臣父母心雖欲歸養且不敢言歸今歲六月伏乞 皇上垂憐 准臣回籍調理庶臣父母亦不敢言歸今臣父朝夕以臣幼聘聚臣病具疏 請歸家 聖醫藥不效未及前月病篤臣父母憂如焚臣母前病篤臣父母憂如焚臣父母憂如焚臣父母憂如焚

得　大明旣興一款文臣三品以上不論已未考滿父母曾受本等封者俱照例給與　欽此欽遵查照例給封父母原任兵部左侍郎汪道昆母叔人胡氏病故已蒙給與　欽遵臣雖叨列二品母三遇　兩朝恩封淑人僅與胡氏同之　恭遇　皇上加恩封贈者亦何限伏乞　皇上俯賜查照例給取自　上裁遺餘力切　恩激　皇上

溫泰毅公文集　卷之五　八

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得　大明旣興一款文臣三品以上不論已未考滿父母曾受本等封者俱照例給與　欽此欽遵查照例給封父母原任兵部左侍郎汪道昆母叔人胡氏病故已蒙給與　欽遵臣雖叨列二品母三遇　兩朝恩封淑人僅與胡氏同之　恭遇　皇上加恩封贈者亦何限伏乞　皇上俯賜查照例給取自　上裁遺餘力切　恩激　皇上

溫泰毅公文集　卷之五　八

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大典謹按

考盡已設閣

溫泰敎公文集　卷之五

咸學曾屢授方略制置降將其未定被脅宜散其脅
從此不但可施於西鄙乃如秦能懷之而功成不居
盡以歸學曾人言限制秦之言公言也非學曾誠心
任事面折令如此公言也非學曾假使學曾不據花馬
池還州委官西去之狀未剪屬戰不
勝學曾不知少加撫道總兵有必不可容之
罪自知當絕計必高踏要挾從志不可遂之不可不
分寸寬則為張傑損威辱　國將遣西鎮以愈不可
在急切斯望之至

遊倒懇乞　天恩容令閉門養痾　恩
[illegible]
[illegible]

代學曾力戰破賊以報　皇上即九廟社稷宜散其脅
而立於二軍之上而九邊軍士國　皇上於有臣之
賢者竟以將士感恩流涕痛哭之故不忍撤折亦必
憤怖踴躍以報　皇上是我　皇上不測之威與不
測之恩睚行不悖為渡歐天下一大機括而紀綱不
自此大振邊疆不亡此後事者臣等不信也伏乞
皇上俯念邊臣重臣之心任事之臣難得
將絕脅總學曾特因於此如果罪有可原
功不可泯仍乞　皇上
在急切斯望之至

臣又溫朝鳳累[illegible]
二十一年[illegible]
命累封臣父[illegible]
改官渭[illegible]
上允臣在籍[illegible]
衰朝雖[illegible]
聖感戴　皇上念臣豬及於父得
得躬合驗臣卿抵家知
為報又念　國思廣

臣亦因此感動火前思往事剴切之後繼而哀痛
而已聖鑒燭悉　主上軫念宗祊伊邇非
循採訪安能輒辨妍媸而況病軀致劾　大典尤
之所大懼也伏乞　皇上俯念風紀重任慎于簡人
臣情激切原非矯飾別備奏聞非徒調理
庶纓憲不致久曠臣疾亦可漸愈臣不勝懇祈仰望
之至

中述疾劇趨　命難前懇乞　聖明准令回籍
以延殘喘疏三
臣近以舊病未愈新疾復作上疏乞
溫泰毅公文集【卷之五　十五
理等因奉　聖旨總憲臣如何復有此
奏國家多事卿宜仗義任職不准辭退欽此欽遵
欽此臣除即望　闕叩頭　恩外伏念臣才性行
薄無所比數不自量度上負知先後四遷臣
於田間臣卿感不足云
報者　雨雪　雲龍之文武諸臣各已晉秩勳上
晉捐俸助　大工疏已刻在
察院左都御史
集
勝退情懇二疏
憲臣建廟非徒以助　大工疏
十二月二十四日進本　四年正月初九日奉
工部覆前題之旨依擬一年少助萬
一雖職上銀不為少之數而臣感戴
乞　勅下戶部照數收貯此身已非臣有安敢
切之義為此具本請　旨伏候　勅旨

礦私當照已派重地用兵尤急懲之　聖明速
允停止以免擾累事竊照近聞雲南不勝征採擾
害故逃隨從虎貴不來實因　天聽
日照停止可立冬得也不意貴州亦遣稅使
臣等職在獻替者徒以一言獲罪不來實因　天聽
是職官職是本部責任所以不能已於言者及臣等之罪耳伏乞
聖明特賜罷免以全臣節以安民心臣等不勝感激之至
深愛而　皇上以為無事温察教令文集卷之二百
生之地在有禍福之後在　皇上愛民盛心固已
不忍加派乃有此舉在地方有司管理固已
明旨再改不過於是武斷之紀戚為
頭會箕斂或為相地而來雖細不遺行挑
背負無微不及其所過
于此不知此等一二
囊者千而九也大抵
者必怒於色而
戕其命能使之不下

德也亦毋劃以今月解銀幾千兩日解銀幾萬可以惟
其所欲而無不如意也去冬歲歉三天地大數財聚
長散散聚歲規不可不深長思也在昔思臣愛者必
吃其漸得個長　國家通務財用必自小人當喜並
芙今所用惟不知民艱之可憫也不意貴州亦遣稅使
徒從來大益往往
湧沸額此亦
無生征戍
而益自
四川苦採木之後民已
益奏教令文集卷之二百
陽鉛坑之各省
皇上惻然四顧方且遣兩
炭奈何復從而重困之
十百萬不止而又
名馬乎此驅民使之
楚尊如酒加不增益必
以為咏鮮有不喜作者
為封疆計可作
盜之疾而速其斃乎故
銀鐵為生靈命脈十

集124-446

尤宜先嚴爲　國家任風憲職兢兢諸
一已之玩好驰聖心於逸豫　國家之大計輕諸
小利孰利孰害知與民爭利與民爭利固非也必不得其利
又孰與以天下之利選之天下而使一朝蒙蔽罔
無慶之爲愉快耶臣等切憫時艱不忍徒仰望其利
是用昧死面進其愚伏乞　皇上深惟安攘之至
計遵稽元之舊制申飭有司毋爲僥倖之說　慨然召
回下以上綱　皇恩之溥下洽海之民心　宗
社幸甚倘少須臾臣等所陳之言或有未當　伏候
兵之處先停征視庶事真非兒戲之舉征討宜速定
温綸敎令文集卷之五　九
之期其關係　國家大非淺鮮惟　聖明幸留意焉
臣等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遵　聖諭循職掌摘陳修省要務懇乞　聖明
嚴勑中外憲臣實心舉行以回天意以保治
安疏　總憲

近該禮部恭奉　聖諭去冬至今元旦爲災已經三
時河井乾竭二麥枯槁民無所賴厥日夜焦憂動火
深爲失德致此伊部徧徵　群臣直言天地祖宗
山川應祀神祇神廟親詣誠祈齋內外大小臣工著令
痛加修省各勤職業以回天意欽得徒傷虛文欽此

而船之碇舵夫堂廡之下尚有門奸而況乎其地者乎且守令遠出有突事之虞凶犯屏弃有捕之患地方何賴生二三百里外稱為貧上大府以後巡按御史入境劾問民疾苦勿煩規遠借赴老寡貧廢所主奸豪脅惕而逃之情亦可上達提學憲臣有司考諸生於百里外者巡按御史察究御史有仍前擾事巡歷不周者使回道日以怠玩論伏乞

一抽民隱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　國家所恃以爲基本計者唯有司耳今之有司何如也漢文集

拜斯民爲邦本本計者唯有司耳今之有司何如也漢文已奉公者固多而樂指門牙者亦不少大率漁猜在罰贖在稅糧徵解之弊爲甚蓋拜頭始於總收總領名曰下相以防侵之弊以便完解緊要倉口而免虧欠之累然不能無剩餘致屬者緣以爲利而貧者梁受其苦則重入輕出又使解者更派路費添補之苦令固有德其弊而不失設柄本意合罷收各役自其一匣當官驗入封鎖以俟解發而官不見者不可做而通行之耶合行撫按申飭盡革頭名改使自封野總櫃底民不受累官不受虧　請制一大美政而免厚斂科罰

一抽民隱一要也伏乞　聖哉

抽民隱之法可又使御史巡視在城侍御史內外民隱有司之法輕重得其平也輕則御史打聽得重則按御史亦育而輕而重者所胡重者輕以入命打聽也夫郡縣之議重辟簡驗徒訊必正官審或人命非自兵馬呈報則由兵馬備案此外自刑名錢穀而已其輕其重於是乎在

益齋亂藁卷之五　三十七

免罪不能久臣等竊以爲宜如戶部分司例學遵刑部司屬覆簡或順天通判推官及二縣知縣分任各城一經審鞫門免枉縱是重獄所當議者所謂輕而重以笞杖與重辟同評是也夫稱輕笞杖與重辟同評是也夫稱輕笞杖行自甚民甚便之京師有詮部送刑部刑部准理始行拘攝司審畢而後送寺評事審畢而後歸司終落俾專專委其處其再審再讞不免累日積月牽曳子貢產場老以待前骨幾成灰矣大司寇秩亦隆重笞杖不施自其輕者不可做而通行之耶合下之平平其重者耳二笞杖必經年尤又何其瑣也

臣等以爲答杖徒罪宜自司憲臺發落免送寺可也
如以舊制不可變改則月報亦可也若犯在笞杖徒
而與重辟同起仍同推斷於大理是輕刑所當議者今
行各城御史各依審理犯罪打斷還令寧家重
則送法司勿令久繫事理如此已沸而益之以新火
恐患至欲圖之不及也況今星隕雷擊亢旱枯槁與
所在征求搶劫會聚一時如此已燃而益之以霈也欲求無事得乎然在撫按不可
不預爲之圖矣圖之柰何無他方猶有不忍害民之官或
聽淋小民使其民知在地方自存心忠厚
不即從忠少無賴爲揭竿倡亂之事然整飭兵壯固
守倉庫則不可一日忘于懈弛一有事禍起與其議

撫議勿于後日不如設法解散于目前益有欲助而
及使之不得不合者或有似不動而反使之不得不
散者在守令自行區畫劉之軍正坐不知
所以散之而反使之合耳速事大下雖旋就撲
滅然而民受荼毒纔[illegible]
刻聖休養之後閭閻[illegible]
火而又促之使趨之使[illegible]
特切望於撫按諸臣之及時
聖裁

臺臣惡使步雅久待報乞併允就近先選以濟

近該吏部以 [illegible] 大人具疏上 請 [illegible]
上在外推知等官 [illegible] 門者照例論劾取還 [illegible] 因
尚寶 [illegible] 等官 [illegible] 俞允 [illegible] 等
重加諮訪將 [illegible] 欽依行取 [illegible] 欣欣舉于稱慶仰 [illegible]
我 [illegible] 皇上用人 [illegible] 伏思之推知等官
歸已行取各有 [illegible] 事務看候代須委
官同各衙門再訪 [illegible] 照例等 [illegible] 本
所具履歷考語 [illegible] 候 [illegible] 皇上欽點 [illegible] 等 [illegible]
[illegible] 老成諳練 [illegible] 不必 [illegible] 計期 [illegible] 至三四月間北及

試職 [illegible] 後題差為期 [illegible] 至手五
[illegible] 科道缺人 [illegible] 無論回 [illegible] 門中 [illegible] 通 [illegible] 史員 [illegible]
缺本參近奉 欽 [illegible] 及考察見任 [illegible] 史御史員 [illegible]
令見任一員兼署 [illegible] 務乃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至于五
城廠庫等差 [illegible] 俱 [illegible] 通 [illegible] 差為期 [illegible] 滿 [illegible] 務
人 [illegible] 酌量兼管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各 [illegible] 接差 [illegible] 缺如 [illegible]
順應天廣西兩淮甘肅等處俱無人代 [illegible] 一遭境 [illegible]
事 [illegible] 于科發臣等 [illegible] 所 [illegible] 罪日夜思 [illegible] 中行博
七推知等官均為應 [illegible] 久 [illegible] 其久候頓 [illegible] 不免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元一時人心鋪 [illegible] 臣等 [illegible] 身任 [illegible] 責止從九卿
[illegible] 悞事 [illegible] 若就近先 [illegible] 之為得乎且兩 [illegible]

蒙　皇上垂聽又惟
各官從或不敢非者或事體係官民相安礙有難行
之處知　皇上必體察情形隨宜變通決不拘泥成例
許其實秀等遇合委之及上怖　天威下懍夫雖胝
脅以作賂費不及已令即自裁別遣幼子啞
啞就寄大實秀因　國家康吏也臣等於京察時
訪其實大臣亦皆有薦章任內廉靜公正新河民蜂擁萬
迫閘官畏避閉以都司且於枰稽申傷委不可
復生念幼累必復見逼　嚴命且法且行而又童
以長途跋涉之娘親隨縲紲之苦不啻隆冬而遇霜
雪之變加鉅此等情狀商旅上民莫不同然之未有不動念者也臣等
據我　皇上聞而知之未有不動然切恐不軌之民與失意失利
聞其體甚痛倘得
死杖下縱不即死傷之元下後世難謂　皇上以民
官爭利之故而致方面廉吏是死身危不幸實倫
且非　朝廷愛民設官之意要之合異是東曜明處
兵兆徐鳳以北皇上利生痛民窘困無堂廉以食
即如　皇上利生痛民窘困無堂廉以食
救民窮猶恐無濟于時而曠稅官役方且變錯溫道
有捕之地不得則以

上之及時以挽之而及期如不過片紙　溫綸而風
行雷動立見四海臣民仰德我　皇上即位舜禹湯
文武不過且其爲力甚易而日者臣等職在守法每
天下之大不能有其美政不能保其無弊故不獨一
秀也又恐今日褒利之初不能官民也故敢以昔
口之言進伏乞　皇上俯察臣等所言　天顏
原非過言臣等所職　德音倫綍　天
恩特賜褒秀之旨而於
原職臣等之上　德音放回令復
温卷發令之集　命
于拿到之日　勅下
請　旨發落仰祥
省中官及各官役以
休于無疆　宗社
　　臺臣久缺懇乞
以補紀疏
　　聖明參會考選以備　朝
項據管河管道山西道御史金兆魁等呈稱各道御
史員缺日久侍班之人乏催經該司官轉移同
御史侍班又據巡按御史劉日福巡按福建御
史何源祥巡按雲南御史馬孟禎巡按宣大御史龐

覩其言貌試其音疏矢公矢慎務核實覈酌讞
請必不使耳目之司授非其人萬萬無足恒　聖
者臣等甚苦今日侍班巡城之難其人又期早得諸
臣而約束之以嚴計實不徒以待選之股候代者淹留之苦把
也伏乞　勅下該部大差務及令蔕艾以醫久痼
考選庶差委有人而臣等亦可免于曠官之罪矣
臺差關係[illegible]代久曠懇乞　聖明[illegible]
允考選以復成規以肅風紀疏
臣等竊惟御史出巡各日代　廵職在實德達情
不敢前卑奸宄固結黎元不敢蔽後懼御史耳目是任者必高
與故識政體稱刑名然後法易信令易行一取一動
可爲風紀倚重矣然而各官之才識得之眞賤者常少
得之緐劇者常多　祖制新選御史必先試職數月
乃廵視諸小差委之合其聞見日廣才猷日練
刑名章疏日習諳悉而後遣　祖宗設方輿中差不
考核無過方　祖宗設方輿中差不數而遠
大差者亦未有小差不試而遽中差者誠重之也故
御史不待甚諳而後選則必爰其員無非欲儲材

平試職以備中差大差不時之需也今四五年來則
襄是矣城甚久者猶能攝試職全無一員大差缺或取
未中差者代之今中差缺或取已大
差者代之今大差旋者有幾有兼二中差而復攝四
五小差者獨但獨力彊勞抑且顧此失彼即令城務
吏者不當已大不便于差而亦容有耳目
不及周而法紀不提振者又時事多虞人心思亂
即有風力御史而出巡之難況在差各
御史半踰瓜期企足代代其以爲旦夕代矣誰其倚
之戚民者亦因爲日久代矣而代者又不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五
可即得緣得代又不可即得老成練達之臣以分持
憲紀前輩好宄固結黎元忌其勢將不可收拾無及
令考選制可爲也臣等明知
掌曰夜憂思萬不容已表陳
立御史本意及時重　允考選試職數月
月久於練事宜者差者皆照被差故事疎曠職
業其復　祖制新選御史必先試職數月
選期即少歷一日試職試差日是以中差管試
矣中差非素練是以大差管試矣選授何等可勝嘗
試而後爲之耶伏乞　勅下吏部會同臣等如

多亂而武將甲於他鎮遂有是命一倅而兼之南北村道之缺與日新職事日繁一得備員亦豈有槩而徧舉手以稱塞職掌千萬一矣

詳陳臺臣缺之之實惡乞 聖明速命簡者遷以濟燃眉以保治安疏 代憲

臣等伏遇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置之風憲之職垂拱思維臣實以負名必風紀肅然振舉而後不負所委不至貽羞大僚以爲我 皇上維持太平于勿替矣彼以爲我 皇上維持太平于勿替矣

溫泰毅公文集 卷之二 三十五

翠成典乃臣等情意 皇上念風憲之人何難一史尚可那移而今日者選而簡之又何難之有臣等竊以在外諸道之守令九員分

管例也今趙之者趙之增城二差方大美差光陵寒門之差四員之中差有所偏重而增減之意 皇上念風憲之人何難一矣巡歷者但乘馬而已非步行也大抵年尚無一員而四差矣獨增減一員而五差四差則一員而已差三則一員而已差二則一員而已差一則一員而五差

臣等頃緣各道御史不敷疏請
堪出按方岳　聖上考
選不厭頻數豈敢
視各衙門左重近不
各官採訪候代於
大不便者蓋那借則以
貴爲　國家二百年
以一人而攝數事欲
緩外巡或令官民
代則不得如
而官吏懼耳目新
不得代在衙官
以爲當
綸音且令
須半年之後尙
且應選者臣
光欲熊尺寸之
以有用之才而居

而撫可厭之人蓋用則
中外之和祥瑞先
於目前遐邇
臣等所未
用若是
選不厭頻數豈
堪出按方岳　聖上考
視各衙門左重近不
各官採訪候代於
大不便者蓋那借則以
貴爲　國家二百年
以一人而攝數事欲
緩外巡或令官民
代則不得如
而官吏懼耳目新
不得代在衙官
以爲當
綸音且令
須半年之後尙
且應選者臣
光欲熊尺寸之
以有用之才而居

昔劉向之君尚存一發言論及
皇上爲天所屬長令善言不止一端必即施行俾
當擇 聖論入啓即刻施行一日得行一日之福
道次日頒行 玉音方到 皇上俯從
敷告內外 皇上俯從之非建議者大感倍不啻感
臣深以 聖明方興 臺何敢言及時月之易
日竊聞 玉音方到 皇上俯從之非建議者但有
源誠欵惟 皇上施諸實政 皇上俯從之非建議者但有
益於民而無益于 皇上不必行也臣等合目所
懇若爲臣民計而不爲 皇上計 皇上不必聽也

皇上試思前 論一篇之欽聲踊乎欵欵聲踊乎
誠萬分之一乎 皇上痛中金甌之缺才發一言
征辦爲諸事 皇上方行此事採擇
盡軍則更生 皇上不必行此事 愚竊今日輸
墜之悔可以追太古之思厚泰階之平可以
在位者犯我 皇上勿聽 論一篇已盡之
也偶激大 皇上必念德及之久
欲普一覩之 論不過是健過

之列在各犯不過活餘波之潤而頒乾坤覆載之量
如書之野蠲賦如易之叙過宥罪省歸 皇上奚
況一 論即衆咸備大 聖論一出從古不
覆改易大信也若令出不行海內愚民信停並之非建議者
海內愚民信停並之非建議者但有
鬼中使捉不住 皇上俯從之非建議者但有
遁雖懷盡如 皇上俯從之非建議者但有
困斷難前 皇上俯從之非建議者但有
天道惟天者德加於民 皇上俯從之非建議者但有
以保位而施政乎蓋天心所欲政者不爲者也其所

不欲政者妄爲也 論一篇非 聖政之至美乎 論
出未幾旋即政爲矣心所欲乎不欲乎以其爲者易
不美以其所欲易所不欲 皇上痛在上而覺不
及此乎且精神運用所不必愚則
或以有累 聖明爲念 皇上方行此事採擇
拂天心爲體未免拂體所以 論一篇而期
速效也伏望 皇上 聖聖政易則 恩
出如而嬪令行如 皇上必念德及之久
泉 臺與山河永奉 宗社萬萬
年無疆之休端在 皇上 論不過是健切待 命之至

積女隱匿銀至二百兩者絞例也凡
重犯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劉曰梧奏照先據本院題
覆遼東撫按官參納衆監生原免勦殺
回百戶王朝臣等假稱馬頭功合應照例遞回遞例私
充軍伺候一經奉有 欽依備劄
行據該衛呈稱本官參納衆監生原免勦殺
欽差總理糧儲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 題
爲查

流血成川積屍成邱甚江且久且破壞恐益難
又遣其子楊朝棟兵二萬往鎮貴州臣等伏讀
此等措置大計 皇我 國家二百年
餐髮之恩誓願滅此討賊 勤王兵討逆貴州撫臣江東之
皇上行以不死報如臣等受恩深重義
偉功業 皇 自取覆亡今日必不可已之役方謂
東之罪終不可宥遷延 遂敢大肆橫行殺掠內
地益盛之世豈容其跋扈至此今即速正
天討是補亡羊之牢已無益千地方之憂若仍諉道
旁之舍舉不定之基恐非勝笑臣等不揣固陋謬爲
臆說條列如左倘可備予慮之一得臣等不勝大願

計開

一慎擇副道統領兵之道乎吸問有成敗違沒難
飭綜核將領智勇人難得人來必即重以後
歷行間而名實相符克勝任
今奉 聖旨先期行道經過地方有缺應保不取調下別省往往道路緩急無
易容再陳但各處用兵有取調本省將領
缺方有非常緊急亦可集思廣益乞

人以後如恐貴州有
無分守厥務分部得人
一蒐羅異才倘黔滇以
之士而舉用舉 堪盜
天江以北多使客如
驟驟一息不忘悉揚
固則爲盜賊主謀在外
之也合行各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善騎射多智謀
或擊斬敢死或足智略兵不妨收養撫道標下待用
或錄名以 聞兵部又加覆實不惜升十之衆籠而
取之容送軍前有功一體叙用是 國家有得人之
利即萬一有猶豫征進之形亦可消滑面免爲敵人
所資伏候 聖裁

一簡收將領黔得用兵之道乎吸問有成敗違沒難
濟近湘川貴之將敢調得人統得人來必即重以後
有缺難保不取調下別省往往道路緩急易勒現調
鉅稱可用取調入貴州既添中軍貴州
亦宜均重督各處用兵有取調本省將官令赴督撫
聽用有缺應使就近委補無缺亦可集思廣益乞
征川貴二省各省滇黔人不能如猶儂師樂與其

門方略本西勝用兵部小醜不足平矣伏候　聖裁
一厚集鎮倘堅行與兵部會議于金星儲雲又
復稍起點串主簿長發四出人息間已報風秋
虜急宜採本用兵以來不知處增矣近　如蒙
鼠竊屢犯雲則真金之呼爲敵所乘不但邊事有
所不支而已　聖主前非不知今日
財力十分之一在
而忽仁倘選伏候　聖裁
一多練火器械不利以守故近來火器益
精效莫如三眼鎗三眼鎗宜打則得二萬四
點火藥筒盛入以八千大分宜打則得二萬四
千之用是不問晴雨皆可應敵之急也又于陣五十步前
層設連砲一發則十餘大鏢可齊發先期每一連
選軍士三十或四五十大分佰齊練項刻可布此萬
人敵也乞　勅兵部將前項三眼鎗及大將軍或於
各鎮備用着于一面製造廠攻戰有實具取勝
成效全在此伏候　聖裁

前朝陷我　明征討往往以此大收平定之績田州
岑猛之倚岑璋至親也猛竟爲璋所擒而璋至今世守
酋土寧夏劉東陽之倚周國柱至今也東陽竟爲國
柱殺而周柱至今稱忠義爲各將播雖土夷其左右
皆黃姓而播州楊氏以門表見者乎誠懇
極重隆賞如以楊應龍安子獻或斬以報者仰以本
酋家產充賞仍世襲等應若已盡賞銀二萬兩頒
陸侯伯爺自揮捕者跪乞　勅兵部同臣本院咨行
督撫選行伏候　聖裁
一西蜀危急難支海內動搖可慮懇乞　聖明亟
停礦稅以固邦本以衛亂形疏　奏
臣等頃觀　皇上慨然立停貴州稅使大小臣工誰
不仰服　聖心之原　聖慮之遠諸臣因播酋楊
應龍出內犯闕踞貴與　皇上觸事感悟必先
罷西蜀礦稅以救倒懸不意　天聽猶高豈以滿朝
諸臣之言皆不足信乎今又據報楊應龍親統大兵
已破綦江殺戮我將士屢剿我生靈今蜀震動此蟲
螳螂怒臂不過自速粉然而本酋之根抵盤據原
與各土司聲勢相倚其蠢動反側實足以兆中原之
亂今中原有一種推理破綻武斷豪橫諸惡少居常

悔前不得逆知利害之開採權稅爲之騎門由陝河南之中蜂擁催爲之驅逐一旦開蜀告變至破城虐邑而我不能支環視奮脅乘機翻應與商爲黨何異藉寇兵而齎盜糧乎況今不即撤回恐人心益離天命難格與日蹙而四出恣非旦夕所能掃除臣等與言至此不覺痛哭

統治及今不即撤回恐人心益離天命難格與日蹙而四出恣非旦夕所能掃除臣等與言至此不覺痛哭

龍礦罷稅亦何裨於　宗社之安危哉矧蜀與貴州錯壤之警尚寂之警尚寂之災均屬危急而蜀之今日尤告如在湯火中前旨既罷奚蜀安得獨後經不即罷中使雖至慕義亦難於湯火中而行權採之令不如斷自

上裁　恩出　九重速罷蜀中之役使朝不保夕之民猶愛我不忍叛我而不爲敵所用即行額稅仍聽遣充彼中些須軍餉使嗷嗷待哺之卒不至內潰又因此而併罷各省直徵稅俾四方商賈之夫不得以中使群小輩之橫征詩欲爲兵端此所爲以德澤爲戈矛以民情爲金湯而慶外必先安內之大機括也

伏願我　皇上執　恩爲亂之源亟圖消弭之術　煥發德音將　欽遣四川礦稅中使先行取回再將各省直礦稅盡行停罷翻然與海內更始則播告不足除而金甌無缺之鴻業將永永於不替

臣等近侍　左右

具疏　上

臣等不[illegible]

頒旨[illegible]以來[illegible]求欽奉　聞言夙夜思惟計無所出乃新之四川巡按[illegible]奏已報滿巡按[illegible]見[illegible]勘覆矣比來御史告病自[illegible]唐一鵬又各以病告[illegible]非沉疴臣等往往[illegible]之[illegible]温恭毅公文集[illegible]

缺人無以濟我　皇上之[illegible]迫勢不得不議今四[illegible]按者又缺一御史矣二[illegible]四川則差陝西巡按者又急於一鵬在任之時矣[illegible]所陳一十九[illegible]之[illegible]濟目前之[illegible]稽查奸宄之糾察[illegible]之殿邦未有一事不[illegible]也尤四方多故民生之休戚錢糧之事誰其正而旦之職[illegible]

所宜慎固開倉大足濟飢而可速仕其
缺乏以待不足廉耻道喪即臣等不為諱臣陛下計而
為　國家堂廉計不為御史綱代而遊報日急誰其職濟況行後久勞則意氣不無銷沮
社稷生安危計見以前已明言後既而不問以嘿如
斯伏乞　令下御史為　天明心不可欺之官思
之而通四方之隘閉達之而紹　祖宗之令典遠之
時文助軍之艱危者惟在此一舉也臣等不勝激切

待　命之至

　　壹西員缺甚多第恐分不足慰乞　皇上速
賜　簡放以資治理臣等無任懇切激
　　謹奏

　　奉　旨吏部速議具奏欽此

有先經大差而又差中差者見今陝西淮揚河南等
處報缺日久並無一員以代而遲報日急誰其職
災荒日甚誰其賑濟況行後久勞則意氣不無銷沮
兼攝事煩則奔走或多不及臣等深懼曠廢法其
有關于　國家非細今在外御史為　天明心不可欺之官思
中書行人博士等官俸滿可數者以
分授前往考選且以試職
驗延未得即用
部作速會同
行將吏部近

三員　皇明名臣奏議
有先矣

　　吉安方新　皇上臨　御以來刑
臣等仰見我　皇上
戮不施於罪犯
緩須臾無死亡不祝
請旨添補員缺
六十餘員如遇
而振興紀綱者
吉臣等何敢

我 皇上不嫌狂妄小臣以全其好生之心而
使曾畏私戚得保首領以死之福大而名亦大又重失人心戾虐大益一兵端今
貴陽已經一月之圍之日深恐不可復
緩況已經年累月兵死各數萬甲原草
蝗餓孚迄無已期所不足者和氣耳蓋人之心和則
天地之氣亦和故曰 綏內各省向隅之
莫如議款和緩處其長策不復 其
因未盡活殺人之多至尚遲
仁恩無非收拾 乾清端門兩
宮鑾駕 皇上躬親 皇子大
婚候期設禮是六宮 皇后
施浩蕩之恩今大 皇上誠
亦得與于綏旌之列 行間使臣學程
矜憫仁格于上帝 皇上體天地所生之民而天
之蓋 皇上以和召和以
地亦以天下其祝之於 皇上以和召和以
順召順其所以光 貴陽府城垣有道之長者

寧有淮哉臣等未勝私願伏乞 皇上爲 宸衷聖
大斷爲 皇圖海涵恩 慨決速下停刑 明詔臣
等易勝激切瞻戀之至
臣等昨奉
諭旨 貴陽城經年懸乞 聖明速
又不容久待 之計如各
差不相聞 差不復再差重
兼衆差不同 差不復再差重
其體也近則屯馬 屯馬
凡以 普濟俱令力疾 之意
亂至於今已 不復使其餘諸
安尚不稱之 今何如也
論大差則河 差則長
河東 讓未 已
爲無業之 流 地所生之民而天
地亦以天下其祝之於 皇上以和召和以
之順召順其 皇上體天地所出也此官因者選
順召順其所以光 貴陽府城垣有道之長者選本欲抑其少年

狂鋭之氣而大用之也非終棄之也願自春和秋
穫不爲不久固心衛虛衿抑不爲不深識於此時
慨然發　德音下　明詔將行取及內外廉退各官
精加甄核有成績之尤者疊之尚不使
敷事法者之事滋多矣臣荷　拔擢之恩
盡堅圖報之念即使臣等亦豈得人之用可免廢事之
歟又何況臣等　臣仍一切苛且之政而壞
門戶之習耶　臣亦何過慮諸臣
之流弊者矣　明詔令
部及臣等慎選行
浪泰毅公文集　卷之五　三
利用綢繆之術其
自有　重臣之
試熟思及此則於
紀要任既專無所
之地臣等即大
之意不容不直陳於　皇上惟
　明詔將行取及內外廉退各官
　大禮屆期舉行庶幾限乞　聖斷及春允舉以
臣等猥惟今日　國家之用人而舉行最宜亟
者惟　明詔將行取及內外廉退各官
昭　大信歟　臣
臣等猥惟今日　國家之用人而舉行最宜亟
者惟　明詔將行取及內外廉退各官
昭　大信歟　臣
昭門兵冬至今臣等又值
音渙發　臣等三奏　綸
大蒙　批發今天時和煦人
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欣遭此風化之大且要者安敢不再效款忱考
之禮經冠而後備而後
順故冠者禮之始義在　朝
冠而後婚者禮之原也其冠豈以
用立率欲養德教之本於春初舉行以體時爲大時
莫如春而所爲及體元者於
長子齡十九　皇
幼以重　國本而有
於何觀禮而可地
既得卽樂以鐘鼓友以琴瑟之也今淑女入

宜已數月矣興日將勘理醫教而不脩六禮於此得之日晩宜家於桃葉之辰情相可已也漢文帝三代以下之令主也即位初即立太子啟時啟甫十歲耳曰壹鴻太子所以爲宗廟社稷也今　皇長子視啟長九歲而前星久虛　儲位尚虛上無以慰　九廟宗之霞下無以繫四海之望　國本所係又胡可輕也　聖心不經一二十六年部告天下稱甘舉而可反乎乎臣等追繹　聖論一則謂　皇長子年已過冠德已充就讀之不可遲固　皇上重情所獨切也一則謂　冊

立舉行便宜加冠禮必俟　南宮落成之日行是三禮同時並舉又　皇上啓裹所獨切也夫向也念其過則今則過而冠婚之　命必俟而　冊立之典不緊向也猶有所俟今時不疑於初也何昔以爲急而今以爲緩如綸加緛之言依然在耳也何昔閑於　宸宮今延緩於二載然則天下疑　皇上之心又何日釋哉矧　皇人舉事不能遵時天合至情不宜久虧歲事大春已淡兩旬　皇上未於此時下　明部正儲位併舉冠婚使中外忻然戴　聖德之得人則斯爲重　宗社大計反出

漢文下如萬世青史何臣等夫馬罔極願　皇上深惟　國家莫不容已之禮併鑒臣等為不得已之心垂以下之令王也即位初即立太子啟時啟甫十歲耳曰壹鴻太子所以爲宗廟社稷也今　皇長子視啟長九歲而前星久虛　儲位尚虛上無以慰　九廟宗之霞下無以繫四海之望　國本所係又胡可輕也　聖心不經一二十六年部告天下稱甘舉而可反乎乎臣等追繹　聖論一則謂　皇長子年已過冠德已充就讀之不可遲固　皇上重情所獨切也一則謂　冊立舉行便宜加冠禮必俟　南宮落成之日行是三禮同時並舉又　皇上啓裹所獨切也夫向也念其過則今則過而冠婚之　命必俟而　冊立之典不緊向也猶有所俟今時不疑於初也何昔以爲急而今以爲緩如綸加緛之言依然在耳也何昔閑於　宸宮今延緩於二載然則天下疑　皇上之心又何日釋哉矧　皇人舉事不能遵時天合至情不宜久虧歲事大春已淡兩旬　皇上未於此時下　明部正儲位併舉冠婚使中外忻然戴　聖德之得人則斯爲重　宗社大計反出

漢文下如萬世青史何臣等夫馬罔極願　皇上深惟　國家莫不容已之禮併鑒臣等為不得已之心垂以下之令王也即位初即立太子啟時啟甫十歲耳曰壹鴻太子所以爲宗廟社稷也今　皇長子視啟長九歲而前星久虛　儲位尚虛上無以慰　九廟宗之霞下無以繫四海之望　國本所係又胡可輕也　聖心不經一二十六年部告天下稱甘舉而可反乎乎臣等追繹　聖論一則謂　皇長子年已過冠德已充就讀之不可遲固　皇上重情所獨切也一則謂　冊立舉行便宜加冠禮必俟　南宮落成之日行是三禮同時並舉又　皇上啓裹所獨切也夫向也念其過則今則過而冠婚之　命必俟而　冊立之典不緊向也猶有所俟今時不疑於初也何昔以爲急而今以爲緩如綸加緛之言依然在耳也何昔閑於　宸宮今延緩於二載然則天下疑　皇上之心又何日釋哉矧　皇人舉事不能遵時天合至情不宜久虧歲事大春已淡兩旬　皇上未於此時下　明部正儲位併舉冠婚使中外忻然戴　聖德之得人則斯爲重　宗社大計反出

虐焰積實堆珍溫機慘毒如拔旦李時華所陳即此而不開必待冠破假倒置此時越交江而後爲之將無所及矣秦開等在西蜀年來虫伺嬰月不絕未織造一時未織造一時緩民散于曼伺梁政招亡納叛官生盜賊吏張官擅作威福殺無辜之三命死衛長之縣官時聞三奈其曾並呆其大父遠止渭南一縣髮指神冠如撫臣實作所源現此面不開必爲僕僕體各有受救之心鄉不開必爲僕僕體各有受救之心鄉

進下理梁永州溫泰發公文集卷之六

臣等目覩今天下一名者無如礦稅

秦隋之害百黎隨之害而黎隨所引土棍之害不啻千萬黎隨以結使爲城社土棍又以黎隨爲城社諸使偏天下而孤鳳偏天下孤鳳偏天下而天下可保無事乎從古天不生孤鳳如此之多乎況今諸蠻事勢變未成之先人已慮有今日而不敢言以至此極至撫臣亦不能自保今中使所與者撫臣楚民所怨者亦撫臣皇上所鄙棄者撫臣然則撫臣將安從耶即如陳奉早聽撫臣勉留則蒙爲收斂禍豈至此而不者使撫臣與黑撫臣爭言鹽而益彰也竊念 皇上明並日月誠若雷霆無一時畏信旋即洞燭其奸外臣民惶惑如雷以爲天平撫臣輩聞惡聲亦當置之不力 皇上聖之不可立致也所可惜者民窮財盡早必待激變軍民而後恩必待國

乃再之泰矣泰安事篇詳矣一冊車綿錢米曾令計人墟曾令計人墟而一時畫爲虎也上式稱以爲一個物之實聖心已儆物安能恐施渡於歷文侯以仁盡撫養官鳴呼鉅何東[illegible]重宋子安張[illegible]與海內更新普天率土又訂不向者 明旨所謂權宜之計今果旋行而旋輟也又

一日而太平之治成矣 中興之業成矣 人人拭目於者使則人人
思亂在不然人人拭目於者使則人人思亂在不然人人拭目於者使則人人思亂在不然人人拭目於者使則人人

曰勿竊念 國家內設三法司外設憲府
各官以刑罰糾察上下何一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
祖宗創業之意不啻遠矣 殿下即位之初
擢採之後繼以進賢民亦未有以
任中使之弊 殿下即位之初 命之禁而且無所欲
徼日益 殿下 命之禁而且無所欲
[illegible] 命之禁而且無所欲
[illegible] 命之禁而且無所欲
[illegible]

諸臣及四夷君長麟集　閣下欲以祝延　聖壽篇
以爲天人相感以心不以文若第鋪張揚厲辭雖美節之儀
而不以感召和氣祈　天永命之道上陳則亦文耳
故臣等伏乞　皇上開廣天顏俯垂臣等凡疏俯
賜宣覽特旨選擇知府蔡如川崔華王知縣周賢
王尚志經歷直任董延閻恩等有能體遵　聖訓存心
養氣生財裕課有方內行修飭外事明敏撫按交薦
行撫按審實　題奉　欽依各使及參隨
官役盡行收回禁革侵擾百姓如有不悛
貪污先容指引　皇上即先正刑重治決不輕
貸別委才能官員補用其原任官員俱令
照舊管事　皇上以天下臣民
之心爲心可以受天之佑　皇上以天下臣民
之心爲心亦爲天下臣
民而作　皇上真臣等不勝延
頸望祈之至
　白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疏　已亥祭典

朝廷、若不亟為生全、則必有自盡之人、如前日之事、則豈不為聖朝之累乎、
如今南北之人、皆以為一卷兩虎之爭、使自相攻而坐收漁人之利、此一網也、打盡四司之長、蓋不難攻科者、鄉
兵、則盡四司之人、皆出之於向日之外、則史事
又何人、可為、若不、
若不、
向之人年例、
之止曰代後、
使則使、
蓋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十七
許矣、又乘災部尚書、
部臣與藏、
子曾乘此對科道曰、
今災又乘、
望老成則與文、
過吏部之言、時
回年矣、
叫用雖再、
之言、
在永清不過欲

會文劑推外之後、
遂遂兩相傾、
人之利、此一網也、
光祚、
然未已也、
九經不知也、
泰臣、
現有泰首相、
公可易之、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十九
經臣申語、
時首相不知也、
不知也、
清又以其術籠、
人多口之譏、則有之、
貪強以不泰、
左可惜者、
不為仁慶、
也惜哉、
自信勿、

打盡四司之長、蓋不准攻科者、鄉
兵、則盡四司之人、皆出之於向日之外、則史事
光祚、吳仁慶也、
然未已也、
九經不知也、
泰臣、
現有泰首相、
公可易之、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十九
經臣申語、
時首相不知也、
不知也、
清又以其術籠、
人多口之譏、則有之、
貪強以不泰、
左可惜者、
不為仁慶、
也惜哉、
自信勿、

之藏諸服者諸臣不必深探若逆小人以莫可解之罪但形之章疏見之施爲有不公不法重則宜以刑辟輕則斥之田里使人不得以空言而張冤禍察照福建道監察御史于光清按劾貪狠如狼奸邪如羊論罔嫚侮若鬼若蜮行險僥幸清道怨恨不止一方鑽營私交幻久干公議紲紲重任可謂孽陵替頹風幾于掃地戶科都給事中姚文蔚等來力詆倾陷機深是非之淆亂已多至留之閒繫不淺于永清本當照祝御史倡行提拓頭緒乎遇赦原宥之恩姚文蔚從寬降調德便乞 皇上宣諭閣臣沈一貫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三

分別降調化理 大奈鼎所將于永清姚文蔚即來即文蔚自是當任以爲亂紀亡之戒 勅下吏部併本院覈務令各御門庶心清已矣但衷公縱有錯誤不妨如趙文煥昔年改正竟完令有言官論列及以黨字綱鋪謂涉公或有爲人報復聽臣等及科道官據實迹參究庶 國是可定而天下治平矣

乞處置橫行乞 陽以重風紀疏 總憲

臣於本月二十三日開疏參于永清姚文蔚二臣不意二臣猶一上卽蒙 允行不意二臣猶一上卽蒙 允行是臣言不是信二臣言是非姚文蔚以科臣

集124-475

仰望陛下憐其心分理門臣伏乞留倚代之命陳瀝丹
悃小臣歸左侍養孤弟墓事日迫支祭日遠
煮食久廢飲藥不止服藥頻火又增
簡方問醫不能不服藥頻火又增
戀位不思報國有此義乎臣
不辜聖恩之萬一也臣
司光養病之請也臣非九卿進一壯
徒去一不足輕朝廷之重減一不足
令臣之貴減一不足
於　國家不爲無人也臣
温公文集卷之六　五

恩綸允臣歸以便調理別選賢良以振風紀臣不
勝延頸翹企之至

　　乞增劉恕祿狀　元豐元年閏正月　日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

臣近三具疏以疾病懇乞　聖恩早允歸閑之請自念鄙俚之人不足煩朝廷之事不足
臣人微望輕雖至委曲不足動　天聽
臣頃屢乞骸骨豪豪　天聽
不遂區區之田野之念臣一
祿　三朝四蒙　聖上矜憐
寧忍數瀆　天聽以求必
疏近又聞上章之後
亦不可遂也臣
官十有八任雖
爲不衰臣之心
髮盡腠肌膚
皮骨僅存之狀有不可
卷之六　十四

大就不見亦就不駭而敢
衰如頹波東逝不可復回
復榮所仰賴者　皇上用
疑生長之　安思也故臣
收藏之完澤也臣有此
于　君父之前伏乞
易勝仰戴激切之至
聖旨卿前後上
非人臣忘公之義
温公文集卷之六　十五

辭有眼疾乞歸洛下狀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六　十五

　　衰病增劇乞　聖恩早允歸閑狀　元豐元年閏正月　日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

臣頃屢乞骸骨豪豪　天聽
不遂區區之田野之念臣一
祿　三朝四蒙　聖上矜憐
寧忍數瀆　天聽以求必
疏近又聞上章之後
亦不可遂也臣
官十有八任雖
爲不衰臣之心
髮盡腠肌膚
皮骨僅存之狀有不可
卷之六　十六

之軀劬賢者之路爲爲位之計則臣眞無罪無識不
忠不義之尤矣臣有此萬不可已之病懇不可已之
情不得不更懇遞子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乘憐
早頒 綸音卽放臣歸以便調理臣感勝迫切瞻仰
之至

久病臚曠六懇 聖恩賜允歸耕疏癸卯正月

臣自去歲十一月以至歲終屢疏裹病之實上覽
天聽俱未蒙 允仰戴 皇上俯憐犬馬報効不即
棄置臣非草木能不感激私自審度門閭以畢埽餘
力上副宸褒若倍加調理或可仍出就列乃今寸寒
溫燕發公之集 卷之六 三七
服藥又將一月前者屢遇御慶以酌日紅腫雖于臣
寓焚香祝延 聖壽而方寸跳踉有萬萬不能安者
以是火益上炎日益欲盲又會臣院副僉二都御史
一時俱缺不得已于臣當閉門勉強僉判公移往往
失格且致風紀森嚴之地將三月無一入院振揚之
人皆緣臣不早退讓前致臣惶悚益甚疾勢益增諸
臣有就臣寓親見臣之目病知臣之心跼形枯非一
時可療者若不及今力懇于 君父之前恐目前陽
氣盡泄肝木日盛將令臣之目益不可醫臣之心火
益不可降昔有因心湯而知其不來者臣今安敢更

論黍教公文集 卷之六 三八

瀆以效犬馬臣之數也未可奈何念自去冬十一月
初一日前籍至今月初一日已滿三月例應住止俸
薪臣揭敢違再念本院印務關繫 國紀副僉兩缺
代署無人臣於此有職官忘賢路之咎又有廢盡毛
安附之懼不得不具煩瀆再瀆懼於 君父之前伏
乞 皇上憐臣前久病軫 准臣回籍以便調理
仍下該部推擇名賢以代臣先擬部臣一員兼掛院
事將臣作病照例扣日住俸仍行刻原推堪任副僉
三都御史諸臣姓名 上論 欽點令其到任管事
庶臣得以調理病軀不致曠廢而臣心亦可少安矣

病瘝日久懇賜遞差仍
俸疏 癸卯三月
臣頃罹靜印俸上疏 天聽豪 皇上不即
俯允臣
仰戴 皇上優賢 天聽豪 皇上不即
骨臣風痼 皇上俯憐馬戚曲賜
念 國家三朝如天之澤無一人
所以別授事之與添欽復抱疾杜門者不得舍
昧寫擾以成病之風三百年來未之或也況臣痊
可無期職處
不得不遞 皇上每憐代疾之臣故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六 六
賢良代先擬部臣擢陞 君父之前伏乞
初一日仕止俾查如原推堪任朝參二都御史諸臣職
名 上請 欽點參各到任管事廢壞紛猥可復振
而臣罪亦可少逭矣

病劇難捨十懇 聖明俯允歸
臣屢以久病乞歸仰蒙
允臣仰感 聖恩豈不如犬馬之
報可力疾而出何以仰答
紀之地也部御史何官 朝廷風
官則廢已久矣 朝廷因病去官則雖未必全已實
可望 皇上別簡更新而參 皇上不即俾
蓋臣之力不能衆職者已知自愧而又心日益
罪愆如旌日益甚若遂終留臣職
力疾勉目強從宜速終留署已罪愆日矣只得歸廬

交阯之變益知廷臣之計畫而首臣之保障人
情迫則呼天號哀切　皇上憂勤之情以宣　天聽伏乞　皇上垂悔
禍救之前伏乞　皇上飭下部臣將崔推等情罪從重議處以為
疆臣回籍調理之戒庶幾不致久廢而臣罪亦可少逭矣
　　兵部尚書臣　等謹題為　欽奉
列聖謹言疏二者相須相濟名　上品　欽點令
各到任管事庶幾不致久廢而臣罪亦可少逭矣
　　兵部尚書臣　等謹題為　欽奉
　　病廢職官日久未一懇　聖恩痛允歸田以安
　　奏事以昭　
　　病廢職官日久未一懇　聖恩痛允歸田以安
臣履乞骸骨疏遵例辭職休養　皇上賜允臣仰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十三
感　聖恩懷　天地仰祝　聖壽仍竭　以畢其
忠未盡之力參白前月初乞以來已為三旬經陳內
方曰投三刺不點曰亦頂魚必非曳尾之邑難以耐久
大非藥力可何如本已為日若官之還所未有竟
不剝落者臣已必安之理　息門存不能不抱驅
惓之懼況　天鑒伏乞　皇上憫臣衰病俯賜
振刷整飭之期實感　
　　病任之故也臣罪何辭
而官亦不四大臣在外庶後代臣皇
一日有大則早一日有更新之望也故再披瀝
祈　
　　久病久曠十三疏所
　　聖慈鑒解任歸養朝
　　六日

臣惟國家所恃以風勵中外者法度也綱紀各御史以
司澄清綱紀都御史以司振飭如綱有紀而又有綱縱
各御史以得人而非有望及無病者爲都御史亦難察
一衆志而使法令必行臣病七閱月矣迄心益如鹿
撞目益如霧而又兩耳時如蚊聚時如雷轟其則
如火烘烈有聲而昌此豈久於人世者所猶貪之伏
枕力疾尙欲之姑舒病勢內外公務而止以待病日
入膏肓如者臣之以醫臨亦臣子委曲保護之義也
日則廢一日　國家紀綱之弛何而已今其廢
猶滋之懼而益其疾又以塞賢路而使臣　朝野
汲黯之新且將誤　國大計尤臣之所大懼也臣有
此迫切不容已之情安敢不瀝血以陳而無言待罪
以處於此伏乞　皇上悉將臣所論事可以衛延嬪則臣不死之
正首如廢風紀不攻久廢倘臣因事可以苟延殘
喘則臣不死之日皆　皇上再造之恩而臣犬馬未盡之誠將效銜
結之報于與世矣

久病久曠中外觀瞻

臣頃十四疏以衰病乞
計蒙　聖恩憐准解任調
卿久調攝安能遽行
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臣得命七月忽舉　溫綸如
馬已老而齒益二齡
鏡如秦檜病廻狼狽
恒念當北歸六望北
歷紀綱誤大計　請猶不聞　憐死臣于此宜如是

臣頃十五脈以痢懸絕 皇上軫念 聖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生
亦何慰務久虛前命卿即出仕勿得再辭如何又有
此奏宜遵承勉出不必復以疾辭吏部知道欽此欽
遵臣聞 命感泣念 聖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生
平既衰 鴻造有疾 眷渥雖匍匐而出實臣
之心雖捐糜以圖亦臣之願惟臣自六月初旬以來

每每舉發 皇上軫念 聖恩屢降 御醫診治 賜藥調理
而舊病新症交侵日增沉痼 聖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生
臣之心雖捐糜以圖亦臣之願惟臣自六月初旬以來
每每舉發 皇上軫念 聖恩屢降 御醫診治 賜藥調理
而舊病新症交侵日增沉痼 聖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生
臣之心雖捐糜以圖亦臣之願惟臣自六月初旬以來
每每舉發 皇上軫念 聖恩屢降 御醫診治 賜藥調理
而舊病新症交侵日增沉痼 聖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生
臣之心雖捐糜以圖亦臣之願惟臣自六月初旬以來
每每舉發 皇上軫念 聖恩屢降 御醫診治 賜藥調理
而舊病新症交侵日增沉痼 聖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生
臣之心雖捐糜以圖亦臣之願惟臣自六月初旬以來
每每舉發 皇上軫念 聖恩屢降 御醫診治 賜藥調理
而舊病新症交侵日增沉痼 聖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生
臣之心雖捐糜以圖亦臣之願惟臣自六月初旬以來
每每舉發 皇上軫念 聖恩屢降 御醫診治 賜藥調理
而舊病新症交侵日增沉痼 聖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生
臣之心雖捐糜以圖亦臣之願惟臣自六月初旬以來

自願畢此餘力以報主上當倘許隨力戴市門以效
久不為　國大義故自閉　命以來倍酌力調以整
衛生間出入自管一二引朝之臾
尚多有之況乎此者安敢稱職
況衰病日益日益
重欲　告退　君恩欲興疾而強　朝
無方報萬一徒犯死不知止足之戒且
心孔疚　謹稽首拜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壹
于　君父之前猶可望　天顏開霽施雨露于將枯
之草木也伏乞　皇上終成全之　
感　皇上始終成全之恩生當歌誦　太平死當銜
結無已臣不勝懇切激望之至奉
堰音章佐缺人考察諮訪方期迅速而屢疏求退俱
已眷留如何又有此奏臣自當供職勿得再辭吏
部知道
奏爲病劇日甚　聖明憐允歸籍以
息風波以全
臣頊爲科臣鍾兆斗內稱　旌獎之下曲直尚

清民於本月十二日具疏劾新　皇上放歸又不得
不詳臣所以先劾于奈清之體今欲別出直而毅是非
可不嚴提拍賢奏以正法紀迄今候　命未蒙
皇上允行竊念風憲有提綱挈領之職有疾所能勉治都御史
與御史相臨何啻一御史竟不能動而爲其侮爲
其多方搆隙以得復原官之計臣於斯雖無病亦
當避其鋒而退況臣病已深日已浮言交炎心跳欲
出諸口更覺投劾屢無效而論救隨增臣寢食危
以得入西谷關爲幸而先是諸臣仍有狄悻悻責臣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貳
者臣痛苦之今鍾兆斗憑及大計非臣一人徒寄空
名所能秉衡正與臣所不敢當之初意今見臣
先還而得正首臣之意也惟是臣去之後萬一臣之
前言竟不蒙　採納則二百餘年之紀綱法度日今
日廢昔人不思後病而思病不治而
患無紀綱且以迄不可爲　帝臣之願而竟
不能欲切大易之謙小君之象以爲合而亦不能以乳盡
欲合四海九州之英豪以成大君嘻嘻之聲其關
相信以爲銷融規回之計而欲他人信亦

不能而曾病不可治大者又不能免而臣之乃出於
之情苦切則仰達聖聽甘則不思不止不已愚
臣終身戴
皇上矜悯臣私特放臣歸田仰乞
聖恩感激涕零之至再乞
皇上矜悯臣私特放臣歸田仰乞
聖恩感激涕零之至
勇智出十二日
不敢終尚夙
理也伏
聖慈千九恕乞
聖恩憐允歸籍以養尚
臣遠十八里路以南
主恩如天壁人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六 五九
惠心地自
若非可假
致過身
冒診脉
滅冬藥之
必待死而
能成文
上憐允
全之
從前犯

臣遠十九里疏乞
恩如雨露不遺
忍暌違
聖上矜悯臣私特放臣歸田仰乞
聖恩感激涕零之至再乞
皇上矜悯臣私特放臣歸田仰乞
聖恩感激涕零之至
勇智出十二日
聖旨欽
臣之罪也
錦旭久矣
副理何
難調理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六
復授之
門關均
何以委
已恐溷
乞
皇上
臣本院
途
欽照

奏爲乞
頃吏部以臣二品六年考滿應
聖前陳純實懇勞衰特加恩俯
欽此臣捫命自天指期陳地伏念臣行能疎淺
疎庸猥荷
聖明誤蒙拔擢日叨酬
皇恩鴻私
茲總墓綱尤慚數負忽再考績免黜幽臣方重自
兢惶勉圖報
命心之
鴻
錫命之
寵臨
第以資深勞久之保之眷
恩須壙典過
皇上以不測之
恩有加
聖前陳非
不感且喜又揣分最劣
不能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四十
以報茲折足覆餘之責
以仰
於
君父者必
孩臣在得之戴戴
鵝之譏而亦可免貢
聖眷卿端謂稍解積
眷不惟辭吏部加
天心仁愛有加
聖前庶誠忭
乾隆
頃閣宙火焚燬
天恩保泰運隆

清燮之說以漁獵撫掌人情非相遠數大則人
恨不即斃之耳而況解之耳上度
天意下度民情中度向
之猶恐後來者稱述之則已晚而
亂向亂未已成是必待
未忘于天而怒有已
皆而即消雖雜之災
之緩哉　皇上又何一歲民
而日和星輝一　祭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四
皇上試取前日事與今
通鑑不待臣等之言
首陵大變必非偶然
再　勅該部察
禮或補中外之員
論大小臣工各
文則上下交
皇上一感格之耳
國福日亟　天
臣等閣之子莫
臣莫不須其行之
床捷之足番刀鋸
天下隨之身亦
邊衆災變日
亂向未已成是必待
未忘于天而怒有已
皆而即消雖雜之災
之緩哉　皇上又何一歲民
而日和星輝一　祭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五
後世不安則萬姓
與共保富貴為子
難　刻
酌尚未久
之是始猶橫
而撫按不敢
激而禍益大
臣等閣之子莫不願其行之　命之至

儻然一使臣也溯洄內外力倒日欲制其後以圖一逞而其心則　國事大而不可為矣京城水災且寒　阪恤各倉直數千薄里之民在水火者特　皇上泰之則已而不知此輩下之澤何時及民之溝洫何時浚而忽不言天下大勢如人之身以克富　天心若又何為哉　皇上所統者祖宗天下若一事之有一節之疵則時時刻刻無一不為憂念之隙事事關用事無暨逸之處處缺官處處有曠職之罪盡腹心股肱無一不為憂念而為之無可柰何是臣等不能任其咎而但知屍祿偷安付之無可柰何是臣等不能任其咎而但知屍祿偷安付之

益泰毅公文集　卷之六　四五

救不能積誠以動　皇上所致其大柰又何忍不言鄉所盡忠事無惡乎隱在前面柰之在月為之飛霜今在獄諸臣非指指勞為　皇上盡忠者哉祇祇信橫瑞私訐而集創門門門環伺盜讀　天聽地經川宿面上潛下溫又何怪天聞之深遠之高　聖明不能察也一行心珮兒　天已明示而柰之何忽不言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不知警而惕懼也若不知警而惕懼恐之足以求救滅其端於乎又何忍不言　皇上視前陛臺下之澤何時及民之溝洫何時浚而忽不言天下大勢如人之身以克富　天心若又何忍不言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不知警而惕懼也若不知警而惕懼恐之足以求救滅其端於乎又何忍不言

益泰毅公文集　卷之六　四六

心珮兒　天已明示而柰之何忽不言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不知警而惕懼也若不知警而惕懼恐之足以求救滅其端於乎又何忍不言　皇上視前陛臺下之澤何時及民之溝洫何時浚而忽不言天下大勢如人之身以克富　天心若又何忍

上諭曰為　宗社面無以治為名之事即
　　慶典舉行在即位之大赦　聖明敕
　　旨以光大典歷
臣等竊惟國家之興莫大于　冊立元良也亦莫
大于分封重
　　天潢也自古遠夕上下數千年二典
併行茂膺
　　元寶　皇上念　皇長子體貌
　　時肇嬪姆論在延臣正名端本時
　　聖明敕下禮部院考證應援
　　祖宗故實以九日內復到禮部尚書等
　　臣等

寵典部方恨天寵到運恐係延綫今撫卹吏拳以唐
揭稱刑部推陵事情懸
欲得父線明名者其成祥刑之典以唐見疏出刑部
推委原無他意備
大學之心迹不能明是臣等始從吏之而後又改
陵之也將何顏以見
皇上勵精催敢推委為一旨
旨撫按倍加嚴緝乳捕務得
道府嚴督大人可憑
其大奸巨猾父兄於是通工於
為所嚇方且倘佯不
據以申
聖明清賜查察臣等
臣等竊謂逆治之極
計以來撫按復
後不剌一方而已乃
遺與續縱乎今
未定而今方收
議誰信之乎竊
有而不賢者未必不
未必不遺所斥之外
況可任其姑息以博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五

貴成潘県道府要在首重節愛以副廉宪取才
華者尚無守亦稟籍民情之向背定吏治之
一會也悉其性之
命設若明知不
遺與續縱乎今
堂傷遺則赫県
固該部必盡法以
犯而為撫按者又
下臣等行各撫按
一而論薦論於同
以年歲仍報論劾者有
集124-488

黎糾肅撫按之法行而瀋梁道庶不復其心於欺蔽亦毅吏治之一端也臣等又聞泉刺當嚴而撫按之權尤宜重建威振臣已遵而經年候代或身已病而累月杜門吏固治爲因循亦不免廢弛至於御史一差而擾三四任事是越俎以代庖人一身而制數千里遲難長而不及馬腹即今在道止七八人在外踰二三載迴行不遑懷保周欲其清吏治以安民生也抑又難矣　聖明在上加意元元故撫臣缺必推擇臺臣缺必慎簡其人　點按臣有差必遣則重其事此又臣等懷報仰之風心也惟我

者何限庶幾臣去有代臣者爲風紀重則臣心亦安爲實罪不可言也方今在　朝在野無病及賢于臣臣病或可稍延以歸自今以往臣庶繼臣管者真天下幸甚

爲衰病懇　三疏仰蒙　皇上俯賜嘉納臣管者真天下幸甚

臣一介草茅　君父之前伏鈇鉞一也再瀆　聖聽臣罪已極總憲可又以再瀆鈇鉞乎一再瀆罪已極總憲可又以再瀆鈇鉞乎鴻恩非天不覆比蒙撫臣奏比蒙撫臣奏何能縱衰殘卸委比蒙撫臣奏比蒙撫臣奏忍言去故自入秋以來腹疾屢發臨吐致骨立如柴爲諸臣共見以賜方藥及今伯九列臣之秋一息既存又何忍言去以是且醫且力疾或掖而入院領恩俯賜申卜仰見日在聖明舉不能曲徇於下而煩瀆於上矣可備數猶

聚所未嘗之酒甚好仍以御盃賜之 國家多賢臣其無人乎 門闌緊 國家紀綱之地如大丹血脈臣一身血脈尚不能通況能創永 使 國家紀綱之脈流通中外即今衙門各各百餘年之紀已極貿百令以何地而容蓋痼病之職又有無限不知止足之訓去與死則難自揣以爲留不如去雖生亦不如死蓋留與生有無限難領之職又有無限不知止足者可免也故不得不稱者有所歸而所歸不知止足者可免也故不得不再披瀝于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垂憐准臣回籍以延殘喘承選名賢以可風紀庶臺綱不致久廢而臣罪亦可以逭矣

聖主當務股繁京察又迫正資老成甫理卿何數請告歸宜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京察自陳疏

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爲遵舊例嚴考察以肅庶官事內開兩京官六年一次考察四品以上及翰林院學士例該自陳其各衙門堂上五品及所屬五品以下等官合照前年事例本部會同都察院該衙門堂上官考察分別去 留具奏日期或于二月初二日或于正月二十八日等因本 聖旨京察着于本月二十八日行欽此欽遵通容到院臣例當自陳伏念臣品望碌碌器能愈拙公勤烏府愧掾紀比及次日方扶疾抱羞歸完其事人誰不知今縱不

之未能再門　宮衛益重乘之是懼臣不知大而怨已
宜容承之時既多病而且衰正合投閒之例雖時
迫不宜推諉恐錯應難別妍媸深惟宮局則旨親
則明知久當苟不知止足貽其能免又惟德與才
然將誰任劾仍久任然無俾勿慾任亦奚爲故臣前此
屢陳正爲今日倘蒙就近速　簡猶可得人臣有此
積歉積懼之懷不得不爲乞身乞代之懇伏乞　皇
上預慎兹興先罷臣官別選重臣以充斯任庶庸劣
無濫竽之誚而去招免詬之傷奚奉
聖旨卿懇懷有年公清端重宜益用心評法衆僚以
副眷卿而去招免詬之傷奚奉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飭風紀不准辭吏部知道

　　衰病不職懼乞　聖恩速賜罷斥疏

臣年衰形耗近又腰脊痛不能舉伸念臣累世受
皇上如天之渥雖捐軀糜骨萬一難酬化爲異物猶
當結草銜環以報安敢言去又安敢過事不任百任
怨忽喑科臣錢夢皐攻臣疏詞不明爲棟益百正月
以來屢借楚事爲臣全爲報復計耳臣惟當懇求解
任不必曉曉辯明在衙而舁有百人一網打
盡之計致遭陽無已前也臣今年殂七十衰殘已極
所忍萌者不過一退舊傳耶
否必蒙　皇上洞照衆欲附入而乃附一退舊傳耶
大皆見之自甲辰外察幾不能與今歲內察幾不能

人皆知之今又被人力攻臣竊自愧自懼上負
皇上數十年寵顧 隆恩實臣望輕行薄自招多
所致安敢尤人惟不即去恐難望其生還臣有此苦
情不能不瀝血陳於 君父之前除痛自罪責伏
俟處分不敢復有後事外伏乞 皇上乘憐速賜
臣罷免以便醫藥首邱之願可遂而風紀重地亦不致有乖
舉劾之廢矣

再乞休致疏 乙巳四月

臣頃因科臣錢夢皐申臣疏懇鮮任候 命
旬餘不宜急急陳以孤 聖恩以速戾咎之跡久在戈矛之中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三七
不但憂讒而且畏譏雖迫隕越不忍去之心而
時則不可不去 念臣外考察已五次經考
科道以十計 各以千計而
更有歲以貪酷不職被
褒人之公議以完大典耳有六大效尤修慾則臣一
身不足爲褒貶之的然計此於臣即去一鴻毛不足
慮也壞 國家二百餘年將來被考及
隧之風使後之管考察者以臣爲成蹤有大好大惡
不敢動自今日始可使臣始皆以臣不
去之故若臣今仍不去是事不得或別奉

一題目而巧中以逢 福比比皆是時恐慈伊亦不能不投
梓臣雖甘之謂 國體何惟速去則紀綱之弛于前
者猶可復整于後 臣之氣平法紀清嚴之地少一
番闖機即增一番美 念在臣一去耳臣連年襲病
候喪乞身之疏已二十餘不蒙 聖恩於允自今歲
三月望後雖屢停 攝杜門調攝將一月而口仍不
敢言去今火炎蒸濕前病愈劇又以總憲之臣而破
人攻是臣自取之 念皇上憐臣衰非
爲自便渝 綸音准臣休致以延殘喘 因體
不致大傷而臣懼以釋亦得以遂歸骨之願矣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三八

人言再至義難苟留三乞

杜禍端疏

臣近因科臣錢夢皐參論閣臣休致候 命閒又聞
科臣鍾兆斗亦有疏攻臣臣不忍去之心而
抄明臣當自呼名云當外卓此發
院評論官材常事竟以超陞在級之濫參爲閣人地
遷深信大恨橫詆臣爲受指專擅蒙蔽臣自反
果如所言臣自俺負罪遷法猶合
寵斥聰公論於萬里萬目面已何容一一與辨但念
臣守拙卑十餘年果不肯何至
斗衆平心爲

前官生兩任四年方陞署都官員外郎引退何如及滿三
如火旁魏勛之女魏長佐之免役遺原本 聖旨何
待臣力薦上 [illegible]
考平當又問陛下有之若不温設其所者皆如是
用閤門九卿升道謝而仍以給事中知之而
謂加此不足動 [illegible]
衆所不能推者尚衆而益及之以給臣罪然則其心
温公文集 卷之六 五

衆叛者誰耶人臣最患專擅各部有職掌范大淳
果應重辟而得以臣最患兒乎今查六部郎十金之債
不能償而安得有此百金行賄趙彥得推巡撫蓋尚
書開大亨而督宜大知其才爲宜而計耳何以賄爲
陳緯未陞之前臣若有一言及兵部堂屬而今復強
餘以爲未言亦難以見兵部堂屬之面矣臣弟温編
賢不肖難逃公論任定州遊擊數計耳先三月已告
病軍士留之不得乃陞温子知頗
知砥礪遵遍其間今亦
遵東爲御火攻圍竹兵備果爲兒子管識斥何難而

臣乃倘之通判潤州 [illegible]
皆臣重之延以教子今其家猶不免於饑寒而忍自
爲過付人耶其餘各得
峯王畧祖皆無所
進 官衛實臣所領不安於心者臣初不意吏部覆
請致蒙 皇上特思優加於臣臣至今日抱負乘之
羞而思循牆之過誠合
兆斗言臣已久請奈
外轉部攻臣不遺餘力且毒且秘若令決若判牙然
而其計將不知所終臣不遽去禍立至矣豈但
温公文集 卷之六 六 李

有此不得不憂不得不畏之懷故不恤煩 [illegible]
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以息偷閒之鋒感臣正
感戴 皇上生成之恩
聖澤沒爲異物數衍結
臣頃歲被人言三乞骸
待 命之至

四乞罷斥疏 乙巳 月 日

臣乃倘之通判潤州劉三畏京師人皆知其清
如火旁魏勛之女魏長佐之免役遺原本 聖旨何
待臣力薦上 [illegible]
考平當又問陛下有之若不温設其所者皆如是
用閤門九卿升道謝而仍以給事中知之而
謂加此不足動 [illegible]
衆所不能推者尚衆而益及之以給臣罪然則其心
温公文集 卷之六 五

衆叛者誰耶人臣最患專擅各部有職掌范大淳
果應重辟而得以臣最患兒乎今查六部郎十金之債
不能償而安得有此百金行賄趙彥得推巡撫蓋尚
書開大亨而督宜大知其才爲宜而計耳何以賄爲
陳緯未陞之前臣若有一言及兵部堂屬而今復強
餘以爲未言亦難以見兵部堂屬之面矣臣弟温編
賢不肖難逃公論任定州遊擊數計耳先三月已告
病軍士留之不得乃陞温子知頗
知砥礪遵遍其間今亦
遵東爲御火攻圍竹兵備果爲兒子管識斥何難而

月於念臣衰病乞歸之懇自前後已奏非今日今
日叢愆招尤之苦既迫人言與事帶知此者不同於
人言之而猶縻身以總憲之臣彼人言而
猶見可是言每一見可有此或舒忠可酒滯其行況臣
衰病如斯豈而反復拽之迄今股脊不仁形神盡
以便利坐以延愆罪且以負任使不稱者戒臣不勝
切懇祈之至

五乞休疏乙巳五月

溫公文集 卷之六十 十二

溫公教公文集 卷之六十

臣自四月以來四乞骸骨仰候乾斷罷斥以臣在世
爲重盡之大節建言在　君如已吐之核復用爲
雖縱無病或無大害宜知足知止況屢被科臣論
列至又增頭暈血壓之證不能及未填溝壑一并先入
之能而止首丘否尚未敢必而瑕與諸臣輒是井設
醫爲名佔計塞臣今臥床不支延誤官朱宗吉等日
亦免久廢奏聖不出十日
投藥數劑血自止鼻涌者不止以此久病之軀豈此
盛暑之時而又增此劇證之痛臣今憊日廢力懈
生之望矣爲此倘枕已授代者不能成文北望殞隕
聖恩休致俾乞　允奏令副都御史唐淳管御務
天聽伏乞　皇上察臣命蒂情危早准休致以便生

七懇罷庶俾乙　允奏令副都御史唐淳管御務

臣於本月二十二日行至

聖恩休致俾乞　允奏令副都御史唐淳管御務

奏蒙　恩允臣非敢本意不仰戀　皇上高厚鴻恩

而故硜硜以水漿遣緣臣累被科臣論列雖無病亦難復玷班行近晴銀臺門限凡他人有書有疏皆借以激 皇上不即接杼臣已不幸在是非之中何暇充人惟自反自訟以俟爲素雖思信讒敬之誠求 皇上即如 睿旨所云一爲臣罪大加顯黜臣實甘之而又以一爲臣罪也寫忘戰固光一俠士耳與人約面門勿泄之言即以爲人起釁悔遂自刎死臣今四見棄於 睿皇疑望是云而不即死已遠愧田光甚矣又不速退將何以重爲 國家風紀羞臣實惶悚無地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六

容

詹惟臣一日不歸猶一日食祿猶一日抱 公家之憂當此萬萬不能矣是臣命薄災與之會也迄今瘖務積有應隨覆者甚多以未奉 旨辭印亦多停閣是臣不速退何致事益之病而促其斃也不得不具疏文陳乞 天恩伏乞 皇上俯納錢懷皇所言蚤罷臣使生還再乞 勑下左副都御史臣徵魏多病且方瑕罪愆振旅日修眷計以仰答 天心前後之職總憲益稱臣愈而定 國是宜無如以臣庶之僭猶以爲未足致衆 皇上穆然深思惕然遠遵商宗周宣

咸時未明而不起者有之甚則晝日已午而猶偃臥者有之
都門朝參百官會集而各趨其事一切次第施行不遲曠 皇
上一應之札翰一至而數動 朝野一言而感徹
天聽之應有如此代言之臣不仁也如是則臣雖去猶未去雖去而死於
道路猶未死也伏乞 皇上俯賜聖斷先罷臣官以
示後省之端焉 勿下左副都御史施沂等本
院印務以便迫寇急而 天不沙廈文而諸務亦免
叢挫矣臣不勝懇祈 命之至

安邊分路會官

咸時未明而不起者有之甚則晝日已午而猶偃臥者有之
玩號延衆坐勿所不免門內百務廢弛如此夫彼如此
播蕩務圖此安彼如此 王畿且數十萬億且蹙徐
猶不得一御 聖躬有不可用之人而無見用之
望有蒙選已六七年
以日前言臣以久客
憲 重明皆願 上
僻在閩蒙 憐允前
臣之軍迫況聚方蹈
寇氛海上之不能有
溫泰敎公文集 卷之六 壹壹
退以死嚴廊之屬臧生不如死不如降之猶可以
開賢路而與更新也又門遮其行故再瀝而陳悃
伏乞 皇上念此修省之際不能無用之人使臣生
出 國門生當與田英歌於 堯舜之庭而以報 聖恩於萬一矣無任
罪臣溫泰敎公文集 卷之六 壹壹 聖恩感切懇祈之至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六終

西京溫純希文撰

序

大婚禮集纂純序

大婚禮集纂純序、曰若以昉　興於閨幃門禁謹嚴　大婚禮集纂純
所載亦難盡悉純役本事會　今上崇尚孝經　命撰漸遵
明興　大婚禮集纂純序　曰若以昉　興於閨幃門禁謹
拘拘無所出耳　今上崇尚孝經　命撰漸遵
者采酌而質以　堯典　舜典周文同一轍純奉　命撰漸遵
然六禮正於　夫子　而其九則供事洛官役費
耳盍從　中尚孝經　高行大司空以意
益表發公文集　卷之七　二
辦器飾費日給金而用不及十二則以　興章闕
蓋耳故今不可自　孝經序
之

孝經序

先王以孝治天下蓋　先帝統承以孝緯民明
則以孝士號　劍履上殿　劍履上殿也然孝之說自孝緯
自宋執政寫科　自孝緯
昔亡奇弁髦之　發予不忍棄予不忍棄在春秋有在孝緯
夫春秋決于亂臣賊子作也孝經則導之變導
之敬益曰由於孝必人於法學之狂瀾既倒以春秋
爲堤防而孝經乃其所導源之海也經曰聖人因

閒居錄序

今 國家文風郁郁比隆
稗官雖傳奇莫比卷帙
此文之備述國六朝
今君仲仁心懷
乃命二三掌故簡羅
退我 明之嗣彥段長
温泰毅公文集
奏次敘列次師作
之遺也且付剞劂
蔓予雨窗校淨
露鶴島烱在焉
富點綴已具
集爲而之前以
判以來有之
分非對偶乎
層非音律乎
以雅境塊塊

閒而妙成其
感動神鬼豈
徐陵氏代不
者汗顏秋水
疏成閣筆
能以雅非
物皆評文
其體裁
卢仁性
論泰毅公文集
而醒社見
子曰謏聞
元默時澹
孔之間乎
之華據敬
之鋒尤
然之機
餘迺
之其神
或涉詭
以雅境塊塊適抽黃白

通考序

自天下有進士之科各业有不可不因之
途者前人所已損益以遵後世章
程者不可不因之心若精神心術之微以
[illegible]
作不則樽節功利雖一臣亦仲尼之徒不道是也然
其源與心官則思不然必培其根而後枝茂又譬則
温公文集 卷之七 六
有深義君曰此枝也而非根也流也而非源也所損
益之迹也而非可因之心也故所貴於道統先詳夫
道統問世運隆替繫焉故前考未載後有
述者第詳堯舜禹湯文武而以宋儒直接漢代漢唐
以降無及焉然漢唐表章六經論之功亦豈容泯故以
道統附帝系以書院附學校又以仙釋附四裔令不
與吾道角庶幾道統之傳與帝系不朽得其根而枝
可茂也得其源而流可長也得其心而迹可守也然
則元翰衛道為天下之君子將今後之君子從巍乎煥
乎之成功文章而遵循之能名之精以開雕麟圖

乙丑世譜錄後序

余故喜橫渠張先生西銘父母混吾宗子家相及兄弟顛連無告之說而又有味乎殘形畫性體受歸全諸語蓋頂門一針直入一乞外血骨肉亦分期功而兒乾坤豈於乾坤日父母民物日胞與大君大臣固宗子家相也宗子之家相也又有疏戚焉者獨其間之當其難者獨與子若弟顛連無告非以危相形性皆一體凡覆乾坤皆一家而況合四百人為一體一家是乎其四五合則日成離間之當其難者獨與子若弟若孫之見皆相孫而不謂之一體一家耶泰甫嘗讀伊川編一體一家是乎其說而合之也溫溪者而合之也

敎泰總錄序

婺城中吾師淮海先生以泰申學阮以經義課諸弟子正學書院日與講魯鄒之業冀他日為縣官用茲錄記諸弟子各稟師先生口授者云初

利澤專齊民耳其所遺甘棠民且不忍伐況弟子
而學留鄴於先生日見多面不啻先聖言貌談笑
絕而赤汗淋背何益純是以先生歿
者共服膺焉則先生之
　　歸來館題序

大抵莫不關切世教蓋經門之初忽而書也古
以詩書性情相以性情以經術故其發爲咏歌者今
去聖上梗焉乃使用世者子讀誦之矣而病我瑯
我自病瑯吾師溫恭先生故嘗稽古考時已有揭登眠行

陝汶嶺眺錦江玉壘蠶叢爲減工部變府以後
諸什然先生深於性命者自謂詩之一道雕情繪物
故禁不爲已自鄒中歸又爲之不必爲不必不爲先
生深於詩可知已初先生自弱冠學道以默識孝孔
顏眞樂又作來武陵與道林蔣先生相印証久之忘
形宇宙收春臨關與至景值性觸情流咏咏成聲無
斧鑿痕即造化可與通廣物可與俱學術治理可與
該純已得先生晨參稿卒業額之矣會先生拜　上
命再捐鄙中純當以職事奉約束乃所部諸大夫即
以純故先生弟子知先生即先生至純以職事奉約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七　禁中宮薄東官中至
東將安所從事純以先生官
往事一一爲諸大夫鄙告大都先生治狀大者任以
數言收平蔣蔡二寇功詳具閣兒任太史叙中不論
論於閣中學一時閣中博士令予事先生如山斗乃
閣明道妙揚示默識本有即世世司師表矣日先生
不以純不佞員爲國士既入官舉閣所聞於先生然
且如弁髦主捉純大懼焉第令先生久知先生精神
所經該意脉所流貫一切注溫即其發爲咏歌者今
以往以詩理我以我理民是純與諸大夫鄙所奉先
生約束者也諸大夫鄙惟乃付提鄙遵奉布之

夫譜烏可已也牧族化俗仁厚之風繫之矣天譜烏可已也余邑自宋元兵革後彦居寒畯蓋為往往而是也余閒以使郊父老徵德行問行來喜文獻亦往往而是也余閒以使郊父老徵德行問行來喜文獻亦有乃稽紳家

惟公當汇德宰巴駿之時每嘗　勅以留遲之
不力執則當日非而　聖德蓋一難也十時　六
龍出狩　寔惟　朝　列聖慎
則有駭　與若之慶有同之貴二難也　德與
既而　大行　賓天　嗣皇　纘承宜籍粉直至三
難也既而　皇帝入御遹荷先比議　大禮則
以魚水之投而為張侯之所也公周旋其間停
威武　勅不震竟內安人孰不服公有定顧之功然後手扶
逐狼外寧內安人孰不服公有定顧之功然後手扶
日月啓門十六年至承乏紹文執不歸公有定策之
温恭家公文集　卷之七　十三
忠比其力解伯言班師之詩事理不從永
嘉之議又孰不從公有信心之介時則永嘉進而公
退不旋之難在是難在是難而宰之易
名皆不失為思維永嘉盛德　允公則蒙　莊皇
帝以　肅皇帝遺命而後然　肅皇帝知公不忘公
之心一也惟是　肅皇帝知公人能言之　毅皇
帝知公信任公未有能言之者初公制歸有　召守
不自其身一一陳盡而次第布之以故下令轉弱為
趣終制即起異數也陳齋記壯猷遺爵兩掛印舉勉
從脫留浹旬或月餘未有章不下者再使詰公或羅
跪有罪進繫未少假寬假　國家於聲名非　毅皇
帝知公信任公未有能言之者初公制歸有　召守
不自其身一一陳盡而次第布之以故下令轉弱為
趣終制即起異數也陳齋記壯猷遺爵兩掛印舉勉
從脫留浹旬或月餘未有章不下者再使詰公或羅
跪有罪進繫未少假寬假　國家於聲名非　毅皇
視盛邊參謀三錄於楚以壯　皇威公三錄於南弭盜而因退銀我　朝　列聖慎
勅弼而崇重之寔延國家有道靈長之慶如此為當
宇獻
送司馬中丞次溪李公奉　召入理京牘序
原州督府之設自安治庚申火篩入寇始其後督府
勳績在邊最著以守則有景張泰公安寧揚公太
原王公以戰則有滹陽東平二王公麻城劉公東平
任近七年餘皆未久即安寔兩出鎮不踰二年而時
温恭家公文集　卷之七　十四
歸服遂為今昔所未有者獨任邦我文歷年久竟成開
大事曰祀與戎仲尼猶云軍旅未學難可知也　國
家戎事內則樞府掌之戎政府督之外則中丞府監
之司馬四省之而皆於職方焉司公起家職方於疆
場要害　優皆形爛照而洞晰之有年矣既監晉陝
奉督三邊取職方時所主計而日求多于疆吏者無
不自其身一一停盡而次第布之以故下令轉弱為
強務在厚招徠優集蓄銳觀釁電飛之上集中堅戲下
三令五申已又鳴刁斗巡

而部隊之諸酋渠無不感激承順公所將率
亦無不悔慢超距根不一當　奔仆燔灼實勇銳衆
弼家矢石乘利席卷北
及在內於是有
公在有
裴啓圖於是有井蕭泥
拿新疆於是有大喜事水之捷　之役諸　謀擾
有五馬莊之捷莊明懷惠孤兒又憐其寡之巢之難
於我也且謀西助於是有助則宜温巢不則仍搆
開市之約寧衆悔禍而於是又有鎮城計收之約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七　十五
凡戰獲疆土稱里者以百計獲酋功完後以千計獲
漢　男婦器械以萬計　側積堆屢　參宜
提告　廟慶俘　上嘉
再容歲乙巳又以河
太師協理京營戎政
太子太師不加公孤
公不云乎逆則黜退
乃謂剿可使　毀而不
使我市不市惟衆與
爲重以持我以是奎　竟不

聖天子中興休烈勒公勳名於府當與鼎鼐重
若臣德爽修於前有光余令日言其在夢矣潞渠
長金鉉王君汝州張莊舉屬余揚扢余念公職方時
余政待罪兵垣相望參幕中外單車獻方時
雨大旱之不祥組縗出補潞渠乃歷三純而公竟以
戰殁亟用成大勳行余發能不快於心而彈賓禹之
冠故爲論著以告後之談述事及紀異西土者而子
公此行則詳且以望如百

序

皇大中詳徐公總督陝西三邊序

予天下督府合原州官大都遼西廣袤四原州開設
創也　國初至今饒鎮或借備添所高如晴昜子猶
原州當持其重便在我隱然金湯蓋先後督府如
里縣泰公安寧楊公太原李公平王公厚城劉
公與今任丘李公或以武畧或以文德大有造於秦而爲
國重云李公奉召入覲寧夏軍政敕秩剡其代以張按閩府
徐公往徐公亦任丘人　召爲大司馬
事而先是張按閩府
公始以治兵使者佐田公幕間代撫茲又代李公爲
督府三公同里同　朝又遥爲政任丘即參才如三

公者比有揆申踰爲一方長城爲　同家名臣不出二
十年之內指不可數翟也初以公在張按閩受節制勝
我張按閩日引領覩丰采況而以內　召行公與田公
相須相維十五年所屬戰爲我創實從來未有盛
張按閩　故事兩臺相見後　閩事會中外單車獻方時
無入不在晉安中共爲
有時　公與後輔復功千三百斬招牧降
九千五百斬修築邊墻二百里斬之戰塔兒
海之戰五馬庄三十二眼月臺嶺關之戰擒斬烏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七　八
使　不敢南下按閩多銀銅鉛鐵礦九千七百斬前
所班師五千百一十斬今能鎮撫備添所高如晴昜子猶
七衛所馬方千七百斬之後增公方邊又改復八衛
燭民隱按閩舊即舊畫如此我三邊八郡又無
不日引領覩丰采況而公與今任丘李公或以武畧或以文德大有造於秦而爲
國重云李公奉召入覲寧夏軍政敕秩剡其代以張按閩府
即則前所謂舊壯猷敕秩剡其代以張按閩府
公以戰以攻公以處以營如善養者時食則食時縱
則縱時和則和使當勝之功無一日不在我養鏡鏡
盖原州諸公七事頌如此李公更酌而持之以勝笑
今公又繼李公意成信即之代汾陽旌旗改色

又如平陽之伐鄭侯守而勿失可知我三逕四鎮八郡自是永坐祖席之上我　國家有所倚重亦因兎
西顧之憂又可知盖　驕而我乘之也易而實難當
積弱所將卒未經戰惟三眼銃擊　耳非水泉
一擊大獲士氣或未易鼓故曰易而實難　慎而我
譬之也難而實易慎又即驕也故曰慎是我與　易
道時也今所將卒非但皆閭左游手　之辭
辦來者歲以千百耗敝有數　之閭漢人之被
義渠不多于此三眼銃利矣有　一發可數十
百達視銃三五倍是一當百百當萬之良也即田單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
武侯之用火攻不猶於此　一遇未有不披靡者突
噪何爲故曰難而實易公今儻然臨之閒暇五兎軍
若脅使措令何有不一力何有不斬戮威愛使普
西寨所特爲重而因以爲　國重者千前有光任公
此行若反掌易耳何難焉文老胡安寧事將不踰二
年公在張掖受　上寵眷非泛即如李公田公例亦
且夕有　召詣晉泰何余應之曰無恐　國家事西
寨急廟堂老臣怎公即速如安寧　國之幸亦泰之幸
不即久如李公泰之幸亦　國之幸昌恐父老色喜
而退奈治兵使者馬君董君李君朱君兎軍達君副

又屏息座前席中故俗爲送行而不敢以不文僭
　送石司空之　入覲
温泰毅公自　聖天子御極　朝廷
諸公日夜思所以報　上恩者　上曰司空之
請　上曰可作　上曰可泰邊事千餘言大率
言泰宜以　　泰邊事
言泰宜以　　泰邊事
　　泰邊事
　　泰邊事

固定矣夫姚公築防以捍重發西夏以坐困卒之收效若泰取繹應非深識中窾不及此亦重瀋泉歷都御史易秩不離秦所愛周圍而屈試之者熟也而措心不二至盡不已之誠盡尤行足多者焉余與姚公同舉進士相與北行而罪　莊皇帝切嗟而霖雨內乃周閱歷試於秦至最久則秦固姚公之幷州而姚公因秦之鄴令爲文贈姚公遂書以授使者奉命

送大中丞綸宇也序

不佞純故與大中丞僚也趙公龍潭葉公同寅嘉靖乙丑進士趙公集公與御史大夫立山孫公同官侍

御時不佞純給事　禁中心相許而先是趙公掌汶上不佞純牟尋光又相繼驅甚云隆慶庚午南議起不佞純待罪兵垣宣言乃葉公則憤激甚而趙公實從吏其間數期會于郡陽不果既疏上葉公謫永郡陽趙公遷陝西會事不佞純不與焉綦政來幾孫公中以他事令詩筆者非　帝意趙時主南議者謂根其後趙公歸葉公疏不佞純與焉不佞純則以不果會爲葉公疏錄不佞純而葉公與不佞純又不能之湖上折柳以贈第酒酣復爲大中與葉公泰而理而守以垂兵使者久之始以大中丞御鎮閩復爲入中與葉公曰公行天子知公其用公矣幷書

送大司空蒼雪公還　朝序

學使至麻城劉公以按治使者論才矣而晉王
良造父以驕馬應車先路故陝父老德無已時
而項公再入陝平清務名相徐徂緩賢府揚公四入陝為
名卿徐徂緩賢府揚公四入陝為
陝以項公余公參公劉公晉也可謂項公余
公參公劉公晉也可謂項公余
司馬昌公　召穆公之行協陝　命也嘉
使者陝用倩鬼一年而留公去公與昌公善
知昌公亦於其行緩之仍留公復在陝父老亦喜彤
温恭敬公文集　卷之七　十五
形于色曰陝吾再州也今再生吾再陝父老亦喜彤
於色曰昌公吾儕君也今再生吾再陝父老亦喜
攘閻門儀伸之昌士無不照沫而撫綏之子
宗祖宦績無日不照沫而撫綏之子將更之稍遷於
紀者無日不思而為之子將更之稍遷於
田令鼓腹謂得昌公一年所　召去陝父老咨嗟垂泣而宛一
公前後十年陝父老咨嗟垂泣而宛一
年所　召去陝父老咨嗟垂泣而悵然河知
余謂父老若但知陳公馬公久于陝何也楊公每入
陝僅踰一年余公劉公在晉所歷亦
相余伏睪士從父老曰引領望之然亦不獨為晉陝
也

送御史中丞蕭公之浙撫序

先是浙杭有不令之民即法伸矣

然定畏者半今浙安在曰浙非才望大臣
須爲其地重者不可會也今都御史缺天官具選擬
陝西都御史蕭公諮制下而浙公當故以御史按
浙浙士民德之今都御史缺天官具選擬
今　命云初公之按浙卓跡俱睹　命予　天子也
余任　陛下目徙公閩浙而宜與除狀公繼乎
言之也大都言浙之士者猶言浙之民者猶言之
文明之治于斯一時也而今而後實兆于斯萬世也
頌說先于彼一時也而今而後實兆于斯萬世也
浮士賈客鼓其俗閩山陬海澨亦
資其俗饒因以富後富甚閩沒群舶舉焉
東都以聲名文物聞甚俗多慓而業商實慮稍沿江

於御史故公云云公前以御史往已爲浙士民德矣
以都御史往爲守臣其爲德又何可勝言浙士民矣
且謂得公曉令兵者良完是慈服也夫民慈服則
兵尤面效之兵固吾赤子也其以赤子爲撫捄捄
之計加焉所恩我劻我之人以嘗必不可嘗之法而
危其身必不然矣公既知浙之俗矣嘗浙異如彼又
知浙之兵之不可罷與不可嘗食狀如此今茲往寧
獨浙士者良德自兵士者手加額以爻妹戚公謂公
能安我用公前使浙爲浙所德所倚重卜也獨陝士
民于公去留之不可戀之爲公撫陝戮田息訟均徭

在位左議政上諡文簡公撫陝亦先以御史使陝其使陝亦以真御史稱焉余言陝所宜興除狀亦甲寅全之意如所言為陝士民德有實效又何疑於浙比非獨學術正也蓋亦縣涉歷之助焉公必造歐陽文忠羅文恭二先生有道之門學術正矣烏往不宜矧涉歷陝宜陝涉歷浙不宜浙乎夫用人者不涉歷推擇學術用干人者以學術涉歷不可使易　士若民若兵不可使德

寧獨陝與浙宜爾爾也

送直指使君史武陵奉　命按楚序

温泰發今之集卷之二　二十九

執憲謂楚地遠文宗姓大閒之後非名御史不可往按惟擇惟史御史宜遠文以使君名　請　上曰可時使君按泰馬燕按張被酒泉燉煌閒及瓜期代者未至執憲又閒必代始如楚楚二十列又南破苗西南破諸土司脫有虐爰漁獵晉民者晉前除而摘發之以免代　請　上又曰可於是使君寫疏報　命徑往楚將道晉里余念在事與使君心相期慶讓也敢儼然代　天子巡方慶讓

恨不人持　國是於內而涖天下之清於外也又謂涖清毋如涖濁相與約使君不謂遷辱即以其約風晉泰　國計彈事吏部民瘼無不爛熟咨

斷吏幸悉幅幅煩使君自簡時余陞伏山中快之今

使君應後踵未卜可無一言以贈余念楚方五六千

與泰類吏習之簡要不能必提綱者之筆與待臨者之口合又類悍健難為民不得不懦辣者而芸之使君業芸耕辣於泰於楚何有然荊辣愈芸愈蔓又悍以耕辣視之猶不長吏悍不免於芸為耕辣滋蔓之也使之則上譬下下譬上而更舉民上偏則寡好語漫應或不遑應以避跡之名而為直指者亦陰刻方悍長者名以故事吏習益里里不可挽使君其剔方者寧侯余

温泰發今之集卷之二　三十

言余向知其風泰者風楚楚蓋河津薛先生所遊地也薛先生以御史左　使臨楚銀時文皇帝所頒性理一書日夜玩味有得趣焉而文皇帝所頒性理一書日夜玩味有得趣焉而代者未至執憲又閒必代始如楚楚二十列又南籍之後竟寫我　明一代理學之宗其風至於今人無不知有薛先生又無不知有御史焉中有薛先生實其時薛先生臨吭務其德未備然代慶讓也敢儼然代　天子巡方慶讓吏為良凜不為則寧知有永代　天子巡方慶讓千百世後聞薛先生風心傾景慕如今日又可知不然何金中使冀亦心於薛先生子曰王司禮振綱

是亦不能以其悉知而先生也大抵
神明不散舍不用已知但當交納已知如是久代
天子巡方勝任重委之 請加褒然況況乎
加慶且無所聞知而先生也有八者焉馬閑埋以真訓士
其所不得不芸風世於況況芸
之間以精神感人若不動治淡使其吏
莫敢不恩而況況何知吏不知畏亦不
知感之可追今公之自御於楚突區
陋之俗乃有見於遠未而行於
海宇者乎 則況況芸

有昌盛凝水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御史芸之風
實教之然其自則所以感動人心使之
一見于薛先生而況況芸
嘗楚故有大王之風世於況況芸
入者又有道州之況風世於況況芸
世也耶今於使君此行三致意比使君竣使事入
而特 國是又因以察天下 其楚余波之及之
者或不遺泰而泰文使君之況況芸
入在其能忘也耶昔人之行有以異於況
使君問余何以贈我余聞使君何

以況況芸名與公旌其能事之
又以按察名與公旌其必罰以
使君問余何以贈我余聞使君何

守職即抑曰茲貴州也又相機以同治鄉貢險之處
公祖注之領有苗之雜下弗拒也切情之吏公要點
之爲守地之人同弗任也勉點之將公痛更之南上
功役[illegible]弗避也職是 聖天
倭之面[illegible]也公曾紹事 禁申補拾至論列
子公皆紹事 禁申補拾至論列
文化[illegible]太白山優衆尤關 國體大者余後
公蒞[illegible]公出與余同遊山真聞氣味相
之[illegible]也公貴州貴州去余爲貴州人當不置然又有
龍場遷教仡佬公其以爲當不先是公居荊南且三

載人謂公弗遷門遷必越必演貴已果拜貴州 命
此亦可以觀公矣然 聖天子簡舁懷遠之計莫不
國爾也

序

送郡大夫楚石曾君 晴 上

楚督學副使缺先以書招公公得書
曰可時奉與楚相繼公將公將更之南上
曹君士民訓飭我黔公在[illegible]之使公終
而徙令皆子役又以公治[illegible]
壇燕言教訓許有親受面命[illegible]之口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而何望于晚近世[illegible]教守職治

徵會馳封貯發絕額如表平反前事沮撓上爲之動容
蓋西安額賦十七視四郡君事而十倍過之
望於道長吏即以教西安長吏者教楚文以其行之有教
楓藪廣幾豐鎬之舊桑麻彌郊柳途相接迎送伊
戶相聞也先是長吏不勝刺令不勝衆君族幾富而
教之且教長吏君家近舅氏曲奉壺漿故恥讒
讓禮樂不居如丹氏就秩知君以書爲楚士師其有
意使楚士被服禮樂教化如西安耶余故宜楚徼幾
編楚疆場見輶蜿蜒白西南來而君適于楚之南稱
嶽者衡山也蜿蜒自西北來而君適于襄之西視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五嶽而稱大者太戶山也南江漢二水爲之滙合以
結其雄爲之宜泄以導其聲稱二漢歷古今往
往鍾靈秀爲一代名世之傑一佐于春秋楚材盛于
我 明春秋楚材晉用之以成霸業 明 甫
皇帝湯沐在楚先後輔德宣力之臣如湖陰石首泰陵華容巴陵麻
陵華容巴陵麻城監佐 天子禮樂大化若與嶽
瀆爭雄勝當其時維爲之師而今彪炳若此今 天
子楨樸薪謀之化羽翼字內楚士之與士固當而對公
車者類蓬然先何有于湖陰石首泰陵華容巴陵麻
城然膠庠之士所昔伊者悼士家言耳或不知

有禮樂孔子曰文之以禮樂乃可以爲成人矣禮樂
固服屬之士所不能廢也君在事而十倍過之
士以教西安長吏者教楚文以其行之有教
天下長吏士是合西安楚長吏士以竟西安楚之禮樂文
合天下長吏士以竟西安楚之禮樂宜題有
歩武湖陰石首泰陵華容巴陵麻城爲縣官門而門
氏所言無不安者君一日治之第一日治之
黜抑末流切苦七之弊第二第三治之
司農卿高其義有薦于上者上將有召命而君
其後前君守寧國行爲天下第一凡之
君守西安又用德教師師治行爲天下第一已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前君遷河南副使在西安與
善用人成知南君所爲治實相表裏而文俱選晉
學用風厲奈文吾吾西安與
楚始矣前君未至大方有聞西安之化不獨自吾西安與
其以金言趣之余曾西安諸長吏索余
言題君故次其所以者如此

送郡大夫伯南陽君遷永部序

今 上用言官言召用故以真御史論州倅歷邑令
爲水部即中孟楊君以御史論州倅歷邑令

行已入御史趙君交章劾余論之以居
三人同衆進士壬申明公先生又相繼以論去
時余視兩君自引以往兩君且慫恿余余
私謂趙君今華陽楊君入臺中
三載久矣既楊君又以使或還官去盍
相值又以使或還官去盍而余者軒耳久之
楊公以直爲執政申停州趙君以直爲執政申免官
余乃遷楚藩政已又入歷卿寺即引分日屢然視兩
君則帳甚汗下突余既遷楚藩政日後趙君爲山林遊而先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四
是楊君棄已爪吾鄉已又以承揚言過政暇于旅來
嘗不過吾門入臺趙君亦內夜語未嘗不
饗底東谷突忽九文直復爲御史楊
君有今 命余仕楚時楊君而半溢說我矣
余山林中得一良交突加焉趙君行已過有汪又念
爲有力者引去故于是其東之余意之曰吉者贈楊君者贈
同地趙君官久之于山林楊君則余
不知後暗期也
君爲御史以直聞于朝卑公也
楊君停州爲一州德今
填撮吾邑會歲饑殆食活餓者五千人士習于庠盜
忠下墟閒淫長吏突加焉趙君交章劾余論之以居
德之亦如楊君爲帶合也今以
時余視兩君自引以往兩君且慫恿大用
私謂趙君今華陽楊君入臺中
三載久矣既楊君又以使或還官去盍而余者軒耳久之
相值又以使或還官去盍而余者軒耳久之
楊公以直爲執政申停州趙君以直爲執政申免官
余乃遷楚藩政已又入歷卿寺即引分日屢然視兩
君則帳甚汗下突余既遷楚藩政日後趙君爲山林遊而先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四
是楊君棄已爪吾鄉已又以承揚言過政暇于旅來
嘗不過吾門入臺趙君亦內夜語未嘗不
饗底東谷突忽九文直復爲御史楊
君有今 命余仕楚時楊君而半溢說我矣
余山林中得一良交突加焉趙君行已過有汪又念
爲有力者引去故于是其東之余意之曰吉者贈楊君者贈
同地趙君官久之于山林楊君則余
不知後暗期也
君爲御史以直聞于朝卑公也
楊君停州爲一州德今
填撮吾邑會歲饑殆食活餓者五千人士習于庠盜
忠下墟閒淫長吏突加焉趙君交章劾余論之以居
德之亦如楊君爲帶合也今以
時余視兩君自引以往兩君且慫恿大用
私謂趙君今華陽楊君入臺中
三載久矣既楊君又以使或還官去盍而余者軒耳久之
相值又以使或還官去盍而余者軒耳久之
楊公以直爲執政申停州趙君以直爲執政申免官
余乃遷楚藩政已又入歷卿寺即引分日屢然視兩
君則帳甚汗下突余既遷楚藩政日後趙君爲山林遊而先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四
是楊君棄已爪吾鄉已又以承揚言過政暇于旅來
嘗不過吾門入臺趙君亦內夜語未嘗不
饗底東谷突忽九文直復爲御史楊
君有今 命余仕楚時楊君而半溢說我矣
余山林中得一良交突加焉趙君行已過有汪又念
爲有力者引去故于是其東之余意之曰吉者贈楊君者贈
同地趙君官久之于山林楊君則余
不知後暗期也
君爲御史以直聞于朝卑公也
楊君停州爲一州德今

幸得久留吾意也余聞而爲邑父老喜得更令無何
侯下令禁塵靄以是後易薛俗又屢經費不役一甲
後又平市價又以貴金和糴數萬石又進博士弟子
授經義授項家子約十餘人門館川中
爭修義館市廛爲之構狀執與侯又爲余
道高且長不啻百里而遥訟者久之蓋侯
爲人明察英敏而其中深處爲厚施官務敦大不
煩事故性不喜見人每見人輒以面背
我 明姑面德以面者今長往矣
者百人而一 主以仁孝風俗偷女任賢令長往
不得借借矣又三年以人計行父老攀轅留惡
得借又借矣乃一年所前竟召去侯內信色未嘗不
豫今 召至色未嘗喜至與諸父老相對泣諸父老
知不可再借猶攀轅留如作戲留是時余蓋從諸父

老祖侯境上去既別益色傳王馬君曲君李君等諸弟
子請余序其事余唯深念日侯行矣孰爲我入告
天子欲海內治幸得如侯者而久任之不然柳不便
者不在官則在民矣

贈邑侯文溪張侯考績 賜封序

萬曆庚寅三原張侯以政成陛都御史御史疏
而流第流第流之意蓋欲太孺人力也三十載共一
時而觀火烽而愚谷流流 聖天子治三原時而縣慰
養於官之數以侯之孝也太孺人
初侯之舉也太孺人
侯自即以侯治三原時而縣慰
合爲子合孺人不
長聞而愚谷流流 聖天子治三原時而縣慰
時而觀火烽而愚谷流流 聖天子治三原時而縣慰
而流第流第流之意蓋欲太孺人力也三十載共一

門使以其書付之

其二

野史氏曰余觀部使者之優其屬郡也大夫秩高于部使者一等長貴自尊也大夫而事與邑令長同席也抗禮也大夫而事與邑令長同席也抗禮也抑高成等于部使者部使者無論秩高與等于其長也抑高成等于部使者部使者無論秩高與等于其長也抑高成等于部使者部使者無論秩高與等于其長

爲守若令何曏天下武時令良之不作令人慨
國大中丞吳江顧公力抑申汎七疏以仁愛請減
儀中若令跡之不少貸幾向城張公亦衰　命
公約文甚力爲
公晉閩臬
我　　惠
其時方
理效不
又無申汎狐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稱盛于地節五
先權乐而爲
患寧有已時
不亦取資於額外之溢民哉
稅之額當權之當在移本逋者已
十而額不及二者必不敢增不得已
爲額外之額其何以保之而嚴約其收以
杜羨餘有微羨豈以償
異哉世稱王氏自
士姓皆出
家世仁前
均徭役總才頒不復
不移怒於

吏者騏驥發軔爭逸人以爲聊耶三水更生也余嘗聊耶獨司空適稱爾父匡輔四世卽三水獨有催以書聞竝爲世人士頗衆曠難用故徒以名高族顯爲世藍云 明興 列聖以實行風海內海內士爲縣官用亦以實無有若人然若堪論異姓亦堪論海內仲春閣中王氏子崖父子固精膳君兄弟所望應舉而遊國者卽聊耶也何可盡精膳君兄弟也精膳君敭歷中外垂十五年餘矣及古人強仕之期敬卿命卿皆子崖謂皆方以弱冠試南宮於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十八

一第何有余聞知精膳君者以先達且倫爲之矣精膳君與余以文事相切磋當謂文不若奏讀詩不若漢魏歷不若太史家學固如此余惜精膳君爲令內黃以直道爲令宰起事大宗伯署中聲籍甚竟所著述綱太史哉往太史爲文童談 國家大計當明修守御計亦惟 天幾幾鄉先達之風儀以文章名非太史意也余持是說質精膳君曰然一日精膳君舉兒弟三社

大司寇余同說則今以往頭文日漸加安知余今日言非君家左券也

論將三者表 四篇

論將三者表 恩序

論將三者表 明興 列聖以實行風海內海內士爲世人士頗衆曠難用故徒以名高族顯上谷周將軍奏最大將軍振論異代 明興 列聖以實行風海內海內士爲將軍以奏最頻功名卽非後二十年而有大將軍居上谷周將軍奏最大將軍卽赤奏雲上谷雲中皆 國家之衛余嘗論異姓亦堪論家嬰信卿周將軍卽將次之衛余嘗論世遂以秦稱將敭不虞云今年大將軍余西是上郡上谷爲九年如故事疏論 天子考大將軍余率自奏寒下編民結疑待罪行間且三十年所日居西是上郡上谷會 敭歲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十九

逼以前 功受上賞惟 天子威靈臣何力茲居上谷會 敭寒稱臣從市當開修守御計亦惟 天子威靈臣何力今者遵令甲述職事惟興與陰亦惟 天子威靈又何敢自競 天子覽疏大喜以爲政周將軍以不往泰州改日競如狼虎尾賴 肅皇帝明聖知周將軍不往泰州免始錄周將軍功然亦危矣大將軍任重力爲疆場主 廟議大將軍何如哉

學詩孟夫學生盧岡孔君高郵子云日孔君寓都城
不同也假令　以利之故
強又或以欺
　不獲利且彼
在檻不忘噬人有
大將軍有以制此矣何
辛力戰斬首餘人
戰功名又破之
揚　宵遁戰決力先
嘉大將軍功也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八　十

得一當　宵大將軍
戰具休士馬又不以
拳且人人思戰而
卒謀以成信有
軍且以守務
何者用兩雙
將軍在而
將軍宵周將軍
往指數上
矣

贈周將軍崔君幷序

學詩孟夫學生盧岡孔君高郵子云日孔君寓都城
詔余曰周生才士也已縣大夫陳君讓諸生又屢曰
學詩曰周生才士也無何會大比士於鄉學詩果以
易寮然兢兢余乃混跡
士上有詔　詔諸
質爲嫵巧實用
一時校文諸君子
輟旒造余余
南以易起家然於易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八　十一

以何爲寮與余應之曰其震乎學詩曰震爲雷南未
之前聞也余說子余應之曰孔子不云乎帝出乎震
又曰萬物出乎震故乾之元大大以震也坤之元至
至以震也何以明其然也震東方之卦子時爲春于
四德爲元于五行爲木于卦性爲仁在造化爲生生
之機在吾人爲有生之理故乘震而乾之元坤之元
統是矣乘乾坤而易之道統是矣學詩又曰不侯南
既起家藉第令爲　天子用將矣以以震可乎余應
之曰奚不可也今海內士貴不以質而以文矣長民
者不重牧民而重循吏今應文情愈滴事愈集

民念物有本末者為能知所先後 王侯上修本之德 國
家培養元氣然未有捨其枝葉以其意形之功令遠近普傳閫中士庶若獨
君起家與用儒文事 聖慶即古先帝不過爰
處者余惟 國家文運君歷壬午而興盛曰 文皇
行即位紹承 帝受命為洪武三十五年壬午我 國家文明之運
即以其實牧民佐 於此焉再降故溫 文皇帝曰文其後 慶皇帝壬
午又六十年為 皇帝壬午無論海內即閫中士
以文顯者可勝指數哉非起家 文皇 德泰能其信仁而
帝壬午而後者乎為 皇帝壬午而後者乎 皇帝壬午而後者乎非以其本篤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晉肅出而泰 皇帝壬午而後者乎 皇帝壬午而後者乎又位
意為之永劃 皇帝壬午而後者乎 皇帝壬午而後者乎文
可也學詩文中興侯如泉固也天也之心何獨於復
見之余曰太復見谷神與天地之心於震
之一陽見耳震何以見天地之心而不可為世用耶
君第以震往是善體震者也是而別有項學
詩所善近察來者徵今務以余曰余不習為
文其何以能學詩也同年南溟許子所謂易大旨
即可云爾也

贈幸君景虞鄉薦序

之

壹老社圖序

初余爲先大理公延里申年七十以上九十以下者倣雒中耆樂天洛社又其後萬歷丁酉余友多地緣相繼歸休天台路君汝砺馬君廷泉之命二君不容不名而以社義及之爲社於嵯

孫君西蜀壬辰君汝砺馬君及余與弟綽又在四閒歲重馬君

二堂之間朱文公九人一洛公子二八十二人申

獨善公年七十兼公子一朱甘泉二結庵八十有三

鑑湖退不及四十二公初余與弟綽

及年當六十以上者以齒序余有二癖一喜事

助明故事予今已倒相與北面稽式公其可

也武公年九十猶手調弦老耄時變戒

我詩諭公會宗室詩無悅懌余何於衆天

然自樂大如綸玄酒菜大魯壯

猷是參退菁儀大日不與高

武公雖然抱許由也吾儕

倫理風化大者相關無不關

以比義行若日閒所本閒嘉復

大文德樂天以忠或公延

華君日客事忘行只不仁久

宜徵王公方留宜北徵門留中

亦家於雒者恨不得與之寓名

以俟他日不可乎客曾有

德堂之命二君不容不名而子名

子併以告堂前後

公圃僧舍藍谷廬之傳家各有子多至六人五人
時俱君亦致井硎政歸裘延入社且爲余序余入盡
會明多屢又之未應也乙亥鎔以試武至中前僦
於其旅舍比門致亦
爲書且發西望謂
卣又先以一卣
歸就社矣其勿

也而天實限之而翁以自施乎及兒倍家矣而興日代而翁又以儒施竿獨十二年與家財半余見而翁興而且世積而世延之俾碩大亦因享榮名撫已時此其福若壽又寧可耶蓋天也而人實培之惟余宦遊而思求野亦不自知其何心而將離野爲宦以遊其尚力學守故耳且子庭者以堪鄰舉之緒以慰余好使他人如余慨而又思求野若堪孝廉周之喜形于色再拜而謝曰嫦何幸得岡此樂仁之言是皆與實相孚儒與賈相通天與人相因家與國相延之道也敢不唯唯惟吾師次其說而文之揚將書紳服膺登

軸張壁以代面命余不得辭遂書而進致之亦知孝廉行大類堪士又力能爲之也且欲孝廉以是輪告之學仍其以爲何如

聽前溪楊仙客序

古今稱吾邑勝地曰龍陽宮龍陽宮得鶴然獨存以楊仙客先是嘉靖中余以弱年讀書龍陽宮中時宮中羽士稱兄弟者三四人皆前此去寂勝殿時八十歲已以清谷前輩事仙客獨楊仙客存仙客弟子及孫皆又歿信宿地室則猶與仙客談笑隱軒楹棟宇鬱然神像儼然

也君長余十歲于支大同余年纔弱冠謝諸生家貧
田舍翁無以贍頃之小邱錦其家越宿日夜設晁君
祀之遷教永受也曲岐以東人迄
者阿家大起而先是事具母饒如二頃人以孝聞蓋
君不見用于時而用之家又自高祖徙和如此也哉
翼五子表賓有懇孤之長五子延咨爲書高因所知
村官先君求余言銘俾輿余謂君家世力農自君
第頭出公始而承先啓後爲酌氏巨擘者君大父
子公以信本行從父親察公教健家
也不幹前書而拓東田公農業爲今日巨擘者也

東田公五子若子公五子若亦五子東田公南北治
第五居五子若南北亦治第在若五子若五子又多
孫倘嘿若訪之管里仲圖也君大則授子若授書或
時問點竄紙其出則若門向送或部相從論
舍有時之湖舟從送或部不知此身外有蝸角槐
陰至樂也余風有休泉之源與共君從弟銀最君盟
且之邱上結廬構所編詠者且不得
事庶慰余貴衆然於田畝三十年摩遊如脉而愧前
日千支之說通第田舍之記何能小將見笑于大方
家自此從君問業不失落陽岐周故業其可也蓋明

貌淵張家源一泉於鄉僚多有詩生或相別或
人書爲一邑望時君長令五年其弟編官君稍
壯未及盖相得謹甲午後十三年丙午
涉縣君舉文五十年餘爲萬曆甲午君子孝廉可賢
舉文十年庚辰進士殿試爲古人所稱循吏君　亦
六十有七余亦六十有五宦游于都門
見爲道故間往來書不及君父子又未嘗不及
涉縣者今年可大進士令其家編交
之而奕君母諫墓表而長山成進士之前君
其蒙　兄而洞悉之矣今年之鄉子君
庭間君規中鴻寶以馬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八　三十二
此說以應前大司空之問以
文之契合相係雖今
爲循職其勿不過
進一爬

贈雷公偕壽序

人有爲不修而甘泉狀者曰
兄弟視二三修而歸頓甘泉
人供帳祖道
則以倦遊乃
安得如

月乙酉葬七十有二明日丙戌祔于祖考舅六十
有七仲子龍從不仕二子皆仕小子龍從不仕龍入者於
不仕不仕先是嘗曰從老從事教之以學不以老者非也其在西銘
有以見也無已則日仲子前而告之曰欲養而親
而孀平吾今人享一尊之養孰若盡其心而欲養而脅
斐優游烟霞相羊泉石然卒抱恨無所資一割
以取寵數於人世亦有際前後身赫而持滿
忘戰見險不止文成甲兵之備小詩史筆之戒
休循不得上之人一聞之快與夫飽
咏德仰之篤適乃爾逝者流遽所宜爾有不得於

二三弟子曰此二三弟子之過也怒且尤或因以焚
和退謗而翁有一於是乎而翁歸來君一室列圖書
課子弟與世休不因物牢抱者疑且之永有釋
有時之田舍與然亡加步履者馭
又善飯即百歲不覺代宜壽一得之日
皇皇缺夫婦敬如賓不聞其有丈夫子
四較以貴成家風力田
績學爲名儒子曰學而優則仕
平宜壽仲子曰不仕
父吾母之宜壽仲子龍與

敬叔事以學從老從事教之以學不以老者非也其在西銘之教與學不以老者非也其在西銘是名儒之所爲學記者歲之仲子入學又再拜謝退而以告曰而公過不仗劍而公過不仗劍而公過不仗劍

毋徒徇一言誤不利宇約負吾
知余食吾多其管以應者數而來衆也吾應
又曰鄉縣鄉鄉　子曰從吏道得之且與成
子曰　　　　　　　　　　　　　　
鄉縣鄉鄉　　　　　　　　　　　　
　　　　　　　　　　　　　　　　
下之也官人　　　　　　　　　　
朝不暮其鼎鑊斯遇子曰官人稽勳
宅化遷丸熊忠用賦人緯以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三七
以貧裴心如結矣不擾
鴟鴞張子曰土沃茂
聞我　明列聖德
人篤生太和之
庶至部以其
夕歸而過華下入其
而擷蟠山千年之桃
進藕進桃進酒而以三
方從西王母與玉女進
耋而耄而期頤亦幸其
法而更論之殺其
以　國興　國亦以家
之寄孝廉又曰鄉
之業戚漢其
緩游游入
堂遺劾劾
護且延　國
門之先
漢孝廉文
以事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三八
爲碩人無
周子名仕張子名
問余言亦各有
鹿鳴之音
襲而召之
又從史之曰行矣有
有于麥商

壽武太僕公序

先是海內
射爽力
射爽不
耄而耄而期頤亦幸其然不第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高梁大司馬太保文端公諡恭毅温公一意力官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十八

隱君太孺人所加予賢人縣官神即不喜者朱紱即
又有聞而轉相語以慶者予聞人有言何知仁義已
鄉其利爲有德梁氏誠有德然君子以善善爲卿欽
賓隱君又以善善爲卿欽賓太孺人常七十有咲桃
食丹之容即百歲不衰者孫尤尤然夫非天之
所以報有德耶伯子仲子與二弟綸閒介所善廣莊
愼獨王君贊余一言爲太孺人壽有二說就温
子辨者温子曰前所云盛也後所說盛也總之
未知天道君不記夫水與木孚根不深不茂深矣非
旦夕茂也長則不凋不已梁氏根深源遠諸子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八　四十
夕長也長則不凋不已梁氏根深源遠諸子
君孫行且冲霄底海太孺人且以鶴髮與兒子若
孫宴居士隱君之賜太孺人不亦愉快乎
哉矧太孺人內行善足胡太學所揭遠有種哲
壽徵寧獨上泰君士左右隱君施予一端已也伯子
仲子即不第與二弟皆能有居士隱君風所爲培
根源源者猶木已爾故信大道於梁氏孔聆唐君王
君曰善初伯子仲子不第也太孺人不喜伯子仲子
與二弟欲爲太孺人壽也太孺人亦不喜且戒勿觴
北庸君王君以余言告伯子仲子伯子仲子又以唐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八　四十一

君又日頼子太夫士貴顯者多矣梁氏誠有德宜
釋然知有大報在後且余爲梁氏壽且余爲卿欽
太孺人壽

新淦顧大章

梁部曲屯田虞人參謀七十稱觴而先
期四余交下走余稱人孟有四姑焉
太君風太君生子頭大二十有四夫卿子起
家萬全百參以交遊之時太公業
同德合里中人稱相與之篤而梁氏一靈光大與梁氏有頓
五孫男女亦二十有四家貲之中官滇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四十二
八者太君也滇大君孫婿子男
盛濟滇時里中人稱太君孫婿子男
又轉相語稱大婦人又稱大婦人也今年太君周
甲子以角小子日仲子不第也太孺人不喜伯子仲子
與二弟欲爲太孺人壽也太孺人亦不喜且戒勿觴
北庸君王君以余言告伯子仲子伯子仲子又以唐
君曰善初伯子仲子不第也太孺人不喜伯子仲子
君又日頼子太夫士貴顯者多矣梁氏誠有德宜
釋然知有大報在後且余爲梁氏壽且余爲卿欽
太孺人壽

新淦顧大章

梁部曲屯田虞人參謀七十稱觴而先
期四余交下走余稱人孟有四姑焉
太君風太君生子頭大二十有四夫卿子起
家萬全百參以交遊之時太公業
同德合里中人稱相與之篤而梁氏一靈光大與梁氏有頓
五孫男女亦二十有四家貲之中官滇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八　四十二
八者太君也滇大君孫婿子男
盛濟滇時里中人稱太君孫婿子男
又轉相語稱大婦人又稱大婦人也今年太君周
甲子以角小子日仲子不第也太孺人不喜伯子仲子
與二弟欲爲太孺人壽也太孺人亦不喜且戒勿觴
北庸君王君以余言告伯子仲子伯子仲子又以唐
君曰善初伯子仲子不第也太孺人不喜伯子仲子
與二弟欲爲太孺人壽也太孺人亦不喜且戒勿觴
北庸君王君以余言告伯子仲子伯子仲子又以唐

雷上之欽也蓋力鈞勝指據門以內吾爲政門以外
而門爲政庶幾指手以詩而決而能何以鴻臚文章
其弟若子請益力已乃鄉大夫士業有成謀不可
已於是許焉遂館其弟若子賦行醴未
四旬綱大夫士風儀容章成賦負盧六產余則賦
思齊章首二句言
頃大師說已乃鄉大夫士及余與納引滿拜謝
且謂曰賦管欲請善擇師氏承師有說乎余應之曰
襄侯武業維不敢問蓋天
問歷矣君不敢違之
温恭毅公文集　卷二八　三

一經息門耳其
嘉光永永勿諼注合
莽爰而諸君欲
外也鴻臚急唯唯大哀師進曰
歸從師於大
太傅大論從之
詩六十有一篇
酌者之詞也
合作正純　論語作
而七十如吾夫八十

王右軍郗夫人猶爲從子尚書令明穆王閩神明之旨以至期願何難焉謂其非也外之道不可也大妒夫人爲晉大父都督愚公程夏門十餘年太孺人爲文學公程夏已二十六年謂其非女貞之利不可也初太孺人之許儐以商諸生以文爲夫長以武也不遺餘力即值宗族子姓有不孝峻則者亦必正色訓迪之甚致百數千人諸生如博士家言可傳者州司馬門以善騎射鈐衛朝且大用謂其非婦人力不可也今王庶家孝婦嘵嘵而屈嘵嘵矣獨　聖天子以道化天下務欲廣宣高嘵不宜嘵嘵易云

皆之道況於今聖之見希夫人於郗氏所前歲辛丑　聖天子　詔婦守節三十五以前皆爲給羊酒旌門以旌太孺人矣文學公晉年三十五又皆旌表太孺如　召　聖天子若特爲太孺人而嘵此　恩豈尚書如之嘵嘵欲有家之務欲閨從嘵嘵毋道也有家之終欲字成子道所以成嘵嘵其說詳周孔大小二象曰反身曰言有物行有恒又詳子與書親戚身語申純曰懼哥兩家之曰嘵嘵也數引疾將歸爲反身守身之學以堪事親正

記

陝西學田記

西溫純希文父撰

集124 537

在是必不長然耕桑士必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是而禦
食未足而禮義可斯須已耶嘉孝千里矣又因入學
而援鳥爭焉不啻鄙視之使人嘆以爲有田如此
不如亡有云然以身爲鵠而射之使人嘆以爲有田如此
問流君言且奔命而惟小鮮爾爾烈流君
秦士秦士感以爲已急君名其號太湫江
入萬歷丁丑進士其屬官若干員碑陰

海塘記

杜越紹興郡治濱海東北隅有山曰龕山西北隅有山曰
温泰襄公文通記之後略曰自漢迄唐書
江江破海而入其勢洶湧直趨西南而
故建塘其名曰防海塘其實曰捍海塘
民居漸廣塘亦漸拓宋紹興府志卷之九　許論四鎮鎮破錢塘
邑劉令會土狀余於春從會稽古
更爲塘以障之便
興寶其門戶
竟以沼吳以
上晉元帝稱
鎮無處爲塘
而興以水不

由西興安於龍山與會稽安於山陰三合于尾
唐代有修者李君諱
君遂令襲事不足取士
量工授食日十日
其事六門門有
觀塘之工日
塘高若干尺
武肅王錢公
李公之後略
即位潛大夫
温恭毅公文
至于今波流
下潮夕淫之
服役論武肅
洪武之役取
緩數與可
相之守祭酒
萬工不及三
而陰以濬川
石碑而公中
乎胡不來我
面興以水不

上面各以開氣候之發閉
山險負海龍山山面不滿丈
工授食日十日
其事六門門有
觀塘之工日
塘高若干尺
武肅王錢公
李公之後略
即位潛大夫
温恭毅公文
至于今波流
下潮夕淫之
服役論武肅
洪武之役取
緩數與可
相之守祭酒
萬工不及三
而陰以濬川
石碑而公中
乎胡不來我
面興以水不

護軍孔子曰使民以時能者信耳
及時則事半功倍臨時則事倍功半不待知者而後
知也而事半功倍或不以功名事倍功半則以其勞
苦費多而功名之矣漢堨突爌竈之勩可鑒已今之守
令無能名一績者十不效則有文法效則亦有
督吻以故事倍功半不待知者而後知之矣漢堨突爌竈之勩可鑒已今之守
曰後之人之責也安得吻我無與今日之役蓋逭
於江且及河宜且及郡而緩之也亦會今之守若令亦
皆任事人也詎令江不及河宜不及郡而守若令亦
以狀上而身任之矣語曰與公不宜將成江河夫人

而不蟻穴忽也費或無度於是乎堨與西與數
貢家是在今以往有不蟻穴忽者而錢氏塘與數
塘乎不然余恐後之視此塘亦猶今之視錢氏塘也
而越奚禪余故不能不臨流而嘆客曰善余守紫故
言爲記余故記此以告後之守令而因以自警云
有瀕此者其味孔子所謂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
蟻穴江河之戒庶幾此役之逭於江且及河宜且及
郡而爲之也時爲戊子十四年十月成于明年三月傳君
名好禮回安人以按浙至參君名天麟武定人以按

浙東西者余作而嘆曰
是固史官事乎之矣於是乎金及度之陳侍其
費仍令報甚竭四民不擾門月而迄工前
爲大門門衛官廨門之內爲內事堂之後爲堂寢
然附於堂者爲神厨房記地
則廊然而增於舊者什之四前樓則崇而增於舊者
什之伍計崇甲則寢而增於舊什之二輪奐備美
且略編校悉視舊觀面通結

色動心怵矣分守與兵使兩君請記余謝曰是役也
諸大夫之所以惓惓於其鄉先達也而余特藉手以
鼓吹吏治耳何敢辱諸大夫之委抑余文何足以厚
公哂幾稽手報 主上幸過聽輒允假余命他日諸郡吏有彷彿公者則
余庶

學經傳而總之曰格物格物云者通物我貫天人之謂也士思迪功不有其家之心以繹大學格物之訓寧不惕然求所以爲此學者以無負 天子作人之化乎遂書之使勒珉爲記記成太宰拜令官方持衡以待士而天下之治平指焉在 五年令監越諸士文正矣 文正忠君愛國之誠若文正有官職當遵循力不爲 國家鑒湏鉅之烈若文正而爾學則學而不務功家食門力不及爾學有任之者不難以貴待所不知何人而復爲所不知且僭焉之地以媒進抑天子以迪功故發進士德令不以貴待後使世胄後不絕以酬功勞必不然矣和氣融洽庶善浮文故遺所不知以慶之餘而迪功不知爲迪功陰啓其功於異世而 天子不知治平之有盛德大人孫一閥以風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不知爲令宰者知佑畢已爾之第知修級已爾 國家鑒湏之意遠矣 天子方隆化理之成而道彝子向門宜是哲以哲身爲本脩身該詳大學經傳而總之曰格物格物云者通物我貫天人之謂也士思迪功不有其家之心以繹大學格物之訓寧不惕然求所以爲此學者以無負 天子作人之化乎遂書之使勒珉爲記記成太宰拜令官方持衡以待士而天下之治平指焉在 五年令監越諸士文正矣 文正忠君愛國之誠若文正有官職當遵循力不爲 國家鑒湏鉅之烈若文正而爾學則學而不務功家食門力不及爾學有任之者不難以貴待所不知何人而復爲所不知且僭焉之地以媒進抑天子以迪功故發進士德令不以貴待後使世胄後不絕以酬功勞必不然矣和氣融洽庶善浮文故遺所不知以慶之餘而迪功不知爲迪功陰啓其功於異世而 天子不知治平之有盛德大人孫一閥以風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不知爲令宰者知佑畢已爾之第知修級已爾 國家鑒湏之意遠矣 天子方隆化理之成而道彝子向門宜是哲以哲身爲本脩身該詳大學經傳而總之曰格物格物云者通物我貫天人之謂也士思迪功不有其家之心以繹大學格物之訓寧不惕然求所以爲此學者以無負 天子作人之化乎遂書之使勒珉爲記記成太宰拜令官方持衡以待士而天下之治平指焉在 五年令監越諸士文正矣

臨潼縣文廟學記

臨潼文廟學舊湫隘其基高阜其地長史鑑記中士多起科貢升之多首鮮與京師乙卯地震學地士鮮舉者萬歷癸未劉令應期重脩廟學鳴然嗟嘻之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九 十

後竣會周子道直遷去先師武子之望相繼舉而武子仍首解額成進士德令不以貴待周子趙子與其士高愈遵道光遂走不佞爲記夫臨潼周驪戎國也秦伐戎以其地爲郡置縣公徙治櫟陽猶不與中國諸侯會盟櫟陽即今臨潼也土僻雍之化而驪寇通豐鎬不聞與江漢同風下之有沫泗杏壇之教殿七十子而秦產獨壞駟赤秦祖何以故戎鄙畏之而秦累世以攻戰阻閉之也漢唐繼秦混一建都其地興學得人我 明 太祖革命建學視周之成而以秦地重俗悍簡畀特隆一時鴻士

卽倘昭光振振卽臨淄亦有捌動發知爲一代帥之宗者今　天子益隆旃懋之化盡海濱而江漢鄒魯之何論周泰此甘盛際也繇斯以譚周士貴自貴泰士賤自賤不盡然矣臨淄車馳長安且三千年于今視泰在周合未幾而別乃數百歲遠甚士當是時寧異沐有扈幣歲獻入使長安出使治之澤也耶二三子盍亦念所以承天子寵靈之萬本之乎敬德廣心慎儀免若推之乎酒食四海徒御奔矢而極之乎假祖考懇齋虔來琛象此何以故高轍近世大都號稱鉅鄉幹澤藂經歌色滙薈奇以應功令又其甚者温泰毅公文集卷之九　十三

傳舍官守視官如傳舍日月盈篋倚相接軫然無有能記憶之余忻地卽晚蕪湖魏成都記於唐紹堯舍李陽水以爲不然余家梧道上馬幺達人不離耕築已恢恢乎負經綸大業雷穫雖賢不加陋卷此豈官師遞風薦之哉既已絕柬督趣風厲卽亟有如勿徇生平矢其所爲貴而人賤之矣是先徯然耶二三子其毋自負紹明吾先師之業而身心一旦卑泰隘而志智鄙而性靈簡押重使泰隘靈有周之令脩廟學實也後始于某年某月某日成于某年某月某日費不及民工不亏

國一都會四方面取之神而縣故城隍之神
隍神者既益相錯也蓋水旱疾疫則禱之神所憑
易征訟徵則聞之神所憑變
亦有時而牧不則
爭直于官而夕
問者直者入而
嚴事神則人
入也以神設不敢爲
神信惟是一概以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九 十四

其不敢也易故有人于此
王者設爰居而祭
竦而色變
舉天下以當其
不給當其時惟以
民以其不爲不敢之心
寇乃不歸之
神不知則化徵
神曉以
帝神道設教又知神之格不可射令其畏奉三百年

遵令如一日至今邑縣有大災癘水旱疾
入所謂與神誓而表裏
首事勘獄自是境內民即欲爲不善而不爲善也又
誰敢哉

仁和金塘二縣塗園記

余讀陶風葵曰
而知君子制度風俗政
木則生於陽
故引養生於
鬼紛華靡麗之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九 十五

世捨衣
用之
吳越也
表貌天下意
軾問俗乃
舟之便方
通利閭閻齊民一切
大俗盛大修靡誠賢子曰
天下之大殘暴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

也先是兵民之變一夫號呼合之變一夫號呼合之變一夫號呼合之變其
俗淳亦農桑之民少故也被甘氏功而急公上若此
月之風乎即此
在今日故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余故紀其
事以告後之爲守令者爰成給民詳檄中載在碑陰

修葺武廟記

歲壬辰冬　皇武廟成棟宇軒廠禮祀孔時焉余
記記曰我　國家崇尚武事凡
兢業也　神明以祠宗社以祠百神惟典祀爲兢
辰六氣五岳四瀆並列與祀乃道家者流謂神淨樂
行爲水於卦爲坎方宿爲虛於分野爲朔方宜與三

國王子也冲虛服道門目爲太
也而爲參祀典歟金天氏之子曰
異焉　文皇帝龍興燕邸
護以中使
此下逸萬非之忠直
之若其左右
王公下逮士庶爭
神幾與之埒乎亦
色生者生化者化
不形不色不生不化冲而
象應者在今日

也神非物也而物所歸物死然後與之而無限後天地而不老誠之爲也抑以物而已神之矣今愛子百歲而逝幾千萬里而葬而何有爲如以神也豈其然乎而我乃始貿貿以居之竊以風治以火治冠尚千變萬化兄弟朋友之間志誠言樂身以養之雕琢以飾之繪畫

賜爵一級述服一御以歸葬　恩命已力辭上論許
多君初君六十年川權危疾死勿急逝十四年務閒四
隱謂我而有活人功增高二紀來二紀幸君與云
君謚秘字子龍世有大者以身殉社稷君亦疫甚君若
活者其衆矣元年春也疫甚君相國門十相
天人以是之一二賢公孫安人且老友也衆不可
謂於世無功閭巷之間城郭之內數十年
君抑天矣有抱者養一亟問管鮑身後名豈不
杉哉不復遭仲子能生子佐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都者賢之宗次第親戚之石俟有際異江

誌銘

明户部郎中維揚秦閒元配安人孫
氏繼配安人周氏合葬墓銘

故户部郎中東閒秦先生以
子十二月一日同安人合葬
若孫方圖之先生之

東閒先生僕中
人娩承子令自生子
溫恭毅公文集卷之十　一

安人周能師閒大
卜繇委合葬
脫簪珥以備
亡毋先生亦
事且鋪矣
即督東
安人亦
一盂飲之不
孫氏諸
五右二婦者

而陞動靜規矩有法
頤齋結在脚形而毛
時者續　罡恩贈
以爲棺衾余爲佐辦
余于卿余一再如鹽
安人所爲佐先生狀
一馬如安人者亦百
孫安人生正德壬
九日享年
比卒年御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　二
卒周出即位
人何能若
宏中守申
許國女八
孫安人之
以狀因
之石久之
安人然銘
及吾國家興以
露周也錫龍福
弘中山之龍源水陰從一并櫛風茶晞宇秘
頤式昌其門
明泰直大夫晉州守來公墓配合葬墓誌銘
嘉靖初閒中入以畢主家事
久寧晉州侯墓誌銘
何如別傳
雖合而且以公
公卒八十
華姻
以若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　三
賀孚泰同
判通州
以新戴
當行文
公以知州
利害行
且成獄矣
獄而竟釋之
久之遷大同
歿公平縣

之益公爲人和易温恭不修城門所至輒力治辦民
此有聲聲間而性孤直疏事依法而行莅阿附衆
軍時都御史所將率有盜人禾者先抵以法徐上狀
馬在汾有以諸侯主張氏女一許某係男閥復
絕之都御史駐代議及宅舊與公合謀城壯者益以法
不可狀乃罷將詣部訴者益衆都御史不聽
後以四路當公公不能決人以此多公勞焉
以十數然亦以此見
行縣屬吏爭迓
申公公遂免歸
公益與公同師雪
與諸官公先公卒公
一言縣大夫爲地
而爲若德文之
不復過兩家門
頭孤入馮氏子
故公令父長公而母
父子春子春父
東恭傳以爲得

宰虞鄉九年　月　日得請老十有八配張氏
有子若干人孫若干男一
王氏繼張氏女一許某係男閥復
爲志翟氏爲公爲志令啓而與公
卜兆云余惟今若干年以
曰幼云公以高第
路大長官以次試
廣才復徒台劍
事余勸念先大

又同也先期棄鄉者以狀乞銘謹不得以任疫辭按狀公諱仲迪字德勝別號鎮宅先世馬先生理似其族爲漢伏波將軍援後有永昌者自扶風徙邑焉村又徙邑留坊里占籍焉其後有三三取婦氏生元元取安氏生二子長　次即公公豐軀多髯性實不苟笑爲矣昌初從僕事乃田已曾翁務完物無餘僅能贍家計嘗易奢者知不知無不入人交悟公者亦乙卯同舉鄉薦明年成進士公謝然以數百金易鄉舉歸就其位以養公御下寬而有恩公之恭者一時類以活之者又無不入德公卒之年公年纔弱冠孤苦哀毀如成人焉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七

事以姑以孝女以譲訓子若婦以勤慶宗黨以和睦夫之外而父母不失養婦以也刑家相夫公及碩人有之薦歷而成邑令以管學使許若儀公勤一級知哉余以是嘆輓近世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商賈之勞其不毒痛宜若公及碩人指不可多屈矣公生正德二年二月廿二日卒萬歷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葬先正德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子男三長守謹次國柱次元取鎮安出女三公孫男五邦足邦奇邦俊邦翰邦鼎邦佐邦禄邦士邦相邦聖邦治邦寧邦安邦定邦奎邦彦邦傑邦英邦俸邦彩邦彪邦彬邦彰邦彤邦彭邦彪邦彬邦彰邦彤邦彭邦彪邦彬邦彰邦彤邦彭

同知[illegible]
先是伸子[illegible]
君上達婁[illegible]
如此君劾[illegible]
先生大[illegible]
而宗哉[illegible]
門[illegible]
仙大[illegible]
無限分[illegible]
分[illegible]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九
[illegible]
明志築[illegible]
杖漱石[illegible]
亦不至[illegible]
為逐貧[illegible]
吾師意[illegible]
于成都[illegible]
謝故散[illegible]
日不去[illegible]
鄉人不[illegible]

之[illegible]
温其子[illegible]
人[illegible]
依家[illegible]
與同[illegible]
然按[illegible]
高[illegible]
淳間[illegible]
生雀飛[illegible]
世福生[illegible]
復性號[illegible]
風生如[illegible]
生正德[illegible]
十有九[illegible]
年二十[illegible]
月 日[illegible]
孺人維[illegible]
一雲鸞[illegible]
鸞諸生[illegible]
銘余[illegible]

即歸以歿也乃母魏語次及之季子即大怒曰若與
來亂命必出若既簡之舍封識如故而責誡孝謹又
母魏力以已意解乃已比後裘嫁取聞喊行作梓
以指揮力成之而親故孤寒待火夥有以重扉庭仗
綺口牌門井干十已圍大官戶以行道其次為
親親不容一兒天子以獻五斗粟
何加焉竟歸梁門倫
温恭敬公文集　卷之十　十二
飲雖社已
堅欽君不比
宜不能養有
季子必時走
欵之懷月
令鄰也稍
逆交其見
力為之裹以故
生死貴賤二其心
文義婦道母儀則於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十三
而今已矣嗚呼傷哉世恒言才難然才矣或配子賦
如季子壯少爭以季子
為最又不欲以生死貴賤二其心稽合道義無以
自見節終其身不離孝慈波仰及於親
故天胡畀之而胡靳之耶余故最有傷焉元配氏
色處士存　女子子狄
以其餘力織絹佐嫁火季子之以於成爰其力也生
弟靖乙巳五月戊辰卒巳十一月甲戌得年
三十七繼配裴氏長安
文義婦道母儀則於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十四
在萬全以書招季子門
急之際不遑力又嘗微
族黨竟以貧不副意庚
百第張目而語曰朝武
昔郎乃樂之負書危坐
胄可以起哭乃忽不起
月甲申卒六十二
遲於泮春秋一
子傳授心對曰曰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十五
而今已矣嗚呼傷哉世恒言才難然才矣或配子賦
如季子壯少爭以季子
為最又不欲以生死貴賤二其心稽合道義無以
自見節終其身不離孝慈波仰及於親
故天胡畀之而胡靳之耶余故最有傷焉元配氏
色處士存　女子子狄
以其餘力織絹佐嫁火季子之以於成爰其力也生
弟靖乙巳五月戊辰卒巳十一月甲戌得年
三十七繼配裴氏長安
文義婦道母儀則於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十六
在萬全以書招季子門
急之際不遑力又嘗微
族黨竟以貧不副意庚
百第張目而語曰朝武
昔郎乃樂之負書危坐
胄可以起哭乃忽不起
月甲申卒六十二
遲於泮春秋一
子傳授心對曰曰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十七
而今已矣嗚呼傷哉世恒言才難然才矣或配子賦
如季子壯少爭以季子
為最又不欲以生死貴賤二其心稽合道義無以
自見節終其身不離孝慈波仰及於親
故天胡畀之而胡靳之耶余故最有傷焉元配氏
色處士存　女子子狄
以其餘力織絹佐嫁火季子之以於成爰其力也生
弟靖乙巳五月戊辰卒巳十一月甲戌得年
三十七繼配裴氏長安
文義婦道母儀則於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十八
在萬全以書招季子門
急之際不遑力又嘗微
族黨竟以貧不副意庚
百第張目而語曰朝武
昔郎乃樂之負書危坐
胄可以起哭乃忽不起
月甲申卒六十二
遲於泮春秋一
子傳授心對曰曰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十九
而今已矣嗚呼傷哉世恒言才難然才矣或配子賦
如季子壯少爭以季子
為最又不欲以生死貴賤二其心稽合道義無以
自見節終其身不離孝慈波仰及於親
故天胡畀之而胡靳之耶余故最有傷焉元配氏
色處士存　女子子狄
以其餘力織絹佐嫁火季子之以於成爰其力也生
弟靖乙巳五月戊辰卒巳十一月甲戌得年
三十七繼配裴氏長安
文義婦道母儀則於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二十
在萬全以書招季子門
急之際不遑力又嘗微
族黨竟以貧不副意庚
百第張目而語曰朝武
昔郎乃樂之負書危坐
胄可以起哭乃忽不起
月甲申卒六十二
遲於泮春秋一
子傳授心對曰曰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二十一
而今已矣嗚呼傷哉世恒言才難然才矣或配子賦
如季子壯少爭以季子
為最又不欲以生死貴賤二其心稽合道義無以
自見節終其身不離孝慈波仰及於親
故天胡畀之而胡靳之耶余故最有傷焉元配氏
色處士存　女子子狄
以其餘力織絹佐嫁火季子之以於成爰其力也生
弟靖乙巳五月戊辰卒巳十一月甲戌得年
三十七繼配裴氏長安
文義婦道母儀則於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二十二
在萬全以書招季子門
急之際不遑力又嘗微
族黨竟以貧不副意庚
百第張目而語曰朝武
昔郎乃樂之負書危坐
胄可以起哭乃忽不起
月甲申卒六十二
遲於泮春秋一
子傳授心對曰曰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二十三
而今已矣嗚呼傷哉世恒言才難然才矣或配子賦
如季子壯少爭以季子
為最又不欲以生死貴賤二其心稽合道義無以
自見節終其身不離孝慈波仰及於親
故天胡畀之而胡靳之耶余故最有傷焉元配氏
色處士存　女子子狄
以其餘力織絹佐嫁火季子之以於成爰其力也生
弟靖乙巳五月戊辰卒巳十一月甲戌得年
三十七繼配裴氏長安
文義婦道母儀則於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二十四
在萬全以書招季子門
急之際不遑力又嘗微
族黨竟以貧不副意庚
百第張目而語曰朝武
昔郎乃樂之負書危坐
胄可以起哭乃忽不起
月甲申卒六十二
遲於泮春秋一
子傳授心對曰曰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二十五
而今已矣嗚呼傷哉世恒言才難然才矣或配子賦
如季子壯少爭以季子
為最又不欲以生死貴賤二其心稽合道義無以
自見節終其身不離孝慈波仰及於親
故天胡畀之而胡靳之耶余故最有傷焉元配氏
色處士存　女子子狄
以其餘力織絹佐嫁火季子之以於成爰其力也生
弟靖乙巳五月戊辰卒巳十一月甲戌得年
三十七繼配裴氏長安
文義婦道母儀則於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二十六
在萬全以書招季子門
急之際不遑力又嘗微
族黨竟以貧不副意庚
百第張目而語曰朝武
昔郎乃樂之負書危坐
胄可以起哭乃忽不起
月甲申卒六十二
遲於泮春秋一
子傳授心對曰曰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二十七
而今已矣嗚呼傷哉世恒言才難然才矣或配子賦
如季子壯少爭以季子
為最又不欲以生死貴賤二其心稽合道義無以
自見節終其身不離孝慈波仰及於親
故天胡畀之而胡靳之耶余故最有傷焉元配氏
色處士存　女子子狄
以其餘力織絹佐嫁火季子之以於成爰其力也生
弟靖乙巳五月戊辰卒巳十一月甲戌得年
三十七繼配裴氏長安
文義婦道母儀則於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二十八
在萬全以書招季子門
急之際不遑力又嘗微
族黨竟以貧不副意庚
百第張目而語曰朝武
昔郎乃樂之負書危坐
胄可以起哭乃忽不起
月甲申卒六十二
遲於泮春秋一
子傳授心對曰曰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二十九
而今已矣嗚呼傷哉世恒言才難然才矣或配子賦
如季子壯少爭以季子
為最又不欲以生死貴賤二其心稽合道義無以
自見節終其身不離孝慈波仰及於親
故天胡畀之而胡靳之耶余故最有傷焉元配氏
色處士存　女子子狄
以其餘力織絹佐嫁火季子之以於成爰其力也生
弟靖乙巳五月戊辰卒巳十一月甲戌得年
三十七繼配裴氏長安
文義婦道母儀則於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三十
在萬全以書招季子門
急之際不遑力又嘗微
族黨竟以貧不副意庚
百第張目而語曰朝武
昔郎乃樂之負書危坐
胄可以起哭乃忽不起
月甲申卒六十二
遲於泮春秋一
子傳授心對曰曰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三十一
而今已矣嗚呼傷哉世恒言才難然才矣或配子賦
如季子壯少爭以季子
為最又不欲以生死貴賤二其心稽合道義無以
自見節終其身不離孝慈波仰及於親
故天胡畀之而胡靳之耶余故最有傷焉元配氏
色處士存　女子子狄
以其餘力織絹佐嫁火季子之以於成爰其力也生
弟靖乙巳五月戊辰卒巳十一月甲戌得年
三十七繼配裴氏長安
文義婦道母儀則於

女子李氏子蕖歷上舍
月庚子得年二十三繼配耿氏迺嘉靖己亥九月壬申生嘉
慈毓子男四長即上舍次
卒次洪震洪振洪應次璣
鶚翮次三一
文[illegible]一
永[illegible]
女一赤壬嫁
月庚[illegible]
之次銘曰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銘于終南之曲

段伯子墓誌銘

段伯子曰[illegible]
則余女也[illegible]
伯子生嘉[illegible]
九月十日年[illegible]
爲擇配得伯子[illegible]
伯子曰漢通[illegible]

姬歸趙耶鄰屬余因子李叔
久之涉縣君亦歸歸[illegible]
伯子卒其年十月十[illegible]
亦不[illegible]
驛君故葬于涉[illegible]
人持家謹而仲姬[illegible]
弟仲子諸生[illegible]
日叶隱[illegible]
有伯姬叔嫂之致[illegible]
十七年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了涉縣君善[illegible]
手雖疾[illegible]
姬生之年冬[illegible]
以延余守[illegible]
已有言不死[illegible]
竟死矣伯[illegible]
延醫投劑[illegible]
夠異日以仲[illegible]
伯子曰漢通[illegible]

八面伯子世承前汾陽在忠中壞在汾陽在勳
名鎮國
何如開府維如王府文右樸職方長向折衝服勤以
勿不暇與生也其宅兆卜葬事之屬以
命畀後也開缺
明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靜庵孟君墓
君諱易字貞吉靜庵其號也郡之大也史稱
君幼穎異以侍慶端王讀部士事母安氏封太安人侍初
學生試輒冠儕儻補
廩生試輒冠儕儻補
察政臨洞庭侍者之屬
且選士除四川成都庶
純山西潞安府幸泰陞
中丁太安人憂丁丑起
辰陞河南開封府如府
模曰吶不得于心則泰
西戎敗盟老于邊故者
劉因勤成撫議擒渠申
成都戶部管北新大關
河西務鈔關已理上谷
今上大婚時力持采球之議曰請
如君之善體無窮矣司農嘉以
當倉儲無窮民困爲甚以
不問又建奎文閣瓶
入重以啟閉封包考
忠冤君嚴而潤以寬
修繕紹良與部
好生歌撫定
史以隙剌君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一　十七
產如寒士以
黃金悉入公
率持羨金
公乃爲入剌以
剌成撫論
爲入剌以
辛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
劉氏贈宜人合
側室李出取都御
鎮國申剖融
集124-554

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illegible]
君治命持舉人王子淵狀乞余銘余嘉其[illegible]
士又同爲故閣學文敏公先生識授知杜縣如余[illegible]
不獲血祭尸　朝爲君銘銘曰
彼玉而璞彼鐵斯鍛式于署歷于朋有不朽者亦浮[illegible]
雲吾胡爲乎薤露[illegible]

同封膳[illegible]公蘇[illegible]銘

今華州下民有[illegible]修庭[illegible]進士
[illegible]論若[illegible]縣[illegible]部公之三進士
士女出以[illegible]政余[illegible]部公之三進士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illegible]
封膳部員外郎[illegible]部公之教三進士也
盍以其家故司成公爲[illegible]累封[illegible]
所稱槐野先生也[illegible]
高其文而[illegible]十年[illegible]
[illegible]文爲[illegible]
[illegible]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明泰昌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參議前奉政大夫廣東按察使司副使李君墓誌銘

李生若桂至自涇陽狀來也予涕兩顧已命書矣而又曰子之銘君即往予僧碧嶼孫文恭先生授建昌令文明大父登進士第以名節重海內君生而穎異文明愛之不吐詞然艱難誰衛君之子問與計偕君雖終窶困後以病致仕歸子而温素豪公文集興卷之十　二十二

温素豪公文集卷之十

欽官門金江蕭翁敬暗事家明以石堤其書策者事
里湖江民不復苦中行像祀祭者學校勢門名煉
金手諸幹爲知君示監司之檄請行奏蠲逋負如
其判語守道道有監稅故者歸守者則盡以資
供億小水竭而二幣困於長役疑官君子門衆有攘
甲而歸者君立以法語抑之日門諸兵便者悉定賂
楚中北部公對薦謂一言邑乞蠲租出給以竹
未稱宜而秋大之民貧伯弗肉也爲殺故優數日
僚君以治狀入最十月丁巳道甲辰面辭
民病無榮也君爲所感愛其勤仁類此適茂叔先生
嘉靖段公文集　卷之十　五

出君大喜其別之如在祭田律約
生遵食供而又修濂溪祠此其風流方少郡
吏皆學如周子之者大約皆官文集卷之十　五
此有循良李貴州蟠山子者宜何以求之清慤簡靜
遜故人之筆

明河南道監察御史郭君墓誌銘　上論勞貴在

御史郭君泰之徽人也名嵩在以春秋舉嘉靖
辛酉鄉試第二庚辰成進士觀政刑部未幾改翰林院庶吉士
庚午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君素按吳遵歷於
西接蜀西子巡西峯上九公河南道事作
經筵監會試會試者君實與焉致飭甚嚴卯以疾致歸血鼎鼎二
年壬午三月十七日終年三十有二初君過西城西城
人悍之入吳吳君不遵君不聽一切以孔子者君不聽一切

有銘公上世故虹縣人勝國時有乾以武功爲元功
臣泰定間有大卿以直爲長樂忤權元兵至避地三
原丞生天祥天祥生元亨元亨生昌序生信信生鄉
耆善善生壽官參議生彦昭即大理公以長沙貴
封評事配李贈孺人繼袁封孺人又繼孔爲生四男
子長汝盛亦壽官公次即長沙公次公次汝宏公生
正德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卒信信生六應大比不第食太守
氏邑大姓祖父生二男子一爲諸生一爲義民周府典
膳汝述父倜儻尚義周王取雒氏户
部侍郎鶚公子 三二 國家大計廷臣擇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孔有仁俱毛思生
幼三女子一許聘
女子俱幼至得日爲
狀向銘曰
爲子而歡大恩於家爲弟而寬二千石於長沙信二
千是從即不藥奚嗟
胡伯子介孫
太學胡伯子之爲人也余與其弟研父之余入
官又久之踈書生太學生亡何卒時萬歷

十一年閏二月十四日也伯
山初受易業語教子君
舍去學君伯子伯安也子視伯
君故伯子從太守君知長沙云嘉靖戊申督學使御
君行第八伯子與人
君仇如人使置然頃覺進語
公耳於是人賢之太學在太學所友盡天下士然固
以書聞 國家大計廷臣擇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書之也又心計故敏慧即主
其龍溪藏獲貝所任人
子視太守君家如家又
也伯子陋厥薄博士家言不
集邑故實里中有揚得伯子
長折節下之人以是愛伯子
書生間乃卒卒之前一日始
寺官君葬兆卜得善地壙以
是且卒猶爲書弟伯安
撫子崇燈不置伯子疾益以

氏臨殁囑氏故 泰府典膳汝敏之孫鎮撫生有
二孫存者與王數乳不育獨子暨勝王王不乳又爲
胃周月乃乳暨勝子暨勝子侄都不以數乳不
育周日肯日若口周又以疾問日者不應今
聚欽哭非命哉大以數乳不育不比不殤不夭而
以慢上天固有定命說 國家
大吉門庭周公公下第生諸門戶居
周室申以吉衰名數非伯子刑于能一
嬪婦伯子在可也衰
嬪不乳復一娶進敬伯子生諸十三年閏二月廿
八日比辛酉伯子生諸十年四月九
日辛酉歷十年乃一子一即
則王天予人也

明梁府典膳會鎮

嘉靖丙午 兩淮運使申承訓公請爵一級
不俟朝報成窓聚僚面交遞與申公曰桂兄弟前而訓
旌義其門者表次若也有佐次者與令工作鐫
之曰吾居當起雞之夜明星鑿之天幸苦萬狀固暴
珍千帛天命今疾突安
集124-563

齒牙今後有聞而狀述督餽餉尤詳叶巴 清至動
天子簒懷清墓又得太史爲傳以傳不朽豈重利哉
借一媼以羞丈夫且孺人甘苦固艱矣今寸帛尺布
及激於義不難佐有司急且不令無處者以一錢得
我至以醵約　王孫前後無二子心即丈夫何加焉
余始知梁次君之得天不獨以城工故太史公不可
作奚余安得不爲誌而銘之次君名一會別號義莊
事行詳王少宰志中孺人享年六十有四生三男子
即選楨選揮選桂選楨聘吉水縉紳李氏選楨娶王
氏繼雒氏選桂娶潘氏繼劉氏孫男十三人楨生七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

人文焯文燭文熙文炤文遠文娘文姒文孌生四人文
薰文炅文炟文焜生二人文明文華孫女四悉得
日爲萬歷十五年十二月　日銘曰

士厚而豐孺人之宜之蘭外襲蕙枝芃芃汝樂汝封
亦既考終

明張母李碩人墓誌銘

碩人蓋余內子李汲人之元之妻之母也以萬歷十
九年六月六日卒在二年萬歷二十一年十二月
十一日葵子孤獻利持狀而余誼誌銘余故知碩人
奚辭按狀碩人出三原北鄉李氏父慶士恕母劉生

九年己卯閏二月初五日卒享年八十有六生子男一即獻卿取常氏女二一適李應甲即李淑人兄一適吳勇一贅梁大取申氏女一適王士雅葬於[illegible]

[illegible]銘曰

[illegible]西土衆矣可哲[illegible]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溫恭毅公文集卷之十終

西京溫純希文父甫

誌銘

明承事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溫公墓誌銘

大司馬中州申明者　奈恩王之七世孫也恩王薨永尚襲王慎鄂王生鎮國將軍公鈐輔國將軍公鈐輔國生鎮國中尉鉉四子大司馬公其季也公生四子文恪公其仲也文恪公子二長振羽之參編武有飛慶

親友場約躬訓子不妄交遊脫昔不給制限且有以
自足而令恨恨俺指計然商損有時盈缺大十浮白
以消卿輩不盡展之懷可念也至之前猶出數百金
分散三宿之戚盜賊之性不改广大師知此余惟
國家大慮惟宗室貧窶資則無賴修業而餘之傷
展親睦而靜之宗室貧窶者居多先生於今萬歷三年
捧詔旨純心於先生慰諭多方則俸多則辭一倍則
正月二十八日卒矣先生庚寅紀會以遷官過
里傷延喘淚沾衣不能已嗚呼先生庚已為按察僉
熟居念先生圖籍屬託安可今後世無聞也為
温陵洪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按察銘襄上石按先生世為晉原宋南里人門世
且有論英者生祥生申生龍世龍配閻氏生
先生及汝賓先生論安貞好學士傑能詩與兄號思齋
修躯廣額清眉目不勝衣介特寡言飢懦不可
下獨一意學務要場張甚器馬其所已又卒業其所
會試禮部使行屢試先生連舉博士弟子員
爭于貢且四十年晉使行屢試屢列高等增廣生
入謂先生且直第即先生亦自一第何有顧屢試
棘闈僅不利然為博士業陳元生論著
更人竟以是高之以故里中人率遣其子弟就學焉

出銘曰

國初大封同姓秦藩長沙最貴
莫之與京其人洞庭五十里曾穆嗟夫月暉
于朔將蓋其明未暉蓋冬將盈其生晏而能散國有

季子誦本新字道明號式齋世居三原西陽里入高
大父英曾大父仰大父欽以子貴俱贈文林郎父會州衛經歷封
生四子長聞封通判本直次 典史本源次本 季
子最少母曰家孺人繇舍州君繼室季子生有異稟
早失舍州君哭宣慰温公文集卷之十一 四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一 五
公於潼陽魏公與語器之以爲非常士又爲御史大
夫李公延教其子間往來涇原間
與吾三人相師友會家
言屏居辟世非力耕不
及諸子百家方術之
復潏潏有道德物外之
夫商築土偏獲期入以
德音雖藏教恩永藥

日卒萬曆二十　年　月　日得壽六十有　歲
氏子男五長應時生萬曆庚辰周氏出次鼎氏劉氏次
應門生萬生辰氏次應元氏生辰李氏次應
應世嗚孫男一銘詔出某年月日葬
子卜兆于某門者銘曰
世道交漓非學曷維惟學維性
嫡次延馨又次聞韶業儒博學繼
請銘者生亦三十有九矣
治春秋既大義又明聞然
改之耶遂仿漢碑之體為之銘其兄
新喪所惟二見所欲養
任或爾使之爲養不欲
生內外二篇聞鄒魯微指著
不戚一蠭不役一生見殘忍者不小
及族子邦智長揚於
年出欵食以活亂者收養以
乞者歸家其間人事
歷甲午仲子一杰以
大肥者子謂一杰能承
未十一月　季子幸一杰與
戊戌　月　舉春事先期一
喜音偏者之有後也其忍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七
入有讀演者生有才有才
文美官御中邑學生質樸
朱令重之延教子弟居數
年士出其門者翕且以
蘭次延馨又次聞韶業
請銘者生亦三十有九
治春秋既大義又明
改之耶遂仿漢碑之體為之銘其兄
新喪所惟二見所欲養
任或爾使之爲養不欲

公祭用至必盛不儉約祭訖即必告趨泉揖手
必欽雖年六十如一日也兄無後後別及未幾溺
無食遺嫂令諸子婦養稚孝友鄉族鄰里邦道作生
天春十許皆無論行儕一視同仁後多成立讀者見
注意孝弟御義之言下法者皆感入行攸可事在好
心寧人負我姑舍之交友同馬温公稱德器坐嘅
自幼以誠子朋
人屈仕義以
來仲司寇差勝不
世讓不爲屈我若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九
往解兩家
接踵突性儉一
素貧若一旦加
之不御疾若識
官弟爲 國爲
人程希御爲人
謂終身何遂力
此既率帝容
惟世之人之
面積也易既
往一杰取田直民去次即一
一杰出還在
一俱一杰出還在
惟士積腰檐斯
自畢厥身承前
企鄰酹而遡處
明直孔仲子
盍余讀孔仲子
壞歷落以若
緣而請也忽
里仲英生先

巳亥二月十五日生伯子乔梓暨门敦楔人日而斋之日巽日昌民宗者必此子稍长小贾邑市已贤娶日商舍隘欣锋锐日起已贤淮扬治盐筴扬俊他贾铢累寸积不数载资起高饶何长君与其弟子图子生维嵩资佳析箸雨分之衆以家繇伯子夫起义藩力或子金固辞强授和产二亦竟辞曰是盗茹苦殚力或嬖长恶长不数载资起高饶何长君与其弟子图子子析箸又雨分之益伯子势什一以赡俊无忘绍厥伯子雨致阎金再分散又有义举以孝高厝长辰芦邑北郭城癸巳建石梁捐助钱二百金事长者为书简寄宿宴客遊心啬慰乞石图长君郎泣不欲食数日仰天呼曰吾母早逝吾父又不少延吾孽延吾娶母耶即奔归避踊窥塊丧从厚葬啬从厚啬训子以动俊指里中某某敦朴为榜俊旌为荣行子请生文在文翁从余学为余道之如此余惟吾邑大小贾诡攀然少有輒盛宫室以闭得意子皆採效之立尽或不及其子若何采先通宜随若伯子若子若贾也宜得天然其道以孰朴动俊无诡私皆故大敦朴动俊无私皆独可以贾世哉伯子论维新字穆之别号

概

明高宫寇东王侍御督饷析箸不然亦爭吾里俗十七服贾贾稍起门庭叔析箸不然亦爭曰子阎有概帐赴名弊氣利锐而龟勉如儒者指不可一再屈也余故谓故谓故薛宫寇东王次君而君且

爲薦悉已子僑士淳字文先君逝時呼傷哉君逝
孫與姑稍長起四年壬寅其月其日君之
請余銘其弟一鳴舉君于其所而以狀
君諱悉從

以子貴贈朝散大夫
銘曰
始而患不出已旣終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授廉入謂立第觀變試
大識切時事不果已又從
文學說進士多從之遊
兩宮徽號罷恩恤
孫先生篤恭酒門試君
歷內子謝銓授兗州推
不決者決之以罷御史
大節門生時參宛左
故排堅理措即迎刃
君君攝曹治擒濟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二
君又治曹地衝民愿君
後事式大司馬石公
修學宮建奎廡又
其後相繼興者其
久沒千隣蒙成
盛修合鄉
幣君故文數也
護城又樹樹千
以育俊記也
君卿高

所聖持論極
以曾事申論
知賢太守
欲君即
而禮之
免益公之
所作
益恣雖
有號云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二
年二月十五日
氏藏氏毛氏
子諸生取劉氏
以產者生男三
女郎潘幼女四一適
千兒知二幼孫
諸生劉一化二幼
山向銘曰
胡玉輕
市虎譁

大議時事不果已又從
文學說進士多從之遊
兩宮徽號罷恩恤
孫先生篤恭酒門試君
歷內子謝銓授兗州推
不決者決之以罷御史
大節門生時參宛左
故排堅理措即迎刃
君君攝曹治擒濟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二
君又治曹地衝民愿君
後事式大司馬石公
修學宮建奎廡又
其後相繼興者其
久沒千隣蒙成
盛修合鄉
幣君故文數也
護城又樹樹千
以育俊記也
君卿高

天道抱注徵此山北

明封夏太宜人墓誌銘

嘉靖甲子故河南參議程江楊昆洲先生官陝西會事會大比士資推較余起家余以是謂太宜人賢無何昆洲先生遷河南參卒卒二十年侍膳內戌十二月日太宜人卒距其生弘治丁巳四月四日得壽九十有一初太宜人姓夏氏父處士正東生太宜人太平里第子擇配歸于參事公朝號遵石生昆洲先生甲午舉公車丙申成進士其後昆洲先生鞠長亦舉易有異宗太宜人因謂參事公曰妾故貧賤君一心庖家政一心課兒學何今以往力學課兒君爲政奉姑撫諸以是無內顧卒業成學甲午貢士又督昆洲先生舉業第乙酉郷試內艱迨壬高第授戶部主事陞郎中擢九江守遷河南參議晉山東按察使已於名清已未月矣葬卜年月日

明封太孺人陳氏墓誌銘

萬曆丙申四月十一日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五

集124-578

母職在捐宮令給
堅非職也其念
曰移官置　至
又以爭使宜論
宜遠遊請母不
肯買以重地委
不獲已乃行道
廣欽貢賊門兒
月以省室孫息
温泰毅公文集
母西靖家大人
月其年九月煬
盡白或固止母
孫息母王氏垂
家人肅如也役
食才縷粒粟無
大人步登丘墓
寧謂即愈已又
毀中就京已即
不解遂頹年僅

感不見諸兒甘
益病且死乃益
茜牙賜之銘妹
益人也必令自
及鄰而收逃田
而參議則生于
人棄業遊婦一
持金幣之
汨以養隆驕人
取王氏封孺人
出女一適岳州
氏出嘉在州之
曙暗如光于以
爲陳魏舒成定
有孫王立實慶之餘

明封孺人

嘉靖癸亥　自
配孺人張氏以　合
卜以是年十月
葬于城南之
遺者故刑科都
即中張公也
公舉公竟以其

入　蕭皇帝大怒立法榜公免丘公問李給事何如
人且大用蓋孺人之言驗而李公以此爲人嫉忌案
幾有山東慈政之行又未幾以刑科免又未幾奪爲
天不可必李公卒三十年所爲薦歷內中七月　日
孺人始卒初孺人以李公早逝號呼痛絕幾不欲生
已而撫諸子泣曰死即死甚無以見地下李公耳
痛飲哀強起總家政晨夜紡績日夜程督不
以慈廢嚴或小過輒笞亡何不勉自
以洞而父者只而曲故諸子皆畏九原何不勉自
竪立顯與進冶兒有犯法北爲以故諸子皆奉教唯謹
温恭敬公文集　卷之十一　二七
亦以克家稱當是時孺人自歸李公娟之時一切操作皆手指
孺人自歸李公娟之時一切操作皆手指
出不惮鞭撻姑太孺人閨房孝事以
身爲諸婦先太孺人過逝李公以孝
廉固公車攻舉公子出入無嫌欵以絣
繼佐讀即孺人卒後十年辽癸丑李公
成進士令安邑太孺人所夕供具湔祲務
承其權而自奉甚約也太孺人寢疾孺
人蓬髮垢衣侍湯藥晝夜不解帶者累日以故李
公一意慰安邑德紳士庶及
召入爲户科
給事中孺人卒

進士氏淑人入賀皇后　賜綵幣有差

嘗以移疾又從事於此

溫子繼取高陽許氏女也冬

未二月初二日生淑人

上誕　皇子

以疾臥寢室東北

公貿海州淑人

亦指指畫畫

下自品其淑人

故父大理公得一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一意安于學者蓋以

仝玉珠玉之

訓誡爲最

恤傷神瘁容

自計舍而歲

溫子家所

嗟嗟哀兒維今

如京邸丁丑溫子

節　賜緋戊寅溫子

壽光戊辰　恩

人故單　莊皇帝上　兩宮

事中李氏從

慶士公已故獨

辻謂而父知

子選湖廣參政

歷士郎溫子起

僕少卿過

溫子遷太

僕少卿過里李氏

溫子遷大

賀仁聖太后誕

上大婚單　恩

温子不能記子勉獨子妻有什沉溺之感也
子婦之前後光潤烏裘輝
氏生嘉靖辛丑十月二十五日比卒年四十楊
男育者一甲子
一適温若
孫子繼者
子恭學生張寀
子燕學生張寀
子慎入太學生張寀
子志學生張寀
子思學生張寀
子敬學生張寀
子遜學生張寀
子悌學生張寀
子恕學生張寀
子忠學生張寀
子孝學生張寀
子信學生張寀
子義學生張寀
子禮學生張寀
子智學生張寀
子仁學生張寀
子勇學生張寀
子廉學生張寀
子節學生張寀
子貞學生張寀
子烈學生張寀
子順學生張寀
子良學生張寀
子能學生張寀
子賢學生張寀
子達學生張寀
子通學生張寀
子明學生張寀
子達學生張寀
子通學生張寀
子明學生張寀
子達學生張寀
子通學生張寀
子明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一　四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一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一終

傳

申儀夫孝子傳

鳴君才堪

君永平永平在無何以
白下有萬户侯無何
知故人矣
歸而一疏馬鬣
令諸司加禮

御史大夫胡公傳

公諱嘉謨字子忠別號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三
贈右通政朝用子也家
志中公貌偉山立髯
李公同泉嘉靖壬子
士公成壬戌進士公
神宗無何丁父
勵士不遷力
考功主事歷
會乙亥 京
入之賢者共
大卿多能其
李公從衷議一時肅然

行狀

先曾祖考

孫　文紘　光祿大夫
　　光祿卿上柱國
　　品大人

永吉縣之吉陽鄉有山曰安公不妄入有傷之者矣安公之先世文九
本大公大公之先世文九月先世文九
殷人則先世文則先公世文有
孝子則先公世文終其身相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一
先祖清慶士也與客倫力盡文文繼
母即繼母文許盡孝慈撫其子
色與鄉人處油油如也
曹氏浮湛縱文方振貧
及先大夫成立嘉四十八
此振壽八十有四卒

二親行略　晉來城曹掾　思恕叙

家大夫別號鈍叟山人生文光祿公先
伯父長公才十四五文光祿公先

廉問大抵皆家大夫教也家大夫柴立微躬寒素矣不輕交遊獨書亦所善約與卽亦借一言賜道輒色怒不應絕之益生平不輕與其天性也故今里中有清封君之誼客至輒給飲飲少許輒面赤面頰欲竟未嘗不飲是家大夫之行也家叔人王適家夫夫時倉卒起家大夫外貿家內外一切倚辦家叔人大抵善體家大夫意委曲至竟得懽心日夜晉貴綸學純之官也勿嚴勿傷自處純官以家世禮神故一意施濟又分衣食衣食者自奉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顧儉甚食不過一簞之食不食慳嚴重御子婦後婢君官廨門內揣然俾一簞之食不食有不直幡間之家叔人之行也今年正月廿日家大夫壽七十九月廿四日家叔人壽六十有四先是舍 先母子皆 嗚呼不孝純死罪死罪泣血稽顙而下不孝純死罪死罪泣血稽顙而下

文林郎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 門生 張鼎思 頓首

封孺人加淑人

褒家大夫以孝義著鄉家叔人云純今

鴈宇遂遊當二親在堂不敢遠去親命之不敢違也

而四望通衢不啻數百里純不得已親命之官稍便

故一視舍純弟綸如純之益生平不輕與其天性

綸先生傳 祖諱 諱

亦四步程遂子之念時時求 諸伯叔 綸先生

可知也 門下與純同

念未嘗忘 祖 諱

切乞 以官 祖 諱

與之書必相稱 祖 諱

面論自 祖 諱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四

先母子皆

鳴呼不孝純死罪死罪泣血稽顙而下

子皆泣血

於下執事亦出入門

兩子先日在書生

士公尚之既家大夫

而四望通衢不啻數百里純不得已親命之官稍便

費翁家一切倚游舜舉大事
當大母喜怒加色甚曲至父母
下之婉兢惟謹大母大病足不出
毳供湯藥衣不解帶大母感父母以身
母三十年愛子逾者母淑人以也淑人益諳事云
當其家酒食甘旨純與
倦於應酬大母以家事遊戚黨之
不得參預一切委之純純亦盡其養
申即以家人禮事淑人
分表食表食家大表食之無皆者
僕婢表往往盡且重加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六

奉 肅皇帝制封家大
奉今 上制封家大
王氏業已嫁母家方以
者乃皆服已喪毛
即費輒面
然其勤儉
月廣成以疾端坐
以家世禮神故一
神色不亂但誡兒孫勿
得耶娩舉純以例聞
命大可空之非父特
歸純感泣 上恩加
代吾赴鎮環珠鎮以報
生還為不可贖之罪即純死面
報惟 宜長者不情
純不勝感泣哀懇之至

後

中原議

漢以來北虜爲不[illegible]
往歲亦當賊曲突徙[illegible]
便爰旭益昔劉六[illegible]
半及中原當門[illegible]
數猶然向徐[illegible]
矣彼其時劉六[illegible]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一

[illegible]浦是碭間即平[illegible]如
[illegible]一二年來一遭水旱
[illegible]北四[illegible]防未預[illegible]流劫
[illegible]說人未始不以爲迂及
[illegible]設官[illegible]所過焚劫亦悼
[illegible]官[illegible]耳山東淮揚之盡徂未蘇
也徐邳汝南之水旱未甚也汇淮海濱之賊勢未成
也閩廣陝之積釁未若斯極也堂中原不能當
一二妖魔今之時視彼時何如而可不預爲一處耶
愚不肖　國家大計顧見徐邳之盜山東不能治山
東之盜河南不能治[illegible]於東則西[illegible]於南則北而[illegible]
七官又皆治水者以[illegible]郎[illegible]爲[illegible]堤已矣
盜如之何不燄滅起[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可已耶故[illegible]中
原計徐邳最急河南山東次之前[illegible]濮兵備不宜
[illegible]者爲曹濮計耳非一曹濮遣即可控制中原也[illegible]
車務于河道設察將於徐州[illegible]將門濮徐沂睢陳諸
兵備又河道所素轄者既非取各省之官以與此而
各道兵壯不下數千稍有[illegible]
[illegible]即避于此不能避于彼矣況一[illegible]
發而[illegible]潛消者[illegible]次徐州添[illegible]則增軍之
費又無[illegible]知各道各衛原有軍兵即以添補費
亦無幾如[illegible]不然取諸[illegible]省之參將守備而移之
三省適中之地[illegible]一[illegible]者相去[illegible]萬矣

撫治鄖陽議

鄖陽撫治之設自都御史吳道宏始蓋鄖陽介秦楚
居鄂豫山谷陬寨林箐蒙密元至正時流賊據其地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四　二

終元祚不能制　國朝始剿除于鄖愈再驅逐于白
圭又平定于項忠然猶未設撫[illegible]
原傑奉　憲宗皇帝命[illegible]
流民置郡縣遂以大理少卿[illegible]
撫治得無治三省其後[illegible]
撫臣王學夔一疏成擒夫未開府之前屢討之而不
靖既開府之後歷百年而無虞撫治之不可以已也
明矣第既郡縣其地似無流移作梗之患且本鎮歲
費以千計泰楚各道官民往返路至千五百餘里糜
移備以文應往往[illegible]省撫按[illegible]是聽令議革而加

守道以兵權亦省費即財便計簡汝而襄鄉故多大
盜泰自崗雜以南廣長千餘里內多嶺不但亡命嘯
聚即山中老產亦往往種雜一方蓋惟知有撫治耳
先是何勉執挺一起事於遠近聞心虛易識者
且謂非制外之策之有捐弃此不
然則進退
手
也
是
多
然
化
之
對
郎
之
知
又
何
矣
上
梁
者
彈
歷
也
今
天
下
之
勢
不
振
未
有
也
是
以
人
益
不
敢
者
其
力
進
乎
此
而
見
有
一
道
之
所
在
而
兵
威
之
所
及
即
可
以
撫
而
有
之
者
其
機
宜
固
應
變
之
不
振
未
有
計
處
而
行
則
鑿
鑿
乎
其
可
行
新
温
恭
毅
公
文
集
卷之十四
三
制馭彝蠻
瑞昌柯談寔當咸以後普年漸
而柯實半焉其安集淨分者
強挾衆小則占田隱糧大則
受害久矣近稱安會戰
隅蠻要在處置得宜
而以民視盜循以民
家一統如三苗鬼方乃宜
者今皆傾心向化
民皆赤子但
集124 590

雜著

修橋緣疏

詩陳虞書程行橋三原夙稱衝路兩城對峙名曰剏地立甲上高一丈餘廣十丈餘長百丈餘制曰設府官設官備兵備曰設縣官設縣官備民備曰設巡檢司官設巡檢備曰設驛官設驛備曰設遞運所官設遞運備曰設遞鋪官設遞鋪備曰設急遞鋪官設急遞鋪備曰設遞運倉官設遞運倉備曰設遞運庫官設遞運庫備曰設遞運驛官設遞運驛備曰設遞運遞鋪官設遞運遞鋪備曰設遞運急遞鋪官設遞運急遞鋪備曰設遞運倉庫官設遞運倉庫備曰設遞運驛遞鋪官設遞運驛遞鋪備曰設遞運急遞鋪倉庫官設遞運急遞鋪倉庫備曰設遞運驛遞鋪倉庫官設遞運驛遞鋪倉庫備曰設遞運急遞鋪驛遞鋪倉庫官設遞運急遞鋪

久饑得食者欲加一匙焉則不可得矣
圖不苦於此耶
呼其標來所
輩衆長
繼于私
實有感於
大兒一代
普濟而
財爲已有而眼底何
温泰裁公文集　卷之一五
遺所不知以作兒孫
萬一爲富不仁爲
肉之端有翠矣

樂進來先生賛

先生之容温茂而嚴雷來氏兩
先生之稱超超如
難攻青雲之志乃
立雪之年先生與
之子摘在耳忽聞
預決其期及整帽
前知於平湾海無岸執
爲世副一定之筭也乎

寂東唐先生贊引

處士於余同邑里別號寂東
于親孝于
鮮爲歌詠
投牒當路不少
之處士平若
左山趙公每
隱君子之風
士酒爲之温并
於性處士氣
翹翹鶴舉以
於乎斯人也
之善士古之
記稱柯博史
終城縣子令
遂永嘉被寇
之言摘在耳忽聞
預決其期及整帽
前知於平湾海無岸執
爲世副一定之筭也乎

寂東唐先生贊引

處士於余同邑里別號寂東
于親孝于
鮮爲歌詠
投牒當路不少
之處士平若
左山趙公每
隱君子之風
士酒爲之温并
於性處士氣
翹翹鶴舉以
於乎斯人也
之善士古之
記稱柯博史
終城縣子令
遂永嘉被寇

慶洋程上庶鑒精禮

李氏慶餘圖贊有引

李氏婦王氏婦溫氏皆邑所稱賢者云王卒未亡
人時年二十有八耳當其時伯子生甫八年仲子
二年季子纔三歲以孤力竟成立而
王亦以卒溫氏後三子以力竟成立而
獨無賢子次匡亦成立而溫氏亦以卒嫠鄰
黎甫間里中溫嘗余曰從父仲子婦其公撥
畫甚嚴故鄰里倫紀似是
爲無當而已之實深性離得
二氏之論不論孟有以似
而非之不可襲之
无不可襲未可襲也晟幸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六
孟得沃而後在周公編圖家居日閉門
弟子約者數日余與相對宏閉余亦不
診可爲要之師之楷矧余
意也時宏同方與申約從日用
實地以融徹性體從門內又從更
宏甫盖屢其門之宏閉余亦閉余
兒子知又與宏甫成約從
亦知學以洛緣門書過
君服澹之役已卉所而今方
帙寄聚甫子知十六從遊者使與地無

陋閑州與北面鄰而祖先安宜不出直之一言亦以永自竟矣閑學非專爲者其學者其務哉也

刻齋民要書引

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有味乎其言之也德齊何有有先王之禮在士家日用常行宜與起者與齊即義遵 聖人之經以經明道之難矣故格以格物格以格天格以格祖考格于藝祖格于文祖格于上帝格于羣神格于羣廟格于羣公格于羣后格于羣臣格于羣工格于羣吏格于羣士格于羣庶格于羣民不富不可使富矣遺厥本矣見聞雖博格者寡矣雖然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八

重刻陝西同年録跋

往吾儕偕計春盡六十有五人其年劉敬甫舉順天敬南既泰入遂相繼爲同年交故今集僧敬甫爲六十六人云録有序有跋吾儕同心締結意良以深歲或吾儕同心宮始一會會之不入至即純十四年中僅一再與乃聞問慶弔不相及則大都然矣録刻泰中時布未遍故今或僻壤録無有特相與增正刻之都門遍布焉今以往泰二先生相質對使千里如面世世講

好貧賤在則貧也但其貧也但其貧也

懷淨土詩話

釋氏說淨土但言信願念佛求生淨彼以淨土爲西方極樂人之身有土意是也吾念起則我參乎淨彼淨土何必西方極樂人之身有土意國若毛也地故心無我烏往非淨土何必西方極樂人之身有土意意欲忘吾偏口勿忘天勿忘我而又口勿助勿長文可通諸矣甲午冬口口口

祭文

祭崔相國文

天命靡明　下缺

公種德鍾慶　下缺

信其哲而壽　下缺

表正遐邇　下缺

三朝坐鎮　下缺

迺道儲副　下缺

温飛卿詩集箋注卷之十六　一

鴻漸惟忠惟孝　下缺

儆衆由之罔倦　下缺

皇帝睿哲仁孝　下缺

夏海之饗方　下缺

徒倚蒹葭　下缺

李固陳蕃同志　下缺

堯舜何川嶽鍾　下缺

殞此堂堂之賢豪　下缺

鏡同寰普慶至照公衆現身今抱發我有衆指公

無生滅捨之則藏死而後已今存天其得之衆鳴

呼公晚節與晉僧西林江清柳間通寒温追惟舜

合蘭臯之會如或氷歲竟辱郭郎江間山頻淚如河

翻游舂千里庾幾招魂

同恭宰陳心毅公文

山頹木壞我心傷嗟我吳天不憖老成惟公碩德

應運休明龍章鳳姿藻麗辰揆英猷瀚南國　二京

甲第參辰日高名貴比崇山峻嶺切寒氷尋轉銓曹

甄別惟清柔華風質自遠之近由疏及親有赤子

常棣急事急哦之相望萬里歸葬三紀毀屋漠然

温飛卿詩集箋注卷之十六　二

握清淚於羣公之席召都名

還四牡彭彭旋反太室表宰路度白傘前德入住天

擊三紀毀屋漠然宦情政與物渺渺綠野方警墨蘭結佩為理

傾東山雲西北關風塵何一老健有品其清節

考德朝憲典刑遺行之死不朽合蘭結侶道義

同盟思公之德無衆口事御公之逝誰繼風騷幽

堤江回泊淚將交聊持桂酒遠進

瑤觥几日夕總帳風生池柳太牧泉虎帶龍岡

祭管保大司空謀莊潤公文

於戲維公琬琰名世碩彥墳王流貴文武爲憲濟其
棄射金馬璞獻瑤琨附公驥銜如登龍門兒飛花驟
露覆江邨適戍遠之愛交會制錦之天孫計部令香
蘭墨改玉攄懇之面結陽松哦挈挈
李官項項即署
盧龍遷馬
警案陟中臺
鷺則有
折衝乎千
温恭若公文
鯨鯢而投
雪石司馬總制邊
鷹加官保
天不慭遺南山對
純也意氣同胞
湧空高蝶邊相
洋芳塵
　祭管保甲來漕巷公文

嗚呼惟公學業德望
斯世實式在人口碑於人口今所叙者契知而已嗚呼

百念生平求其友者綿綿世朱陳公忌余
幽閒婚姻四海兄弟如公者
猛崎湖澄行止源風余亦
乃公寔嘗以公特達恩長
余衰頹閭公胥於與援彫
顧視管鮑庶乎之秋余怦
惟公急我之高手古交余
於予同車渭水泮河以
公里居越余民事亦地
公與居越余民事亦地
謂時清平世途見非
余把心血盟水面如
百欠所以報
温恭教公文集
詞越余茲執
人生百年非
生同時時同
年如一日而
與公綠會最是個然
淵落從古所
集124-597

期公者以書見屬一言已洛若屬公後而鼎鼎之稱前龍長者已洛若屬公後公南陵胡公相繼長近百餘年之間可謂文物之盛已而公來申之間可謂姬姜之盛已而

欽定四庫中文章赤幟純時弱冠實侍經幃不期
國士被知歷要遐蜀楚保釐施惠峨嶺德星燭想
南北薄泉聲稱籍甚遂升中丞撫治是任兩鎮鄰陽
如木斯陰　今上拊髀召還申禁廷尉未幾晉陝南
宮　侍講經筵教胄稽雍時有啓沃　上爲改容
遘變親幃辭　陛引躬　上念老成典刑倣寄召起
陪京司空是畀詔登庸翔翔鵷司和羹鹽梅庶幾
無愧天胡不憖遺我哲人俾屏朕躬嗚呼痛哉世
能市縑紳淚交　國有鄰興士攸師永嗚呼痛哉世
豈乏才亦豈無賢眷言及此曷勝悲夫　然先生學孔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八
契言終慕蘧悔易奚純思欲四十年于此胥氣稟異
人有作成鄉邑之責初謁近世學派先生要奚聖
無踐履念於先生之教何以仰答　天子之寵靈
約於鄉閭而不宦抑山林之樂何以慰　國家之
多扞格今果然矣　聖明在上固當以求領袞恐
躡前踪欲退縮後指明時而不能決之大所賓公慰
斯文中墮今國家方興文教表章遺逸公其擁節
南斗兮潛然滿淚鼎湖兮遺使分生芻一束地不能縮
兮悲不能贖今夜闌兮五內若斷山川間隔兮愛
訴我曲

然
　　合咲千九泉而獨純孝於君孫則君孫之喪主涇
哉開奠公佐　道化固令吾儕安卧忽訃至不能不
追感今昔而繼之以潸漣蓋爲　國抱奮生之嗟其
不堪開隣笛而暗染月也是徒以年誼姻婭之故而

　　合咲千九泉而獨純孝於君孫則君孫之喪主涇
嗚呼洞徹幽明風雨晦冥與夫人之精神英爰遊
藝莊[illegible]流傳式宗伯而竟落莫如爾年之踏
而以健步宿[illegible]生名[illegible]于帝閽以懇角尊已以豪鮮臨
民廣義延塾[illegible]縣之皇華申宰之尊道譽翔爲佐股肱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十
之數知公後有[illegible]帝益之徵又以滿静不擾之政
延公逝有出世超玄之能公如不[illegible]其嗜然則[illegible]繼
述之處誠

　　[illegible]川農部館陽君先生
於乎哀哉先民有言[illegible]德不[illegible]所紀荷先生之崇道
益覺哉之[illegible]俾何期昌一夫之未報而先生遽返乎蒿
丘白年道義獨抱深憂恤今[illegible]者瀕河變流嗚呼哀
哉純學愧瑞瑪識阻教誉如大澤之鯢揄枋之鳩雖
曩歲先生[illegible]益已驅東梅明藻鑑將
相乎環球畊暨之而扎處悦往哲之與遊先生謂示

象之在兹諦丁晨蟋而見收爲馬先駕乎康莊庇明
倆耳于咿咿然且期之往哲進之大猷謂聒舌之不
柝庶無愧于前修純今尺寸未樹恐重貽門墻羞況
乎曀極掩照泉壤悲條偃而丈木隔既于小子其凌
求鴈門高義先生少負經綸早懷文武頻繁終
賢哲展謝抱而僵金甌伐珠
偉止于廋支之郎曹年未耳乎七十之春秋嗚呼哀
哉人生浮世譬之虛舟純嘗閒綸論齊得失一死生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三

大顛蟲蝶之莊周矧賢郎之兒曾魂之孤自比丁侖
先生之風抱竹有節閨怨尤而純所以答曉時悔
築室鉅孫荷子宏之期密邇仗邑之鄉謀千里以
告哀慚九章之宋玉悵求衆者之可聞庶幾不到知
遇之獨優先生有靈其予鑒不

祭來章之張方伯文

嗚呼緬維凌霄麾蓋城踰而復埋時傑
其令竟尚後裝人之云亡憂從中來感時撫事能不
興哀維君起化獄繫南狩道摘辭陛龍繡虎褫翻

始如益公教以獄市為寄何能如爺同時得民心用崇祀王及今　王得士下心平
邑佐郡得民心用崇祀王及今　王得士下心平
陽之後宜有賢侯何能如爺同時得民心用崇祀王及今　王得士下心平
武選君皆以進士起家與爺同官申外平陽相距以
戰功多而遠之也既以不樓閣始相漢疑信半矣何
能如爺以身為殉　國受　主知自未艾至奎率而為
之殞然置祠祀不秩　王曰安得復君憂國如先生
者知已莫若君信公盡爺也史謂靜木天性庇舟波
浩蒸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三
皆宜　崇之兩王眷倚優禮爺歷三十五年彌篤非
世之曳裾王門者所敢望也爺今與　主使每同歸寧
定萬年之君焉故少爺一歲真借光前矣爺為
睦親及佐爺服官狀不一宜爺駁歷五十餘年無內
顧色康神王眷倚也純襄從爺遊次前兒爺氣前百
歲不啻或同歸里面侍申養王泉石日乃今從運
使君就緡歌薤露為酹明之陽耶純與扶吾母
柩過陽陵與運使君相向哭因哭爺母亦
不能不哭吾母純與吾母固襄與襄舉與揚運使君
今襄大事亦失風俗兩迴愧不待臨几酹酒而已

使君與計偕又同舉進士膠漆金蘭不知其姓里故
於爺切始而頎緇而此以至　主憫然翁母養既盛
福澤方來行行　寵錫以光焉文以此為翁母慰
翁母有知其弭節以鑒純志哀誠也即
　祭太宗伯馬州留公文
嗚呼凡人有生畢竟有死而不朽死者惟公
而已公立朝典型家如君倫純志行如永叔
孫儀時事如子瞻子瞻如公之死
乃平不可而獨惜事明力爰故如風寒中之留時其

作大樹而為宗庇倚者公首倡之降
朝子正類亦論定哉日首泰山之高而溟此
龍蛇之蟄顧時于公食不知會
數僅止此豈造物吝其報施耶公之
純襄從爺遊次前兒爺氣前百
紀慧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方今
覽公自號遺逸而向王侯有日乃今從運
呼公之不可以死也中外諸賢
能已盡余之與公家世舊也白令掛部始公登第日
成佃莫逆佃癸酉未嘗不以公之開朗干伺也席後
即正師席而兼端揆幸五大計余從兩星公實以備

相而佐命中興心以扶蔵衛為心長官知有國
我祖恭肅公思而易之公有留余勿而招尤難公疾革余
往門未嘗不相與商一之濟其最開者
國事之日可捐也公今已矣余
亦將歸而余亦不知有
所託而寄焉者也嗚呼
以保公宰相忠如青仰
起思之事為
殆不然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五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一六
之士視昔何如安得若先生而純生同其時又為通家猶子竟無從
意世有先生而使生為世重也詎
一見顏色也耶客歲夏部君季子成式來持先生二
盡一刻遺純把玩先生手跡無異壯時及從季子
間起居又知先生手神完健謂必貝上壽乃無何竟
不起嗟乎世復何有如
士領袖也所遺跡則為
千卑謂先生能壽之不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六終

祭文

祭中丞雒滙坡公文

於傷哉兄竟舍我仙逝使孰純增聞笳之哀也耶迪自乙丑再南入同廷尉曲君釋訓共旅食不知其姓異也轉眄三十年余漏之髮肉之膚幽明之感不能不以之而永幾相繼年皆仕止各天又久之兄既同官舍又幾相繼年皆仕止各天又久之兄稍稍稍稍撫孤純亦捐逸乃廷尉則指龕而痛純亦捐逸乃廷尉則指龕而痛

遂尉者哭兄純孤既以手影隻輪務言恤我又以健壁傍當是時言而不言哭而不哭才兄德量宜大顯不顯或過而注之以毒又不毒乃高亂其故不可解徒令人疑有不可必之天故令哭兄不能不悲凡而低徊頃純扶先淑人柩歸兄哭而送之途又哭而臨之殯所且以家大夫高年爲解兄節不可解徒令人疑有不可先淑人死不死而死純即用兄言自解何以解兄于泉壁兄直聲惠政炳炳中外且有子若孫步骨骾之慶接踵之武九即死不死宜其爛縝之

祭温毅公文

悠悠間楊忠湖先生卓犖文以紹聞始先於乎先生已乎年所純如侍文以紹聞始先生以高士高行高誼高節高風未令言行卓犖文以紹聞始先純亦數往數已踰聘宜進各天久之兄主忠度交權容後始從從塾六合以來雖絕音往而猶不及寫文今會先生子陵泰誓以夫夫人志節屬純温毅公文集　卷之十七　二

不朽於乎純不能報先生之恩庶幾先生也夫夫人歿誼以孤先生事之恩庶幾先生也純未易述惟見純受知先生亦不忍死先生之恩庶幾先生也敬今見先生子如見先生亦不忍死先生之恩庶幾先生也章趣氣行所合而匪獨以推戴樂進之媒德先生也初先生觀察晉省時與部純卷輒許而力推薦於部使者大比士先生得純卷遂首雒額然則先生宜以純而純亦遂以先生有今日乃純前陋竟無報先生如先生何哉於乎哀哉先生之墓木已拱

而純不能丸墓則以
享老壽而純未能代先生致一日之養先生
之子若孫林立而代先生存而誦之學參參
繼先生未竟之志公治行爲一以貫之學參參
公治行爲一以貫之學參參
自顯而不[illegible]
蔡公光烈[illegible]
其後晦菴先[illegible]
爲蔡公重於[illegible]
望實生與[illegible]
溫恭毅公文[illegible]
夫人又知有先[illegible]
晦菴先生爲先[illegible]
意默開我使[illegible]
繼先生者先生[illegible]

同參憲夫[illegible]

嗟嗟兩閒公[illegible]
識不識皆爲[illegible]
遊又俱同矣[illegible]
初聞公[illegible]
比登[illegible]

三

相與喬公恐公談笑猶日念公家事不自閒不[illegible]
竟至此傷哉公孟四方人也無論參慶從其父[illegible]
公客楚客燕即樂遊士環轂[illegible]
十年身所[illegible]
乃溫然[illegible]
世哉公[illegible]
鄉黨[illegible]
不[illegible]
公[illegible]
或在[illegible]
溫恭毅公文集[illegible]
也公歸矣再拜在前委子扶[illegible]
公廬在公其永以爲依[illegible]
胥開之且有[illegible]

嗚呼公胡亦[illegible]
與公始面[illegible]
嘗不日如[illegible]
府且扶[illegible]
花朝月夕以公爲[illegible]
遊于廬墓之外公故爲博士言有聲不第而貢又

四

不聊完而不能不作者子之如安前既作之前既作之後既作之前既作之後既作之前既作之後

世孫某知已於餘居白屋如先生者耶何能忘先生故僚已於餘居白屋如先生者耶何能官發閒孫直行一章往往爲人申甘心焉直道難行於先生見之矣然即以先生知值不爲不顯而竟蹉跎歲月無足言者以竟先生未竟之志即槐棠汗下何遑他子閒宜入訃純妹爲文以海泰侍陶事於先生於乎宜人佐先生力官竟食報諒仲子兄弟亦且通籍不須臾延以侯命也傷哉仲子今奔臨啓先生壙以宜人祔純於先生之生不敢通問於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八

之快於乎知已溯宦游從者頗患故匠石廢斤于鄂人伯牙輟絃于子期子貢所而徒嗤嘆於哭兄不能不爲子克純之負先生也天假我年使不先朝露尚求所以子報知已鞭策若先生有知亦默啓我使不負踰跬無忘斯言也

祭徽君王子德甫兄文

於乎兄胡亦棄我今四紀餘即升沉離合如石火電光乃金蘭之契常純之知不啻不如一日雖千里如對當兄以歲應起家振鐸迄始而曲沃既而西塞歸來可十餘年純亦謝中憲政與弟編相繼入里期溫

浙中行道經桑梓公心通恐久不與蒸嘗故今實

盟調振御于清署之暇過通于清居之旁兄俊爽而貢又值參知公

道乘除之

感而卒之

輒曰期

情有無情之

即來訪重見疾

也能不回首矣

切悽愴惟是海舍在朝泉澳有知其來享之又惟浙大邦以不貢純建脩其地恐不勝此重誅又恐與水上不宜我　祖考祖妣其默佑令所至安利又令腊涯免於乖離不失軍民之望以伸眷　聖天子推毂至意亦於我家豈有光哉

祭王康僖公夫人文

嗚呼夫人令脩而筮康僖公于閩邸夫人以名家子作配康僖公無何而康僖公捐館之年實純有生之辰于今六十有秋矣康僖公乘黃以騁而純甫生純身世已熟黃粱而夫人伯漣夫人之稱未亡人者久而閱歷人世之虛光石火產不知幾何為狀而今始休矣純屢官接近眷數出康僖公在殯抑淌相向有在留有在歸有在送有在迎有在哭有在弔師相授受康僖公固純之子漣後塵而追之不前然師表二姨在閨嗌然泪逐劍淚而純甫生純身世已熟黃粱而夫人伯漣夫人之稱未亡人者久而閱歷人世之虛光石火產不知幾何為狀而今始休矣純屢官接近眷數出康僖公在殯抑淌相向有在留有在歸有在送有在迎有在哭有在弔師相授受康僖公固純之子漣後塵而追之不前然師表二姨在閨嗌然泪逐劍淚而純甫生純身世已熟黃粱而夫人伯漣夫人之稱未亡人者久而閱歷人世之虛光石火產不知幾何為狀而今始休矣純屢官接近眷數出康僖公在殯抑淌相向有在留有在歸有在送有在迎有在哭有在弔師相授受康僖公固純之子漣後塵而追之不前然師表二姨在閨嗌然泪逐劍淚而純甫生純身世已熟黃粱而夫人伯漣夫人之稱未亡人者久而閱歷人世之虛光石火產不知幾何為狀而今始休矣純屢官接近眷數出康僖公在殯抑淌相向有在留有在歸有在送有在迎有在哭有在弔師相授受康僖公固純之子漣後塵而追之不前然師表二姨在閨嗌然泪逐劍淚而純甫生純身世已熟黃粱而夫人伯漣夫人之稱未亡人者久而閱歷人世之虛光石火產不知幾何為狀而今始休矣純屢官接近眷數出康僖公在殯抑淌相向有在留有在歸有在送有在迎有在哭有在弔師相授受康僖公固純之子漣後塵而追之不前然師表二姨在閨嗌然泪逐劍淚而純甫生純身世已熟黃粱而夫人伯漣夫人之稱未亡人者久而閱歷人世之虛光石火產不知幾何為狀而今始休矣純屢官接近眷數出康僖公在殯抑淌相向有在留有在歸有在送有在迎有在哭有在弔師相授受康僖公固純之子漣後塵而追之不前然師表二姨在閨嗌然泪逐劍淚

將又那求耶純田隘舉以念曹追文獻之末係改不能不為今昔之慨而淚流滂不收

祭涯陽李夫人文

於戲夫人坤興華胄淑德彬彬令德好逑嬪于鴻和偕老無期玉鼎骨揚靈脩脆短芳聲好合夫方貴殊勳震世山斗且沐　寵給冠翟班入閨天姻戚窗晏芳年蒼虬趣鴞向往踊去悲閨有前堂門慶頌夫君痛心肉骨矧惟夫在三歷閫兹悲思哀和鶯絃悵然又矧客鄉閭閎骨異地太公艱趨撫柩雨淚純以陵華風稔淑貞知扇翊館久依　陪東修脩侯逸陰風即焉棲愴感念存歿相淌相向有在留有在歸有在送有在迎有在哭有在弔師相授受康僖公固純之子漣後塵而追之不前然師表二姨在閨嗌然泪逐劍淚

告先世文

晉南京吏部尚書臨行祭先世文

嗚呼册棄忽二周于今茲晴追慕鳥容已於嘆嘅也耶兒往在狄雖不肖思繼教公之烈然聽役松楸鵝幸有伤彷彿者存今日望金陵行併松楸遄奔烏容已於吏曰也耶兒日者之齊之燕之越無不將吾册與吾交偕今兒不可作矣吾交日衰赤不得將之而偕高臨昔之官也樂今日之官也苦兒

有大不堪於東者焉寧使吾即始事　命兒以盡
遠松楸且懼孤吾父遠行之難將終其身於丘壑乃一
跋未　兒再跋之私情時四方多虞交以大義迫之兒
不可終抑之私情時四方多虞交以大義迫之兒
不得不治裝一往儻入春計事竣即　請歸而留孫
予知代兒濕管襄至此使吾父烏容已
也茲陳忌發部以情告惟乞普賜默佑令吾父寧於
家兒得竭於官兒不勝慟切之至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七 十二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七終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八

西京温純奉文父撰

古樂府

艾如張

鬱鬱淮水製品也酒亦可倩有鳥作鳥
啼其間艾德欲介壽恐遂留鄉村致燔以烘下驛以艾藏形庶幾我養
翁喜友生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八 一

五雜俎 子西夏之事

五雜俎論盜亂維復行
五雜俎城市　維復行
五雜俎幻松　維復行
五雜俎邸舍　維復行
五雜俎　昭君怨
長門囘首淚盈睫不休問丹青侵金

西京温純夫文撰

紀懷有引壬寅冬仲余以社婦乞休屢疏未
允伏枕待命歷月多閒因仰思三聖隆
恩二京水道甲戌骨肉朋友存沒參商與夫
轍迹旬經國事劇紛之計精神所注生平
趨步之懇寐寤于心不能已已而歎初衣可
蓬始願難酬于是改弦更張之期為山澤
終身之課苟為政事所妨雖恐憂難成
援筆得詩二十五首命名紀懷以志歲月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九 一

五言古詩

共一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朝朝不理妝君王萬幾日百忻合扮演戲
自君之出矣懶對雙飛燕君王側耳聽受君主柳和戎苟有利在胡猶
自君之出矣不忍見芙蓉易妍嫫色吉來更有如賀吉鹿
自君之出矣夜如年易逝景難留銀漢之鵲架時續秋月幾廻圓
自君之出矣門巷空寂寂苔深人跡絕
自君之出矣簟冷秋風發
自君之出矣何以慰離別
自君之出矣何以慰離別
自君之出矣何以慰離別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九 二

共二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九 一

計偕試南宮途上 公首命名紀懷以志歲月
時稽穆 廟堂重臣方經略邊務 公論薦納言收
中貴戀貪吏訓導官冒領俸貲多
方賴重令恩 祖功父老得同久道萬
共二

築仕令北海上半洞察微至 見靈祝祠事忘向晦
出入章程眠食為適當 屢召不赴名愧非學道愛
別來三十年父老猶思慕 詩語為令者步如令往既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十八終

其三

三年嬪于安復就歸滄海復尚之遂乘閒几席扶桑在
如登眼界豁三神在目水浴鳥迷岸分彩
歸泄氣館庭自朋下
迴步大帝門里衆山高峙仙靈家亦頗
有皇迂以面折濟文相似非刻安長陵純蠹自此如
蔣尼應如智頂坊生夫子匹夫匪肆千載榮瑚祀

其四

呼吸同經過應接并流流
輪來爽月失鴻[illegible]公有
[illegible]

其五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三

刑棘故不生異木森且美當時手植檜榮枯閱春百
阿護頻神明感通有主理低佪焉弃徐一員如面撮
莊皇初踐祚首重官路 徵書四方 召從諸
彦後 左掖非久郎 自備客放棄 旨頒
約無庸勵翮我是安 [illegible]無殆真 重度井渫胡太登
遵守法宇宙

其六

朱明景風至衡 命[illegible]
寒上鸞文物集朱門[illegible]
[illegible]

錄部入商於驅車歷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太華峯和韋蘇州伯無歸鎮靈及遊洞
[illegible]八百年賢超越歷代饒荃宰宇宙任旋幹
晚遊忽夢滄洲網綠水蓮峭壁藤蘿倚端倪開地維竟軒豁
君子期法地厚德乃載物

其十

入里返初服南園二頃方耕兼采薇
幸我有酒與妹各蓬屋扁
歲晏遠賓友禮從奉嫂姊始幸掬未有甥羅列膝兒欲欵

其十一

温恭敦公友焦[illegible]卷之十九 四
長與終歸 今[illegible]大海次[illegible]嶼道阻蹔維之
涅槃恩[illegible]先後乃遥初[illegible]
羅五十數[illegible]
何所以尊[illegible]
他

其十二

迴邊臨熊耳從郊及申死遵彼汝墳視遠思王化遠
言駐隆中彭門俗頗往還恨無直[illegible]顏加餐飯
有召[illegible]召及吾師孫公師同[illegible]
晚管羊叔子坂[illegible]

[illegible]

其十三

時在[illegible]湖[illegible]命[illegible]
步廷尉後[illegible]
戍[illegible]

其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十六

[illegible]門有二親下堆伏地[illegible]

年衰忘遠遊壞空衣增發有美弱冠弟詩矜亦聰慧
隨行無問字二親懽更倍東皇仙掌蓮西墓瑞池會
蓮實猶可得桃熟難再值酒為聖湏亦賢可待
賁開相榮進菊綻桑落美泉溢甕瓶盛實舩門巷填車蓋
余雖老衆理弟詠南山野酒孫爭進類椎漿堂樹折
有召忽臨門承鞭催六轡于今漸出多不忍見松
檜

其十七

不遑周仍階乘黃思來宅錫善類遵海濱明君隆孝
染二親察色鳥頭彩衣旋從始蘇城一水連都鄙
期雁蕩遊擬浮雪水旋從始蘇城一水連都鄙
知乾坤量彩戲元緒

其十八

吳山天然境大自于此會江海漾雪舩結仍大
鏡湖與越秀都會千年在一水臨島嶼所恃在武備
余之安攜策望旗幸同心但於滄書內
民癡尚未寤何論滄外有時賊易與與寇畜

我屋君其間視之僅如蜂衙衆忘爲形遊狗僧仰懶幽盖
其十九

視師駐柱下皇華發星使其恨海不波憚門矣仙僊
群士課文執筆了 皇水肆尤令如石頭城鄉李敏
爾兒其傍其師亦千之余愧申公望師已覺多士蔡
弘雨薛當次文日暢喜君同對 寵文子仁仕亦與
伉又同遊秘書監梅君已諒獨有兒子知捉掃猶惆
悵盡簪裾麗澤相與仿緣

其二十

虎林既行李送舟信宿水旋從始蘇城一水連都鄙
中經江淮河西自楚豫起宜儒四自萬私運亦稱此
平江 陳公瑄信多勞宋公 禮良比美萬安 朱公泊過
夏鎮余亦從經紀至今三紀餘舳艫爭運運飛輓古
未有 陵園亦寧以乃知故與利子與言有以紛紛
迦萊議拘曲終當已誰其濟二洪行險深兒底水鑿
地中行 陵遲成永倚往來亦利涉朝貢疾如矢舍

其二十一

八人 [illegible] 侯金門門 [illegible] 樂飛六正范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飛仙金 [illegible] 門 [illegible] 侯忽十年公當多人不益
[illegible] 門

西京温純希文撰

七言古詩

贈董生王凡山居

王凡去天德凡五仁君之戶松檜蔭蓬蒿
堂開鏡面山清風拂塵俗雖落走
龍蛇勢未盡在字如魚甘自老京華

七夕

天上牛郎夜渡河河邊織女手停梭閨閣薄命妾不
語猶宿孤房泪如雨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 一

登鹿亮樓歌

荆州綰轂地鹿亮古今樓西上下流蜀吳虎闘亦休
勝收一局基三分事業誰能定何如乘月舒兩眸不
淺興同登佐遊一入醉鄉我也無儔仰天地亦蜉蝣
我今把酒酹明月雖有恨會同缺盛衰無休歇曾向樓中
照酒人又照當時舳艫旌旗之指揮蜂兒君山雲霧
橫又兒童竟臨水榮華兒楚靈今何在愁聞江上鐵
笛聲蕭聲嘯咤特悵楚落盡梅花閙不語圍碁簷頭
月已西乃知千古陳迹僅如一瞬許孰得孰失孰存

亡孰如江月尚流光此樓亦類曾論逸人興聞不乘
風鼓枻窮滄海而相羊醉餘學李白題碑黃鶴爲狂
客恐殺風景錄得徒旋車留古更于水濱福寧縣作
羅含宅

峨山高

峨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萬馬奔騰而來至此結爲一大局門前
左畔有溪水如帶環抱而去又有小水二派從左畔
左畔而來合于溪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 二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一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九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二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六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八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九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二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七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八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十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三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十四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十六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七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十八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十九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十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三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十四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七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八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十九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十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十一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十二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十三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十四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十五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十六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十七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十八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十九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十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十一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十二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十三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十四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十五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十六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十七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十八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十九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十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一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十二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三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十四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十五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十六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七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十八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十九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九十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九十一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九十二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九十三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掌上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九十四

西湖雜詠

孤山

孤山高茂脈結甚奇不知其幾千萬里山勢蜿蜒
曲折起伏如屏如扇中有湖湖二水
從右畔而來合于前左畔而去山
有虹橋長堤如帶水注洋之出海處
池西園仙掌東峙船艙蟠桃尖相向千丈之花結一
年之實玉女玉井如在

旅病憐秋色相逢一解顏君花浦縣槐我髮如絲
把酒還聽鳥開襟且論詩黃粱今已熟那許夢回遲

武陵城樓送李永參之閩中

登樓愁望遠把袂又逢秋共訝適仙去誰憐落葉稠
瑰飛峭谷道月滿渡州流知何日桃源好駐舟

送李懋推放鳥

拜夕憐青鎖飛書犯紫微長安多貴戚不惜壯心違
聖主恩波淺孤臣遠路歸時危將彩鷁路以為期
山

過武關

温恭寀公文集

閑寒望春漠風慶慶晨華後帰鳥道大吠有人家
孤峰大堤近斜日知不遠昔欲了生涯

夏日同裴太僕泛西湖

剛憐舞鳳盃邦恐長猛仍久猛人六街柳益浮二嶺雲
雨餘荷欲長風送落常聞半日跡坐想步虚文

又同登故萬松嶺

攬勝對高春徧萬松入疎乘鳳舞亭似蓋雲封
湖海當層盡山林引興濃鄰言婚宴事同此醉芙蓉

豐樂高赴成君迪太僕宴集

久別成萍梗相逢益月高論心憐王署把酒細盧陵

古寺碧山遊孤帆春水流空留月照衣袂付燈傳
近水花饒笑開雲鳥欲還明相逢天色晚一客說秋野狐禪

温恭寀公文集 卷之三十一 三

温子德園

開軒對嫩花開卷有餘樂千載共茲賞
春日屢直指招飲朗本守閑園

亭榭倚危峯飛觴恨寡恩閒雲浮海市人似到雲林
花氣襲人歌聲滿竹林相看真是處月出郭邊尋

望廬

絶恨風人遠忘機況我閒天涯親白髮何日我何還

想像松杉裏應時候鳥聲彩雲長路以為期

海潮歌

無情花自發底事鳥如歌本爲遊遨適翻令感恰多
望雲封若終滴酒淚成波百歲吾儕汝那堪誦豫哉

過虎門有懷西亭宗正

傳經憐　帝子珠淚過虎門幾載時節換千秋鰲杖
有鶴歸疑見汝草綠正傷魂在舊文仍富相思夢好

論

寓天竺寺簡上人房

寶塔何年朔相傳自梵一燈曙法界光明照遠方
白鹇淨雪鬚風動貝葉無生如可學吾欲泛蓬航

送袁微之赴潯陽劉公幕

温泰發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

逢來優渥領自作一名生最適國擇戈向北平
那知龍劍射斗當有鴻飛欲杯自候縞羣翔任俠名

胡子虔後屢約余不至

何意離群友相逢北陸陰歌音淚倒岸觴酒酌情深
寶劍光騰斗春林花候人子虛如有賦早既獻　楓

袞

題馮仲元圃

遠塵紛擾擾而從此虛除盧連樓藤水月流塔翻陰
改席花疑關題許竹可居諸客淺汝不數復無魚

喜馬子儀至得二親信

其二

三五圓圓夕紹連離別時選從姜氏破頭想朔家詩
春入池塘草路分南北岐吹毛刀可斷萬里以爲期

長安會館赴同年公宴

鶯燕驕春水芬芳得習儒士林花易發旅邸月同圓
簪遇千鍾盡杯從十詠傳感恩筆報主周孟萬
年延

送子侯還豆

折柳送君時征思青春堪作倍好景且留詩
曉月千山閒鄉心一雁知高堂西望遠休道奏如絲

温泰叔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李處士家弟邊歎上人同遊會天山河漲
辰事驟清淚間禁恩疏此堂正逢甲子雨況是水雲鄉
說法風帆定無機意一身天地小吾亦愛吾狂

温飛卿公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七言律詩

遊百枏亭

阿成絕住有名亭下有清泉石徑斜
故從鳥道往尋幽欲唯峯巒吸得句先揣玉
女巾正好乘風駕鶴頂鳥鳴衆鹿作賓大略

其二

徵倫探奇恣壯遊幾番同首界迷爲近天門尋自
丹丸曲黃河入搖流帶闕城連勞帶台背賢臣與野
温泰叔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烟堤山遠何處鎖衆傻簷長安使爲秋
谷口一園應集僊掌

戒酒寄春賦者柴不勞折簡幾花徑斑荊
坐設來開燕作開整料步步門前碧苔滿
人看醉餘散髮下鳥去吳管明把釣竿

蜂房次道堰韻

午餘蜂國處初開有蜂衍門飛翻花鬚香粉
合口衙窓裙屋隱成振振依依羽翮翩如連細
柳營日整從王齊歸力起大有事但憂傾

鄜城三宗傳鉄

王孫留不住倚笛送孤舟落日征帆遠春風芳草愁色帶煙銷江路分周雒雁國門似梁園賦
宛城家學傳綿渺可任然藜夜如長庚

綺春堂宴集

落梅連雪飛酒盡相逢春色滿千盃花似白徘徊得危檻還從樹杪迴坐對青山欲暮倚
簷騰夜深留滯潤忘歸同賞東風月已升

送黃御檄

危樓高倚捍山空不見雲歸夢欲從仙侶去閒尊疑對酒杯深江入海連秦樹二水三山帶
楚岑莫道離情苦風波路正深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二

夕陽笛裏梅花何處落誰家

中秋伸宜樓宴集

蕭瑟登樓望望盡平蕪紫蟹肥時菊正開客子加餐秋鎖月當歸雁過勝總容江花入酒
春波使君一去千山隔人倚樓頭望白雲

同都泰二使君遊孤客突兀俯群山過眼迷合諸僧塔基野雲閒萬象外來參入來杳
鄉間一石幾劫會落招提盡掩不知邊

登岳陽樓

飛樓讌水倚遠岡悵望仙踪竟渺茫洞庭湖環遠帶仍長賈人逢遠客漁父識歸航分周雒
吐芒猶有梅花當面發不堪吹落洞庭傍

同李杜二仙登太和山

危樓總緻倚雲居世事浮名付蠹魚萬里乘槎天漢近三山采藥洞庭虛太液揚波晴亦
雨天門返照夜還疏相逢莫上金鑾殿新句纔遇金蘭感
韓盟安得乘風凌絕頂長嘯下蓬壺

又同飲李太史宅時太史尊人孝廉在坐

郊行幾處駐江干江上多君興未闌老鶴盤山色夏猿啼水聲欲從仙侶
老鶴盤山色夏猿啼水聲欲從仙侶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

綵幢共向降中卜歲稔行看楚澤豐

送方允治勅部應 召

隆中抱膝年猶盛紫綬佩時正未遲新主意寵應勅駕故人情送君
新主意寵應勅駕故人情送君

楫倚鑑衡照乘隋珠高出手贈言多晚獻 承明

登太嶽

高薄碧霄豐上元得徜徉天風送入丹鉛竈冷火地雲散孤峰忽有天虎劍閒閒閒
迷傳柳梅似是真消息猶自客愁滋

送王茂大之閩監運 時與李本寧偕行

一度十載浪跡平此生安泥萬里行盡日閒心鹽鐵
論幾時田首風景故園情好李郎同舟遊
思生九曲河流終到海不盡入瞿塘上西來像為波中冷供一杯
江村夜泊
休沐同流江村正一座無天開寶地金牛
北望月平陽仗劍入雷鳴山色佳
客心相逐遠潮信每隨行日月潮迴歷氣接
題秦太虛中流過海門
荊樹相看不記年空餘舊家得句能春
夢杜甫多懷但書眼沒人識江上風
陽前故園招隱客誰與共清秋
温泰發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信陽道中
行春聞鷓鴣處處勸人歸水流花自落
吠何妨林暗有人家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五言
山河一統疆 皇圖升 合乾坤天
雄虎豹先登指兒郎弧矢期
川五月漲亦喜務農休士馬恐因忘戰啓憂虞
操
紫電清霜武庫多專征能將軍不喜殺生
下得倡何妨鳥道行僧迎逢人盡說金銀氣空門問此生
登金山寺
肉甲士翻嫌海鳥波濤門外水過
州鼓陣頭巨艦吳兒慣

遊遷谷寺

南郊尋訪記公林塔影還從淨室臨衆外孫猶保衆有
德階前鼓掌地成音忽聞鳥韻驚迷性漫倚松濤試
定心幽寂偏宜騷從去翫月伴諷吟

王陽明大參伯仲過伏盤池閣池即石甲流觴
處潮氏愛蓮堂在側

遲勝名園佐主筵客來倒屣喜相延觴成曲折花爭
發手倚男莘鳥不驚生碧塘倒影重巖遍翠池衆韻
軍壺千人日晏高投轄漫欵曲幾飛依留幻境逢人耕歛問
虎跑泉与同孫仁拔一本村史宴集次蘇韻

品茶設公交集（卷之二十二 六）

瑯上社史將代

林深地僻梅聲雨路轉雲高嵐氣來客至
設炊烹刻雨月同長話賜茶官小試杯

方好景與遊蟾門前峰勝處徐填
空群山遍遠如環城廓人家鏡裏看
潮聲來燭同遊不盡興況逢秋色令別情

送孫以德太史還　朝

西湖秋水映芙蓉不盡琴尊別興濃已有教望白
雲與言江海得入龍金蓮　館錫仍歸鶯王爭先班
復西歸此去　九重紆　劍屢承恩多上賞及備宗

同胡春官集熹千磯

月低時望欲迴瀾直捲中流作柱存彭蠡江心涎濕
虎穿鍾嶺陰龍蟠近遶盡日機全忘花鳥沈春興
永劇況是　皇家望邑地河山長鎮萬年安

送劉中丞汝靚

中丞直道去長安始信人間行路難滿目風塵多按
劍知心天地幾彈冠論功自許師何愛平臺于今數
范滂門向東山謝傅堂因一笑莞卿鄴

雪遊永嘉江心寺

江心一柱障波流浮大烟雲海面昨近海疆從天外
望虛如向斗間遊乾坤萬里誰同遠南北經年自
温泰教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八
去留泣血送空悵杜甫杖藜不盡杏今愁

答王元美燕懷袁石浦

夕陽古渡問前朝北指墻花覩未遥京口尚連秦漢
月海門不斷古今潮邊哀莫盡滄江淚異代私難引
玉籃醉卧欲消予載恨豪回猶記鶴相招

游禹穴回望蓬萊閣大理朱太僕上新建集舟

中聽童子歌子瞻詩勒民詩

夏日同遊李氏園

亭子高連畔晚聲相逢倒屐對花間
幃坐對西山返照低　金闕曉開雲外擁玉樓烟裏
月倚檻杯浮鏡裏天其醉長閒曲酒肯迴深夜劇
溪船此時豐私仿歌咏猶記春秋詫有年

其二

主人結壁　帝城遊一徑斜通　御柳烟牽色雨餘
山吐月綠擎拔劍風淨水從天芳樹對爾汪溪坐好攜
誰作點簪客後塵徘徊更遍不知旋
　　其三
童僕幽窗睡時聞遠信來乖風到斗邊竟日同緘閉際
雪高舂君是酒中仙若山日落中原急倚龍寺柳大
唐前月矣支離甚晚不妨盡日坐雲邊
　　五日同使君訪子真利對酌
藥爐茶竈堂背郭橫石隨旅拜向簷楹千年墻室兒應
盥恭敬公文集卷之三十二　十
好五月相蘭感慨生拂坐董風思舒懷盡起酒對
澄清執鞭望塵務文章所至長招奚奴名

　　其二

勝地相從引興長依俱盡日思空洋陳林鳴水響相
和細雨衝泥燕雜風物天涯催客去鳥聲亭榭卻
年芳　賜浩　　宮扇　先朝重紡彿仁康作　帝傍
　　晏日邀徐君飲于曲亭
天漢風流見使星乾坤此地剩芳馨人汝上雪連
樹下揚新前月滿搖風雨路床多華綠江湖揮塵眼
同賓陽不盡相看思有餘森也還停

其二

賦成陽春雪滿林地分清切　王恩深閒唐元
羨倡小技終成奏御音最眼欲盡百作意氣
酒重科只狹酌半到唇上覺入寒花

立春前二日

雨直

賜元日宴致時歲庚子

又同

恩此日偏穴開花飛雪

乙壇聞道　上方將進酒諸子齊祝萬年懽

答沁水王次來韻

桂樹別來幾見秋優遊意樹憶并州一從孤鴈石論文
後誰向梁園枚酒遊春色朱門旁直合大雅華髮旅
魂愁閒緘忽諸相思何荷簡詩成月色幽

九日　崇文門時有紛羅之　賜

鶏班亟從出長楊鳧鈇承寵光　凫闕宣通

共極　益與俊映　帝垂襲衣冕沃金爐閒芳徑雪塵
香羅出尚方珍日八珍荒猱宴瑤觴歌清豫須　君王

其二

九日天高寒木開紅未綵龍地井紀千秋歲馬首
御座近蓬萊披衣扶到閣入寒花

又同

侍劍登墀欲羅雲茶坊論忠字臨軒晚連山
色危倚瓊衙傍斗文天綸　宸遊開夕宴入內佳節
坐宵分宣傳　后儀温恭發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二
南郊路記
雪霽郊壇對越時光啓旦朝天容習儀
無暇上帝洋洋若有移運際貞元天地合節臨亥子
斗柄移閒閒已得扶陽力定有春雷徧海涯

送元閣假歸
湖上題詩恨久分那堪乍晤又離群歸心望為三珠
樹聲事常依五色雲路方孤春的鑿江城煙柳日
風塵曹公元鑿齊雄家閒綠野醺

謝　賜廢成宴具後合　請建儲畢婚用漢甫
司寇韻

八絕　湘妃自鼓瑟　天威欲試推食近尺
今臨者伏蒲淚墮　龍顏日殊前席丹
有將少海回沉痾　閶闔水際傍金盤
閒來吹白羽　一笑看秋雁　高枕待
送來仲宣之作　名篇似祖生先鏡
宋宰相壽星燕會　中丞郭公哲卿行作聊和
聽桃花百里聞江聲　名筆滿林悲客
氣起公堂揮毫風雨生　千壁夸山靈謎
益泰數公吏兼　公之二十二　五
送到雪陽春天地心特將碧簫代甘霖
指白　賜及平官盡颯爽　九廟散
報愧南金堂陽愁有號寒　再逢開門柴
禮樂當　名老名賢　其二
聲動出衆行君劍氣　百尺起北門鎖鑰
屬鷹揚仍公　之　似越
送來吏之四　來　欲奔海雄作大航
五月櫻前祝　聖壽　丹墀正
于十六日祝聖壽　百官表賀古氣
象趨庭遠勝有泰　行閣壁休上行酌壁
壁閒起遠首回司馬　名共天題尺鏡顏
送李本寧左遷安豐

春酒進庖最喜連朝翻　家袖工傳　建寧蕭方知

先是本　命十七日早合集諸臣于　五凰

樓前祝釐次韻

佳餚巧連　華清宴　詔傳五鳳能鼈人　雲霄恩

承承　聖顏自是大明千萬世　睿哲非時誰比肩

西清考試　賜宴酒饌

來表使者從天下星來水　雨露偏楷幣何緣分

內帑　給賞以獎勤恪之忠羊節醉酒深

慚飽德編未見作求達大賢接膝漫想古人賢

慶雲

炎劉御宇七葉承天　黃林躬六

事會成　聖德三農自興生民多愁望

渥恩叢公文集　卷之三十二　十七

赤松閒遊已深洪恩陽德何時久難供

其二

西郊雲起見祥輿不分河右道水園林何處

綠向陽發早幾時見似是宏羊烈

未忘邦憲言　皇恩歲歲重

送萬伯修同馬之官雲南編修成

異邦振旅　九重加錫銀　十萬師旋亦先籌澱

水捉清纓欲向皇恩處　京口餞金湯任編國三

歸保障宜只恐村官生靜肉期

聞谷中橋成先是以書徵力建萬佛塔募

緣致畢此工遠近賴之忠善

懸空飛渡俯清流為僧慈航往上頭題柱不勞歌羽
道吹簫似已到揚州綠虹斜向雙龍掛紫氣高連二
華浮欲將巨川思大楫應知　明主夢相求

送劉伯時之雲州

弟余往在浙聞而嘉之頃就武推總吳松為
賦七言律勉之

承家終筆雅能文仗劍東行欲暫分倚檣祖帳開已有甘棠留夢
澤還須露兒向蓬萊卻齋閒共仙人卧岬睨平陵城
羽客陳孝友試中軍渡江波靜三吳月鎮海春回細
柳雲擁傾延將萬里貧裘衛霍才
欲予知兒和裘生徵之戊子下第所作時兒與

秋日同童維益司寇登弘濟內翰集余汝修保
衡修竹館得開字

香休三徑雨餘開漫倚琅玕結伴來如向渭川成別
涉世何妨共陸沉聊從林壑借分陰任他按劍臨明
月莫爾懷珍有煉金江驛多梅春可寄池塘生草夢
猶深莫忘載賦當年意狗監相逢聽好音

送朱左使歸衡州

雨雪青門供帳開千年藏傳尚賢哉即從山色憐花
徑總是君恩到草萊潮上擊輿介日去衡陽歸鴈
影誰家織婦望刀頭林停河湖憂時日月照關山出
雞時來莫悲拔劍風塵海上未曾休

送參幹事使齊

綸紓傳宜下按垣遣持玉節過淮泗臨溜過故國重沾周雨
露新恩偏到晉山河分侯　帝子宗潘盛仍參諸

帝城回淵青遶作應問何日函封上　至尊
　送賈侍御奉使嶺表
容臺清晚發征車千里滄河入望初本爲景風持使
節不同當日畏長路陵山下邊藏石紫陌宮中好
購書帝子相逢應授簡貶放臣客健魚
　寄懷維揚崔處士
清時何事拂衣週思尺門前認眼閒一白掄才稱閣
士遂令增價向金華滄洲客舍成已去名陽紙賦應彈貴
皋杯他日經過閒靜對春風酒盡尚徘徊
　張羽王言別得分字
温燕竇公交集　卷七十二　二十二
虞刀把贈倍殷勤會逢清夜欲分作向風應愁按
劒且從杯酒細論文鶴花門下同爲客當温風泥也
到君徇監若逢楊得意賦成應奉上漢廷聞
　送秦二使君之蜀
一麾十載恨離羣落葉分重以神羊臨絶
域幾時綵蠟趁承恩錦帆待發金罍裏畫鷁將移
蜀文此日西流水知爾心存魏闕應
　寄題葵園

沁園春色盖侵初漲池塘水滿魚
岷當軒碧擁扶桑曉露未晞旭日初
樂爲問海鷗何方狎者今用安事　召令我終將

小直戒相殺未能益緑納臨風先寄影
次汝僧
帝里梅花向日紅遥聞不與水陵同已分上苑枝
月肯逐高樓笛裡風幸隣西園盛賦成誰似庾
平工　九江元
丙午上
同孔
駅伸家弟希孔得同字
村莊招遊少長同正逢仁月満皆欲從雄堞游天
外如晴蠶山在禁中不夜城連南北合長春花入綺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五
羅黄橋成繫纜龍門之陽駐彩虹
送李次溪副憲奉　召入理京營
仗鉞西征十二年歸　朝昇部隆從天自龍勝暮處
錦范繫頭威名紀開疆法　三向津風揚旌名萬
里勒燕然衛龍門泊波還有閒同繫氣連
共二
原是　當朝
仍司馬
煖羽林
共三
十載旌旄鎮四方功不止魏公齊彌下里仁不
色波及三条争鼓棹紅塵世紀前里洪橋荷　天雨
風衙泥几几赤鳥舸
其四　朝上紅余樂寢夜老暗
睡鬼勲臣至白阿崇兵十萬許部提中宿上洛兼南
北二代元戎鼓鼙飛盖許門二華遥登仙旌大五
雲齊已知周馬人望塵裳長安開閶
康侯主詔
毛義路榮學種瓜干戚分劉蔑不益王献
皇澤水何勞懈留樣久借甘棠鳥紗帽相逢投轄對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六
真花欲為十日平原飲忽漫唯應賜酔
七夕同童恒益
朱汝修保御修竹館分得身字
烏鵲橋成玉露新雙星久前阻津河邊似作參商
借機上望儀寂寥隨倍眼眠迎復附穿針神衮是
何人又聞思婦深閨語不及連枝嘆此身
伸春陪祀　先師
太平遣鳥酌波巵管樹數例高館歷中和方月
鴛梁成金巨儀雲玻復麟干戚傷吾迫歌風當時大
煖羽林県尚未鈴婦知息安有安時何必日頻薦

過保定許貞甫御葬見其二子

秋色蕭蕭向晚寒誰家吹笛倚征鞍子猷今夜空乘興亦度風流也盡桓野外月明駿馬繫垂楊欲折此日松楓對二難

送王將軍北征

幾年坐鎮海波平忽聽鼙鼓送北征百隊熊羆碧幢一時笳吹動江城營前細柳那堪折陣底芙蓉若自鳴共說承家多節操佇看塞北靖長纓

贈狀甥

南臺舊業擅名流拔武英賢欲酬修弁舍即瞻塔數間桂輪巍映月中秋即看延桑決定有青雀射千牛好共兒曹勤努力吾將裘馬狥白鷗

送馬叔遇馬千里盧敬之周汝信張伊會李國柱王濛伯胡願之張翠石張孺完陳維則安曰儒諸孝廉借計

雪霽衙杯傍日梅誰能不羨百花魁上林已就相如賦駿骨將逢郭隗臺三徑徐容漫方雲深處香開玉蕊間有賢臣劍風起丹山鎏是雷

送文仲子應舉

五言絶句

老僧巖

獨向申峰立洪荒劍不如何身不動淪惟亦頭心

其二

龍相空山裏鐘聲古今移君試聽此得失自分明

修竹雨欣然詩余亦各得一首

立脚僧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一

止錫天壇似天堂有石頭今已矣九年火室山面壁亦暫耳

二單峰

我有五畝園當三峰時山靈似有情不約忽來此

邀月巖

云何安樂窩從容手摘月淪悟生生機天根于此發

化石巖

寧知木匪石又知石匪心不二者誰子忘言且存今

浮光八詠浮光在信陽之東予嘗歷其地

戈山

尺牘

報陳行巷

警報日急諸　所在兵固當任分守隨

向往就急赴援固亦如何身不動淪惟亦頭心

分我之力以救　計不測既欲

夠此失彼且受敵之譏其情恐不免

取旦夕之間定有真情拱俟教旨斟酌經畫

答李府巷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一

欲卧山中意最在良邊徑以遠人譏　簡淡慢　命

故自昧入京不謂遷官兵莞之寄今不得告閑書衣

裳又不任身所容屢影安能聽人居此蓋人便

附候華山之約不遂得一佃語在別紙倘全遺花王

井願務我寄山靈不必作移文也

答方金湖

雲中貴　京師有孫守有日邇奸民

盤據坡井患不在　下頭經營人心門有鎖鑰之

岡即日前配發當無

計所藉以脫機弍之事

荅陳行巷
節擾塘報　必入犯無疑馬帥大懷仁相機應援
誠得策而天城逓東平　逓西在宜山二帥雖非本
地倘臨時力可赴援不得襲故套坐視也郭帥駐劄
寧武與偏老孰便幸裁之
報郭總兵
去歲京中幸一面未幾借督中深為三關再慶近逓
報日急諸　形情已露堅壁擊大同恐犯偏老意
更多所顧掎扬成掣肘勢不淺矣昔申尚引大過僕嘗謂
大將能三軍至令體貌與語等無怪乎紀律不可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二
振也往周渭陽公鎮雲中不折節於人率成名將僕
以為非大將體者一渭陽耳願將軍效之
報譚二華總督
節貼經略未嘗不嘆泰朝為　天子守封疆貴得如
門下　南何有倭夷純不靠軍國大計顧
見當事者襲泰文則諸裒口實論則多沮執令鴛
中不欺視公家如私無有若門下者建壘之議即勞
民可還永利寇幅休養之計久欲進言於門下而門
下已調停之矣　近擾雲谷實賴還不言此其計
其能恐秋風至彼所薄還不在彼而在此也
報王鑑川中丞

等語三疏諸酋種種不一而足不啻服至有恨宜大得門下胸者南山之議今且撤邇入衛兵數千秦薊鎮調練無期勢難盡歸使山陝之兵日困一日不知作何終耳

報殺石汀

猓獞之酋蔓延於黔而養成於坑撫蓋撫任我剿亦在我則剿可也撫可也其不能勝而爲不得已之撫則撫以示弱猶道以致寇猶豪鼠亦子竟宛抑莫伸賊如之何不念歸以邀寵而東南之民何時乾哺思遣於人而人自是相機運用以成成定之功有門下

報王鑑川

那吉之降視呼韓於宋不同蓋呼韓以君長來那吉一小豎子耳於中國無重今既入雲中寇不武縱則示弱苟擒救賊爲我立功即效歸亦庶幾哉但繼降者真僞未分倘彼詐降我且墮其術中恐萬萬無容辭理也

其二

既哀來那吉此舉會不可失益彼酋棄而不顧則我不過得一囚耳率然輕予未免褻體必果有哀艱實情令彼營備我立功則予奪之權在我

外夷亦自感服俟已疏請大端倘彼既哀求自當疏處而尚有謂不可與者不知既哀求而不處假令彼以爲衰乘不可得發張蓄之而去不惟因一哮重受其禍且令彼乳虎啀之爲撓我而我又無此哀艱之機而失之矣幸留圖之

報見松劉中丞

黔國清平前事真得大略矣但撫之計頃議者真有不得已者番得開此當之云五利令西南機官死在目前漢中軍民安能勞更張爲也 廟議一

類已得漢中軍民安堵弹壓之休該鎮得免震

與陸五臺太宰

都下日接謦欬十餘事靜參思想者遞承公忘年之雅不知何所投於爺而爺即傾盖如故若此迴日公發都時追送不及無能一一面陳耳 台命歸臥自分江疎無補徒竊虛名多欲卜歸來日娛膝前課子弟讀書之樂成歸來不爲徒矣倘自此收斂精神大養心氣天象示變往往甚速不旋踵而化人事弭在何事乎有懷種種不能悉

都下一再晤對已即匯促從行所論著及鈔類奉呈
童程不宜親承緻之獲珍有遠借逾分益已心感
高義顧以李下之嫌未敢啓途中逃遁至
今月初始抵層雪先見承温札慶慶遊未容面情
諸縢以慰餘渴分陝地世所傳畢宿何等於門下事兒且知以
温恭教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六
此爲重用地耳肩分王旅有言曰雜萬雜圉昔賢
咎張遵師之最不孝人矣是視父之子不如已
人自蜀中至長道門下奚得無即往候耶面
以禮易哲俗左理於情宜一切從免何如
多讓焉去歲冬仲天奈小糧君已又奈一十盖
稽留一兔宜不足累也紙以此情不悉病矣
弟

河兒來量與州塔申物量昔家親支人必緩不有也
當賜顧今日鍾有親疎此是孤宗當在藩支正公所
謂自祖視之此一人之身也近世人於一家骨肉常

分形骸欲望作宦仁民愛物豁矣我輩此處正當留
會正是學問

其二

何遠軒忽有此變使我未遂薦賢之心遂託按君給
待以歸而贈儀則致之家耳天不佑善此番三疏
不遂時將大計只得次後此番事體萬分難與只好
於公中加一恕以求爰以保全而平生作對者
不可不置之人情世態之難度如此

其三

家事心事俱堪嘆中夫昔弟家君守拙年淡泊我心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七
甚喜且吾弟居恒能克我若他日令其子倚重而弟
獨薄則大地間之最不孝人矣是視父之子不如已
之子也是家鄉水田竟十餘畝一園人已無心住
路矣須近水可度日也

其四

吾弟幷　命亦恒爻餘慶倒裳而入食之
食之而又種之興後之食者將絕無已日職任亦
甚難須慎之又慎勿生一意毫身家之念上爲國家下
爲軍民始不負吾家世受
　國恩閣報風心孫立山
記家一推堖上大吾同公守嚴肅發行益數年

未有之　特恩也要正大快　皇上此舉會孫親家
力勸登程爲　聖恩爲時事不可前爲已也

其五

吾弟想日夕即發而入漢向來百凡慎之又慎吾弟
有識有量必不以此自足爲　國爲民可也遣去賀
文乃善造火器者吾弟善視之

其六

人道漢中軍民甚感吾弟甚盡此乃不負
朝廷蓋今正小民在水火之時吾輩紳實心挽回
安望天下無事君有事此身且不知何歸況其家乎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三十五　九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三十五

集124 636

尺牘

與申瑤泉相國條議撫浙事宜

西京溫純希文父撰

入浙木幾殖畢安政昌宜領察與論有一二關切大
者敬陳其槩 一議造新船以浙船約用銀六萬兩
前留事例今浙三福通共少非戶工二部
破格存留恐難濟事臣浙自用兵以來且四十年卷
兵之費木已開闔以此海圍即迫負嵗敎能完亦徒
足兵餉耳司府那移月久抵還無期今且無銀可那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三十六 二
矣一大將舊駐定海爲定海爲倭夷入犯之衝又南
可以援溫台也近議移駐會城會城兵僅三千定海
萬有五千舍多就少已非體又會城有兩遊擊及諸
總哨又移一總兵即總兵亦不樂居會城以交際之
費十倍定海也先是有參院系欽差總兵督之說實
非通論但 一議論但 一海道久未久駐鎮海後
兇運在江以南之民得改折若稍減每石五六錢即
兩平不惟便民亦便國蓋太倉米可足八年然大半
紅腐每年支不過二百餘萬石若準改年可得銀百
餘萬即多減一二錢較之米猶有實用倭年大豐再

議金運本色未晚也惟尊裁

其二

浙中方面海道重次清軍杭嚴與溫處兵巡此四道
得人則浙之安攘大計過半而前日兵民經門之事
可預銷矣海道駐定海宜兼管海務倭夷入犯責有
兵七萬餘一失機宜即宜便宜行事仍增設浙海防
才也宜民一日偏切急 八任寄重方計急調
永平或居來意也 公令 使去
寒事誠急調海防何統純可 汪不如任入故今切
撫浙閒莫如永 廟堂務要商大省擇可道府正其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三十六 三
州縣正貳諸佐武純可自行激勸有不簡與餘之不
悛者可不時論罷或徵還宂大要以分朝廷憂爲主
若一切之法可行於此無益也葉盛
使倘可留借一二年容覓 留加海防僉事二道
內有資俸稍深者倘邊警與提督明有識者代之
廣中兵變降一寇實起一那守不令紀綱難振且益
騎兵士恣驕心乎首謀可者稍加優叙以辨冠履蜀中
此計欲擇其中才行事大事如各省修河築城名雖
差官建有司法也弟侯年可得銀百
動官銀其實民自陪補甚多即今採木亦未必各官

盡入已也且近日　駕帖差人稍多不可不防其弊
惟門下諒和至懇

其三

通判姜奇方治宜城政巡檢直補與奇方緣合借
城設奇方治宜城狀不類俗吏今倅杭大類宜城不
佞往往見民願就奇方對簿者千百人一口及合鞫
卷無不曲盡民情其在選之故則以直犯鄉里先
達尤足多也杭爲省會地稔輔同寅任重務不
得人則民間之易動難安者猶如故故願以尚方代
喻均無非爲地方計懼具　題覆實　聖德且昂大

乃主尊者事不宜從外越俎惟借一言

其四

運船缺料敢　請酒糧量改因近年來賤大霄厝用
若銀數仍如例行糧仍微僻於民情大不便故凡是
江南士民紛紛必欲本色爲此也今議減銀數免行
糧而折銀正數之外仍有火耗再稱之費額指其
平乃太倉積此可用銀於　國計稍寬且令盤紮役
重之鄉可省日前運費三錢米數不爲稍
得歲免糧運爲幸於改折歸明酌　請之議乃爲
倉米僅可當五六年過此則鶴鴈無用其隨時定價

非徒使小民必如是即後之議折之法可常行耳

其五

盧參將蒙　允留地方幸甚蓋人之才固有宜於彼
而不宜於此者若止爲官計而不爲地方計或遷就
始用於平日而參革更置於臨時均非所以安且武職
任使有二都司與廣守備同用其負譴者遷海之
將廣譴要更以威信服衆臨陣敢戰爲主惟門下
裁焉今歲大汛已過海波不驚紀已歸而入武林實
近　國是甫定忽新旌旆臨之又日攻擊不多事乎惟
冷消熙化使　國體不傷正人得安其位幸甚

浙省漕糧本　自改折三分給本折價銀恐豪行小
民不便行有司查盡還舊的派而民之貧米寡者水
次遠者以得減行折亦便而額糧仍微僻於民情大不便故凡是
較戶部原題改折之分多折三分之數而米石
改折三分今多折之數而米石
坐派實改原分十還一石一還
應十六年起納入內庫俟六運立十運限八月內
完浙省運年減運事蠲免前額倘蒙　聖恩減給
酌服乃所留二年存留糧內多備免雖以湊織實

段況前撫陝值尚未兌給長已滴滴赴訴再難
代辦不得已請暫留事竣其詳具疏揭中

其七

浙省營兵東西九總自兵民變後添設帶兵總五百四十員歲用銀三千餘兩春汛加給九總官兵一千七百餘兩又添北關水兵三百四十三員名歲用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先年為省糧計所定以八名大夫勢多則糧倘不使純於去年出汛留本作少則行五總之時稍減其老弱其去二總實得兵七總在兵照舊支糧未及處補京邊糧倘且百萬太多宜該部之總仍以十人為什總之兵為百年來所未有非破格不可太倉太僕銀尚可借借三十萬全

與許讀陽相國

屢聆大疏求退或避政府皆同鄉之嫌為讓位計忘已忘人有道之兒自遠恐三公為近世所未聞似不必因小嫌而妨大計無已則更引一位如龍江丈者未為不可

其二

北方久旱民不聊生恐有他虞昨少松留白萬溝

難於兌而格其說也思之今歲災傷為百年來所未有非破格不可太倉太僕銀尚可借借三十萬全俟豐收給京軍則二庫所損無幾而軍得一月銀足抵三月之糧蓋糶米一石直不及二錢而多得至五錢是便於軍一也三十萬銀處德二谷值二三月賑民則此六十萬石新米可抵舊米二百萬石而米價可減所活必多是便於民二也無處而坐待其民流離恐好民鼓噪而起即用兵攘滅所費豈止三十萬若先是以此糶人心則費省民

安且正米現留二倉 [illegible]
地而得度僧是使於 [illegible]
便望請 御札施行

其三

織造蒙 聖恩減三五 又 免留錢糧外吏舉手
加額頌 上上恤民若不過然非門下
默贊恐部院之言未必能助 上應純皆當與江南
处老感念劻骨不忘前免嘲為嵐瘴本便說欲與述田調而述則
江西人也不須調此 [illegible]
温恭毅公文集 [illegible]
見公論不調及家見 [illegible]
今不可又以 [illegible]

二十六 七

與王捐石相國

閣門飞必欲去 閣人 [illegible]
識行藏古人當事有 [illegible]
者其識遠且去 閣 [illegible]

其二

頃以愚無之說 [illegible]
以激之幸天 [illegible]
難為詞易之矣 [illegible]

重即不俟亦可藉以補救惟聖裁

與陵二洲

從邸報見大疏擒叛侯者以務可久於任夫久任拙
臣有管窺息民一要節制簡編甚難恐為大方所云推不去者而門
下宜 請勤於 倘不能 走上自是擇賢而久
為門下知人之明果能之即侯以不職去而別求賢德於桑梓者宏矣

蒼劉少嵐大令

日聞借總理事益當筌方急國計啟為官推擇如此
温泰襄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九
即不然苟可宜力何論是故以要敵者淺乎視
矣當塗類有識者以此道當筌兒有識者以此道當塗
而薄一中大夫耶僻甚事甚簡一向材是避而用
一積勞良二千石是以鳥獲面慕鴻毛不啻哉然就
近遷隼省輪蹄之勞與亦體恤有役者之便計也

與趙麟陽藏紀　國儲門令讀議陳王二先

讀翁議江陵疏令法紀
先從紀疏令超論心得之音昭然於世乃一二君子
亦有異同何也大都從紀有宗傳羽翼而者諸君子
不思耳宗傳尚矣羽翼不必道原即篤行博學亦可

心督臣之品之嚴古今希有惟憑節制　天亦　國
家程功覈實惜才厲世　大機也
寄政府
東警宜更遣舊臣各邊者經畧盛事如巡撫宋玉可
別用即令兼管尤事而以拿軍速倭之輕車熟路可
恃前遣止經略由海以西戰將遣調西人屢經戰如
王通麻貴徐降盡如盡者使各帶軍丁千餘援朝永
全用三道火器必易成功勝一助乃令處於但西夏
之勞成泰見聞非先厚資無以服其心而鼓其氣如
是不可謂主先謂工倍以他將代之何如

寄政府
從報知朝鮮戰倭兵餘燒船百餘死可數千時天寒
倭不慣經又衣薄不利一也食盡無可搶必餓不利
二也倭以毀王京激朝鮮人之忿朝鮮方乘勝知所
以破倭矣不利三也倭之北退空數十國強之以行
已有思反者今聞敗必堅其歸門且不免不利
四也今其發兵助戰時宜西兵入衛三千即留為給
犒賞銀三四萬以結其氣仍令兩承訓帶遼兵合漢
鴨綠於二三十里內分三道為當山蛇陣以進仍先
遣腳使朝鮮辦十許萬軍馬糧料同朝鮮兵環而攻
之必大勝此酋一布或不待我兵至而倭兵已潰矣
鮮矣倭一敗百敗我一勝百勝時乎時乎不可失也
寄政府
西夏功成告　廟賦序大慶也在凝碧經營大矣
疏　請　聖節告祀　廟宗於正旦延下問徐克
貞公曰石州如何做了　再問海款頗今方
與倭　皇上一　[illegible]　勝於實亦勝於
鉄銀但成

寄部科救荒事宜
聞遼鎮有差近督的委官一代忠良今且老矣何
能遠勞行差以他將代之何如

龍游北岩建祠所濬者忠逸周公
孫承事機已過當入館[illegible]
之魚茶見[illegible]
昨交代時官[illegible]
作何景象[illegible]
想面知也[illegible]
爲填路入城之計或不得[illegible]
吳急應放回事[illegible]
鴨綠有虜捷　天威必[illegible]
出於傳聞陳　奏之外者[illegible]
遣腳使朝鮮辦十許萬軍馬糧料同朝鮮兵環而攻之

守宰使 熙朝賞罰功罪不爽又使之循不復論已有 古望爲有 古已守或仍不欲
其二
報中云魏某已有 古望爲有 古已守或仍不欲
宥耶此用兵大機括所關繫非止人才可惜也正用
兵西逮一督臣東逮一將帥徒使我將士挽亂無饜
他圖而敵人則大快矣曾經督撫仍其功乃可
自督臣入任南一年經八百餘谷鎮所無
功一也寧遠公孫城四千餘有異已成不數日盡
復擒其偽許俟合圍而城之計而與逆不
使渾合功二也 大衆以搗巢使其內顧速回而我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三
城堡無一失功三也先是固原建鎮督思變自督
臣至遂改慮功四也城守出迎皆大敗死數千時
雲勇冠寧鎮一死而諸逆喪氣不敢東向戰功五也
秦邊服軍民載督撫如父母而乃以罪奪矣旦夕論
功將舍上而面畢歸所部後之人爭知督臣至
聖明必宥且敘功恐老臣一日成疾而有不忍言者
悔將何及此 國家大政也乱鼓舞各邊皆撫一機
宜也 主上一不允則再疏再不 允則三疏四疏
未爲煩瀆惟朝力倡之想得寧夏人心者有戴思齊
名光啓先爲食
守宰使 熙朝賞罰功罪不爽又使之循不復論已有 古望爲有 古已守或仍不欲
其二
報中云魏某已有 古望爲有 古已守或仍不欲宥耶此用兵大機括所關繫非止人才可惜也正用
兵西逮一督臣東逮一將帥徒使我將士挽亂無饜他圖而敵人則大快矣曾經督撫仍其功乃可
自督臣入任南一年經八百餘谷鎮所無功一也寧遠公孫城四千餘有異已成不數日盡復擒其偽許俟合圍而城之計而與逆不使渾合功二也 大衆以搗巢使其內顧速回而我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三 古望城堡無一失功三也先是固原建鎮督思變自督臣至遂改慮功四也城守出迎皆大敗死數千時雲勇冠寧鎮一死而諸逆喪氣不敢東向戰功五也秦邊服軍民載督撫如父母而乃以罪奪矣旦夕論功將舍上而面畢歸所部後之人爭知督臣至聖明必宥且敘功恐老臣一日成疾而有不忍言者悔將何及此 國家大政也乱鼓舞各邊皆撫一機宜也 主上一不允則再疏再不 允則三疏四疏未爲煩瀆惟朝力倡之想得寧夏人心者有戴思齊名光啓先爲食

時之過寬不可得之才宜乎有
泰中爲他日督撫已不思無事
云寧城可固不可
畧無難色士兵
有短其才者何

寬谷固守亦一流賢始終收史
救 當於治內發
人爭言之而後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十四 古
上行間終不可
惟萬全必勝之計非多集
固爲虜場之心亦不得
東征所賴有
即勝亦必有得
守惟以經略城
守百戰百勝無
見收于司馬門
下不能已之懷
如此

寄李浙撫宪

靈安君軍民怨恨已極　京中不知何也如月濫又不及必須以南大理處之蓋此地爲前兩君已壞而此君又甚之不可不急救此一方也

與沈毅門宗伯

當宁以翁執秩爲愛立地乃一時共事爲楊李二公所排名賢大君子也相與識者以爲翁與二公皆合其人才亦相伯衡稱量海內人才於花王爲真惟此時然矣純受事大方計惟在地方不相宜則爲疏　請改調相安則亦惟是持衡者之力是賴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十五

與心齋

往魏確老道翁事母爲孝弘寫出之乃終身之慕如此即古所稱閔損王祥奚多焉獨　國家倚翁爲杜石恐難徑情而去孝念　主上眷留之意少已山林之興爲僕等外落張伸浙兵生不難鎮定主總戎清操偉度大服行伍當即官狼狽後事力振作爲一方神益不淺將官申如此者有敗品亦無非爲地方計也

與楊晴川大司農

浙中實錢已解價計銀三萬六千餘越五年不給織

西京温純希文父撰

尺牘

與魏宣靡中丞

初聞復旌還撒甚得公論矣然亦知高陵道中
被鳥銃所擊迄今未愈 國珍重爺 固宜爺
此行必極盡必崇宜
不盡不見宜以激
移期于忠 君古大
扳滄振望故以門下爲關中師關中師故多名賢然
日作爺絶故以此言

與王子中

自從當朝一言之後于今日十年矣想似昊昧
有自投荒者宜其然也今得師矣賴緒餘必有
倒無從則恨恨不已師固以即日起
且受波及由是入愛
磨蚊何況東萊即海濱之耶弟今見良二千石
以人重不問其郡若何也東萊
隆望東萊宜速遣而見海
於東萊矣前歲往返失修真而春杪弟
繼室亦去世三年中苦楚如此
大疫弟家更去有懷不盡

報栗瑞卿

承奠喆即白之古者且東向稽首以謝三年中家竭
咸屬以死別者八而頃大疫諸骨半染遘病通起久
之始已蓋有生以來所未嘗者諺云清福難享信然
然因以劇破死生大界真一毫勿力不得矧功名乎
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今味乎其已之也

其二

來札審示令弟聞所不測使用人者得此說將竦然
愕然不但用人者之命所繫更有繫之大者昔云惟
天純佑命則當深實矣所謂實以有一德之元聖也不
然即備官猶曠之空虛天不佑之矣用人者能造退

誠袁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時有不還不爲人知者而實遘弟年來多變信
命危窮即此身且幻寧安論其他公真來卷太夫人
盤以與文翁弟文成矣會漸上染疫今猶未愈以是
遲遲然潮老愈即同發矣面聞再爲道之

報趙寧宇中丞

弟後兩浙不異交貧幸聞浙接襄可借光陳聖獨晉
文鎮閩有日業已脩稱澤沃旦夕　微拜能更借爲
閩且爲弟爭弟至後人越獨藏健以養兵故疊虛即
閩閩亦皆微飲乃新增繼造歲可費六萬金加派不

與趙新盤

熊車西來無論龍石頭德即隊且受波之與漢解

良二千石何幸於門下兒之會舍親趙生立甚至道
門下直益首長良宰能立益故有名哥嵐兵憲左山
公孫也往陸文宗以立治體經令務農諸生前某今
且貢乃以容今門下則立不免乎然某已有揩即
貢乃善某以
報劉中郎府
接邸報內老拜今 命與文共事一奇也運務惟周
文襲稱德倫以文襲稱今
今其法罔敢行然某已做也惟二丈破拘之
見聞所以不病
報劉水嵐運使
温泰安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五
今吉者以弟某入秦所以
逸相詣數千里且以聞
也往候市不用泰今以
三泰人當之即知其且難
以錢游揚耳弟今者不得不
任禮樂之可是弟所
仕者幸服勞
報田小事
頃過雒會長兒始知
如對然因以知江
得公日官報之詳慨念

久之弭度如兄以為久居人下壯在戎旃信
自力仕升沉遲速於命數焉能不汲汲乎
慕者甚衆近與李漸老話別及持已漲世之與度如
自反而不責人則可以正已亦可以化人責
矣兄以爲如何弟起家單寒一親命捧檄次罷
懷會弟婦火發醫久之婚利愈二三日登途焉

報劉我滄判史

頃過華下沃承欵文問於
於門下親見之幸下民故
温恭敦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七
我今既令行事德與
事如何月終僕從
燕市識期業心
蘇底裏在稱
匆匆出郊忽
濮仲頼石
長至後入
與王百林

名邦風景佳麗遠近人心甚快之第下以斌重嚴毅
爲吉上以連負那移寃無米之粥即巧婦不能三
年之艾豈旦夕可蓄前云 蔡司倫喪期復有奪
已絲衛霞服被恩荷力爲之 蔡昔仕者之
能保其必 免尚有自貽伊戚之與度如
倣而行乎

貞翼堂中

其屋倫理有異不能
審是否諒能利濟此
年令以往逕栽培
半後果合其不色
事如何月終僕從
百餘斛盤纏之
温恭敦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八
與許敬庵書

竟經漸歷仰止高門
西土戶屢自見
谷魚若大復
曰關西乃
遠役夫方
門下亦爲
亂後公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尺牘

與魏退庵

純漢歛入退不自安之後終歲冬仲入瑞受事第閒閒前經過數日之間思以不俟當之安能寫無寒弱以往耶者此其故未可盡忽睹　大疏　詳審又聞仁兄新者此其故未可究詰矣華緻終南眞所從進第　當宁未竟求舊本意恐高尚未遽欲引退耶　別幅約　面此忩也

報王北軒

聞督兵出鎮兜擊流賊必於途中衣心切不敢擾行間之事雖曾以一二上　聞求留任得更加節制方大賴家大人失聞旋即幸平厚念又領大節感感

與陸五臺太宰

昨聞雙旌指建建德候馬已閒莫罪謂必於途中候　命忽昌化支　　　

民久之自無不獲上之理項余應泰貞指道公爲理狀甘苦者蓋民間自有公論也

報汪伯玉司馬

撫中頃建鉛山縣治紳衿迄勿服里居者又之華凡至始知爺先是有所面質疑詰浙幸密邇不遠之區無從罪也易曰純也易以天蔡往來可質疑詰亟乞委官且勿動月無論余紹一候間爺有所臧之行日遲此無面恐未果行至西湖以候

與顏冲宇

頃以小刻附置旅裝如面盛欵家慈初度武川温恭毅公之集 卷之二十八 二

爺過念而以金玉之帝遠惠盛手三復燦然雲錦敬置座所爲佈鵠具令世世家有獨泰風之厚惟百爲然純則安能然不假服乾此附謝時操切如來諭安得以中正之道經世乎然不能不於大雅君子篤望焉

報張兒南別駕

長安分祆且十年里族起家大都無何即來浙鄉數從仕者過平落成起家大都無何即盛司昌刑部及官閩下里中人也不一問道勤中往往降黜天故別駕公子

與孫南翁先生

自從吾師淮海先生遊也習太師家學風度不啻身坐春風中欲無有執鞭之幸謂吾師無意且遲朝可

北面以質即北面太師也頃計至則定已知其信真則傷痛無已不知大何以厚賜吾師又何不令竟施若此也然斯文正脈有遺言則吾師在猶沐教井年策之不前負吾師甚今死別無復面晉之期故傷痛無已敬使以薄奠往幸人命從者同去使告吾師位東曲署陳誄文中太師其為道珍重以慰吾師泉下十年石交因慕翁得翁片紙隻字未嘗不珍藏今不幸先翁而逝翁之音容超詣之詳亦久之不以書為未同之言矣敬使使先以不腆之幣往所欲聞於翁者則次第請焉

其二

伯王訪戴益雙龍合矣翁亦有意結侶為西湖之遊溫柔鄉今文集卷之三十八　六

乎得命則西湖之主且移舟以迎焉平生迫欲見在所傳急就章而翁所珍者可容鄙儕人一寓目乎

與陰月溪先生

頃兩屐老師于翰敬問令夾葵自翁兩游名賢業行縣存其後而後止一孫才數月間麗門字以孫女友道不愧古人可慰老師遠冢眷注之念豚寓白下屢獨老師推愛顧如何倘祖翁公子諸兄以業相切磨大幸純役海內有元美先生者一代文士也慕之初任掛部通音往愚頗神面音社顏加人德翁不

兵部時屢大盜來繞鄧寺心由居閒閒無從二兄同弟且裹然先沔州因談世家與河東三鳳比兒者宜皆如閒中玉兵多卒我糟糠飽傷痛中舍毒光盛生免平於其行附候生習春秋有名可立第顧久不達而窮大中至前宣鼎宛矣宛幸一引

與王司馬

同使伊雒來繞鄧之罪安敢以宂洞解惟丈旬宿望深意旦夕有出處八閒能久借德星弟後浙二歲秋亮無可繞閒徒手北來會與借過矣閒浙溫恭裒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七

與國矣狀應聞之左右安亦不惠我藥石乎而獨把玩佳刻以為文章指南也何日成相與講業昔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弟誠於吾丈念之

與秉洪溪

共事地方實賴匡扶大計時不能為翁抑揚萬一乃當宁白以卓異見知即一日三遷亦未足以酬顧歸功於不佞何敢當翁行後遺澤愈深去思益切見人心有公論向時同僚嫌今無用面顧矣江北旱旄江南米賤昔人拯荒之說似亦可行如以萬金令貧人結夥收易使利盡歸販者而更用兵護之其來價未必不減恒翁裁之

與汪伯玉司馬

入浙迎尺一者之恩如獲拱璧且令勒飲醉忽忽不遑前業達始願矣不之湖以相訪一舉謂即步海即步何益也翁家食久矣惟且夕趾岑山云安能奉案前效芻大願頃元美書

恐士夫多上書留或有增而無減也帝其減定在遠卿
小民僕絶無成心惟聽有司勘報如何景遠卿小民
不稱累使僕此心能過即免矣
與許益齋閣
聞秦晉饑遠近人日夥幸無以秀才死內骨計非
幸得丈拯恤請大賑給免張仲之倚也已爲聚四鄰安得以其餘
波及秦道揆道一使候恙卜未見惟寬神流注不
知有渭樹江山之思耳
與王元美
客歲以不腆紬疏辱荷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九
通問疏御之罪易可以冗調先是從伯王貽翁客
與東山狀即古得過民不
得一日睡果之樂資
蘇國博一良覿且自
否也厚論
敬此稱謝
與馮修
不及博一良覿且容與之詳前聞之矣
厚温札奖與過情温雅有風慨純與懷屢在齊相
在楚共事於秦廑至良過也今死別獨二婺婦
苦御行路且憐之兒不依純乎葉建一步迎婦守
御字以堅其志矣蓋蒼蛟川望赤城行復對無從徒
有神遥
與張君來中丞
初聞翁有舍弟御以札懇翁身任益恐翁固辭使廬
御失望記之倚也已翁聚四鄰安得以其餘
請前南功成身退有餘快矣張仲之倚也已翁聚四鄰安得以其餘
嘆上答急期移翁上答武林顧門急
又移翁期門比當從純乎葉建一步迎婦守
言白在任時期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
嗽泉石落寇海岸所保
不亦大愉快乎哉不保後慮在疆吏
中荷皆教左保護於前之
動於前之慰冒仰教之
與袁洪溪
頃亡女柩兩歸
弱息卒之家多
流離狀不知何
奈何滕少松留滯
百萬或三五十萬則一
在楚共事於秦廑至良過也今死別獨二婺婦
苦御行路且憐之兒不依純乎葉建一步迎婦守
御字以堅其志矣蓋蒼蛟川望赤城行復對無從徒
有神遥
與張君來中丞
初聞翁有舍弟御以札懇翁身任益恐翁固辭使廬
御失望記之倚也已翁聚四鄰安得以其餘
請前南功成身退有餘快矣張仲之倚也已翁聚四鄰安得以其餘
嘆上答急期移翁上答武林顧門急
又移翁期門比當從純乎葉建一步迎婦守
言白在任時期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
嗽泉石落寇海岸所保
不亦大愉快乎哉不保後慮在疆吏
中荷皆教左保護於前之
動於前之慰冒仰教之
與袁洪溪
頃亡女柩兩歸
弱息卒之家多
流離狀不知何
奈何滕少松留滯
百萬或三五十萬則一

淵計歸乞　請光祿太僕銀二三十萬俟豐收給還
可令軍民兩利賴而部中直混其說何也今少緩則
無及矣天下事未嘗不可處者患人不同心或無一
體之念耳可嘆也

與王元美司寇

役浙積疾往往不能即　召還於心個惻而以閒
於門下不免餘恐決耳不暇乃從兩直指君領
海道之棄文從簡書即領篙　國之教益肖純來
學術無所得此二壁耳第以敝鄉端緻先生兒嗇
恐非其倫也而亦不敢自畫倘自是稍稍有立庶幾
溫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二
不負知已鞭策間當參物色翁其儁有　詔至恐不
得即遂修真意也餘生數危之不得云僅一面陳敝
老即往爲其說不合也可恨失此良朋而袁坤儀則
云所愛與喻生同談之純甚有味乎其言也獨打圌
之說恐屬火動今且於忙中偷閒試爲之矣安得於
金閶開一賭仙裘令閒所不聞

寄從弟　即文縣守

鴻洮州孤懸境外兵馬單弱城池未必鞏固如
宛洱宜慎隄防清野堅壁令彼空腹而圌熙河以勁
兵擣之可以畫戰大約兵法

西京温純希文父撰

尺牘

與劉定宇兵備

將官多不知兵惟務作成金帛我約束指揮切戒遽
追西寧兵素不慣戰以逸待勞爲今日上
策劉商洋大將也使其所遣者多製叉干陣
前令與追兵遭且無不利運砲以銃爲藏火之
櫃其中左右遍二孔以傳線線後一孔以繩發火用
二長竿接藥線線線俱以藥末數千整內不用繩使其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一
行遠緩筆作五七孔與二號狀車相遍置一孔一將
軍也一發則十餘車齊作先期選軍士分任合發
頃刻可令萬人敵慴足下以意處而練之

與本兵薛尚謙論舉

冬深正可進兵間遣徙則火攻燒船必不可已
昔年元木燒韓世忠其明急迫此勝于十萬師但請
皇上下諭萬巡撫暨總兵官以火箭以狀能爲家以漁船爲用行長
知水道者教以火箭以狀能爲家以漁船爲用行長
清正且聞風而走或畏圍而走或畏降矣

與曹楚石郡守

聞 節命司未即發則使使候加道忽背編長吏
以贈言處純方操筆再得温札追送不及悵然與二
三大夫約爲一文致不能忘何便哂來教于其
去猶若未盡來時意此心誰肯蹉
跎枉過以進先哲之訓然後之衆者有足下去時
之心則西安未必遂無人也之風錄士
多凌節不遜之行上多姿節不遜之行錄上爲抑長
扶幼之政此道之使爭也時日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未嘗令大人而違小子也又曰於論鼓鐘於樂辟
温恭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二
雍調必樂于辟廱後治化成也道之使爭且優其
上且誤小子矣何樂之有故贈言
望即以教西安者教足以
顏感念人情之懃不能
已有書問幸道悃悃

寄滄州宋尉

聞長安令得罪屏賢宰劇之真出一時之錯既登
驟堂泄忿又法司提入後事宪可以已矣憶激怒
國主形之 奏入將以爲
善之 國人 國主即東平何間不過或不肯以法
司所已歸宪者而更甚其罪一少年錯誤之
令也大率講和爲上請啓貴府賢毅下轉啓 國主

淵宏仍建在京與其參事不如省事與其終爭不如息爭且使吾泰二百年來賢聲不替爲望與李景山總兵論平倭

倭事以愚計之當水陸並攻往年來貢之船平陸攻今我兵向身附城一失也攻于陸而不能以火牽制于水二失也海船大小不可棲泊風濤不測一失也水兵不善用火器三失也視李寧軍一敗于碧蹄館喪膽不啻霄壤今以時扼守水陸攻又觀其動靜乘其懈弛一鼓而殲之萬不可少挫也李總戎思之此間繫不淺矣何獨將士之氣萬彼中將官多習悟不妨廣延問也

答曾景默司空

今日河工欲濟運又欲防　曖分功于他處不若專力于故道欲寬傍口不可不先導下流其導之也濬不如湯徐以西宜濬徐以東宜築蓋小魚蝦蟹從之集

舡五七百復每舡兩邊用十杆入水五尺其末令尖以鉄裹又用一鉄環黎以繫繩之長丈餘如混江龍之制而廣之每十舡或二十舡爲一號令近兩岸一自東而西一自西而東每日演行五六十里委官查驗如數百里之泥無時可停雖令二洪如舊不難也然事半功倍但水行淺即可爲力又則徐以東之泥既去徐以西之泥自解比其解又用舡或杆以活之則無不行矣惟前後入口要先決于水次以前說火器

與李漸菴論書

拱北宸行先付去孟子有說詩之言雖送行詩雖不工然其體亦有節泰首章起句曙周于姓非中四句前虛後實應首句西墓五六正指鄉事末即明應高門以結且生後章送別之情然正雖送二字不詳說寫再作後章也後章承雖送盡其意又不可令拖他泰意故止云已圖餞潭春申色其餘皆別情耳旁知又應首章首句末句應

詩之法也若前章首二首三首之後章可置之前則亂矣此法惟子美知之孟子未得之三百篇也

與內閣諸公

溫泰裘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六

閱姚給事疏辭致恨之語從捷東征而退東征及成功俱在戊戌之前今依入　朝則戊戌喜平未也何恨又謂欲綢繆征有功之臣有功那總督已去萬閩府陳監軍俱物故將誰綢乎主戰譬部李侍郎與條議科道同無半級之陞又何綢乎又謂寫李道政也部議道政調南不知何爲輕處與小疏所云舉同道吏部亦通政之鄉人即且果無開　閣建儲爲一方計即再閱不參之參轉部尚書前說有之矣先是會推內閣有欲推部院者生前晉韜推官不可互推者遂及家居孫立亭王繼光必欲有半則及不與推

宏鉅其實事關邑治幸後總當身任量取給衆人之功可也

其二

聞生三孫大喜汝輩野與閒撈視二方一端溪一高麗又鏡四箇布四端四孫各一

其三

聞昔兒氣質比宋中時健勝長壽場中用心盡一日夜之力亦不可謂不多必用字句此時雨其特令有力二人扶送大門之外回頭場是可避一人回也

其四

卿德業皆日新老恐一旦無常先慈温恭敬公文集卷之三十九 二十九 三

意言昔四明相公先塋在鄞力實近即不然遠不自也幸欲營之地正之所境做一好人家在近方來居庶不難為四明相公亦其生前不必用字句此時雨其特令生則待人有言方來居庶不難為四明相公耳

其五

調又十條千卿見在一一皆我分心使免此苦乎

與沈仲化政府

師尊平藥重野一兒大心自泰凡一切家事人事俱勿以留意為明慮前 再鄭重

不 允則上下相與不能已於懇請旋即大愈無復來使停止不止不能已於懇請

其六

言即不與辭命而以陳屠壘之苦為陛外朱老先生見示欲寄告文者何未告也幸再問之

與沈仲化政府

昨承長公任重道遠所以陳屠壘之苦為陛外

大災經理事關邑治幸後總當身任量取給衆人之功可也

舉不必求行凡事須思到結果處方可開端大父既

為商萬一學道既查以此為藉還覺不便馬鈴田先

生太翁雖未出仕實為訓師不可比例也

與省中

此舉雖為四明相公部心大不安四明相公萬不可

去去則歸德相公亦去生者易尋代者四

明相公深言　國事重二相公且據之不可去也昨

而三相公幹以此重事辭公不可以私

意言昔四明相公先塋在鄞力實近即不然

温恭敬公文集卷之三十九 八

明也惟中立不倚則天人之心破而大公之道成惟

生則待人有言方來居庶不難為四明相公耳

與沈仲化政府

言不言在爭處不爭在歸矣所謂異議乃

朱老先生見示欲寄告文者何未告也幸再問之

與沈仲化政府

昨承長公任重道遠所以陳屠壘之苦為陛外

言即不與辭命而以陳屠壘之苦為陛外 准則前之應陛

不 允則上下相與不能已於懇請旋即大愈無復來使停止不止不能已於懇請

應改調者以急代不急不留使賢愚同滯或摩類仍

司風紀或修怨以濫殺天益不便亟圖 皇上一
轉移之也亦望老先生幹旋先感

其二

聞老先生爲生員小疏申救小疏甲二次若之
言不意生員 聖心仁恕此見老先生平素之
益紛紛多口矣 聖心仁恕仍前
閉力委曲再救今生員得
里銜結豈足云報 皇恩萬
與沈有吾沈律化
頃辱老先生枉顧不能
溫恭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九
萬歸田天高眼之
非老先生超格曲成安
萬一不 允賢生與永非老先生無
感與得歸回小揭奉覽
與沈有吾沈仲化

生屢瀆 思眷德文閣
婉至情已無遺力非本
憐衰朽欲放得一棄閒
矜憐即賜放歸以釋負
首即有不感大恩而思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

即以請 上裁 盛德
與內閣沈有吾

謹賀小疏十七 上尊
懇乞老先生上 御
緩衝感益不便 其
閔力委曲再救今生員得
里銜結豈足云報 皇恩萬

其二

謹賀小疏二十 上
仰倘 聖慈允容
或畀印俾得以免
與朱汝德侍御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一

年來屢念閣之契不得
暢以爲得一晤面者數
緣邊報頻仍兩省
復記憶吳細想無
居西鄙參商之聖
可得惟精神意向
延嗣計不俟不敢
安晉不再遣何言
大則日一發不爲多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西京温純希文父撰

理學

精不是判人心道心而二之也有以無雜精者未盡是真見人心即道心觀中庸論天人未曾將人字作不好字孟子曰之於案童形也天性亦未曾分性命分形色天性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亦未曾以性比正是精處一則不二凡人心即道心孔子之一貫孟子之踐形是也此心在大學則曰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曰事物曰好惡而格致誠正慎獨溫恭毅公文集卷之三十 一 温恭毅公之集卷之三十 一 一 一

[illegible]之問之是無他自反而已矣自反則力有餘責人則力不足曰反則無我責人則有我自反則可以正已而人化責人則不足以服人而怨

陽明先生曰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樂其鼓舞而不知其功之所自此其謂一因字孟子稱堯行所無事孔子贊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此意

人好人非好其迎已者則好其似已者惡人非惡其攻已者則惡其異已者一於此是知有我而不知有人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三十　四

季札不當逃如其當逃則武王亦當以伯邑考之故而逃矣武王無私心相有我

造化人事總之動而已一混沌也開闢動也不混沌何能開闢動也不秋冬何能春夏夜晦靜也晝動也不夜晦何能晝朗人夜息則氣清晝假寐亦然造化生生全在子子並立並不已

始於子而所以能開闢者根於亥也亥於卦爲坤靜也故有道者能始於子時也一假寐生機便動況靜定乎

人臨事不可無智聖人用之則爲文理密察人用之則爲權謀術數而誠僞分焉誠則能動而可繼僞則經能欺人於一時而後即以實心行人亦不信矣慎哉

老成與少年所見多不合老成多惟恐儕輩之心突亦有之經驗者少年多急於立名之心然亦有直遽所阻以救患者

直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無事雖錯迕跡可疑而心無他面意無他也自真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恐心雖無他面意見稍乖戾不止於過也

温泰毅公文集　卷之三十　五

魏幾道曰禹治水先鯀次有徐揚荆豫哀雍唯五行而治之因也余謂治水先下流次上源有象先下流也兒天下之混沌也開闢也

上焉者化人其次容人不容人下矣

聖我容人切人容我容人自我那我自人此猶君子自處而嚴人於不可以已也如是

聖人如之何曰首武以開悟之不主于並立並進不已

推已及人可以已律人不可故曰以已度人則難爲人以人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

三則三一四則四一五則五一六則六一七則七二
八則八一九則九二十則十一
又一得之爲一合二爲三合三爲
四一合四爲五一合五爲六一合六爲七一合七爲
八一合八爲九一合九爲十一圖所以貫圖之全
者也然不以一者中而以五與十居中何也一則合
五與十之理而五與十則盡五與十
則一之全一則盡五與十之全一則盡五與十

二之名有二無三之名有三無四之名有四五加一
爲六加二爲七加三爲八加四爲九加五爲十亦
可只該一十後天五先天也故河圖以五十居中雒
書止以五居中
天地間造化皆陽爲之陰不過成之耳河圖生成
雖五奇五偶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九合五十居
中皆奇也而偶亦寓焉非奇二則一四則一三六則
一五三八則一七三五十則一九三七五五耳陽
之道天矣

聖賢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衆之心與理一自然所
發皆無私曲聖人順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此
直字從孔子人之德直孟子直養無害易靜專動
直三直字來得之於天地之直本末年大有超悟而
爲是直故簡易之德本末終始之全一貫本此
紳
人之求道惟求一直而已直非悻悻好剛之謂也孔
子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直養中庸之率性盡之觀
真字從直真字從直慎字從真字從直可見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也伸之坤道後天而奉天時也若
聖人則先天後天一暗事存主者即其施爲者施爲
者即其存主者無內外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同
易云體仁註言以仁爲體最精道體是以道爲
體提明道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體識此體字則耳
目口鼻四肢無非主意何形非性何外非內
觀其見天地之心卽子則衍之曰一動一靜之間天
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天地人之至妙至靜幾於滅息而
一點生機不容已不可遏萬古如此是天地之至妙
至妙也人心一日有一造化日用間氣好惡幾希雖

下忍亦有良心與天地生機何異大學言小人爲不善見君子揜不善以揜其善此善善之心亦生機也故曰誠于中必形于外孟子引孔子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註言心之神明不測操則存矣舍之則亡今人心在外一操而存蠢蠢明之心不容已不可遏者猶復存乎既亡之後豈可測其出入與內外耶是謂既亡之心亦有生機孟子六陰之後見之人心在外一操而存舍之則亡之後亦不能滅人心生機乎六陽之後有能者云爲事物之理不正其非將湮滅而不可復見矣

溫恭毅公文集

咸豫此不惟事物之理不正其非將湮滅而不可復見矣亦未有不由此而能知之者也

敬楚劉曰陽明先生此言發孔門未發之旨學問是千古學脉亦是時節因緣一體故孔子提出人心大懷不復知有時陽明道窮天人心在性不得不發揚之防故孟子提出簡易字非簡仁之道不流舉義便是孟氏學脉梁晉而下佛老溺于申韓法家猶然故演溪欲復古禮樂以救教弊學者不偏學脉非外佛老不能入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支離主分心禮爲國

即在此惟求悔恐懼惟恐不盡已之性不盡已之分不盡已之道而已孔子祖述堯舜之名爲君一執申子之名爲申不可不學耳

前輩多言盡心盡性盡分盡道盡職盡倫盡之義惟吉矣如人行路欲入燕入越必至燕越方可言入又如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九里即是盡升堂而未入室要之皆入室後行仁義行此類也盡之義難以論世欲於古人行事而友之也孟子言頌詩讀書惟慎言慎行如古人者雖故孔而切切望人體驗

孟子言良能良知似分知能然其下不曰能變能敬而曰知愛知敬是不外知以爲能外能以爲知矣達之天下非舍目前而遠求天下觀良也九族是在指光景談元鮮仁義實我有從來官名多如學不似今人云如何爲知如何爲行也如文官曰參知政事曰知制誥曰知經筵曰知府曰同知知州知縣知事武官曰都督同知都指揮同知指揮同知其下曰知印吏止知而已乎知此則行之不盡者不可名爲知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即復其見天地之心即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天根月窟開闔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孔子言多聞多見而識之真行欲於言行而慎之也孟子言頌詩讀書而論世欲於古人行事而友之也孟子言頌詩讀書而論世欲於古人行事書惟慎言慎行如古人者雖故孔而切切望人體驗

不然欲多何爲而以博約知與行非論非其言矣人有自以爲知者未必知也自以爲知未必知也自以爲是者未必是也自以爲是而是矣無往好勝與求贏勝異求贏也與知一部春秋全是求諸己三字大意也一貫也春秋列國辭令兩漢諸公論小國儒者真解令未必盡中亦多免于役伐滅之耶

後世論學以道德仁義實利並言道德仁義實利之外尚有似是一等貨利者之機深豈聖賢所慮故謂世止有善惡二途君子小人二等善

是無心惡是有心孳孳爲善是惟恐不盡道非爲人也孳孳爲利是爲人心腸亦非爲貨利也此二等人便是舜蹠之徒之分若貨利人則不止于蹠之徒於觀楊龜山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之言可見孔孟所云利是近於義者故惡卿愿惡朱紫惡穿窬惡邪色取惡鄭衛惡干言商語止要直道而行率性而爲但涉一毫矯揉造作即是利吾人安可不自反自力若無事亦念到此驀境當爲不覺便入自私自利平日所云一毫用不去是領目前不領終身其寃不但無益且或因以債事喪德可懼也

古語云此心要放得下平日所聞嘉言要使得上或云放得下方能傳得上皆有味吾輩不可不時時體認

答徐匡嶽重止修是採其要而包括之也其實單言一明字一止字一修字皆可了其詳必格致方滿誠意必慎獨方盡格致而止修與明明德之功完若謂格致是格致慎獨是慎獨與傳明言慎獨工夫而經言誠意又另有格致工夫耶以身心體貼實難着力

幸再見教

答陳維則來教云讀陽明先生書宦情都淡已見脫

塵向裏之趨蓋淡本是吾儒入學正脉恐即裁厥動求靜之根將遺物理入情即今日精求舉業亦是上達稍厭薄則二矣二則非仁矣吾易所謂自強不息者何謂抖擻精神正在今日

有志者之作用不如有識者之作用有識者之作用不如有德者之作用不如有道者之作用作用至於有道則凡作用皆道之所爲我無與焉亦無知焉至矣

堯之克明峻德之明字舜之文明明物察倫之明察字文王之克明德之明字孔子之知德孟子之知言知性知天數知字皆悟也異乎後世之舍日用而求元解矣

唐彦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夫一夜話何話一日得何得可以勝讀十年書人固有終身讀而無得者何但十年論文及經傳各子史用意練格之妙論詩及言志有關係之妙論政事於清慎勤外如前輩所云更行一忍又或如孔子所云求諸已孟子所云三自反論學及堯舜孔孟之脉而得其所謂執中一貫之微真不止勝讀十年書然論學其

要也猶恐止見得及而未必實有諸已必時時戒懼體認方免週境錯亂故工夫正在對境所謂境大莫如死生次莫如得失能忘死生必能忘得失不能忘死生者未之有也得失二字於貧富貴賤升沉每多嬰情於壯盛時猶易强制於衰老時每多嬰情何可云一待不能嬰情而後止非止于道也止于力也

人始學進難止易既學進易止難至於無進非止無止非進則化矣

人始學知易行難既學行易知難至于無知非行無行非知則化矣

行非知則化矣

學不得力外物物則實理也形色物也雖心志亦物也學得力心志性也形色性也雖禽獸亦性也

讀易當知但得中皆無咎讀詩當知有物必有則讀書當知人心有道心讀禮記當知天之性性之欲而其功全在反情和志讀春秋當知大道爲公有志未遂合觀之頭吾師

我沉默人猶以慢斥我實未沉默也我虛平人猶以機械名是我實未虛平也我淺薄人猶以濫艷求是我實未淺薄也我安靜人猶以營求望是我實未安靜也我恭敬人猶以陵侮加是我實未恭敬也我公恕人猶以刻核責是我實未公恕也我修謹人猶以惰肆目是我實未修謹也我憫恤人猶以忍薄歸是我實未憫恤也一有之皆吾師

天地有不已之運而人不如日月星辰有常明之象而人不如山嶽有常止之體而人不如草木有常生之機而人不如天地有時毀日月星辰有時食有時晦有時殞山嶽有時崩草木有時落而不已常明常止常生者其常而人不如皆無心皆吾師

蒼馮少墟承輸教知復會講閩辨學録一過深快中

間發明理字爲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補一實字蓋致知原不離格物物則實理也此正與佛氏不同處大率佛氏是欲了自己心性吾儒是欲了天地萬物心性吾儒但於此一體領畧理盡性至命實功自精一之說創自虞廷因一危字遂以人心爲私欲之心私欲之心去之惟恐不盡而即以爲虞廷人心之心恐經書中未有徑指人心二字爲私欲之心者文公解不曰私而不公而曰易私難公謂此心甚公則上達一私則下達矣豈不危哉惟精之一之允執其中則人心皆道心而免于危矣是於心之動處用

精一之功千古學脈實始此其後孔子祖述堯舜全在從心所欲不踰矩精之一之也他人從心所欲或踰矩則入心卑而道心喪矣孟子願學孔子正學其所祖述也形色天性與口之於味二童正於口目耳鼻之形之色而盡合性命之學也不偏內不偏外謂之脩身可謂之踐形可謂之中可謂之仁可謂之一貫可不然則自己心性形骸且分而二矣何以言一今日學脈似宜從此以入特質之同志

温恭毅公文集卷之三十終